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貳拾伍册目錄

白雲巢集二十四卷　〔明〕邢大道撰　一
研寶齋遺藁十二卷　〔明〕劉世教撰　二〇五
落玄軒集選十二卷　〔明〕程于古撰　三一一
天爵堂文集十九卷　〔明〕薛岡撰　四四五
西墅草堂遺集五卷　〔明〕吴沛撰　六八九

白雲巢集二十四卷

〔明〕邢大道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補修本

敘白雲巢集

五臚山人張銓撰

余丙午之穐與客游霍山廣勝寺、在峯頂萬松中其下一泉清泠沁人可鑑鬚髮泉外有亭翼然脩竹

蔭映蔓草蒙茸内遺文斷碣幾盈四壁總之發抒性靈曲盡山川之致惟西隅一石更爲賞心詢之爲少鶴山人詩山人家姑射山讀書譚道隱采弗仕遂詢

客物色之戒期相晤則一痀瘻丈人也見其首與几齊足不及地俛仰頗不類常人客不覺胡盧而笑余解之曰昔子高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

王曰穆短陋民不敬答曰夫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

臣嘗行臨淄見屠商爲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有德無德故也王于是以管穆爲臨淄宰且自昔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然白公之亂也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以山人之抱奇蘊藻諷詠先王搜羅墳典倘縮尺一之符必有可見者山

人掉臂不顧也嘗觀唐國人長二尺陀移國人長三尺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螻蛄國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淂二十枚海鵠國人長

七寸行如飛百物不敢犯惟遇鵠吞之在鵠腹中不死壽三百歲今以山人方之不魁然一大物哉坐客爲之鼓掌曰幽其笥中之秘縱觀之大都近情而離

深僻經雅而脫凡庸郎迹
而渺間遠飛動而刻輕浮
會景寫神自成局韻駸駸
乎大雅矣不然徒以皮相
則九尺四寸之曹交果憂
于晏趙諸子否也祇貽賣
柑者之誚耳

少鶴山人傳

山人名大遒字性之別號少鶴翁姓于春秋邢侯家
世洪洞人也父侍御公諱寶嘉靖己未進士試直隸
任丘令夢青衣人送祭酒而生山人小字曰官喜七
歲跨馬墮地挫其腰脊會又背侍御公病踰年傴僂
十歲就塾師授易已從家習敗春秋十五娶於李妻
天父亡即手搆疑出二章外舅別駕李公大奇之曰
是子病抑何謙東床坦腹乎已補博士弟子進增廣
生數試有司怪其貌斥錄遂罷業刻勵為古文詞家
富圖牒盡翻其藏朝遂左而暮在列時時一緗不釋

手矣監司郡國守相屬所結撰無虛日皆應酬弗給
山人慨慨太息曰丈夫不得志竟老牖下乎裹糧東
遊海岱登絕峯留題刻石過歷下弔伏生哭滄濱之
墓于牛山觀趵突泉登其上時汝南吳公同春督
山東學大嘉嘆賞跡山人不可得歸而卜縣之東陬
葺茅為廬而居焉冊竹環匝流泉間之貯古書名畫
及金石三代之器六經子史而外旁及農圃醫卜諸
籍罔不窺覽過大旨于文好司馬班氏及瑯琊新都
二大夫詩好杜陵輞川及北地信陽濟南諸君子書
好孟頫及文蹝石田伯虎數大家不專精其技為玩

具以自娛而已南眺平水之陽諸王孫爭置邸結山
人懽即邸客滿座山人必居右席握麈而談口刺刺
靡能難者龕公思虞朱公汝器監兵河東愛山人才
嘉以冠服謝弗受郡伯張公宗孔哀其母山人三為
詞誄之張公泫然而泣也貽邑令周先生書門邢生
天下士訃恨三年未覿面丞馬公極欲延為館師訓
其子山人以病弗應司理張五鹿公銓詞林之桂也
斗酒交懽操管兢韻而方旦心公令洪更相倡酬日
為游楊公卿間山人望隆隆起然韮一予惡癖寄僧
僧舍中山人亦憂瘁崇立曰予父子更相為命耳余

送問把其臂曰君長者不憂無後其自愛因索山人
言入梓彙為十二卷曰白雲巢集梓成其子病瘥山
人亦復于素而五鹿旦心二公喜為山人序其稿不
踁而馳遯邇歲巳酉余以臺檄晉陽史館修晉乘是
時李本寧先生掌臬憲主盟詞壇梁蒖寇尹陽曲萃
晉國英髦而畢效其長余以山人集為贄本寧先生
讀未竟不勝擊節駭服走使五百里外聘山人纂局
一方文獻取裁山人勢扶而恨遲之晚且曰天胡豐
爾才而陋爾相俾不獲翶翔藝林天命耶何忍乃為山
人弁言于首詞甚嫻炙傳藝苑吞恭凡先生去金陵

鄭筒詩來懷山人不離口先生睨空四海鞭撻萬古
夙與弇州太函深相知也目無富今久矣何庸心詡
證于千秋也晉王聞其名虛朱邸而前席山人亦辭
去北遊燕中一日而藉甚縉紳每以羸病不任覉俶
裝旋里治圃于巢之左塢曰長春樓曰桂月藏脩乎
中蕭然世外峻潔自表齋居題曰瓢水給簞鄙吝道
自宜顏巷樂葅梅詞冎偶此生不是傳巖才曰漁樵
古今書未許文章齊屈宋遭逢　明聖世願將姓字
附巢由以是益匿跡不喜干謁會任丘李敬軒先生
令洪以侍御公遺愛摩折而爾汝懸一榻下山人公

暇造其廬論文而外不出一閑語宮詹復齋劉公館
閣人望慎所許可千里音訊不絕王侯貴人雅相器
重扁其門曰三山逸品曰文苑飛將曰繡虎雄才不
羞惡山人亦非所好也比其子入泮山人曰一縷有
托足矣居常善病病多為文所苦或文以病縛即支
床尚謳唫不已不得于懷彌日不就興至率意而成
大篇小什罔不中繩墨書法初不甚工後以腕癰愈
不能書或口誦屬後生代書藁多散佚其腹笥存者
居半山人所披閱再過目能成誦所構撰得意可數
十年弗忘四方騷客過訪往往心折去里少年下好

古不無目攝之余不佞凡事山人執觚較藝揚搉夙
雅莫逆于心庶幾稱同調哉山人業日精譽日彰著
述日益富丁巳之首夏折一柬召余長春塢晉十日
聯床賡和不少休執余手曰吾少習數干支值未其
賓帝期也余曲解之山人不懌出其未刊稿強余刪
定歌行近体序記誌表誄贊尺牘之類翻舊刊較增
太半為卷二十有四計十二萬餘言付剞劂未竣而
山人果以六月不起卒之日猶書一不寐詩刻集々
蓋絕筆也尚手其稿塗乙數字瀕瞀至未亟取水盥
面整衣冠坐囑其子恭曰待吾友范子狀吾而瞑余

慟之甚稍稍次其生平不負山人矣畧節行誼為傳
嗟夫山人有是足標幟藝林成一家言已余獨于山
人之生有重感焉往牒所載劉以牛相而生沈范以
漢將而名祖禹皆其夢滑之何炳炳蒸蒸也山人負
才以疾廢亡所効用于時插跡蓬艾之間且老祭酒
之謂何豈夢者非貴徵耶以文學名耶抑貴者其前
身耶侍御公占之而官字之及易簀時則曰吾簪舄
付仲子爾仲子今雞澤令大壯山人廢置弗遇兆于
此矣雖然有千秋之業在令易此而就彼不為也藏
之名山石室以垂不朽所得與仲孰多山人曷謂弗

論曰　明興藻雅之士自廟廊以迨山林彬彬不乏
更李何起而山人一元以聲歎顯歷下江左迨西京
之業而山人茂秦馳騁其間吾晉文谷鳳翥于西河
明甫鵬騫于晉陽岫雲高翠鶴鳴汾曲而巢雲山人
結社聯賡今眎之孫謝斐三集俱在也儻稱雄于排
偶而不能兼工古文詞較邢山人白雲巢集抑何遜
遜不啻耶山人遘來本寧五鹿諸名公附驥而聞于
後世余抵掌談三晉人文山人將無闕龍門柳先生
之堂庶乎哉

杜弟范弘嗣徹侯父撰

白雲巢集目錄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卷之一

五言古詩

謁師大夫子野祠
平陽禪寺司理五鹿張公縛榼之餉賦謝
送司理五鹿張公應召北上
寄故太史李本寧先生四首
師南里周眺村原讀聰聖志贈耀昆
高唐太守行

送敬軒李明府入計過里省覲四首
范燿昆落第有嘆
把酒對海棠
贈郡丞焦公署篆
孟夏韓宏古招飲泗洲園
光禄王君千金賑齊饑推旌典于亡父 上嘉之詔下豎棹楔里門曰仁人孝子崇其事有述

卷之二

七言古詩

阜川子行贈關山人
壽靖安王代
羊城令尹行
再壽靖安王
分司叅伯劉公擢觀察使之肖代
中丞晉公六袠
姚郎行有引
再壽中丞晉公代
送明府馬公入計
吁嗟行憫旱也代
上明府駱公

題馬昇山川圖 壽曲沃李太宰
憂旱歌
車遥遥寄懷李明府
耆老晉乂冲六袠
盧氏令楊平津徙延安郡丞還鄉省墓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岳陽道中過三嶺
遊廣勝寺二首步邢明府韻
春日閒居二首

過劉天台山舍
勉示篤恭
夏日閒居
挽侍御晉山于公四首
挽李廣文二首
北行出門示園丁
題顧金吾花燭卷
太原中秋二首
廣昌道中
紫荊關阻雨宿道菴二首

庚戌元日
花開李就實携兩紅袂過賞
六月雨
感懷有贈
春雪
海棠開柬就實
孟臯微雨
篤恭縣試閱其文有示
送縣幕徐君入計四首
春日漫興
清明
對紅藥
送范州幕之太安
病起
五言排律
小像
忻州寺居
壽劉太夫人九袠
延津邊進士新第入里省覲代
病中漫興

其二
卷之四
七言律詩
秋日遊廣勝寺
其二
其三
步胡郡伯韻
步陳明府韻
村居
送楊廣文計偕

澗灘春雪
遊北橋寺
里上舍為中丞晉公壽裝帙昕余系之二詩
秋夕登城樓
春閨
送郡伯盛公擢山東憲副飭兵海右
通明閣眺望
青樓望月
代答胡明府書
過邯鄲呂翁祠

謁岱八首
碧霞祠
三陽菴
再題碧霞祠
登千佛山
壬辰夏余寄濟上客携遊呂公祠觀趵突泉小
酌馬奷雨驅暑水清竹賦豁目爽襟次壁間韻
紀之
觀並頭蓮二首
悼亡六首
秋閨
聞洪濟上人諱禪
撫臺魏公報績 錫恩值封翁壽
白雲巢成四首
園卉
晉松暘進士入里省覲二首
中秋宴集無月
松石宗侯惠菊賦謝
火石宗侯五十
贈臨汾秦明府

劉氏中丞故第產芝李子文學巽齋繪圖紀異
馬詩系之二首
贈靖安王二首
輓故順德守左海張公二首 山東濱州人代
路明府太公八十 榮封
代贈二首
八月望登樓對月
午坐恭兒侍飡能誦案頭詩作此勉之
秋日太守宗侯過訪即席成詩次韻為答
小閣晚坐再用前韻

初春病居見雪
贈張憲副
中秋夜客携壷榼至微雨成詩
請安殿下六十陽曲令公託為詩適余病居蕭
寺兩閱月報命感之有作二首
入秋淫雨有憫菊之嗟至重陽盛開喜而賦之
簡李就實過賞
送劉天台之鳳縣簿
陽曲周明府考績
中秋桂月樓晚眺

初度
別駕盧公觧官後搆新第
九日趙李二孝廉過草堂邀飲
不寐
卷之五
七言律詩
明府駱公入計
陽曲周明府入計
趙城張明府入計
輓張太孺人郡倅張公母

馬湖守劉公誕孫二首 有引
立春日雪霽司理張公招飲署中賦謝二首
司理張公才于吏事尤好言詩署大郡兩閱月
卧閤而治公餘之懐綵雅咏贈以晃意焉
有感
春夜張廣文枉駕草堂留酌酒半以迓司尊言
別
送署篆張廣文還安邑
張伯鶽山人將謁西河殿下過訪憇居蕭寺酒
榼餉之侑以此作

三月八日重遊廣勝寺
次張伯鶽山人韻
送趙城張明府擢觧梁守之任
送雷廣文擢長沙別駕之任
送駱明府擢慶陽郡丞督儲西夏
篤恭病寄居僧舍
輓中丞晉公
九日卧病蕭寺東籬咫尺有負黄花之約悒悒
成詩
篤恭病起志喜

侍御武林史公按楚事竣遐卿北上時有三輔之命二首
再題史公怡怡堂
自嘲
懷張五鹿司理
聞直指喬先生按部
秋日李文學就實趙孝廉大來晚過邀飲
索居
壽明府方公
戊申五十二首
入郡司理張公宴毛山人不及造謁詩柬之
慕志北上
靈石道中大風
上按察李本寧先生
上晉王
晉府西園名宴
金吾顧小侯自燕入晉訪李本寧先生不佞初識之未幾有塞上之遊贈別四首
題顧侯花燭卷二首
夏日范廣文及郝張王三文學邀飲傅園二首

送猗氏馬明府還里代
送秦司獄擢州幕之遼東代
旅懷
初入長安
寓彌勒菴
過東城適巡視御史入臺先君子故官也下馬伏道左悲愴之甚情見乎詞
贈諫垣馬公
賀直指姚公雙雛之喜二首
贈諫垣張公
贈史金吾
代贈張國醫
贈駕部張公
贈稷山梁孝廉
旅懷不寐
過霍贈太守張公
病中偶作
登王屋觀
贈王廣文擢尹武城
寄家弟蔚州學諭

中秋臨司朱公署中夜宴以不得會弟蔚州音耗有懷

賜敬軒李明府

李明府初度

辛亥元日

李明府安禱得雨

憂旱

壽馬湖守劉公八袠

秋夜大雷雨曉起登城四望有作

壽陽曲梁明府

贈部使者蘇公

寒食

題劉天台五山莊

送李明府入計五首有引

禊日郊遊

憫旱

故郡伯黄公起雲中守過汾送别

昔暑得雨採風民謠感而作此

壽李孺人七袠寧公母也

壽劉天台六袠二首

牡丹開風雨驟至

許驛丞膺薦獎

宏古韓文判高唐三載有治聲當擢縣令西遷隆州衛幕行車至華陰而還年已六十矣二詩壽之悲惟相慰情見乎詞

東塢落成

壽左封君八袠

秋日登城南閣野望

除夕

正月十六日雪霽高城南面遊女踏花口占一律

卷之六

七言律詩

觧梁關廟有引

都門關廟

雨霽同盧叅知姚山人花下小集

伏病長夏辛公割炙見貽四鹿賦謝

病起東園小坐觀鹿

中秋邀晉州牧栢陽左郡丞光宇東林望月有懷盧氏楊平津明府

寄懷楊平澤明府二首
李明府生孫二首
園居漫興
送姚山人南旋
郡伯傅公觀旋志喜
家弟遷官雞澤令
挽楊封君
寄題孔廟上兗聖公
趙誠李明府僊臺興
夏日韓宏台池亭宴集四首

壽監司王公
哀病
雲峰韓公以濟孟州丞謝政十年而新第成比
隣先太傅忠定公故宅也百年喬木里社相輝
詩賀之
丁巳三月重過千佛寺 有引
贈明府孫公
誠恭見寶勝田
病懷謝眷
七言排律
繁峙道中望五臺山
長春塢成
壽劉太夫人九袠宮尸徐齊尉先生母也
書樓誡子
旱久得雨喜甚東就賓
壽馬湖守晋齋劉公八袠
宏台大西郭別墅蓮塘魚沼孤亭枕之郊遊
奇觀也構自先公公加葺飭廓而大馬贈以長
律
五言絶句

岳陽道中野宿二首
過老民擊壤處
口占謝菊
雪夜
邢道人問病
五大
春雪四首
對鴿
病懷六首
七言絶句

寄懷李水寔先生八首
夜抵平刑關
憶菊噞四首有引
答客
寒食
寄懷劉復齋先生二首
漫興
雨後黎烟閣小飲
壽太宰劉復齋先生十二首
過梁馬河

東歸下馬口占
暑中客過立譚困甚覓一瓜弗得對泉酌之
讀酷吏傳有感
謝客
輓王少溪先生三首
四月初四夜
壽晉栢陽二首
上塚
花下盧叅知姚山人呪集歌兒王蘭寵于山人不及把杯山人鞅鞅別去詰旦貽之二絕依韻

率爾有答
輓韓大人四首
代輓延津李生四首太宰對泉公子

卷之七

序

劉州志序代
泰宇先生詩集序
孫子十三篇序代
明府周先生墨卷序
兩牧調議序代

兩牧條議後序
唱喁草序
槐溪王先生文集序
故邏鎮修橋募緣序

卷之八

序

司理張先生考績序
又代
送謝郵宰權臨縣尉序
大叅伯詹公膺三代恩命序代

贈鴻臚序班李君序
郡丞梁公擢守鄖陽序
趙城張明府入計序
明府秦公入擢工曹郎序
明府方公考績序
郡太守牢公考績序
廣文任君擢高邑令序代
郡伯李公擢按察副使兼叅議督鎮關西序代
少府劉君擢寧海衛巡撿序

卷之九

序
贈太史令按察李翼軒先生還楚序
藩伯魏公擢大中丞撫治三晉序
明府李公入計序以下三篇俱代
又
又
叅知馬公擢山西按察使序
郡伯高公考績序代
少司馬劉公提督三邊軍務序

卷之十

序
贈郡伯高公擢大梁憲副治河道序代
明府李公膺臺薦序代
贈撫臺魏公擢少司馬入朝序代
明府李公報最錫恩序
任丘尹賈公考績序代
明府李公誕孫序
明府李公再入計序代
郡丞焦公攝篆得代序代
趙城李明府膺臺奬序

卷之十一

序
馬湖守致仕晉齋劉大夫八袠序
又代
太宰諫菴王公八袠序代
處士衛梅軒夫婦偕壽序
李太公壽序
商城令致仕六同趙君八袠序代
琴士王古泉壽序代
嵩嵐餙兵使者兼叅知介石李公壽序代

南陽府倅致仕肖山韓君七袠序代

壽縣大夫李公序

臨洮府倅致仕體仲晋公六袠序

卷之十二

序

大官丞含譽王公七袠序

又代

國醫碕溪岳君六袠序

韓母劉孺人節壽序代

兗府倅致仕儀齋盧公七袠序代

左太公配成太孺人偕壽序代

耆逸少冲晋君八袠序

國醫橘溪岳君七袠序

月菴上人壽序

程母熊太孺人六袠序代

就實李次公六袠序

卷之十三

碑記

重修崇聖宮碑記

郡伯盛公生祠記

太傅韓忠定公啟建新祠記

重修安樂廟記

高唐州修城碑記

縣大夫汝南方公生祠記

東昌郡丞任公四署高唐德政記

英山祠飾金像記代

卷之十四

誌銘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鶴岡邢公暨配劉孺

人祔葬墓誌銘

文林郎山東諸城縣知縣克川韓公偕配李孺

人祔葬墓誌銘代

太學生雅谷盧公配孺人劉氏合葬墓誌銘代

誥封宜人魏氏墓誌銘

太學生澗溪衛君元配張孺人祔葬墓誌銘代

卷之十五

墓表

亡妻孺人李氏墓表

處士小峯李公暨配南孺人合葬墓表

諸城尹克川韓公配李孺人合葬墓表代

銘

古硯銘
方鏡銘

賛

處士師
晋樂師大夫子野
漢鴈門太守郅都 有引
漢忠武侯諸葛孔明
唐逸士孫思邈先生
明太傅貿菴韓公

郡司理五鹿張先生
太守箕峯衛公
叅伯中齋劉公
商城令六岡趙公
侍御晋山于公
諸城令兗州韓公
馬湖守晋齋劉公
舅氏叅伯灰山劉公
外舅別駕古直李公 有引
雲石宗侯 有引
光侍御鶴岡府君
鳳縣簿劉天台
高唐倅韓宏古
國醫岳橘溪
李仲子就實
亡妻李孺人
劉生任吾
范仲子耀昆
少鶴山人自賛
醉傭 有引

卷之十六

哀詞

雲石宗侯哀詞
李母房太夫人哀詞
又
恤部蘇公哀詞
樊太夫人哀詞
憲大夫徐公哀詞
雲中守黃公哀詞
封君坊太公哀詞

卷之十七

祭文

祭關壯繆侯文

祭明應王文

祭太歲文

祭晉王文

祭大司空用齋劉公文代

祭太宰疎菴王公文

祭岳太恭人文代

祭封少司馬李太公文

祭張太安人文

祭丁憲副文

祭韓太孺人文

祭參伯劉公文代

又代

祭別駕肖山韓公文

祭大行松暘晉公文代

卷之十八

祭文

祭參政劉公入鄉賢文代

祭雲石宗侯文代

又代

祭晉齋宗侯文

祭檜亭宗侯文

祭小山宗侯文

祭封君方太公文代

祭晉耆老少冲文

祭晉州丞心冲文

祭晉王鈞孝廉文

祭商太孺人文

祭廣文李先生文代

祭廣文馬先生文代

祭廣文趙先生文代

祭吳太孺人文代

祭高母邢太安人文

祭貢生張拱宸文代

祭晉母常孺人文

祭宋母張太孺人文代

卷之十九

書

上宮君劉復齋先生書
又
又
又
上按察李本寧先生書
又
又
報司理張公書
又
又

答周明府書
又
又
簡陽曲梁明府書
又
又
上馮明府書
答臨汾泰明府書
又
上袁院卿年伯書

卷之二十

書

答安邑張廣文書
答西河王書
寄謝閬川書
答和川楊廣文書
答李萬石司理書
簡直指姚公
答霍守張公書
報方明府書

又
報李明府書
又
又
又
報泰宇宗大書
又
又
又
又

答趙城張明府書
答趙鄧州書
答河津劉生書
報芮城李丞書
答姚山人
又
卷之二十一
書
答寧鄉張明府書
報雲石宗侯書

答盧吉恒叅伯書
又
答劉天台書
又
寄楊平津明府書
又
又
答高唐幕杜居書
答韓宏古書
又

又
又
又
謝范氏昆仲書
答范耀昆書
又
寄家弟書
卷之二十二
啓
壽晉王啓

壽晉嗣王啓
上張進士請郡樓碑文啓 代
候孫少宰啓
候少司寇呂公啓 代
候焉宗伯啓 代
候周總漕啓
賀少宗伯吳公啓
候常中丞啓
壽御太史啓
候范宮詹啓

候山東黄撫臺啓
謝馬制臺薦啓
候曾宮詹啓
候馬程令啓
擬監司請按臺遊龍祠啓 時端陽值壽
擬學博請縣君啓
卷之二十三
啓
荅易方伯啓
候宣大吳按臺啓
壽監司朱公啓
臨汾秦明府考績啓 代
候鄒選部啓
謝趙按臺薦啓
賀分陝于撫臺啓
上盐臺重陽節啓
壽安邑劉中丞啓
荅張户曹啓
荅楊道尊啓
答九江太守啓 山東人致仕代

荅絳縣黄明府啓 從宦晋陽黄馳賀
候留都黄司諫啓
荅雲間丞方公啓
賀御簿吳璋啓 代
白雲巢成請鄉大夫啓
卷之二十四
啓 帳詞附
上趙太史賀年啓 代
賀分司顏叅伯舉子啓 代
候馬諫垣啓
候少司馬魏公啓
候房師陳户曹啓
候高太尊啓
候周諫垣啓
迎鄖伯傅公啓
賀任丘賈明府啓 代
迎監司馬公啓
候長垣王明府啓
賀驛傳閻道尊新任啓
荅任丘賈明府啓

請李明府啓
請縣尊賞花啓
請署篆張廣文啓
餞吳明府入討啓 代
請郡伯張公　覲旋啓 代
司理五鹿張公應召北上詞 有引

白雲巢集 卷目 〇三十一

白雲巢集卷之一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五言古詩

謁師大夫子野祠

沉沉澗水流行行河之滸莽莽眺村原離離秀禾黍
蕭蕭二畝宮村東三里許野狐走低垣山鬼嘯深樹
先民邈何扳寂寞此丘土遺像儼中堂白雲繞庭廡
松風紘響悲哀鶴鳴且舞嗟嗟晉大夫賢非樂師伍
智鑑炳著龜讜言凜斤斧識者謂之聰昧者謂之瞽
傷哉不逢時悼平非其主村翁一瓣香卮酒神不吐

白雲巢集 卷之一 〇乙

邦典肅牲牢官僚承簠簋配饗處士師高名俱萬古

平陽禪寺司理五鹿張公樽榼之餉賦謝

客槖宿招提曉雨霏霏至虛閣飄風凉香積炊煙細
稊子薦蔬盤聊爲朝饔計小坐撚霜髭微吟盼午齋
未聞散齋鐘忽聽扣門吏賢哉張使君愛客何高誼
醴酒爲我頒羊羨爲我致破我窮腹愁洗我詞腸穢
捐祿豈傷廉剖珍有餘惠三謝不能飡一飲兀成醉
脫巾上繩床抱枕曲雙臂梵唄杳不聞沉沉一夜睡

壽梅軒衛丈人七袠

澗水無濁流箕山有秀區丈人抱世德樵耕此

送司理五鹿張公應召北上
河堤一罇酒汾水浩洋洋平原萬樹柳綠蔭襍甘棠
歌去不復去踟躕大道傍我無凌風翼君行俱與翔
巢許自山林夔龍自廟廊握手長嘆息落日為神傷
寄故太史李本寧先生
湘楚不乏材京山古郢里白雪振徽音嶷嶷李夫子
弱冠金馬門褒然推良史長沙賓賈誼關西頌伯起
七國十徙官所至播休美鶴繡緇紫衫去之若脫屣
睥睨一世人慷慨嘆知已
二

執憲持三尺攬轡臨西方文苑兼循吏矯然孤鳳翔
繡斧凜霜色綵毫吐夜光慚予陋且賤執牒許升堂
眾中垂殊盼握手喜相將湘蘭今已遠襲芬有遺芳
瑤觴時把玩盈耳音洋洋
三
客從南方來啟吻道起居仲尼嘆浮海范蠡游五湖
江都佳麗勝買山欲結廬閭奇走髦彥巧文停軒車
賤子聞斯言心往神與俱懷人天一方中夜起踟躕
四
安得凌風翼道遠飛雙鳧

有官身如繫無官身自由大夫歷四嶽夙昔耽奇遊
白首脫塵網棲息宜一丘金陵富豪華六代帝王州
山自鍾阜來水帶長江流灑酒鳳凰臺題詩白鷺洲
謫仙重弔古不朽俱千秋
聽南里周眺村處士讀聰聖志贈耀昆
地靈人亦豪人豪地為美太師產茲土師以名其里
泠泠舌泉清欝欝箕山紫田廬六百家林林聚生齒
農者業不貧賈者名亦起脫跡農賈間英英范氏子
儒賈賦貴金書田筆為系寅心探往蹟努力追前軌
逝矣聰聖公千秋有信史

高唐太守行
高唐古齊州韓侯故賢守剖符武皇初國柄權璫手
禍逮先司徒棄官若敝帚距今百餘年謳思萬人口
有美人中傑四世尚書後羊標天賦奇才藻世罕有
入幕紆籌畫簿書無掣肘瞻彼某侯祠父老供俎豆
先德賢與齊史秉載已久後美颺前芬配饗亦非偶
空庭草樹荒風雨虬龍吼新碑無蘚蝕文字工斜科
盈椈採芳蓀灑淚奠椒酒仰視神如在俯思頻何忸
朱邑祠桐鄉羊侯碑峴首令名天地間山川並不朽
送敬軒李明府入計過里省覲

冬夷雪初霽荷旃帶雰米無使君戒徒御晚發汾之陽
霧脩紛出郊父老擁前途闐闐鳴簫鼓戀戀携樽壺
爭知千里別追攀在須臾況我嚴居子託契情不㞐
行行且復止話別復牽裾川山緬以邈白日奄欲晡
美人不可挽俛首空踟躕

二

矯矯神明宰為縣五年周褰帷歷窮巷露冕勸春疇
傍隣苦災疫下里歲亡憂旱蝗化為雉偏刀易買牛
庭牘空如洗田租輸若流鳴琴容子賤歌絃言子游
去武有遺思借恂不可留咄嗟伏轅叟泫然淚不收

三

久飇翟山驛晨月冷泉関斷橋氷滑滑高嶺石盤盤
遊子鄉思切寧知道路難所憶白頭親倚閭情未安
遥遥望桑梓瀛海白雲端計日拜堂下綵衣展舞斕
手捧金花誥龍書墨未乾丹霞剪為帔翠羽削為冠
良辰敞家宴水陸供盤飡頌言介眉壽百歲永承懽

四

青陽啟嘉歲百辟朝元日 聖主御明堂垂衣天北
極爛爛五雲中湫湫雙飛翼占之神仙令凌風鳥作
舄 天顏近有喜群吏非其匹詔賜大官宴尚方分
御食㱕賚出黃金清名重白璧山濤啟事書掄賢無
一失山甫補衮才留以翊王室輦地有推輪不待皇
華勅

范燿昆落第有嘆

范生汗血姿騰驤指天路轅車困太行塵眼無書顧
徒望千金臺幾蹶千里步抗首時斗號吐口流煙露
努力向前驅脩程日已暮世有九方皐于子終不負

把酒對海棠

把酒對海棠悒悒感中抱花品汝為仙蜀花此地火
憶昔平川莊良遊值春秋群卉無娛目視汝何窈窕

徙根遠遺來夜培不及曉數株分夾池珍之若瑤草
凌寒凍不枯入春開又蚤繁朶紅娟娟柔枝綠嫋嫋
一年一度賞朋尊恣潦倒彈指十六年流光條過鳥
汝長漸葳蕤余衰漸枯槁白日苦易頹朱顏能長好
所嗟愛花人惜花不自保雙鬢雪垂肩百篇日探討
身後期榮名榮名非至寶

贈郡丞焦公署篆

青陽啟歲事農心望兩切十日風五日二月至三月
山田裂龜文旱魃肆為孽米市值湧貴麦疇根欲絶
饑夫迫為盜白日有剽刼追捕吏下鄉良民亦縲絏

擄掠無完膚朘削膏與血苛政猛于虎小吏毒如蝎
東海一婦枉三年旱為烈矧茲衆生者冤抱何務雪
太守朝天回父老跽前轍稽首萬夫淚一一為陳說
仁就二千石俯諭婉吐舌謂是凋殘邑調濟賴賢哲
遂借焦使君銅符屆暫攝下車吏膽落齊民困不說
簿書案如山一掃亡留牒鞫亦若春温滌身如玉潔
官清民不擾民安天意協新禾欲下籽千村萬畝接
我賡子美詩好雨知時節

孟夏韓宏古招飲泗洲園

朱明朸入夏園景木陰稠我登君子堂高宴臨芳洲
新篁抽玉嫩茂草舖茵柔木葉紅鮮鮮畦蔬綠油油
對此堪娛客展案羅庖饈松醪剩滿盞石溜泛茶甌
逸坐亡拘束雄篇有唱酬落日徙平臺孫亭峻且幽
群鴉喧古堞林鳥聲相求仰視空天月下有泗水流
飄風自南來歌扇揚清謳與君兩世交青髮結綢繆
轉眄三十載白髮俱蒙頭君才脫組冕我病老林丘
漢臣廣與受兇民巢與由富貴盍足羨貧賤何所憂
流華嗟迅駛世事輕浮漚願以百歲期良會恣追游

光祿王君千金賑齊饑推旌典于亡父 上嘉
之詔下竪棹楔里門曰仁人孝子旌其事有述

吾邦有俊士 姒㵾挹華紳捐橐濟之南千金活饑民
旌典不自有願以貽吾親親亡二十載一命忝未申
御史奏欽賑懋情為洩陳 天子下褒書煌煌綍與
綸表義里中坊追崇泉下人生者全其孝歿者成其
仁烏門蔭喬梓恩光世不泯

白雲巢集卷之二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七言古詩

阜川子行贈關山人

阜川子翩翩俠士流少年未騁雲霄步壯志直窮海岳遊匣中雷雨馮生劍馬上風霜季子裘到處青山淹歲月逢人白眼傲王侯阜川子臨池抱墨癖指端八法天工力金壺瀉染蝌蚪形玉毫霜掃龍蛇跡飛白欲奪中郎鋒脩禊不亞右軍筆阜川子丹青妙入神寫生沒骨皆天真潑墨盡成山水態披圖時見煙

霞新自笑僧繇猶下品誰知顧愷是前身阜川子抗坤獨雄視平生落落無知已千里歎尋蘭蕙交一朝訪我逢萬里相逢片語識元龍意氣千神誰與比阜川子落魄儒大夫我亦失意困窮途酒德不是高陽侶投君且就黃公壚悲歌座上白雲駐酣飲留連明月孤阜川子爾今芒屩遍九區我獨兔田守一株天涯明日擔簦去胡不携我三山共五湖嗚呼胡不携我三山共五湖

壽靖安王代

朝上婁山巔白雲飛遠岫僊人騎鶴海外來金書玉籙為君壽君侯磊落天賦奇身長七尺揚脩眉朱旌華蓋豈不美綸巾羽扇何逶迤生平好文雅歲歲自言中壘是吾師案上藜光燭永夜篋裡鴻篇且歲時即今六袠身未老駐顏不藉金光草添園橘樹傲風霜映砌蘭蓀看愈好子也風塵昧夙素蒼相逢感不發小山傍閣邀招邀笑談意氣何傾倒九月滿園白露涼芙蓉香濃菊花黃主人懸弧敞高宴天帶寒冠客滿堂綠醪濃泛琥珀觴鳴絃擊筑諧宮商河河清海可桑　皇家福澤殊未央祝君眉壽共天長

羊城令尹行

羊城百里山水迴庚戌之秋令尹來令尹來負琴鶴旗幟揚揚簫鼓逢逢馬前導引入城中令尹初下車纍纍牘書疊疊劈斧斷應手決吏胥膽奪心為折令尹才廉更潔甘泉可飲素絲不涅皎皎冰壺寒澈冽令尹滿三歲歲歲風雨時村村夜杼春扶犂家家妻子亡寒饑令尹賢仁且慈野有桑麻舍有豚雞道路謳謠口成碑令尹後先閱五年乙卯之冬更朝天錢盖傾城設祖道令尹去鳥鳥懸劍携三尺琴隨五絃橐裡蕭蕭書一編父老千行萬行淚不納山陰一大錢

再壽靖安王

君侯丰格何蹇然問齡已越六十年秀髯紫亂鬢鬟
玄雙烏摶摶秋鶻翩生平塵埃匯所牽晚修卜築屋
数椽林巒水石秀且娟開軒下榻多高賢靜來鄴侯
書一編太乙青藜夜欵燃枕中鴻寶著成篇聯睨世
人莫漫傳有時發興聳吟肩咳唾落紙驪珠圓淮南
詞華豈獨專建安風流相後先白露金飈九月天黃
花滿砌開瓊筵熒熒南極瑞色偏冠蓋中堂羅綺駢
瑪瑙盤擎絳桃鮮玉壺醽醁酒如泉宮娃紛黛列三
千當筵擊筑鳴繁絃主人飛觴喜欲顛醉眼糢糊[illegible]

八埏須史騎鶴凌空煙大呼天閶帝座前真宰能詞
造化權手註遐算逾彭錢帝子千秋亦列仙帝子千
秋亦列仙

分司叅伯劉公擢觀察使之省代

使君倜儻中州彥　璽書載下明光殿晉寧五路舊
知名廉訪重臣推掌憲憶初司理平水陽洸寃雪擲
稱循良去郡謳謡三十載至今遺愛有甘棠瑣闈諫
闥遭　明主鳴鳳朝陽人爭覩一字低昂凜九鄉片
言臧否雄千古僉臬豫章借一籌湘楚齊秦歷幾秋
河東大郡資保障汾水條山是故遊觸目瘡痍時動
念行春露冕下鄉縣熊襆到處繞香塵千里人家望
自憶霜風捲地朔雲翩驄馬行行豸錦鮮觀察使者
擇新繳當路豺狐那敢前下吏郭門開祖席為言父
老罷嗟嘖全晉元元藉庇庥若曹豈不蒙膏澤所慶
海內講兵戈輿論中朝推轂多一日　聖皇徵傾儲
西土蒼生可柰何鳴呼西土蒼生可柰何

中丞晉公六袠

五月庭榴花吐艷丹桃雪藕氷盤薦南風笙鶴散仙
音中丞錦里開瓊宴瓊宴主人齊漢客少年詞賦雄
西國萬言射策公車門一日走馬長安陌禁掖徽香

試絲毫銓司藻鑑領時髦河北三湘棠蔭滿西隴授
鉞將壇高直擁青旄出隴塞咲揮白羽走天驕萬里
功成黄沙漠一歸高卧綠雲濤午橋之莊新卜居溪
松澗柳繞蓬瀛不羨恭名光竹帛欲將生計託樵漁
荀家已見一龍起薛氏還看三鳳殊席前白苧停歌
後花底清樽戲綵餘六袠閱年身未老豸繡常映萊
頰好北闕爭傳推轂頻東山翻訝懸車蚤何須駐世
九還丹莫問延齡三秀草凌風昤鶴豈難期煉石補
天事未了待將姓字列雲臺從爾尋仙訪蓬島

姚郎行有引

古稱燕趙多豪俠之士則姚郎其人哉家世詩書其先公為典客有聲迺姚郎獨用武顯欲馬上取功名其志匪卑卑矣初應募都統林將軍部下精騎射捕盜有功漸深委任今歲秋將軍移鎮保定目睨諸部校曰壯哉姚郎他日遇大敵一鼓而三奏捷唯子之能特拔為總尉姻戚裴君萃諸賓牛酒賀焉索言于余余初入都門不識姚郎聞其事亦可贊而述也為長歌壯之

姚郎嶽嶽氣如虎蒼鷹不與凡翼伍阿父先朝侍從班不願習文但習武腰間刀鍔炫光華舌底詩書鄙

觕腐揮金結客少年場踢毬走馬人爭覩長安八月風霜蚤平原獵騎嘶秋草笑撫羽箭一彎弓仰面忽墮雙飛鳥是時都統林將軍部下貔貅千為群前隊後隊爭鬬巧舉頭一顧齊逡巡問道此是誰家子軍前小校敦絕倫左盤奔鹿右狡兎赤手雙掣生麒麟英雄不出將門種豹頭燕頷何驍勇報功奚必百戰餘掄材遷拔千夫總兢賀戚姻客滿堂緋衣寶帶白爭光盤中細膾瓊玉軟瓶裡新醅琥珀香時來富貴非難致男兒四十年尚強龍淵出匣氣凌斗騂騮歷塊疇能當君不見遼海此時烽煙起　天子拊髀思頗李將軍推轂與同升會見勛名標萬里

再壽中丞晉公

君不見中丞手骨脫塵坱七袠閱年神愈朗鳩筇鶴氅芙蓉冠掀髯一咲羲皇上憶昔提兵出漢關高牙大纛飛霜寒天驕不敢群牧馬西夏軍中有范韓大河一望烽烟熄紀勛宜勒燕然石長揖拂袖賦歸來將相功名若敝屣岸柳春禽汾水流數椽茅宇耽玄修棋侶看雲時出岫漁人弄月夜乘舟有美膝前誇令子鳳之羽翰麟之趾伯氏郎書叩九閽天顏喜住宮袍紫紫袍挂後拜　君王乞得金莖露一觴千里

承歡娛白髮過鐘挺鼓宴高堂麻姑仙人席間走天瓢滿酌醽醁酒曼倩盤擎崑崙桃珊瑚顆顆大如斗啖桃吸酒足長生百歲人間蛻骨輕他時若逢王子晉鶴馭相將問赤城

送明府馬公入計

歲杪雪初霽朔風何凜然一琴束囊輕雙舄入雲翩北上長安二千里爭看仙令去朝　天仙令手栽蹊允調伯仲英年皆儁妙馬蹄同踏曲江春鴈行不負趨庭教趨庭謝傳卧東山膝下崢嶸羨二難兄也竹符爾氏牧弟亦墨綬拜郎官郎官出宰手舌里學字

鷞鸘象色起宗上焚絲剖若流壺裡寒氷徹見底此行詔　帝向神京十道賢書達　聖明況是元方偕入計大馮亡娩小馮名承恩賜罷彤池宴珍賜尚方未足羨須識先朝棠棣碑堪為昭代循良傳

吁嗟行 憫旱也代

吁嗟乎天不雨夏四月酷如暑赤日爍高空亢風熇遐宇宿麥半傷穗欲枯新禾一粒不下土厲域到處是饑民日有寃愁來愬府胥迭下鄉喂飢鵠剽劫當路走豺虎吁嗟乎天不雨恐視民生艱且苦州縣時時亦上書私家懸罄公帑虛男饑女餓號室廬吏人

那敢問田租吁嗟乎天不雨恐視民命在須臾阿衡天下為已任所不被澤慮一夫此心豈不恥納交安能嗅咻周窮閭汲黯捄河南開倉發賑穀陽城治道州食貧日有道上粥二斛之糜非至仁百千萬户嗷嗷哺不足吁嗟乎天不雨呼天天不應仰天哀且哭天乎念我民亡辜吏疵政有闕咎當責在予桑林之禱身為犧下吏何敢愛微軀

上明府駱公

君不見蜀西形勝天下奇岷峨萬仞插雲齊大江一帶錦為水奔濤飛浪捲虹霓地靈自古產鴻碩王嚴揚馬何磊落先生崛起際昌期水之文龍山之鶴瀶筆承明意氣豪千仞登名雁塔高上苑花枝榮綠鬢皇洲郵邑映青袍剖符銅墨推時彥鳩琴初試羊舌縣庁言折獄訟庭空滿座清風懸秋鑑公餘陌上課耕年蹇帷爭識使君賢南畝雨晴桑鬱鬱西郊麥秀雉翩翩政成節屆懸弧日氷蘗堂開列瑤席馴皆鶴鹿舞松苔擁門父老駢扶鳥壺漿歡添北海樽謳歌齊頌南山什愚也蹋蹐蓬蒿里華髮雕蟲未足齒先生垂盼獨相憐御心何以報知己箕疇明五錫五錫福所駢華封榮三祝三祝壽為先先生方壯饒時用

豈徒箕錫華封篇即趣高列宿熠爍遍三台塩梅和羹手舟楫濟川材君不見盡麟閣上神仙客漢史功名何偉哉漢史功名何偉哉

題馬昇山水圖 壽曲沃李以寧

蟠埋松樹林夾岸桃花渡一水迢通武陵溪三山不隔瀛洲路南極老人下長天相將拱揖有群仙花外青童兩兩至瓶芝盤果火歘燃馬生此圖稱大手我歎持之為翁壽翁也神仙靈裡人僊海鵠名三十春銓鑑幾年懶散事皆然撇蹝脫朝紳歸來東陵瓜數畝茸茅更築白雲塢亢志不適軒冕交閒身得與漁

祺位古稀之歲髮初蒼祖㫋豈授養生方膝下雙䢜
何嬌嬌天池萬里鳳毛長懸弧八月金風作代遜虽
滋高堂樂者賓宿交惬襟期璣飴玉醴紛盃斝時誰傳
朝士數吹嘘爭道山公尚矍鑠蒼生卒土望雲霓赤
松何地駿鸞鶴旦夕 天書下蒲輪扶翁且上麒麟
閣

憂旱歌

君不見山東六郡俱告饑野亡草根樹亡皮盜賊刼
城殺官吏富民妻子多流離饑民如獸自相噬析骸
道上亡留尸京師發金十萬鹽漕河轉粟如山積窮

鄉到處粥為廠皇仁不起溝中瘠吾邦三月天不雨
入夏千里地成赤秋禾盡焦不下籽二麥苗枯不結
實十家九家亡宿糧菜色嗷嗷滿路集何哉縣丞亦
犯境潼關北下羽書急官長募兵選壯丁半是鋒腰
與鶴腋含淚嗚咽恐伏地饑夫那有荷戈力野人家
丁亦十口圖史蕭齋居四壁滋長竹細陰滿院祇謀
娱目不堪食月明樹下大詩行出戶忽驚有人攀老
病孤枕伏匡牀欲眠不眠起復立起復立長嘆息仰
視空天星歷歷銀河之水無一滴嗟乎山東赤子塗
炭極西土蒼生亦苦及嗟呼天意未可必杞人之憂

徒下泣

車遥遥寄懷李明府

車遥遥朝 天子去年十月冬僕夫戒行李當城百
里祖筵張華燈照屋酒滿觴促席留連坐中夜悵別
御恩淚幾行車遥遥向曉發郊雪霏霏北風烈野夫
寒館眠未醒竟以陽関曲三疊歸來道傍父老語生
祠欲貌李明府攀留何計借寇恂謳思此去憐何武
婁山之曲汾水濵手種潘花萬樹春春來課耕失露
冕猶見桑間野雉馴

耆老晉少冲六袠

君今行年閱六旬紫髯黑髮僮真美容為冠昭為
嫛亭亭始射㒟丰神憶君壯志踈遊俠朝游東吳暮
南越乾坤踪跡半風塵湖海交知盡英傑男兒得心
歸故鄉擔囊東裹黃金裝不向里門競豪富頓令廬
舍生輝光雕甍潔井神僊宅脂田膏壤連阡陌子荊
居室有良圖寶氏傳家餘慶澤世上浮名未足高眼
前孫子氣何豪石麟矯矯頭角丹鳳翩翩析羽毛
南薰五月舒蕉扇紫尚丹榴花吐艷高門弧矢際初
辰長日簫鐘開盛宴主人對花笑顏開款客齊傾鸚
鵡杯座中朱履三千會膝下斑衣五色裁人間此樂

真稀少後天歲月應難老但醉鸞篤筆玳瑁筵何須鶴
駕逢萊島

盧氏令楊平津從延安郡丞過鄉省墓

父為商昆擧士天涯綵服承顔喜公車待詔十年餘
鳥鳥聲華起百里郎從官翁就士新墳灑淚蕙椒酹
生前一命未霑榮身後龍章賁泉戶延川長史紆銀
壽十萬甲兵虎略優衆弟書生未授筆五色文章絛
鳳樓封君九原百不憂次第恩光到龍頭

白雲巢集卷之三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五言律詩

岳陽道中過三嶺

隔水聞雞犬茅簷八幾家巖頭留凍雪樹底落風花
後嶺羊腸斷前山鳥道賒高堂猶未遠遊子已天涯

遊廣勝寺

野性耽幽賞披雲到上方珠飛泉萬斛翠擁栢千章
法鳥窺人語曇花帶雨香暑蒸如苦海即此渡慈航

二

步入招提境盤紆一徑斜石林山抹黛竹渚浪飛花
巢樹鶴千歲棲雲僧幾家良遊天欲暝落雁印平沙

春日閒居

城市猶村落清溪遶綠疇松邊犢過鳥雨後遂耕牛
農事急須了官租緩不愁祇憂少年子書懶遂嬉遊

二

荷鋤老不任披書倦即休穿子安書寢杖甫快春遊
夾徑好花綻環門曲水流興來一壺酒對客不梳頭

過劉天台山舍

細竹青連徑新荷香滿池訪門客載酒坐樹鳥催詩

琴響綠陰靜璧譚白日遲晚凉有餘興掃石一枰棋

勉示篤恭

吾家故清白汝祖特峥嶸驄馬諸朝䫉蜉蝣謝世榮
憐子老文墨望爾繼冠纓毋負聰明說終成大子名

夏日閒居

僻地塵氛遠長天風日舒庭陰松下鶴盆浪水中魚
卷釋鋤花後香殘啜茗餘憑欄小有興得句遣兒書

輓侍御晉山千公

尚方箕尾去何地賦招魂十載皇華使兩朝 聖主
恩鉄冠臨海國繡斧下江門不盡澄清意遺衷諫草

存

二

扶杖遺時忌抽簪荷主憐高車循故第長劍忽新阡
官謝乘驄貴人疑跨鶴仙論文斬後進涕淚獨潸然

三

泗水閒門逕茅堂樂事稠東籬看菊宴西郭棣遊舟
白髮人三徑青山土一丘百年俱已矣塵世摠蜉蝣

四

天府修文詔瓊樓作賦才群烏喧墓道列栢蔭泉臺
夕日豢峯黯秋風澗壑哀交遊御國盡何處素車來

輓李厝文

諸僊厭塵世騎鯨事杳然冷官垂白髮薄祿謝青氈
二豎膏肓虐諸生涕淚懸猶憐謝家瑞膝下鳳翩翩

二

吾道追先覺斯文喪主盟啣魚去西國弔鶴下東瀛
萬里歌還續空壇琴不鳴萬山孤櫬返風雨暗邊城

北行出門示園丁

園廬吾自愛看護爾須勤曬藥先長夏澆花及蚤春
巢禽鴿勿捕吠夜犬休嗔好雨分田足催租免吏頻

題顧金吾花燭卷

侯府春如海簫笙列綺筵鵲飛銀漢外鳳下彩樓邊
細柳家聲遠夭桃國色妍可憐今夜月金屋避嬋娟

太原中秋

他鄉逢令節皓月桂長天家信鴻音斷秋光兔魄圓
有懷人是客不寐夜如年坐聽三更漏唫成五字篇

二

别睇高樓上徘徊數倚欄鄉關何處是朋舊幾人憐
露白桐陰淨天青桂影寒故園今夜色吾欲跨飛鸞

廣昌道中

萬木秋搖落山空氣泬漻危盤凌鳥道斷水接游濟

望國天逾近離鄉路漸遥前村投宿曉猶白鳥斷腸

紫荆関阻雨宿道菴

道院踞山崆谷紫帯雨呼門深虬洞隱樹老鶴巢孤
覺夢邯鄲枕燒丹太乙爐蕭然塵市外别是一玄都

二

上殿玄雲繞巖巒紫氣浮雨長燈入夜山靜葉鳴秋
拂塵譚初罷換鵝卷復抽羽人深道術疑與赤松遊

庚戌元日

鄉寮初還里春風忽到門鬢眉驚老醜骨肉慰寒溫
雪色松三逕醪香栢一尊高齋有餘興獻句坐黃昏

花開李熙實携兩紅袂過賓

良宵賞心愜晴花照眼明溪邊園竹坐樹裡採芳行
近寺鐘初罷高城月漸生美人携手去惆悵有餘情

六月雨

六月濯枝雨三秋種黍田野行無餓殍村宿有炊煙
獨鼓喧農社漁鈎狎釣川家家災沴後擊壤頌堯年

感懷有贈

長嘆朱顔改高唫白髮侵百年光景少廿載結知深
鴛枕無春夢鳳簫猶好音舌端兒女事相對淚霑襟

春雪

夢破春窓曉霏霏六出花玉山當户聳銀樹逐風斜
叅佚孫康卷爐烹陶穀茶豊年占有象三白慰農家

海棠開東熙實

花枝紅照眼小坐雨晴初物色春來好朋儕共看歟
罇開無客過句就遣兒書寄語東林子明朝莫負予

孟夏微雨

孟夏日初赫芳林雨乍收院花炫紅藥盆樹吐朱榴
浩水群鷗樂啼松獨鳥幽一塵飛不到城市有烟丘

馬耕縣試閲其文有示

縣宰饒經術論文重甫師當場有獨鑒得士許誰奇

汝長文猶拜吾衰病不支題橋司馬志慎勿負明時

送縣幕徐君入計

三載芙蓉幕紫薇能守官霜天羸馬去雪路敝裘寒
計 一盃重勸杯留淚不乾行行二千里直北是長安

二

袍青腰綬黃頭白未為郎何必專城寄居然佐幕良
訟庭馴鳥雀勤穴絶豺狼吼去山公啓賢名徹建章

三

察隱庭懸鑑剸煩手運斤寸心澄似水片語藹如春
兩品婁師德仙才梅子真時清堪吏隱薄祿不辭貧

四

五雲天北極謁　帝上蓬萊虎拜[illegible]髮[illegible]集龍顏一笑
開官畢賢破格　主聖重憐才不是伊[illegible]樹彈鋏[illegible]
史臺

春日漫興

春來耽閒寂盡日掩柴荆雨閣回春夢風簾坐午晴
柳鶯啼管巧花蝶舞衫輕下必[illegible]朋好御盃自有情

清明

策杖趁先壠春郊節氣殊霧霽晴關媚原草順含愁
新鬼添黃土故人餘白頭百年俱有此不必嘆蜉蝣

對紅藥

桃李群芳歇新紅上藥欄夢回依樹坐句就把杯看
色奪胭脂潤香浮琥珀寒病懷多寂寞對爾暫成懽

送范州幕之太安

暑雨催行役河橋漲水流長山連客路名嶽壯神州
危逕孤城急瘡痍萬戶愁布大天下志[illegible]

病起

伏榻身如繫臨池眼乍寬侍童供倚杖稚子勸加餐
眠鹿草茵軟啼鶯花事閑午陰垂柳下濯手弄清湍

五

五言排律

小像

烏帽雙垂鬢荷衣三尺身骨因沾病瘦眉不[illegible]
傲世煙霞癖託生天地仁朱門辭[illegible]茅新
鴻筆凌千古鶴巢絕四隣萬編[illegible]富十口累家貧
蔬食朝還暮花開秋復春樵雲姑射岫漁石澗溪濱
六一稱居士江湖號散人百年今過半盍羨畫麒麟

忻州寺居

客懷倦行役歇馬駐邊州山勢環城險煙霏入寺幽
挈樽儒衣集下榻守公留故里親知斷殊鄉交誼投

僧談徐破悶兒病急[illegible]憂[illegible]
扶携五口累羈束兩旬周哀雁驚南下飄驕阻北遊
梵鐘催落日戍柝凛高秋抱枕眠還起燈殘淚不收

壽劉太夫人九袠

桃花三月瀾玳宴徹東瀛滄海青鸞至華堂紫氣[illegible]
皇恩褒閫德女史重家聲[illegible]名因著和丸訓已成
三龍齊矯健八座並崢嶸水部瞻雲思山公愛日情
屋籌從海益宮錦自天榮泥紫函書潤霞丹閤披明
月移仙佩響鶴引板輿輕度[illegible]吹玉笙

延津邊進士新第入里省覲代

南宮初賜第上國早知名匡世董生策承家韋氏經
青雲趨後輩黃甲振先聲市駿仙郎貴乘驄憲使榮
皇洲三月雨禁苑百花明釋褐簪猶綏栽斑服已成
憶鄉封父國臨水汴州城目斷瞻雲思懷深愛日情
天書閶闔下駟馬里門迎盤饌斑龍脯俎香玉鯉羹
綺筵佳氣合白髮笑顏生遲爾上林賦君王念馬卿

病中漫興

棲息維摩病寂寥楊子居安神須省事割愛且拋書
賓客稀來會門堦罷掃除容癯頻展鏡髮短不禁梳
匕箸葷食少丸湯藥品餘枯腸覓市果淡口摘園蔬

出戶支筇懶登臺引步徐檻花娛白鳥池藻狎金魚
流水涓涓靜行雲宛宛舒灑然蘇肺氣天地領清虛

白雲巢集卷之四

洪洞　邢大道性之甫著

七言律詩

秋日遊廣勝寺

芒屩穿雲一徑通碧巖深處梵王宮龍池夜醮村
雨鶴樹秋高萬里風白日蓮花歷亂青天寶塔玲
瓏坐來老衲譚真諦玉麈蕭蕭方丈中

二

鷲峯半插白雲邊十里長松鬱翠烟山靜蓮臺清佛
供日高籬榻穩僧眠石卿今古金閣經函閱

歲年面首樊籠如洒脫空門大乘禪

三

磴道崚嶒歷百盤秋風吹袂入雲端松岩樹老龍鱗
綻石竇泉飛玉乳寒午日香烟生法座諸天花雨淨
經壇靈蹤護指西方路即此人間一大觀

步胡郡伯韻

病裡尋幽意若何西風杖錫躡松蘿峯頭鸛鵲巢高
樹潭口魚龍咽急波竹舍香銷僧梵靜水亭日暮客
唫多浮屠絕頂舒空眼一片殘霞逐鴈過

步陳明府韻

一刹清幽俯水涯諸天縹緲鎖烟霞青猿觧法依深樹白鹿聽經踏晚花松院鐘聲回鶴夢石門塔影護禪家登臨到處飛吟興莫許歸遲月易斜

村居

衡門半掩白雲深一炷爐香一曲琴風逸松亭看鶴舞雨飛石洞聽龍吟樵山杖挂藤蘿月漁水蓑披楊柳陰平世此生農作計田疇歲歲足秋霖

送楊廣文計偕

河橋楊柳駐征鞍把酒休歌行路難山店雞聲隨月起海天鵬翮待風摶三年射策金門近六載譚經絳帳寒君到上林花自好馬蹄一日遍長安

澗灘春雪

春水河橋立馬看遥空萬里雪漫漫山梨未吐花飛片澗柳纔舒絮滿團夾岸銀鋪鷗席淨高林玉挂鵲巢寒野人自是羊裘侶欲向磯頭問釣竿

遊北橋寺

平原樹色鬱蒼蒼步入招提一徑長曲水抱門流玉屑浮圖挂日射金光香烟曉護翻經閣野鳥時窺說法堂極目西方天咫尺乘風欲逐白雲翔

里上舍為中丞晉公壽裝帙眎余索之二詩

中丞嶽降酉滋辰甲子初週六十春杖屨暫隨猿鶴侶節旌曾掃犬羊塵夔龍匣裏寒星斗三畧胸中遁兕神縱是太平無一事豈容巖穴老遺臣

二

書傳黃石留侯策望重蒼生謝傅才塞外幾年烽火熄山中此日壽筵開瓊卮醉月顏長駐玉樹凌雲掌自裁閑道經綸三歎下滄江徒棄釣魚臺

秋夕登城樓

高城欲霽一登樓極目郊原暝色幽雲盡層巖扶月上夜凉斜漢帶星流幾家池館鳴蛬急何處關山過鴈愁坐久西風來玉笛桂花香散一天秋

春閨

病裏含愁不自持小窓長日坐支頤香銷寶鴨慵金捲鏡掩青鸞釵半欹春苑鶯花春易老楚臺雲雨夢難期相思欲寄天涯鴈腸斷蘇娘錦字詩

送鄒伯盛公擢山東憲副飭兵海右

洛郡賢名達聖聰書忽報借循良遷將太守隨車雨散作監軍列戟霜掖水千家弃牧竹汾川一路召公棠知君此去沂書樽俎譚兵靖海方

通明閣眺望

飛樓縹緲俯長天晴日登臨野望偏城郭萬家棋局
迥山千里畫圖連姑峯雲氣空中度帝座鐘聲漢
外傳安得仙人王子晉乘騎黃鶴嘯風煙

青樓望月

美人倚月欲留憐倚遍青樓十二欄陰氣未分河漢
影華徒望海雲端淒清坐夜簫聲斷黯淡傷秋燭
影寒片霧偏開看自好不妨遲客到更闌

代答胡明府書

剖符下邑借才賢潘令河陽是幾年鳧舃巳飛雙爲
去雁緘猶枉尺書傳廉能史列循良傳遺愛民謠

苐篇老我此生何所事汾江獨買釣魚船

過邯鄲呂翁祠

紫霞臺殿聳巃嵸真人去不逢古樹秋風迴鸛
鶴深潭暮雨咽畫龍金爐香熱蒼烟合石洞碑殘緑
蘚封亦識此生成幻夢人間何處覓仙蹤

謁岱

紺宮縹緲白雲邊百轉丹梯複道穿樹裡神燈懸萬
點巖頭天鏡對孫懸馬蹄度嶺辭黃峴鶴影盤空落
紫煙一自鴻濛開闢後靈蹤何似此山偏

二

孤節七尺躡藤蘿步入虛巖爽氣多太華三峯趨下
阯中原一帶引黃河芝煙迷鹿眠花峪潭雨迴龍灘
王波似有仙人發長嘯丁丁山半野樵歌

三

神遊五嶽無題詠撫景看山詩更奇峻壁片雲千嶂
雨鶴林怪石萬松枝皇王代遠金書秘仙佛堂深白
日遲四顧曠然天下小當年尼父是吾師

四

泠泠鐘磬出煙巒翠削芙蓉倚紛看虛洞水簾晴亦
雨陰崖凍樹夏猶寒龍湫挂壁三千尺鳥道穿雲十

八盤欲探呂翁題字處蛻仙巖下墨初乾

五

落花香散曝經臺輦道石平御帳開誰信吳門紫陌
練獨憐瀛岭蝕蒼苔峰迴鶴駕孤雲沒峽轉霓旌
雨來玉女三漿能蛻骨赤城何必訪天台

六

絕巘高臨日觀峯徂徠梁甫並朝宗中宵海色金銀
動下界煙光紫翠重司馬尚傳書漢草大夫何用表
秦松明時不問東巡事化外山川揔　帝封

七

石峪桃花逐水流天門初夏爽如秋詞披唐刻磨崖
久碑怪秦封亡字留化鶴空壇蒼樹老啼猿落日白
雲愁長歌不盡千年恨從擬人間汗漫遊

八

玉皇臺畔一憑欄八表微茫眼界寬東瞰滄波迷大
海西窺紫氣識長安雲霞杖底分千縷日月壺中貯
兩丸道骨不愁風引去欲從絕頂跨飛鸞

碧霞祠

神房阿閣鬱岧嶤帝遣元君駐碧霄玉帛祈靈涌絕
域金錢輸貢佐清朝鸞旂閃閃雲中駕鳳馭翩翩月

下簫石屋黃華遺址在誰從塵世脫煩囂

三陽庵

眺勝名山興未闌尋真小閣隱山盤金爐香瓣和煙
燒珠竇泉聲夾兩寒谷口鹿啣三秀草洞門龍護九
華丹羽人疑是安期侶石液松花供客飡

再題碧霞祠

玉女三峰華頂君何年遊岱駐鸞輿叩宮香火十方
至擁道幢幡百里餘本以名山崇禴祀翻因福地失
清虛脫蹝只恐仙靈遠雲鎖天門黯不舒

登千佛山

岩羌右磴轉羊腸客裡尋幽到上方絕巘鶴巢松影
亂疎林僧過草痕香中天玉磬傳僧梵午日蓮臺現
佛光塵眼亦知窺彼岸迷途何處問慈航

壬辰夏余寄濟上客携遊呂公祠觀豹突泉小
酌烏好兩驅暑水清竹膩豁目爽襟次壁間韻
紀之

宿雨初晴暑氣無開襟晚坐小蓬壺傍池苔蘚青猶
濕依閣松篁綠未枯深窨龍髯吹急浪空天鳧影下
平湖抱纓欲賦滄浪曲一片鄉心對月孤

觀並頭蓮

競態含香嬌更殊鏡中雙出錦纏頭窺人並臉疑含
笑結佩同心不解羞趙女漢宮妬顏色喬娥江下失
風流誰憐一夜西風雨相對殘粧淚不收

二

含風合蒂暗香生濯雨連枝出水清自是花神同解
語相看國色並傾城半粧不作徐妃態聯佩還餘漢
女情孤影最憐天上月晚池愁對鏡波明

悼亡

百年伉儷竟如何自信長松附女蘿夜雨誰占炊臼
夢秋風翻作鼓盆歌艱難失意愁方劇生死關情悵

輯多一自朱顔成未訣不堪抱病日蹉跎

二

箕帚慇懃二十年淒風苦雨每相憐青春欲結三生願白髮難期百歲緣粧閣香銷塵半掩繡窓機冷月孤圓鸞鏡去後無消息知到瑤池第幾仙

三

病裡啣悲強對燈堂前歎求共承歡祇憐萱草經秋老詎意芙蓉帶雨殘紫玉釵分空斷鳳青菱鏡破不驚鸞相思遺篋留心帶忍向西風掩淚看

四

白頭吟罷幾經春釋淚驚傳抱玉麟駿骨絕留天上權蛾眉已作月中人近時衣袂香猶在舊日容顔畫未真想像夜來渾不寐啼鳥窓外淚空頻

五

一葉梧風入户窓湘簾月色半侵床孤幃夢破秋蛩暗歇枕愁添夜漏長天上但聞呼侶鴈人間那得返魂香料應竊藥尋仙去總見嫦娥亦斷腸

六

臺空蕭史斷紫鸞鳳絃絕愁將綠綺調洛水波寒秋月暗楚峰雲散暮天遙花前笑靨何由覓夢裡芳魂不

可堪抱痛那堪逢七夕銀河萬里鵲成橋

秋閨

鏡裡羞匀八字眉扇頭懶續五言詩梧桐院冷秋歸蚤翡翠樓空月上遲銀燭燒殘迴遠夢金錢卜盡負歸期相思此意憑誰會只許西風一鴈知

聞洪濟上人譚禪

真檀清爇一爐香半捲空齋納晚涼瓶水帶雲生法座曇花墮雨靜經床三乘悟處禪心定四諦譚來佛話長石榻夜眠松下月不知夢境到西方

撫臺魏公報績　錫恩值封翁壽

節旄三載淨烽烟報績丶君王寵數偏繡服恩須金闕下斑衣夢遶錦堂前鸞書四代重榮日鶴髮雙親並壽年須識臣忠全子孝賢名應許汗青傳

白雲巢成

東林三畝白雲居竹石蕭然洞壑虛仄徑遍栽樓鶴樹流泉雙引灌花渠秋風黄菊籬邊酒夜雨青燈窓上書垂老此生堪自託侯門不必曳長裾

二

石門一徑匝青苔小閣虛窓傍水開南畝雨深春負耒東山月霽夜啣盃貧如顔巷多丹井清似嚴灘少

釣臺學種三芝無可覓謙他黃綺一定仙才

三

布袍芒屨白綸巾偃蹇衡門此病身清世烟霞誰作主小堂風月自宜人花開歲歲春無恙詩就篇篇筆有神華髮交知半零落相看魚鳥轉情親

四

小山當户樹蓬蓯倚樹看山萬慮空客去藥爐添石火鶴來琴榻起松風名逃巢許千秋上夢覺羲皇一枕中獨有草玄書未就十年閉閣愧楊雄

國舟

梅花綻後柳枝黃便是清明看海棠紅藥欄前飛兩燕赤榴簷下午天長周蓮南渚眺幽賞陶菊西風送晚香侵臘庭除凌雪霰後凋松柏轉蒼蒼

晉松陽進士入里省覲

岩嵬鳳塔見名標宴罷曲江氣益豪三世金門通籍貴十年雪案讀書勞青雲得路思鄉國綠髮趨朝羨俊髦入里不須驚駟馬于公甲第本來高

二

玉書親捧下丹霄千里鄉關入望遙盛世才名雄八斗故家文獻重三朝霍峰雨色旌車潤汾水波光劍珮搖自是少年榮得意相如原不媿題橋

中秋宴集無月 一

夕陰漠漠暗樓臺悵意軒車載酒來待月欠看秋練沒懸燈猶照晚窓開杳銷靜夜鳴箏斷漏盡高城過鴈哀安得凌風天柱上清光相對一啣盃

松石宗侯惠菊賦謝

淒淒風雨妬重陽籬菊摧殘自傷上苑何來移別種衡門遂令有寒芳幽姿浥露驕秋色媚態迴風弄晚香蓬鬢一枝斜壓帽狂夫不減少年狂

少石宗侯五十

艾齡叅訪赤城仙 帝子朱門味道玄家德蚤膺家訓悉褒賢初荷 主恩偏青藜五夜書堪把白雪千秋句自傳薄劣如堪招隱社好攀叢桂小山前

贈臨汾秦明府

褒異褒垣有賜金汾川又借福星臨憂時每下瘡痍淚問俗常懸撫字心雨後郊行桑蔚蔚日長庭坐竹陰陰狎人唯有堦前鶴解聽南薰一曲琴

劉氏中丞故第產芝李子文學巽齋君繪圖紀異爲詩系之

培德高門不記年秋來芝產錦堂前九莖燁燁含晴

旭四壁葱蘢瑞煙豈是移根通閬苑翻疑別種出
藍田郞看蘭玉相輝日謝氏家聲許並傳

二

琪草含靈出尚方托根庭砌訝非常盤深珠顆寒儂
掌雲霧瑳華濟日光造物多仁憐世德吉人有慶延
天祥看君五十顏如玉萬里蓬瀛未可量

贈靖安王

朱門佳客引蟬聯玉宇清秋爽氣偏鶴背笙簫聲杳靄
苑孫南星彩燭瓊筵還丹莫問長生訣擲管爭誇[illegible]
雅篇六衮多君筋力健小山常傍白雲眠

二

映砌青葱玉樹斜開顏樽酒醉黃花漢庭恩禮優寵
國晉地山河屬世家蓬矢懸秋更甲子綵毫隨處弄
雲霞看君自是瀛洲侶不必尋仙泛海槎

輓故順德守左海張公 山東濱州人 代

琴囊隨鶴出邢州尚憶攀轅父老留投紱自憐尋丞
岳解攜誰識是千秋書來煮藥燒丹鼎人去修文記
玉樓九丘歌殘環瀼澳白雲不散海天秋

二

循良三輔賜金偏治郡功名憶往年滄海魚舟綠結

侶赤城鶴駕轉尋仙承家並起青雲翼鳴世争誇白
雪篇獨有悵心千里淚可隨霜絮到新阡

路明府太公八十 蒙封

青門歲月自蕭然忽接瑤函下九天鶴髮初冠顏灼
灼烏藤不杖趾翩翩但聞花縣稚饒吏何用蓬洲訪
列仙丘壑未須疑傲世漢家黃綺伯高賢

又代

三朝遺佚太平人偃蹇衡門八十春紫岫烟霞高伏
枕滄洲歲月穩垂綸喜看膝下青雲子雖老榮蘭白
髮身聞道 聖皇嚴穴重好開羅徑迓蒲輪

二

賢郞天上捧丹書列郡聲名盡不知騁雄敢成汾水
曲鵬熊夢卜渭川漁班衣千里心仍繫墨綬專城志
已舒見道仙才工吏事十年經術過庭餘

八月望登樓對月

空天月挂海東頭漫把清光坐小樓劍氣凉生銀箕
曉兎宮香散桂花秋披襟風露時猶濕舒嘯帘[illegible]
歌沉酒半凭欄舒一嘯雇無只擬廣寒遊

午坐恭兒侍飡能誦案頭詩作此勉之

伏枕經旬病乍寬痴兒問字慰加飡祗嗔綠鬢披書

懶莫道青雲作賦難異世箕裘終繼業龍[illegible]敝衣暫
成帷文童滿篋詩千首收取東堂孩細看

秋日泰宇宗侯過訪郎廣氏詩次韻為答

草閣開簾眺眼明遠山晴色擁高城鴻飛南渚霜初
落客過東林月漸生清夜酒盃傷往事暮年詞翰壇
時名慚予薄劣非同調十載騷壇許結盟

小閣晚坐再用前韻

雨霽西山斜日明嘹嘹寒鴈過高城黃花寥落離還
盡華髮蕭騷鏡裡生病起欲償仍藥債愁來求斗是
詩名清時那得巢由侶白水滄江好結盟

初春病居見雪

春城臘盡凍初消晚閣寒生雪又飄撲面鄰花飛遂
樹迴風鶴羽散層霄剡川興起王猷棹灞水詩成鄭
綮橋不是袁生眠獨臥病來雙鬢已蕭騷

贈張憲副

亂峯西峙水東流憲府中天起畫樓紫塞已紆黃石
略青山擬伴赤松遊九華坐見三芝秀一退能辭[illegible]
戶侯部數莫深巖穴計海方兵事未全休

中秋夜客携壺榼至微雨成詩

常年對月愛清幽此夕看雲漫不收病客開樽仍罷
酒美人携瑟強登樓華燈近座光堪借暗雨侵袍溼
欲流自是嬋娟長夜恨桂宮深鎖廣寒秋

靖安殿下六十陽曲令公託為詩適余病居蕭
寺雨閱月報命感之有作

硯席經秋懶去親殊鄉交識走書頻手風筆下詞多
誤眼暗燈前字未真醫為檢方增藥物病因歎句耗
精神白衣自有山人望何必詩名寄隱淪

二

華髮新添鏡裡霜書披書史半荒唐誰憐倚馬才空
老自笑雕蟲技未長兩月禪床容下榻百年詞社阻

升堂并門灝繪推龍種千古曹劉是鴈行[illegible]　靖安集

入秋逢雨有憫菊之嗟至重陽盛開喜而賦之
簡李就實過賞

菊荒三徑半生咨病起重陽節又催秖謂殘枝經雨
折轉看繁朵傲霜開寒蜂逞日香猶採病客傷秋句
懶裁聞道東鄰新酒熟一樽可共美人來（就實曾携紅決採菊）

送劉天台之鳳縣簿

樽前草色映青袍馬上春風擁佩刀望闕五雲飛鳥
遠入關千里計程勞羌戎土俗他鄉別漢吏家聲奕
世高縱是時清官易起栖棲應惜鳳凰毛

陽曲周明府考績

三載都門報政初美人聲價許誰如挍刀盤錯才曰見製錦風流志已舒馴雉謾傳三異事迴鸞真出五花書家山垂白遥相問千里承懽　帝寵餘

中秋桂月楼晚眺

濁酒深盃坐倚欄小亭佳節客留懽兩收薄暮秋仍好雲盡中天月共看青兎影高金鏡滿紫鸞聲咽玉簫寒桂宫亦許分靈藥那得西風借羽翰

初度

四句有七鬢雙華謾説圖書富五車筆底篤童涯龍

草燈前字句近生花自多病骨容清世豈必微名附大家歲計不須金買賦東陵十畆卲平瓜

別駕盧公觧官後構新第

憐君佐政在東方挍籽功名感慨長一日扁舟歸艳蠡三年別駕頌王祥遯禪未結香山社託隱先開綠野堂六十精神凌海鶴可容清世老滄浪

九日趙李二孝廉過草堂邀飲

高天凉露雁初来小徑踈籬菊又開欒果經秋人卧閣萸囊隨俗客登臺揮毫白髮耽詩癖握手青雲作賦才潦倒無妨風墮帽好呼濁酒盡餘盃

不寐

皎月虛窗夜可憐愁心百感不成眠火殘兒腐燈前卷老拙人催案上篇瘦骨轉身如病鶴微吟出口似哀蟬憑誰為借盧生枕暫作邯鄲夢裡仙

白雲巢集卷之五

洪洞邢大道惟之甫著

七言律詩

明府駱公入計

悵別河橋酒未乾 王程千里慰加飡 樽前雪色征裘滿 馬上星文佩劒寒 萬戶謳謠喧下邑 五雲縹緲望長安 承恩蚤拜黃金賜 贏得 天顏一笑看

陽曲周明府入計

青門十月靄煙霜 偃令雙旌指 帝鄉 西國何人能借寇 中朝無吏不勤 王 飛鳧渺渺雲邊鳥 隨鶴

蕭蕭臺裡裝 尙謂黃金荣召拜 賢名奚忝漢循良

趙城張明府入計

歲杪風霜襲客襟 河梁冠蓋酒重斟 向來西國謳謠日 此去 中朝獻納心 捧壁親承 天語切 賜金荣耤 主恩深 五雲高處懸雙鳥 爭看王喬入禁林

挽張太孺人 郡倅張公母

寶婺星沉淮海天 訃音西國一書傳 艱難風木鄒悲日 迢遞關河盟淚年 青史九熊遺訓在 白頭冠翟沐恩偏 招魂不到瑤池路 誰引鸞車訪列仙

馬湖守劉公誕孫

公懸車引下七十餘矣僅一子而舜連舉四孫里大夫裴帙賀焉謂公守川西稱循吏有于公斷獄之德宜昌其後也為二詩紀之

白頭林下抱孫年 四見高門弧矢懸 淮水精神昫矯矯 巫山文彩鸞翩翩 籃中袍笏榮三世 架上圖書餘萬編 款識陰功能裕後 龍湖五馬事堪傳

又代

爭誇抱膝玉標清 又見明珠掌上生 累葉簪裾承世胄 塡門車馬接春荣 八龍半出荀家種 三鳳曾傳謝氏名 垂老光陰身事足 竹啐花醉有餘情

立春日暨齋司理張公招飲署中賦謝

牧澤樵林野性偏 始遊郡閣敞賓筵 節逢東陸回春日 人媿南州下榻賢 論句彩毫爭動色 烹茶雪鼎漉生煙 官貧食客差堪給 魚菽何妨借俸錢

二

白積當筵豈上賓 青衣持斝酒行頻 貴囚愛客忘時態 貧白逢君識古人 詩與雅多壁外况 物華徐醉雪中春 新編坐出龍驤賦 疑是張衡現後身

司理張公才于吏治尤好言詩署大郡兩月臥閣而治公餘之暇殘多雅詠贈以見意焉

司理賢聲佩郡符窮簷生氣萬家蘇論文賦出張平子議法名傳漢大夫雪閣看梅飛彩筆竹堂留月坐冰壺國中誰是知音者不信陽春調不孤

有感

閒心無客亦題詩懶手逢人不問棋歲月已拚如過隙文章何必太搜奇鏡中白髮看誰免篋裡丹方祇自知未有佛書通姓字海天鸞鶴可能期

春夜張廣文枉駕草堂留酌酒半以延司尊言別

堦下松陰轉月欄席前燭影散輕寒地因僻巷逢迎

少客到衡門禮數寬濁酒滿斟桑落盞晚食初撤蕨薇盤喧城何事催車馬未聲風流此夜懽

送署篆張廣文還安邑

向去羸驂路幾程河梁樽酒送君行攝符安子琴初罷挽佩張華劍欲鳴砂澗月寒經晚渡杏壇花燦坐春晴三鱣尚有關西事旦夕金閨籍姓名

張伯皞山人將謁西河殿下過訪憩居蕭寺酒榼餉之侑以此作

短鋏頻年已罷彈朱門懷刺又誰干窮交湖海逢人易傲骨風塵作客難入寺酒晤明月醉過山詩壓白雲寒四愁尚擬張平子莫惜新篇寄我看

三月八日重遊廣勝寺

野水村橋路不迷十年幾度到招提依巖鶴宿松長好隔岸鶯鳴柳半齊林葉自香充佛供塔雲無恙護禪棲東風不負山靈約歲歲何妨引杖藜

次張伯皞山人韻

矗棟層巖梵閣幽踏春長日恣追遊山晴群鹿爭花峪波燦雙龍狎玉湫坐石樽陪狂客嘯攜蘿袂挂美人愁醉來興發張顛筆掃壁題詩最上頭

送趙城張明府擢解梁守之任

澗亭柳色祖筵開汾水棠陰滿路栽詔　帝儀鳧天上去承恩五馬日邊來專城南北俱堯土　聖代循良自漢才行矣條山檀道接隨車甘雨遍蒿萊

送霍廣文擢長沙別駕之任

別駕榮名綰綬年河梁話別轉悽然官程莫惜長沙遠宣室寧忘賈誼賢凭案夏雲嵩嶽麓褰帷秋色瀟湘川懸知公暇延詞客郢上何人白雪篇

送駱明府擢慶陽郡丞督儲西夏

秦關千里湫郵程六月征驂賦遠行華頂雲開隨旅展黃河霧斂片帆輕西邊斥堠頻催賦北地蒿萊久

龍耕佐理須知　明主意徵良好堅漢時名

篤恭病寄居僧舍

兒病搖憂百日長從居蕭寺卧連床僧齋淡口蔬欲
飯醫藥寬脾术作湯入夜辟魔三尺劍凌晨禮佛一
爐香淨生休咎予難卜迴德猶知格上蒼

輓中丞晋公

薤露歌殘淚不收招魂何地訪丹丘東山歲月鷗盟
老西夏功名虎畧優朱紱三　朝承寵数青箱百代
出名流即看鳳翼翹翹者猶有恩光到隴頭

九日卧病蕭寺東離咫尺有負黃花之約悒悒

成詩

蕭寺重陽又一秋病懷何處可登楼霜寒萬木風前
瘦雲淨諸天象外幽句就未酬採菊興経殘無奈落
花愁明年此日人應健好擬龍山作勝遊

篤恭病起志喜

醫劑經年涕淚多春來不樂起沉痾床頭窃骨魂初
定鏡裡愁顏鬓已皤學海詩書從懶廢樵林歲月任
閑過隣朋社友惟相訊且對清樽一放歌

侍御武林史公按楚事竣過鄉北上時有三輔
之命

三持繡斧务祀新　帝龍蘭臺侍從臣赴　闕望辰
瞻北極浮湘山水憶南巡迴車故里逢春色避馬長
安步路塵當道豺狼何足問都亭今日有埋輪

二

丹書再下未央宮　帝里關河引素熊八郡風行霖
雨霈十年朝望斗山崇秋高霜隼摶雲表天近花驄
入禁中封事皂囊懸涕淚祗將忠藎吝重瞳

再題史公怡怡堂

柱史堂開接斗墟怡怡兩字署何如家傳孔氏千年
訓人擬張公九世居池草成詩春夢好剃花對酒醉

顏舒懸知和氣凝祥日天上麒麟書不虛

自嘲

已許身名巢與由何須文釆擅風流眼昏未若耽書
癖腕病寧甘濡筆愁飲啖經年無藥助交遊隨處有
詩酬杜陵當日真堪笑語不驚人死不休

懷張五鹿司理

水亭高傍理官衙長晝攤書逸興賒詩出覆盆方是
日夢回題筆已生花才名市駿先三輔文翰雕龍自
一家不是騷壇侍牛耳何緣博物識張華

聞直指喬先生按部

谷封遺愛口碑傳涑水崇陰復幾年行部萬家新雨
露覩風千里舊山川郊迎竹馬壺漿出路避花驄斧
鉞懸還　闕重瞳應有問　皇仁何處不充天

秋日李文學就實趙孝廉大來晚過邀飲

曙起西窓懶着冠相過二妙暫留催蛩鳴細草秋塘
晚鶴宿高松露徑寒石瀉分香添茗鉢鶏枝削玉佐
蔬盤杯餘不盡憑欄興明月青天萬里看

索居

𡸁老閒身自索居蕭踈籬落戀吾廬溪邊洗藥狎鷗
鳥架上抽書走蠹魚竹閣雨晴題句後松臺月滿把

杯餘百年丘壑長無恙不必人間駟馬車

壽明府方公

縣閣新秋過雨涼挈壺父老迎登堂開簾鶴語清風
滿映座棠陰白日長賦興幾篇流彩筆琴心三疊引
瑤觴爭看葉令神仙吏咫尺飛鳬入　帝鄉

戊申五十

曲柳纖蒲也自強逍遙五十閱年光學荒訓子勤開
卷酒懶邀賓罷舉觴藝苑虛名成白首漁舟生計老
滄浪　明時不是封侯骨羸得山林歲月長

二

百歲年華逝水流紫門弧矢幾逢秋書成自惜虞卿
老賦就寧忘宋玉愁鶴侶鷗群情澹澹竹篇花句墨
悠悠人間不朽非仙術何用尋眞五岳遊

入郡司理張公宴毛山人不及造謁詩挍之

退食高齋日未殘論文下榻客留催樽前白雪飛毫
潤壺裡清氷照座寒毛遂才華推冠世張衡詞賦讓
登壇追陪未許叢居子咫尺龍門天上看

纂誌北上

羸馬山城懶着鞭北遊心事轉凄然風塵顛濇隨孤
劍囊橐蕭條束一編豈有長才酬厚遇祗憐多病寄

殘年并門誰握如椽筆信史千秋藉爾傳

靈石道中大風

山館鶯花春已殘颶風三月起河干驚心斷塹防驚
馬撲面飛砂岸鶡冠野色晝昏迷遠樹灘聲留破激
奔湍十年株守蓬蒿客衰鬢長歌行路難

上按察李本寧先生

詞臣四國擁仙槎作吏風塵鬢已華一日西臺持繡
斧十年中禁草黃麻龍門紀載推良史郢里篇章屬
大家聞道甘泉虛左席　皇恩咫尺到天涯

上晉王

十二瓊樓曙色寒日華臺殿慶雲蟠分茅周室宗盟
重剪葉唐封土宇寬侍宴宮娃環翠袖論文朝士登
危冠西園白雪飛長夏盡付相如賦裡看

晋府西園名宴

帝子賓賢禮數優西園飛蓋奉清遊石池竹賦晴疑
雨松閣煙寒夏亦秋傍水劍閣魚出聽坐花詩興鳥
相留朱門十載長裾懶醴酒當筵媿白頭

金吾顧小侯自燕入晋訪李本寧先生不佞初
識之未幾有塞上之遊贈別四首

通侯甲第切雲高佐命先朝汗馬勞麟閣勛名須將
種虎頭人物自儒曹貂璫繼世年方少旗鼓登壇氣
益豪衰鬓逢君交恨晚分携雙淚濕青袍

二

龍門御罷得珠偏萬里西征六月天馬上胡人降漢
語懷中賈傳過秦篇荒城白鴈秋風起長路青山夕
照連朝論只今無款塞看君草檄筆如椽

三

黄河西去湫川途塞草邊沙與客俱大漠秋陰迷隴
樹長城雪色照秦都飛鞭騕褭明珠勒擊劍葡萄醉
玉壺鮮道胡姬問名姓風流誰似顧金吾

四

陰山飛雪攬征衣長道金鞍控紫騮望闕五雲天
北極觀兵萬里海西頭九邊地盡　皇威遠十世家
傳將畧優郎使左賢生可繫功成不必再封侯

題顧侯花燭卷

河漢三星爛夜光燭花連路擁新粧簾前合巹交鸞
鵲臺上吹簫下鳳凰公子能文金作賦少君從貴至
為璫江南賜券高勛胄不必人傳贈媍章

二

朱門佳事擅風流才藻爭誇顧虎頭天上女牛通漢
渚人間鸞鷟出丹丘帗裁賜錦霞千縷眉學宮粧月
一鈎莫羨秦樓雙跨鳳仙人鶴駕在揚州

夏日范廣文及郝張王三文學邀飲傳園

名家卜築晋城阿長夏詞人覽勝過夾徑濃陰排翠
竹平池湛水映青荷山樓隔市塵根靜石洞流雲爽
氣多落日清尊淹客興數聲啼鳥出煙蘿

二

松臺翠陰樹千章水閣風生六月凉載酒人非逃暑
會論文地是聚星堂榴開錦㓔飛霞色魚泛金波映
日光撫景彩毫收不盡詩成應愧謝少年狂 時王生出一長律

送猗氏馬明府還里代

話別郊門意惘然長堤柳色照晴川日邊按杵　君
恩重道上牽衣客淚懸三徑賦歸彭澤酒千家謳思
武城絃臨岐猶過桑間雉不必循良作史傳

送　司獄擢州幕之遼東代

征途六月向遼東複嶺巖關萬里通塞上烽烟飛羽
急帳中霜雨佩刀雄離筵鱣酒杯重泛夾道驪歌
未終行色猶遲應念我西風天外下秋鴻

旅懷忻州寺八月十九日

邊關秋風急暮砧梵堂香火旅愁深羈心不問空

白雲巢集　卷之五　〇十

纖抱應聊為梁父吟月暗墻烏啼近井燈昏穴鼠傍
寒衾鬢華此夜添多少明日天涯初度臨

初入長安

白髮汾于一釣舟擔簦初入　帝鄉遊雲邊鳳闕金
莖出天上虹橋玉水流咸里轣車風滿路豪家絲管
月當樓野夫不奉承明詔頌祝　君王億萬秋

寓彌勒菴

客到長安不上書蕭條行李寄僧居經翻石閣香銷
後句就松門鶴下初　帝里風煙秋色慕天涯霜雪
夢魂虛竹林蒲橋聊栖息歸去青山有故廬

過東城適巡視御史入臺先君子故官也下馬
伏道左悲愴之甚情見乎詞

栢署飛霜傍紫宸都城遺址舊埋輪回朝偶值乘驄
使避路愁看衣繡人蜀漢日高鳴鳳近夜臺雲黯咽
烏頻百年風木御長恨徒倚天涯涕淚新

贈諫垣馬公公故為吾洪令

鸞掖清華接建章　帝恩初拜瑣闈郎青蒲玉闕書
三上白日金門詔幾行寓直珮聲仙掌露回朝衣襲
御爐香漢家侍從多詞客載筆誰先賦栢梁

二

白雲巢集　卷之五　〇十一

循良山縣詠思偏名伯甘棠蔽芾年天上飛鳧雙舄
去日邊鳴鳳五雲懸文章伯仲匡時彥忠孝家門歷
世傳從此朝端無闕事　君王補袞借才賢

賀直指姚公雙雛之喜

皇州瑞色兩弧懸繡服金門侍從年千里龍誇驥骨
健九苞爭識鳳毛鮮續編漢史俱繩武啟餘常經並
象賢湯餅盛開烏署宴傾都車馬羨翩翩

二

熊羆卜夢事還真曉日臺烏送喜頻柱下初冠金獬
豸天邊雙抱石麒麟觧頰合浦珠交映摩頂藍田玉

並珍竇氏家聲荣五桂輸君連蔕兩枝新
贈諫垣張公時以稀章典試還
江國仙槎萬里迴禁城佳氣擁逢萊函書左掖承清
闈入較南州總攷才素練雙龍離楚獄黄金諸駿望
燕臺漢臣薦士隆恩禮喜見天顔一笑開
贈史金吾
中都白馬控雕鞍官重金吾擁道看侯骨天生麒驥
子　皇恩世有駿驍冠陰符夜帳燈花爛寶劍秋空
斗氣寒邊塞只今思武畧何妨年少議登壇
代贈張國醫
白雲巢集　卷之五　一〇十五
霜寒井橘幾經秋金匱青囊手自讐技出中年傾海
嶽名從上國動公侯種花春晚千人起避藥宵傳二
豎愁攷篋一經推必儁陰功繼世有箕裘
贈駕部張公
司馬分曹擅大名誰言國計困書生案頭三略陰符
秘匣裏雙龍斗氣横邊域幾年猶款塞海方今日正
譚兵須君帷幄参高晝不必終君浪請纓
贈稷山梁孝廉時謁選得邑令
白首金門幾上書十年待詔困公車專城符竹才初
試禁苑簪花志未紓潘令河陽栽賦日宓生單父挹

琴餘長安月朔飄仙舄會見雙鳧下紫虛
旅懷不寐
蕭寺昏鐘户半開深秋伏病客燕臺誰憐白髮雕蟲
技自媿黄金市駿材夜井漳荒蛩語切霜天月冷鴈
聲哀鳳城西下山連晉不放鄉關夢裡迴
過霍贈太守張公
冀方群牧入朝天太守山城卧治年報績中宸書再
上恤災西國詔初傳張公政就貽民樂漢主恩深借
寇賢丹禁不須承顧問循良第一賜金偏
病中偶作
白雲巢集　卷之五　一〇十六
貧無豊産賤無官歲歲牵縫病未安身事一編年五
衆家丁九口日三飡催人白髮臨頭登訓子青雲入
更難破悶酒觴消不得祗憑詩句遣愁寬
登玉虛觀
秋風吹上玉虛臺面面溪山霽色開石洞雲殘龍捲
去松壇露净鶴飛來香薰古鼎分青靄碑卧長廊翳
緑苔謾説尋真窮島嶼人間即此是蓬萊
贈王廣文擢尹武城
寒齋苜蓿一官清銅墨初分向武城莫擬牛刀無小
用知鳧舃有儒名掄才游也慚從政得士何人繼

歲明去矣千家絃誦裡風流應見治功成

寄家弟蔚州學諭

爲官不必薄寒氈絳帳譚經也自然但有文章師作
師莫愁烽火地臨邊關西夫子宗楊震海北諸生頌
鄭虔三載公車仍待詔何妨詞賦奏甘泉

中秋監司朱公置酒中夜宴以不得舍弟蔚州音耗有懷

秋晴憲府繡筵開涼露蕭蕭月滿臺天上明河橫一
帶斗間法象倚三台中宵兎魄懸金鏡近坐蟾光墮
玉杯坐裡西風懷轉切邊城千里鴈初來

贈敬軒李明府

銅符初綰下河陽竹馬翩翩滿路光家傍五雲高北
斗天懸列宿照西方青春露冕羊侯國白日鳴琴宓
子堂莫道君才非百里中朝侍從半循良

李明府初度

三十專城墨綬懸桑弧初度敞高筵擁門黃髮宣謹
日對案青山坐嘯年嘉政共期馴雉令美名爭識御
鳧仙賦成潘縣花長好何限莊椿歲八千

辛亥元日

千家爆竹曉鐘催高枕衡門向午開煖日漸舒風院
柳寒香不散雪庭梅白頭避客羞臨鏡藍尾呼兒遠
擧杯椒頌有文如可續肯教辛負好春來

李明府步禱得雨

齋心謁廟淚長揮茂宰祈年願不違薄暮遠山雲漠
漠凌晨平野雨霏霏村桃花吐紅逾膩隴麥苗抽綠
漸肥從此四郊寬露冕煖煙芳草雉初飛

夏旱

燒空片片火雲連五月郊居毒熱偏河朔一鐏堪避
暑桑林六禱未回天神蛟枯海鞭難起石燕薰風舞
不前藜子責妻携滿路周詩恐誦子遺篇

壽馬湖守劉公八袠

歸來五馬謝時榮身世三朝見太平渭水岸邊尋尚
父香山社裡識耆英紫巵浮白神猶王金鼎抵還丹骨
漸輕漫道蒲輪天上下緱巖鶴駕有逢迎

秋夜大雷雨曉起登城四望有作

雷車碾漢響闐闐馬上瓶翻漲百川曉起登城舒野
望忽看瀰漫沒平田南河官道洪頹堰西郭人家突
斷煙猶有東皐千萬畝枯苗不醒是豐年

壽陽曲梁明府

戊寅初辰敞繡筵天南瑞色照弧懸雉馴奚但民如

子烏鶯爭看今是仙昭代術良名獨擅漢京詞賦史
堪傳八千莫羨椿難老名伯甘棠不計年

贈部使者蘇公

天書捧出五雲鄉馬上看山入晉陽繡斧光搖汾水
月鉄冠寒帶薊門霜立朝忠耿推唐介攬轡澄清擬
范滂西國瘡痍堪涕淚應從封事達君王

寒食

野田高下逐流泉村落家家無禁煙晴日雉眠芳草
地煖風鶯語杏花天盡橋駿馬青絲勒歌院佳人綵
索懸獨抱松楸原上慟白頭灑淚自年年

題劉天台五山樓

嘯空雙鶴出林皐浩水群鷗泛雪濤荷沿花香含雨
潤松壇樹色接雲高齋心閉閣披黃卷醉與看山濡
綵毫此去天台應有路劉郎前度是仙曹

送李明府入計有引

朝制大計吏以開歲癸丑公家虞丘距京三百
里而近謀過里省覲壽其太夫人乃以今冬十
一月戒車鄉縉紳及儒生父老及宗室子四請
余言公德政不及殫述而道之才力殫矣念公
與余講世好契合情偏略其父母而君兄弟也
者迫于群請不得自為言先申其私乎哉昔韓
侯朝周詩人美之咏梁山無已則詩而已乎于
公行日始得七言近體五章效贈之

樽酒河橋促別筵清風滿道送朝天光搖佩紉星大
動寒戀征袍雪色偏橐裹蕭條書一卷車邊攀卧淚
雙懸　帝恩此去榮歸蚤不必甘棠作賦傳

二

百里專城汾水涯訟庭長日靜無譁官閒彭澤容眠
酒賦詠河陽好種花麥隴鳩鳴春萬畝桑村犬卧月
千家漫從群計推良牧青史風流未足誇

三

雙旌遙指海東瀛千里關河慰北征趨闕好陳匡世
策過鄉先慰倚門情未容喬舃飛凫去且奉潘輿引
鶴行家傍鳳城天尺五豈因留滯誤朝京

四

漢宮春色曉鐘催御道千官擁佩來端笏雲中佳氣
合垂衣天上笑顔開詞臣爭獻朝元頌計吏誰當製
錦才名對偏承恩語物賜金高宴栢梁臺

五

苑柳搖青陌草芳皇州三月促歸裝兩來亦縣雙凫

下北望彤雲玉鳳翱攬轡鶯花行路滿隨車霖雨入
山長候君簑笠漁江上佇馬翩翩列幾行

禊日郊遊

郭外探春春可憐追遊禊日曉晴天聽鶯倚席垂楊
下坐石流觴曲水邊風澗桃花紅墮雨芳林草色綠
浮煙合當續寫蘭亭記不讓山陰盛事傳

憫旱

赤日高天溽氣深憫時憂旱老農心東南雷電疑朝
雨西北雲霞散夕陰穴蟻爾挪偕下陣林鳩忽斷樹
頭音天黥誰借銀河水一滴人間萬戶金

故郡伯黃公起雲中守過汾送別

汾川父老擁壺漿夾岸陰陰名伯棠驛路單車隨鶴
往邊關五馬似龍驤白發秋淨峰烟色紫禁天開日
月光試檢漢家循吏傳功名誰比次公長

苦暑浮雨揪風民謠感而作此

載路懽聲萬口傳仁侯德政可回天炎雲九夏蒸如
火甘雨連宵潤若川青酉隴苗秋大有綠陰庭樹月
高懸空絃撫罷南薰調坐寫蘇公喜雨篇

壽李太孺人七袠 宰公母也

雲冠高髻鬢初華慈訓三遷擬孟家斷杼無文題錦
字封泥有詔炫金花蓬山仙路來青鳥瀛海宵遙照
紫霞膝下舞衫隨蝶遠應憐遊子在天涯

二

循良報最寵書優緣服春風過里遊仙馭依然飛舄
去慈顏聊展倚門愁花明亦縣肴如錦桃熟瑤池不
計秋天入東瀛三島接儘教十屋海添籌

壽劉天台六袠

黃綬辭官貧可憐卜居不用買山錢箕松挂月行樵
徑澗柳迴風泛釣舡丹洞新添春藥碓石林舊有種
芝田野夫亦抱煙霞癖文酒論交二十年

二

入臘初辰弧矢懸綸巾鶴氅氣如仙雪香梅苑朝題
句月靜沙門夜扣禪雛有鳳毛占世瑞書成鴻寶續
家傳曆周甲子尋常事不必繁華玳瑁筵

牡丹開風雨驟至

今年花發勝尋常輿懶高朋未舉觴自向封姨驕嫵
色誰知巫女妬新粧綠眠化蝶邀遊夢紅散愁蜂片
片香明歲東皇須愛護人間此是百花王

許驛丞膺獎

烏臺按部獎書通莫論官階卑與崇吏事壘繁心似

水僊標山立氣如虹鄉思烽火邊關外客况鶯花驛
路中爭道生兒駒汗血霜蹄千里馬群空

宏古韓丈判高唐三載有治聲當擢縣令西還

隆州衛幕行東至華陰而還年已六十矣二詩

壽之悲懽相慰情見乎詞

半刺功名志未酬西行慷慨問秦州探奇太華[illegible]
擧興倦山陰雪夜舟東事風塵雙鬢改年華甲子六
旬周歸來蘭社人無恙杖屨逍遥續舊遊

二

百花深處讀書堂桐竹陰陰護石牀溪水漁樽[illegible]席

月洞門茶竃鶴泉香六朝代有朱輪貴二世家傳墨
綬良繩武知君才不忝豈容白髮始為郎

東塢落成

曾棱別起小玄都將息衰年卧病夫竹塢茶香泉可
掬石田煙煖藥堪鋤僧陪月下琴三曲鳥語花邊酒
一壺鹿苑鶴莊今不見風光浪說輞川圖

壽左封君八袠

烏紗帽映髮如霜爭羨封君八袠強綸陛綸恩遭
聖主鯉庭経術得賢郎名從東海披仙籙詩借南山
献壽章一咏一觴君莫厭百年還醉六千場

秋日登城南閣野望

曉閣危欄倚斗台客雲深樹護城隈窓臨野色[illegible]
望河夾濤聲滚滚來病思暫憑詩句遣愁顔不傍酒
[illegible]開[illegible]上淋漓[illegible]

除夕

清宵一[illegible]擁[illegible]春風[illegible]
涼庭松辭臘雪餘寒[illegible]
屠蘇五十七年明日是衰頹羞向鏡中看

正月十六日雪霽高城南而還文[illegible]春日[illegible]一

律

畫樓十二曉天晴遊女登高踏雪行玉蝶滚消[illegible]翠
[illegible]瑤臺壓淨[illegible]羅輕雲中仙佩逡巡過[illegible]笑
[illegible]生不必芙蓉花作障也應強似錦官城

白雲巢集卷之六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七言律詩

鮮朶關廟 有引

神以漢前將軍歿諡壯繆侯歷宋元而王至今
上崇以
帝號神心不貳漢視昭烈故主也在天之靈執臣
禮自抑昭烈必鮮其侯符而衮冕之君臣兄弟
儼肩而稱至尊曰
明天子請于
上帝命之矣

武安遺廟遍遐方晋土英靈是故鄉一代追崇新衮
冕千秋仰止舊宮墻龍車雷雨條山曲虎衛風霜涑
水傍天上忠魂朝漢主也應笑解繆侯章

都門關廟

龍髯廟像鳳城傍　天寵丹書下建章此日追崇
關聖帝當年伯仲漢昭皇樽牢八極乾坤久竹帛千
秋日月光若使孫曹姦鬼在可容蒲伏惡登堂

雨霽同盧叅知 姚山人花下小集

池館新晴二月天一尊斜日集高賢肴花雨過清明
節占麥時逢大有年石鮮綠鋪芳徑裡海棠紅墮曲
欄前懷歸坐對江南客半醉傷春句可憐

伏病長夏宰公割愛見貽四鹿賦謝

一栩衡門卧病年賢侯割愛野人偏初疑紫纈田間
女轉識斑毛畫裡仙随鶴逈窺青玉案狎鷗争飲白
雲泉馴遊莫作琴堂夢豐草長林自在眠

病起東園小坐觀鹿

東床藥裹病初輕南畝介田蕪不耕坐石樽邀隣父
飲看雲杖引野人行林蟬嘒嘒傳秋令苑鹿呦呦適
道情謾說七機鷗共狎争如仙侶得長生

中秋邀晋州牧栢陽左郡丞光宇東林望月有
懷盧氏楊平津明府

佳節邀賓恣夜懽蔡煙閣上一憑欄銀河影落青醽
醁滄海波升白玉盤絃管風調松韻裊衣裳露染桂
香寒追陪二妙雲霄侶更向天南極目看

寄懷楊平津明府

招提別酒野花鮮屈指流光十六年漁父羊裘從結
侶故人鳧舃望為仙貴游天上青雲滿病卧山中白
髮偏縱是音書經歲斷相思千里夢長牽

二

漢家詞賦子雲豪四謁承明時未遭鑣里可能淹騄
足武城何用試牛刀東臨鐵嶺千峰雨筆瀉黃河萬
里濤茅峪仙人遺跡在尋眞曾否遇盧敖

李明府生孫

秋風槐鶻挂弧辰茂宰生孫客賀新已羨穴丹聯鸑
鷟更看庭玉抱麒麟剖家經史垂前代讞獄陰功啟
後人瀛海鄉關千里外好音應慰白頭親

二

掌上驪珠吐夜光堦前琪樹秀成行官從白縣稱仙
吏家本龍門近帝鄉下民户高車駟結鄰侯世美猷

書香即看密令循良語何限功名萬里長

園居漫興

草構巢成二十年庭梧窗窕稻蒼然圍欄又架藏書
閣透壁長流瀹茗泉坐竹鶴吟涼月下看花鶯語賤
風前興來一筆勾文債亦是人間快活仙

送姚山人南旋

才名姚合擅詞壇遊俠西汾興已闌客橐秋風孤劍
去離亭雨色一尊寒山行何地探金葯旅夢懷人倚
玉蘭翹首江天隨鴈度七千里外路漫漫姚玉蘭姚號

贈郡伯傅公

符竹專城槩尚玄驟驛五馬下汾川河山領郡唐風
古霖雨行春傳澤偏近郭甘棠千樹種平蕪秀麥兩
岐連巖耕穴隱多黃着好是充民擊壤年

郡伯傅公覲旋志喜

計吏黃金捧詔新萬山西下轉朱輪禁城煙月朝天
夢驛路鶯花到處春父老扶筇瞻露冕兒童騎竹拜
行塵肢肱故是河東郡漢主恩深借寇恂

家弟遷官雞澤令

傾耳泥金信是難除書西下報遷官即看赤縣桃花
色差勝青氈首蓿飡材是鳳雛終展驥地容雞澤暫

棲鸞雙鳧莫羨王喬舄衣鉢家傳有豸冠

挽楊封君

客死江湖淚幾行鳳毛膝下拂雲長十年瘞骨嵫山
岫千里歸魂澗水鄉白髮生前遲祿養紫泥身後拜
恩章新阡處士封高琢司馬題銘自洛陽

寄題孔廟上兗聖公

牢醴春秋饗素王儒林何地不宮墻千年絕筆詩書
在萬古斯文日月光曲阜開基周上國尼山啟聖兗
東方代封闕里多殊典子姓公侯歷世長

趙城李明府膺薦

旌賢慕府一函書戊宰風流氣益舒作賦好花明縣郭詢耕秀麦滿郊墟春霖澤布千家足河潤波浸九里餘自妵山城封壤接野人黃髮老樵漁

夏日韓宏右池亭宴集

楞函南熏羽扇輕郊亭小宴午天晴透窓竹色霏煙裊撲席荷香暑氣清樹底壹鶍黃鳥語溪邊杖鳥白鷗盟知君吏隱滄洲趣猶是當年五柳情

二

池藕畦蔬供客飡班荊掃石坐留權押人燕雀簾前下倒影樓臺鏡裡蟠爽席不知三伏熱花尊真遣百愁寬晚風波動游鱗出好倚垂楊把釣竿

三

風香十里藕花洲綠水盈盈抱郭流社裡酒人河朔盛畫中詩景輞川收芳堤柳色鳧鷗席夕日波光鸛雀樓夾岸榴裙嬌刺眼放歌只火採蓮舟

四

高林鵶集轉從容坐石敲詩思正濃野色漸看天漠漠池光想像月溶溶過橋未動嚴城鼓隔樹驚聞近寺鐘此會百年能有幾街衢無禁馬蹄東

壽監司王公

姑山汾水古堯都節鎮名高漢大夫西國風稜推伏鉞南天宿色映懸弧筵開法署閑陵祝陽至平川草木蘇五十金緋雙鬢黑緌巖鶴駕未堪呼

衰病

詞債牽纏日未窮衰顏憔悴病還攻往時入夏爲醇鴻今歲從春患耳聾何物金丹能却老幾人白髮許還童浮丘子晉千年在海上三山路未通

雲峰韓公以濟寧州丞謝政十年而新第成比隣先太傅忠定公故宅也百年喬木里社相輝詩賀之

美君閒舍有輝光太傅先朝澤未央同社衣冠初下榻故家簪笏舊連牀人如海鶴精神爽天與山翁歲月長却笑風塵無傲吏十年薄祿馬蹄忙

丁未之夏余與恭兒俱病寺居八閱月復痊距今丁巳十年矣山翁漸老脾肺之恙邪夢神㺸精氣銷爍復叩禪扉下榻爲舊僧萍散住持無㦯楚人精禪理能詩與余譚甚適所交遊四方名釋贈墨滿壁余曩所留題不可跡已是夕夢境稍安得一律紀之

卧病招提丁未年今年丁巳病猶前入門院主逢新

識掃壁山人失舊聯亭寐百邪吾老矣清凉一枕自
安然破除怪症無靈藥長傍支公借榻眠

贈明府孫公

手種潘花汾水東河陽詞賦雅能工訟庭白日晝簾
靜法案青天一鑑空萬畝犂扶春雨後千家絃頌月
明中桑田狎雉尋常有不必中牟説魯恭

誠恭見賈隣田

結茅十載小巢居種竹栽花二畝餘地僻故人來問
字門閑長者可容車登臺桂月盈罇酒卧閣蔾烟滿
架書久病老身惟一榻隣田何必廣吾廬

病懷謝客

門堦不問駟連車草滿苔深罷掃除晓雨一園花又
好春愁三月病何如耳聾惱客低聲話眼暗嗔兒細
字書黄耇百齡人幾見可能天假六旬餘

七言排律

繁峙道中望五臺山

西北名山拱帝京五峰突兀揷天青空中楼閣随高
下畫裡煙霞入渺冥滄海月升銀作鏡大行雪盡翠
為屏溪過駲虎林還静洞有蟠龍户不扃衣鉢十方
延衆衲旌幢百道引諸靈秋深雪覆巖頭掃夜半風
雷澗底聽化後青獅時現象悟來白馬舊駝經仙人
藥草經手秀天女空花帶雨零莫指三山窮浪跡不
須五嶽識真形靈蹤咫尺猶塵阻自笑迷途夢未醒

長春塢成

門巷溪縈静不波蕭然城市入煙蘿嵐光西接麥山
峋灘響東來澗水河小架數椽虛閣並旋栽千樹好
花多鈎窓夜見星河映杏苑春晴風日和緑軟雨絲
滋徑蘚紅香泉溜襍池荷驕秋叢菊金連塢欺臘庭
松雪滿柯酒熟朋交留問字歳穰官吏免催科生逢
巢父清平世居是堯夫安樂窩家鶴未嬌添口累野
禽不斷引雛過有時書懶琴消遣何必詩工句琢磨
龍卧好為梁甫咏鳳衰不作楚狂歌扶犂但保身無
恙覽鏡休嫌鬢已皤萬事浮生蕉鹿夢百年光景任
蹉跎

壽劉太夫人九袠

寶婺天東紫氣連高門設帨敞初筵九旬鶴髮神逾王三月鶯花春正妍羔鴈繽紛趋燕喜冠裳輝赫引蟬聯齊眉已自從夫貴九臘仍誇課子賢檀代崇名俱八座訓家懿範並三遷司空陟屺瞻雲切少宰還山愛日偏咢食甘分中禁美宮衣色奪海霞鮮書從鶴背來蓬島詔捧螭頭下木天王母样開桃似斗麻姑甑泛酒如泉膝前萊服金緋出花裡潘輿玉珮懸鸞舞光迴銀燭夜龍涎香裊寶爐煙華封不必詞人祝魯頌還歌壽母篇家傍九河瀛是海籌添十屋筭

堪傳可知仙籍飛瓊侶石室丹臺不記年

書楼誡子

平臺插棟起高楼楼上藏書户壁幽圯水一編無秘授荊山二酉有金收青藜卧閣慚劉向玉軸推牀富鄴侯詩自三唐探魏晋文從兩漢遡秦周五千柱下言長誦二十餘家史盡紬貯篋經年容蠹宿披窓靜夜見螢流茶經樂録資心賞畫譜棋評與目存少日十行神勃勃衰年三藏思悠悠手披細註花生眼影對塵螢雪滿頭丁度祖賢期後顯陶潜子衆隨前修為人不必通今古處世寧甘作馬牛學到忘言雖是妙碑成沒字亦堪嗤貧家未有千金產身技無如萬卷優老去巾箱緣未了生來天地志何求社陵失學從兒懶不信當年不桂愁

旱久得雨喜甚東就實

長夏桑林禱未休天瓢忽瀉絳河流可知甘澍三農足更喜炎蒸五月收萬畝蔬禾秋有望千家租賦歲無憂膏添原隰驅苗犢波湧陂塘狎白鷗浪說里貧多盜盜已聞野哭轉歌謳新晴好待汾川月共爾滄浪泛釣舟

壽馬湖守晋齋劉公八袠

雙目熒熒華髮偏逍遥八袠卧林泉舊依西郭開蘭社近買南山種豆田看竹每携鳩杖出採芝時挽鹿車旋澤隨五馬偏巴土夢卜飛熊兆渭川青白吏誇三仕後風流人擬六朝前江淹詞賦花生筆劉寵謳思蒲是鞭鴻寶枕中家訓祕虎符天上世恩延美名月旦賢誰並晚景桑榆福自駢孫矢未明逢令節蕭鐘錦里慶初筵芰荷裁服人長好粟帛頒書　帝欲先照座丹榴晴色麗盈階青桂秀枝連歸來彭澤仍耽酒醉裡香山亦悟禪鶴若精神思跨海鴻宜羽翰欲摩天滄桑從爾經三變椿樹饒他歷八千莫向緱

巖尋子晋可知塵世泝壺餞桃花流水天台路飯能
胡麻是列仙

宏古丈西郭別墅蓮塘魚沼孤亭枕之郊遊一
奇觀也構自先公公加葺飭廓而大焉贈以長

律

賦歸三徑未全荒西郭山青舊草堂接畛桑麻田百
畝夾堤楊柳樹千章鸛呼城堞烟棲迥鳧下雲汀野
岸長萍渚浪花魚出鏡水亭風絮燕巢梁竹疑窓翠
娟娟靜荷放池紅冉冉香歌枕上皇消白日濯纓孺
子咏滄浪空天月送氷壺色大壑濤生綺席凉覺攪

餘杭湖景好只宜河朔酒人狂温公故舊耆開社王
續風流醉是鄉贏得閒身逃世網任從衰鬢秤年光
一區靈勝娛君老何必蓬洲路渺茫

五言絶句

岳陽道中野宿

十里河邊路三家樹裡村僕夫前問宿下馬日黃昏

二

椒葉無茶味藜羹供晩飡空山孤枕夜風雨打窓寒

過尭民擊壤處

家家村釀熟道醉野人多只説豊年好不聞擊壤歌

口占謝菊

紫白間紅黃君家四種菊移之小齋中卧病堪娛目

雪夜

煮藥爐烟斷擁衾架燭殘漏長不成寐夜雪撲窓寒

邢道人問病

高樹晴雲落虛窓白日斜晩飡忘羽客掃雪為烹茶

五犬

萬編塵滿架五口守柴門豈有詩書盜家豚子兒孫

春雪

晩春猶見雪策杖出柴扉只擬梨花落隨風滿院飛

二

海棠初破萼凍雪壓春枝日出紅如濯開簾色更奇

三

盆種海榴樹枝枝盡吐芽如何春後凍不耐紫荊花

四

東郊桃爛熳雪淨路無塵綠衣騎白馬應是少年人

對鴿

群鴿巢簷下雛毛長漸完却思人六十老見一孫難

病懷

園花猶凍色節候逼清明十日高齋卧春陰不放晴

二

夾服臨三月日和風力柔老身寒不耐猶着木綿裘

三

兩飯三擂粥從晨坐日昏下階筋力懶客訪莫開門

四

神鬼敬而遠春來錢紙多翻疑孤枕上夜夜壓身魔

五

箴笥連篇牘披翻落日愁痴兒終不解身後有千秋

六

身弱多妖夢神昏為苦思如何燈下筆又作病懷詩

七言絶句

懷李本寧先生

邊門一別幾經秋書寄湘江過鴈愁千里偶傳南國信天風騎鶴下揚州

二

廣陵秋色起揮毫詞客江東總俊髦坐裡琴聲多入散爭如白雪郢人高

三

鳳凰臺上幾攀躋句就三山落日低忽有鄉心來萬里白雲黃鶴楚天西

四

畏路驅車三十年紫衣曾侍玉皇前江湖不必鵷鸞子淪落人間識謫仙

五

惠文冠挂出井門到處青山是主恩不作湘潭憔悴色何煩詞客賦招魂

六

犀文鶴繡映袍新揮手辭官不入秦却憶五千言著後關門紫氣望真人

七

峩眉雪色海波瀾歷下弇州巷裡看此日中原諸子
盡爭知牛耳長騷壇

八

玄晏篇成筆有神褒華字字篋中珍不知附驥千秋
末亦是龍門御李人

夜抵平刑關

猶龍紫氣自西來入夜開門帶月開俗吏只今非尹
喜青牛亦識是仙才

憶菊并有引

草構成遍索名卉雲石王孫貽菊百本兩年花盛
開朋簪酒榼輒聚而觀焉將復分移灌溉作苦厭
而去之入秋比鄰鼓賞東籬黯然七色感懷成四
絶

誅茅三徑傍城斜淺白深紅萬樹花一自窮懷抛菊
後更無秋色似陶家

二

賞心三月海棠看十日東風醉牡丹過眼春華蠶易
盡爭如晩節傲霜寒

三

過鴈西風百尺樓去年今日客追遊樽前把琵奈如

玉揉揉金花插滿頭

四

霜淨高林木葉飛黃金籬落滿蓬蒿愁來宋玉傷秋
賦不及淵明詠與豪

答客

副雷渠南十畝田犁鋤生計自年年貧家八口饒饘
粥不藉人間賣賦錢

寒食

陌上飛沙馬上塵今年寒食倍愁人野行十里無青
草蒼綠桃花御白春

厨丁喂犬

東廚齋罷有羹湯且喫饑人莫犬嚐麦死草枯天不
雨幾家妻子厭糟糠

寄懷劉復齋先生

家園春色萬花開花裡潘輿引鶴迴回首薊門天尺
五蒲輪只恐日邊來

二

濡水灘頭把釣綸白雲長映紫綸巾十年不作甘泉
賦漢主寧無憶老臣

漫興

環門綠水屋三椽對客青山書一編插竹栽花無限
好宜憑光景送殘年

雨後蔡炯閣小飲

照書藜火夜長青對酒今呼喜雨亭容出術數無衡
事床頭撫出太玄經

壽以宰劉復齋先生七袠

青卿文采冠朝班一出冥鴻不可攀十載漢宮思羽
翼豈容黃綺老商山

二

太乙藜光燭上台校書天祿夜長閑漢家仙吏如雲

集只憶風流子政才

三

學士文章海內傳十年供奉玉皇前上林詞藻多如
許不博潘輿賦一篇

四

銀艾金緋葉葉長三朝通籍漢明光瀛州冠蓋今堪
數八座聯翩是鴈行

五

東方曼倩自風流手摘蟠桃幾度秋青鳥金莖得宴
日曾窺阿母漢宮遊

六

七袠精神海鶴強晨昏民瘼問高堂但知疏水承顏
喜不記金莖沆瀣漿

七

叔誕秋逢生甫辰高門弧矢彩逌新稱觴不必三千
客共祝天年比大椿

八

負郭逍遙三徑偏年年樽酒菊花天乞歸不是陶元
亮要看東山望久懸

九

滄江白水倚漁磯唱到人生七十稀却憶去思今子
孝至今無恙老萊衣

十

麗眉豐頰髮還鬢鶴繡犀圍穩稱身倘有金甌占姓
字好從黃閣畫麒麟

十一

白下文昌盡省居山公啟事有新除板輿不必家園
樂風物江南是帝居

十二

廿八年前已夢松墨書今旦可從容爭傳洛下徵司

馬佇看隆中起卧龍

過梁馬河

青帘高挂柳河濱野杏山桃刺眼新下馬酒香消不
得負他花底一壺春

東歸下馬口占

牡丹開罷馬蹄東夢憶翻增芍藥叢春去人歸花未
盡入門猶見兩枝紅

暑中客過立譚困甚覓一瓜弗得斟泉酌之

東陵不作種瓜人炎暑勞君訪隱淪松下流泉堪供
客一瓢顏巷未全貧

讀酷吏傳有感

漢殿攖鱗頻犯主邉門卧虎氣吞胡至今立里無香
火御恨千年是郅都

謝客

紫門問字酒杯頻白首無奇可應人争似掩關長謝
客不生煩惱不生嗔

輓王火溪先生

一

藝苑鴻名三十年董生經術下帷專白頭不遂風雲
志萬里騎鯨遽上天

壠上松楸次第栽烏啼落日不勝哀空山寒氣蕪天
澇酧酒何因到夜臺

三

畨老文章苦自攻百年世事轉頭空試看埋玉龍山
下化作愁煙幾萬重

四月初四夜

文債牽人日未休鐘聲入夜彩毫波登樓又起献詩
興溪水垂楊月一釣

壽晉栢陽

銅符百里帝城傍宓子琴聲不下堂經術雅能工吏

事家傳三世漢循良

二

褒書屢奏未央宮妙手争誇製錦工攝縣豈淹千里
驥入朝應有五花驄

上塚

北忙高塚草芊芊過客銷魂倍黯然葉縣王棺何處
覓人間浪說有神仙

花下盧仝知姚山人晚集歌兒玉蘭寵于山人
不及把杯山人鞅鞅別去詰旦貽之二絶依韻

李爾有答

楚腰何處呪筵陪坐客相思斷酒盃去矣東山孤妓夜可能無夢到陽臺

二

向夕霏譚諸姊留小盃徐破惜花愁百年天地逢知己燒燭虗堂夜未休

輓韓太人

八旬能過九旬強百歲人間夢一場去去夜臺逢德耀有兒湖海是名商

二

金丹煉後骨毛輕鶴馭翩翩上太清想是仙曹從帝謫赤松天路有逢迎

三

漢宮徽號下恩綸褒海高年賜帛新耆德如君堪應詔青山白髮扶藜人

四

引紼東門客淚懸一坏三尺起新阡明年寒食逢今日楊柳輕風雜紙錢

夜讀

七歲披書書味長六旬殘帙滿堆牀眼昏不辨蝇頭字尚對青藜夜夜光

代輓延津李生 太宰劉泉公子

詞采風流經術專帝京當日大名傳顏公三十無長業地下修文願執鞭

二

羈宦天涯一老身思君獨夜轉傷神太行南下無千里夢入鄉關灑淚頻

三

北鴈南鴻尺素裁手書方接訃音來青春未了人間事賚恨千秋入夜臺

四

白雲集 卷之六 〇廿一

故家文獻讓中州插架牙籤富鄴侯天意豈應忘報尚書無後繼弓裘

五

表墓君恩百代光高原祠宇樹蒼蒼百年伏臘精靈在祇有村翁一瓣香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序

鄧州志序代

鄧距汴京八百餘里自夏仲康建封代以國著秦分置天下改穰縣隸南陽郡隋唐為州　國朝因之內鄉新野淅川三縣屬焉萬曆已酉不佞承乏守據符入境徘徊四顧平原膴膴雲樹鬱葱碧水清流環折郛郭之外遠則諸山蟠矗紫翠相射相其地形背負嵩少腋陝跨襄屹然河之南一鉅郡也郡事見于詩

書周禮春秋歷代史徵有可考明興英皇帝命儒臣纂一統志中州支屬鄧所弗遺亦紀其大者而已嘉靖甲寅守張君僊始修鄧志十卷羅括郡事稍備實錄而于屬邑猶缺焉壬戌潘君庭楠蒞是邦採摭三縣志增修之為十六卷卷之目為圖一為紀二為表四為志七為傳二大書分註各有論敘而篇末讚系之居然尼經班史例也一方之文獻爾大備已二君子用心勤矣哉夫以潘距張僅八越祀也者歲序人事錯更無幾而不佞距潘閱歷兩朝彈指五十年所矣若星野若山川若疆域若土田物產無改于舊今之鄧猶昔之鄧也而生齒日繁矣事緣日變矣戶口有增置人才有選舉秋官有推遷政教有得失風俗有移易災祥有變異闕焉弗錄鏡考在前而失之自我無以鑒往而昭來勸戒之義謂何不佞每念及此束縛吏案舊殖荒落即欲紹武前休修明二君子之業未之敢任也已謀于新野馬太史及鄉達諸孝廉延博士王君華為局總其事閒文學之秀拔者若干人綜攬蒐漁考核銓次各效所能而不佞于簿書暇稍稍折衷之始事壬子春正月越秋七月書成為目因潘之舊為卷二十諸博士文

學又謂潘書有自序以例援請不佞復之曰夫志古史之遺也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長蘇老泉謂唐三百年有文章無史才以知藻繪之業史為難矣而補史為尤難譬有美錦操刀而割以為童身之具燁然華也其初製之無費手或有補綴必色顯文理不錯襍而後成衣耳假令飭紫以青狐裘而羔袖針綫雖工奚稱服之完美哉夫修文亦猶是已昔太史公歿褚先生補龜策日者傳則謂言詞鄙陋非遷本意劉昭補漢書則謂採其所損以補註言皆無要事盡不急裴松之補三國志則謂前後註釋皆壽書餘瀋夫

三子良史之亞匹也摹擬近似體裁弗倫寸長尺短弗免于口今之時乘紛紛矣去古愈遠開先更始浮靡一轍安得附于作者然則恭合前人之見拾遺補缺欲超乘而上之可易言乎哉是編出擴摭五十年之事蹟據證前帙不濫不蕪不俚不澁勒成一家之言可以傳矣諸博士文學賁翊余有助于二君子補袞之功庶幾矣後五十年而有志余之志者恕其不敏增其所未備知我罪我奚辭焉

泰宇先生詩集序

明制宗室子命名列爵給祿代耕不獲施于有位以

弘表豎以故懷瑜握瑾之士多游心藝苑切劘為文章嘉隆萬曆以來稱作者梁有灌甫楚有用晦有宗良鴻翰駿章籍甚公侯縉紳問不可謂非大雅矣吾晉則泰宇其人乎公諱知鰲別號泰宇陽曲榮靖王之裔

高皇帝七葉孫也自束髮習聲律三十而成詩五十而名益著而不佞稍從後起辱知于公稱社友然公嘗壯走燕趙南抵徐揚所過名山大川濡毫揮灑往往歷其境之騷人墨客而不佞以病株守蓬蒿中巴音下里自顧亡所當公迺公雅好不佞贏馬蒼頭數枉過訪解襟而坐各徵其詩數篇相與謳吟竟日于于然得也今年秋公盡出其詩若干卷手付不佞屬為之序曰庶幾籍子以有聞乎不佞竊觀公詩雄于才老于骨不雕鏤而工不藻繪而潤古體之莊以則也五言律之婉以儁也七言律之宏以密也覽之燁然蒸雲霞而誦之玲然中金石借使灌甫輩與之並建旗鼓公必驅上駟以鞭弭中原而二三君子或懼然而避易也夫於乎茲公所以詩鳴世也而有不盡于詩者公貌頎而揚白晳修髯飲酒立傾數斗酣半譚及當世事慷慨髮上指冠斯不豁落偉丈夫哉假令

一旦出而為公卿預議細旃之上豈無嘉謨奇猷以宣勞社稷造福生靈者乎惜束于宗法不得緣一職以自効而不平之聲盡洩而為詩即海內知公者僅目公為詩人公能茸之哉雖然屈氏之有騷也中壘之有九嘆也曹陳王之有白馬諸篇也彼其時或遇或不遇要之才無因以自見皆斂而託之乎空言即令萬世而下誦其詞願親炙其人求為之執鞭不可得也與功業孰多茲集行公可以不媿古人矣

孫子十三篇序

自軒皇涿鹿之戰始有兵法周之興也尚父起渭濱

而六韜作焉列國爭修武則有孫武子所著十三篇吳王闔閭說之拜為將與伍胥併力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名聞諸侯孫子之謀居多孫子功而其書盛行于世歷代儒碩武彥注釋凡十餘家魏武杜牧其尤者習其言用之以克敵制勝立功當世成上將之名漢馮異而後不易指數也不佞少孱弱弄文墨既登仕經二十年拮据簿書不嫺于武事茲者承乏關南川陝之交監兵重寄思所以整飭戎政內禦外防則間取孫子言讀之其機深而玄其義奧而不易識諸家注釋亦不槩見久而服膺少有得焉猶以管

窺天者耳詰之諸將佐人人未之解也因購善本授梓布之以廣其傳或有難余曰儒臣知兵子其庶幾矣奚獨取于孫子孫子謂兵以詐立以利動尚詭譎而背仁義霸者之兵也吳用之能破楚而不免詘于秦救能威齊晉而不免挫于越檇李之役喪其主于敵人不再世而國亡可恨已尚父之言曰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斯以仁義為節制應天順人王者之師也武王用之陳兵牧野刃不血衂而克商萬世而下嚋有邅其武者子獨取于十三篇不右袒呂氏而

敵帚六韜乎不佞進而語之曰否否六韜尚矣而世所習論則曰孫吳唐太宗曰朕觀諸兵書亡出孫武宋王安石曰古論兵亡若孫武者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能見道故其言及此不佞則謂周公大聖人也制禮作樂郁郁乎其文矣至孔氏刪述而其道愈明後世經生學士誦其書孝經論語在所急而周禮綏已不佞不敏匪敢右袒呂氏亦非敢埒孫子于宣聖而其書則武學所急證之文學亦猶洙泗家言孝經論語宜家諭而户訓之耳或又曰子

房得圯上一編即六韜之遺指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卒佐沛公誅秦滅項而有天下亦王者之師耳若之武經黃名三畧不可為訓乎哉漢中天險之邦子之按部則諸葛武侯屯兵地也武侯八陣圖木牛流馬不襲武于孫子十三篇所未有也南征七擒北伐六出往往與強寇角而距其上亦王者之師耳今遺書未亡指畫具在不可為訓乎哉不佞不復應既而笑曰知我者春秋乎罪我者春秋乎余聽之而已

明府周先生墨卷序

此明府周先生先資言也先生以是帙幸外舉于鄉

辛丑成進士釋褐吾洪令廣文劉君葦索而讀之異焉付諸剞劂氏曰吾以為諸生範也而非私也梓成投帙某子屬一言弁諸首某子曰文固難言哉我國家開科為三試制而各以其日標題而命之劉邵所謂一論道德一論法制一論策術是已成弘正嘉之際王唐諸君子精其藝能無試而無愧之柢于今標幟藝苑稱名家矣晚近以來淑氣漸漓士習漸淪以下工其一者束縛遺筌糟粕腐語趨乘而上既以為難而緩其二者弁髦之土苴之以為無當于用間或剽餘似以掩寡陋而語窮氣索抑何卑卑不成章也

若周先生所譔著殆異是乎其明經闡旨剔濯滓垢發抒性靈華不至穠樸不近俚玄不入晦奇不傷詭斐然成一家言矣及評古今譚治理決利害則提衡衆氏鼓吹百子其包蓄以弘其綜擷以周其宣鬯以切纚纚乎娓娓乎耳之金石泝徽目之星霞燦乎斯用其一兼工其二者也借使王唐輩生同其時纖離騄駬並騁康莊之途當化足而爭馳矣不佞為王復是帙而識先生之邃于文也然有不足盡先生者先生蓋人近聖人之居而佩法孔氏者也孔氏之徒通六藝者七十子文學彬彬矣施于政不有片言折獄三善治蒲者乎不有鳴琴不下堂而治單父者乎以先生之才視二子不佞固未知其孰賢即今治吾洪爽愷通明燭之立洞剖之立決不令而風馳不言而化諭也庶幾佩法孔氏之門而文章政事一以貫之已猶未也先生業治書以術術顯益髫而習之矣唐虞之際上下交儆至垂為謨訓汪洋渾灝莫窺其與斯不謂文乎卒之五臣職修而覈政禮樂秩如也為萬世開太平者何物與今

天子握乾符秉聰聖思得名世之賢以弼成化理而先生所纚纚娓娓者固以献之廷而嘉納之矣繇百

社之邑躐級而上安知非九列地乎展釆宣猷藻潤斧扆依堯舜之光而與皋夔稷契後先爭烈是帙也庶幾謨訓之篇矣

兩牧誦議序代

張君初為芮城令三載報最當遷矣會霍郡缺守強宗黠黎詬訟蜂起至格鬬不可禁當路者憂之曰艱哉霍彔卯之邦也地屬衝津人狃夙頑而時丁新亂非才練有幹局孰與鎮静其俗而弭其変則芮令張其人乎踴闓

天子詔下擢公守視霍事已下車延二三朱邸及

衆父老于庭諄諄誡諭之曰同吏庶姓恣橫弗軌于
度申之以法有
祖制在非下吏所敢專也于是宗黨爭謝過引避里閭
鷙悍釋刀劍而買牛犢湟池之患不作已公乃大布
章程條時政有便于民者次第舉行上之府若監司
若臺察先後報可下之布諸其鄉百姓宜之而樂守
之挈綱提領分條析目大縣司牧之良規也州倅楊
君彙而錄焉為六卷而以芮政附之曰兩牧條議梓
成廣其傳徵序于某子某子曰余革之鄙人也辱公
交遊公敏才卓識習于當世之務自家食時業已避

席下之矣毋論余不文即文而何所加于公無已有
牧之說進乎今天下司土長民之官皆稱曰牧蓋謂
民猶牛羊而吏為之牧者也牧夫美水草時其調息
故茁壯而蕃不則養失所齊而損也且斃矣牧民者亦
猶是吏政平得其養民生日以蕃牧之良者也吏政
苛失其養民生日以蹙牧之不良者也竊觀公所規
畫智于物通事以序植而力與心周總之興利除患
愛養元元貽之以安耳芮之民真乎安若堵乎去而
有遺思乎霍之民澤乎頑乎懦而矜乎叔度其來暮
乎公牧政觀風使者五上之　朝行表于初服而譽

引於後塗
天子且稔知其良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雖以
之敎天下可矣

兩牧條議後序

已酉春余以纂修應徵北上道經霍郡大夫張公顧
余邸中修東道之禮著坐少頃語和而貌莊德意烝
烝厚也私竊感慕之已抵省四閱月郡倅楊君使使
以帛書來請曰向子有西於大夫而去大夫讀子之
文三嘆嘉賞焉不謂千載一知已乎大夫治芮治霍
稱循吏所著兩牧條議纍〻中窽愚華謀壽諸梓以

惠某先生曾序之矣願子一言跋其後嗟夫余不佞
野人耳即有言識〻者也何足為大夫重大夫所經
畫厚農薄賦恤災抹患雜風振俗皆牧政之大綱其
細若拇生有方圄不附而傳為思深哉軫念元元至
勤懇矣　國家勸課農桑有　詔陰陽鹽有訓科率
為民故而有司視為故事漫焉不加之意也大夫固
仁人之心哉以是受知當路中丞御史及御史交列
薦書曰庭無伏鼠野有歸鴻曰召常去思范袴來暮
曰一　天聲謝而地福星其治効大縣可覩已季葉之
代畫人以格士不登甲第無以貫顯位取世資大夫

乙科授牒且伉直亡所要于上卒得受知大行其志
何炳炳烈烈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大夫非已
成者乎是帙行列屬有程式施及于民覃恩宣慈獲
露無極則大夫之遺哉採風者上之〻
天子當有不次及大夫廣廈細旃之上紆謨贊畫備
籌前箸壽大夫固饒爲之矣

唱喁草序

東海梁公舉丁未進士試爲晉陽令有詩名余家洪
洞以病廢伏跡巖谷未及識荆爲根會臬司京山李
先生篡晉志移牒縣大夫索余而梁公亦走使五百

里外物色之擔簦而來甫執館梁公儼然夜顧余茗
譚乎燭經笥學府立見之齒吻間翩翩大儒也已讀
其詩醇而腴峻而閎婉而有致長歌短咏不假斧削
周不音中而節合毋云建安開元三百篇之遺響庶
幾後振乎集曰唱喁風人之義京山先生論之詳矣
余不佞曷敢織言以玷珠璧竊謂自古詞人爽曠之
度高視邈騁盪然物表多不媚于世務其法家吏刻
意刑名束縛簿案逡巡守繩墨所稱楼藻標芬而豎
藝林一幟抑何不易遘也晉陽巖邑附省會臺憲簪
臬大夫郡太守督臨之移牘蝟稠按期責効于我令
即戴星衡石未免叢脞之虞迺梁公能剸而治焉猶
賈其餘力爲詩手抹尸盤時所不廢事以游刃而交
詞以探囊梁公其神君乎楊人金吾顧子京山先生
詩交也一入晉嘆羨不置口曰是夫公輔之器竟其
志顯于功名有三不朽垂休國家詎沾沾精儒墨以
詩聞已哉昔晉張華著鷦鷯賦阮嗣宗目而奇之曰
王佐才也世謂知言顧子鏤弁之豪者耳其見豈有
當于古人梁公蒞政未三年中丞直指使競表卓異
而聞于朝 國有良吏修彤管之業文苑循吏推爲
昭代第一盖繇晉陽始哉顧子言爲左劵已

槐溪王先生文集序代

此故少叅河東槐溪王君所著也王君歿三十餘年
而其孫學曾仕爲襄強丞裒其遺文若干卷授之辨
使使賫帛書千里外屬不佞一言弁之不佞自挍簪
來漁于東海之濱稱百歲人矣顛石之役久非所任
迺讀王君集則潸然傷之焉昔者魏文之于陳徐應
劉友也曰手其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
念昔遊猶在心目而隕弟洸瀾不能自已也盖有感
于友道之重云王君余故不也嘉靖丁未同策于廷
成進士王君神骨而氣雄鶱翔鶱視有千仞覽輝之

望不佞私心下之及與論文揚扢往哲評次近代得
王君一言不啻以石投水飲醇自醉也王君文法西
京書法魏晋詩非貞觀大暦之語不出口吻今覩所
作種種諷詠紀述悉發自天倪以暢其性靈不藻繪
而華不劌淬而潤不雕縷而工燁然者爓吾目而泠
然者聳吾耳殆藝圃之夜光而清廟琅璈之音也王
君其是足不朽矣而重王君者獨以其文已哉太上
有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世有硜硜之夫當官廉
慎於鄉稱善士不能操五十管習丹鉛之業其藝次
家遷其才凌駕千古淵畧世務于吏事或寥寥攜細

白雲巢集　卷之七　○十三

行亦多不檢此尺短寸長余未見三者之能兼也王
君初令博興再巡宛郡能注膏澤覃惠元元而兼藉
之已擢臬僉分鎮西寧効忠畢智内籌外攘慨然以
韓范自許已又擢山東叅議飭兵遼左會分宜柄
國濊東邊吏王君意有所不可遂引疾歸自王君歸
杜門屏跡坐卧萬卷爲古文辭益奇歲時伏臘偕鄉
長老五六人山巔水涯佛樓仙閣興到輒往往輒有
欸記不佞時撫循西土採風賢士大夫且以故人之
誼得起居王君如此隆慶丁卯虜犯石州距河東不
五百里而近王君彰桑土之慮合諸長老倡義甃邑
城爲千百世計事竣不佞得請于
上賜黄金文綺王君爲首功至其砥礪名節恬澹寡
營敦親睦族恤孤字窘縣有司造請一切謝絶是又
月旦有評未可殫指而數也王君篤行誼乎左氏
所稱三不朽庶幾矣重王君者獨以其文已哉

故邏鎮修橋募緣序

距吾邑四十里而東曰故邏鎮平水達上黨所由道
也鎮居高坂東西往來路中斷而溝深石梁跨之以
通車騎歲久雨潦所衝土崩石欹橋頹而圮矣傍僅
尺許不容軌行者惴惴焉臨淵履冰是懼越僧海重

白雲巢集　卷之七　○十四

朝五臺還過此發愿重修感于　武安王之靈
天子新崇以
帝號謀建一祠鎮之以奉香火父老李邦政草計工
浩大慮其里貧皆下户巖棲穴處不滿二百家錢糈
之費巨所給紬商潞郡金守貴義人也身肩其事飾
募緣簿引海重耒合掌稽首乞言于余曰籍重先生
之筆以聞于十方併力成之余惟布施六度之一而
萬行之首稱也王侯貴人宰官居士以及一匹之夫
隨心而捐百金萬鎰施也斗粟尺縷亦施也不則捌
一土運一石不愛其力亦施也釋家所論謂施必有

報培善根種福田應在來生今之富貴利達榮祿膺祉皆作自前劫其然乎昔人編竹為梁渡群蟻而生之有胡僧相其貌曰君手神頓異當活數萬命者迹掇巍科名冠天下斯又見在之福不必證之身後矣諸信義君于大悟因果除慳破悋發一慈悲實上可以成山消滴可以通海橋之功何難焉雖然亦視海道何如耳從寓太原七[illegible]福登修西河橋檀施雲集其徒緇流神樓佛刹之[illegible]何者非善緣白屋朱門乞走竟日而不得一錢何也海重自錢塘渡江走四千里朝山而西入吾晉余驟接其人與之語頗聰明曉暢禪理亦法門之秀出者普化十方開衆生之迷途而登之覺岸其功德可必也有佛力撐佛從余以福登目之矣

白雲巢集卷之八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序

司理張先生考績序

先生今歲滿考上績銓部益司理吾平陽三年矣初先生擧甲辰進士得除命即躍然喜曰河東千里隸晉士一大郡乎質諸古唐虞夏故都而詩書禮讓之鄉也其君子循理其小人力業而寡爭鬬先王之遺風在焉今之民詐而嚚訟豈非以上失其道哉吾知所為理矣已下車令不煩政不苛于胥隸用嚴而于赤子寬以剛法不純任三尺溼束之訟牘盈庭梏拲載道纍纍然待理于我不敢以易心聎獄也曰其亡知寘行而陷阱是觸乎曰其涉于疑有司深文罔緣跡而入之乎曰其不辜氏葛牽致株連而蔓生乎得其情毋論闢釋流恩即麗于罪法所不貸憯然而閔悲也誠精所感桀者孚心而徒黠者非革面矣脫者懽呼而縲絏者亡寃聲矣聞諸撫察監司靡不嗟異之曰司理才嫺于吏者也而先生更不為吏困時賈其餘對案操觚既退而左圖右史佔哔弗止也行部州邑或境以外輶車所至名山僻壤古聖哲遺蹤徃

蜀每諦詢而登眺焉興至慷慨長歌出騷入雅翩翩
乎作者之林已聞諸撫察縣司廖不差異之曰司理
才不獨嫻于吏也嫻于文薦剡旌書上下不脛而走
縣初政以及三年如一日也先生所為理乎夫仲尼
之徒七十子及門疇非卓犖負才者哉政事文學列
為二科豈其理非一貫岐而判之與止以四子擯何
董董也近世詞人智周萬彙玄譚孤嘯白眼睨俗授
之以政或泥而弗達其法家吏歷精簿書操切辦具
視鉛槧為敝帚又詆訾文士曰摛藻如春華何益于
殿最乎此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古今天下雖患才難

而患兼才之難也先生法官嫻于吏不為吏俗所柒
嫻于文不可以文士目之使在孔門與七十子比肩
而遊厥幾一以貫道者矣不謂兼才乎哉往先生過
吾洪洪之東三十里距霍而近蒼崖秀柏泉石之勝
先生耽奇再越宿索壁間詩鮮所許可而僅頷及不
佞道曰大雅之音振自褐衣耳余聞而赧然媿也已
入郡先生為治具延余署中促席而譚權甚理官清
要臺察耳目不易于下士先生非長者乎三年上績
文術飾吏治海內良理第一
天子褒恩有常典矣太宰核賢為　國家當言路司
風紀河東其先乎或曰子之言似也毋亦有遺說焉
先生尊公高射甲科官參知有聲于秦文術吏事家
之衣鉢也君子論人當原其世將諸仲尼之徒遠乎
哉曰固也有之張氏之先以吏事顯有釋之持法平
稱長者以文術顯有平子兩京諸賦披牒而讀之詞
采爛如也先生所從來遠矣

又代

五原張公戊申夏報功吏部河東百姓咸謂使君秩
滿有殊績足不久當遷安能效河內借寇例乎客聞
之質于恭子曰司理賢乎哉寇君之于河內守也守

親民其治主恩恩則民愛之公法官理刑之任代直
指使激揚者耳其治主威威則民畏之何所得此情
人人哉恭子曰噫聞之刑天道也至若奉天恤民訓
其不用命者而已虞廷舉皋繇為士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漢初約法三章何其寬也張湯趙禹條定律
令去鄭侯之意遠矣禁網益密而下益輕犯罘百姓
何明興成弘間當淳龐之際吏治蒸蒸多仁人長者
近時民偽日滋有司用術輔其資以嚴峻起聲察見
淵魚深其羅織之文務為名高也者黔首怔忪靡所
措手足而國家之元氣索然耗已此虎冠而狼牧在

親民之吏所不免刑司理專主三尺者哉當公之始
入河東也曰吾以經生釋褐為法官鞫一郡獄豈不
桀倨頑理之職徒持法為威重乎抑恐法之失中而
為民平之也獄有疑二千石所不決移之我大中丞
按部御史所不決移之我而一郡之㨿拳而縲絏者
皆寄命于我藉令造對按簿取法一切受成曰吾聽
訟猶人也或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不已愈于曲附
周內若乎此刀椎之末吏得矣惡在其脫滯宣幽洗
寃昭枉以亡負為理而仰體
聖天子之德意哉吾為是惴恐有曠官之慮焉自公

為斯言見之訊鞫寧寬毋急寧平毋苛寧失不經毋
及不辜兩造盈庭析自片語之下得其情泫然而悲
也民何敢以不肖之心應之蓋公着智判疑而無所
炫明刃捷剸棼而無所賈銳三年典刑一摠郡事視
百姓若赤子忘乎為理也百姓亦視之若父母忘乎
公之為理也是所稱仁人長者爾可不謂賢乎哉先
是大中丞按部御史交牘表公卓異聞于上令滿考
太宰以最請
天子召公旦夕矣河東人願公有是乎愛而祝公恨
不躐級而陟三公不忍于去公即欲借公一日胡可

得也惓惓焉無可為寇君計耳斯百姓之情乎詩曰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公之謂訓四方者也詎一郡
得私乎哉客聞余言是之請書會宗侯茶貽余書曰
司理奏最某辱與交申之以詞敢藉重于大夫之筆
嗚呼余所論列獨法理事何足為公重公魏人起甲
辰進士其先媺知名邊陲循吏也公家學淵源不獨
吏事其詩文卓逸冠天下河東士大夫家範而户習
之矣

送謝鄭宰擢臨縣令序

閩川謝君名邦治為吾洪普潤驛丞其鄉人莊若山

判霍州比壤相鄰也兩君起工曹羈樓下位皆好言
詩有交于不佞謝君又能書工行草所通問學士大
夫尺牘片牋無非雅劃者邑令李公飭物色之游揚
當路自監司及太守以下亡不知驛宰有文學才而
賢也每行縣至謝君衆帶驛馬逢迎道傍必勤色相
顧曰勞苦侍矣已延見令公又亡不為謝君太息曰
是夫文藻翩翩奈何以下走困乎今年癸巳滿三載
除書得臨縣尉謝君厭薄其官不屑就曰吾視與雞
肋耳馬首欲南不欲北也謀于令公不可自上書兩
臺乞休先是莊君三上書不得請尋以讀禮去矣已

臺撫下督謝君起官甚嚴曰臨縣界在山谷地多盜捕巡之任非才幹未易勝也尚勉就職圖効于後城社安靖豺豕不擾當有峻擢以旌不次于是謝君戒期將就道諸交遊文學士謁不佞請詞焉曰先生可無一言贈謝君嗟乎刀筆之技詎盡下流哉所稱博大功名胡不一二遘也蕭曹開漢基取侯封書勛鐘鼎澱光乎祼世儒所習聞曰古之人古之人不可及耳

明興徐晞萬祺亦起家掾史皆祭八座爲　昭代名臣抑何彪炳偉烈也毋亦蕭曹之流亞乎其他況蘇

州常松江二千石稱良漢之龔黃何讓焉　國初掄材自制科外有薦拔之典以故治稱得人今天下豈盡乏材哉

祖宗法制廢久司爵者畫人以格青雲之士三判其釜況以貲進者乎即有才賢困之泥淖不獲躐大位致通顯雖負經綸匡合之謀胡以自效如莊謝兩君是已去者勿論遷者淹于郵二年又俛首一縣尉也徑尺之鱗不游于涔蹄千仞之翼不伏于枳棘謝君將謂何抑聞之柳下惠賢不卑小官聖如宣尼乘田可也委吏可也謝君勉旃尉政成當有知者公輔非所敢望區區之遇庶幾循吏不泯泯矣丈夫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小就古之時爲耳謝君行日來謁說曰先生之言策疲駑而生也吾力勉矣

大叅伯詹公膺三代　恩命序

叅伯詹公兼僉憲飭兵河東三年將奏績于朝會上以大慶禮成覃恩中外諸臣公得援階中大夫大父母以下俱贈封如制蓋前後四奉璽書矣平陽搢紳人士豔其事爭炫米桑鐵爲公賀而不佞方守服里中郡宗侯某以通家故走帛來請辭焉曰念某先古良等仰乎且公至深也然公且賞汴兹榮典殺維

乎太史氏筆而闡之於乎豈不佞之有當于公乎哉公常山世家舉進士高第釋褐比曹郎郎明習法理豪所平反曹偶目爲長者遂擢二千石兩藩大郡再副齊臬叅閩藩所至行能功緒卓卓表著匪可具而述即今分憲我河東也職旬宣司糾察督武文諸吏而綱紀之仁者撫之勇者效力仁者布德意而不雍廉者廢贖而莫敢自潤其他豺豕蚩民漁獵侵下及疲癃守官者望風納印綬去矣疆封千餘里按部六州二十九邑市不擾獄不冤田不廢耕室不廢織夜不傳烽燧盜不拾途遺竊非公賜哉公有保障之

功邇寧遠帖尤綏不言兵事闢行學校拔才勸士存
問鄉耆賓禮天潢之賢者某其一矣此稟稟德讓之
君子耳庶幾追唐虞之化乎璽書所稱不解于位載
錫敎詩說禮之風職思其居益振思遠憂深之俗
于九閽穆穆胡有所核而悉公即清齔踈水之勞
其紬者重申而再美之大有以嘉公治効矣且三王
之世公侯大夫有世爵貴其後也不及貴其先漢制
褒勵勤事吏增秩賜金有之矣未聞推本其所繇始
明興列聖以孝治天下人臣三品得　貤封及其祖
無亦隆焻異眷乎然以不佞侍從禁林彈指而歎[illegible]

鄉卿佐積有歲勛露恩于之八九省司諸僚[illegible]
遂視官府若傳舍恩阻于年榮限于例遷此十不一
二公已歷四岳閱歲且久不亡累薪之嘆竟以是受
知
主上且值有大慶曠代殊渥外臣所不易致者一旦
儼然被之不亦曼越今古哉故事藩臬以上有開府
得專節鉞為國家任干城之寄躐級而登步武公補
矣公資望俱深銓大夫計祿籌當有以處公者六偕
八座贊畫廟謨度公亡所遜謝九錫之典嘉予[illegible]
以表勛勸忠

天子豈嗇恩于後乎不佞謭昧備員詞局他日承屬
草之命即靡宗于請當為公再握管矣

贈鴻臚序班李君序

瑞溪李君趙城人也少失怙父事其兄對溪公為地
官大夫大夫推稅淮南殁于官無子李君聞計間關
數千里輿其櫬及家襄事如禮已又以其子為大夫
子鄉人靡不頌美之謂李君敦孝友厚倫理庶幾篤
行君子云初李君修力田之業謀什一而息之家故
饒會又承大夫之遺連畛廣廈貲產大倍于疇昔迺
李君意鞅鞅不自得也曰吾先世業農大夫能用經

術起家取甲第引籍服仕中外標勛則李氏光寵矣
夫大夫功而吾躬事畎畝春問耕秋問稼僕僕然其勞
也即穮蓘不止即有上歲即仰給俯育隨取而足即
囷倉廐庫之積埒于素封而竟其身一田舍翁耳懷
童年不學背詩書之訓而負明時吾以媿吾兄者會
天子制詔執政大臣曰國家用人宜廣其途自制科
之外海內奇碩士願入貲取爵以名聞于是李君登
爲長安應　詔得鴻臚寺序班按制鴻臚禮官掌賓
客主四方諸侯朝會事序班贊導之職即漢記所稱
治禮郎是已佩玉簪筆楚楚濟侍

天子之左右而相有儀嚋不謂李君榮哉李君既榮有官則請假歸其鄉鄉之三族六戚及納交李君者相率造門稱賀而以其事聞于邢子屬序邢子家洪洞未及識李君念其從兄玉壺子娶于李有瓜葛之誼焉因不辭而序之既而曰漢世張李黄吹公以貲為郎卒致通顯竪功名至今傳誦之不替李君不習為章句儒而逢時有因遭遘風雲之會固卓犖丈夫也竟所至可量哉竟所至可量哉

郡丞梁公擢守鄖陽序

梁公佐治平陽不二年按部御史交疏薦之曰河東

三十五屬民安盗熄疆域不騷匪獨郡太守賢丞梁某良吏也翊賛之有殊功焉疏上

天子下吏部公聲譽籍籍聞都中矣越三載滿考太宰報最當擢二千石遂有鄖陽之　命且行郡宗僕某夙交于公衈悳深重謂古人祖别之誼非詞莫申也使使持帛書屬不佞代言之不佞竊謂鄖古麇地楚之墟而秦梁蜀之交境也長山邃谷綿亘千里成化初流寇暴亂連甲數百萬委財于薪塗肝腦原野為　國家大患荆襄唐鄧之間危若累卵矣

憲皇帝命中丞御史原公填撫之寇定從其議置鄖陽郡置開府置行都司置衛為保障計豈非以其地重哉百餘年來民負耒而耕稍安其田里然以土鮮膏腴歲豐八口之家亡以贍妻子一不熟困于凍餒山澤亡命聚嘯而起縣官南顧之慮未嘗一日忘也鄖陽守匪可易言矣公往朱轓褐蓋熊旆楊楊合六屬之吏人而望塵焉不亦貴倚乎太守封疆之責視其丞職專且要已何以詰慝伏定反側令民安盗熄疆域不騷治効若河東耶漢世循吏亡踰龔少卿渤海之區公倅乘蒞其邦固少卿所剖竹地也遺風未泯企心嚮慕之矣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能使

上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乎能悉罷捕逐吏與民休息釋刀劍而買牛犢乎世儒徂習俗之見多謂古道不可施于今公賢長者有寛厚宜民之悳為一方師帥易險而夷化頑梗而良治跡有究當使鄖陽與渤海同風奚但一河東著効已哉從後觀焉知不佞之言非腴矣

趙城張明府入計序

張公治趙城三年而政成銓部以最聞

天子下尺一褒勵之稱良令矣明年列侯述職之期公當修覲禮于朝而以今歲冬飭裝北上門下士李

生荷知愛最深圖所為祖行者請辭于不佞太道道
野人也初公拔御史臺薦書李生持不佞言為贈公
咲賞至再不謂余賤而輕之已世所豔羨多縉紳標
美之辭為重及讀山林儒生語有掩耳而走耳士不
逢知已且欲徵諸千載之後迺幸而得身當公乎哉
公有嘉政可述僻不及悉竊聞之李生矣公修髯長
軀儀狀嶽嶽碩然丈夫也晨起衣冠坐堂皇若鉅闕
之鋒氣淩星斗覩者識為神物既視事剖棼若流瑩
幽隱若照盈縮卷舒雷聲而電央之亡留跡焉公所
治僅一趙趙之隣封戴髮含齒之民何限一有抑情

鳴之上官亡不願質成于公者撫察及監司及郡太
守有疑獄非趙令不得報可趙廣漢曰使吾併三輔
得蕉治之差易易爾公之才開敏而通世務明習文
法豈遜能于漢京兆哉至其仁心肫肫慮周閭閻于
育黔赤又京兆所不及為者召翁卿卓子康近之矣
公是往朝正闕下即受計天官氏合晉土百有州邑
吏之賢弍不乏人差次功能有出趙令右者乎
明制卓異有賜宴之典必公其先也位望不自此崇
與子康三為令得躐級封侯圖勛雲臺之上抵今猶
譚美之近代官人來于積新令未可舉漢事為例倘

奉　明詔有內擢晉而銓司佐太宰持衡掄天下士
乎或參瑣闈皂囊伏蒲為
天子爭可否乎不則簪白筆殿中稱柱下史亦既貴
倨已然未足竟公者公匡世人豪挾批擣之能而施
于民有弘濟究所至公輔器也才惇者無近用道長
者其功遠不佞與李生願為日以待矣

明府秦公入擢工曹郎序

乙巳春臨汾令秦公以賢能被徵為工曹郎公蓋三
徙邑而于臨汾者五年矣初任蒲城丁外艱去已繇
服闋補襄垣已繇兩臺使疏薦移臨汾臨汾附平陽

都會地巖邑也監司及郡太守督臨之公晨起朝參
候顏色甫坐縣訟牒蝟集大者霆斷小者刃決敏于
究結人以為神明按時行鄉鄙視廬舍問田居工作
之業予勤警惰躬自勸勵之民亡不若于訓者農事
隙有公役其父老子弟懷其德竭力事事畚鍤雲集
曰使君之貽我以安也而非厲我也所三領牧咸有
惠澤覃福黔萌汾所利賴尤多會公遷汾人訴之監
司郡太守為借恂計不可得巷嗟途衖惘然若失其
怙恃也曰公且去柰我百姓何郡宗侯恭風感公知
以其事聞于不佞且乞一言為行李重夫冬曹水土

之司即倫孫佐品五封叙百工非圖之髦碩嫺于藝略未可以綜事訓匠標能竪勛也一旦畀公是任當千載不佞竊者姑山之遊嘗過汾碩公屬境瞻其治跡田野闢矣輿梁飭矣道路平矣城墉堡堞以修矣隍池溝洫以濬矣紀傳所稱冬官之政亡曠土亡遊民食節事時樂事勸功公蓋先試而為之乎今長安帝都土木之役未休西北餙邊歲勞版築東南河漕屢有運道之害

天子九重至廑宵旰為憂諸公卿大夫周視内外思得任事之臣以祗承

上意未能也以公之才佐大司空俾撫宜慮近籌遠疊當阽危之秋而豎乂安之績兼撫疆域將永永是賴寧獨以一邑徵効而已哉公行矣試以不佞言質之他日

明府方公考績序

太宰課吏治守若令滿三載行能卓異者上最狀于

朝

天子賜璽書褒勵且推所自出而貽之封制也汝南方公以甲辰進士宰壺關二年而竟使䟽奏調劇吾洪又政歲以秩滿報成吏部邑縉紳若士若父老交口而頌之曰方公上績其最乎

天子且貤恩矣相率飭羔幣為文展慶而山人邢氏子大道謀所為專申者屬筆于故商城令趙君趙君愕然曰噫子無以言致也豈以余從大夫之後為方公重乎不佞椎也而鈍而百歲人矣惡能文方公嫺于文者也簡者道古椎者沛發而不可禦與者三諷之而有餘味不佞私所遜謝焉懼有拜命之辱邢子曰甚矣大夫之謙也予聞黃髮之言亡所懲大夫毓揚休先生且謂先生嫺于文矣又嫺于吏史稱汝南在汝潁之間文王之化行焉士生其鄉往往精儒

術曉暢世務地靈人豪理有之與曰固也往余官商城蓋其地云面山負野襟帶長淮所嫲詞卿墨士毋論古人即昭代何大復信陽張周田新蔡而吳皐司徒則光州產也皆汝南著名者也所稱吏政他不及僕指即吾洪令今方公前熊公又前鄭公皆光州産也皆汝南著名者也而方公兼以文事顯逸藻翩翩借使大復輩尚在比翼而厲行之已邢子曰勿論文先生方以吏事上績請大夫論治曰方公治壺所怙恃東人再越祺而洪之治尚淺然積疪夙弊已一洗而新之豪猾縮柔良以振究抑平困苦以蘇治于野

男耒耜而女機杼治于國中家禮樂而户詩書斯其著者如飭常平倉寔廪蓄鑿西河之堤靖水患亦予視我元元斟酌利病為百千世貽謀耶邢子曰大夫論先生之治大矣未及所以治且鄭熊西公亦皆有令惠流澤我邦勤吾民而俎豆之其治云何先生生同土仕同官則三君子鴈行乎哉曰唯唯否否鄭公邈矣父老有傳聞視其民馴也治主寬惠先而威後之溥于懲而厚于勸熊公循來遠也耳而目焉視其民頑而狡訟治主嚴威先而惠後之緩于勸而急于懲方公所撫即兩公之遺黎耳不以馴視亦不以頑

視酌寬猛之宜隨感而應惠不以嫗育貶法威不以鷙擊傷恩勸不藉賞懲不倚朴有孚裕之化焉方公所以治乎識治者別之當空驥于群謂三君子鴈行乎哉邢子曰娓娓乎大夫能款頫而辯也知先生之深者先生上績其最乎旦夕奉　璽書榮其父母且將召矣何以為洪百姓計曰壺之人已去而期其來洪之人方來而愛其去斯足見方公為天下國家計可也

郡太守李公考績序

丁未秋李公以河東太守上績云晉封列郡有五稱劇莫如河東稱難治亦莫如河東北抵汾南抵秦梁地不下千里川山之迤絕疆域之騷動為保障計一難也户口田賦之煩數倍他郡歲一不熟閭閻啼號下以賑恤情而上有責逋之令豈以鞭箠稱民父母哉此二難也獄牘糾棼朝且牒而夕移案即吾片言可折也何以令訟之靡寃罪者寡怨此三難也同姓王　封國三宗子林立世祿之需校時而取給焉賢者習禮之而不肖者宗正法不盡馭且以間守主上親親之意謂何此四難也迺李公治之一無所難者其隄防以周其蘇恤以懇其剸裁以敏其感孚

化導以德不以威行之三年卓有成績當滿考藩臬大夫曰野不警里不擾案不滯獄不寃御史曰士廬而安農畝而安百工肆而安行旅道路而安中丞御史曰瘡痍蘇矣流亡復矣寃抑平矣姦宄伏矣善良興矣于是咸書上考聞太宰太宰以聞　當宁天子覃恩褒予之且爵其所自生拜丹璽之寵渥慰兩尊人于既邈　國家大典臣子之殊榮也郡縉紳父老艷其事往賀率有言頌之而宗子其感公厚遇使使屬言于余不佞竊考漢史所紀良二千石潁川渤海二三君子河東守無聞焉豈當其時無一賢者

可登載錄柳卅目所弗逮與抑股肱重地古循吏亦難之而治効不易臻與乎布重然諾文帝欲召為御史大夫不竟用曰勇而使酒田延年援尹翁歸誅鋤豪猾奸邪不敢發遷為大司農然武健嚴酷法網密矣卒不能善其後李公長者三年不懈初政崇德讓之風布寬惠以慈于衆龔黄之派匹也畢將召矣國有良史修班管之業俾吾河東與潁川渤海齊聲盖自今日始哉

賀文任君擢高邑令序

任君以博士司教洪庠逾年不佞領縣符來得與共

朝夕曰稔識其為人云任君姿宇秀溫詞譚朗爽恬然大雅君子扣所教指則勤能立信能威嚴能絕覓仁能恤品裁激勸久而化之頌聲流聞曰樹而章程中而規誡士風不壞緊任君是賴即此是以覘師範矣任君其賢乎哉今年秋銓部簡海内文學若干人擢補牧職任君與焉得高邑之命報聞諸生徒群聚而嘻謀以厄任君行不可得也不佞及僚友丞侯子尉王子祖別在郊圖為言贈者二子則以讓不佞且曰文學教也移之牧政本係焉重茲負之鉅茲持之任君是往于高邑若何嗚呼先生之道教與政遠者也緣經飾治學道愛人無亦任君所習聞乎且高邑趙之屬而畿輔之近地也壤土雖瘠其間含鬚戴齒待育于任君者何限夫疇非弟子哉不佞竊謂誅耕視稼躬親民事資之勤乎上格下懷邇來遠資之信伏奸究定強猾資之嚴平寬抑起偃仆拊摩瘡痍資之寬與仁四者得一是稱牧政任君具有之古之遺良也何愛于高邑語曰有佛力撑佛筏以任君之才華茲衆善度其必能官也不佞叨彼是邦且三載日兢兢于茲媿蹶蹶亡所効為也迺期望任君則過余遠甚任君行矣後三年而政通人和禮樂興風化振

太宰課吏治而以高邑敘為循良第一璽書黄金當有物色之若矣

郡伯李公擢按察副使兼參議督鎮關西序代

太夫守河東既三載報最矣太宰以祿簿請擢按察副使兼參議分鎮關西太中丞按部御史合議曰李其才吏也而賢河東人怙恃之若父母不宜以陝借也河東缺分司移其官不移其地于百姓便既具疏及請俄有報得關西之命河東父老子弟巷聚而途奔惘然若有失也曰縣官重關西哉俎豆之學不可以從軍旅章縫之士不可以任兵革大夫固悧悧者

矣三年于郡崇禮敦讓清靜不擾濂紀良二千石文
翁黃霸之儔也即此為監司合三十五封之吏民而
綱紀之秪帶之輕車熟路其所素習者耳柰何移閼
西岐隴之域涇原環慶之交民貧而寡蓄土瘠所出
沒地也　國家承平日久今
天子神武北狄西羌揖顙納欵邊庭在部諸臣鮮所
籌慮疆域之防稍弛矣一旦有緩急分道之官城郭
弗完烽堠弗飭器械弗給芻粟弗供當事者且執而
問我何以為大夫計嗟夫斯父老之言阻于借恂來
遂者耳不佞自按楚還過里門將北上走道而有是

聞因解之曰僉議謂何毋亦判文武為兩塗乎卻穀
以詩書將三軍是儒而即戎者也張堪有兩岐之頌而
漁陽告捷廉范有五袴之謠而遼東献俘是吏而善
兵者也河東千里非用武之地大夫得請為監司冠
惠文被繡服按部觀風直一路福星焉爾使得當要
害為　朝廷守在四夷嚴其關隘固其垣墉精其戈
矛而餞其饋餉居常思患有餘防遇變待敵有餘勇
余固知大夫之能辦也且聞論人者不知其來占其
往大夫為司理矣能于辰州為郎吏能于比部為郎
太守能于河東為分部使者獨不能于關西乎夫龍
之為物神也潛鱗在淵風雷九天能微能見能屈能
伸大夫固類之安得謂文事無武備耶大夫行矣春
爾醜類鼠伏若故虔不敢窺中夏脫有反側狐伺而
風張將蠢殄于大夫之手而絕其禍孽也績効可前
覩已縣官非薄河東而移大夫固重大夫而畀之關
西也雖然循資轉焉耳大夫功成一日而三奏鼓太
宰必曰李某文武才也而賢以不次請膺門雲中當
寇衝急于分陝
天子任鎖鑰于城之寄安知大夫不以中丞節撫吾
晉乎關西之不得私大夫猶河東也移之秦則秦重

移之晉則晉又重藉令得群大夫而布列九土寧不
為天下重哉縣官何擇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大夫之謂與謂父老聞余言灑然曰縱縱乎先生之
說知大夫深矣會宗侯某將庀祖筵要余而止之曰
先生知大夫敢請為華衮嗚呼余與大夫同衆進士
誼則兄弟也且托在宇下微余孰揚大夫之休苐余
所難父老論其大者宗侯之請緣情道致有感于大
夫意旨則殊固余言所不逮矣

少府劉君擢寧海衛巡檢序

劉君豫章人也少歲困于儒不得就俛首就一尉初

任浙江餘姚縣三年有治聲以丁內艱去服闋補任
吾洪自劉君至吾洪覘其貌魁然夫也其中謹而密
有戒心焉令長周先生深倚重之訟有疑委牒劉君
其曲其直人人帖伏噤不出一語郵鈌職劉君攝郵
事傳使絡繹文符旁午輒立辦遞儲解運劉君累粮
就道公私之羨毫髮不以染指當路辟公嘉之謂尉
才且有守奬書凡數四具多褒詞治行絛是矣今年
冬合餘姚任滿三載部檄下擢寧海衛巡尉寧海浙
爲地濵鹵魚鹽之饒通商販皇劉君聲績素孚浙人
藉之以重其地耶然巡尉一捕盜吏耳隄防海壖嚴

譏詧以禦非常其職已視縣幕雖稍別盜齕䶥亡所
川事何卑卑也劉君行意若有不足者丞楊君簿李
君將庀祖席屬不佞言爲贈不佞竊謂劉君之鄉漢
㧑子眞其隱吏乎敝屣視一尉世儒以儒名之矣唐
有郭元振自通泉拜叅軍牛僧孺繇伊闕擢柱史皆
以尉顯者也劉君有吏才當効用于時似非可于眞
自高即同爵者來于近例不能脫之軀殻之外起而
上之與夫第品論官泥格于資俾英俦魁碩之士困
于下僚未獲扈柄其功名余奈劉君何雖然龍媒之
足伏于槽櫪衆目而指之曰此常馬耳不遇九方臯

孰別其爲千里也劉君往矣萬一遭提掖之遇而有
推轂其人則一日而千里乎不佞竊有望于後之君
子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序

贈太史今按察李翼軒先生還楚序

李氏京山世家其先藩伯公生五子皆以文學顯次弟桂名朝籍而其最著者為今按察翼軒先生甫冠成進士讀中秘書識遠表鉅力排群疑一時詞林名儁靡不避席下之洎拜國史弇洲王元美新都汪伯玉文章高天下每持論推轂遜美而先生益有所負睥睨當世高覽隆古自西京魏晉及盛唐諸大家心

即而神模之矣已為權相所忌出補陝西叅議尋擢泉副視學政叅知大梁以憂去服闋補故官從豫章徙蜀徙浙為按察使謝歸浮沉里社可五六載天子採中外望　召先生再更大鎮為吾晉按察使二年部議擢右轄督兵洮岷而先生倦於世故矣上書乞休不報時鞅鞅自嗟焉道洪之廢人也為諸生落魄習于雕蟲之技即知海内有先生舅氏叅知劉君宦楚為同年友先生遺之扇題太和一詩道佩服之二十年龍門天上何繇執鞭既先生涖吾土又因於羸痾蓬蒿跼蹐不及以贄請也會蔡晉史先生當其事移牒有司齎病夫五百里之外簦蹻而來得賞小草見先生斯非人湊之合蓋亦有天造乎先生不鄙余醜編言繪句大加標揭公暇再四造庭握手而談曰邢生天下士也叔季之世士抱才藝陸沉草野問孰能析節道幸於先生遘之先生四遊集未及灼目入晉諸篇得於披誦不必覩日月而見衆星之廢已晉地狹學士經生蓳蓳舉業章句不務古文詞間有所剽襲詩法中晚唐文洛宋元以為儕俗易入損邑而篪和自千金其敝帚曰文在是也其誰欺乎剞劂名邦山川風氣秀甲天下士生其間多閎廓而能

文古之作者壓宋尚矣明興下雉吳公嘉靖間稱七子頡頏王李執三尺以繩中夏何其雄也諫闥未温出為吏束於簿書以老石渠金匱之函有缺志焉先生一入承明奉筆察贊經帷幄駸駸貴倨矣不諧於時亦番翼去國隨牒在遠且三十年即蓄宣多名績炫赫一代而先生刻意著述尤專四方丐言者日益衆曰京山今世之太史也楚即多才賢如先生與下雉不錚錚儁出者哉竊讀饒集下雉之文瑩潔朗潤和璧無瑕不可謂非楚之珍至茹今含古天竅宣靈發為名藻落紙千餘

言適於骨搉於氣岸而振於節奏音響衡巖之峻嶒
而摶天軒然不可跂也颶風瀟湘秋濤萬里沛然不
可禦也洞庭雲夢波澄月霧江鯢澤龍之吟泠然可
聽而不可和也先生似少過之下雉並揭旗鼓能無
錯愕從三舍而避乎道侍先生清讌之間未叩下雉
間論及弇州曰勿云本朝漢以後為誰蘇長公風流
標致似之昌黎柳州弗及也知言哉繼弇州者先生
乎道出而語人衆且大駭曰僂子誑我昂時賢而抑
徃哲非長者之言也於乎孔口不其海錯咲而嘔之
何怪焉道於斯道未窮其深豹文一斑庶幾于先生

白雲巢集　卷之九　〇三

窺之先生將還楚會秋闈大比士主司及部使者交
挽之不成行先是道京國之遊入忻稚子病逗遛逾
月先生脫閙事单車朝五臺書來約會于代邊城法
署夜燭而止之飯武安君祠下緇舍荒落不惜枉駕
越宿別去先生感愴不自已曰鐘鳴漏盡之人後會
未可期也道懷知已之恩有激于中欲其所欲言如此

方伯魏公擢大中丞撫治三晋序

明制畿輔之外列省十三藩臬閫各有專司而鎮撫
重臣則都御史奉　璽書秉節鉞之權省方觀風總
武文諸史而綱紀之在古先王使大夫監于方伯之
國是已吾嘗
皇甸右臂隷封五郡控制三關壤土千餘里撫臣之
選徃徃難其人以代也萬曆已酉夏報闕銓部以藩
大夫晉儲魏公請　詔下擢副都御史即其地授符
節便宜行事或曰大夫撫是邦也百姓其親乎嘗為
觧州牧潔廉愛人爾循吏矣獄訟其省乎所歷刑曹
郎以平反名無冤者也賦稅其允乎自大夫司餉催
征弗擾輸輓若流民以大寧而國用長紓以是占之
焉爾乃大夫欿然弗之居也曰其碌碌無所度越遭
逢　聖明倚任藩臣而宣罔補而邊膺閫外之任是

白雲巢集　卷之九　〇四

集于木而蹈于氷也且儒以餙戎其策安出仲泥大
聖人也委軍旅以未學不穀于是竊有覆餗之懼焉
平陽宗侯某夙受知大夫聞其言走書以告某子且
請詞為大夫賀某子曰噫大夫好謙哉飛黃騕裊逸
才也朝秣越而夕刷燕湛盧魚腸神物也水以斷蛟
蚤而陸以剸犀兕大夫固敻之胡欿然弗之居也書
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大夫之謂與大夫槩
丙戌進士二十餘年颺歷中外踪跡幾半天下國政
邊機土風民瘼夷情靡態稔得之見聞所謂老成諳
練而習于當世之務若乎大都御史風紀之司而安

擬之重寄也大夫膺有顯拜肅號令明賞罰簡裨貳
分師戍鐃芻粟固堠墉坐而籌之輕車熟路馭以王
良于大夫何難焉　國家承平日久戎馬之務稍弛
近者邊左告急邊飭戒嚴
天子宵衣而旰食蓋文惓惓于疆圉也所藉身任干
城效忠畢智精武備而謹邊防綏靖我士為
主上寬西顧之憂微大夫其誰任耶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猷曰王用召虎王心則寧曰申伯之德聞于四
國不佞將執是視大夫大夫功成入為三公自晉始
矣

明府李公入計序代

壬子之秋吾省鄉書出洪洞舉明經四人夫環晉支
封九十有八而挨儁僅六十有五洪奪十六之一斌
斌已即其地稱才數儲養振作是在得人無亦司訓
者之良乎哉時余友趙子為洪庠博士不佞走書數
千里侑一詩美之已復于曰不穀備員寒局師範未
修月朔飾衣冠二三僚友擁席講堂諸生序左右揖
讓循故事而已縣大夫李侯緣經飾治興賢育有材蜀
文翁之化焉自侯視篆而年葺學宮飭俎豆公暇延
見韋布士考問經義傳旨而手評其藝文剔疵則指
示以周行諸生敏者前寒者思奮家絃頌而户詩書
以故今歲舉士較他州邑為勝司訓何功儲養振作
蓋司牧者之良焉耳不佞聞是說未識李侯遽能任
風聽以耳為目而心信之且古今譚吏治三代以降
莫盛于漢而班氏載筆舉文翁為首所稱建學成都
簡郡邑之秀為學官弟子除其繇行縣則以明經飭
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蜀用此大化自漢而
後千百年何寥寥也趙子比擬李侯而易言之毋乃
為諛乎不佞竊惟而疑焉亡何李侯將入計趙子使
使至塞上索余言為行李壹諸生具一狀來條侯德

政不啻縷分而毛析之大槩謂侯慎于興除敏于讞
決惠于拊循而威于　彈壓是數者似非文翁所能
該也僑之治鄭由之治蒲朱邑之治桐鄉王渙之治
洛陽各擅其能已足奏效萃諸賢之長而備有之民
不冤吏不蠹政平訟理而後文翁之化行焉茲所以
為李侯乎諸生合請而頌賢若出一口不佞始心折
侯而取信于趙子之言非諛也雖然何以為侯贈按
侯灑海世家其伯父次翁司馬督分陝十年功在寧
夏至今邊人謳思之而其初繇郎署起視學于汴于
滇皆能鄒魯其俗一變而至道所樹植人才蒸蒸如

也文謨武畧出将入相際五百年之景運而與伊呂
周召比烈不可一循吏目之矣侯至竟功名當無墜
其家訓是未可論于今日耳令往
天子方坐明堂大朝諸侯太宰計功能首推侯山以
西循良第一　詔賜宴賜褒蹄文綺之脤康侯番錫
于侯見之矣而其秩尚淺不得議驟遷律以久任法
且還侯于洪而屈治百里此一時也侯秉
主上德意文學飭治躬行作人當孳孳益勤于初政
諸生得久有侯而益熟侯之程範抗志勵心爭自砥
礪經術日益精而文詞日益爛後三載而舉賓興之

典掄才于洪若叢林之木秀而大海之珠爍也賁藉
所錄詎止四人已哉諸生勉旃俟他日豪舉庶我無
負侯教司訓若藉之以收作人之功拜侯之賜矣

又

往不佞守瀛海所隷十八屬虞丘其巖邑也科第人
文甲于天下不佞于諸生中得一人為令洪洞令李
侯云侯甫冠卓犖有文名試其藝豹窺一斑私心甚
奇之已延之署中間與証經術較論先賢時晳啓吻
而譚沛然江河之决不可禦也已不佞轉官分陝逓
從逓還以至家食蓋前後十有五年而為萬曆己酉
北鐵卿書出侯褎然高列矣庚戌成進士釋褐洪洞
令甫下車三日走運城謁治鹺御史枉訊不佞于家
侯謙抑執門人禮而不佞避謝講通家之好相與述
故舊慰起居懽甚坐久徐問侯曰子脱童甫而官已
胡以治洪曰忝游先生之門頗以誨某某將佩焉不
佞默然無以應侯拱而前曰某不敏竊聞邦有長吏
猶家之有父母也父主嚴母主慈嚴不恩則苛慈不
威則狎故寬與猛交而行與義濟齊家之道也先生
以為何如不佞灑然曰得之矣于言及與洪百姓其
福乎及侯視事三月明賞罰申約束曰犯吾令者勿

宥已廉察巨猾置于法境内大服無敢干令者侯乃
以明作行愷悌平其兌却蘇其疲癃而怙恃之行之
期年仰者如鑑信者如蓍懷者如乳耕者安耒織者
安杼耆艾者鷄豚而童稚者繻袴矣巷頌野謳行歌
之聲亙相答也今年冬十一月侯將如京圖攷歲修
覲事于
天子平陽宗侯慎鏤辱侯知最深且夙有交于余馳
使至榆林以帛書請言為侯贈夫審音者隣不如楚
察色者與不如牖言邇斯明也不佞家距洪四百里
侯期年之政尚伏在田間猶得風聽而耳及之曰去

歲起家承乏西隱領節鉞之寄為　國家當一面距侯則千里矣侯注措不及悉安所歸竊言為侯重使者摶顙再四曰孤瘃之衷不可毛析滄海之珠不可枚舉大人叙其梗槩申鏝之私而已于是援筆次前事書之既而曰昔韓侯朝周詩人美之賦梁山侯是行其在韓奕之二章乎為告宗侯余言亡足重採梁山之詩送侯可也

又

侯初舉進士有吾洪之命盖庚戌秋八月云不佞承乏齊梟以　萬壽節賫章入　賀謁侯于都門七尺之軀危冠大帶語若洪鐘不佞從皮相占之已識其非凡品矣

王事竣假道過鄉告群大夫之家食者曰邑有天幸𢦏新令李侯其貌巖巖喬岳之重也其度汪汪河海之洪也其精神灼灼白虹之麗天也其意氣翩翩騄駬之過都歷塊也斯謂神君乎必才于治必能舉吾邑而大造之群大夫聞余言疑者半信者半既越月侯单車入境里父老壺簞迓之郊不佞從群大夫後立談少頃則人人加額稱懽也曰某輩自有識以来侯所創有神君𢦏盧子之言不我欺已迨侯視事三

日案牒蝟集大若斧斷小者刃決剖紛劃劇若庖丁解牛衆觀辟而戢膽之群大夫則啞指吐舌駭而嘆也曰趙京兆王洛陽古之人不可見今見之侯神君哉盧子之言不我欺已明年春余赴官東上再踰歲而叨轉𦶜司會秋八月賫賀如前及入里則侯之六政皆修惠化大洽田疇闢矣稼穡殖矣倉廩實矣道路平矣輿梁飭矣犴狴空矣群大夫則爭過盧子而道侯之美娓娓不置口也曰矣但神君召之父杜之母怙而恃之尸而祝之矣盧子曰昔孔氏論政三年有成孟氏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侯秩未滿考而收異等之効如此今且入　覲

天子　天子下太宰旌能褒勸當何如慶侯乎泥父任之例　賜蕃賜金必秩滿而後徵拜侯當逐舉陟明之典則令之賢者得應察舉超躋臺垣脩法從之選侯不可復借矣群大夫聞余言鞅鞅若弗懌者居無何偕諸茅薦貢生合請于余曰侯駕朝輿北征在即故事設祖帳贈別有詞願藉手教于執事盧子悚而謝曰麟不敏受役四方去父母之國習于侯淺諸君子庇侯宇下耳而目之習于侯深不佞何敢僭有言雖然嚮者固言之矣侯徃果返耶勤事字民循

吏之治處于始必無倦于終百姓之福一邑之幸也
早遷耶以其試之邑者效之廷宣謨敷猷仁言澤于
四海社稷蒼生受賜孔已天下之幸也竊聞人臣之
義委質于君唯所任使躐級而驟循資而遲俟無成
心吾儕亦聽之而已且與其私俟一邑寧與天下廣
而公之僉曰大矣美矣子之言蓋聞之林有灌木茂
而成陰所陰者數畝耳江河之潤流澤百里矣千里
矣太山之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霖雨天下萬物滋
焉不亦沛然乎我侯澤物之功大吾洪被其先施海
內固延遲而望之矣

叅知馬公擢山西按察使序

馬公以按察副使飭兵遼左三年績能顯著屬當遷
矣兩臺使保留之
天子晉公為叅知仍故職飭兵事又三年山西缺按
察使太宰上除書遼吏民又擬河內之請而公資深
望崇不可復借矣于是
天子從部議移叅知長臬三晉云余家洪洞庇宇下
諸縉紳先生咸加額惟呼曰公之來吾邦其再造乎
是向所為郡貳而三十五屬之黔赤登之衽席者也
既而曰
上意擢公將謂重吾晉耶于公優之耶不耶以職則
按察稍尊于叅知以地則遼急于吾晉以寄則平刑
易而飭兵為難此人人能辨之者公初試而為令再
徙為丞入吾河東清我政身親疆場之事習于戈鋋
之數也素矣遷守雲中繕墉堡訓士卒給餱糧匈奴
憚之不言兵使者而言守曰何令我親見漢之郅都
也及持憲節入遼奪寇膽于千里之外不言督撫而
言兵使者曰是夫文吏龍變虎驤漢伏波將軍之後
乎以此五年內宣　主德外揚華威即小有侵犯無
尺寸之損遼人蓋藉公以為天也而一旦移之吾晉

寇睥睨其間饑則噪至飽則烏舉安所得公策而應
之吾晉瀕邊猶在邦域之中按察日治程書讞刑獄
持衡剖疑一敏捷才辨之士可卧而理也奚必假公
為重
上即欲重公胡不以節鉞授之而循循例叙遷東于
積薪古昔哲王超拔賢豪之典如斯而已乎不佞解
之曰否否人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命遼則遼命晉
則晉奈何擇而取之且以邊地緊言遼　國之左臂
也距東虜咫而不強晉　國之右臂也雲中上谷距
西虜最強即吾河東稱腹裏近者無歲群小不逞乘

機聚嘯湟池之兵勢且張矣當事者挾批擣之督不能使戎壘四撤枹鼓不鳴晋視遼利害奚啻倍蓰哉按察典刑名析衡御侮非其所任然實務翼開府恭吉甫文武之業掌所部群吏功能殿最舉大綱以諸天子不職者黜才者陟之使吾晋俱得其人保障如尹鐸守傑如李牧厚餉士卒如魏尚縣官藉是釋西顧之憂皆公之力矣其職僅按察而已哉上周視藩臣匡濟之才無如公故執之非以薄遼以重吾晋耳後三年而有殊擢遼有開府安知不以平城之寄衮衣東土哉于公非優之而何諸縉紳先生

聞余言領之謀有所贈以賀于公而平陽宗侯慎鋟以書帛來請詞鋟新堤長子也公丞平陽堤受知于公至深鋟款為公賀而謂余言不為鄙乎古之人愛其君不厭芹薄抹而獻之以曝其私鋟之意亦猶是矣

郡伯高公考績序

辛亥夏四月高公握虎符來守吾郡初入境會值歲飢殍逋在道公蒿目而憂慘于痌瘝下車卒諸僚佐于庭議緩征議減供需議發倉而賑以時百姓稍安田廬不復流徙矣郡支封三十有五上下公移簿牒山積公視事三日一洗而空之左右胥吏咸惴恐吐舌以為神明郡歲賦以百萬計公下令開墾荒田俾野無不毛之地災沴既除一德感召歲復大穰即山州鄙邑轉輸若流水郡文學五百餘人往太守考校循故事報成而已公朔望弁講堂口授經術而手校其藝文以鼓舞之士亡賢不肖靡不抗首思奮焉癸丑春入朝于京太宰課吏治山以西推公循良第一中外聳動謂公有不次之擢而以久任例還晋治郡如初今歲甲寅滿三載當報績大中丞按部御史藩臬大夫各署上考書之矣諸所屬州邑長吏聚而言

曰使君報最按令甲當膺錫命爵其所自生吾儕下吏竊祿是邦得安其位以亡隳厥官拜使君之賜也邇茲懋典安所展慶表悃忱于萬一無已其言申之乎吾儕今某君起而前曰是必藉手于某子不佞承乏疆埸之寄治兵事于秦去鄉閈數千里于公不及聞問久矣某君以群大夫命使使塞上函一帙貺余曰保民紀畧謂公所手編三年美政不具悉錄其大者耳茲所由稱最乎不佞披復至再所規條數十餘款皆地方利弊官民阻于未達者公奏記兩臺監司得一切便宜興除之下諭諸屬吏德意所布罔不祇

承公之用心甚勤而為德于民甚厚矣嚮如是奚但
吾晉稱最合兩司隷以及十三行省專城之任所稱
良二千石不乏有如公其人者乎毋論時哲即進之
古人三代以上牧伯之良莫可鏡考自秦罷侯置守
吏治莫盛于漢攈班史所紀其人幾何其政跡抑何
寥寥也公捄荒急賑若汲淮陽招復流移若王膠東
剖劇剸棼游刃而决若朱桐鄉闢田野課農桑樹殖
以時俾民有蓄積若龔渤海飭勵學官弟子緣經飾
訓詩書其俗以收一変之効若文蜀郡是數君子者
易地而治未必其能兼也有如公其人者乎漢法郡

太守有治理効人主黄金璽書褒勵公卿缺則選諸
所表用之今太宰以最聞
上大擧陟明之典外之方岳内之卿寺叅佐將旦夕
及公即晉而三事九列中興之運
帝歷萬年以保我子孫黎民公固饒為之矣豈若漢
吏黄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耶

少司馬劉公提督三邊軍務序

公初成進士以邑令高第入即司農守姑蘇瀛海為
良二千石即歷藩臬有聲于秦及拜中丞巡撫甘肅
大布威德懷來遠邇甫定為忌口所中已改撫延綏
詔下公力辭弗肯仕蓋隱于田間者十年辛亥之春
天子從太宰請即其家授鉞焉公北面稽首具疏謝
曰臣愚不足以辱命不可再謝曰臣耄不足以辱命
又不可無已乃建旆而西延綏視甘肅地不甚遼而
要害過之公撫之三年修邊儲糗練習士馬凡所決
策小筭則小勝大筭則大勝前後斬獲虜首數百及
千
天子屢下璽書褒奬纍蹄金帛之賜絡繹道路已進
公少司馬兼右僉都御史提督三邊軍務合諸路行
營兵悉聽節制焉夫督臣專閫之寄統掌征伐所部

將校五等得便宜行事視撫臣之任位益尊權益重
矣夷奴叛順　國家安危所繫公蓋以身肩之全陝
以西
天子倚公如長城得免旰食之憂所謂王命召虎王
心則寧者乎登壇杖鉞擁貔貅百萬之衆旗幟如雲
方矢如雨金鎗火炮如雷如霆居常則訓練精守禦
倫有息則左右折衝衆勝逐北無徃不利所謂方叔
元老克壯其猷者乎公抵任三月平陽宗侯通家子
其將飭僮走使入秦修禮于長者乃授簡其子屬
一言序之不佞竊聞公為諸生即諳陰符韜畧百將

傳諸書善馳騁弾射之枝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史傳所載從古以來豪傑之生文武兼備監疆場社稷之勛多起自西北推吾三晉人物而其最著者漢有衛長平霍冠軍之破匈奴唐有薛武衛之平遼裴晉公之定淮蔡宋有司馬文正内相中國而外懾強虜數君子皆吾河汾龍門産也國朝楊襄毅一帥薊遼再帥宣大三歴大司馬擢太宰際中興之運熊驤虎変将相功名無遜數君子而其發跡由蒲坂始公家安邑隷解土與蒲接壤幕府勛伐一歳而奏三埊之捷沿邊諸虜惕息膽落頻歳歳修貢通于中國公稱社稷臣陟三事入廊盥弾冠而継襄毅之後矣

白雲巢集卷之十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序

贈郡伯高公擢大梁憲副治河道序

初吾郡得高公錄司農郎剖符下河東云居三年廉惠大著吏部上書舉最明年擢河南按察司副使河政水利專治之　詔下将行合所部六州二十九邑之牧長聚而私計曰守公哉民之父母吏之師帥我曹所仰而為天者也

天子有成命不可挽矣其在近屬猶及郊行遠者越在一隅莫由望祖頗藉手鄉先生一言以代驂乘可乎議既恊則以吾邑劉侯之命委其子某子家食從諸縉紳後得一再覲公而知其為博大長者公守事不盡悉其大指則視民猶子視群吏大夫猶子弟也有謁見温顔而接之有建白質對披肺腑而提示之有一善揚之有不善宥之復偲偲焉誨之以是吏人人感奮争自痒力效其職以期亡負于公始至無歳民以告饑公曰緩征群大夫亦曰緩征公曰急賑群大夫亦曰急賑四封之外荒陬遐鄙公指目所不及周而困而蘇僵而起枵腹而哺[illegible]拯而平流徙而還

猛噬沔縮趾膏澤下于部蔖而萬姓陰受其福皆公
之貺也戴公其猶天乎海內治平不乏良二千石如
公良之良者太宰既擧最當遷矣
帝輦之下御貳丞佐以贊邦政矣所不可乃泥之常
調而僅踐一臬司副何也即一臬副可以當公吾河
東監司前不告缺耶公攝篆半歲所營壘弓馬軍政
一漸皎皎在人耳目已即此崇公秩冠以惠文矣所
不可而借公于汴何也汴居天地之中平原大陸風
氣調和仕宦稱樂土而獨治河不易任虛其位數年
矣公卒得此遷何也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

遇合今之巧宦者欲其官其善地必有援結而後獲
寵靈公四年無尺書走燕中治河之艱非公其誰委
之雖然時事無論矣
天子明明灼見萬里豈不辨公才而賢之前推一臬
副旨猶未下而治河命下于公無意乎有意乎夫
聖意安可窺也不倚私心度之唐虞之際洚水潢流
司空檝而畚鍤川澤九號地平天成非神禹無以底
續漢孝成之世河潰金隄太守廬居止宿身當險危
以安衆庶非王尊無以收効盖有非常之人然後豎
非常之功耳方今大河為漕害梁楚之間更多水災
不時告決
上宵衣旰食慮河功不就思欲和瓠子之歌不得其
人而任之此注意于公至不淺也公行矣由沙澗逾
茅津渡浩浩洋洋必目擊而心惕之既入大梁周行
八郡及孟津閿雒汭大邳熟視慎籌當有逆待其變
銷禍患于未形者何至負薪置決沈白馬玉璧下淇
園之竹以為楗乎功成而
上有褒勞玄圭之錫神禹烈矣即非今日所敢望黃
金　璽書之秩豈出漢臣中二千石下哉劉侯曰甚
矣曹子之善狀公也無所復加矣第吏民之情綣不

釋然于公去何公去大造河之南矣曰公去而奉公
之條章守若畫一猶弗去也群大夫不忍一日忘公
公豈一日而忘群大夫且河之南猶河之東也又安
得久有公而私之吾晉再更開府代者或地遠不得
為緩急梁晉兄弟之國公之資望崇矣郡功成移之
治河河功成復移之治邊後三年而有節鉞之寄前
茅達于汾之滸矣

明府李公膺薦序代

明制憲臣巡方秩滿所屬吏自藩臬太守而下及府
從事州牧邑令得疏擧其賢者　詔下吏部錄功叙

能往往顯陟之已第今天下吏治有二端良吏身視
國子視百姓奉職循理盡所謂司牧之責不俞合于
上而當上心有以循政舉者巧宦餙行矯名置民瘼
于度外而一意揣摩上指工嫵媚以博官聲有以善
仕舉者求人于今上之知下下之亡負上所知難矣
洪洞令李侯視政之二年巡撫都御史魏公列其治
狀疏聞于朝而治雖御史楊公復奏書太宰揭薦之
不佞未識李侯其丞佐郭子養氣余桑梓故交也偕
溝若尉以寮寀之誼謀申言于侯而使使入奉委牽
不佞其書曰漢史臣司馬班范皆傳循吏以風示来

濮執事今之太史公也以不穀佐一邑侍令長李侯
循良之政有可殫楂而數者侯家世東瀛舉庚戌進
士強年英姿恢廓有度自下車戴星視事旰食弗遑
每牘必親照假肘于左右初遭旱雹蒿目憂民屏騶
馭徒步禱于山川請雨牒聞監司請蠲請賑不繼為
粥廠于鄉以哺餓者已又開藥局市中以療時疫歲
之既登家給人足有輸于公戒勿入奇羨居常庭坐
翛然若秋水鄉大夫延見甲柳自下閑說一亡所容
士有隱衷民有黠詞吏有辯文睢盱巧訐之習一質于
侯燭以照魔之鏡而斷以太河之鋒也至窮里遐陬

匠大匠斲[illegible]金[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乎不空其[illegible]
上官[illegible]謹有禮節不為狙詐狐媚以為[illegible]典押
制節有便于下即上意所掣持之辦固四令不少貸
歲之奇以有害身不敢為矜斗詩惟亡負于　朝廷
百姓爾當路督侯實政採風民間輒嘆以為河之
東饒見今賢也而推轂之章上矣不穀駑鈍未學而
仕以職事奉侯約束獲免[illegible]侯入覲[illegible]
[illegible]書子就途假僕[illegible]洪土[illegible]之良收不但
不穀輩末僚稱慶合邑之父老子弟擁道攀呼若卿
雲之重瞻鸞鳳之翔下也先是侯被薦寓都門不穀

[illegible]暇于縱逐[illegible]其事而後
大之則籍太史公手以為華袞耶執事能無意乎
嗟乎此郭子之言有当于李侯侯固非巧宦者其真
古之道良乎上之知侯侯之亡負上所知交得之矣
夫史遷紀循吏不專牧職而班固所載多二千石專
東京而後見于范史以令顯者密縣中牟而已語曰
卓魯欵欵精慤德滿技其政績不為要結炫名也若
而其各率冠天下茂七十而受知人主賜几杖車馬
官太傅封褒德侯臣子之分贖極矣恭以袁安之薦
拜侍御史歷遷侍中大司徒數上書論朝事社稷賴

生陰受其福二君子功名皆起自百里耳李侯勉旃
今歲當滿考太宰錄功敘能
天子下璽書將有顯陟也即東子遷入例不遂三事
九列之地而臺垣法從所聲施于廟堂豈淺尠哉不
佞濫竽史局才不逮古人倘他日握五寸管成不朽
之業如郭子所期侯附于密縣中牟之後可矣

贈撫臺魏公擢少司馬入朝序

壬子之秋
天子從廷議擢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惺吾魏公爲
少司馬　詔曰晉地邊胡馭五郡控三關保釐四封

金湯千里維爾大夫之績其入佐戎政張皇六師靖
遠寧邇俾予一人無遲四顧之憂國有重賴焉公拜
手稽首對揚
天子之休命將候代入　朝平陽宗侯某夙荷深知
圖所爲寵公行者走書榆林屬不佞一言敘之且曰
往公初釋褐中解籍籍者則先生之家壤所習聞也
近者晉河東盜發會歲侵草莽之民附而蜂起剽掠
縣市執縛士女張甚公檄監司率諸武吏戮力討捕
已發所部銳師一旅剿平之冤氛既除雨暘以時入
秋大穰人人懽呼開府活我掃荊棘而執袵席也公
今且還去并代吏民不知何策以挽公吾河東父老
子弟誅欲畢根比走叩　闕陳請若漢河內借寇故
事以萬姓之力而回　九閽之命宜于古不宜于今
乎毋論漢事公所代前為名撫者非天推李公乎哉
三載滿考遷卿佐崇其秩不移其地而其填撫如故
縣官即優賢欲酬其勞勸胡不以此例處公而遽奪
之先生與公躔鄰之寄參晉相望比肩而仗節鉞公
得峻擢先生能無加額第念桑梓之鄉何以為吾吏
人計乎不佞三復是說而有概于中始而快快既而
霍然自釋也曰丘里之言狹而私廟堂之議廣而公

宗侯守封國庇公宇下知有河東知有晉而已
人主宰制六合際天所覆皆其地也以疆理則京師
重于邊鄙以要害則元首急于股肱主爵者籌之熟
矣
上意有所偏寵忍捲公于西久為吾晉私耶且公縣
守而郎而大夫從楚從蜀而復還之晉分司治餉專
閫督兵不腆之邦奉公不為不久矣公大河以南洛
產也崧高降神生甫及申其鎮靜如嶽其活潑如川
其光明如日月其敏捷如風雨如雷霆居恒危冠大
袍宴坐幕府中風采威望足彈壓百吏秋防之師按

時而出士飽馬肥部曲嚴整戈甲鮮明群酋膽為奪
躑躅塞上終公之任亡敢一騎闌入邊者公所注措
安攘之計不必事事皂舉窺豹文于一班斯其大槩
已在昔名卿距公文武兼資若郭令公節制河中裴
晉公平定淮蔡寇萊公鎮鑰北門韓魏公經畧西夏
獨事已定皆膺內召入政府建左弼右輔之業載之
往牒何章章者也公才與遜数君于少司馬八座之
次步武台衡矣去解二十年開府恩澤浹于河東解
所弗遺即今在樞筦載膺大拜借箸廣廈細旃之上
旦夕有獻納為

明主宣布威德溥海內外舉拜公之賜公不能一日
而忘晉晉何嘗不有公哉

明府李公報最錫恩序

侯治吾洪洞三歲報滿開府中丞及按部御史前後
四上薦書奚天官氏以最請
上嘉說覃恩寵予之贈其父太學公文林郎母王封
太孺人　璽書至侯屏騶馭步出郊十餘里道拜迎
之已入縣庭宣布曰力田孝弟夙抗志于鴻寞開塾
詩書遂貽休于燕翼文林公所以為父也曰肅雝宮
以賓賢欵徽相饁偕拮据而昌業訓切和丸太孺人
所以為母也曰剸劃風斤運手揉修日鑿盟心飭勵
羔羊壹向冰寒照潔化祥鸞鳳來從雨闇成陰窮簷
邃谷皆春私室公庭如水侯所以為民之父母也不
僻鄙邑距京國千里而遙人　主能遡察遠照悉侯
治狀而優美之文林公生未出鄉閭太孺人履不越
閨閫之外一日而名滿雲壤矣侯既拜　王命將誠
使入里焚黃文林公之墓而上冠帔于堂以為太孺
人壽合邑之紳士耆稚盛其事謀所申慶修禮于
侯者爭裝錦而飾之以言言人人殊有如制詞所稱
者乎不佞道以通家故即欲致我之語懼亡足為

侯重而弁髦之也無已有說焉不佞嘗讀史上下百
千年間若絨偃之父陶侃之母能以蓋臣廉吏昴其
子二尊人似之召信臣之稱父杜詩之稱母能愛民
如子侯似之以近事詩往哲為父為母為子臣今不
愧古古亦無所加于今至
聖天子褒德錫恩厚于樞下而推本其所繇始則前
代帝王所未有也二帝官天下方岳群工三載考績
舉陟明之典三王家天下牧伯之賢者有世爵子子
孫孫而已不得已以身貴貴其親漢法褒予勤事吏
皆秩賜金尋表次為公卿而所自出或困于田間布

素未改一匹夫匹婦耳唐以後始有封錫不開議及
州縣其制猶未備也水之華有根水之清有源吏之
賢者竭力致身以事君而恩覃乎千百姓本其親之
教也人主推恩不忘源源而本本何以勸忠何以彰孝
思深哉
皇祖之制邈古帝王遠矣侯墨綬之良一命初霑酬
所効于百里者耳由令而上有銓司有鎖闥有諫院
侯旦夕被召矣以其試之邑者献之廷六府三事喬
序而遷焉宗社生靈之福自侯造之不有三命五命
九命于後耶侯其勉旃文林公不可復作矣太孺人

徒善飯七十而有孺人之色度百歲未可涯也眷侯
燕喜令妻壽母不佞願探閟宮之詩為侯頌為太孺
人祝

任丘賈明府考績序

庚戌之春
上臨軒策士收天下傾儁三百人賜宴南宮不佞附
繩驥尾得解褐而識公公家藉新鄉翩翩少年經術
治理與之譚說十日而十應不佞私心竒之謂是夫
不羈之才產在中土漢史所稱洛陽賈生者豈其前
身耶未幾銓註授官公釋臨汾令附郭平陽不佞承
乏洪洞相距六十里而近監司郡署有共事翼接肩
摩聽若兄弟也者公甫脫經生業井井縣務諳練若
故吏不佞寡昧弗學授之以政猶未操刀而使割也
大迷當前每問津于公公不惜引筏渡之不佞藉是
得軌道而馳以無取咎于當路百姓蓋逾歲而公之
治聲褎然為河東冠矣會司理某者以同年責苛禮
公意弗懌牒請從官兩臺使挽之不得書上而銓註
補吾虞丘曰賈令才吏也汾繁而治虞丘不為簡而
視汾更衝非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刃耳不佞接邸報
躍然喜曰天福吾桑梓哉即吾一人失同舟之濟而

邦之父老子弟合數十萬戶之衆怙恃于公蓋易其
所謂兄弟者而父母之已越明年壬子冬十月不佞
將入計便道過鄉公迎而以大斗勞我相與把袂道
故懽甚已如京王事竣不佞復里居三月得數奉公
顏色公治吾邑大者城成屹然金湯有社稷不朽之
功而其細者一如治汾照隱若鑑矯枉若矢噓善若
春颸田枯若膏雨而解棼應變不啻霆擘而斧斷之
吏胥惴惴奉為神君而黔赤親之若嬰孺之就哺于
慈嫗也不佞束裝而西再越歲公滿考報功吏部蓋
合汾與吾邑輻輳而成三年績也太宰披薦牘盈篋

以最聞當宁
天子下尺一褒勵之封其父學訓翁如公官而母稱
太孺人有嶶號矣初公迎學訓翁就邸舍晨昏上食
脩極其膸之奉翁曰父來以覘而之能官也不欲多
簋傷而廉也以吾屹屹估俾不得效鉛刀一割之用
而老為士者師而兩綰侯符百里之良亦既有令聞
已而第安于官吾歸偕而母安于田間甚樂也呼酒
盡三爵跨一款段而去夫子之于親三釜五鼎皆養
也一命五服皆孝也顧以逮親為天幸非是無所用
情耳即今吾榜中少年登籍而慶俱存者幾何不佞

為縣無狀亦叨錫典而僅得以身及吾母人子之心
有不盡酬者獨于公有私快焉公馳使賫制書入里
翁與太孺人被冠服于堂三族六戚聚而牛酒上壽
人福天祥二尊人義方其子而能身享之愉快可知
已矧方來者未艾耶不佞竊讀賈生治安策憂國救
時之慮發為萬言其才誠高其論議誠懇而切而其
器量稍狹以故忞忞無大表見于世公醞籍深凝負
長者之德而施于民有弘濟固公輔器也起之百里
而崇之顯膚他日酌斗杓調鼎鼐
天子九命及親而二尊人以百歲沐
皇寵理有之矣至竟功名公豈賈生所敢望乎唐郭
元振宋王溥位極元臣而父母篤老無恙祿養偕焉
流耀竹素稱嘉事公弹冠而繼二君子之後矣

明府李公舉孫序

公初舉進士拜吾邑令年尚強有丈夫子四膝下繩
繩矣為縣五年神明逾王而不見有二毛絕塵之標
玉山映人猶然一儒生耳今歲秋八月舉一孫公方
入闈校士歸而署左有懸弧喜可知已母太夫人家
食接佳音于千里外喜文可知已邑大夫士持牛酒
為賀而不佞道一言侑之竊惟上古重華之代世族

濟美八元八愷尚矣周詩所咏曰麟之趾振振公子
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抑何其盛也三
代而降若石奮之一門萬石楊震之累葉三公荀季
和之後輿戫紹武謝安石之裔琰琬衆賢皆稱子姓
之繁顯于世世史傳而繪之已
皇明際中興之運海內文獻大家閩川有林越江有
孫河洛有許海岱有王世德滋茂代為 國華亡遜
美于往哲正嘉隆萬以來可弹指而數也其在虞丘
尤不可勝紀 朝貴相禪世卿國老不下十餘曹今
之最著者莫如李氏公家太公篤行長者布德里中

若萬石君伯父司馬驥遷定國樹　杜稷之勛若謝
東山公鉞銅一令永聲當官四知之畏凛于関西夫
予諸子少年伯氏富經術曉暢世務而建而甲而乙
而慶所不道也孫枝方茂桂林一株墮地呱呱聽者
識為英物荀氏八龍證之但日耳有客聞余言詰之
曰子之叙論博雅多闕其且怪而惑焉相門有相將
門有將蔀屋之下不無公卿子徒以世類言之耕莘
若尹築巖若說釣渭若子牙一匹之夫富貴功名何
所自乎其聞仁者有後愛百姓者天報之以福公身
有之百姓交口而頌之巳子盍無遺說乎曰固也于

公為小吏斷獄多陰德遂高其門度可以駟馬者其
孫定國果至相位非世德克肖何以有此夫慧種生
聖痴種生狂丹穴之有鵷雛窫窳之有龍媒汗血奚
怪焉不覩之海乎吐而日月噓而風雲雷雨鉅者蛟
龍與焉細者蚌珠羅生珊瑚林列百物之產無不珍
奇奚怪焉公家瀛海名閥世德淵淵不測固海氣之
蓄璽也公之仁政施于百里猶滄溟餘波耳閱今以
往子子孫孫榮祿福澤保世滋大于人為全昌于天
為阜厚家有造而國無疆千萬禩可卜也客聽而憮
然曰命之矣覩于海難為水味于子之說難為言請

書為公觴

明府李公再入計序

明法藩臬郡邑長吏三歲一述職朝于京師
天子詔太宰御史大夫核其治行為慶讓其以卓異
舉者得躐級而遷焉郡守僅外補行省分司兵刑之
任是寄邑令則晉之諫垣或枉下吏當言路不則吏
部郎佐銓衡為人物之鑑縣官尤倚重之往歲癸丑
大計吾洪李侯以賢能考上上中外跂望有不次之
擢而太宰執久任例謂令非秩滿不他移侯還治吾
洪三年距庚戌視事歷歲有五矣侯于地方利弊里

俉美惡靡所不習而孳孳為民所幹理益精于初治
向之供需稱燕今則餽餉亡所受新蔌之給取諸市
月俸易之而已向之摘發稱明今則不事鉤距而坐
照妍媸訟師舞文慴伏三尺之下縮舌稽首而已向
之剸裁稱敏今則牘不越宿案空若洗鳴琴之暇退
食從容一編訓子而已三年有成五年而化百姓出
作入息歌且舞之直追康衢擊壤之風而返之古是
可以觀政矣撫若按及治鹺使者推轂賢筆後先七
奏于朝太宰披牘盈篋曰洪令良哉是不必借之言
路吾曹屬缺人可代為左右手也者除目未上輦轂

之地有傳聞縉紳交口而奇瑞之已開歲丙辰當再
覲侯念太夫人家食年七十謀過里歸寧為壽情請
當路以今冬十月先期戒行僚佐丞吳君簿郭君尉
徐君私聚而議曰令公四牡將駕矣吾儕託庇如天
當遠別宜有言贈必需之顯者盧子越在秦邉則馳
一迅足往乎使者裹粮兼程閱旬餘至河西申以來
命懇甚先是秋八月不佞尚休沐在里侯舉一孫三
君子以賀言請未及應山人邢子代具草焉茲屢帛
書二千里外安所具荅餙不斐之詞為侯行李重乎
哉雖然侯行矣為吏部郎無疑矣今之吏部多為言

官所持不安其位則去茲其故難言之質諸古人選
郎之賢無甚著聞尚書官有可表而述者魏毛玠擁
紫車清恪奉職拔真黜浮庶士傾心罔不以名節自
勵是謂廉吏部晉山濤為啓事前後典選海內傾俊
悉布列有位是謂明吏部梁范雲賓客滿門官曹文
墨應手而決亡所壅滯掾吏視為神明是謂才吏部
侯三者具有之無讓美前哲以參銓事矜嚴成憲式
是清規苞苴屏絕衡石以均國之利也所及遠矣郎
進而尚書令喉舌之司操吏權于掌握九流甄別
百揆時叙天下之平僃之乎一邑也上之簡在

皇衷而下之㕔臺人望言官將安所持乎日者不佞
待罪東藩忝免于口河西之役方自漸濯期亡媿臣
節而報
上恩侯同心知之亡簪母棄遐復可收他日庶幾有
明其志者若謂侯故入私我非所敢望矣

鄒丞熊公攝篆待代序

乙卯之冬邑令李侯入計北上而吳丞代攝篆焉吳
以掾曹起齷齪不能任其官盡四閱月而縣事隳矣
民困矣而法紀且弛矣李侯留部不復西郡太守檄
公舉髙第　詔賜黃金還治郡道入河東邑父老簞

食壺漿郊迎之遏伏轅下百余人泣而訴曰傷哉我
百姓之亡天也而孰與怙恃我太守憫然溫諭至再
散其衆已入郡洪多黠訟持吏脅短長而株連吳丞
事不能禁太守具奏監司兩臺謂洪民失依失約束
非諳練老成嫻于吏者無以拊循而安定之遂借郡
丞熊公來甫下車吳丞稽首解篆去三老里賦長朝
見出而大喜曰我百姓得天矣公視事戴星出戴星
入獄訟大小片語而決雖被法亡怨色田賦亡逺逋
以信約束之立取辦而不告痛帥勵二三縣佐約已
奉公有所則而軌于道延見卿大夫折節恭謹不敢

卒然以私干作興學宮弟子為曰給餉而手較其文
低昂之彬彬雅雅焉蓋三閱月皆先吳丞之弊政而
及之事隳也而復理民困也而復蘇法紀且弛也而
復振矣初值夏旱田疇龜裂公爲日暁內齋沐禱
于天三日雨大注入秋復禳諸生來開請謂學宮壞
不治且圮公曰此有司責也而吾代庖有其衆之粉
飾而已胡以蚩永久大治之費且不貲吾何敢損官
帑以為己德牒聞監司太守供報可公首捐俸金及
贖穀之羨倡其先里貴宗大賈上農遞有應者陶丸
採木甓甎呆棟之屬不浹旬而辦大成殿兩廡講堂

庫舍盡撤其故而重葺之不三月而煥然一新會新
令將至公得代父老塗奔巷聚咄而嗟焉曰我曹得
焦使君如得天也而遽失之奈何里大夫列公治狀
馳使圯地以告盧子曰焦公署篆未久大有造于我
邦而其人實長者明不見毛較威不假鷙擊手摩腹
置而融其慈茹蘗含氷而忘其介邑自有國以來豈
無缺令豈無攝政稱賢如公未之前聞也公行父老
不能忘情而吾輩忍忘之儌惠于大夫予之一言為
公贈不佞竊謂三代以下泰鼎侯置守而吏治始盛
于漢班史所載僅潁川渤海二三君子亦嘗以長吏

司馬[illegible]鄙廖亡述焉蓋其昨膺于長吏抑損不能
自專行[illegible]焦公得傅公之賢而其志大申邑篆不滿
歲而興革成百歲之利去而得士民之情懇惻若是
使[illegible]借寇之流匹也且夕遷矣焦公代傳為守見之
泰監豈出潁川渤海下哉朝有良史如孟堅當列為
傳紀以彰我明吏治之盛余言亡足為重也

趙城李明府膺臺獎序

趙城距吾洪僅三十里耳前令張公擢解州守里紳
索余言為贈張公不謂余贈而辱書詒問跡余邃為
之野即未及瞻晤有神交焉既余應聘纂晉史北上

則有郭公給余路餉余為詩報謝蓋己酉之夏云嗣
是而為吳公為朱公為令任李公不佞伏老巖谷未
敢以聲通也李公蒞定興丞才而賢擢令趙城不匝
歲接俗而治褎然有令聞矣天官吏大計吏以公秩
尚淺俾還治趙未幾而開府中丞吳公獎檄下焉曰
政先絜己心切防奸剔刷秉法如霜濡沫隨車是兩
條佐溥蘇君慕沈君捧檄躍然喜曰當路者知公深
哉其兩人侍公教席誨之循循諭之諄諄牛馬下之
得為安其位以亡隕厥官拜公賜孔多遘此榮與安
所修恭比于禮以展吾私以趙之比隣而有邢于庶

幾籍手一言乎則走書而錄公之奬語併列其治狀以聞曰廬衆坦腸水静而澄鑑空而朗物當其前妍媸亡所遁公之明也曰攫案操筆立剖立斷朝具牒夕亡留牘吏不得因緣為奸公之敏也曰屏芭苴却公奉錢出納度支有餘羨必登之簿不以充私橐公之廉也曰訟者有䩄降詞色而聽之得其情五條之檢寧出勿入即大辟無赦測然泣而悲焉公之仁也曰課耕勸稼農無廢業場功以時衣食足而廩庾以充公家之輸不告乏公之惠也曰剪惡如莠捕盜如鼠市無三覇四封之外林聚野嘯徙而去之公之威

也嗟乎備矣孔門諸賢由求可與從政由之果求之藝止于偏長可使足民卒無所表見而治蒲以三善稱何董楚也漢興循吏百里之長中牟密邑其最著者奉職循理愛民如子而已其他事行無具述焉公萃是衆美以底于治獲上得民一以貫之不愧古人上哉　國制兩臺史校部守令之良未及春而有奬逾歲而有薦比及三年有成則太宰報最

天子下尺書褒勞之諫垣法從由此其選已李公勉旃後二年而　璽書趙城令將有顯陟焉不佞頗為日以待矣

白雲巢集卷之十一

洪洞邢大道胜之甫著

序

馬湖守晉齋劉大夫八袠序

馬湖守致仕晉齋劉大夫致其郡事十有五年為萬曆庚戌大夫壽八袠其宗屬少年而生者過邢子而授簡焉曰我劉氏之有二天也以大夫也死其富者而膏潤其貧者植其弱者而歛束其強者大夫之世恩也亦世範也即我輩少年碩鈍弗敏鉛槧之業祖有所習以亡墮其家風皆大夫之貽謀也大夫德于我劉

氏深矣維是六月四日為覽揆之辰縣長吏若縉紳學士若耆逸靡不預謀為大夫壽者度是日大夫曳金緋而敞繡進壁帛錯于堂羔鴈錯于庭而于旄之錯于巷也大夫榮矣我族屬何以秩諸禮文而報德于大夫願藉乎先生修爵者之詞其有意乎不佞悚而謝曰今天下所羨立言不朽者率當世顯名士雕龍繡虎之章足法今而傳後道非其人也即有言驚音耳安所藉修廬壁而光之為大夫重也雖然不佞惡得無詞于大夫先儒入出劉氏大夫服遠而輩尊視外王父為兄弟先侍御公青佩論文辱交于大夫

歌鹿之秋同年為兄弟大夫之子太學君儒雅而温
純又交于余講世好為兄弟不佞悪得無詞于大夫
且大夫詞林之椎長也豈以人之微遂鄙其言而弁
髦之以為無當乎不佞竊謂昔之隸封以九十餘計
所號文明之邦距平水不百里而近者非吾洪乎哉
洪之科第起家以十餘計所稱逆見許書之胄金紫
相繼前煇而後燿者非劉氏乎哉劉氏世族自正德
嘉隆以來彈指而數以郡倅顯者為大夫大父碉軒
翁伯父介石翁以中丞顯者父白石翁以恭知顯者
從兄中齋公仲弟乾齋公宗姪交山公数君子皆經

世之才伉爽習吏治而大夫與中齋公尤博識多聞
以文章顯碉軒翁年不及稀中丞兩恭知僅踰艾而
上大夫今歲稱大耋人矣初大夫弱冠登賢書七奏
公車弟皆五十而從銓註得一令聲于閿鄉已從州
牧聲于武定聲于祁已徙郡丞聲于鉅鹿已又徙守
聲于龍湖無幾而朝于京
天子臨軒問治狀稱長者擬有表次陞武卿佐矣大
夫一旦上章乞歸歸而餙祠宇葺園池蒔竹木謝賓
壓市朝門一編訓其子及諸孫伏臘蒸嘗合族之長
釋照沫一堂之上列豆而腴斟斝而醇享鳴鍾擊筑而
饗仙仙乎甚快也大夫春秋益高心益明神益王而
百體愈益康其髮有鬖鬖白若其頰輔若渥丹其齒
若編貝其目光若射電其聲音若鳴鼻之鸙其手足
若擣風之鵲方書所載服砂餌玉道家攝生之術大
夫一切弗好而矯健若此非人為之矣祿位名德壓
世所有而壽考康寧大夫以一身擬承之天固厚劉
氏豈獨私于大夫而長發其祥以為國家奇瑞也耶
占其筭百年不啻已兩生聞余言瞿然起曰先生之
論大夫核矣幟矣以百年期大夫我願未滿也詩曰
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大夫

之德于我劉氏深也則願我劉氏長有大夫耳奚但
百年曰固也人壽以百年為期所謂萬年若尊愛無
已之詞也尊之愛之斯祝之矣華封人之于堯以三
祝而不佞于大夫以千餘言祝爾頌余一言以一觴
觴大夫而益之一歲則大夫之年超彭大夫而過焉
爾之願滿乎哉余言即無當得比于海屋之籌人夫
固不鄙而弁髦之矣兩生色喜曰善哉先生之益我
也願持而告大夫嘉先生之賜

又代

劉氏余毋族中表兄弟十餘人科第鵲起顯于朱輪

二三大夫而其最壽者曰晉齋先生余舅氏中丞白
石翁長子故叅知乾齋今宿州倅巽齋之兄也偉幹
八尺豐頤而髯仕至馬湖太守辭官林下人稱馬湖
公今年壽八十矣余方飭兵沂東家別駕儀齋兄貽
書曰馬湖公人瑞哉三老布衣之交凋謝殆盡所與
遊多里紳晩進忘年而稱爾汝者也而兄無似得從
其後覩公八十矣而灼然有少容宴席之間酒不甚
鬯三爵而止逍醞醴醇之味非再籩不飽與人奕奕
必勝奕勝而琴琴而詩留連竟日坐忘倦也公以名
德重于鄉推為祭酒長月改評而旦稱之或擬之香

山居士或擬之甪里翁或擬之漆園吏或擬之無懷
葛天之民度其年百歲未可涯也翁眞人瑞哉聞黨
戚知合而壽公耤手筆于予以予之越在千里也能
無一言效華封人之祝乎不佞讀其書而躍然喜也
已又觖觖弗快者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酌
以大斗以祈黃耇不佞即欲翼而觴公弗能也安所
事竊言而祝之竊聞之道家之說神太勞則疲精太
勞則竭天以淸故長地以寧故久人以逸故壽大夫
委質國家鞅掌王事律以臣子之義必鞠躬尽瘁而
後已也身非吾有矣何以為引年計當公領專城之

寄試于縣則縣治試于州則州治試于郡則郡治譬
猶燕蜀之邦惠澤黔首無慮億百萬而積貲至二千
石亦既貴倨矣躐級而上卿相可立致也而一旦棄
其官脫虎符如敝屣世所寛公振代之才歛而為農
圃樵漁之樂惜其未究于用者而公高視遠引巖棲
而川遊麋群而鷗侶陶陶乎自得也一切榖利不以
匏繫其中而措其天和云胡弗壽夫利劍一割寶韜
藏之不盡其技良馬千里脫駕而息之不盡其力故
者壽之道也公固類是自今八十以往為冥靈為大
椿處熙和之世而休養太平之福

明天子萬曆無疆皆公之余日也其算寧有極乎不
佞少與公十有八歲才不任劇而力不任勞毛髮且
日短矣而役役弗休知止之謂何禮稱七十者致政
不佞竊欲效于公不待期而請焉箕山之麓汾水之
濱凌風採芝濯月弄濤與公相佯其間以保天年不
佞固厚幸哉倘公善服煉術刀圭可就十洲三島之
上偓佺子晉引鶴馭而延公公能愁然棄余哉不佞
願為之執鞭矣

太宰疎庵王公八袠序

少保陽城王公致其銓政之九年為萬曆辛卯公壽

嵒八裘洪洞人劉子守仁于子應昌辱通家末誼欽
德殊深思欲巽而造公晉一巵弗能也載愴爲快爲
于是爲繪圖壽之而于子又謂當有言贈則屬筆于
劉子劉子曰譎世降而下矣市黎者尠通濟之猷忨
禁者罔自全之計故託隱爲高也而勛不施寰宇澤
不被黔黎泯泯脉脉蓬荻其身以老即獲祉于天雖
壽弗壽也尚篤言行義矣而號位固寵鍾鳴漏盡而
夜行徒役役爲世痒也胡以卜長筭當公盛年
肅皇帝詔公于墨綬高第置吏部郎尋用佐銀臺尹
京兆進少司徒督儲京邠所至巋然堅勞矣迨今

上御極公一入大司農平邦賦貪墨望風侵漁之念
已熄及入大冢宰浙一人總百揆而封疆司牧之吏
靡不洗心布惠衽席其民而大惠之蓋自嘉隆萬曆
以來　國家所藉以乂安長治而九土元元共躋太
上仁壽之域者夫疇非公賜試公既爲福于天下而
復以其餘者斂而之身戈風釣月相羊泉石之間晝
日觧頤而咲而有子領卿書佩青衿有穀歲時伏臘
入龍逵膝捧觴上爲壽公駝顏鶴髮逍遥飲醉而醒
醒而醉澹然不以世故滑其中公所謂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者也趙璧獻而完其美兵鈞試而匿其光悪

得弗壽于子曰繇前之說核矣美矣繇後之說余竊
惑焉夫大臣天下無事重任身則退而逸天下有事
重在國則進而勞方今狂虜内閧
明天子拊髀思賢圖安攘之策而三朝耆碩運籌廟
謨孰有出公右者乎籍令中外諸臣一旦推轂謂公
即老方矍鑠亡恙也束帛蒲輪且儼然及公公持何
說以辭耶劉子曰否否聖世有必不可召之臣君子
有必不可奪之節宋元祐之季潞公八十餘而往蜀
公七十九而辭固所願也人主安得強之曰爲社稷
計柰何曰

天子優老袒割屢使就而乞言人臣愛國有謀必獻
有猷必告是上下交相濟者也

處士衛梅軒夫婦偕壽序

距邑東十五里曰故縣鎮良里也里中鉅宗大姓首
推轂衛氏衛氏自開封守英以廉吏起家貽謀子孫
代以愿慤尚行桓耕鑿織絍諷誦詩書習爲恒業矣
梅軒公承閥閱之裔締構崇壂腴田連畛籌資數千
金料理輻輳若轉丸于股掌間斯不稱偉丈夫哉公
有配韓孺人能佐公富行其德宗黨大揖得公一言
即各厭意無不鮮也里餓爲饘粥而飼之七十以上

亡不贍遺也歲貿田穀以給族之貧者五服以外亡
不周也里中之祠宇亡不飭也輿梁亡不通也鄉長
老頌仁焉謂衛氏有賢夫賢婦云今年公壽六袠嘉
平月廿日為懸孤旦孺人設帨先公一月而壽與公
偕其子太學生承冩余莫逆交也飭箋幣樽醴為公
與孺人稱壽因授簡一言以颺盛美不佞竊謂陰陽
相耦匹配之義其來尚矣而竝焉竝壽則世不一二
遘焉漢平陵氏稱良娩試抵今披籍而興思竊欲覩
炙其人不可得已夫鴻顏袠褐之婦與俱隱深山若
爾德曜屏去綺縞出椎布操作而前卒之舉案齊眉

不敢仰視何其賢也然史不詳其年子孫福履亦亡
能名之公與孺人丘壑相依竝稱六十人矣和氣所
凝禎禧駢集上而尊君逾耄亡恙下而子而孫而曾
方來若未艾也歲時伏臘持觴進履承懽一堂以此
擬古人賢與齊軌而隆享厚錫過之已所得不既贏
乎語曰竪木則芘竪穀則育竪悳則昌平陵氏誠賢
依依皁伯通之廡下貧也志不隳修循寄食于人耳
公積居頗饒又善于施人富而仁義附焉有及物之
悳所拯濟全活功利廣矣偕壽且康子孫引引勿替
蓋造物者隲以完祉哉筆而序之為里俗勸

李太公壽序代

太公直之大名人君晉右方伯李公父也初方伯公
為郎時已用最受知。當宁貤太公封尋轉河南參
議遷引遷遷歷今階于是太公年七十矣就養在官
夏五月十八日届初度方伯公曳金緋于堂為太公
稱壽合晉陽之父老子弟簪伏公門下稽顙再拜而
祝之曰太公太公厥幾天錫遐祉而食報我方伯公
亡量乎時諸州邑長吏目其事異之因走使賫帛書
聞于某子且曰吾儕倫員下位得便宜宜民亡隳厥
職以貽曠官之誚皆方伯公賜也晉百姓德方伯公

甚深而不能以其情筆而章之亡足為太公重一言
之褒榮于華袞其藉手先生乎願持為太公觴不佞
竊聞尼父之言孝也謂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又曰
敬其父則子悅若諸父老子弟及長吏之情則方伯
公孝徵乎哉夫為親者愛其子襁負而娛膝上靡不
曰壯而畚鍤足矣比能就塾師侍几硯執牒問句則
沾沾喜動眉睫及補博士弟子萬一舉賢書即鄉人
罔不物色之其親亦既貴倨矣昌況取甲第引籍服
官麃榮于時封爵及其親乎又領方岳稱重臣宣勞
屏翰覃惠吏民衆悅而群戴之為其親效華封人之

抗乎此難之難者也不謂方伯公孝徵乎試且聞太
公七十沒顏而豊頰聽視聰明匕箸亡咸少壯縣此
抵百年理有之矣說者謂趙魏間咫尺
帝鄉民淳而近古亡澆漓飾詐之行而又值
主上仁聖化國之日煦育長養之其天年滅躋上壽
此亦論其槩爾太公樸茂好修又義方其子而饔有
祿食偹極志物之養不有是多者哉氣昌者永神怡
者長起居既適天倪斯和歷箕寧有窮乎自今往太
公年日高方伯公名位亦日崇得亡廣于內顧而壹
意精白服勤王家

天子將有三錫之典加恩所自生不然放漢制修三
老五吏禮太公扶于朝
天子袒割而問政君臣父子交慶一堂之上且推其
餘以壽天下矣斯諸吏民之深願哉貿諸他日當以
不佞言為左券

商城令致仕六同趙君八袠序 代

三晉唐虞故都山川佳麗土風淳厚所產多名卿士
大夫而洪洞其巖邑也迺有六同趙君云趙君之尊
人曰東泉公嘉靖間販鹺淮揚攜其子趙君來因受
經于先君子時不佞甫髫也而趙君已冠而衿彬彬
儒者矣先君子下帷所指授生徒數十人獨大異趙
君每退輒語余曰是夫汗血之駒一日千里胡不可
為也居數歲趙君去之晉去無何而晉之卿書褒然
列趙君矣其年癸卯也越十五載而為戊午不佞始
領南都薦與趙君同上春官同報罷自是再往再罷
而趙君稍厭公車業矣隆慶戊辰就太宰銓得商城
令趙君治商城五年所規調施設不能盡悉而其大
指以抹時弊甦民困為急貞性廉操威德交布黔黎
以為大庇也而怙恃之巳卒以簡伉不憚于當路遂
拂衣去官歸自趙君歸不佞風塵奔走又二十年不

及以時起居趙君計今歲稱八袠人矣秋八月二十
一日為初度道里遼絕念無以為趙君觴君觖觖失
志者倐有使自晉來貽帛書不佞啓函讀之則趙君
孫壻韓生輩以不佞通家故徵言贈趙君也書謂趙
君八十矍鑠如少壯合尚齒之會青山白水杖舄逍
遙而有子若孫咸秀而文能繪圖記豊豫廣樂娛趙
君壽於乎趙君斯完福人矣身值太平之世茹和含
醇精液咽而神氣融即百歲可登焉不亦昭代人瑞
也耶功名富貴亡論巳不佞汗顏祿食于公家亡所
裨補竊企趙君之高而未遂也因韓生請且有感于

今昔按合之跡姑次其語授來使

琴士王古泉壽序代

古泉王子者絳人也少業儒不就習之琴即善琴又習之奕即善奕王子既藝名國中矣迺時時被儒服而遊結納縉紳士大夫即諸縉紳士大夫亦亡不願識荊王子者王子客長安贅謁大司馬翟公以其藝進翟公心益善之請于銓司援例授王子官王子歸而峩其冠華其服帶紳而颺佩其躡屐又甚鮮也鄉人靡不物色之矣王子又不安其鄉去而之秦已又之齊之梁之吳越每歲束裹糈驅馳塗道中日不

貼席而王子且以為大快吾志也曰生為男子幸未僊當有事四方惡能蹩躠効轅下駒哉余初識王子覩其秀眉豐骨白面長軀即不敢以庸衆目之既而與之琴又與之奕輙大喜曰王子豪士也會其時縛于宦不得適及余罷自西寧還混跡漁樵之侶幾閱歲而王子亦厭濁世故稱倦遊人矣移家平陽相距六十里王子數過余余亦數飲王子王子性又嗜飲淺斝深觥坐至中夜徘徊待月而去斯陶靖節阮嗣宗之流乎王子今年壽七十覘其貌若退而五十許者有子四人孫六人而其子敏者能精其藝流獻遊

蛾黻騎交馳王子衣韈有所託而傳矣湖海之風瀟已適山林之歲月漸長王子斂其洸洋自恣者以爽猶裒然數叢紛而躬閒寂有不騁肩摩祉享有遐齡者試王子誕在其月其日其子請余文為壽余聞絳之先民有歷四百甲子者後不竟其年王子後身亦氣矣迦其偃源王笙吹鳳要其跨鶴託嵩高而羽化接浮丘以遐升又豈狂誕不近理者哉語云慧纏化聖帝種生狂王子綴玉之齡修齡完標預見表象越是以往不丹而固不翼而騰翩其闥風脫簁舉輕千載歸響鶴馭鳳笙余為王子計日以待矣

嵩嵐飭兵使者兼參知介石李公壽序

古稱社稷之臣則余年友介石李公其人乎自今上負扆而治天下歷四十年所矣邇者冦氛弗靖疆事迺與參知有邊材以軍功顯于關西上多其伐復進秩移鎮吾晉嵩嵐今年公春秋六十余耳墨髮丹容筋力健于武夫目光炯炯夜猶燃燭讀韜畧諸書茲其功名福澤所謂天授非耶昔周宣中興修文武之業內順治而外威嚴治至隆盛已彼其時奔走禦侮之士接踵而起藩翰則申伯甫侯修戎事則南仲南征則方叔北伐玁狁則尹吉甫膺不

戮力宣猷以扞社稷夫然後成平之治煥然興文武同風雖其順治威嚴本之主德而人名以其材用職詎非三代之英乎哉當壬辰李公與不佞同擧進士即抵掌談四方事傲睨當世人人避席下之矣筮官辰州為名司理轉户曹為名司農郎擢守沓郡推心赤子之腹寬柔強立飛于中行上下交服褒然高第為良二千石矣及進監司餙兵關右籌方畧嚴紀伍亭障如雲兮矢如雨號令如雷如霆羌戎惴惴懾奪不敢犯塞當事者又謂嵩嵐鉅鎮晉之西鄙扼虜吭接上谷薊門

皇國之股肱也地較陝為重簡倜儻出群之彥拔公而移之是秦急則公秦晉急則公晉兩國數千里用武之地視公以為安危所謂申伯甫侯之庸南仲之伐方召之勛尹吉甫之功烈公其兼擧之已彼謂三代之英職異異行材殊殊用猶足樹勛王室擒紫名于春秋公以一人而備有之其卓偉何如耶

今上文武聖神過周宣遠甚環視諸臧奔走禦侮之士不為乏人而課功程能公于當今無兩矣禮五十曰艾始服官政六十曰耆稱始壽公抱不世出之才四十而仕六十而勛業彪炳爛乎域中此豈可以人力致哉盖天為社稷生聖人建中興之治又為社稷生公保盛治于無疆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是已不謂之天授也耶公前守平陽其受知最深將為公壽先使徵言不佞不佞于公分猶綸紙誼則兄弟窃惟申甫方召之屬徒効一隅之能收一旅之捷詩人猶或美之公勞苦而功高賢于數君子遠矣厥有作頌稱如清風以旌公伐不知我何人也不佞即有言何以當公

南陽郡倅致仕肖山韓君七袠序

韓氏洪洞著姓盖相州魏公琦之裔

明興自忠定公抗章誅瑾卓犖功名載在國史海内人往往修譚之其後科第連綿閭人鉅卿接跡而起不佞桑梓之邦以生也晚不及親炙猶幸交于別駕肖山君肖山忠定四世孫也嘉靖辛酉不佞同擧于鄉年甫冠白晳而文顒顒昂昂覘其骨與氣汗血之駒步驟千里也聽其語驚露之鶴鳴達九皐也不佞私識肖山為公輔之器所表竪未可量已顧數奇五上公車弗售萬曆丁丑釋褐東安令三年政平訟熄百姓甚宜之以簡静無要于時左遷遼東衞學諭六年用御史臺薦書擢南陽府倅二年罷歸自肖山歸

偕鄉之二三大夫結社歲時伏臘水涯山巔冠佩相
映照里人望之若神仙而其最少者為肖山今年亦
七十矣有子兩人俱童俊而慧其叔季弟暨諸侄相
率為肖山稱觴九月廿九日為覽揆之辰以不佞年
家故帛書二千里走使留都索一言為壽不佞訊及
来使肖山鬚稍敗矣步徐而貌猶弗隳飼健而形猶
未衰視聽聰明而耳目無所眩蓋得引年之術乎道
家所説呼吸吐納熊經而鳥申庱肖山必素習之然
其内行淳懇篤于倫誼尤有可言者肖山尚有季父
越八十曉夕溫清可以懌季父者無不為也庱仲叔

同寢食攸攸色貌相見如不足伯兄有子視如子幼
鞠養之苦辛備至為畢婚娶分貲産與共此亦来使
能欵頻而述知肖山壽又長者之行基之矣大道長
年大德永延至人斯𤈦肖山之謂乎即勛名富貴視
其宗之先達不無亨屯然不足挂肖山之𦜰臆已夫
河清難竢百歲幾何高車駟馬皓青轂利之場未為
適心塵裳俗累汩其天和而耗吾真咄咄誰嗟不佞
竊甚媿焉有羡于肖山之高而未遂也為是説貽之

壽縣大夫李公序

古之稱壽自華封人始成周之世諸侯能燮民民亦
致愛于君長美其德而祝之如毛詩諸篇皆發于忠
懇之情不容已有味乎其言之矣漢以来郡國循良
吏道化所被士民説之往往口其德惠而宣之歌謡
即不必以年祝亦周人之遺風見治隆俗美上下之
交相為感也縣大夫李公宰吾洪之明年冬十一月
廿有九日值公初度維時縉紳大夫儒生父老步者
騎者肩輿者戉節者迤邐而至羔鴈玄纁會集門左
謀欲造公稱壽而公方有平徭之役陰敕閽吏曰為
我謝群大夫庶士庶着令方鞅掌縣事犬馬之年且
自忘之篚幣樽醪何敢以壓長者僉固請至再不得

命意鞅鞅弗快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臨吉
辰不庭不爵不考鍾鼓不被綵繡奚所申子之願而
報怙恃之恩于是望空顙拜稽首三呼各稱萬壽而
去不佞于公有無所觧于心若公家直之任丘嘉靖
已未先君子剖篆尹其邦所抜傾儁士三人忝伯父
次翁司馬其一也先君子去任八年而公始生又四
十餘年而公成進士不腆敝邑遴侯于西而借有公
抑何天湊之奇乎不佞賤且老有編氓之分公不鄙
而折節下之修通家世講之好暱若兄弟也者不佞
即𤈦姑射加豆斛汾流入觴不獲登公堂而中其樾

生平習五寸管白首未嫻能無一言比于古人禋
之証以効之公乎試竊謂士自釋褐而霑一命福祿
壽考以逮子孫期之將來得全全昌豈非人情至願
乎方技所譚曰某多貴某多壽某多男子覘其骨貌
以爲天定不可移而孔氏則推本于仁必大德以凝
承之非其人莫與焉盖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天之道
也公魁幹七尺廣顙豐頤瞭焉而正瞻視抱累中庭
若干鎮之鋒精光燭斗凜然不可犯其骨貌何傷乎
鵲令方士覘之卜公已貴引年昌後不祭而知幾不
佞亡竄于術固佩服孔氏之教若夫天地之大德曰

生逢予之月一陽初復萬物待而孳萌公稟兩間生
生之氣以故仁心爲質施于有政視民如傷養周爲
早爲之禱饑爲之賑困爲之蘇寃爲之平蠹爲之剔
疵吞恨嗟爲之驅除計公視事僅閱歲環百里之穫
數十萬户之衆含哺而嬉鼓腹而遊熙熙乎灝灝乎
冬令如春皆公起諸塗炭之中所拊摩扶掖而登之
壽域者也天假公以造福洪百姓必爲洪百姓以吝
公用理推之耳禮稱五十曰艾始服官政爲大夫公
四十而脫公車纍綬銀章有專城之寄矣大夫子四
朗秀玉立膝下詩書繩繩矣越今以往日之方升川
之方至以爵則趍百里而三公位極人臣若家司馬
以齒則耆而耄耋期而頤以及亡筭若先柱下史聃
以子孫則麟之趾衍而螽斯世濟其美若荀氏八龍
虞庭之八元八愷所謂大德必得之者也造物之理
陰騭仁人緩而弗爽公固遲之歲月以待哉此洪人
士所祈福于公躋不及公堂執不及兕觥有懷未吐
不佞固代言之矣

題　臨洮府倅致仕體冲晋君六袠序

歲戊戌嘉平月望後十日別駕體冲晋君盥沐坐堂
上其子庠生承蔭承寶合音樂堂下恭請鞠脆而上

爲君稱壽君辴頤而咲曰茲辰吾始生懸弧旦也吾
襲簪裾之蔭髮徼佔僥冠而持家諜什一之息四十
餘而始官官東于格不得遂吾今稱六十人矣杖屨
亡恙幸及子之衿而儒也勉旃哉補吾所闕乎承蔭
兄弟長跽謝唯謹無何君之里戚若干人填門而入
三揖于君已登觴而祝之咏而歌焉曰烏帽銀章華
簪轂裳以肅以莊曰瞳如電光趾如鵠翔而健而康
曰藻井雕梁矗樹長廊肯構肯堂曰瓊温玉良蕙馥
蘭香子女行行歌未竟君避席出磬折而前遍詣諸
客謝承蔭兄弟亦遍諸客謝而主賓父子陶然洽矣

僉榮其事聞于邢氏子属一言記之邢子曰壽夭數乎抑人為乎羽之種以鶴卉之種以芝木之種以松栢此得之天者也積土成山積水成澤積慝成福此修之人者也君之先司徒郎太公壽八十有奇今中丞念冲公幾七十矣君六十尚強度其年當两公過焉鍾于天者斯厚耶晩歳益廓落善施務為長者崇精舍南坂之上齋心事佛傍翼僧廬歳輸金錢更粢費其他起僵振乏拯溺解厄一如釋家所説功慝不可名狀已夫亦好修之士與人不夭不成天不人不因質斯两者君之食福大造猶之持左券而責償焉

壽美寧有既乎僉曰嗟兹乎先生之言長乎哉遂書以為贈

白雲巢集卷之十二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序

大官丞含譽王公七袠序

自封人之祝出而世之稱壽者有言三代而下毛詩所載渢渢乎可誦矣由唐及宋翰卿墨客往往見之咏歌其猶三百篇之遺意乎不聞以叙稱也

明興文章家若北地濟南瑯琊新都諸君子所列壽言纍多而文倍于詩盖人情修幣于所尊敬假口詞人欲槩其生平而侈美之纎㩜毛摘非煩言不能具

而悉則文所由取重也吾邑光禄王公今歳壽七袠春正月十有七日屆初度公姻戚里縉紳顯者交遊多齊魯文學海内知名之士率以言贈公近有捧遠有賚公拜而受之揭諸七仭之堂不啻卿雲之爛而珠璣之夜光也其門不受貲若千人相率傭錦為軸而處其中以文属之不佞道道非能工言者自束髮而習先聖之言曰仁者壽曰大德必壽既讀太史公列傳曰富好行其德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孰此两者證之王公然與否與公吾邑者姓世居薄村里修孝弟力田之業迨公昆季以塩賈起家公又精心計期

時而巧為之策積貲至累萬金初如京入貲為所歷
遷至大官丞黎轂之下鳴王被繡與臺瓚曹耦比肩
而抗禮稱貴倨矣會當外補公喟然弗屑也上書自
免歸曰官何常之有哉吾家有故業在吾欲避名而
藏身老于田社老于江湖足矣自是里居為鹵屋廣
厦膏腴千畝歲收桑麻蔬果竹木之利出而治鹺海
上山以東及大河之南母錢出子者以百指靡不身
經其地人人捉計不爽也公雖饒智略能推亦心置
人腹以故人樂為效用十年以來修故業而息之齊
土鹺商騈集公歲輸國課獨當天下之半宮室田園

幾埒素封計里中冨人貲靡有當王氏者公文能義
衷其出入時聚而聚時散而散歲荒捐千金濟饑事
聞
當宁詔下有司樹棹楔旌之公所謂冨好行德者耶
非仁心為質何以有是古七十稱老授之杖公豈頻
而渥顔蒼鬢飄然跨馬趨捷若飛即與群少年相角
弗及也伯子邦璽為名諸生而幼者亦岐嶷不群度
公門高後可以容駟馬公由此歷百年當身親見之
昔范蠡用計然之策先霸越而後相齊楚而後之陶
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于貧交疏兄弟老而始

聽子孫處之太史公作貨殖傳首所推與後世稱生
者流至名之為何公以承冨貴為德而有仁施于人
謂之賢公雖不可敵厥其帝業而去之爲三江五湖
之宗謂之燒丈子亦無不可冨而有賢子孫脩志物
之養天隨之于壽倍百年孫期頤以及無窮謂之
列侯亦無不可　盛明之世不乏才　朝有良史當
司馬遷其人者乎有所作紀之以不朽公之名奚假不
佞言哉

又代

吾邑冨姓首稱清村里王氏王氏之宗賢而壽者两

人長者某某公兼公仕舍譽公公兄弟以鹽策起
家積貲巨萬成大賈巳東臺公年八十餘投老叢
社有司具粥餼上賓禮之公五十而遊京師為貲郎
有名籍待銓選至大官丞意不自得曰何物宗衫
而東縛我吾以未富有官從長安貴人後磬折而修
恭不若田園江湖之適也遂納綬歸歸而復出治鹽
策濟上數年已又之徐之揚渡大江艤駕金陵窮六
朝之佳麗由蘇門入杭登虎丘之山泛西湖之棹而
復返之齊過都廣市所鬻古法帖名畫金石珍玩之
器靡不重價購之自是再過里門而公已七十矣春

正月望後三日爲懸弧旦其子庠生邦璽炫彬張綻
被斑斕之服爲公稱祝爵三獻盤舞膝下爲嬰兒態
鄕之三族六戚及四方交識長者逅邐而至與馬塡
巷羔鴈充庭煌煌哉里閈之華觀德門之嘉事也不
佞姻婭之好辱公知愛凡渥能無一言申之乎竊聞
壽之義有二得天者壽有大德者壽均甲耶而龜永
均羽耶而鶴延均木耶而松栢堅此稟之天者也積
土高則成山積水深則成淵積德厚則成福此脩之
人者也公七十而耳目聰明步履矯徤內持家秉外
親貿遷化居之事其勞滋甚其神愈王其筋力抑何

任也豈非天授也哉既饒于財聚而有散能緩急人
之有無其大者千金濟歲毁饑被寒所全活不可勝
數此修之人者乎夬富而好行其德云胡弗壽華封
人之祝伊耆氏曰多壽多富多男子伊耆氏遜謝弗
居則知三者之難兼也公庶幾身備之已自今以往
百歲而期千歲而願其爲日以待乎傳志王氏之先
稱至壽者曰子晉曰子喬曰方平斯皆列僊者流原
其世類公之年當後天地而凋三光不可以星曆紀
之矣

國醫橋溪岳君六衮序

士豈其簪組顯哉即負一藝一技名成而著流聞四
境之外功濟德兆慶貽子孫享長齡而膺厚祉不可
謂非丈夫矣先哲有言曰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
醫不佞竊有味乎其言之也吾友岳君少聰明習岐
黃家言三十而業精嘗脉審症治効如神自國中以
至殊鄕遐里丏劑之人簦笠相望于道咸謂倉公未
死秦越人之復生也君遂好尙其德務爲長者醫不
後貧樂不先貴縉紳大人及韋布之士也不延頸願
交焉初督學生公校士平陽患目病殆甚諸醫歷試
之乜驗者稱君七劑而瘳王公雅重君檄下有司扁

其門已又予之冠帶君漠然弗屑也居常角巾裋褐
出誇一蹇從赤足豎過市市人望者曰此橋溪先生
乎群起而欷咏之夫君名三重自號曰橋溪取蘇耽
橘井活人指也人亦曰橋溪先生云君醫著名幾三
十年急人之難風雨寒暑亡暇休沐且飯竟以是起
家腴田廣廈甲于里族而有子凝雲爲才諸生少者
亦就塾師問句斷斬斬乎露頭角矣晚歲君稍倦于世
故構園謝事時取一編爲二子讀又習用道家術剔
精應氣熊經而鳥申身以外皆妄境矣今年君壽六
十冬十一月八日值初度起雲兄弟捧千秋觴恭請

鞠脃爲君稱壽君誠不納客內戚外識不期而集羔
鴈翩翩列庭下已不佞大道與焉僉曰子能詞請以
詞祝之不佞謝弗敏旣而曰君善人也行高而能下
福廣而善持造物者好謙是必壽又曰仁人也有陰
功者其後必昌君之綏禧引年又于起雲經術卜之
矣

韓母劉孺人節壽序代

按褒宇志洪洞隸晉之平陽俗朴而近古有陶唐氏
之遺焉所毓端人碩士佩法先王追躡往哲能以行
誼灼然表著于世亡待言已若婣人女子閨閤紛黛

之流習何詩書譚說何道理哉廼貞志敕躬力于清
白堅奇節而享令名其賢不有可風者乎韓母劉孺
人洪洞故叅伯中齋公女也生有淳質不習爲冶容
叅伯公甚憐愛之甫笄歸于韓或以貲家子不諧婣
禮孺人則屛去綺縞椎布操作而前矣韓生補邑博
弟子員少年負氣芥視青紫一不售即發憤成疾侹
察寢劇孺人爇香跽而禱曰天乎庶得以身代韓生
而生竟不起也孺人旣背生遺孤效祖菫菫而歲耳
姑李在堂數勸之他適孺人誓弗聽曰吾爲韓氏婦
有異志明神殛之自是晨興修漿脯候姑亡恙夜則
軋軋機杼皷達旦矣比效祖長娶于衛孺人沾然若
曰曩所不殉草土而餘吾喘息者以汝耳汝旣冠而
有室列爲成人庶幾慰逝者泉下乎今歲夏四月一
日爲孺人初度計其年六十有奇矣效祖授老萊子
斑舞襴膝下中後天之祝而其母家甥國學生承寵
庠生承光承緒相率請爲孺人壽徵余家食時承龍
發矯而泉雖識不佞因走使千餘里以言屬焉不佞
竊嘗讀劉中壘所爲傳而嘆之曰婣人之德貞操爲
上迺今何寥寥亡聞也孺人十六而嫁嫁四年而嫠
嫠三十八載而有今日顧其守從一之經抗靡他之
誓茹若啣辛撫茲六尺以振韓氏宗豈不凜凜女丈
夫哉今

天子下詔內外公卿修節俠孝行之事孺人于格當
旌且其年又過之矣表揚里宅畫示嗣來毋亦良有
司之責與不佞握管史局厠采風之末孺人有淑節
不得無詞矧又重以故人之託乎因次其事行爲文
而序之以授來使亦中壘作傳意也

兗府倅致仕儀齋盧公七袠序代

癸丑之秋九月余以　萬壽節齎賀京旋道經洪洞
同年叅知吉恒盧公修東道之禮要余于家其兄別

篤儀齋先生與馬箐燈夜宴两公前席分坐冠裾相
映乜潭而髮斑望之若神仙云巳慰寒暄叙年齒吉
恒公今歲六十有五儀齋先生满七十矣漢法七十
授之杖餔之以糜粥先生步趾周旋趫捷如飛飲酒
立傾数斗啖肉炙饕决有聲盖壽徵也余私心豔羨
之巳别還蒲赴官大梁吉恒公馳使踵至謂是陽至
之月十有七日届先生初度其家器國子生學周萃
里中賓客上壽有孫氏某者先生内弟欲乞不腆之
言以頌先生未之敢也屬吉恒公手書通余余自登
仕路于洪洞還往甚数覩其山川秀麗士風淳龐里

多文献鉅家而其最著者為盧自王父某治尚書業
舉于鄉守河北為循吏父某貢生未仕卒生夫夫子
五吉恒公駿發制科躡崇顯被金紫亏裘之襲三世
矣先生少為名諸生文君爛霞與其弟並馳藝苑人
擬二蘇两宋之継軌也乜困棘試亦束于貢末塗就
官蓄之弘施之未究造物者盖以壽補先生乎先生
挂弧逢子月一陽初復萬物有生生不息之機一宜
壽七尺之軀河目海口豐背圓腰其禀賦于天獨厚
二宜壽士自釋經而皈有位未必得民即得民未必
持久先生判兗僅三年去兗且十年而兗人至于今
謳思之弗忘其溜澤于民深三宜壽箕疇所紀壽先
之而繼以冨與康寧貴弗論焉先生于貴若脫屣矣
腴田膏畝有子善承之歲計所入足脩志物之養而
先生能甘匕箸不減于少壯四宜壽生人之趣勞則
促逸則長先生自懸車来二三布衣之交佳辰令節
棋局從容樽榼流連而巳精以不鑿而凝神以不搖
而固五宜壽循兹以往順適于熙和平康之世而逍
遥若無懷葛天之民即逾百年理有之矣余不佞大
馬之齒少于先生十有四歲而建不能敵先生蓄宣
之勞尺寸未竪顛毛且日短矣束縛法案刺促簿書

不少休盖深有羡于先生之高而未遂也雖然吉恒
亦何能脫于官檻大夫七十致仕余两人其待年而
後舉乎
聖明在上海内何至乏賢吉恒負材高三事九列之
地躐級可望不佞竊于先生有赧顏矣

奉太公配成太孺人偕壽序 代

往不佞觴兵関南左子初除為洋縣令謁余通籍洪
洞與不佞同桑梓巳覘其人娟秀玉立語嫺而氣爽
不佞益心奇之謂是子異日公輔可期也越歲餘左
子為縣以治辦聞不佞按部入洋洋之黄耇稚子罷

不若于德化謳而祝焉曰父母生我兮不死我終疇
其死之兮以有令公曰召有父杜有母受禄于天澤
我黔首不佞怪而疑之詰諸縉紳先生因知左子有
父御山公母成太孺人俱就養在官左子良于政蓋
兢兢奉其家教云去歲秋不佞叨擢臬長移汴諸屬
吏祖余郊關外十里許不佞掐左子手久之曰善事
迺公若母需一命以為他日報左子逡巡謝曰下吏
不才幸徼福大人以亡隳厥官庶幾酬恩于父母余
行未幾左子奉兩尊人還里以覲事駕而北矣今年
春太宰大計群吏漢中十六屬舉洋縣為循良第一

左子得賜金榮過其鄉會御山公八袠成太孺人六
十有七披緋服對觴為兩尊人上壽而縣大夫鄉達
里戚耆耋翩翩集庭下已其姻姓三曰晉曰劉曰董
皆仕宦鼎族而劉氏有長公承寵昔為鳳縣簿亦稱
屬吏而不佞自初第時與有交識蓋三十年故人也
使使走大梁以左之壽言請謂不佞習左子于官也
者而又具一狀條御山公夫婦行誼甚悉曰自公為
諸生學試以文行薦舉七上棘圍偃蹇不得第而有
子成高第為其父納貲授官公夷然弗屑也闔門晦
跡十餘年而其道愈明其行愈修亡論學士大夫雅

桑好公之為人即閭井少年三尺之童罔不識公為
長者成太孺人婉嫕明慈能讀女誡諸書通于大誼
佐公操家秉門户斬斬稱良媲已是兩人者于吾鄉
挽風易俗所裨益非淺尠也而並躋高壽御山公八
十而宣髮鯢齒神明之用不以衰成太孺人六十七
而頮渥丹飲啗健于壯婦有子賢而且孝王事鞅依
依膝前孺子慕也邑人榮而羨之頫藉手大人先生
侈羨其詞俾流聞四方以為左氏重其惠然許之乎
不佞三披來牘而益信左子之能官有所自也古之
人臣樹勛揚名播芳數于青史若韋玄成之相業父

教成之不聞其母賢也雋不疑之吏治母教成之不
聞其父賢也左子兩尊人有齊德嚴規與慈訓交儆
而其子奉之以成循吏之名何怪焉且駛驥必壯馳
騁千里左子詎以一令顯哉不佞預卜其將來公輔
可期也夫左子之位望日益起而兩尊人之祿養日
益隆年壽日益臻名德萃之一門人倫之極而為造
物所厚將有採風若紀之以不泯于來禩為子孫百
代之光奚但流聞四方所藉不佞言為重也

眷逸少冲晉君八袠序

晉氏自農部太冲公起家生汞夫子五伯進士歷開

府仲丞諸婞取貲取貢皆有官而次公隱德幣鄉耆今歲壽八十矣其子孝廉餘儒幣委余文曰不肖僶蹇公車不能得一命爲吾親壽而意亦不願以世所願者壽吾親唯是詞人大家得一言不朽于來禩即吾親之年也敢披忱以請不佞于里黨識公爲長者擬牛酒登堂而重以孝廉之命誼不得辭三讀公行案知公所以壽矣公少不喜鉛槧曰丈夫生而天地四方胡不可爲也甫冠挾貲觀貨于齊越十年而徙業之亦又十年而之淮之楊之姑蘇之餘杭足跡幾遍天下江風山雨獨馬扁舟艱難百歷不盡罄宦

產而什一之息積而漸饒大構隆屋腴田數百畝蔬圃果林之入以時取給焉埒素封矣貴家子無徭役之困得廣布仁義爲德于鄉母論人倫之則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義方其子孫即五服以外緩急丐貸靡不立應即邑有緻建佛剎僊宮橋梁道路之役功行未圓靡不資其經畫成之初公六十有壯客宗戚賀而艷羨之謂丈人耆未老也膝下英英二難矣及七十而矯健若六十子益而三仲氏猶困諸生耳今八十而矯健若七十鄉飲大典賓于庠爲有司所嚴重仲氏擬魏科待捷南宮孫益而八踵美荀氏矣懸弧之辰五月二十五日爇香稽禮 天朗風薰賓客若干人尉履雍穆簫鼓逢迎而主人以鶴髮龜眸兀然坐堂上羔雁集于堦下不亦煌煌乎訖世之人有披裘帶索而壽有鰥居獨處而壽有耳聾目炫而壽即豈于年嗇于享奚取焉公之八十膺完福造物所厚不恒見者閱今以往仲氏顯于仕爍大其功名
天子當有褒綸及公而九十而百歲方來之祉未可涯也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公其爲日以待乎毛詩公之家訓不佞以是頌之可矣

橋溪岳君七衮序

岳君良醫也而又恂恂長者行誼高一鄉學士大夫罔不推轂賢之余少也善病漁獵古方書粗窺大指而于脉經不甚鮮採薪之恙起居飲啖失節能爲藥自調或他症有疑輒要岳君診脉辨焉君以醫起家年五十意稍倦欲罷業而息之丙辰之夏避客徙余東林下榻兩閱月餘余時爲文債所迫暑夜篝燈君拊余背曰休矣胡自苦迺爾子以文苦予以醫苦盛名身之累也何如無名是歲秋君治新第西址曲巷去余居稍遠閱二年君壽始耆冢嚣庠生起雲乞余

言觴之君讀而笑曰孺子好文為過公壽不爲耶先生作者耶又十年而爲今歲丙辰君春秋七十矣起雲携其弟齊雲來再拜如前請曰往先生以言壽家嚴憶猶旦暮耳忽忽不覺其歲之日益也古稱七十者稀家嚴誠不結綵不張筵不肖何以承父懽一言雖衰先生豈復有意乎不佞唯唯曰而父羨余言耶余且深羨而父蓋岳君生嘉靖丁未長于余一紀余鬚髮皓白矣而君初見二毛余齒墮半矣而君編貝而完余貌癯然悴也而君雙顴肥贓有童容余噉粥不過兩甌葷少佐之而君肉食非三四器不飽甚矣

吾衰也竊羨岳君七十之年猶之乎五十也者而君倦于醫已父居室之傍葢一洞石蒔蒲團焚香晏坐取黄庭道德南華經銷日而已客屢滿戶外侍子延入踞床問病其症宜某藥幸自爲劑老人藥屢發矣其勿怪監司郡邑守求帛及門安車之迎里人望以爲紫兩君若不得已而應之者曰吾欲脫名而保身胡可得也或謂岳生至願壽與富與貴而令名急焉岳君何至避名一入　國門售其術當受知　君相侍從細旃之上誰取富貴不亦倜儻乎哉君今富不過潤屋厚産不當貴不過紫身具一冠帶七十未老矣所不可爲而要足自匿謂何余不謂然史稱名醫丕咸而下歷周及漢無過秦越人華佗二子絶世之伎周遊天下名震諸侯卒中奇禍皆不得保其天年至唐孫思邈先生巖棲穴處蕭然塵𡏖之外得享安樂歷百有餘歲彼固深于道者岳君好道術即不敢望孫先生而晩名保身百年有之有子而才經術成岳君豈不富貴非其志也嘗曰松喬偓佺十洲三島之上無所容吾足向子平婚嫁畢五岳之遊吾有志未逮耳從後觀焉岳君之言豈誑哉豈誑哉

月菴上人壽序

僧性蕉投贄謁余恂恂温温雅有儒者氣象不佞延之左席蕉遜謝不敢當已又手一簡索言爲其師月菴稱壽不佞不及識月菴迺蕉能款頰而述之曰吾師毋氏姓法諱慶學月菴其字家沁陽人也少孤依霍郡香巖寺玫公剃落鬚髮眼勤親于師之門歷十載已遊西河參瑞雲上人受具戒已又躡五臺禮文殊與靈峯空印結大衆社已又走燕京枕錫
帝輦之下探三藏秘旨了然脫悟歸而寓羅之延慶精舍居焉吾師乎始自誓心迄登覺岸炎不箑雨不屐剪雲而衲斟泉而齋三十年如一日也以是四方

名卿大夫及鄉耆冝俊靡不虔心嚴重之今歲壽六
十冬十月届祊度燕不肖稱法門弟子念亡以當吾
師者一字之褒重于瓊璧吾師且夙知有先生也敢
冐昧以請嗚乎自釋教流入中國世儒往往排斥之
而其徒亦牢護其師說視吾道枘鑿不相入其所從
來遠矣不知仁義綱常素王以繼世反正慈悲定慧
浮屠以化俗歸宿其極致一也泥其跡醍醐有別于
蔬食豚其道蓋亦共異于方袍在昔陶彭澤白香山
蛻榮仕路不厭闍梨之交得亡以真乘法印與儒典
有相資乎即退之詆佛一書詞旨何峭峻也其予大

顛則曰顛聰明識道理送文暢序則曰余嘉浮屠能
喜文詞燕之謁余言而來也夫亦有當于其心不可
謂不識道者以此推月巷可知已雖然何以為月巷
語偈有之曰塵中人努光天際月常明曰百尺竿頭
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固月巷所習聞矣

程母熊太孺人六袠序代

程母太孺人余女弟姑也母家熊氏里中冠冕世族
為鄖鄣之望程與熊蓋兩大云初程母未字習于閨
訓無珍異華靡之好質素自檢容止恂恂不知其為
貴家女也已嬪于程太僕公貴為之舅而冲陽君儒
雅為之伉乃出椎布于篋中釜甑箕帚操作而前不
知其為貴家婦也冲陽君厲于庠下帷發憤病漸劇
孺人蓺香而籲北斗許以身代矣而竟弗得日夜抱
諸孤而泣也水漿不下咽許以身殉矣里婦婉解之
曰某聞立節易立孤難母其審諸夫循之天乾道也
亦君道也妻循之地坤道也亦臣道也在昔晉卿趙
氏下宫之難國將不祀所不硜硜殉匹夫之節卒立
趙後綿其血食程嬰審之矣今而程氏諸孤非嬰之
苗裔與如欲殉逝者以遺生者孰與保生者以慰逝
者于是程母霍然而悟也稍進匕箸問家政矣所撫

摩三孺子饑而哺之寒而絮之稍長而遴傅瞽誨之
三子外有嚴師而內表其母為嚴君聯榻而讀父書
呫嗶弗止也蓋二十餘載而次第以明經補邑諸生
文學彬彬焉而程母得稱太孺人年六十矣六十曰
耆母髮尚黔齒貝而顏丹雙瞳湛若秋水不謂壽徵
乎哉今歲丙辰某月某日届設帨旦三子率諸婦進
簇羅拜庭下捧千秋觴曲跽而祝之程母蹙然改容
曰嗟嗟未忘人遽忍言壽若考蚤世不殉草土而餘
吾喘息者以若曹故耳幸而六十若曹稱其家兒儒
行不忝青衿而代舞爛于老身親見之考氏之靈也

若未報考氏恩遽忽為母觴三子進而造膝曰往府
君棄諸孤藐然稚也賴母慈怙而恃之而義方之得
衣縫掖入橋門詩書之業粗有所紹以亡墮其先緒
母幸而著矣而期而順報之罔極胡可以勿觴也程
母觧頤而咲乃擧觴觴巳卿大夫姻戚及諸孤交遊
若干人鱗次而入後持觴觴程母三子合樂饗之而
以其詩詠紀序揭而張之壁煌煌乎即珙璧夜光不
啻也某于守官河東距家二千里外末繇縮地壽程
母于堂能無一言申之乎竊嘗讀遷史至巴寡婦清
傳而于程母有慨焉清一富民婦淑行亡聞秦為築

懷清臺史繪而傳之天下後世無不知有清者程母
婦而癹癹而母姱節嬍行豈其居清下哉 國家著
令甲婦節有旌而程母以中歲寡不應格甚矣 明
法之嚴也雖然諸子勵于儒不失良冶之裘孝子耳
進而跨竈繩其祖武不有太僕公金紫在乎異日策
名于朝鼎立而大其功名
天子悉程母賢而有一命三命之典則清所未有也
程母膺翟褕顯鼎釜之養而保其天年壽固無量哉
壽固無量哉

就實李次公六袠序

余外男別駕李翁三丈夫子而就實行二伯欽實夫
季瑺三女余元配孺人亦行二而少于就實三歲稱
女弟爲余年十五壻于李氏別駕翁先大夫布衣交
也同社七人咸有子修世講之好而就實藉藉負才
名與余更親暱爲兄弟惟甚就實家投奇治余先大
夫春秋後先補博士弟子就實亦從奇而春秋別駕
翁有治公車業故有朝陽書館余與就實同侍硯席
執牒問難有趾相摩可五六年別駕翁既仕有官得
東昌郡以就實從弗懌又索余抵東昌居半歲而還
余以病骨竘蹐時眼界之遂罷經生業泛濫子史百

家尤好言詩蓋又十年而就實猶負氣不下挖脫功
名扶搖之翼萬里可圖也別駕翁既下世有家累自
楚拮据治生力稍倦而其子延社佩青衿翩翩儒俊
矣就實亦罷業從余言詩名驂出余上余搆白雲巢
與別駕翁蔦館接趾地稍狹而花石竹木勝之就實
時時過余撫景流觴大篇小咏唱酬無虛日蓋又十
五年而爲今歲丙辰就實壽六十矣其貌若癯也而
發舒而玄鬢白而編貝乍接之若五十也者而所爲
詩益富彙而成編余苦四方文役里戚大故閒閑不
能盡應而就實閒有操染又賣其餘勇與隣社父老

博陸彈棋麴孽之與取微醉抱膝娛孫已而春中探太木故業後搆隆厦入秋告成菊月之交偶病痰作家人危之醫診投以七劑立愈余升過問視就實已脫床惟要余而飯之飯倍于余步履矯健如常臘之六日為懸孤旦延祉先期謁余乞壽言曰家嚴有誠不納外人幣二三長者辱肺腑親願承枎鳥之光更寵之一言為吾父華袞其有意乎余謂延祉子之尊君視筐篚玉帛為靡文而以岡陵川日為誕語余有說焉尊君六十中危疾而以七劑收効此真宰所注意身有完德而天厚之百年未可涯也尊君年日高而

子之經術日進子之名挂朝籍而尊君享五鼎之養膺三錫之封使天下知有李次公就實者不亦大光乎哉次公諱生華號育春就實其字余兄事次公而字稱之末世尚尊崇余兩人之交庶幾古之人古之人焉耳

白雲巢集卷之十三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碑記

重修崇聖宮碑記

平陽郡郭北東隅有道院肇自元代大師楊道源所剏建也闢門三繚垣杆之前紫微殿後三清殿又後通明閣最高像昊天上帝其上左右廊像梓潼君及列聖雁一及庫寮庖廚備焉初號乾元觀以祀上帝取名耳越二十六載地震圮大師盧道恭以道源志重搆改號曰崇聖宮蓋至元二年也

明興又二百四十年歷歲逾遠颷摧日蝕潦所齧土木欹壓欹陁神不歆饗香火亦寖靡矣宗侯清池君惕然興感捐橐俸之積五百有奇金復葺之木石既盈工傭畢聚君心締口畫以時督勸所為門為垣為殿為閣為廊廡高廣周飭丹堊交映巖巖乎煌煌乎稱神棲矣殿左偏得隙地闢一洞署曰靜室而居焉工起自庚子訖乙巳五閱禩而繕完聖儀載新秩祀如故伏臘蠲吉鄉父老束香楮趾相錯于戶宗貴人豪士擕榼而酹樽邐迴顧望弗之去也靡不義其役而歸功于君曰斯清池之績也君名新堰別號清

池秩輔國中尉
高皇帝八葉孫性坦豁善施予又善道家言宮成廬
山嵩少諸名羽來集坐鉢為齋壇月朔望所推食解
餓甚羸黃冠而衲衣纍纍載道路已不佞夙交于君
稔識君為篤行長者今年春君之子慎鈴以宮事來
請記已出故碑記眎余蓋元尚書清河元公復初所
為文而學士吳興趙先生子昂書也不佞讀而疑起
書忝曰論按傳志尚書薨至治壬戌而勒珉以至元
丙子可證其贗弟其言亦自名家所具列宮狀以功
德兩大師簡而能悉亦既傳不朽矣不佞謭昧才不

逮古人姑為君記其顛末以告來者千百世而下有
履斯宮俯而思仰而睇也翛然而覺顯若在即余言
已是重公之功德又胡可泯也銘曰
巍巍靈觀負坎抱離爰作爰繼曰兩大師大師玄
邈世遷代移丹䨼漫漶杗棟頹欹顧瞻有惕宗侯
念之捐橐千金誓心弘施飛樓敞殿崇墉廣基前
輝後賁展飭廼宜明禋陟降霓旌電旗百靈萃止
錫我繁禧特若雨暘歲咏梁茨永庇王國萬禩無
期

太傅韓忠定公改建新祠記

弘正間名臣余晉稱太傅韓忠定公文云公家洪洞
城北賈村之原故有公祠敝寐蒿垣周延十餘畝垣
之外去西可百步而近汾水匯焉不佞自經生及登
仕籍都省往來道其傍輒拜公墓下高山景行之思
徘徊久之弗忍去也詢故老記公裔孫諸城令景曁
與余同鄉舉請焉請已而令趙君𡨴始經之蓋公歿
而
天子霈恩予贈予葬祭備矣有司承上德意欲特祀
之未敢專也耤其主鄉賢祠中居久巡按御史黃公
洪毗至曰太傅倡義鋤奸先朝勛碩宜有專饗以彰

休憩因檄縣立公祠又三年巡撫都御史應公檟至
曰太傅已有專祠宜做里前哲故事祀皐陶例行于
是有司歲給官緡具牢醴春秋兩祀有常典矣萬曆
壬寅令周君承春謁公祠覽焉汾流橫潰扞垣遞頹
屋後隙地坍塌瀕潰于河已周君憪然蹙眉曰岌岌
哉脫有不免墮先賢之靈蹟一旦委諸沙淤謂守土
何奏記兩臺白其事都御史白公希繡御史汪公以
時合議曰太傅祠旌德表忠使之世者也既患水其
相基改圖徙之城便檄下周君徧覘地于城之八坊
卜善址不得得恒德里故社學堂六楹恢廓峻朗瀟

壯繆關候祠右隣之周君大喜曰斯非妥神地哉命
丞史督工起役改為祠堂之中飭龕座蠲吉迎公像
離向安焉地南北計十八丈而中稍狹且偏會左隣
廢著償其值徙之東西得五丈搆饗堂四楹齋庫庖
湢及儀門及綽楔扛其故朽石來撤腐易新加以丹
堊一一葺飭如制是從也公祭之蒐僅三十金餘皆
周君捐俸佐之始事壬寅之秋九月越冬十一月告
成諸城君走使貽余書曰先太傅公祠遷矣吾韓氏
得世守之覲禮有司以相俎豆是惟周君長者能篤
于誼光我先德流福我子孫不可已述願徼惠明公

一言碑而記之不佞時以病未及應亡何周君調劇
陽曲且去而韓君捐館不待矣乙巳夏韓氏諸文學
若干人來謁余復申前命且縷縷道其周君賢不置
口也嗚呼周君誠賢他治狀已論已即遷公祠比于
古之式閭表墓者豈趙君所肇始能風之而黃公應
公白公汪公胡後先追崇已與詞與太傅之德感人
深矣當武廟初閹黨恣橫公首抗章率六列九司以
請也折檻批鱗肵鑊不避曰即事弗濟予年是死矣
既墐唧恨沆虐簪紳羅織苛毒幾置公于死而卒不
死天祚

皇朝大逆伏誅人主終鏡公之言用之以安社稷質
之祀典謂公以死勤事以勞定國非耶史稱先魏公
琦當宋事多故處危疑之秋讜論直氣死生不撓措
天下于磐石之安公之勛名追軌前烈已多讓矣按
相州誌魏公故蹟有稱錦里坊者遺廟至今在焉五
百年去世時異代殊矣民不忘其德猶尸而祝之而
其血食如故公歿僅八十年遺德尚未泯也而人恐
忘之有司及學士大夫望公若卿雲景星不可再覩
而其祠得巋然而再新即百千禩可推已不佞邱公
鄉二百里恨生也晚不及識荊徃者待罪銓佐實公

故官已以嘗公嶲一令退伏巖穴且老矣幸而記公
祠太史公次列傳願為晏子執鞭蔡中郎撰碑謂郭
有道不媿不佞所効于公意亦如此

重修安樂廟記

縣城南渡澗二里而近有唐孫思邈先生祠榜曰安
樂廟鎮大衢東踞西向元丁亥里人賈奇創構之大
德癸卯地震圮明年重飭如故
明嘉靖壬辰暨會僊閣為門壯其前進而中門四楹
樂亭四楹進而大殿四楹兩廡各十楹又進而後寢
堂四楹皆元之舊抵今三百餘年風日霖潦僝摧尨

漏壞像剝落畫壁湧漶衛垣已完堵矣而里俗香火
不廢歲夏四月既望有司展謁肅牢醴奠焉城市及
近村遠鄉男婦纍纍而至五方行賈羅貨其地為市
肆自郊闈以至廟戶內外相屬也萬曆辛亥虞丘李
侯循故事謁廟徘徊四顧久之曰孫先生名德重于
唐在禮法施于民則祀之矣廟蕪穢不治有圮有缺
將已褻神乎議修歲且饑矣將已病民乎鄉父老晉
應龍等趨而前曰使君為神謀宜所也而又念我百
姓有其舉之費不必斂出役不妨農我等小民願殫
力狗馬從事于茲懼已以稱任使侯曰固然若曹本

愛其力吾姑節力相時焉耳入秋大稔四封露積已
老復申前請侯唯唯曰時可矣費且不貲柰何首捐
祿羨若干金為吏民倡縣僚佐及學博應之鄉達里
豪應之郡王孫宗子應之僧真福賫募緣疏出而十
方長者應之錢穀既集晉應龍總其事牛元吉以下
十餘人木石鋸甎之屬以次而辦乃撤大殿徙易京
棟起而崇之視舊增三尺傍廡增兩楹增門屏增庖
湢增修真洞增僧廬供掃除之役真福守焉丹堊交
施墻牖周飾望之巍然峙耀然輝也廟工畢矣左偏
隙地葺為前令方侯祠右空其署陰為李侯謀不使

知也乙卯冬將入計父老以情告侯愕然曰在職而
祠法有禁若曹毋得污我我五年于洪也已令功即
有功不祀何損焉載請廟記曰吾以　王事行迫矣
其藉手邢山人乎余郊邃送侯別侯把余袂曰藉子
之言諭有衆祠事不可廟事竣于凡卿矣侯去而三
老伐石廟左申侯遺命懇甚余按孫先生唐之高士
也舊史溷方技傳新史叙之隱逸其略曰孫某京兆
華源人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博士召弗應貞觀初召
詣京師稱老不就官顯慶中仍召拜諫議大夫固辭
上元元年還山水淳初歿壽百餘歲遺令薄葬不具

明器此先生之實錄也魏徵等纂齊梁諸家史多咨
所遺其傳最詳盧照隣師事之諭以仁方智圓及養
性五畏等語先生學之大者于陰陽推步醫藥已不
善其緒餘耳先生欲假此逃于世而世人遂以此名先
生舊史誤矣新史正其謬萬禩而下終未了了曰身
藏而德不晦曰持峭行不可屈學士大夫讀其書間
有考證詰之齊民舉世若大寐耳雖然已足怪焉若
帝德稱堯舜聖矣羲農軒皇開其前而畫卦嘗藥艸
素難諸編伊祁姚氏所未有也隱德稱許由嚴光高
矣先生踵其後而龜經脈絡千金方箕潁桐江所未

有也即今卜筮醫家崇事裁皇若祖禰其于先生皆
其封號爲眞人不則爲神醫不則謂仙去不死也唯
其有之是以似之耳論多能不得以損聖擬眞修豈
至于貶高先生有在天之靈恬然甘之矣舊史奚誤
于世人又何惟焉宋范希文守桐廬爲子陵構祠復
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碑之記之曰雲山蒼蒼江
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是役也李侯亦景行前
哲高山仰止之思乎闡希文遺指也先生産自泰侯
已暇問其苗裔而屬記于余余所爲文不逮希文遠
矣

郡伯盛公生祠記

此前郡伯盛公生祠也公諱稔楊之儀眞人起家進
士萬曆癸巳繇金曹郎出守平陽閱五載政平訟理
民以太和
詔下擢公山東按察司副使飭兵海右行矣又三載
擢吾晉行省參政飭兵井陘爲今官蓋公去郡日益
遠而郡之父老子弟則不忍一日忘公也相與聚而
議曰盛公盛公昔所覆露我土以濡稃我者即不可
旦夕依奉公而得咫尺之地飭公像而祠之歲時展
謁循是寄吾思時宗尉新堤耳其言憮然曰有是哉
酌泉遡源飲德思報斯見民風之不薄乎吾儕宗裔
糜餼代耕不腆之入患已以飽妻子而按時而給盛
公實大惠我彼父老子弟不忍忘公而吾獨忍忘乎
哉于是以余人人意白之諸王孫諸王孫白之今守
張公令下相基于郡治之中得隙地爲公祠堤念歲
饑閭閻告急不欲以纖毫動民也首捐錢糈庀材鳩
備諸王孫亦協贊畫資僦費不數月而祠告成爲堂
三楹齊廚兩翼繚垣四周中一龕飭公像峩冠紳裳
虯髯廣輔儼然東向而臨之諸父老子弟步者節者
簞食豆漿者寧望風而趨蒲伏庭下稽顙數四曰盛

公盛公百姓德公而亡以報藉王孫之力以報也我
輩何以報王孫堤遜謝不敢當曰是役也吾以奉食
人人旨也而非私也且吾何知功吾竊懼祠之久而
圮也何以永公德垂不朽已已其筆之石乎因走使
齎帛書屬記于余嚮嘻歆市井崇勿翦勿伐召南之
化寥寥矣漢稱良二千石潁川渤海桐鄉二三君子
跡其治不過曰居民富去民思曰有榮號有奉祀含
是而僅稱其位已論已盛公久于郡所霑澤元元覃
惠公族諸善狀匪可毛析即今去郡而郡人之不忍
忘公也而父母之而神明之而祠祀之矣以此侈美

古人豈有漸德哉張公不擅美不揜善詢謀僉同禮秩斯崇其修師帥之職者乎諸王孫曲體民情仰答明貺風示來祺斯勇于為義者亦不可謂非賢矣因併書而碑之銘曰

公之來我民欣欣而怙而恃以莫不親公之去我民咨咨而父而母以莫不思思公之恩冰輝玉光濡公之惠澤膩川長彼美王孫懷公益切景仰休儀表章鴻烈穆如者像翳如者宮豆籩既飭黍稷以崇千祺萬祺報公巳寵

高唐州修城碑記代

高唐古齊地漢置平原郡唐隸博平皆以縣名至元州為國朝因之然正雄封馬頰長道南北兩都要衝也州有土城長園九里許垣卑狹未詳所自置繇正德辛未迫嘉靖壬子守張公綠安公如山胡公民表遞經浚築垣高二丈濶半之池深三丈濶殺其一闢門三樓增其一戍廬三十而羸雉堞二千六百四十而羸三君子皆有功德于民載在州乘可考已隆萬以來海宇承平日久司土之官急於疆事鮮有問及城者前歲巳酉有盜入刼府庫金一狀聞當路詰在事者守降級慕以捕失職免頃戍冬鄧公由繁昌令擢守是邦歷三月而政成乃以閒閱城周行環顧慨然有憂色謂鄉父老曰不穀忝茲民牧欲殫駑力兔百廢而畢舉之城其大者蝕焉頹廢矣山東地平多盜卒有不虞持竿巨命之徒斬關而入如前歲之驚庫帑失守吏受其殃民以之荼縣官責在守臣保障无先之任謂何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析以待暴客謹先事之防以無貽臨事之悔保刑之良謀也不穀當亟有請焉巳奏記督府中丞若按部御史若藩臬長若監司使者俱報可曰守亟民哉其便宜圖之鄧公既奉德意宣言於鄉縉紳先生及父老罔不人人說焉遂相土方度材庸而差等其工費

簡屬吏之馴謹廉幹者授以心畫分董其役畚鍤既會有衆斯趨藏者平之缺者補之洪者踈之頹者植之傾欹者正之所為垣為堞為戍廬為樓櫓為門為橋為隍為塹錯列下上星羅雲布敷負𡾊飛屹屹乎崙崙乎有金湯之固矣經始於辛亥春二月即以是五月告竣所募夫計工於傭八萬有奇不繼則里漆有義助者所費貲取財於公羨千金有奇不繼則鄧公與幕杜君及不佞各捐俸足之是役也工不持久民不知勞人心既和地利以固鄧公之功昆桑東國

迺於前三君子遠矣鄉縉紳父老謀勒一碑紀成事
鄧公聞而固止之曰休矣城自前人不榖小有葺餝
耗公家之錢糈假民與事懼以我爲厲也而欲擬美
以自居人其謂之何僉人士不得請告於幕杜君及
不佞判州事謂予曰勒碑之稱記於書[illegible][illegible]家
疏治於易城朔城東方諸人咏之以美其代城邪城
苑[illegible]春秋紀之以大其功大夫於[illegible]郯人千百世之
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昭後請[illegible][illegible]僉曰徵使君之言[illegible]
以[illegible]大夫曰[illegible]祖不[illegible]厚[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大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記[illegible]公諱一儒[illegible]陽人

治[illegible]昌多令政南國頌之有甘棠集高唐之政繕城
其著者餘不具述杜君諱嘉祥嘉縣人參謀贊晝城
工矣有力焉不佞祿祿固無效其萬一云

東昌郡丞任公四署高唐德政記 代

任公丞東昌六年佐其守欽郡尊大治矣郡所隸州
邑十八長吏缺嘗使者監司則委衆及公移之清源
已移之高唐又移之莘莘方六七十里僻陿勿論清
源高唐跨韄亘南北川陸之交而舟車之輻輳也皇
華之使趾相錯于路吏爲[illegible]客所[illegible]衣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
甚不[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論報刑獄差量錢穀斯其[illegible]

治難矣高唐俗更呰窳公私無積貯又之四方商賈
通漕之利黔赤之命寄于農畝歲一不登輙告飢市
井亡賴起而爲亂以此較清源不尤難且鉅乎哉任
公四署高唐其卿之縉紳大夫學士田更里豎舉一
口賢公而尸祝之而歌且舞之未已也謀礱一石表
功德碑而亭焉走書燕中屬不佞紀其事曰任公息
澤我厚是役也必藉手太史氏如司馬班范之傳循
吏庶以垂不朽嗟呼季葉之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任公何以得此于人人哉不佞家禹城與高唐接壤
河潤之餘公固波及之其政績可殫指而數已初公

領州事以久缺守廢案蝟集公戴星坐堂隍霆擘斧
斷不越旬而擁者若掃矣法令之申蘉奸剔蠹首戢
其下毋舞文毋追呼下鄉吏盥手而胥重足凛乎若
負霜雪矣兩造具于庭虛其心應之片語而決辟者
辟衆者衆不知其何繇䜭也囂訟漸以熄矣催科爲
限期夾門置櫃編户得自投納司櫃者取盈而不取
耗民趨輸若流水矣平徭等以田田四百畝以上僉
重役中産而下弗與焉富不竭力貧不剥膚衆相勸
若子來無後期矣歲旱高目憂之雩祀山川請雨度
賑不給佐以月俸設粥厰于鄉以餔餓者老瘵弱[illegible]

籍以免溝壑矣州故稱文献飭學宫群衿髦之俊而賢諭之月朔望課藝考問經義傳旨文士翕然嚮風矣望多匿盗矛戟之鋒與犁鋤錯處公內勤守望外嚴隄防發必覺捕必得之先是府庫刼金前守不及跡公多方擒獲大辟十餘人論棄市六郡已命少年惴惴相戒無敢犯境矣凡此皆公懇惻為民政之大者公精誠流布于蔀屋之內心力悉竭而無所自發州人入所以德公也籍使公傳舍其官代庖其事而秦越其人民上無所感下之人渙而漓矣飭情為情入覈其情安可襲取之哉昔孟氏論政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必久于其治而後成公于高唐前後再閱歲耳歷試而歷効何言難也漢史循吏龔黄稱首亦嘗以丞尉佐郡寂寂無聞必至二千石而後顯見焉以今質之使往者可作古之人乎無遜美于公乎

國家任人斟酌漢法循吏之擢不泥其格公旦夕遷矣良于丞必良于守可為高唐亦可為潁川可為渤海又何難公焉公諱諫辰字斯行蒲坂世家其尊人

憲副翁飈歷先朝有賢聲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公所得于家教者深矣

縣大夫汝南方公生祠記

公去吾邑以己酉之冬上計云余北遊西下過平定道中立譚少頃公坐車敞袍一乘後隨蕭然圖籍數編而已既余歸里里縉紳人士罔不一口德公而謳思之曰公以　上事去是不久當還明年春太宰大計吏山以西首最洪令而議擢僅得一雲間丞報至舉國驚愕嘆惋謂公以高弟當列臺垣不則銓署已耳雲間雖巖郡丞屈于守矣所竟公才而奪之失吾父母也市民某某等鄉民某某等百餘輩謀走都門伏闕陳情乞還公于西而弗果謂公已遷矣若縣官詔令何耆老某某儒生某某醫生某某合屯軍戶某某等百餘

曹占地于南坂之上安樂廟左為公立祠而生祀之明年夏大雨水溢約正某某等二十餘曹請于新令李公願已煩公祭而飭公祠葺其歆漏補其未周者陶瓦斬木分役経營逾年而工竣有重門有階有饗堂有悍垣傍舍兩翼而齋庫庖湢以備已又三年而高唐倅韓君還里拜公祠周覽焉謂是高崖廣衢東枕西向後廟歸如而兹偎焉卑也胡以肅瞻視合里紳某某太學某某輸金委三老更飭之乃撤其舊所豎木十之二三易棟易梁稍後其規制而加崇焉文以丹堊煌煌乎改觀矣蓋乙卯秋九月報祠成僉人士

合請于余屬為記勒公政績以永其思里有顯者余
野人懼弗敢任而韓君再過申命之且曰吾洪得公
以公才于治壺耳壺之臣有聞乎余灑然曰否否奚
必論壺如吾洪所條布即更僕未悉也蓋公下車吏
胥積弊一掃拾洗而舉綮為民興利除患不惜與境
內更始初視城有故倉圯久曰城龜形也栲其腹民
室所由空矣首議起廢而重繕之以厚儲蓄已視郊
汾西派而南澗南派而西曰二水之靈會于坤方瀆
而漏焉人文所由不振矣為渠堂而樓踞之綰轂其
口以收風氣已乃周視四封闢草萊課農桑民有力

田矣又厚其學田以養士士興學矣又遴置師社于
鄉遴童丱之儁而廬育之徭役均矣賦歛以時矣鞫
訟訟理而獄不告冤矣詰盜盜熄而荒陬遐鄙不告
警矣月朔三老拳
高皇帝六條家有訓戶有諭孝讓有旌節義有表俗
後而反之儉風漓而還之淳救荒恤災饑哺之弱廒
病調之藥局道殍而暴骨者封之義塚計公涖事不
滿三載而造福黔黎有一世之利有千百世之利嗟
乎厚矣久而遠矣漢北海太守朱仲卿治行第一召
為九卿領大司農其祔桐鄉一嗇夫耳自謂異日子
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後桐鄉百姓祀仲卿世世弗
斁則以遺愛之深也攷史遷所載廉平不苛以愛利
為行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斯其大槩已公固饒
為之不亦賢于仲卿乎哉即今祠成而都人士展謁
冠裾雍容籩豆有楚于此乎觀禮矣即鄉之耕者鑿
者樵牧者曳筇躡屨扶老携幼望公祠而躍然喜可
知也入而蒲伏堂下以斗酒豚蹄饗公儼然而若公
臨之在上者曰願公萬壽願公三事九列霖雨天下
以終惠我邦人我子子孫孫願尸而祝之何敢忘公
此視桐鄉百姓何如庶幾以報仲卿者報公矣公諱

應明別號旦心汝南光州人甲辰進士繇雲間丞擢
尚書司農郎郎又高第冠南曹會遭太公叐歸太公
國子生不樂仕勖其子以能官家訓義方善蓋一鄉
汝南有月旦評碑不及載里人姓氏具碑陰

英山祠飾金像記 代

汾之西嶐然而高峙者為英山英山之巔嶐然而高
峙者為二聖母祠曰娥皇女英堯女而嬪于舜者也
史稱虞帝南巡崩于蒼梧之野二母哭之湘江淚竹
成斑至今實天之靈在焉余楚人祠祀之英山洪址
何以祠乎堯都平陽距洪不百里而近則二母所產

之邦也以故曰土人稱神曰姑循母家之子孫云爾
萬曆庚戌冬不佞其歷西鄉散賑過此謁而肅焉祠
建自前代閱歲已久木石未推金像剝落非一日矣
不佞心憫之誓之曰薄徼官不腆之俸當有所捐以
飾神像既而羽士延余齋房茗坐纚纚道神之靈旱
而禱雨而禱癘疫而禱求嗣而禱罔不饗應不佞復
盥手爇香祝之曰薄徼官年四十餘矣尚未有弱息
倘徼惠于神以延邵氏之系不絕敢忘明德越明年
夏六月不佞果舉一子非神之賜而何羽士之言非
誕言已入冬十二月飾神像告竣朗然一新卜于望

前二日封牲載酤百稽祠下以答神貺因次其事而
記之

白雲巢集卷之十四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誌銘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鶴岡邢公暨配劉孺人祔葬墓誌銘

文士家不泯其親必有之亦關乎為誌者往先孺
人祔府君葬焉銘于舅氏劉祭伯公祭伯公固辭
再四曰余奚官銜微汝耳文汝自為之不肖迫
于襄事毀瘠幾無一代口而述先德飲泣有餘悲也
事從核文從簡顛末不敢溢一詞焉

此御史邢公暨配劉孺人合葬所也公坳三十載而
孺人祔其孫大道大壯手狀來謁余蒲伏請銘曰是
役也將奉先孺人以從先君子所託以不朽者唯寔
中石敢徼惠于舅氏不佞聞而傷之夫孺人余從妹
余又與公少同硯席習其夫婦甚悉也忍以不文辭
按公邢氏姓諱實字道充別號鶴岡世為洪洞人曾
大父貴大父倫父廷祿贈文林郎母衛太孺人生丈
夫子二仲為公公生七歲而肯文林君十五就塾師
攻鉛槧業發然有從耕太孺人為妫婿曰是子少也
而才疇可為娩者已安倚余劉氏得孺人孺人余伯

考處士公配文性婉嫕有志操母鄭特鍾愛之並壻
于邢家故貧太孺人在堂公為諸生不能具朝夕孺
人則僇力拮据供其內毛以安公讀不給脫簪珥繼
之曰難邑公攤帙槃閒燄膏繼晷夜分弗休孺人
以女紅相劑身織杼中聲軋軋達旦矣公罹大孺人
喪擗踊雉毀骨弗克立孺人能佐公襄事以孝聞迨
伏臘祠蒸潔俎盥而薦之泫然泣相對也公領嘉靖
乙卯鄉書巳未成進士釋褐直隸任丘令任丘當畿
輔孔道稱嚴邑公治任丘均田賦平傜役清郵傳諸
所善狀匪一詳載故司寇閔公誌中不悉論大都公

為蕙吏税鏹贖鍰三年無奇羨之入而內規其政一
鮭一菜日計口而食不以傷公操則孺人與有力焉
公满考得薦剡十八主爵氏報最
天子下璽書褒異之封公父母及孺人未幾拜廣東
道御史移疾西歸孺人蓬髮累垢侍粥藥者踰年晨
興炷香籲禱以身代公而公竟不起矣孺人巳失公
又殤其伯子克類其二子藐然穉也則日夜拊而號
曰天乎吾未及而立也何辭以復逝者二子稍長則
篋經史諸集而督之誦曰此而父習也而父用是顯
慎勿隳其家聲二子謹受教俱有名諸生間遘以病

骨試咈售遂罷業習于古文辭學士大夫雅重之壯
以公治春秋甲午魁其鄉孺人時觧頤咲曰吾庶幾
有子哉先夫子為不巨矣孺人素病厓歲冬輙嗽家
人以為常一夕發一面瘡瘡巳痕嗽久之寖不任治
既革進諸子媍前揮手勞苦遂暝盖萬曆丙申十二
月十一日也距生壬辰八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五
公歿嘉靖乙丑四月初二日距生戊子五月初十日
得年三十有八子男三克類殤大道庠生娶鳳陽府
通判李東患女繼黃世美女大壯舉人娶王弘才女
繼濟寧州同知韓廷輅女女一適庠生楊芳春先卒

孫男二篤敬聘光祿寺署正晉承賜女壯出篤恭聘
庠生柳有芳女道出孫女一字訓導南嘉聘子宗憲
壯出嗟嗟公以邑令入臺為御史稱顯貴矣而位不
究才壽不媲德卒夭以死孺人視公雖享有年而媍
而嫠嫠而母以成子之賢而養不及其身可念也銘
曰

而士歸如而栢卷如公與孺人之幽都而才于官
志不竟懣亦既有令譽和丸畫荻以成二孤以逮
孫之呱呱斯孺人之德而公之所餘嗚呼

文林郎山東諸城縣知縣莘川韓公偕配李孺

人祔葬墓誌銘代
諸城令韓公之歿也其孤嗣祖走道四百里來謁余
曰日者不肖葬先慈先君子手次其事為誌若銘未
敢以要鉅公長者今不肖且祔母于父所籍先君子
之辱交于大人也敢以不朽請語已且泣且出其狀
授余嗚呼公與余同鄉舉稱異姓兄弟微余孰銘公
者按公韓氏姓諱景曁字尚同别號堯川其先相州
人系出宋魏公琦後至祭酒公永避金亂徙洪洞家
焉歷傳而至　國朝有神醫昌昌生淵淵生肅肅生
文累官戶部尚書贈太傅謚忠定公于是韓氏益灼

顯而門閥稱河東冠矣其諱釣者于忠定為季父釣
子敬敬子士明官醫學訓科士明子廷芳魁省試官
岐山令有賢聲廷芳子五公居長母南孺人以嘉靖
戊子三月初八日生公公生而姿岸玉立穎慧絕人
甫齔授父書能誦已負笈鄉大夫于公門聲偶辭章
不習而解于公獨鍾愛之甫冠補博士弟子晉增廣
生戊午舉于鄉四上春官不第戊辰引牒銓司授山
東諸城令諸城界海隅士習強悍而邑多貴姓囑書
蝟集令往往惴恐不任治公至持廉操大為風勵振
刷之允有請托輙正色不少假于是諸貴姓陽為尊
禮公而陰唆讒口卒為所中調簡伊陽伊陽隸中土
較諸城稱狹而風習稍醇又鮮巨室為百姓忠公第
卧而理之番篠竟日默如也屬當遷吏部執前議謫
開封府學教授時巡撫都御史才重公闢講院萃河
洛諸名士撳公督誨之一時風教大行而有藩司某
者不說于公公亦自負巨所弜謝因致萋菲會太計
以按劾免公故有別墅任泗洲之陽手蒔花竹種蔬
累為終老計又疏濬沼于西郭外歲時偕二三大夫
觴詠其間于于然得也公性不善酒然為社中會必
竟席一日過晉中丞所與客語歡甚至夕返伏榻而

卧須臾忽若不懌者家人大驚呼之弗應急醫至藥之
弗醒或謂公善攝生而健當不死竟死矣蓋萬曆壬
寅十一月十七日也距生得壽七十有五所著有學
古稿四卷藏于家公襟期高朗橫睨宇宙之外若師
意自恣者而其内行純備篤于倫誼丁父岐山公喪
以毀瘠聞處異母弟撫教甚懇而其坊者子其孤已
聞也飭祖塋纂族譜彙忠定集諄諄諸後輩以繩武
為志韓氏遺中葉茸廢補墜得巨隳其先聲公之功
偉矣第余初識公期有公輔事業卒不獲上第束于
一令且屢顛弗究其施豈古所謂修夫遭困廉士巨

多若耶配李孺人也侍御使初女性敏達明道理能
佐公于讀以儒起家又佐公于仕曰聽官政及公解
官食指日稠孺人又善拮据治生俾曰旦夕慮而寬
公之顔色余所聞孺人以此其他細行載公手誌中
孺人殁萬曆乙亥先公八年距生得壽六十有五子
一即嗣祖貢士娶商氏鴻臚寺序班朝臣女繼李氏
潘縣小兵女女二一適儒士宋来瑞沂州守溱仲孫
一適光禄寺署丞晉彦賜御史應槐仲子孫男一
居乾庠生娶范氏懐慶府照磨弘道女商出孫女三
一適庠生喬良柱一字儒士王家植一字商調雅李

出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啓孺人窆與合焉
禮也銘曰
進耶而頗退耶而恬惜爾者謂伉而弗圖羡爾者
謂寧而有淑其燒燒相厥夫以亡媿爾賢才
于萬禩其俾安于兹阡

太學生霍谷盧公配孺人劉氏合葬墓誌銘代

太學生盧公之葬也墓木拱矣而配劉孺人曰曰之
逾月其孫安化令夢麟迂道跣奔至越明年冬十月
將啓公封奉孺人祔焉偕其兄若弟衰絰来謁劉于
曰窆宮石一言誌之以不朽先恩也敢徼惠于執事
已手狀而眎余余自青衿時辱交于公有年孺人又
出余劉氏為先別駕碉軒公女于余稱姑徼狀寧不
悉公哉公盧姓諱國光字汝觀別號霍谷先世居邑
吉恒里大父晃舉成化辛卯省試官綏德州牧始徙
城家焉父綸舉弘治壬子官慶府長史生丈夫子五
季為公公生十歲授書鯉庭日記千餘言長史公大
奇之甫冠補博士弟子妁婚孺人孺人少貞淑有令
儀組紃紅作罔不精解及嬪于盧長史公已逝孺人
事姑張曲極誠款而翊公為儒甚力寢久姑張下世
家益貧孺人支窘守嗇為公治朝夕不給解裝具佐

之公自是曰内顧慮短褐敝蹝每鷄鳴蹩蹩造館也
余劉氏二三君子及余從公社中會公所搆文率多
崇古尚質不類經生語學使者試而才公予公餼公
餼越丙紀意氣㦸㦸目一第可摘取即余與二三君
子靡不歛衽推遜謂公非池中物也顧數奇十上棘
圍卒不售隆慶庚午以貢入太學明年具韋服歸歸
無何搆一疾弗起蓋辛未夏五月也距生癸酉春二
月得年五十有九初公嚴于庭訓課子為名諸生三
入嘗夜讀慷慨太息曰吾壘白曰聞度兒輩不至作
我也當有跨竈振盧氏宗者公殁孺人時諭諸子曰

尚記若父墨帳中語乎天靳若父一第賞恨以巳若
曹其共勗之萬曆己卯夢麟領鄉書己丑登進士授
安化令夢鳳亦是歳成貢孺人沾沾動色曰吾有子
哉熙幾慰逝者地下矣安化令捧檄過里門念孺人
春秋高邅迤不欲往孺人誡之曰吾即老尚健且善
藹汝以堅儒筮承一命　國恩未酬豈宜顧私耶往
哉其勿我之虞安化令長跽謝徘徊久之迺之官閱
一歳餘孺人以老病卒于家蓋辛卯冬十月也距生
丙子秋八月得年七十有六嗣男五長夢贇娶鄭氏
次夢龍娶李氏繼馬氏次夢鳳貢士娶范氏次夢麟

安化令娶劉氏次夢熊庠生娶王氏繼邢氏孔氏女
一適李應芳孫男九學詩學書學禮學周學孔學程
學曾學閔學道孫女八婚嫁皆名族曾孫男三鴻儒
鴻漸鴻卿曾孫女一嗟乎盛矣盧公困于儒而光孺
人貧而發發而且老也竟成子之名以昌其後天之
報德善人何緩而不爽哉銘曰

是為盧夫媍返真之宮毋謂偕而窮爾子顯庸爾
名斯崇宜七尺之土而埃一命之封則爾之不遇
于始遇于終嗚呼何恫

誥封宜人魏氏墓誌銘

平陽宗姓以賢名者蓋有輔國中尉雲石君云輔國
諱新堤別號雲石陽曲榮靖王之裔鎮國中尉知圁
長子
高皇帝八代孫也其人博大明道理好結納四方長
者士境內文學則首推轂不佞而師事之不佞謝不
敢當為兄弟交十餘年矣今歳冬走帛書來為亡室
宜人徵窆銘誼弗克辭按狀宜人姓魏氏平陽世家
父郡庠生遵周母曰譚媪宜人生而娟秀有令儀侍
其父授女史內則諸書廓然悟也父大奇之私謂譚
媪曰是女當顯貴誰家子為若伉者會輔國妁婚委

禽焉得　錫命封宜人笄歸年僅十五恪守婦箴服
勤中饋事兩尊人曲極誠款有孝聞矣兩尊人下世
輔國冢政一委心宜人又憐其羸弗任劇也旋置妾
媵贊理之宜人相處懽甚晨起斂容晉齋廚諸妾暨
僮若婢大小以次授功如宜人指嚮往矣持以白輔
國未嘗不愉快稱善也輔國精心計歳祿所入推奇
羨什一而息之積居既饒宜人又能佐輔國廣其施
郡國大役巨惜百金捐橐為諸王孫先期功以下有
丐貸差緩急而應人人頌義不置口輔國既以施予
流義聲而性又善客躭音樂群梨園子弟演習諸襍

伎樂饗滿堂粉綵代出鍾鼓交鳴至中夜閧喧弗止也宜人率諸妾篝燈宴坐必客去侯寢門迎問輔國曰君倦勞苦已恙乎既而曰休矣其自愛即輔國酣寓別室宜人怡然已怍色赦一女奴奉茗盂尋聲而進之矣宜人初寡疾後以勞瘁稍動醫藥不為慮一夕暴卒輔國號頓絕復穌者數四家人男婦以百計環哭棺前哽咽有餘悲也以是覘宜人不可謂非賢已宜人生嘉靖戊午二月十七日歿萬曆壬寅四月初九日得年四十有五賢而壽嗇其天乎命使之與可念也輔國卜丙午春正月閒窆郡南郊祖塋之次

以宜人葬焉初宜人易簀時輔國具棺殮甚周比至葬剪綵割綺為旌幢車蓋之屬塡溢市巷觀者謂集輔國匪尚靡文事炫耀德宜人最深以是報之已懷于逝者耳輔國子男五宜人生伯子慎鍚封奉國中尉配張氏封安人側室常氏生子三一配張氏二幼劉氏生子一俱未封女九一適庠生樊屏一適馬體益一字亢體恭宜人出一適裴承命一適貢應選一適庠生李肇登一字姜良弼常氏出二幼劉氏出孫女二一適張復儒一幼慎鍚出嗚呼周南之化遠矣寵多見妬育多見嫉狀稱宜人莅事輔國終其身不以勝故靡媢嫉于諸妾恩御之煦煦如也和氣所孳嗣息蕃昌樛木螽斯已邇焉宜人奚但稱賢嬪其流福　王家不亦厚且長哉銘曰

有美其嬪齊淑且仁相而令人而蕃育振振年丙午月庚寅南山之封壘而新我銘幽石永不泯

太學生澗溪衛君元配張孺人祔葬墓誌銘代

衛子蓋棺兩月矣葬得日其孫希祖扶服來謁余乞銘且曰往者母氏背不肖不肖方穉也已及為此請今且祔母于父其藉手一言為不朽計乎蓋衛子先娶于張繼室以余女孫為肺腑親噫嘻余即耄忍不

銘衛子哉按狀衛氏世居吾邑故縣里推鉅閥曾大父昜大父揀皆有潛德稱隱丈人云父載道捐貲授城授義官娶韓氏以嘉靖壬戌某月某日生衛子衛子生而眉骨秀豁器宇凝重少習舉業即有解悟父以其穎也而嚴之遂援例遊太學太學諸生富室少年怒馬飛鞭招携過長安市意氣豪甚不則燕喜恣為樂闘博弄奕嘲謔紛起獨衛子尚沉默端居斂容坐竟日恬如也既歸雅飭衣冠猶務為恂恂君子與人交雍容退讓不以狎故廢禮遇事慎籌細慮不長叅敘之必中至篤于內行肫肫孝慈勤定省侍膳

上食能以敬順承父憔嚴義方館舍延師成其子為
名儒斯其大者初衛子病咯血数齊幾殆中外眷屬
環視而泣思以起衛子不可得也尋以醫起越三年
漸復于素或謂衛子有天幸當不死無何一夕得暴
疾遽卒蓋萬曆癸卯三月二十五日也距生得年四
十有二元配張孺人平凉郡丞嘉樂女生自貴族婉
娩習于㮝職事姑嫜起作必先寢息必後處衛子賓
禮相恭巳疾言怍色伏臘賓祭務從潔典即日用米
鹽枲麻之役罔不井井理之稱賢婦焉歿于萬曆壬
午距生嘉靖癸亥得年二十于一即希相頡秀而文

為邑諸生有聲娶柳氏繼韓氏俱名家女女一未許
字余趙氏出孫男一聖言未聘語曰造物忌完然與
否與衛子大父母八十偕父母六十偕而又身處膏
腴撫有其子若孫歲時捧卮醲為壽一堂之上五世
而嬉豈不嘉祥盛事哉柰天竟奪衛子以去可畏已
夫非所謂忌完者乎衛子以卒之年五月二十八日
祔葬祖阡之次張孺人祔之禮也銘曰

疇而伉疇而儷德不愆儀賢弗永娩疇而予疇而
孫玉華流藍蘭枝茂根茁蘗之陽土厚而豐松杉
外叢我銘其中是惟而之幽宮

白雲巢集卷之十五

洪洞邢大道甫著

墓表

亡妻孺人李氏墓表

孺人李氏邢子大道妻也李與邢家世皆洪洞孺人
父曰古直公鳳陽府倅母韓安人先考鶴岡君監察
御史母劉孺人初府倅公與先君為諸生同筆研甚
善先君舉嘉靖乙卯府倅公舉戊午已未計偕先君
成進士授直隸任丘令是歲生余府倅公下第明年
生孺人壬戌先君入擢御史會府倅公再上公車遂

就長安里搆婚萬曆癸酉孺人適余時先君坳八年
所矣母劉在堂孺人晨起朝見問亡恙已治滫瀡漿
酏日三上飡亡懈容余少墮馬病骨支離孺人相視
若賓每夜分伴余讀手具膏火拂拭卷案祁寒溽暑
亡間也余補校官弟子明年進增廣生累試弗售鞅
鞅不自得孺人徐慰之曰君習史氏家言自古賢豪
非逆命取富貴乎君誠才以疾阨弗展天實為之胡
損于君自若乃爾哉余意稍釋遂罷經生業葺茅澗
滸之南讀多先秦兩漢諸書暇則詩朋爽侶㘝眺山
水間惠偕忩返家政亡纖鉅取裁孺人井而理矣紛

孺人不育以㱡末也不為念又之怫悍間言于余曰
君恨不得志功名後嗣與功名孰重乎已請余置妾
余謝不已又請予余從兄大受子其子殤孺人泫然
悲不已也壬辰春余歆謁㐲孺人色稍困延醫診謂
娠非病也余行六閱月而還孺人已擧子相顧慰勞
若亡何病乳癰癰已成痞腹時痛時鳴孺人猶勉持
拮据耳明年漸骨立展轉床帷至夜呻唫達曙矣一
夕毋劉視之屬乳媪抱其子前孺人強起謝曰媍不
天不能事姑且累姑矣已泣下毋劉亦泣余大哭失
聲孺人執余手曰君毋過哀吾死是擧將誰恃其善

字之亡恨矣目遂瞑蓋癸巳夏五月二十二日也距
生庚申春三月十七日得年三十有四子一曰篤恭
聘庠生柳有芳女於乎孺人年十四而稱媍稱媍十
九載而始擧子擧子僅逾歲而亡顧孝篤孀姑禮襄
病夫終其身心如一日也彼世媍精女紅善中饋何
者不稱內惪孺人固饒為之亡足云矣於乎余安能
忘孺人余即再室有若孺人者乎孺人奠以殂之年
冬十一月既望余歆誌一石手筆哽咽悲不能文明
年甲午春二月哀毀少定乃礱碑墓道次其巔末書
之蓋孺人惪于余深庶幾有所託而傳乎媍行不外

彰不得例論矣銘曰

東門之原沃壤深泉是為孺人之阡爾為媍而賢
而惪斯儔疇畀爾以嗣而嗇爾之畢嗟嗟孺人有
知者天耶亡知者天耶

處士小峯李公暨配南孺人合葬墓表

邑之東龍泉鄉蓋有小峯公藏云公功十餘禩而配
南孺人祔之其孤秉魯叩邢氏子盧扶服泣曰曩父
葬竊誌且銘矣而未表也今祔毋于父不肖欲請辭
而碑之隧為先惪不朽計顧不肖不能當子惟藉先
別駕古直君之靈敢徼惠于子古直君者秉魯從兄

不佞丈人行也於乎不佞即少且賤恐不言公哉公
姓李氏諱鏊字孟濟別號小峯父曰北峯公娶于段
生子三季為公公生九歲失怙即歘歔不自持十二
就塾師攻鉛槧業已棄之從北峯公及伯兄金陂醝
維揚揚故大都會商賈鱗集而公以少年子倜儻饒
智畧靡不人人遜伏之居久北峯公倦遊公與俱歸
歸亡何伯兄病且客死公念不及訣號慟欲絕者數
四已侍北峯公又時時解慰涕涔涔下也寖後北峯
公亦捐館公襄事柴骨幾殆事竣復之楊賈以秉魯
從時家遣中葉貲稍稍匱公積纖累微操什一而息

之所至位天幸不數年遂成大賈發篋中裝不下累
千金公雖匿跡爲賈所結納多海內賢豪士日與弈
奕博譚文墨謔浪杯酒間屬有緩急即投箸起甚至
傾橐而資之無難色裼俗以是益嚴重公公晩歲頗
思詔有官然不喜官雅好遊南中佳山水數往數返
一日扁舟泝大江將登茅山之巓至夕若不豫者伏
榻而卧痰咯咯起喉中秉魯大驚急丐劑啖之弗甦
或謂公纔當不死竟死矣於乎豈山靈有約不欲公
形交而遽奪其魄耶公卒萬曆庚辰三月距生正德
戊寅九月春秋六十有三南孺人卒壬辰十一月距

生戊寅正月春秋七十有五孺人故侍御汾涯公女
性婉嫕有閫悳翊公成家終其身不厭裘裼閭黨歸
賢焉子一即秉魯女二孫男女各一婚嫁詳誌中不
佞嘗讀史竊謂倚頓烏倮之流雖以末起埒素封而
任術自售其行不皆軌于義太史公尚繪而傳之若
公恢廓有家矣而篤倫理敦信誼富好行悳達足娛
志斯不磊磊大丈夫哉不闡以播疇示來裔不佞姑
次其事以復秉魯而聽其竪石亦太史公意也

諸城尹兗川韓先生配李孺人合葬墓表代

今皇丙子之歲先生以開封教授典試秦中所拔傾
俊士數人而不佞嗣美與焉越三年不佞成進士又
十餘年官按察僉使監軍河東距洪洞不百里而近
則先生之鄉也先生時解跡田居問遺不與通而不
佞持門下剌駐車閭左先生方出而迓余已酌旨醴
要余飲已又爲詩貽余及喪其配李孺人不佞詞誄
之而先生洊浮淫甚也距今又八年所矣不佞謝病
在里先生子嗣祖以書來報先生捐館且曰亡父與
先孺人窆合矣鄉達司空楊公爲誌之不肖竊懼後
世採風而過者靡所考訊也將礱一石爲隧道碑願
丐辭于大人長者不佞聞而悲之曰傷哉先生歿而

不及引紼又不及以絮酒酹墓也傷哉按先生少治
易爲名諸生踰冠舉于鄉四上公車偃蹇不得志遂
從銓註授齊之諸城令諸城巖邑也狡訟蝟集而又
多權貴客横不軌于度先生子赤子用愛而于豪右
用三尺彈壓之以故人人相戒強項郎勿犯也萋菲
流聞遂讁諷簡改伊陽伊陽狹土訟簡而民易馴又
鮮巨姓爲百姓蠹先生按俗而治轂蹟蔚起謂旦夕
序遷矣吏部又執前卻以駁論謫教開封開封省會
地故有書院萃諸儒先生褒衣緩帶督課其中一時
風化翕如也而監司某者臨之責苛禮先生不爲遜

因搆之臺會大計論罷自先生罷歸浮沉里社可二
十載頗斥田園飾花竹疎軒秀几奇篆古文手一編
勗其子若孫讀矣暇則二三大夫登眺山水間捫蘿
拊石飛觴聯句翩翩然適也年七十餘素健亡恙一
日飲晉中丞所稍不懌歸而暴卒卒之夕地大震感
交宗姻號哭之聲徹于閭巷曰疇為韓氏贖先生也
先生負才奇性又伉激屹屹不能下物故兩為吏一
為士者師皆未脫于讒卒以淩擠解官蔓草姤蕙野
烏咤鴦先生所繇弗容于時乎生平好聲律尤善為
行草所請揮灑立就或評其詩似白香山筆法似趙

吴興庶幾當之夫漢紀河南守吴公薦賈生矣吴公
治狀第一而謳鮮表述令史不及悉至併其名遺之
司徒橋玄恩遇蔡邕矣玄死邕為碑而頌之以志不
忘琅琊王先生嘗論說及此蓋謂賈氏之薄而中郎
之篤報也不佞才不逮二子而不敢託于弗敏以薄
先生故因嗣祖之請表其大者先生姓韓氏諱景暨
字尚同別號羌川家本相州移洪洞代有儒碩顯于
世宋魏公琦
明忠定公文尤以勛德稱名臣父岐山令廷芳嘉隆
間循吏也其他事行并李孺人賢狀具司空誌中

古硯銘

珉不盈尺寶之踰石水不容勺釀之龍躍自柱下史
以遺山人案席之珍磨而不磷

方鏡銘

汝光瑩然醜不飾妍余性稜然方不為圓形影相照
四十餘年物合人合天合之緣童而髮玄老而雪巔
汝不吾棄吾終汝賴

贊

虞士師

八愷登俊五臣宣謨邁種之惠股肱有虞天子垂衣
南面恭已士師平刑克稱大理刑期無刑民協于中
四方風動曰時乃功

晉樂師大夫子野

眶瞽馬而蹤則慧焉而聰亦愕焉而直國有正音太
師典樂之職邦無亂政大夫臣君之力兩朝骨鯁十
秋血食

漢鴈門太守郅都有引

郅都余里人也元美先生曰太史公傳酷吏吾獨
取都公廉忠信而不得免坐臨江王宼死耳為作
鴈門太守行余才不及王先生一讃系之

廉而靜以持官忠而直以抗主威而神武以懾豪宗
而怖強虜然竟以是中危法不保其身埒于溫舒義
縱之倫寃哉大夫此史遷之筆是非頗謬于聖人

漢忠武侯諸葛孔明

龍卧隆中相時而起狐鼬鼠權竄而縮趾魚水真主
受命遺孤出討攻祁南征渡瀘而漢業終不可圖其
峙一隅不吊世而廟社丘墟人耶天乎先生之才管
樂自許稍揮若定蕭曹不得與之伍伯仲之間為伊
為呂余所未知請問之杜工部

唐逸士孫思邈先生

隋召博士唐拜諫臣三徵弗仕卒老于秦識大器則
獨孤信師禹醫則盧照鄰嗟嗟先生鵲佗非倫天之
放民太白之山遺風未泯歲幾千許之箕潁巖之扃
恭也耶

明太傅質菴韓公

司徒任官兩朝執政閹竪亂常九閽請 命嬰批鱗
之禍身以報 主而危釋累卵之憂國以刬奸而靖

論定蓋棺諡曰忠定

又

三朝受知排難決疑吐膽而揚眉一疏讁奸持危扶
顛將賢而畀有曰寧子之愚公之未死衛國能全
其軀嚋曰比干之仁即公而死殉國不愛其身以此
論公是曰偉人魏公裔人 昭代養士二百年一人

郡司理盈鹿張先生

無矯無飾有威有儀亦瑩而秀亦偉而碩亦轟轟而
烈烈亦委委而蛇蛇亦湛然而秋月亦藹然而來颸
亦百篇而工于詩亦片言而決獄之疑猗與先生伯

而吏也儒而師耶聞其言曰古之人家籍毋李寧軾毋頫論其世也博物若華摛文若衡而平法若釋之也耶

太守箕峯衛公

謂嚴而明包孝肅之名謂寬而仁歐陽文忠之倫兩者擬公未槩公善求當其人曰趙清獻晝之所爲夜必告天一琴一鶴行橐蕭然

叅伯中齋劉公

漸鴻舒翼出而經世大郡雄藩之寄曰神君曰循吏潛豹脫玄隱而歸田青山白水之間曰文伯曰詩僊

皡皡了悟五十四年椽壽不百名壽以千嗟嗟乎先生之賢

商城令六同趙公

是為令而賢官不及耳遷寄傲林泉 帝思優老粟帛以贍鄉評推美月旦誰先黃髮丹顏而鯢齒尚堅九十四而賓天噫嘻公耶非人耶而神抑神耶而僊

侍御晉山于公

威鳳神羊其出也世之禎祥白簡皂囊其仕也國之紀綱倏而滄海倏而吳閶倏而東皐倏而北邙此公之年七十有七在古為稀而達者猶以為駒之過隙離露之易晞也耶

諸城令芝川韓公

氣則貫虹譚則生風筆則游鯉而翔鴻抗于吏以一令而顛豪于詩與文以七十五年即世高之者曰陶彭澤先生而才之者曰韓昌黎後裔

馬湖守晉齋劉公

八十年覺鑠二千石尊崇或以擬化蜀文翁或以擬釣渭太公貌已還童步不曳笻豪于詩而百篇立就豪于酒而萬慮以空春林秋社竹綠花紅伯倫之興趣不淺而公幹之才情益融猗與先生蓋無墮其家

風

舅氏叅伯灰山劉公

四十而仕六十而歸八十三而返眞貌溫然而可親胸湛然而靡塵其慈明古之循吏而其朴碩今之逸民不尋眞不絶俗不選丹不避穀金紫而身猶常素市墨而心若巖谷知止知足完名完福

外舅別偶古直李公有引

公李姓諱秉愚別號古直為諸生負奇與先侍御君交甚善嘉靖戊午擧孝廉數上公車弗第萬曆庚辰銓註授東昌府通判三年報最 天子下尺

一褒勵之議特還矣會署曹州以守事詿誤謫和
州丞已徙倅保定已又徙鳳陽督儲穎川地卑濕
足疾公又念其母老意不自得遂乞骸骨還戊子
卒于家得壽五十有七丈夫子二女三仲余元配
余甫髫美文墨習聲偶公目而異之曰君子才吾
家達少也後嘗有聞是不泯于世者公歿之日余
以病縛不及手為狀又不及誌與碑公固知我余
負公已盍時時追念咎余之過焉今年夏仲子就
實出公像眎余曰是宜有詞可藉手以補汝闕乎
余睇瞻再四仰而思俯而悲且泣也於乎道即不

敏恐終負公哉贊曰
余公半子公最愛子公歿二十有三載始展公之像
而贊公于圖電目虬鬚危冠長裾外巖巖而嶽立中
坦坦而淵虛嗚呼公乎胡一舉而登賢書胡七上而
困公車胡半刺掄官而六品未徙胡百年期算而五
袠僅餘嗚呼天乎

雲石宗侯有引

宗侯雲石公締交于余有年矣辛丑之秋九月既
望余過公圃探菊公挈榼壺飲我東籬之下酒半
出徽人吳君所繪公像眎余余倀玩良久雲松虬

蟠溪梁虹跨海霞爛而鶴唳泉清而鹿仰殆崑
丘隆島之界乎而公葛巾野服徜徉其間飄飄乎
一陸地仙也援筆而贊之
約其目廣其顱豐乎其頰而澤乎其髮與鬚謂
帝室之裔耶何以不紆紫拖朱擁高蓋而擁華車謂
儒而冠者耶胡為乎若龍若駒嶷嶷矯矯過與凡殊
豈公之貴不及位政不逮聞一丘一壑恬然以居者
乎嗚呼貌公者得公之似而肖公于圖懷公者喟公
之德而疇與為徒俯仰今古東平高風河間大雅廢
然曠世而同符也耶

先侍御鶴岡府君

此先府君之遺像也朕而麗軒而昂昂冠紗而烏袍
纚而崢以神峯立　朝二百日鶚之擊秋而鳳之鳴
陽閱世三十有八載過隙之駒影而爍空之電光於
乎府君其數短而其名亦長其家貧而其子孫亦良
歲時伏臘跽而弥堂達者青雲之秀而窮者老于經
史六藝之場皆無墮其書香

鳳縣簿劉天台

汝與予交也澹然而有素予覘汝貌也悴然而多鬱
朋茲圖之長鬚濯而油油眉宇揚揚而襟宇休休溢

乔一鶚而鍛翼𪅆秋汝有虎豹之駒五皆乳口而飯
食牛氣雨不弘比下東陵故侯長鋤短笠歲月優游
汝官若敝帚汝棄之矮屋之下豈獲低頭

高唐倅韓宏古

覘汝貌玉之絕塵味汝言酒之飲醇訊汝世德家有
縣譜而 國有朝紳童年祖訓詩書力勤胡四科偃
蹇志轔轔而不得申汝之叩神越十五載而發跡氣
奪萬人胡仕僅一州倅自齊徙萊不脫幕而官貧拂
衣翻然歸老巖濱柳月松風漁乂樵斤汝今六旬祿
汝真踰七望八百千其春逍遙亡垠汝為漆園吏耶

為天民耶畝者供可何必美紗籠之貴而為李藩之
後身

國醫岳橘溪

骨豐而聳髮濯而鬒唯好生之一念體造物以同仁
膏肓痼瘵就起而回春泉石煙霞汝超而脫塵自今
以往毋攖汝神毋鑿汝真彼偓佺與子晉將比駕延
汝而貌子于蓬瀛之濱

李仲子就實

冠而峩衣而寬褎長虹貫霄性氣之豪大鵬鍛翼乎
扶搖惟時之兆遺母惜三餘毋悲二毛俛仰宇宙琴

酒逍遙

亡妻李孺人

內淳而淑外秀而娟粉墨莫傳綺縞且鮮豈欲試伯
鸞之志茲何虧德曜之賢舉案齊眉偕老百年而胡
不待視余若捐採春蘭與秋芷攜稚子而薦筵而瞻
而像能不泫然也耶噫嘻

劉生任吾

而骨巍巍而神灼灼而逸氣翩翩雪驢風馬水曲山
巔花樽月榼席地幕天匪狂而顛以酒而僊疇與而
儷肩嗟乎而祖伯倫酒德有傳醉而突然醒而豁然

謂而象賢夫誰曰不然

范仲子耀昆

爾才出頭爾命壓頭爾器不庸局而貌不凡流爾筒
之藏留于鄴侯爾筆之道出于北地而入于弇州嗟
乎日月逝矣歲不爾留尚勉而修毋謂學而優世無
知爾者其以竢之千秋

少鶴山人自贊

爾骨則癯爾形則削晛澗寒鴻秋山羸鶴羞比翼乎
鳳凰豈同群于燕雀月峽雲汀煙霄霧壑一迴一翔
一飲一咏不知爾者爾未覩上林之春其知爾者爾

庋幾脫世網之樂

醉仙有引

醉仙胡姓不知其名家貧裁劄書牘遊士大夫之門每食必索酒飲飲必醉人呼為醉仙云今年六十繪像乞余贊初鄙其人不為應既而十次走門蒲欸階下曰小人醉矣先生惠我一言勝于我活千歲耳余憐而許之

汝生之貧瘦骨寒肩瘦亡斗粟囊亡百錢而以其劄刺之技日寄食于大人長者之前時顏而語時酬而眠世人于子嬈節嬾行亡所取而取汝之善酒名之曰仙庋幾其然

白雲巢集卷之十六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哀詞

雲石宗侯哀詞

萬曆癸丑秋八月望前三日

皇明陽曲府輔國中尉雲石宗侯以疾卒于正寢洪洞山人邢大道伏病家園訃聞南向而哭哽咽失聲越十月朔乙酉君七七之辰始治牲酤香楮為誄言一章走道六十里詣靈位而奠之曰於乎宗胄多賢余識亡幾詞社尋盟泰字其始屡日及君大雅君子

已亥之春余過汾里二君聯鑣跡余館即道院逢迎笑顏溢喜君余稱師余讓君齒片語定交遂成知已已從余舍府第之傍靈壜秀几綺帷雕床座有玩帙爐有薰香僮奴在侍鮭菜時將載花高筵大賓醴設歌扇遏雲舞衫回雪平原憔悴十日而別循是以還修好弗絕余有小搆弇山鏡池君移名丹朱緑連畦巳枉軒鶖訊問幽栖諦視君色異于他時酒半言頗坐起失宜如狂如癡如醉如凝余謂君疾火炎痰窒收銳斂精節勞從逸與物亡營可保長吉別語叮嚀醫不可失君亦首肯屏慮調息去而掩關一揭容膝

斷髓粥茹斷虀䪥食書求劑余加七如昔奉予之言
良于藥不屈指于今歲序三遷君不接席余奠帶奔
[illegible]凝春孟令旦弧懸籠筐不飾中以微言道場佛會
酒客已梢膏肓二豎與君纏綿乃迫秋期寸晷弗延
颷風慘烈函問喧傳於乎哀哉君貌非俗生有奇骨
虎顴亂鬚便便其腹仁心為質表此惸獨納客十方
食貧九族如魚就水如鳥集木歲之不登千石指祿
旌義表閭
皇綸攸屬人積之厚天奪之遽斯理反常余所未燭
於乎哀哉君之聰明奕博弗親其于畫品鑒賞最真

近窺一代遐追古人子昂元鎮戴璡唐寅以及吳偉
俱稱絕倫悼君之壽數不六旬羨君之嗣庭有五麟
生而宗臣死而 帝賓上遊鈞天下窺八垠君雖殁
矣不殁者神於乎哀哉余以文章取憎多口君獨寶
之千金敝帚縉紳交酬必藉余手元娩之亡宜人戒
輀變石碣銘託以不朽君今大歸余衰亦久藥裹繫
身病魔掣肘擲筆復拈為言愈醜敢擬楚些聊佐椒
酒布奠中庭長號稽首距化之日四十有九於乎哀
哉

李母房太夫人哀詞

房太夫人 誥封都御史李翁繼配也翁初娶于麻
稱良娩生子中丞公甫逾齔而麻捐館太夫人繼之
恪遵壼範為翁佐內政甚修而撫其子不啻己出既
中丞公歷膴仕領節鉞之寄彪勛西土翁拜璽書膺
封爵貴矣太夫人奉翁夷猶田間畫繡弗耀煙蘿是
耽忠孝大誼貽規令嗣陳寔之廣行石蜡之訓言蓋
兩兼之吁翁其高已中丞公迎養弗遂得無廑乎內
顧而壹意精白服勤 王家非太夫人何以安焉可
不謂賢乎哉今歲夏五月以疾歿于里第訃聞晉陽
中丞公號慟殆絕已以情哀請奔喪且行屬吏山西

清軍叅政燕僉事某河東備兵副使某皆中丞公同
年舉若也視太夫人有母道矣縞帶練袍生芻束帛
詣靈位而奠之中以誄詞詞曰高門鼎胄娟息標賢
琴襦結佩有麻其先喜夢兆熊誕生國器和丸未終
溘焉長逝房也繼之翼頡而顧閨範畫一壼馨日章
相而夫君蚕桑是耽裘褐為安蘋藻以飾凡孤受託
彩鳳九苞恩同顧復慈視劬勞偉矣中丞起家儒俊
三歷儀邦梁秦與晉文臣餝武手詔自天左旋右斧
開府籌邊彊圉告勞
帝嘉迺績恩及封翁褒綸三錫榮名已被怡老于鄉

夫人娩之鵲適鸞翔黃髮龐眉高堂燕喜既壽且康
介爾繁祉云胡一夕不弔彼蒼月華墮彩婺曜迷光
千里玄聞吉人在疚仆地昌從呼天莫扣瞻望故里
衰絰徂征代雲濺淚汾水吞聲人世百年朝露春草
孰娥桂宮孰仙蓬島相夫以道播有令名訓子而成
安問所生蘭萎遺香珠沉流爍嗟嗟夫人九原弗作

又

萬曆己酉夏五月李母房太夫人捐館舍春秋六十
有二矣蓋中丞御史臺李公繼母也訃聞山西中丞
公為位而哭痛甚已疏請解兵事趋里終喪屬吏河

東分守布政司參政某分巡按察司副使某飾牲酤
香楮之儀走道五百里詣而祭之曰維母氏之懿德
兮鍾靈淑于魏邦毓天姆之粹和兮爍婺曜以發祥
嬪高門以主饋兮儷君子而頡頏續文琴之絕響兮
播徽音以載揚守壼範其晝一兮企追軌乎糟糠力
組紃而罔息兮復祇敬于烝嘗協慈規于斷杼兮撫
尺孤之昂昂鼓風雷于九漢兮龍蜿蜿其騰驤佐憲
曹而司計兮翊容臺以為郎歷四國其蕃宣兮復專
閫于西方控三關以抱虜兮壯萬里之金湯飭文武
之為憲兮炳勛伐于旂常荷

帝恩之三錫兮天寵耀乎星芒龐鶴髮以烏冠兮佩
朱紱之煌煌羨封翁之康樂兮崇母德以克襄傲歲
月之流駛兮恣雲水以徜徉恬野饁其如賓兮衍家
祚之方昌宜期頤之難老兮介景福以未央胡仙媛
之厭世兮倏遺榮而告亡悼黃耉之擊鉦兮哀音慘
于穹蒼傷兮子之欒欒兮手訃牒以彷徨慟含飯之
罔逮兮增結愲而摧嗚追慈顏之不可復接兮淚淫
淫其盈眶望故里以徂奔兮申哀奏于九閶其寄祭
官勉于屬吏兮恨引紼之弗遑託楮毫以將悰兮聊
以賦招魂之章亂曰神焱舉兮洋茫不可扣兮蒼蒼

薦桂醑兮椒漿襲陰風兮鸞翔鳴仙珮兮璆鏘儼修
靈兮來嘗

恤部蘇公哀詞

萬曆丙午比部郎蘇公奉
上命簡刑山西秋八月以暴病卒于平陽官邸蘇公
齊之武定人距家千餘里靈輀將迈遺槖蕭然陽曲
府輔國中尉某嘉蘇公之賢悼其客死也捐祿五十
金賙之兼飭牲牢酒脯及香楮之儀祖奠柩左誄而
告曰嗚呼蘇公振代英碩毓秀東方降神維嶽比曺
分署卓犖其材驄車北下熊旆西來赫赫

皇命館刑是屬以有蘇公懷矜剖獄陷穽弗枉覆盆
必燭梏桊坐䏊圖扉立出嗚呼蘇公覃福寃民轟雷
潑沴化日回春造物曷私維善是親德不膺報轉災
其身屬纊之辰語狂如譫吏士突奔傳公病作官僚
愕然趨視挾醫公色未改藥石弗施曾不回睫飾巾
待期電軌難挽天路遐馳嗚呼蘇公百身何贖堂堂
脩軀頽若冠玉亡不越宿奪之奚速豈有鬼伯冥駕
催促嗚呼蘇公視世若捐聞者哽咽覩者涕漣終生
痿隕賈子弗延既才而賢卒不得年悼今證古匪人
也天嗚呼蘇公人孰不死所慟公者死而亡依亦有

弱息爲襁未離亦有衰慈倚門歔欷自晉徂齊千里
之疆丹旐飄飄川嶺迴翔旅魂悵悵焉識故鄉彼有
宗戚交誼覔冠素裳迓公于境拜公于堂蔽薤露之
歌續蒿里之章如之何哀而不傷嗚呼蘇公歆我餞
觴

樊太夫人哀詞

萬曆己酉春 誥封太夫人樊母以疾卒于家其子
潘伯公飭兵雲中訃聞跣奔趋里伏棺呼號絕復蘇
者數四風木之感甚悲矣高陵人某官山西左叅情
關桑梓且有聯宋之誼焉束帛絮酒馳一使浦城賷
誄文而奠之曰鄒有軻母訓子而賢漢稱孟光召德
𦊱徽擕徽音于青史歷千載而猶傳媲媲夫人凝精
婺光秀育中閨紉蘭佩芷結褵君子𬘡頡而頏梧檟
在室機杼在堂脫簪珥之餘飾唯衣褐以爲常蔚矣
芭文孕自丹穴亦曰鸞雛駒稱汗血凌九仞而翺翔
踔四都而電越誕茲英物介爾蘩祺嚴規已斷慈訓
其施三遷下舍一經就師倚與藩伯茂齡顯第玉闕
探策金曹主計郎勛克懋侯符以專鼇涯渤海黃霸
穎川擢憲分司儒臣飭武孤竹六封晏然桑土移師
代鎮扼虜要衝椎牛饗士魏尚雲中大閱宣勞

帝恩載霈三錫加崇母因子貴帔閃閃以飛霞冠峩
峩而從翠巉巖景暮天各一隅俄焉陟屺念彼倚閭
王事靡盬我心髒紆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胡然而閼
萬里長訣含飯罔逮祿養斯絕罄五腑以騈枯鍊九
腸而寸裂秦關迢遞呼號長奔哀風夜慘愁日晝昏
總帷已即茲顏尚溫冥軌不返修靈若存於乎悲我

憲大夫徐公哀詞

萬曆辛亥夏五月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副使海寧徐
公歿于襄陵官邸公持憲節入晉職專清戎兼飭邊
會河東兩分司缺奉臺檄攝篆下平陽歲饉冦氛告

急公軫心民瘼鞅掌　王事不有其躬一夕疾作轎
舁上之撫察及藩臬諸僚下之郡太守從事州邑牧
佐及里搢紳儒生耆老莫不怛然而驚惻然而悼惘
惘然而不及百其身以贖也踰月柩還故山道經洪
洞山人邢文道聞而感之作誄詞詞曰嗟徐公江
左名賢副憲晉土魯不越年維茲春仲借寇平川四
牡驤後五熊導前惠文峩峩綉鷁翩翩戒邦弭造災
沴連綿蒼生之困急于倒懸徽惠維公福曜千里浩
有紀綱仁有怙恃後訟必懲菜色以起山寇跳梁把
歲西鄙嬴劉市焚歷吏民嗟指公曰何患湟池昊天寔遣

白雲集　卷之十六　〇八

師登壇一鼓而平衽席萬姓金湯百城覘公癯瘠長
君佛勝手儆立判捷若風霆厲纖之夕屹然在庭籤
燈照案坐而讞刑德音琅琅胥史悚聽奄忽歸寢斯
咲吞嚴繚山跨鶴天漢騎鯨嗟嗟徐公奚來而晋奚
返而浙䑲析飈揚醴酒道設海鄉萬里川紆山叠孤
櫬南徂旅魂飛越底里哀奔明交動咽薤露哀歌紼
公泉穴嗟嗟徐公摛文而華春葩秋月潔行而潔素
絲白雪壽不六旬官不九列天最高而莫問神至幽
而難詰有丈夫子霜蹄躞蹀亦有諸孫駒而汗血象
賢繼哲揚休遺烈豈造物者之報德不于其身而于

其後歟以補公之缺也耶

　雲中守黃公哀詞

太守黃公治雲中之明年以病不任劇牒請當路願
解郡事還里公家咸寧秦晉之交道經洪洞稅駕官
署中委頓一榻越宿而卒蓋萬曆癸丑冬十月念五
日也越二日壬子洪洞知縣某謹治牲醴香楮之儀
蒲伏棺前誄而哭之曰於乎歲序迫冬冰霜淒其公
來自北五馬遅遅稅駕入署力病不支庭叅免吏榻
卧急醫語短而弱神困而迷奄忽違旦餙巾待期陰
風遺旆天路騎箕嗚乎哀哉太華巖業太河滔滔地

白雲集　卷之十六　〇九

靈關陜是生人豪匡時三策務冠登朝紆能盡省主
計金曹運籌若晏給餉如蕭赫赫平川和戢千里虎
符彪榮熊車至止汲黯淮南卧閣而理次公頴川化
行俗美鄉念哀慈白雲崢屺歸而課耕以奉甘旨公
曰王陽人擬王尊臺臣連牘疏達至尊尺一再下借
公鴈門魏尚椎牛弓馬雲屯郅都鷹揚氈裘鼠奔公
之勤勞誓酬　國恩公之疾疢食少事煩觧鞄辭郡
望望秦關道行而躑來之一棺下吏司封公舊屬土
傾都人士公所摩拊迎公撥靈化而椒脯野哭轂轒
卷泣涙雨妻孥臧獲鎚腸擊腑死者含辛生者茹苦

真宰償德哲人斯祐期之百年數不滿五汗史流馨
芳名萬古羞彼黃耈草朽木腐

封君方太公哀詞

萬曆乙卯秋八月封君龍山方太翁以疾捐館舍其
子民部公御哀在里越明年丙辰秋九月奉翁納竁
馬河東洪洞縣里宦某山人某監生某事民部為父
母視翁則大父行也不腆香帛炙雞絮酒馳使至汝
南薦之靈筵匍匐稽首申誄文而告曰昔稱高逸方
叔于河汝南之姓子孫孔多慶澤濂源洪泒流波洒
有封翁姿軒魁嶷蚤遊上國成均觀禮歸而修業办

田孝悌與物無忤行已有恥汎愛施仁德洽桑梓胥
嬰膝下矯矯儒英趨庭孔訓啟笥韋經籯俊公車釋
褐承明虛閣上黨侯符專城期月風行逾年化溥甚
章上聞撫有戎士移簡而繁薄書旁午析則芬綵斷
若利斧摩手瘡痍軫心疾苦在漢循良卓魯其伍
帝思褒獻璽劉煌煌巍冠大紳怡翁于堂雲間丞翟
秩抑名光朝議既申從部為郎司農重寄留政是襄
挹三山之佳麗訪六朝之遺蹤翁何不好奇遊而道
遥于里中擬百齡其未艾僅五十有八而告終踐然
道骨鮻皆以癰豈醫緩之鍼石困于膏肓而不能勝
二豎之相攻維翁之子我父我母去而生祠謳祝萬
口翁不昔舊名亦不朽痛我邦人不遠三千里而承
訃為走送翁納柩士大夫弗出彊引紼亡緣楚些招
魂椷詞以往而要翁于龍山之巔翁神行天俯降于
筵

洪洞邪大道性之甫著

祭文

祭關壯繆侯文

嗚呼炎祚將移紆宄竊武赳赳髯侯崛起解土覓匡
昭烈仗鉞將壇阽危不貳矢竭忠丹蹙魏吞吳生寵
死愕巴蜀龍飛荊襄虎躍人臣大節國士無雙凜乎
千載煜有烈光廟貌儼然英爽弗滅鞭駕風霆櫜括
日月乾清坤泰岳嵋川澄氛掃沴佑我黎烝嚴爾
鄉邦濟濟多士桑梓庇庥高山仰止雷鼙逢逢浮磬

鏘鏘歲時俎豆報祀不忘

祭明應王文

矗矗者山有神棲之翕翕者泉維神司之靈澤流澌
潤我畬菑芸耔以時既碩且滋如梁如茨如陵如坻
民于報事敢有斁思

祭太歲文

維神柄司土政冥精赫應百魔肅令砭惡鋤強蘇枯
扶偃祚我一方我上渥渥雨暘時若災沴弗作酌泉
思源嘗薌在筵報祀萬年

祭晉王文

洪運承　天嗣惟
聖祖剪葉周宮分茅晉土川靈岳秀粤有哲王文姿
豹變風骨龍驤聰明探鴻寶之秘信厚占麟趾之祥
斐英王牒流芬璇潢大雅如獻樂善如倉縱心而游
千古矚目而下十行上宮差嵗西園婉曲晴靄浮林
修篁映屋躍鯉方池啼禽灌木羽蓋朱旌繡輪華轂
行雲兩隨迴風雪逐授簡梁游之馬卿應對楚賢之
宋玉日長以舒依唐堯之化宇宜昌而熾祝曾侯之
遐福胡然帝促螭駕來迎哀黼餙裳旒黈為纓遂指
塵世還真太清訃音

上達閶闔震驚公輔罷朝　至尊含情生有崇號殁
謚嘉名矯矯嗣君繼統稱條駒神窀窆鳳靈丹穴萬
卷塡胸八音吐舌躔前休以繩武番後昆而作哲王
之形化其神不滅某也父子樛附宗枝刑家令範霧
露恩私慨風規之已遠灑椒酒以敞詞靈偃蹇其來
降霑余襟而若滋

祭大司空用齋劉公文代

嗟乎公之生也以嘉靖丙辰瀛海一隅若嶽之降神
生甫及申其額俊甯官也以萬曆庚辰廟謨敷陳仁
言諄諄若尹之起莘天將寄大任于是人其梢世濁

而長往也以去歲甲寅司空重臣奪之禁裒若傳騎
箕尾而遊天漢之濱嗟乎悲哉公貌魁峩停鶴其身
目瞭馬而視細髮澤馬而甚髯無涯之算卜公大椿
胡卦數之未滿而僅跂乎六旬伯兄少宰七十餘而
侍慈闈之養母太夫人九十餘而有倚閭之親予穴
丹而鳳毛其蔚孫血汗而龍種以馴胡家愛之難割
邐見麾于二豎而食不及新尊君憲伯先公、紀而
就淪豈厭帝座之侍從而輿其子以代耶即人百其
何贖儷群僊而上賓憶初釋褐鳧下安陽埒循良于
漢令則中年之魯洛邑之玉迨司銓鏡選部迴翔倖

賫薰寒賢綱以張評其精明者山巨源之啟事而賞
其燕謹若崔敬孺之爲郎載擢清卿禮賛奉常大蘇
既授撫有越方鯨鯢海伏射虎穴藏康侯之賫予申
之三錫吉甫之文武憲于萬邦冬官拜命水土是襄
九河安流萬宇奠壇唯大禹之明德地平天成望里
門以弗違唯武鄉之忠盡事煩食少鞠躬盡瘁而亡
嗟乎悲哉蓋棺之聞　皇慟輟直遄按　朝章恩恤
匪一諭祭贈賻諭謚贈秩靈輀京發餞賓郊集或輓
而歌或酹而泣旌旐颺颺愁雲慘日歸公于鄉以營
宅窆壘馬鬣之封丘豎以豐碑七尺公其瞑目而長

畢也耶其也視公卿達輩先公遜不有姻婭情偏承
明之覲笑語譪然濶別幾何生死各天根薄書之縻
肘鬱哀悰以靡宣盖逾歲而始馳楚些之詞絮酒千
里奠公之几筵聊以申慶嗟乎悲哉

祭太宰跡菴王文代

嗚呼公之閱世八十有三禩公之立朝四十有二年
當
肅皇之在位值重明之麗天公以曹郎入參選事盖
亡慚于崔亮之賢洎銀臺擢最京兆尹遷倉場之計
度支以專而縣官之借箸于公者庶幾蕭相之經國

劉晏之籌邊憶
穆廟之初禩惜老成之棄捐迨
今上之御統訪耆舊而登延于是司徒之命未幾而
復以藻鏡而留銓公旌良黜慝若山巨源錄其斥僞
若毛孝先宜海内搢紳之士賢者固頌公之惠而不
肖者亦策勵而勉旃方魚水之遇合沐　宸渥之獨
偏遄功成而戒滿遂納組以歸田即公未究之霖雨
蒼生猶延頸以望而遽意脫屣乎塵世奄忽羽化而
遊僊斗隕穹霄梲摧中川亡論廟堂之上九司百揆
爲國失典刑之嘆即鄉之田叟野豎靡不咨嗟而悲

麟譜家一鳳羽翰初騫荀氏八龍藻思翩翩行書香
其未艾流徽音以邈綿公之生死復何憾于人間也
耶恭不才蒸生也晚而以桑梓末誼辱籍公而陶甄
已矣乎公不可復作矣慟卿恩之未報傷執紼之亡
緣心摇摇其魂斷目湿湿而涕漣嗚呼哀哉

祭岳太恭人文代

嗟毋氏之娟慧兮秉元化丁坤靈毓天姆之粹和兮
爍發曜以誕生鎔内德其具美兮佩蕙蓅之芳馨彼
夫子之中道兮撫文琴而失斁得鸞膠其續響兮嗣
徽音于淑媄敉娟箴以蒯見兮盭服勤而茹苦操井

臼其靡忒兮復竭誠于筐篚豈未嫁以學養兮字遺
孤而爾毋就塾舍以傳經兮飭慈規于斷杼唯愚君
之踔絶兮儼鍔誕之甫申騄駬騁而康莊兮遂策足
于要津佐爽鳩以分署兮多平反之為仁剖符虎而
為邦兮隨有脚之陽春維藎臣懋勛澤兮亦教忠之
有因荷
皇恩其再賁兮申嘉命于　褒綸表翟茀曰恭人兮
峥㛹冠而霑使揺繡斧于河東兮旌揺揺其千里渺
岱嶺之白雲兮日鬱紆而陟屺念倚閭其馬望兮心
勞勞以嚙指勸

王命以趨闕兮假歸道于梓鄉覲慈顔其愉懌兮蘸
壽觴以稱觴意百年之筵獻兮付景樏而未央胡一
夕而告殞兮還造物之冥茫空北堂之泬寥兮月晻
曖而靡光帳幽魂其何之兮路陰陰而不陽豈騶犬
乙之衆輿兮將脫駕乎扶桑抑追金毋于崑丘兮儼
飛瓊以相羊於乎懋哉其附靈君之驥尾兮榮釋褐
以為郎歷星霜其德紀兮叨屬吏于晉邦承毋音之
函懲兮如之何哀而不傷辞曰東山蒼蒼東海洋洋
走啼㑴兮天一方寄東紹兮酹椒漿儼修靈兮其來
降

祭封少司馬李太公文

逍遥之間毓有哲人韜光蘊彩茹德含真蟬蜎而忘
帝力敗聰而作天民篤啓嗣公唯敏克肖開藏一經
義方是教遂振跡于天逵遂躡華而秉要中川烏翥
南部鴻棲颺颺文鏵于半于齊而濬而臬而吏而師
民風於變士習以移詒晉中丞文能飭武控制海方
坐譚卻虜載轉滇蜀司馬開府萬寇為妖熵氛擢于
九閽愕然萬姓荼苦乃秉太阿拊循其伍冒險發危
直入賊所逆黨竄狐无敢縛虎戮醜既殲大開斬馘
帝曰吁哉唯子之勛恩不而靳奚獨而身推而所自

以及而親此見効忠于國者之為孝子而益知移孝
于家者之謂忠臣三錫既榮八旬亦壽亂錦煌煌鶴
髮琇琇擬食報之無垠歷百年而罔究胡爾遽然觀
化弛世着捐遊神三島纏哀八埏豈生人有大限抑
造物者以盈而忌全總惟尚煖石窌斯遷禮臣議制
卹典自天是則先生所獨得而彼落莫于身後詎可
儷翼而齊肩唯其與其嗣公之門下士也青衿泮舍
魯狂與狷一蒙駿拔雙賓鹿筵後先十載鴈塔標騫
叨紫名于郡邑蓋恩出乎象賢啣德思自酌水遡源
恨不遊無懷氏之里而佩服有道者之言嗟嗟先生

往矣絮醪在豆兩泱徹泉倘九陰其不昧庶幾聽余
楚些之篇

嗚呼

祭張太安人文

考懿嬪篇蒐芬毋史孟光之賢于相夫郢毋之良于
訓子蓋曠古而逾今疇方軌而比趾當太安人含馨
弱笄闈閫待年女箴弗廢紅作以尊蓋已負德曜之
美而婉嫕稱賢及其四休鳩碩操作而前衷褐在笥
蘋藻在筵庶幾協伯鸞之志而伉儷弗愆卑絓膝下
毓有髦英濵池迅翮丹穴修翎脫珮簪以秉贄啓籯
篋以傳經彼已負翊世之才而一鳴見異豈不憶卜
隣之訓而三徙成名既官水部司空是襄披誠宣力
蹇蹇為郎爾書寵最寵數用彰有冠其翟而綬斯皇
此
天子所以示効忠之報而益昭其慈訓之良赫赫平
陽郡公出守鸞輿驅前熊車逐後既就而卹祿養滋
厚簿書之餘定省左右竭三釜以承懽閱八旬而介
壽擬吉人之難老茂恩錫以重膺胡脫躧于一夕赴
瑤島而遐征豈死生有定數抑造物之忌盈子欲養
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寧其郡公之鄉人也歲辛
在卯秋筵鹿鳴蠅名附驥叨與同升計偕而北待詔

承明余落公録亦藉為榮十年之間公千石余始觧
褐領公屬邑曠職之憂借公是庇公今御慟扶服東
馳余獨何恃余獨何依賓天者毋有知亡知總帷長
懸酹此一卮哀公之哀以及吾私能不嗟咨能不漣
洏

祭丁憲副文

猗與先生天質秀特邃學涵淵藻文華國
肅皇在御策士臨軒公車奏對濡筆萬言纖郡平刑
借才而理官則神君民斯赤子錢穀分劇戶曹是司
慎心出納涇精度支督運諸方益見石畫蕭何餉戎

劉宴經國即勛充懋侯符斯承集旗熊軾問俗東瀛次公潁川少卿渤海謳歌載傳德音未改既遷臬副特憲三秦于榷寧抑于法乃申視世弗諧懸轂在里畫繡弗榮煙蘿自喜雨錦雪笠巖採溪漁詩囊酒榼佛舍僊廬五旬方屆玄鬓丘壑百歲為期黃髮寥廓謝傳不起于東山司馬竟殂于西洛圖南有翼岳雲翩翩迪訓繩烈紹美象賢嗚呼公雖歿矣庶幾其不歿者猶浩然于天地之間其叨附末交夙欽高誼惠問未踈凶聞遽至念玆納柩之辰阻違執紼之義寘䰢安追幽臺永閉睇南望以歔欷徒臨風而灑涕

祭韓太孺人文

月華流爍婺曜含光維母氏之娟慧遂肇靈于虞坂之鄉欽壼儀于弱笄佩慈淮之芬芳匹鴻碩以結褵德致軌乎姬姜救藻蘋而弗懫佐膏火以乞荒侃侃夫子虎變龍驤瑣闈奮跡明廷抗章藻衮華以周闕昭聖善而丕揚維藎臣之懋伐亦內德之克襄迺和氣之昭叅徵昊穹而致祥啓嗣英于膝下負國器之難量秉籯經以就傳協慈規于義方矯青雲其萬里羨白眉之最良紬簡金匱謁管玉堂追踪司馬接軫班揚盍問視乎同時之耆時不為歛鍔而摧鋒款

帝恩之有赫寵家造之彌昌魏冠既飾朱紱斯皇鼎釜貽養甘毳是將期百年之伉儷偕雙棲之鳳凰胡鸞翮之先折倏飛背乎頡頏豈脫駕乎崑丘賓西母而相佯抑御玄雲于嬀汭之野將比翼以從乎娥皇陰陰寒夜慘慘繁霜繐帷霧暗丹旐飈翔悼脩靈其莫挽閟石窌以卜藏耿徽音其不泯壯彤史之遺芳條之山兮蒼蒼涑之水兮泱泱酹一卮兮撒漿灑淚涕兮淋浪魂渺渺其焉託如之何卑而不傷

祭叅伯劉公文代

神孕岳靈質含天粹篤生劉公毓為國瑞少綜經術

奏對承明匡時董子憂國賈生為郎户曹軍儲刱計劉宴經營直與之似移守遷郡惠覃績宣龔遂治理美莫能專副憲東齊澄清海岱攬轡范滂流聞其大叅藩南楚霖雨湖湘峴山羊祜遺愛斯長羨穀獻共日茂蹟卿輔之在即而公則鮮紱若蛻投簪若擲山林榮于鼎台藜藿甘于祿食懸車任廬附郭一區朝而煦煦暮而于于視浮生為寄旅等流光于隙駒彼德曜皆鸞求老而鰥梱户粉黛屺有芝蘭一經敎鯉庭之訓尺書絕偃室之干斯公所處之坦而揆之人情則雖復吉且康既壽而耋　褒寵崇階

帝心懌悅宜千秋之介祉胡一夕而長訣汾江流咽
雁雲淚濺家乘遺範國史標賢嗚呼公則已矣其不
朽者猶隆於燁然與星日而俱懸其等觀風是邦高
山景仰典刑雖存音徽絕響東嵎登遐清酤流甓賦
大招以瀉哀儀修靈其不爽

又 代

嗚呼薤露易晞河水難清百年人世孰朒孰彭慨桑
榆之景暮傷交識之漸零詎意我公又超余輩而遐
升也訖念自青袍結社綠鬓譚經詞場藝苑後先繼
轂維公逸踔妙稟天成符采褒秘椎樸視凝

穆皇御宇俊義彙征珥筆奏對三策承明公踏天逵
鵬翩雲騫回視諸子風樹哀鳴嗣通籍于榮路阻追
軌而齊鞭中曹外署圻地南天參辰相渺亦復幾年
追懸車其在里巷塵網之脫羈訊與居其他恙恣良
遊以愜期嵩山逸老杖舄委蛇洛社耆英琴酒攜持
表于于其咸遑獨悵悵而何之自秦徂齊爰逮楚湘
招魂已遠遺愛則長召伯與謠蔽芾甘棠羊侯墮淚
峴石煌煌流聞在邦作範其鄉公之寓生雖八十有
四載而其典刑百禩也則逾遠而逾光牲牷既飭脩
以鬯漿總帷御慟酹公一觴翩翩諸少踞公之堂誄
言載讀有涕其滂

祭別駕肖山韓公文

羊舌之邑文獻大家崛有韓氏世載厥華唯公茂齡
魏科駿起墨綬銀章專城百里萋菲之中已蹟復遷
南州半剌車蓋高懸屬新政之播美冠列城而最先
將召襲遂于渤海寵黃霸于潁川而公則視名達若
一羽竟拂袖而歸田角巾故里門館蕭然蒔花栽藥
以保天年其自剖縣符庚戌之冬領牧茲土而始識
公公踰七十雪鬢丹容灼然雙瞳步不倚節期公上
壽彭聃比蹤胡二豎之為厲一夕而告終蓬山路

邈遼海天空慨螭旌之莫挽追鶴馭以安從血脊既
薦椒酒是崇公神不昧鑒此微悰

祭大行松暘晉公文 代

余司風化校士是邦帝都平水肇自陶唐枕霍峯之
矗矗灑汾流以湯湯占地靈于千古宜人文之代昌
阜矣晉氏洪土發祥弓裘家聲翰墨世芳農曹開府
銀艾金章篤啓後儁為珪為璋咀過庭之鯉訓羨緜
翮其鳫行何白眉之最秀冠馬氏之五常獨超登乎
甲第歘豹變而龍驤大行筮拜佩玉為郎皇華宣命
四牡出疆之秦之滇使節煌煌披殫烟于萬里沛天

澤于遐荒際衣裳之簡在宸帝賚以衡良謂大任其
將降溘歲盡而罹殃胡海內爲姓之望孫兩不能驗
二豎于膏肓蛻骸京館藥裘半床婁舉環哭痛着刃
膀朋簪交啼泣而霑裳扶櫬輿而西下旌搖曳以輕
颺倘九陰之迷軌魂悵悵兮何方抑精靈之未散猶
依依乎輦轂之傍或厭世之溷穢訪十洲三島以徜
徉憶歲辛丑臨軒
聖皇公車奏對其文大光驥尾追隨鴻翼頡頏覬氣
凝而質厚擬如陵以如岡限六旬之未滿跂再命之
弗償既盡瘁于王事亦身死而名香維顏逾立疇奪

之而促維錢及顧疇予之而長瓔數兮茫茫不可叩
兮蒼蒼俯仰今昔又何必斯文之慟同袍之惜而重
爲公傷試

白雲巢集卷之十八

洪洞邢大道遵之甫著

祭文

祭祭政劉公入鄉賢文 代

恭叨牧承符晉邑羊舌水紆山環地靈人傑粵考往
蹟代有英哲爰及我明忠定爲烈嗣衛開封皎皎清
節中丞揚休劉氏之光公也繼之祖德彌彰釋褐郎
署擢守慶陽歷臬而藩海岱湖湘宣力兩朝霈澤三
邦爲召爲杜爲龔爲黃六袠解官八旬閱壽國憶老
更鄉推祭酒生有令聞歿而弗朽從祀諸賢附公于
後俎豆千秋公神無恤

祭雲石宗侯文 代

天眷熙朝誕英
皇族廣額豐頤疎髯秀目莊嚴外峙聰明內蘊才不
及位德不慚祿公姓濰城君爲紀綱禔躬四維飭行
五常積而能散令聞以彰中表姻戚流惠其滂宗枋
既篤義訓斯敦庭趨而子膝抱而孫振振麟趾以蕃
後昆絲綸旌德綽楔表門在昔東平爲善最樂媲君
往哲今古無怍造物祚良降福匪薄胡然二豎膏肓
爲虐追惟曩歲叨守平川軺車初下遂承君顏挂山

琴酒時奉周旋已徙閑右長道祖送分觴香里契闊
累年猶勤慰問偶劉聯翻載轉晉潘謂天假緣崇階
故郡父老騰喧君不余接身令子焉訊矣奄癘藥累
纏綿亡何赴鎮歲月倏遷吉人不起凶耗來傳是耶
非耶南北各天夢耶真耶肝腑若煎炙雞絮酒馳使
告虔姑山汾野愁雲慘煙引悌長顧涕淚如泉微詞
為誄哀不盡言

又代

在昔王孫史稱賢者鄞下風流淮南文雅賓客從容
琴酒瀟灑世降而季其人斯寡矯矯雲石產汾之濱

氷壑融質金玉湜身紛文而蔚龍性而馴虛懷下士
泛愛親仁爵然其名浩然其氣過強不折恤貧有濟
千石捐粟以救荒歲
帝心懌悅表閭旌義棹楔未豎寢命已宣匪石趍事
萬口懽傳謂此德人其壽永遐胡然朝露溘焉以先
豈厭塵濁去而上僊其叨縮洪符與汾壤比君未識
荆爭知令子名德夙欽高山仰止生有嘉聞死而非
死嘗豆椒觴薦之靈几恨庭哭之弗親涕淫淫而不
能已

祭晉齋宗侯文

汾水之濱姑山之野毓有宗君聰明天假愛賢若寶
貧能自下河間高風東平大雅白皙跡髯姿貌若神
襄懷閒隱時從天真扶僵起仆恤窮周貧頌君之口
曰篤于仁冥祀嚴考孜供蘋藻生祝慈闈慬承語笑
彩服張筵板輿引道頌君之口曰純于孝別墅北郭
小山叢閣秋徑黃花春堦紅藥當樹鶴翻銀塘鯉躍
頌君之口招隱其樂誕育諸俊趨庭儷肩修翎丹穴
嘉璧藍田瞽裾可襲若治有俾頌君之口訓子而賢
維彼真宰福善崇德猝茲殲美人倫之則君宜百年
作瑞

皇國胡七旬之未逮忽一夕而易簀豈天數之有定
抑玄造之難測某叨籍隣土昔與交知悼賢傷逝兩
目其滋生芻既束佐以椒卮望總帷而莫即託毫管
以儆詞倘九原其不昧或有知而鑒之

祭檜亭宗侯文

於乎君侯毓靈自天誕生公族煒然其貌隆然其骨
停停乎八尺之身坦坦乎十圍之腹爵不及位貴亦
罕祿忘情珪組委心儒服招隱有社桂山小堂寶窓
瀟壓圖史連床或琴而奕或酒而觴松栢之堅其節
凌霜春榆之景其晷彌長謂百年之未艾僅六旬有

人而告亡於乎君侯禮義徙舫懲仁繕性為善斯樂
與物無競
皇泒表儀人倫皎鏡既怡老以寡營亦順天而知命
一旦奄化遽焉就冥唯彼蒼其眷德何禍善之無徵
豈厭世之污濁追僊馭于太清其吻符郡屬學與識
荆惠而好我德問時承追惟大故去歲之冬余以職
事驅馳
帝京蓋越春及夏而始還縣署又入冬而始以東紉
絜酒薦之兩楹君神行天騎箕跨鯨為我從容少鑒
卹誠

祭小山宗侯文

在昔公族寳賢下士河間高風東平檀美其人已遐
其德青史蟜蟜小山追芬接軌闢孝友之廣囿豎仁
義之崇基念里貧而族急欲慱濟而周施喟斯人之
名德未親炙乎光儀唯生駒其磊落幸有因而託交
媿風塵之来往假桂館以遊遨傾情愫之殷懇若比
誼于綈袍因子賢以及父信宗冑之人豪生未歉于
話言歿澌哀于管毫賦楚些以致唁載酹之以蘭椒
悵平原之白日龍輀將次乎近郊望櫳樹其陰𩕳瞻
飛旐之飄搖倘幽靈其不昧余將命巫陽而大招

祭封君方太公文代

水有根而本本水有穴而源源世有許嗇明道之士
經綸匡國之賢豈無培德行慶以為之先倚與封翁
學稟自天修幹七尺豐頰昂肩靜若山立光若斗懸
少年國學逸氣無前月旦鄉評篤行彌堅三雛賸下
一經以傳誨之勖之弗納于愆歲在甲辰伯氏高第
墨綬銅章郎宿百里壺閼既治載餙我邦漿壺郊迎
竹馬行行東路西汾頌口若一如王洛陽如卓密邑
嘘枯和颸燭幽皎日剸以嚴霜四封寧謐三年報最
帝錫褒綸說授而階以爵而親雲閒之擢屈而非伸

洒移郎署留省近臣翁也田居𦀽不被身野服綸巾
歲皇上人胡一疾之告國遂奄然而返真天假主器
歸覲于鄉慶者在閭弔者在堂某等侍翁之子父師
門墻育我訓我恩深未忘有千里執紼有限天一方
絜酒椒漿薤露之章詞短而哀長

祭晉耆老少州文

於乎公生嘉靖之世晋氏冠冕之宗開府中丞户部
太公金紫相禪代有顯庸當公茂年不襲榮朝貴而
修孝弟力田之業課耕而隱于里中百畝既闢千金
其饕出而無之北齊之東未幾徙橐于沐之湄之掛

飄然而有江湖之蹤人見公之居室棟隆食足而適
口衣足而華躬以為席父兄之故饒而不知其東馳
西鶩俛拾仰取出有畬而入有豐晛歲好修積而能
施其施則弘毋論荐之告急里之嗟窮待公舉火而
濡公之德澤至若儼巖梵閣聖宇神宮幼新飾舊何
者不藉公之手而收功八十曰耄目明耳聰趾翩翩
而不節大賓鄉飲有司隆體而為禮于長者則公之
不爵而齒尊不位而名崇卜公雖老百歲逯蓮比于
無懷氏之民熙世之人瑞也而公則一朝蛻化謝塵
累而還之太空三子八孫芝芬蘭茂仲氏猶龍長雲

跨虹昂登之養公不待矣酬罔極于身後席幾霑一
命而賁馬鬣之封

祭晉州丞心冲文

於乎心冲蓋棺闔有三七矣世人于公有崇而羨有
咨嗟而太息公之幽靈坦然而適耶抑戚然而未釋
也耶太翁氏部伯光天曹文緯武弁鷹序雲翱疇與
公門閥之高生而白皙湛縣旁眉左規右矩弱不好
嬉疇與公稟賦之奇鯉庭趍訓詩三百篇墨池藝林
以漁以佃疇與公學問之專廓乎胸襟躍魚而戾鳶
發為文章玉琢而珠圓胡棘闈之屢困氣鬱鬱而不
得宣末塗晛就貢寶王國銓考待次州丞參畫胡祿
位之未承纏綿了一病而易簀仰有孝閒俯有義方
敦親睦族亦可謂善士一鄉者齡越五卦數已周朝
聞夕死何必于至人千秋其吏龕若鷄雛其六仲氏
先鳴文采郁郁亡涯之慶兮裘以屬寧不前輝而後
裕蓋亡論世人之羨公悲公而公則優順而來寢順
而旋是固坦然而無戚然誦白氏香山之語又何眷
戀乎人間也耶

祭晉玉衡孝廉文

晉氏河東詩書累業銀艾朱輪前輝後燁王父民曹

矯矯人傑中丞揚休大行繼烈四世生君以光閥閱
君貌雖癯頭顱嶄絶鵠然春温瑩然玉潔髫歲佔畢
秦篇漢牒哆亡金霏濡毫白雪嗽芬百氏炙膾群吾
蚤通賢籍待　詔公車絳河星杓萬里天衢而手可
捫而翼可舒胡然一疾遘鳥以殂於乎晉君歲值龍
蛇二紀方逾而捐厥家危物之生有涯無涯顛天而
促彭壽而殤幻古今于瞬息等功名于土苴又何蜉
蝣之嘆而薤露之嗟某等不類叨政是邦所惜君者
既才而良蘭奕國香劒蝕斗光鍛羽苞文躐趾飛黄
瑚璉珪璋器不登之清廟梗楠杞梓材不棟乎明堂

遺骸在櫬遺書在床遺稚呱呱血淚盈眶淑危三奠總帷之傍英人才鬼神與洋洋

祭商太孺人文

相水有源相木有根坤柔鎔德閥閱之門嚴君厺伯書史討論誨之淑女內則是遵天質既純家訓爾爾乃歸于商閭斎欻起商配之先晉遺二子夫人鞠之胞若由已續生者李翩翩鳫行雲鶱霞舉仲氏最良掄賢三晉　䟽逕九閶銀章墨綬衡水之陽縣迎喬舄家御潘輿恒山霍麓天各一隅母也念子婁馬倚閭郎君陟屺望雲踟躕胡然䖭霜庭萱摧折寶婺墜

空青娥奔月尺書叅訃千里長訣含殮弗親關河阻絕跣奔啼號淚盡以血於乎哀哉錦堂杼斷繐帳燈懸修靈賓天視世若捐今來往古逝者如川歿有不死徽音邈綿

祭廣文李先生文代

嗚呼先生少而負奇意氣昂藏珠輝玉朗弘篇秀章制科弗售儒老于庠貢塗俛首觀國之光司訓一官羊舌古邑論道河汾多士雲集引墨操斤工倕匠石苜蓿齋寒菜色未憚期彼三鱣而來講席胡然二豎中之危疾嗚呼先生疢柴于時豈乏良醫匕劑罔效飾巾待期絳帷尚温繐帳已施氣氣諸息嘸嘸病癈呼天莫應泫然其悲其緒衿茲土幸奉光儀樽酒論文兩襟可披上元之前校士東司晤不越宿泉路分岐嗚呼先生人孰無死旅死無依不腆之俸稍捐其私以收遺骸以妥靈輀蓋存有憐才之嘆而歿有恤窀之思也血骨崇豆椒酒盈卮餘以荒詞冥駕未遠或有知而鑒之

祭廣文馬先生文代

於乎公自經生髫年應試藉甚才名偃蹇不第晚出貢塗恥從角藝曰得一官食貧祿仕乃捧銓牒司敎

于洪青衫羸馬入河之東時惟長夏酷日炎風山行野宿憔悴其容既望鱣堂欲振孔鐸首蓿空齋菜根未嚼胡數之厄而病忽作籲神和玄求丹問藥天期卒迫人理弗延蕭然一榻委蛻其間彼美衿士受經無緣聚而輓歌薤露之篇於乎公其已矣食指非一有婦其嫠而孫諸息或號于庭或泣于室鄉關邦遠返骨何日其苛碌碌茲土同官稍給庚粟以恤飢寒楚些為唁哭而櫛棺豆觴酒薦公一飡

祭廣文趙先生文代

澤潞之間太行接址是生英人宏才重器下足三刖

大美躬庸晚登貢籍以有泮宮池芹水綠壇杏花紅
菁莪之咏衿佩䨷䨷時望巳崇遽旌褒下旦夕除書
將竚氏祉胡然太空而遽迈駕繐帳凄風絳帷長夜
方孚先生秀骨倚然鶴癯松堅澹襟湛然躍魚戾鳶
朋之彭籛奚止百年而僅六十有八遂委蛻乎人間
賁雅有五毛羽翩翩彼芭文之炫彩凌九漢以高騫
箕裘可嗣方冶有傳俊順而來俊顧而旋先生能久
栖栖于寒氈也耶其等叨承茲土識荊有緣悼令追
昔唱德思賢簪薌不腆崇之豆籩濡霜毫而雪涕聊
託誄于斯篇

祭吳太孺人文代

巖巖高陵咸京作障大河滙流二華相望毓有邦媛
婉孌而良笄嬪于吳如鴻得光裘褐在笥琴瑟在堂
淑氣所萃天祚之祥是生令公駒矯龍驤起庭書史
口授千章遂繇中道翼翔誥頒所不下從戒願未償
賢婥慈訓以續義方令公勉旃聖善奉矩標幟藝林
是名大府爵畀同封恩有晉土墨綬雖榮斑衣滯綷
陟屺神馳瞻雲道阻胡然降割有來凶聞寶婺西墮
娥月宵晦之子心惻驄馬銷魂辟踊仆地籲天無門
父老興涕巷走逕奔嗚呼母年八十有二人猶惜之
謂百年之未至夫短莫如殤修莫如籛踰百望千于
世亦指彼斷杼之孟和丸之柳其骨巳陳其世巳久
其史猶青其名不朽以此誄母侑以椒酒倘九陰之
有知當怡然而開笑口

祭高母邢太安人文

姑射之峰靈氣蟠胥鍾爲令族曰邢與高祭酒之裔
英英文書如蘭如蕙如瓊如瑤擇配而字封君委禽
既嫺書史亦習組紃動則矩軏言必女箴中饋不忒
賓祭維寅翩翩鸞下有鶵其羽産非胎育愛則哺乳
訓遺熊丸力勸學苦捷路天衢日升霞舉花城製錦

金部輸籌永平之政三千石儀乃持憲斧天津上流
瀕海所屬十有八州如旱望霓如暑獲秋移旆榆林
節鎮邊土內宣
皇威外懾強虜萬里金湯百城安堵誰其方之文伯
古有高侯之勛西夷來王家有令母娛樂且康寢息
自昔耄稀婉煌九旬既邁百歲莫量侯齊長逝曉露
晨晞哀哀恭知繁官一隅含飯閨邃九內若荼既斧
長號瞻望故郡弟若姪堂哭若姪間西池瑤草曷齡
之巔金母作主高母實焉小玉雙成侍從周旋回視
姑射巷石渺然不賦叔脯蔫之几筵鶴馭斯降神其

少迮

祭貢生張拱宸文代

嗚呼先生質厚而淳才融而秀當握槧以操鉛每纖窮而細究裙摭古今包羅宇宙十年意氣將矯矯其誰先七返棘闈獨蹇蹇而踦後隋珠弗投卞璞莫售終待歲于晚成竟悵心于小試世有達者謂先生負有弘器不獲授一官有尺寸之施而敦謹好修亦宜錫之嘏而介其壽孰今五十餘而死也冥冥玄蒼遼而莫叩或又謂顯晦殊軌修短別途固命也亦數也人不能窺天而天亦無私人奚獨于先生之不佑殁

有懿聞生而寡詬胥溺英遊鎚賜戚舊刻維予治之良不忝詩書之胄嗚呼先生又豈非造物所完而近世之罕遘者哉其等謝為小子執經講帷傾傳心授于義弼慤于思則學已矣乎先生不可復作矣孰指目之以開我迷孰藥石之以砭我疚匊脯崇筵椒蘭在豆慨哀慷其未舒賦長些以瀉奏

祭晉母常孺人文

英英淑女誕靈自天冰心朗潔玉質秀娟待字中閨含馨妙年內則迪訓紅作以專結縭君子而頡而頏高門華胄嫡壁孫房妣不及養卹不廢祀如琴比瑟如圭儷璋京國遨遊一病長訣孤館殘燈虛窗淒月粧鏡鸞沉鳴簫鳳咽旅櫬飄搖關山隔絕神女巫峯青娥桂闕嗟嗟夫君御命方新專城百里汴河之濱繡帷珊枕寂然空陳執巾侍櫛影不可親朱衫焚楮寶釵化塵殊方椒酒酹也傷神有子雛鸞產非鳳胎扶柩西奔亦孔之哀仰天長號浮雲為摧東門之野石窌初開邈卑廣陌溯兩轝齒白日晻曖悲風四來三尺封土一夕泉臺

祭宋母張太孺人文代

唯太孺人質毓天聰少習閨訓淑慎敬恭作嬪名閥

以相所從仕光于朝簪裾禁中乃衍慶源雙雛抱子宗祧繩繩以永張祀辟彼琴瑟在御而理誰令絕絃中道而委撫是遺孤有溺其滂申之慈訓以代義方彼美二難如琳如瑯貿茨入學今聞孔彰母氏七袠娛樂且康謂可百年天祚無據胡然一夕永訣孫鄉婺星掩晦御月沉光津其無路婺落國香孺人客亡十易寒暑其神實天其骨不腐光祿歷官帝息斯普棒詔入秦遄西福膺乃奉幽靈還之鄉土巷哭里迎其年丁未屈指于今六改其歲佳城載卜孺人納窆輿輀將戒出次于郊靈旌丹旐光燭雲霄

其官洪圡光禄與交隷言中奠觴酒豆饌

白雲巢集卷之十九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書

上宮尹劉復齋先生書

鄭城冠盖里代不乏賢 世廟中興天意欲爲 國家宏太平之業篤生師翁閤下及故大司馬李翁匪特秀挹瀛海囿两儀之間氣也司馬翁颷歴三朝内安外攘嵜功名于竹素人臣之位望極矣閤下白釋褐簪筆木天之上一領成均再佐銓部再掌青宮大拜伊邇而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投疏情請休沐家

園倏忽十年所已太翁賔天太夫人九袠無恙東山歲月將久而忘世乎方今主上以隆孝治天下遝恐安卓奪版輿之情第山公推轂啟事日聞旦夕金甌有卜將屬之誰耶道病夫跼蹐蓬蒿之下生平不識紫芝眉宇大人何状客歲遊長安龍門咫尺即欵假道問先君子棠蔭之鄉採遺風于故老籍是恃通家剌登堂展拜甆所夙懷或謂邦有達尊絶境外之交杜閼養重豈一匹夫能通懇欵以是徘徊中止有涕掩面而已還山未幾逖迓縣君李父母入境詢知臺履康適大老七旬之年定

省高堂餰豆羹盂靡不手献此豈恒情所能即索之
青史中不多見者至謂兒綰西來郊門祖席把袂數
語追念先君子致聲不肖兄弟殷殷懇懇也何物鄙
生而勞長者鄭重何德以酬之縣君神明愷悌交用
調和吏民而猶以肺腑之愛施不肖則徼惠閣下及
司馬翁在天之寵靈耳端陽前二日謁見官署道及
太夫人初度以春三月閣下以秋九月阻于道遠未
由執兕觥篚篚為壽不腆詩數章借縣君順役上之
副言一道統希鑒納

又

竊念先君子位不竟才賫恨以歿得年僅三十有八
其衷之託繼在仲氏即今羈棲邊局一冷官前塗尚
遠努ゝ可期耳道以疾廢于擧子業無所就旨于雕
虫之藝為古文詞為詩積二十年而成帙第未就正
于宗工長若丁未之夏一病幾死友人邑生索之篋
笥中重以災木非其志矣特枉通家未誼不敢匿醜
幽而上之閣下倘以先君子故得蒙斧削更惠一言
弁之卷首黔驢之技得附驥以有聞匪所敢望于千
秋令海内知者謂傴僂病子棄于時白首呫呻差不
媿士大夫詩書之裔即他日餙巾有期焚之黃壤可

以下見先君子矣

又

小春月之七日得拜昂翰一字之褒逾于華袞報額
甚矣經筵賜金
天子以勞史臣百司庶府不得與焉何物巴音而辱
閣下寵數重以尚方之珍豈野夫所敢當與三薰啓
函崇之几筵爇香以告先君子不知其涕之墮襟也
蓬簷病骸瓜田生計妻孥饘粥之需齋房楮墨之資
俱不敢藉潤于此當屬良工鑪鑄成一卮伏臘歲時
省先君子之墓酹而奠焉以展孝思以永識閣下弗

敢忘耳縣君匡世之才暫𩦲百里不逾朞而政成下
邑徼福轉災為祥歲稔有秋巷謳野頌匪獨道之私
心為慰也先君子于貴鄉無甚功德所推轂兩大老
在未遇時越五十載而有縣君歸之有閣下之愛及
之豈偶值其數耶抑佛氏所謂緣耶即先君子如張
華之見能辨神物邁度有今日乎人皆一天我獨二
天古之人以為幸不肖兄弟託庇二天之下幸厚于
古人矣覆露恩私何以為報仲氏寒氊可徙小有効
用于時道白首無聞長林幽壑草樹同朽腐已即結
可効當異世圖之不盡不盡

又

向者一再申臺訊嗣後不敢輕率以瀆鈞嚴令君籌壽之暇間倍若坐得閣下起居良慰太夫人年近百鶴髮丹容幾于塵界仙居也者舞斕膝下八座嘶翩又仙界所未有天奪司空老先生勛勒旂常名垂竹帛已足不朽矣朔素之恍病夫阻于道遠亡從致則時時念閣下得無傾原之慟乎歲序一周當自緩哀以寬太夫人顏色繇此歷百而千萬壽無期固閣下孝徵也漢之綺季羽翼功成佚老之巖司命莫制其筭閣下至竟亦仙曹百歲又何限焉弟

主上爲社稷計掄體師保且夕蒲輪恐不獲長有此丘壑也令君爲縣五年澤久而晉義政不易述論其私則以閣下故肉骨鄙生矣郊遊送別一函託轉上之日極東瀛神搖北斗不任依依

上按察李水寧先生書

前梁生行得老師手帙新詩數章卞璞連城剖珍自楚陽春寡和郢里之音非弁入所習聞也道五十而衰聰明盡蔽披牒再四不及澰筍之梁生束槖馳而南矣篇咏多關晉中新史載之川陵原廟後百千年而增色召伯甘棠亡足頌羨已希録示拙集辱名言冠之已付剞劂秋中入長安謁見長者即此爲贄房廢之人幸御龍門得桂不負攜鑒一北來也

又

拜別後原擬前月十二日就道霍守張君新編成走一役來索序因改十七日是夕小豚卧風地感冒行至忻州大汗骨熱煩如火赤不能前發矣傚居緇舍中藥裹蒲團以日爲歲老師除命亦不及聞所李郡公長者三顧慰問遣醫診視酒肴薪米之供差不告乏耳蓟門之遊白首覲光上國欲盡搜都市鬻書廣所未識無他事事初念計匝月而還追隨四牡過汴

識入秣陵窮江南之佳麗今逗遛途次且兩旬矣度歸而涉冬老師入秦入楚音徽判絶莫可追攀安知此別不爲永訣乎因裝小册嵩使百稽閣下上之燕詞不次聊紓悃臆酬恩知于萬一爾所給郵符稍越期時例甚嚴果無碍行否問道土人當由代州繁峙靈丘廣昌至紫荊關出境節鎭張公代入得老師一手札通代守轉而之張入都三程可無胃足由廣昌入關百餘里亦非晋土靈丘尹盧君楚祁陽人乞老師酌之

又

國朝作者北地而後握牛耳主盟中夏弇州先生及
老師耳此上帝周視九土降靈吳楚之山川鍾為人
傑俾翊贊中興光一代文明之治所謂天將寄大任
于是人也豈偶然哉道病廢之夫産在西隅通籍門
牆最晩荷老師不棄廝役拔之稠衆之中而國士之
欵語披腸隆情累分邊州行日儼然旌蓋枉臨兹豈
鄙生所敢當陳守公之禮孺子蔑以加矣別後擔簦
長安諸貴人錯愕相顧曰子從龍門御李來耶迨及
老師必訃歆咲問衰健亡不嚴瞻而斗仰之者今夏
西還臨司末先生逕入署中退食之隙亦時譚高誼

不置口曰快哉翼翁之脫屣其官也片帆南下入燕
城高揭旗鼓結廣陵社大江以東翰卿壘士望風而
趋者趾相錯于道已又有秣陵之興問燕磯牛渚訪
六朝之遺趾欲卜廬而居焉快哉翼翁之脫屣其官
也怪三閭大夫憔悴澤畔胡自苦邇爾道聞斯言為
老師鼓掌再四喜而復悲也追憶前歲幽大步趋蘭
芬之彩鳳儀鸞章判烏霄壤安所假王喬之舄扶搖
而南乎西風送暑露下天高覼縷在懷求一申訊不
可得會表兄某有嵩遣抹馬之前二日索書書成而
行者不及跡嗣值順翔託付區區不斐諸篇筆之兩

網頭巴曲郢門閈敢歷響倘俛惠斷削萬里几席矣

報司理張公書

道閒沕亡聞三尺之軀伏跡巖谷中病且老矣親事
大人安所採擇亡其賤陋與之下交雪庭春宴秖掌
而譚繾綣至暮此視陳大夫之延孺子禮數為優焉
度此生落落何堪酬國士之知有衰鑄骨鏤而已甸
日以來迫于小豚婚事俗狀蝟集取夜成三律書之
扇頭嵩使賫上希裁教佳集古體軌躅魏晉近體大
曆間語龍驤篇左太冲而後罕見此物鄉之㰦樓不
足吻口也

又

容歲親事大人國士之愛禍衣一良遇也啣德在心
蓋時未敢忘道五十無聞僅一子患癖寄醫梵舍中
踰年連床藥裹父子幾登鬼錄以是久不及樞承躡
蹻左右罪戾山積假儀秦之舌無以自解已生平頡
石為人役拙草稍有存者以負病時危在眉睫不及
旻洗授之梓梓成而病瘥而重有悔也更欲就質郢
門斤斷之冠以玄晏先生一言即死且亡所恨矣謨
按部駕過齋沐有請焉

又

臘殘自丑旋春正二日即入郡叅謁而法駕南指還
城未及瞻對不勝內怏還廬緣素病之軀飲啖失調
餘爲春嗽踢踏床褥中兩月得脫于死僥福執事大
人有天幸矣韓茅蕪行先此起居樂衆釋手即扶一
筇走逌六十里搏首壺下槃所私願爲快耳讃語錄
呈前門諸草併上之統希栽敎不一

答周明府書

腕瘡伏枕兩越月癯骨柴立未敢踦一蹇北走弁門
納爲左右竊感愴邑邑矣叉承遠使瑤函珍錫投入
山中眷注之殷不肖何以當焉方伯封翁屬爲贈篇

其人關尹㶁園吏之流乎未諳其素潛光矣聞且值
倥偬燭下脫草疾行亡咎步矣柰辱命何恭喜新政
甚有敭神君之譽晉陽人稱不逸口不肖得十鄙卒
傳聞恨不獲香而祝之里父老咨嗟流涕不願此風
之入耳哉大悲福緣淺薄莫繇借寇君三年耳佼旋
此復請安詩嗣成容耑遣以報

又

客歲請安六十不叟之章兩律代門下嗣以長歌上
郡伯馬先生矣又承遠示逌縛于病魔且久才情俱
涸以一人事而三判其筆毋怪其詞之索也脫草後
即欲奏報念王誕在彌月尚遲迴引勝弁門五百里西
望猶有登僑之思欲親炙台光扶所夙願柰又瘡瘤
自發矣公役行蕭函託上之向縣贄敢諸篇附覽校
闈在邇百務蝟稠爲公家事宣勞強飯是祝

又

春間舍弟落第逐買舟下山東羈棲清源六月一使
丁還里得接手書及珍貺三篋欣緘北面長跽誦之
感明公之德愛甚深也犬馬之年近五十僅一舜息
愚睥泄寄醫僧閒半歲餘矣予病又憂逮承僨間幾
登鬼錄以是又不及栽謝即明公大慶不費禮于行

夫道安所逃罪乎諫垣推補入秋有聞不勝雀躍數
索郵報證之轉成烏有豈
皇命猶未下與明公經世弘才縣符已解寥寥長安
邸中棋酒消日時事之感可增一長嘆已鄉山白雲
引勝千里此情當又何如耶葷省祭行過蕭寺夜遇
之燭下短楮草率弗㥁統蘄台詧

餉陽曲梁明府書

朽夫弗任編摩辱明公特召而求羈棲館邸蘇公家
饒百有餘日能不汗顏細叅舊誌所註古人字氏未
的而邑里官爵事行間有差謬本 朝先達小傳猶

多便語可删也僕初讀憲司諭文曰將發去通誌有當增當損及錯誤當改若或評註于中或另書一紙為是忘其譾陋取舊本稍為更定草成媒妬啟釁不免于雌黃之口即當事者私心嘆賞亦未見收入醜類蓋謚可再放東家施乎古稱作史要三長僕五十而後才且盡矣擧本荒唐其迂見亦與諸少年拂合恐此章將莽終成畫虎生平脚跟未踏長安門欲借一郵符觀光上國會李老師方蹶請在去留之際本啟遞解度不出此月長發矣玄晏侯篇不勝渴慕望除惠之新館雛通衢齋房幽邃市囂不入此明公啟

格之愛掃除自有臺奴僬人之委非所敢當也

又

奠鐵上事行請于明公不得命宋道尊行日留一使校之關幕岡君或亦的也撫臺生母祿繼以房哥無封為太孺人俗例尚尊崇縣稱夫人明公酌之所示通志逐本檢閱稱有更定史非董孤之筆嫌于自用憎口或不免為道固哲之矣總了名官人物藝文三冊缺緩完當就緊請教病骨懶惰北來辱諸臺司深知文事受後案頭夙債不結頗為所苦日者與明公評及先朝久昭代號品鷁服高諭鑒識精嚴家啟

小津數幅已走書索之上猷明公置諸齋閣中公餘之暇游目騁懷或可一聊耳贈顧小候出塞得詩四章及諸近作十餘篇附覽

又

憶自前歲擔簦而北受知明公宓琴之暇數得侍欸諸所顧問愧遺擡崇恩岳情溢愛河豈非不世之奇緣哉編摩之役歷名起妬當事同事俱所不容別後萋菲虔帶理于口恐明公有投杼之疑竊惴惴不自安也邊州竟覊縻快得卒業唱喁集得一跋詞即飭小函託順從上之其人省地緬衹賷無重寶想投納

矣京居不久會監司入覲籍有郵符還山沉華迅駛轉瞬兩年蹋踏巢父之雲窩夢寐召公之棠舍七思桃想蓋無時無之冬來值一過客迅知台候嘉祥兼聞尼誕之期舊懷新感兩念横脇取不珍之幣侑以綃頭詩帛遣蒼頭走道五百里賫獻臺下少展代觴之枕幸惟不鄙而納之臺判數馳綸召伊邇鳳掖鸞坡旦夕天之上矣雲泥相隔郎卿夫有懇款不易通也可勝翹企可勝悵結

上馬明府書

明公初下車即詢及拙草豈雕蟲末技亦有簸糠粃

而颺之者乎僞慢之夫青雲分瀾自隰經生業紬繹墳典安企心古之作者即　國朝李何王李諸名家言固弗涉獵何能窺豹一斑也詩出窮愁蛩砌秋唫哇池夜嚮聽之令人不懌文卻俚且以賤故不重于時多貴人長者代之執筆耳里故鮮論文士僻居索處足跡不及四方一有結撰靡所請益取證竊幽夜長吁有憤懣之懷矣辱承下問神勃勃欲飛敢自匿醜第兩月來脾病支床未遑摳謁恐負明公國士之知先屬楊甥敬錄文二十篇詩三十餘首賫呈台覽明公公餘章亡恡郢斤教之引昧子而出冥塗道

不佞有厚望焉語云追古不若就今執文不若親炙病間當東一贄滿伏函丈百稽以請也

答臨汾秦明府書

汾樓壞敝邑不肖分屬編氓則明公非父母耶召杜之頌熟于耳方摳趨之未由也及先惠問發牘珍函儼然寵臨之豈不肖之敢當于明公乎對使登嘉顧汗而顏慚心乎其感矣制府報劄委非所任屬按臺命兩大人交遇之素未諳又迫于燭夜門有倚馬脫草三復殊蕪穢不成章也希繩削以上

又

入郡厚不鄙析節下之巳假館朱邸筐實庖珍存問織馬明公之于賤士何相念之殷懷乎旋日侄愍暑行六十里渴吻傷飲脾泄下注月半以來齋寺一榻就鑪乜于醫僧耳忽吏人賷手詔至惻有方命之嫌支困屬草知明公弗當于心亡惜郢斤正之矣嘉政報成　天褒伊邇太夫人起居亡恙乎束帛之忱容耑賀

上秉院鄒年伯書

先君捐世幾三十年矣鄒筒中得承台牘舊錄新刊儼然下頒此老年伯肉骨之愛存歿何間焉念自巳

未先君附驥成進士僅一子為伯兄克類及官任丘續生不肖兩人錄俱未註壬戌先君擢御史以病西還乙丑卒于家是歲兄類亦殤不肖兩人方乳臭耳賴母劉勤育成童且教之學後先兄悴〻弱于道傴僂鏃翼弗前雅好為古文詞壯于甲午之秋悍有一第實先君靈既成之也此家門私狀老年伯子視不肖亡亦休戚所願聞乎北向九頓上嗚一言

白雲巢集卷之二十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書

答安邑張廣文書

不腆敝邑明公儼然臨之僕碌碌無岩處壽事之稱摧為上客齋閣掃榻樽酒論文兩人者豈迮津神物天假之合乎匪偶然矣判別以來神馳夢憶感深無從叠辱八行字字心語固知明公之未忘鄙人也邇伻入里里父老多叩馬起居𦂳使君者明公膏雨下若幾何去思之遺即古召父杜母奚讓焉僕開歲

稱五十人矣僅一昦息春中從禮授室色漸困醫診之始知其內瘁也乜劑百技罔收寸効僕為是爵衰焦腸鬢髮俱白頹然老態思及身事有不忍言者生平頡石為人從稿多遺佚存者亦大半未安從二三知己勉就剞劂更欲藉名公一言為重以溽中未敢輕瀆耳西風送暑愚父子得徼天幸相保無虞當有嵩使走四百里以請也

答西河王書

遠道六十里使賚華詔冒風雨而來訊及蓬戶殿下之愛士深矣病廢之人顛毛半白𦐁識非有奇也何所當此殷勤乎擲教三章龍文虎繡精光灼目爲自天孫之製亡怪焉何久假下不佞繙焉袖下休裘非其宜矣跌叟禁酌報命中翁及諸圖刻種種雅且至者之賜不敢不拜先託使鳴謝詞俗俚言勤諸石東人好事者為之也侑緘以上

寄謝閭川書

贈亞瑯瑾祖道郊出錢之心弱矣解攜而東兩閱旬始抵神州登岱岳振衣丈人峯上捫雲卧石酌泉采月此天壤間第一樂事恨不強謝展來共之耳嗣歎謁闕蔽足闕里躬古嶧山之巔因問道歷下壓下貫

敬半出里戚相與豚雞烹鯉挈榼飛觴連日夜不休坐此俗態聾人良遊輒阻將不貽笑山靈乎病廢之夫擔簦千里外期騁遠觀激高況快所夙懷業已未遂且邅迍入暑矣亡論慈親倚閭為憂即去門牆日遠騷盟已寒心蓬漸長亦大生一悵惘也孰事其念之不西鴻去稀偶值一翔始繫此紙初意翩翩俱西茲未能矣姑俟天風再舉耳

答和川楊廣文書

行後殊懷高誼衰疾中不能覔一順羽託致區區乃足下不坐咎而先八行及之可勝感激亡制已納空

老母念婿賢深慟未輟稱子無知時呱呱裰聞震其
母甚切也且為死若骨尚未寒不言繼仰事俯育將
誰其恃言繼矣獲得弁珥之流處閨梱灼道理若前
婿者予此難之難者也僕為是晨夕嗚咽寢食俱減
當之半強持菽水承母惟耳役旋草謝墓刻一章附
覽徒公子不及別函欣歲聽一秋穀也

答李萬石司理書

西風一羽得明公教音寄之山中儼然自穹嘗降也
沐手披函輸覽滿紙明公視不肖莫異姓而骨肉之
矣理臺司法閫長者多仁聲幾千古所謂亡冤民者

溧川掾士能傲亡涯之福而長借冠君巳哉劉簿以
書生來諸史率初領牒即吻視錢穿畢一官羅強悍
之獷而敢不馴之庶柱帽婁履不易勝所幸伏在二
天之下得安其志以亡墮民殿明公之為賜弘矣竊
但簿挐家妻子瞿殫狗馬之報即不肖感佩明德固
著于心不敢忘耳簿使旋聶裁鳴謝併候台祉不珍
之貢未敢俯納殊重汗顏謝容當後布之

簡直指姚公

第重病廢之人一入長安門即勞騶馭枉顧壽餉之稹
據以皆尚方珍品暨秫枯腸抵今五內有餘甘也可勝

感激台丈簪筆禁廷匡時正論為海宇黔蒼作福矣
祚之祥入掌雙珠並脫于痘此人生極快意事弟緇
含東方家弟不數面月之九日方傾耳以聞巳具寀
爇香為台丈籲空而祝之巳不腆詩二章聊書裔頭
不及飾一緗帖穀賀台丈能無以為罪乎近得鄉信
荊婦抱重病豚子隨侍邸中家一新室之媳擔承門
户可慮也連發惡夢旅懷悒悒度縣侯旦夕至欲籍
順役西還即不遂且徒城外候之與稷山兄比隣不
孤寂耳榆次兄自豫章旋昨方投刺展拜少傾當九
稽臺下作別一謝都愛不盡

答霍守菴公書

春中過貴都辜膽虹龍寵行推食之愛至今未忘於
省四閱月未及一栩脩謝反辱手書存問華葛兼金
儼然遠使將之即明公有所委命何物巳言而重以
潤筆之資迺爾拭淚拜嘉報汗流浹于背已佳刻
勵官字民經畫秩然名曰兩枚儀議甚安盛草勉屬
二章并門要地大人曩昔往來及慶弟諸多屬之
碍子暑燥金每夜燃燭燈骨稍稍弗勝至是漆事
使五日京報甚急大懼無識無以稱塞至意復致僕
所自當前序假銜得無遺玷長者唯明公公暇斤斷

之毋遽災木諸臺司入閩僕巳謁别欲朝互臺上長
安了北遊之興使旋問還山之期度在改歲寔明公
爲東道主頗有所關于感激感激

報方明府書

三年神君扶僵起廢振俗維風即如永和之征剔幽
成瘠歲歲爲患能一旦嚴除之所以功澤下土不細
巳及畨禀入覲清問満衢冠冕簡書殫指可待奈當
事者羅賢之網漏而遺珠豈峻節直氣古人之風猷
時脈所夠辨與騶車匹匌色炙蒼遠號近締扶携而
北若百餘人君門九重即其說遽難回天而其事固

可標之千古即班書所載漢循吏如此幾何明公無
負朝廷無負蒼生赤子奚所不快哉道自平定道中
得親丰範溫語諄諄決于肺腑歸而抵廬發爲春嗽
蹋蹐床褥中兩月忽忽經春又入夏矣偶宗子過問
有廣陵之遊渡江水一帶咫尺台衙尚裁小牘藉手
起居貽扁之愛召棠一株專門借蔭子子孫孫百世
有餘光烏喞結在懷當何日以報耶

又

雲間使來飯之東林削尺牘申訊閱今五年矣嗣徙
得都阻于順風一羽瞻雲仰斗無時無之太翁物故
務中襄陵口傳忽信忽疑迫朝翰有往返始向向爲
位而哭不勝悲悼恨衰病紲足不得效子民之義走
道二千里引紼前馳攀此爲誄附名稠士中遥遥瞻
涖而巳不腆敝邑召棠未剪桐鄉尸祝度千秋若一
日也若以鄙夫丈麗牲之石群情未愜僭口或不免
焉謹書中辱褒諭再三則明公愛道之深不知其言
之過也讀之涑汗浹背耳石刻八幅呈覽韓使行之
前二日諸孝廉作會誄言潞客在里謂盍關三老有
先驅矣證之漢史不聞有此蓋事在即百惟節哀加
飡爲　朝家珍重

報李明府書

韜草長懷恨賤子委質不能祖别百里外簡城館佇
徨道之側袰中修啟寄而巳下私衷有深歎焉里門
首覲太夫人無恙倚閭之望愉快可知臘醇淥緑斛
三觴而獻壽華競計入長安矣雲間息兒下大史令占
之當識王喬爲僊吏也金門朝會逢元日赤縣循良
課首功大官之宴湛露之章有彈冠以逕新羅耳暴
君行手沐肅函百拜而祝之不盡不盡

又

秋盈河漲明公軫心民瘼得無以爲念乎西北水鄉

兩爭不無患若東原高阜南坂之上平田一帶禾黍油油非前澍無以有此　天意欲作好秋從後占之耳近作諸篇恃愛獻醜惟裁教

又

翟邸夜罇俚銷半燭越宿蚤厲星郊霜野竟少陽関一曲可勝悵恨力使前追不㱕台吐郵亭飯飽領溫語而還愚父子心念之而嗚咽內酸矣歸塗九十里感今憶昔惜別傷離馬首之淚不但千行萬行耳陽至節後度里門鮮裝　帝鄉咫尺入臘可期韓孝肅行肅裁起居仁侯遺愛深于華吉大夫祠可以已乎

里父老暫奉旬謝謳而思咄而嗟也里竟茲舉有之附以告

又

一役西旋惠音連牘篆之裏碣矣嗣後公車上來歷訊台祉暫請還廬淄與家園菜杉舞雲壽母令子詎不大炔乎幾省銓缺太宰當有啓事旦夕簡書下王事又不可緩已邑失賢父母天愁地慘萬彙不春入夏魃虐閭閻嘆恨之聲匪怨亡歲怨亡怙恃歲前五稔其誰貽之何武去思甚于初去時耳即今小雨庶幾有秋良牧新除噭噭待哺溝中之瘠可活也安

樂廟碑已屬草竢鐫石後當使上之脾憑夏吾栖間關壯役力疾裁候龍縷之懷不盡什一

報秦守宗夫書

雲石使頻來雁有口及足下病者僕亦迫乎文債失調問醫未遑以八行起居耳省識何如所諭祇領第帙中篇咏不多前為詞當曰引不宜曰序尚欠司尊一贈章西河所託亦有數欵脫此為吾丈濡筆矣欣歲發京不遲也爵事逐心未及悉便中教示之連日苦寒甚加飡自愛

又

扇詩擲地作金聲銀鈎之畫天巧有神致馬使來驪客在廬把玩再四謂鄭中藻思峩山風流足下能兩兼之何論今之作者哉僕近日亦不廢哦咏中年衰鈍意氣蕭索避鋒足下奚啻三舍而退耶碑記免屬草賫呈佳集序會有俗牽容撥蠲理之秋霪苦甚籬菊盡萎登臺把盃殊亡好況向所教諸種若何陶家秋色可借一力擔頭肩之來乎

又

豚兒病一二交知慮及野夫請拙草以災梨棗猥襍諸篇手不及芟洗又未就斧削于般倕可媿也亦可

恨也自夏徂秋剞劂之役未竟即持献不匿醜耳
聞佳刻已揆郡理張先生大嵩鑒賞且許為序兩都
賦成得玄晏筆足垂不朽僕履殘之業亦欲藉一言
冠之非今日所敢請也縣新父母下車月課諸生每
命題為詩昨讀其贈相士一律曰世間誰是封侯骨
莫作尋常白眼看自是峻語僕竊有企心亦未及東
覽半百之入貌馬一稚父子寄命蕭寺中休咎未保
敢復問人間事乎槃果有暇藝香禮佛而已

又

使来承翰劉崗頭新詩神氣勃勃老夫七十之年實

勇登壇萬夫莫可當也健羨健羨皇明詩統僕初
寶之如探驪索珠不勝其難及讀卷中諸篇無纖太
半李何王李諸名家言十不得二三其他冠帶缺舌
之士強收其名以示博採眩目爾僕燕石于藝林
悪能重連城之價哉穆文熙選律元美先生意不滿
謂其少年之作在馬茲編較穆選風斯下矣足下龍
服自能辨之光集十册奉覽餘竢詞呈僕暑月失調
時疫所中水漏無攻錢量不保徹福足下得脫于鬼
錄秋来墮髮真如敗葉精氣銷亡夢寐恍惚所詮詩
未免畫虎之誚已拙作六七年来麄笥所貯較前刊
頗多即欲剗垢洗汚緝次成帙鳳債累人一篇脫草
不復能過手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私心計之恐將来
不能卒業可恨也排律七言屬近作録一稿請教小
豚入試蒙烏哺之愛附謝清府君侯更希嚴致不盡

又

春雪蕩寒風痾僻嗽病夫委棄小洞偎爐煮藥而使
者持手函至矣一披華箋身擁寶篆胡至人不若近
七十之年猶然指屈銀鈎而舌吐金霏也耶午炊飯
僕日晡為俗客所苦夜窯燭光濡毫作答呼豚手代
書檢詩統十册上之近作小有無假啟笥以報長者

容嵩遣請教公子斷絃續響而不及聞百歲幾何堪
此撫膺哉仁兄披心之語讀之愴然矣

答趙城張明府書

下里于趙比壤相隣也明公仁風德頌時有流聞第
野夫賤且病日跼蹐蓬蒿中未敢束一贄納僕公庭
叩謁長者私心景慕之已李生亡知持不斐之辭為
贈荅奬借過溢僕赧然有深媿且有深感焉謂士生
斯世不得其時即遣一知已為難耳騶車將就道慶
朝正後當有峻擢收之內地不獲挽旆而西矣毋論
趙百姓有觖望即僕曾淵相隔終阻于晤對不及一

識韓荊州柰何具有贈詩二律書之扇頭伴以不珍
之從品便九稽塗下晉上之懇惟比納李生有再請
僕不敢辭諸掾史為繪像索引詰大是異事匪聖哲
之化無以有此矣

答趙鄧州書

僕蟣伏草野視明公則擅代之人龍也即生平未及
識荊比壤相接聲聞神爽之交有年矣天風南釆入
行飛擲陋巷生色豈鄙夫之敢當于長若千纔推土
辭書稠濁守不為所困實其餘勇纔成郡史勿論明
公循吏功名蜚世之業托之千秋不朽已委敎序言

邇來衰病侵尋精情硯席以不敢方命磨𣲖屬草塵
明公所撰著無謝三都僕何敢當玄晏乎顧籍成風
之手揮正其瘖贅方可剞劂耳猶本諸篇明公當收
入首卷中不宜分列茲蓋前人失之古今籍序不斷
則後未有如斯例者撰承剖砭之愛匪但筆潤鐘瑺
有供妻孥籍以厭腹固明公厚惠試使旋爾此報謝
新刊成更希寄示

答河津劉生書

龍門四百里阻于道遠平水咫尺美人在望芝采來
親世講之好謂何偶接手詔及江南折梅之信儼乎
自天降也把牘魂飛恍如晤對會有文債掣肘不及
裁答晉凡逐長徃矣茲專一後馳謝郢中報章容嗣
修上之𪪺軒先生久寓白下老手新詩愈見神王真
擅代之宗工也還楚之期未審未悉明公倘與聞幸
敎之

報尚城李丞書

古東官署爽酒追懽歲在壬癸之交距今三十年矣
判別以来南北天涯不及順翱一申尺素秋中駕過
敝里平原十日之飲可追也胡恐叱馭不令東道主
知乎傾從育凡得手劄賤子姓名猶挂齒吻中固知

足下未忘故人耳尚城斗大即屈一令無異函牛之
鼎以烹雞邇丞史又壓于長吏山公掄才之意謂何
追憶盛年功名相期罔不志在萬里足下未塗小試
他日受知于上不次之擢庶幾少見生平也若病夫
衰足蓬蒿甘草木同腐朽已矣今追昔不勝慨嘆臘
之十一日伏榻小裁聊候區區

答姚山人

庾信集不備向曾面告櫝存一蠲檢之重四金以上
恐非客中留贈物也歲杪臨春六花作瑞老農歲事
無憂矣足下旅況若何頃聞出南郊河橋咫尺驪子

背上得佳句想不困于鄭生耳

又

久抱念欲屈文駁及忝知凡小巢一會兩後海棠春紅灼眼十年所未見豈花神有意乃爾忝知凡手足纏哀連日賓友中相拘否謝東山期喪不廢絲竹海內蒼生延頸而望霖兩載在青史于名行何玷焉足下為轉道之傳暮對一觴以待矣

白雲巢集卷之二十一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書

答寧卿張明府書

音華世誼凡弟五百里之內音好弗通何異秦越台丈不棄葑菲八行先施侑以家刻款開其迷昧而登之覺岸此胞與之愛古人有之未易于今世求也追憶亡父與尊先公比翼天逵龍驤虎變自嘉靖己未六十年來渺焉陳跡成往劫灰矣台丈公車遺雋銅墨專城大河以南儼然百里而君之良吾之子懿為

箕良冶之子懿為裘不謂克肖乎即時之弗偶功能未究脫屣其官吾明代有五柳先生名不朽于千禩何論繩武試舍弟邊州冷局近得一遷為雞澤令庶幾附驥台丈視先子稱其家兒已以道之病廢為天地棄物得比于蠹魚守先人圖籍游神十代咀味百家差足自慰所恨白首雕虫為人役作苦耳覆瓿一編屬丁未以前鄉里小兒語災木為外唯台丈裁教焉

報雲石宗侯書

俚言賁上不敢云出人頭地監公睇之當為一解顏

即書緗帖校勘字跡正其訛毋效舛士呈草尨君
侯為大雅耳鷄雛之慶不及趨席啖湯餅君侯得吉
以為罪乎兩月以来病渴如司馬鑪匕靡所收効承
僊茗勺水烹之入口而腹三焦生潤盡洗詞腸之織
芳挺筆有此篇拜大惠矣所裨益君侯亦不細也

又

伏枕招提又月餘中秋重陽兩成悪况矣但發言詩
里感大故不及聞問矣来教似非今日所堪以長者
命當勉搆之嘉貺不敢拜謹辭使者豚子性命所急
遴參耳近地求之何異雲母丹砂長安市不乏此物

天幸偶值有一力之遣北走可圖也君侯念之活此
孱息先公血食有託何論萬戶封加我乎拙刻未完
容過索上揮使呂君不佞已心許之呂君能穀歌與
敝縣新父母以詩交介胄崇儒漢祭征虜之流亞哉
縣公汝南人彖文衛吏事蓋兩無之聞入郡二三朱
邸願為東道主君侯愛客結納縉紳賢若端禮門有
一下榻乎

荅盧吉恒叅伯書

冬郊一尊美人牽袂目溼溼若雨仁兄割愛升車記
猶旦暮也彈指流光倏忽改春又入夏矣天北鴻蹤
不及申訊天啓乎詔八行先之長安背游肩摩未遑
二三君為厚且為予嚴居郵報弟接山公啟事者
何祄誒北地或以遏才壅之欲徙而開府仁兄不為
快乎蜀西險遠山水佳于天下邛郲九折坂王尊所
不畏也仁兄可以叱馭矣

荅劉天台書

春郊馬前三酌遂判襟袂嗣以川山遼絕郵音罕通
忽使紀持一紙来扶我門萬而援之儼然自天降也
感激感激初足下除官得無華陰公之嘆矮屋下阻
一擡頭乎洒今當路推轂籍有嘉聞動不逆肘後何

所蘊結不究其奇天閑之駟不萬里不息駕矣志稱
縣治古荒地疑其俗悍強訊及来使又謂視篆數閱
月民不囂訟而田賦亦易輸豈長者威德足以彈壓
之與推案有問手一編課視諸節疑歎鼻弗媮快可
知已僕殘體藥為詞債所苦十旬九病豚稚且頑目
覓巢窠亡異狀俛仰宇宙慨焉愴心足下何以寬我
新俸所入度不腆指珍遺之藥還有餘資矣則故人
雅念哉使旋聊布區區彩補紗巾伴緘以往希叱存
清泉庄移一栢補小山左缺以足下先有教言耳

又

使褒承教函如面紙背之遺製一領禦風雪感何論
狹纈也晋氏姻媾屬作氷人再造其門方諧縣父母
誤書即腕稿季方上之矣此公視事六吏重足而立
而市井大得卧不帖席黔庶親之嬰兒之就乳哺也
真神君真民之父母足下桑梓之念能無一加額乎
小豚患痞熱脾泄于病父憂[illegible]至两危微福天
祐倂不死與足下作[illegible]幸已入秋又借居柖
提匪但就劑醫僧以普門品所說極溺解厄度幾為
兒濟耳枇草入梓未經大方斤削殊不愜意向着為
兒授室書篋遷徙委諸閨閫之手失五言律一帙彼

白雲集　卷之二十一　〇四

不識此物等之敝第可恨也即五言古寥寥數篇亦
未敢入選以七言古壓卷法家執此以三尺論我我
其何辭日猶欸諭姸奴許以別債倘不至煨燼猶可
續録耳公子旋剞劂尊未完完着先刷呈覽內尊公
一賛語聊見區區十八之旦僕要公子及令姪李皈
之東園亭愕然驚余老也且謂足下差勝僕亦較不
似前夫人生以憂抑致衰醜僕固宜爾足下官評慰
心風靡滿目有何不逐毋亦尚平事為慮乎柳風塵
之役勞苦父弗任耶故人鄭監司能另眄之游奮两
臺得一薦當有殊擢僕為足下彈冠矣

寄楊平津明府書

仁兄專城之寄綰綬三年矣宦國鄉山道路無千里
豈遂絕不可聞問哉南鴈去踈北鴻遂斷非仁兄溺
貴游忘布衣之交以弟衰朽掩閉一榻遁作遞興壓
硯乔毫不及修恭故人耳按狀摘章稠于擢髮或仁
兄汪涵亦不以病夫坐罪也向喪客賈生索手書為
老客仁兄四知吏蔭五斗食官魚菽之供不足飽妻
孥處地孟嘗君富貴客舍有食客耶以是三請三拒
之渠嗣謁縣君許以資斧遂領一劄出欲奔投仁兄
弟裁小牘僅僅累瞬譆渠度其無補不別去矣覿面

白雲集　卷之二十一　〇五

仁兄叙論鄉舊得無屈指及弟乎避依之口即有蔓
菲或不能欺長者弟弟之衷悰仁兄何所燭照之大
河以南列郡諸侯治行無先踰令者聞臺議調劇士
元驥足豈再困百里旦夕趋朝收之臺瑣國家大計
必有借箸仁兄可彈冠矣栢陽兇字後先過毀中八
月之望東林月飲念及仁兄俱深懷舊之感弟夙痾
初起引睇南天有不能奮翼之思焉尚裁八行走使
赴居臺下山房空寂無珍物伴函侑以香帶爵襪扇
頭三律情見乎辞希不鄙而納之小刻無識災木未
安公暇斤斵得免覆瓿之誚方見仁兄為知己耳

又

弟屛𤸇善病仁兄素知之十年以來為文債所苦精氣銷亡柴骨雪鬢頹然老態矣夏間染時疫疾後泄瀉危甚微福仁兄得免于鬼錄耳即今匕箸少進呼吸氣短步履不前按症求方與老醫確討必全鹿丸可收効也縣尊憐而予之大隻形如馬狀或謂馬鹿別種不宜入藥必麋鹿方可仁兄治境連山多産此物諺云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仁兄念及故舊索一牡活哉弟之殘年餘日皆仁兄所賜也煮角膠霜有餘則更希惠之役行李方入省不得仁兄家報附以告

又

賤恙微福仁兄昨晩進滿地痛幸脫鬼籍矣奄奄氣息猶跼蹐牀褥中耳前面諭候悉命來攏頭焚草方識斷臑而生藍及望日然與否興壯丹闓為詞債所迫已負心賞紅藥階畬尚少花前一醉執鞅如何仁兄待矣美戢報滿而遷三載有之或徙官不徙地五六載有之病夫鍾鳴夜走後會未可卜也言之潸然覺忧不腆聊犒諸役恐不足飽腹耳今日兩天或無他客招延小巢可一屈乎道即偎榻借一錦瑟勸杯仁兄不以為罪矣

荅高層菴杜君書

西國鄙生岩居𦘕老甘于草腐木朽也者明公採雕蟲之畜未識其人而奇瑞之珍籍寶篆手詔八行貽問千里外此豈世情所易見乎比于古人愛士之誼高出倫等矣初拜命已勤楮作荅來鴻不返靡所託寄旬讜到今始借韓兄家丁上之寒局無長物璟說之編取以伴函明公退食從容助一噴飯耳高層凋弊不振之區韓兄幸奉德教同舟之慶左提右挈以成郡公至治不十載一時乎詎旦暮朝闕當有旌擢

縣官控賢自齊州始矣

荅韓宏古書

公子扶嫂柩來兄夫輟泣鼓缶之餘八行示我注念深矣恨東旋之後風飄忽不及飾一報札罪也爰贖弟今歲辱監司高誼延入署中衙居之日三倍巢居毋論家務叢脞即床頭藥裹亦不遑劚劚矣尤一老儒冠白首虛名累人可慨已鵲夕之交斛娛亦坐前疾弗起九月納空碩脈稍親佔俾人事欠通以弟平殘之軀精氣銷亡能撐此艱苦耶入臘添一女孫設悅之三日從俗家宴客散宵鐘已動委積就揭矣

偶今駒過謂有伻遣戒行在旦坐而促書取燭小裁
署符数聯仰荅前命四六諸篇錯𫏐籠罰神京還以
来未經手檢訣春暇續上之新令君已乘車標格端
疑襟次高朗默吾邦楊曜第公輔之冑㫌視銅墨時
時有丞桥先生之想恐㒸梓緣薄不能久借此公耳
東州澹煩欔廳半𢘟堂事兼有清閑此出自李外弟
之口弟爲兄丈加額數四矣

又

野人之言賤而無徵足下不遠千里而索之知我者
鮑子必乎其感𢀳重以分珍之愛何當爲久病畏客

掩關三日而後屬草衰年才盡求不負足下所托耳
拙稿先奉一部䟦續成再上之齊東作者名家于鱗
先生尚矣前四十年而顯者宗伯華泉邊公其遺集
文不甚瞻而詩有深趣標致風流固信陽之流亞也
足下有差役入省試爲弟索之寄賜 國朝詩弟欵
類而銓之曰明詩韻彙恨此公與昌穀徐博士所作
無多見耳

又

日若不穀發書之三日則仁兄及貴寅亥杜君手劄
至矣雅惠種種蓬廬增色登拜後已具咫尺修謝使
者止之曰来音從齊賈入里淹于家其幾作報書缺
有便風一羽繫之可耳冬来伏病掩關會郡邑大夫
入覲促文之使急于催科仁兄家遣東還過而問焉
前悃未申怦怦動念又恐杜君如京不及訊也假爐
寒夜取燭小裁檢之篋笥中無物可表拙刻兩具一
奉仁兄一爲杜君上之更轉致殷懇川山修阻無緣
僶芝采于長者有寤寐神交而已

又

東林醉月郤懷㥯甚別之夜不酒而酣蘧蘧一覺達
旦也披襟對案草一長歌僅得四五聯而青衣扣門

持府公劄至矣潘司夫𡉏有賀言坐是奪筆柰何攢
眉三日促之去而復枯憔叢皺矣成篇録呈門下倘
以素牋半幅老手無書即借君家小阮書而裼之百
花亭上珠玉四壁弟豈不羞形穢長日齋居恐仁兄
悶悶助一噴飯也

又

西郊卜築一區之地山水雲霞城郭樓臺魚鳥花竹
洸瀁兩目天地間更有何物為奇乎目中之奇盪吾
腦脑中之奇吐而數百千言與物色爭奇始可言詩
李何王李所懸冠冕盛代耳太初茂秦褐衣與冠冕

事奇何遜馬弟詩得五章長律為贈四律爲留題使
六君子俱在迋之孤亭之上觸景有發奇當互出無
幾稱作者七人矣仁兄知己故狂語及此可發一笑
俗眼瞇瞇視弟為何如人也

謝范氏昆仲書

日者還拜果毅之惠不至作烏有先生矣啓吻稱范
氏兄弟大恩僕何以報焉僧門落莫又越月恭兒乜
剃旋梭尋騐矣尋又不騐客過攜美飲食匿不與食
即大恚忿見顏色亦稍恨之有厲穀惡氣焉若察其
私向隅而泣也復痛之齲之乳哺之巳人生最溺愛

者子最不可強者命孩年饒口不解調攝即有神工
鵲佗曷以施巧如蹇上翁所説付之蒼蒼者耳柰何
拙剣遭迋近冬颷霜作寒似難動手度月終亦了此
役也剃剔之費力已不支至欵𨶹南山𡋯田償之里
閭少年將無笑而短戒乎非二難心知不藍及耳揚
子事滯久東方音耗若何借一使問之

答范耀昆書

省後來承道函知足下念僕之深也竊謂文章書世
之業從古大家以此成名亦以此媒妬亦以此招尤
僕于此道劌心三十年豹斑未窺虛名鵲起邑里後
生眈眈其視也遇有長者問對不無雌黄之口獨足
下愛僕過為推轂生我者父毋知我者鮑子乎國乘
纂修得足下萃五郡之英髦握筆如椽何假于僕迺
辱明府梁先生走使五百里來召安所聞問得非以
足下游揚故當事者謂敗鼓之皮藥籠所弗棄歟明
府公手牒未承其情欵從使者茁煩中流出不勝感
激僅留越宿再飯之僕未及謁縣而使持縣劄行矣
是役亦不欵遽往柰今歲京華之游已决曾為足下
先道之且觀察李本寧先生慶雲景星作瑞中朝晨
以龍門天上末繇執鞭柰可當吾土而失之此僕之

夙心也数日後當撟登就道巳煩足下先報明府公
為布鄙悰敷謝拙集勞轉上之倘以家累發遲來鴻
便遇勿悋德音

又

捷歸北來兩奔晉門遂出城南走僕方赴劉氏壽筵
稠客滿座雀躍而起咸謂大器晚成不負仲子之生
平也蒼頭四走詰實抵昏夜云范云張兩持未决凌
晨出始有的聞得鶴陽公子前報果門墻少俊耳青
出于藍從古所有若足下則黄絹色絲也朱衣者姤
之失一點頭天乎命也于人何尤五日歸裝彈指還

廬矣以瘟病不及趋訊僮奴各入鄉奪耳秋冗靡可
道若借美人之使一申起居幸坦其懷毋若借生讞
抑遇若棟梁萬卷白首呫嗶不愧儒書吾晉有幾人
即終身刑逃有一編託之名山大川經世之業孰與
垂世若為不朽也

寄家弟書

夏間早瘦漲為災念罔兄危而復安尚未脫床褥枷
氏亦困亟得不死皆祖宗之福蔭也兄齒數墮鬢盡
白兩眸花甚燭下蠅頭字不復辨矣婆娑老態只得
闔門靜養柰時時為文債所迫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道家所說能不悵心幸篤恭粗好紙筆青箱之業庶
幾無墜以是少寬耳方議習經其師習于易家傳之
謂何弟試籌之監公得報在正之三日兄不及聞于
六日方入郡拜年已行八十里宿蒙城矣悒怏而還
新縣君懷襟高朗人物冠冕持三尺甚嚴毫不可干
春中以理官責苛禮即欲脫屣銅墨有彭澤先生之
致其大意謂寧為強項毋為折腰當踞諸公拒之數
四不得行條析之福也州尊文入秋即寄去不誤劉
復老今歲七十其太夫人九十俱有壽章徐道尊殘
于襄陵趙城令吳亦喪其母夫人俱有誄言皆甚

白雲巢集卷之二十二

洪洞那大道性之甫著

四六

壽晉王啓

竊以桐飛一葉涼颸動玉宇之秋椿茂千齡盛日啟
朱門之宴惟膺臣應慶協邦家恭惟國主殿下璇派
名流珠淵奇產唐封嗣晉遠追康叔之賢韓周室分
茅獨錫魯侯之蕃祉體貌謙恭而有禮襟期瀟灑以
無塵新開避暑九成宮水池山嶂直接飛仙三島路
月閟星橋曼倩來遊西極露香彪似斗麻姑獻壽尚

方醽醁酒如油道丘壑陳人草茅賤士龍庭曾立期
飫聽乎音徽鳳彩未瞻阻光承乎顏色設醴叨恩于
楚館德媿穆生濡毫發興于梁園才慚司馬幸值千
秋之節聊陳三祝之詞伏願國祚綿長宗枋鞏固而
百而千而萬億與日俱升如山如阜如岡陵齊天不
老有懷顯禱莫罄敷恭

壽晉嗣王啓

竊以西風薦爽佳辰弧矢逢秋東邸占祥華宴冠稱
映日天人協慶宗國同庥恭惟世主殿下跨霄龍種
冲漢鳳毛川山晉地之秀靈全鍾間氣人物周家之

午姓獨挺英標學蓄海以含淵腹罰魚龍交變論評
今而批古譚鋒風雨爭飛鉄畫銀鉤筆底擅披雲之
体瑤華玉艷茶頭出摛藻之章即陳思之七步非奇
豈李白之百篇足羨將使桐珪嗣業現活佛于人間
行看麟璽承符艷神仙于天上道未承光霄徒企音
徽楚醴賓賢恨曳裾之尚晚梁園作客媿授簡之非
才幸逢麐誕之期聊獻華封之頌伏願懋對昌期丕
膺純嘏璇潢澤潤年年沐上國之恩波琳死枝長世
世作西方之屏翰

上張進士請郡楼碑文啓代

恭喜擢秀南宮彪榮上第神蛟涑水騰禹海以揚鱗
威鳳丹山際老天而振翮十萬言奏對摛毫誇經緯
之文五百士登庸入彀屬珪璋之彥杏園走馬春風
舒意氣于看花芝暁雕龍指日借詞華于視草某夙
懷慕藺未遂識荊竊惟平水之區實古建都之地五
封晉土推鉅鎮于河東百仞譙樓聳巖巖于冀北久
以飈摧而潦蠹漸看壁壓而簷欹舊貫可因重修益
整僉謀諮郡吏經營分土木之勞特命出監公新俸
佐糈錢之費通衢四跨翩翩雉堞以連雲矗閣三重
翼翼翬飛而映日肇工趋畚捭謳謠里竪之勝權完
繕麗丹青仰止郡人之協慶千年駿績宜垂鏑碣以
鐫銘一代鴻章願摛鳳楼而假手恭題短疏敬託微
伻束帛戔戔匪擬承筐之獻亟金薄薄聊為潤筆之
資希意淵含披忱草奏

候孫火宰啓

恭惟閣下道融上古望重　中朝璧爍金輝鎔鑄洩
鴻濛之秘雲烝電燿離披推芬藻之才傳臚漢殿一
人先登崇班于長席閱牘唐家四庫尽愈妙簡于前
旒自玉署而青宮羽翼　儲皇借毗衰之力繇容臺
而銓部股肱

聖主紆翊贊之謨甄别人材允矣山濤之啓事指陳
時政慨然汲黯之上書忠臣惟憂國愛君重綱常于
九鼎哲士有全身衛道薄聲利以一毛碧水丹山十
載託煙霞之跡蒼生赤子八埏切霖雨之思何言脫
屣之功名吾道已安于恬退欲竟補天之事業
帝心不釋于老成龍卧江南百道見臺章之推轂鳳
飛薊北　九重看宸命以揚綸某鉛槧豎儒章縫末
學自歌鹿鳴而通籍及門荣飛李之陰迨親鴻教以
譚經入室藹芝蘭之化即使薦賢為國兼承衣鉢有
真傳總之明道淑人尤念藥籠無棄物知天高地厚

無逾相馬之恩傚結草啣環難報哺烏之愛以綿才
而入仕每羞禄食之空飡敉明訓以當官庶幾勞能
之小豎隨牒西方牛馬走孤踪日役于風塵懷人南
國鴈魚封清夢時依乎山斗有懷覼縷不旣敷陳

候以司寇呂公啓 代

識荊鳳德經判別之有年御李龍門慶遭逢之不偶
唯促席一樽之愛勝平原十日之權津津誨示玄言
出而若吐金霏纚纚獎成韶樂閒而已忘肉味西方
趨宦署仍驅駑鈍于風塵南闕望仙靡已隔虹光于
霄漢仰懸候牘以布私忱恭惟臺下匡時元老瑞世

耆英鵬起溟池萬里隙風雲之會蛟騰天路九霄多
霖雨之施鬱府鎮三關鴈塞懷安邊之李牧 中朝
列八座鳩司擬平法之臯陶自辞楓陛以歸田遂向
芝林而結社七旬杖舄逍遙登少室之巔百畝溪山
瀟灑入瀛洲之境松姿凌鶴骨儼如陸地之神仙雪
髮映烏紗猶是巖居之宰相伏願勉調七箸珍攝寢
興渭川漁父拜王師周家盛事用里先生爲帝輔漢
代休風夷夏知名終起溫公于西洛黔蒼引領豈淹
謝傅于東山倘補袞和羹藉老臣之大手必安車束
帛賁特 召之新綸翹企方殷敷奈不旣

候馮宗伯啓 代

驅馳塵埃 勤下邑之勞瞻望斗台久缺脩門之訊
精悰莫展覓譴殊深恭惟閣下命代眞儒 熙朝碩
輔五百年應運鍾滄溟岱岳之靈十八士登瀛步閬
苑瀛洲之選抽緗照太乙之藜石渠探秘摛藻奮天
孫之錦玉掖增華賜金觀里詞臣重行槖以出疆
詔爵青自天火宰榮徵車而赴 閼啓事之名赫赫共
瞻之節嚴嚴載超宗伯之司上應文昌之緯寵方隆
而引病十疏陳情年未耄而辞官 九閽動色雖裴
公念深綠野壓機款息于懸輿李崔相姓覆金甌朝

論方崇于推轂錫賚
帝心之簡注眷留宸語之丁寧例古人之出處爲榮
考近代之遭逢不數伏願珍加調攝倍保寢興弼蓍
聖政和羹躋調鼎之階舒卷元猷補袞贊垂衣之世
功益昭于上理治有助于中興萬曆固鴻圖黃閣標
太平之相業千秋延駿祉丹臺錫難老之僊符

候周總漕啓

侍敎吳閶樽席假緣于孔邇補官晉土門墻興嘆于
彌高俄傳辭 闕之書卽搖魂而莫遏及接還廬之
信眞灑涕以無從恭惟閣下駕海虹梁擎天玉柱銜

鏡題才于畿北已隆　五位之知于旄表績于南都
載寵七漕之任兵惟足餉轉輸過國藉長謀海不揚
波整頓乾坤歸大手胡憎口起爍金之焰杰檢身稱
完璧之珍捲震漢之風雷已見神龍澤溢披入山之
霧雨愈知隱豹文深簾輪趍陛以還朝
帝簡終邦家之倚賴藜杖経丘而尋竪朋交愜里社
之追遊某士娩及門官叨副臬徒硜硜以自守盖碌
碌以無奇閩裔遐區浅畫帡周于飭憲恭方重鎮綿
材尤困于提兵歲屬新秋節臨　聖壽二十五封訊
牒勾稽脱連月之劳千八百里賫章跋涉歷兼程之

苦蒸邸之東槖方解濟河之返棹安追敀借長風聊
為短劄私悰莫罄益深企戀之懷世路多虞未卜遭
逢之日念惟家弟忝屬竪儒孔道承符懼守官之無
狀隆霄託庇慶獲上之有遭書生糜禄三年未見纖
毫而裨補幕府踈恩片語或尋分寸以躋攀不既鄙
悰統希上鍳

賀少宗伯吳公啟

三禮典邦八座重寅清之寄五常司治貳卿弘翊賛
之謨襃海騰声門墻增色恭惟閣下匡山壁潤蠡澤
珠瑩班楊冠世之才文雕鳳髓鼎董臨軒之對榜副

龍頭自館珮之聯班荷　宸旒之特簡趍依紫禁詩
成紅藥以翻風保輔青宫詔捧黄麻而宣命維是春
曹之選尤推時望之隆蓮炬映窓輝必宗伯兼司玉
署梅羹調鼎味名宰相宜卜金甌某厚荷殊知叨
同進鶯遷有信祄傾耳于傳郵燕賀無因竟阻心于
望履聊上尺書之訊少披束帛之悰伏願寵数載膺
嘉猷愈邃追芳伊傅賛　王化于一新踵烈臯夔振
皇風于千古

候常中丞啟

楚山越水遙遙阻道四千程暑葛霜裘忽忽流光十

八載奉簡書之奔走鴻儀已判于師門羅風木之艱
難魚劄久踈于記室即台原以不答如自省以何堪
恭惟臺下湘漢孕靈邦家作瑞嶽立淵停之氣象羅
今古于胸中文経武緯之謨謀運寰區于掌上溯予
淅土兩藉椎才始以謙垣典試荷　九閽寵命之優
維而制府提兵握一道威権之重拊循膏雨群黎沐
澤以咸安號令轟雷列郡承風而大定整頓越中之
天地神策方長綏寧塞外之疆場陰符暫假乃柄龍
淵之劒我武維揚遂鋪虎穴之氛彼酋其執何勛高
見忌浩然拂袖以來歸亦道大難容闡者揣度而嘆

息范老收功于西夏赫奕旂常謝安犨望于東山夷
猶觴咏斷瞻雲之淚何須大元帥之榮名慰陟岵之
悽得遂太夫人之色養後樂有光子孝其堪紳珮之
儀刑先憂不媿臣忠猶動　冕旒之注念某門墻下
士草莽豎儒駑駘蒙一顧之榮追踪騏驥珷玞混連
城之價琢器珪璋所懷造就之恩永骨鐫而腸結以
失起居之禮每顔汗而神勞茲託便翔聊脩遠訊望
湘雲而展悰耿戀芹璪之忱向衡日以抒丹莫罄葵
傾之願

壽鄧太史啓

恭惟閣下兩儀完氣七曜凝精上國儒英番索驪珠
于學海南宮士儁遂飈鳳藻于詞林天祿照青藜紬
繹探圖書之秘甘泉飛絲筆摛披增翰墨之華時璧
特隆　宸衷簡在唯是玄英之季適逢華誕之期
皇宇五百年應運篤生名世之賢實門十八士登筵
榮羨瀛洲之會　朝中金馬署翩翩劍履摩雲　天
上玉堂仙燁燁簪裾映月某蒙恩相馬感愛及烏山
西承下邑一官趨守土之勞斗北望長安千里阻拜
堂之祝輒憑鴈使肅上瓜函束帛以加長者于禮匪
恭獻芹而效野人為顔斯厚伏願名隨日茂福與年

臻蘭臺石室之文不朽鼎璧分于鑾闔玉府丹臺之籍
無涯埒筭于喬松枝衍芳長敘畫圖籙

候范宮詹啓

門墻萬里摳趨遙阻于岱龍歲月幾更音札久疎于
寄鴈威懷徒切負譴殊深恭惟閣下才優天授學富
人師嶽領錦江間氣學爲邦之靈秀賜篇馬句摛文
奪漢儁之精華齒啓亨途薦膺華貫彼書禁秘光分
太乙藜烟待問清嚴影動尚方邁姫寵甚　宸旒之
簡望隆館珮之班青宮論道　儲皇資翊世之謨猷
野投閒學士出歸田之賦玉照咸推華國珠光自闡

爍淵隱豹霧深未許山中玄髮老臥龍雲矯猶看天
上紫泥封
帝恩終屬于老成邦家永賴臣節已安于恬退忠孝
兩全某竊媿庸愚叨承甄録削輪囷而成器幾誤揮
斤引傴僂而升高徒煩假手曠官有素已知貽辱于
師門効局無堪尚冀勉旃于法守茲憑下走少布中
悃摛詞九頓難伸感篆之私削牘三薰聊展起居之
敬希惟虹鑒曷任冰兢

候山東黃撫臺啓

儀光不接幾年入夢以勞魂餽問時承連牘敘新而

道故殊切私衷之感激曷當雅好之殷勤恭惟臺下
道冠儒宗才優王佐環九區而聽視鴻名霄漢之長
虹歷四國以藩宣駿堅朝家之良翰山東千里維天
眷之有邦幕下六軍乃
帝咨以闢府戈旌秋肅令嚴震地之風霜卓轡春生
澤普霈天之雨露襲遂之安民熄盜靜滄海以無波
禹吾之富國强兵冀岱宗以永固三載書庸于上考
九閽僉簡于前旒秩視舊以增崇更進語功之廪餼
命從新而再煥備應寢德之絲綸子牙為周武之師
齊風已表傅說作高宗之相商鼎宜調某竊媿諛庸

夙承盻睞閩邦之縻禄有緣川山佳麗屬明公殊産
之鄉齊士之補官未任風木艱虞拂長者玉成之念
去歲以
皇恩承乏之領晋縣于河東今秋述 聖節賫章効嵩
呼于闕下言念鴻臺之伊邇聊裁魚劄以披忱所條
保甲之規恐無関于憲體敢就法門之正庶有補于
官常

謝馬制臺薦啟

藩司翊政西方懷尸素之憂幕府掄材中禁列循良
之薦感顯評之近溢慶遭遇之為隆恭惟其臺下氣
凜風雷望崇嶽斗守邊魏尚壯上谷之藩籬坐鎮茱
公寄北門之鎖鑰白旄臨紫塞四郊傳疆圉之消氛
黄鉞下青冥萬里見星河之動色隆虜之殊勛巳奏
求賢之雅度大弘舉以行而揚以言總屬録功之典
採所長而畧所短極知使過之方竊念某學識疎庸
器能寒淺颾歷自中而外廿年徒有勞心旬宣由臬
而藩四國總無善狀省躬為幸每不列于彈章揣分
何堪荣有加于褒衮豈豐城之神物誤蒙雷煥以薦
收非冀野之空群恐負孫陽之一顧報酬莫罄感激
徒深敬抃向日之忱三薰削牘特走追風之使九頓

陳詞伏願崇禧鴻至雪眷載膺 中朝倚鼎鉉之司
豪傑彈冠而結綬元老握樞衡之任夷戎箙矢而投
戈

候曾宮詹啟

恭惟閣下絢楚人豪廟堂士範丰神肅衡嶽之風烱
排空秀色襟次捲湘川之霧雨摛海雄圖蚤履顯于
亨衢薦標荣于華貫密帷持橐禁中侍從之班講
幄勸經極儒者遭逢之盛花磚生色芝畹增輝惟是
掏由
帝賚遵符名世之期因而簡在 宸衷盍登立朝之

望眺褒飭副任必假于碩英彈肅宫坊寵特事于要
近
王室緊股肱而是賴士林以師保而允懷啓發賡議
惟老成故事之甚明調護清躬亦中外輿情之共跂
其枌榆末品樗櫟朽材辱荷奬成誤蒙甄録風塵趨
下役久踈緘候之音霄漢仰脩名時切瞻依之念伏
願聲猷愈振寵渥益駢青宫八座卜名已覆金甌黄
閣三階躋位更聯玉鼎懋虞廷上宰之勳當追光于
稷契佐周室中興之治斯媲美于甫申

候烏程令啓

恭惟臺下琳珪姿秀氷雪才融魏闕獻書摶青雲之
一鶚雲川剖篆下赤縣之雙鳧燭奸空鑑懸秋誉抑
覆盆照日仲由能折獄片言游刃而裁子賤不下堂
三載鳴琴而治千畆犁扶春雨後雉狎桑畦萬家弦
頌月明中犬眠花徑賢牒数揚于臺鏞 褒綸特簡
于 宸旒令似士元豈有莱陽淹驥侯封褒德爭看
密縣圖麟其羈宦殊方編氓等分地阻龍光之覲趨
企徒勤家承鴻庇之恩報酬莫効常栽蕪牘仰曝芹
私西風繫羽心曳曳以懸旌南國懷人神搖搖而依
斗

擬監司請按臺遊龍祠啓時端陽值壽

恭惟臺下斗山峻望綱紀重司
皇綸中出滿朝知三晉之得人使節西來平野慶萬
家之安堵况是天中之節適逢嶽誕之期霽雨簾開
臺栢映堦蓂而競色南薰絃奏虞歌偕華祝以騰懽
某猥備屬僚叨陪法從念豸府之清嚴既竣省方之
役望龍祠以登眺不妨覽勝之遊即于其日之良以
展一觴之敬赤符綵縷雖火及時入節之供石髓瑤
漿聊資益歲引年之助矧河伯以戒舟汾水之涓涓
就道顧山靈而下榻姑雲之冉冉垂天

擬學博請縣君啓

雙珠東海輝聯布世之珍合璧南宫價並連城之選
霄漢齊鳳文之燁燁山城分鳧彩之翩翩兒童道拜
以迎懽襟佩庭趨而贊喜謹占其日恭理簿筵念賤
士之虀盐味道未窮水陸以登饈知明公之氷蘗當
官僅採藻芹而薦豆白日歇朱絃之奏暇借公餘青
雲寵赤舄之交光生泮舍聆樽前之雅訓鏗鍧沉金
玉之音挹座上之威儀仰止慰斗山之望臨期拱候
預啓尚呈

洪洞邢大道性之甫著

答易方伯啟

西臺移節南國颺麾儀光天隅樞趍已阻于門墻戚月星流夢寐徒勤于山斗恭惟臺下英名擅代偉略匡時自副臬而參藩晉省五年被恩露仁風之霑復有追提刑而長憲滇南萬里見蠻煙瘴霧之消除惟是汴鄴古稱雄鎮披覩古跡多山川名勝之遊考覽前聞亦泰條驅馳之蹟特奉旬宣之命專承屏翰之司四封霑晉地之甘霖沛恩波于洛水八郡仰當天之

福曜聞齊景于嵩雲合耄稚以傾心聯衿紳而拭目恭晉承殊遇夙荷隆知恩重哺烏即捐軀其莫補音疏繫鴈知託羽之難酬豈意慈含反先寵問捧華箋而九頓荷為饒笥之珍披錦字而三思愧乏瓊瑤之報輙憑旋翼聊布謝忱棠陰滿中州已大豎保釐之績槐階虛左席尚綏需調燮之勛虎变龍驤永贊熙隆于一代鸞棲鳳止更瞻丰采于何年

候宣大吳按臺啓

楓宸簡命朔方隆貞肅之權柏府宣威西國弘激揚之烈聲搖山嶽望聳華夷恭惟某臺下躍駒逸品崑鶩超流儒風嗣奕葉之光青箱盈軸宦牒龍驤[illegible]貴參綾逆林蚤參薇閣之絲綸尋領蘭臺之筆橐眉揚鳳彩停停伏柱精神領逆龍鱗諤諤回　天奏對維是疆場之慮獨切　宸衷遂咨經畧之才專清邊務霜旌按部氣壓塞塵掃于列城繡斧省方燧色全銷于四塞上關貔貅百萬持籌覈軍餉之虛盈帳中問禮樂三千懸鏡別人才之淑慝武修文飾邊關刀斗之無聲左弼右襄廟廊樞衡之在望某質能狹局縻祿雄藩簿書羈束評官無一綫之長歲月蹉跎嗟世有三毛之短恐玷名于彈劾久疎訊于興居茲饒

片牘以紓寸憶鴈門長道阻末繇縮地以樞承烏署法星高徒有瞻天而讚頌

候鄒選部啟

旌車南國銅墨西方追攀已遠空懸江漢之思仰止徒勤莫慰斗山之念恭惟臺下兩間秀氣三楚名流道範端凝衡嶽插天之峻襟汪瀟灑洞庭映月之寒波初擢第于上林即拜恩于西掖龍池覩草絳袍襲御案以含香鳳閣宣麻彩筆映宮花而增色遂按禁庭之彥載紆選部之籌參六典以掄才四海之冠裳盡歸藻鑑秉三銓以綜吏九流之人物俱屬陶甄

紕慝旌良徂敬孺之通明不忝拔真斥贋毛孝先之
精恪難名久閎馳戀于庭闈暫許歸榮于里杜青原
鷺澤仙郎之即席未温紫閣鵷班
聖主之追鋒在望其章縫末士鉛槧豎儒超庭得詩
禮之聞治世乏經綸之略誤蒙恩顧駑駒長價于燕
臺遂被榮除凫影分行于晉土衆謂尹何之技淺製
錦無能獨憐巫馬之心勞載星罔効方曠瘝之是懼
阻緘候以為恭茲勤短箋以紓私悃雲湫湫兮三湘
聊聯送鴈鴻之訊魂搖搖兮萬里尚耳傾金玉之音

謝趙枝臺薦啓代

觀風西土方搜卓異之材報命中宸濫與賢良之
薦猶循非稱寵懽交深竊念某鎔器單微質能猥淺
求古人之糟粕綫術粗明擬先達之經綸吏才未練
叨通名于仕籍每暢志于官箴鳩罕幾年雖亡坐刑
章之玷虎符兩郡卒未宣氏陵之勞迨膺觀察之司
已凌兢而失措載辱參知之寄遂顛蹶以為羞幸蒙
聖主之優容尚偺
明時之鞭策復承晉臬得侍法臺歷官廩以逾期課
治功而罔効黜愚廢慝豈容僨瓦礫之全褒行舉能
乃誤入琮璜之選此蓋伏遇臺下汪洋海濶藻識冰

融枚百有一之長廣十職五之路倉公藥裹不困萵
艾而或捐郢匠風斤雅必楩楠而後運蓋出非常之
溝實為莫大之恩披覆衷以增榮必賸精誓于既往
思御環而報德何酬再造于將來

賀分陝于撫臺啓

頌書魏闕縣綸煥日月之光達[illegible]秦城節鉞重山川
之寄九霄躍二華動搖恭惟臺下賫符自天降神
維嶽紆金拖紫衆書儀表于東方握瑾懷瑜人物琳
瑯于上國參雇天人之對遂膺宸扆之知雅意修
文陸佐三都之瀟灑才飭武孫吳八陣之縱橫

驄出司馬之班始縣中而外轉璽署供銀臺之列復
自北而南遷遂晉秩于冏階即拜恩于戎府函關排
晝戟福星動一路歌謠渭水列朱旗生佛供萬家香
火脫齋[illegible]于沸㬥蠶桂廝于春臺風永眉端墨丈蠶
洗心而聽令神篤當上腥體燕交臂以乞降看韓范
之摩肩此日安邊[illegible]烈期[illegible]龍之遺雨他時相國功
名某鄉曲末交[illegible]封悟吏[illegible]書蝟積一官之尸素為
憂歲月驹流微哉之勤勞開爾遷有信何勝加額
以勝懽恭賀無因[illegible]心而作頌

上[illegible]臺[illegible]節啓

擊搏空之鷹爲隼鳳濟王秋避當路之豺狐塵清四國
嘉禾瑞穀豈弄妝籬圃之功粳餌粉餈佳節逐及時
之賞念福貽于兆姓知慶在于一人儀啟華筵崇開
法署雞芬侵案黃花浥白露以生香峯擁當樓錦樹
映丹霞而炫彩俾叟簪于上座威從冒豸冠喧鼓吹于
西風爽驚鴈陣追龍山之盛會興溢登臺企烏府之
光儀法嚴越境帘脩薄餉聊布下忱才非伯可敢謗
彤管之檮詞恭擬王弘霜鶴效白衣之送酒天高九日
且㩦菊醴醉金觴
帝歷萬年願祝梅羹調玉鼎

壽安邑劉中丞啓

恭惟臺下元老匡時耆英端世恢廊道寀之氣象天
宇融融端凝開府之威儀風規楚楚十年西國裴公
開綠野之堂一日東山謝傳捧黃麻之詔賜車猶在
里公卿引領以彈冠伏鉞歆鎬邊曳履閶風而汝膝
維茲仲夏適届初辰孤矢懸閭瑞色映長庚之彩簪
裾滿座祥光騰南極之輝庭下露華濃炎砌瓊芝連
玉樹遞前香霭結雕盤雪藕間冰桃鶴駢迎縹嶺之
仙人白雲窈窕牛背迓函關之老子紫氣氤氳某叨
附末交忻逢令旦登龍跡阻奠鎰盥手以稱觴託鯉
心虔僅得馳神而獻頌勳名髮白定看天上畫麒麟
子姓穴丹試聽人間鳴嶽鷟汾水毓靈而俟峯孕秀
僉惟上宰之篤生福源川至而壽域山崇願保哲人
之長吉

答張户曹啓

河東承乏幸君子之相依薊北還裝悵美人之已遠
懷衷徒切無從御李之緣感隔愈深忽辱投桃之訊
輙憑魚使占謝鴻慈恭惟臺下金薤琳瑯玉壺風露
霜蹄燕市才名空萬馬之群牛耳騷壇藻繪成千秋
之業現法星于分署借平水以明刑洞鑑燭奸庭幕

鼠竄絕跡覆盆登柳圜靡鳥鶴和鳴賢聲已徹于
九閶　寵召特先于三晉天曹擢俊簪裾宜諫議之
班地署推能錢穀重轉輸之計爭道鷦枝而棲鳳向
日脩翎豈容牛鼎以烹雞和羹大手粟芻塞上應須
劉晏之籌邊饋餉關中終擬蕭何之相國族崇六拜
不纖隙

答楊道尊啓

聯寀晉藩澤浥河流之潤分司代鎮天懸斗漢之光
企仰有懷投依無自恭惟臺下七閩才壇四表聲施
雄西國之干城虎符張旅壯北門之鎖鑰鴈塞消氛

偕簪九重経略宣文而宜武承風列郡憲規為記以
為綱顧維凉德之非人乃荷隆知于長者日邊朝
鳳闕方嚴束橐之期天上下鴻封忽辱飛翰之訊矜
敘緘而色怖再被牒以魂揺荣逾一字之褒煒然華
袞寵甚百朋之錫爛矣兼金愛重何當奬成有玷迫
于報命櫌堪去役之匆匆率爾回音莫罄感懐之耿
耿筆屡題而屡擲詞愈濫而愈慳剔盡蕪詞欵擬瑤
函之報勤成草牘終非玉案之酬

壽監司朱公啟

靄霄現瑞西垣法象傍三台化國占祥南極壽星輝

八表建子逢陽回之月生申值嶽誕之辰錫嘏曷窮
戩長未艾恭惟臺下瀛洲仙伯江國儒宗天目雄姿
屹屹衆嶠一柱霅川汪度滔滔納海百流結璇佩于
朝行叅陛風雲之會耀金魔于甸服歷宣中外之猷
帝簡有郍維予晋土棘院掄材推玉筍水鏡矜懸汾
川問俗擁琱戈星軺重按一腔春意園扉無肺石之
寃三尺清霜道路有口碑之頌既流恩于兆姓宜歛
福于清躬五袞矜逾輝赫羡鳳麟儀止百齡方半蹁
躚壯龍馬精神某被愛特殷揆能甚下困魚涸轍喜
慰依于恩河腐草寒岩獨沾濡乎化雨欣逢穀旦慶
祝繁禧懐人兼以感人效雀啣之未報知我比于生
我步蛙韻以難宣伏願龍與日新福隨年懋緜艾耆
而耄耋百歳可期歷卿相以公孤三階漸陟丹山蹌
鶴且緩期緱嶺之僊踪黄閣圖麟當後覩漢家之故
事

餙汾秦明府考績啓代

赤縣分符三載懋循良之勣 紫宸頒命九重隆
褒錫之恩寮寀騰懽士紳交慶恭惟臺下崧高毓秀
河洛鍾靈宗周程朱而遡源孔孟執中州豪杰之能
先習歐韓柳而追軌班楊頪西漢文章之近古登逢

嘉會遂啓亨途上苑枉青袍利見大人之虎變尊城
懸黒綬争看仙令之鳬翔福星縣路出而移汾井雨
自秦川而及晋盤錯屬艱難之地投之利刃而皆分
規條得注措之方委以棼絲而必理昔無襦而今有
袴旋聞寒餓起閭閻家絃筑而户鳴絃試聽謳謡喧
井邑琴座風清鶴獨馴于衣書案睟月滿犬不吠于
深宵賢聲飛御史之章報最書于 玉關上考課郎
官之績彰異數于銓曹子胞親封覩因子貴秘省颺
綸鳳翮煥瑤函之綵御池染翰蛟頭增錦筆之輝褒
華已佩殊榮籲俊常膺纘拜爲府論思之秩龍跌新

除鶯坡侍從之班宜參清議躋位三公卓魯勵名儒
有光于漢吏宜勞四國甫申爭業當再咏于周詩

答九江太守啓 山東人致仕

上邦標表望常縣蒙簡之私北斗仰高名未遂識韓
之願胡一函之相訊通千里之神交豈容摶首以登
嘉祇有感心而銘鏤恭惟臺下東州士彦
昭代儒英鷗海三山湫湫瀛洲接境擎天一柱巖巖
岱嶽生神文章遡洙泗之淵源襟次捲滄溟之霧雨
礽從而邑分符才已見之小試歷擢九江守郡道實
兆于大行狹齊相之規模功烈羞稱乎管晏弘漢臣

之治績循良直擬于龔黄其鎔質踈單負能蹇淺畏
路廿餘年久竭駑疲之力平川三十郡近懷蚕負之
憂偶覘姿采于无方幸接音徽于難弟赤縣飛鳧已
識青雲之遺秀紫霄鳴鳳懸知白眉之最良教言已
切于書紳報答聊申于削牘孰識銀鈎之有致字字
懷珍自知玉察之難酬匆匆屬草

答絳縣黄明府啓 徒官晋陽黄馳賀

某材媿吏能仕叨民牧惟洪為邑屬陶唐遺化之區
與絳相依藉隣治餘光之燭然猶柎安非易時法立
而弊生剬理為難日心勞而政拙豈意浩煩之會誤
加屠劉之嗟省上非宜竊欲量能而避地顧聞則遂
自知無力以回天里編之役方停臺檄之催漸迫既
智弗堪于效局竟何寬奎看之憂倘罪難贖于曠官
寧不貽鳫行之玷將出疆而就道若履谷以臨淵忽
承寵褒之詞珠璣滿紙載捧分珍之貺綺繡盈篋情
有足御例何敢拜輒憑回鳫占謝衆魚詎別無緣邊
千里風塵之隔扳依有自尚 九重霄漢之期

候留都黄司諫啓

南國瓚閒西方法署台光不覿豈無嚮慕之私東洛
多章殊闕寝典之問恭惟臺下臣時儒碩振代人豪

丰標王潤瑩瑩不染于風塵問學淵涵浩浩莫窺其
涯際握絲毫而閱世蚤擅聲翰墨之場綰朱紱以登
朝遂策足功名之路掄才諫闥正位留都簡出清衷
論思雖達于萬里忠宣丹悃謨謀常效于九重 國
家慶元氣之還黔赤利仁言之溥鳳凰臺上瑲章有
向日之鳴白鷺洲邊灑酒成謫仙之句争道張公之
謇諤正論回天更誇山甫之袞膺弘猷補袞其深慚
凉菲雅辱厚交補官副泉之司未奉三章以約法衡
暑入都之賀俄從六月以趨程身到薊門幸值鴻翔
之便魂摇鍾阜聊修魚札之恭伏願事詢民瘼道裕

君心扶
皇運于日中世不必諍臣之論躋時雍于天下公惟
續諫苑之篇

荅雲間丞方公啓

百城山縣初承鳧舃以迴翔千里海邦忽下鶏書而
問訊披函展誦鏗然金石之交音凭几諦觀燦乎珠
璣之奪目七襄莫報什襲珍藏恭惟臺下天駟騰空
人龍瑞世西分冀埊西方之惠利川流一佐江城南
國之聲華留動領錢穀粟芻之重寄謀度支出納之
定衡陪露冕于雲間飽挹湖山之清絕翊褰帷于海

上熟諳閭里之艱難匪徒二千石之股肱直是十萬
家之怙恃願優暇固共知逸思之長推轂殷隆即
竚聽 召綸之渥某鎔材匪類司牧代庖入楊侯食
釆之封驅馳莫效屬召伯甘棠之地謳思不忘萬紛
掣肘以累人蕞爾軀之多病三尺息肩之無隙顧綿
力以何堪所遵蕭丞相之弘規守為畫一況多楚令
公之美敢舉以告新嘉言近佩乎芝蘭峻望遙懸乎
嶽斗聊憑回鴈占謝來魚五蘊葵葵懷長者校桃之
惠八行草草媿古人報玖之章

賀郡簿蔣瑋啓 代

鸞翔表異振佐縣之能聲態愛開祥藹覔閭之佳氣
九棘庥庇均切忻欣恭惟臺下天畀大猷世基厚德
洪封撮土正思賛畫之才郢國名流遂假勾稽之任
伸手批朱而抹墨何妨矮屋居官操心恤窘以扶僵
實有大恩施衆式歌且舞民騰召父之謠俾熾而昌
天予西平之徹添丁增瑞色桑弧與蓬矢俱新英物
試啼聲王骨與秋神競爽鳳九苞而炳蔚終矯矯于
明時麟一角而峥嵘符振振于公子儒業必工乎鉛
槧家風不替于箕裘某叨里大夫之班宜登觴而賛
喜辱鄉耆老之命聊握管以揚休謬成七字之章竊

擬三多之頌

白雲巢成請鄉大夫啓

茅居初卜瑤既遂承況痾百日袛憐藥裹之關心露
雨九秋未見菊華之照眼知賤子之禮疎于長者負
明公之愛篤于鄙人曷釋衷懷愈增煩汗維是嘉平
之月廿五臨春方占報謝之辰十三諏吉貧依陋巷
亡陸毛海錯之堪酬貴逕高軒有野藿山藜之願藹
動觀梅之興樽前白酒過三巡題咏雪之章樓外瓊
花飛六出馭騶命駕立鶴迎門

洪洞鄭大道性之甫著

上趙太史賀年啓 代

鳳曆春頒鴻鈞氣轉五雲捧日占淑景于
皇洲千里回陽暢條風于晉土川原動色門館增耀
恭惟老師閤下負稟中和才參化育鰲坡視草筆實
帝澤滂霈麟㢮譚經衣染 御香拖瑞錦久典起
居之注特膺貢擧之司 熙朝二百年之文畫還大
雅上國三千字之對俱屬英流豈意樵愚誤叨鑑選
枌榆弗棄栽培附桃李之陰珷玞非珍琢削等琪璜

之價剖符羊縣接壤龍門何勝企戀之殷幸遂叅承
之願榮逢穀旦想懋麟管以書元敢飾蕪詞聊表蟻
忱而將敬伏願道隨泰長福與時臻姬家宰伊阿衡
峻陟三台之列傳星精申嶽秀崇登八柱之階王鼎
調羹歲歲和商家之梅實金盤瀹露年年分漢苑之
椒凝鴻祉方長蛙宣不既

賀分司顧叅伯擧子啓 代

伏以龍媒應瑞矢弧嘉慶際辰年熊夢占祥湯餅高
筵逢巳月充閭溢喜屬域騰懽恭惟臺下國倚棟梁
里輝橋梓德源海沛滄溟之弘納百川華胄雲懸泰
岱之高凌五嶽歷守郡叅藩之寄承宣吏有奏心憫
遐陬逖野之窮孿榭民無菜色黔赤式歌且儛子孫
宜熾而昌丹穴胞胎雛是雲中金鸑鷟黃衣抱送兒
稱天上石麒麟芝有秀而蘭又芳謝家盛事桂欲叢
而椿未老竇氏陰功神慧如樂天即七月屏間辨字
天聰若羊祜看五齡樹底探環他年市駿之林駒初
墮地此日食牛之氣豹未成文讀祖父之詩書自是
箕裘當世濟襲公卿之組冕爭知榮必家傳某夙荷植
恩驟聞大喜情深望履阻賀蕪以長飛跡遠趨臺走
捷蹄而代叩毛詩一卷曾披麟趾之章奏牒八行小

擬螽斯之咏

候馬諫垣啓

竊念風塵作吏西山百里下羊城寤寐懷人上國五
雲連鳳掖訊音弗嗣積愫何申恭惟閤下霜駿騰空
金亂跨海負非凡品孕齊淄魯岱山之靈格是仙標奪
漢栢泰松之秀擅代詞章步武門稱父子三蘇傳家
科第聯翩世羨弟兄兩宋幾年辭國棲遲樂衡泌之
間一 詔起家遭際慶風雲之會清貫堅登于鷺序
孤忠上鑒于龍光拾禁闥之遺直氣無慚長孺補袞
衣之闕忠猷孰若仲山百吏惕哀不但危言之諤諤

八埏拭目争看大拜以軒軒其學本懷鉛才疎製錦
幸平水支封之地屬明公過化之鄉数蒲令之善三
歌擬韓荆十片譜問鄭侠之畫一循傳約法有明條
維知刻勵以遵行不至凌兢而失措三年述職援上
之禁方寂千里計程赴 關之裝在邇兆裁咫尺聊
布興居冀可披閲旬相能展草玄纔未餙侑函薄
十牀斤御冀澄清俯賜照鍳

候北司馬魏公啓

司馬專兵夷是任安攘之寄貳卿贊政彊埸借文武
之才邊燧潛銷

皇圖華固恭惟 閤下匡時元老振代碩英嵩嶽誕神
鍾億萬載中原之間氣河圖現瑞應五百年名世之
昌期龍卧起隆中持事以書生而決策虎威揚塞北
功名維儒帥以登壇黄鉞白旄一掃烽烟于沙漠金
符玉詔遂參謀略于樞庭顧閣家陞几
天王釋西顧之憂勝落帷幄可馬入中朝之相某
鵷林弱羽紀纖傳刑初領縣符幸以部轄已叨崇一
薦微名忠懷眞之章卯記庇二天大計寬黜幽之典
含明胎之造物肇兹良運以雜酬向覲上都幸有瞻雨
披雲之叡還下邑更無路以依雲嵩修咫尺之書聊依

起居之敬酌西汾之水莫餘洗此傾思瞻北斗之躔
但願為之祈福所望三階增歷麒麟畫宰相于雲臺
更期萬壽避臻鸞鶴馭神仙于海島

候房師陳户曹啓

魏闕天懸榮踐清華之列程門地阻久違光霽之儀
翹首有懷齋心肅啓恭惟 臺下德從天厚智覺民先
學泝源流筆底文章迴洛水道山壁立胸中正氣壓
嵩高叅荷 宸知遂叅户政稽國稽民之計替畫維
長足兵足食之謀持籌不爽標勛已奏經綸豈久于
郎潛展采斯宜匡弼預占于

帝眷某庸駘短技編劣微生必也讀書稍染指時文
之捃壯而經世未習心吏事之科誤荷題評濫容登
進霜榮 上國奉片言之誨以書紳領牧西方折五
斗之腰以綰綬撕潤懸衡繁之邑剸理為難馭務䕺
凍餒之民拊循非易両年縻禄雖念重而慮勤百里
聽官徒心勞而政拙會當大計敢期臺府之誰息仰
藉洪庥維有門墻之濡爰秉私覸縷舌筆單踈不既
纖毫統希鈞照

候高太尊啓

平水一天向託𦘕雲之庇淮陽千里今懷仰斗之思

感夢寐之為勞肅起居以申訊恭惟臺下雄姿嶽峙
智竅氷瑩蚤從玄圃掞珍唾潤珠璣之錯落遂向青
霄刷羽身依日月之光華農部為郎五稔籍經邦之
劃宴侯藩擇牧一麾得化俗之文翁高標並姑射之
嶙峋芳馥映汾川而皎潔漢庭計吏課功無西國之
良　蔚闕須書司憲有中州之命榮承符節暫覲里
門謳謡召伯之舊遲蔽芾甘棠之遺愛某竪儒作吏
下邑偹員支分三十五封叨與追隨之末獨將二三
四載特承謦咳之懽屢書肩連牘之榮　褒重荷揚
綸之寵每惕心而再省即碎骨以難酬祖宴山亭望

望雙旌之難挽攀轅古道行行五馬之長嘶計揆離
之未久何悵結之中深尚役薄卧顒申私悃芝光蘭
彩莫錄聽丰範于新秋玉鼎金甌尚擬勸功名于異
日

候問諫垣啓

鴛掖孤紳正色立百寮之表鵷庭補袞仁言騰四海
之懽跡阻攀依情深翹企恭惟閣下　中朝歸望東
國英標玉泗縈回濯靈襟而若水金山峻極稟直氣
以摩空激昂成時俊之功名慷慨慕古人之風節崇
陰赤縣占御鳧朔旦之祥蒲伏黃扉現鳴鳳朝陽之
瑞蹇騰坡拜傾吐宸猷汲黯為社稷臣恥混衆人之
諾諾李瀋有宰相度力持大論之諤諤想能顧逆耳
之風覺朝綱之增重見明目達聰之日慶
皇運之重開某猾不時宜拙由天植敝言公之治邑
學道未聞菲召伯之舊疆遺風尚在雖微勞罔効恐
干幽黜之條然大庇垂恩實藉帡幪之德詰期入計
戒日趨裝聽斗極其尚遥挹虹光之在即所慮援交
之禁先馳訊候之音天一方芳懷入寸心長于千里
書八行而寫情尺牘短于寸芹懇祈台瀏更希淵納

迎郡伯傅公啓

泥書壯下層霄瑞日捧雙龍褐蓋西來滿道清風隨
五馬光搖珮玉色動鑾鈴恭惟臺下自天賚弼維嶽
降神胷吞七澤豪唫飛郢雪之篇神湛三湘麗藻奪
荊雲之彩榮逢辛丑之科寵試軒墀之問衆多髦士
鷺振振以于飛獨覺德輝鳳翩翩而高舉
上顧鑪錘高象見邦工之維新特咨陶冶百工入冬
曹而贊政晉藩置郡首推平水之繁雄牧伯遴賢更
假專城之印綬惟騰千里喜溢群僚共期舜野堯邦
此日復唐風之舊爭擬潁川渤海當年推漢吏之循
旌麾未及前驅襦袴已歌來暮樹青草綠姑神炫山

色以迎軒汎㶁波晴河伯導汾流而待駕其謬承支
邑叨列屬員羈棲逾四載之期微劳罔竪庇覆又二
天之借大造不遺款叚弩以何從恨越疆之有禁灼
空福曜幸不遠于光華轉谷陽春恍若親乎膧霧嵩
馳鶩使敬代鳧趨臚發百稽下情無任忭忻舞蹈之
至

賀任丘賈明府啓代

平川巖邑尚聞擊壤和絃歌瀛海支封載見分符標
錦製朋好思蕙蘭之契先同榜而後同官吏循移桑
梓之鄉召為父而杜為母奇緣天湊良晤地遥鄉樹

停雲丰釆萬山巳隔屋梁落月夢魂獨夜尤親月旦
覲長安懸想雙鳧搏舄影霜飈度汾曲曾忘一鶴伴
琴裝竹騎不列于迎郊分循編赤蕪牘敢申于記室
誼見披丹荒幣弗虔俚詞不斐感新憶舊濡毫悲喜
交生剔腑瀝腸拜使叮嚀再致家有子男弟侄一門
俱荷帡幪里多流徙瘡痍萬户盡霑乳哺私悰縷縷
公望巖巖不盡敷荼統希鑒納

迎監司馬公啓

鶚陛揚綸　聖主重監兵之寄豹城作陣憲臣庀督
鎮之崇列署交瞻四封懽躍恭惟臺下東國儒宗中
朝人望風猷峻屬㒒天門日觀之標器宇弘深湛瀲
海滄溟之度文彩自丹霄而鳳翥賢聲從赤縣以鳧
飛從容蕭相國之遺籌輸餫餉部忠蓋馬伏波之家
學贊畫戎韜
帝思汾晉之區地屬股肱之郡亟頒一劄俾統三軍
關頭擁丈老之提撥歌燕來暮河畔列兒童之騎竹
迎郭爭先睇映日之旌幢姑射青山動色望衡星之
劍舄平川碧草生輝某職列屬封分叨小吏專馭喜
從天而降樓臺有近水之光慶忭殊深杈依更切太
山北斗仰清塵而神往臺端豸繡虎符占紫氣而躬

迎道左先飾一箋之車遥申千里之忱

候長垣王明府啓

別自去秋倏驚改歲登龍佳會鴻儀暫覲于都門迅
駃流華魚劄久疎于記室即台原以不忿如自省以
何堪恭惟臺下星雲毓秀嶽降閒成讀周孔之全書
東魯淵源延道脈構馬楊之秀句西京詞賦擅才華
鳳掖通名龍郊剖篆自東光而徙轍邑割雞才屈流
羡頌于武城由下里而補長垣馴雉政成運芳声于
漢吏臺書天上奏匪徙六察之揄揚　寵命日邊求
正切一人之眷注某邈馬骰弱叠爾駘庸憶佩青衿

而承洪訓礦金頑鈍䝉㲉煉于鑪錘山木輪囷得藝
成于斤斧叨躡青雲之步亦分赤縣之符儒生豈習
簿書學泰優而登仕令尹有慚祿食力歉勉以當官
仲由能折獄之才敢擬賢于性哲子賤不下堂之治
曾侍教于明師謹懷造就之恩永骨鐫而腸結茲展
起居之敬愈勝引而神勞六幣未修紆悃在簡筐之
外一芹可獻採毛出谷澗之濱何任氷兢希惟淵納

賀驛傳閣道尊新任啓

中禁揚綸倚玉琬之眷注西臺副憲持繡斧之光華
一道生風百城交慶恭惟臺下豸由帝賚龍自天畀

才望檀中原獄之嵩以星之斗文章追上古河之龍
馬洛之龜一上治安之策預筆大庭遂分鐵轂之勞
紆籌計部千艘淮水爭誇劉晏之轉輸五馬并州更
功陽城之撫字雀角鼠牙之訟笑言洞燭絕情蜂腰
鶴膝之民乳哺盡回饑色特罷偷良之　詔榮超原
憲之司雉雛押近野天回部屋萬家春紛豕避當塗
更肅霜臺三尺法按察敕晉封之綱紀燮調首上國
之功名某職荷舊恩分叨新屬龍門三御餽遺多醉
飽于腹腸羊縣五年薄勞每吹噓于齒頰九里已沾
乎潤澤二天更藉以庇庥香佇傾耳于傳郵鶯遷者

信匏繫阻心于望廈誠賀抵因肅啓嵩裁蕪詞不次
循憶丰神之在望不勝企戀之為勞仰蘄台原俯丕
電炤

答任尔賀明府啓

千里懷人夢斷鄉關之路一書委既坐來山水之音
自省為歎何繇得此恭惟臺下專城峻望匡世奇才
鎔貧溫醇粹矣天球之器韻開襟諧落皎然月斧之
精神方一鶚之凌霄御雙鳧而作縣福曜移姑峯之
岫平川循憶神君耳霖回鄭野之秋下里已歌慈父
不及瞻依之孔邇尤多怙恃之恩私昔子乘蒞政齊

封何其速邁彼國僑流聞鄭土誰其嗣風莫龍卓異
于古人獨擅循良于昭代某一醉曲江之宴初遂詑
交西分西國之符漸深雅好自步趨之既遠遂縈勵
而不前簿書炎暑之勞黃折腰之未免牛馬風塵之
役款息踵以何時悵辱眷存過蒙褒獎汾江魚下榮
披惠問之八行瀛海鴻旋聊答恩知于一札銀鈎看
宵辯莫當君子之章玉案媿無酬徒負美人之繡

請李明府啓

泱甸甘澍一腔仁愛之回天盈野嘉禾萬寶咸成之
有日起閭閻之饑色民困已蘇藉道路之謳聲情

逾暢向恐興居昌暑未逞霙鷀以調水茲逢瀟灑入
秋好對碧梧而醉月琴閣清風三疊暇宜少紓案牘
之勞棋亭濁酒一杯不深願暫假軒車之麗席前申懇
款殊慚海錯陸毛座上仰威儀奚啻南山北斗榮承
金諾悚聽玉音

又

竊幾年為縣山城百里偃絃聲一詔登朝天路九重
喬烏影念光範親承之不久積戀懷繾綣之未申小
構茅簷草塢之春耀宜月席花罇之賞清明節後和
颸楊柳搖青穀雨旬初麗日牡丹炫錦卜夜待命掃

徑開逕沸鼎新茗波香多石溜泉根之可掬惟盤芹味
薄無陸毛海錯之堪陳伏祈慈原仰攀寵顧旗熊楊
彩巢雀騰懽

請署篆張廣文啓

鳴鐸鱣堂宦況咏鄭虔之句攜符牛縣賢聲流言偃
之歌某幸侍莊儀忻承雅教涓吉月之某日薄理蓬
居之宴少紓芹曝之悃盤饌之壇唯有綠樽堪醉
月國花紅雪色但迷彩筆好題春翹首龍光慰心雀
躍

識某旋躋入計啓

入花封而問借兩年化雨隨車趨楓陛以朝
天千里清風載道振留莫遂企戀彌深即擬月之朔
日紫舫崔隨恭申郊餞聽青驪之曲別思發動于臨
岐傾綠蟻之樽雅教暫攀于祖席襜帷少駐列俎增
輝

請郡伯張公 觀旋啓代

使車返郡未修芹獻之儀既館歸門先辱投桃之惠
抱感深而偶當勿觸重以汗顏古者吉于佳辰謹訂
朔日漫移斗薄奠齋掃山亭郊麥秀如油已遠揩
兩岐之頌相醪淵似水且欣承一夕之懽

司理五鹿張公應召赴上詞

伏以銓宰掄賢假府核循良之績
天王簡俊中朝虛侍從之班麃平聲徹于九重鞫谳
步深于四載弓旌特召簪紱生光恭惟臺下才擅國
華德揚世美姿標脫俗飄然玉樹之臨風襟宇絕塵
皎若冰壺之映雪填腹秦文漢史儒苑宗工操觚晉
體唐音藝林主帥躡青雲而步武宏詞蚤椓于制科
握丹筆以明刑筮仕遂荣于佐郡惟切好生之一念
尤寬約法之三章長者得民情自是哀矜而勿喜神
君登吏牒豈專肅殺以為威載路權聲盈下環能聽

白日盈庭造對案前俱是仰青天牿拳脫圜扉疑網
解愚民之觸禁福連蹇榻禮羅宏賢士之收追虞室
之皋陶入擬五臣名世做漢庭之定國門堪駟馬容
車平水雲開鳳羽翻翻天上去建章書下鶯聲噦噦
日邊來法雷推義英人誰符夙望
天子急賢之日争覩新除倘持白簡以留臺即提網
于三院或伏青蒲而入閣獨絕席于群僚當軒墀耳
目之司應許蹇臣而諤諤任社稷股肱之寄還推上
宰之休休玉鼎和鹽梅蕙濟大川之舟楫金閨攀桂
不謾誇清廟之珪璋某巖谷棲身耆黎等分偕接鶯
遷之信頭踊躍曷勝久私鴻庇之恩報酬莫効念隻旌
之欲挽力一杖而不支已掃齋廚虞部卿而借迎恐
移車轟轟從別路以趨裴離進班荊之交何繇展愫
望眼越川山之外徒爾馳神敘叔蕪纖之詞聊續風
謠之韻

詞曰

丹書天上頒恩旨首應徵賢詔鄉館鶯花春未老來
旗皂蓋綠波芳草攀卧爭前道
卿雲五色東華曉拜舞瞻天表上苑看花看自好龍
樓日麗鳳池煙裊人在蓬萊島

〔明〕劉世教撰

研寶齋遺藁十二卷

明天啟六年劉祖鐸等刻本

研寶齋集序

夫若華吐耀寧惟谷水斟
鮮蓬丘送青可但檀山發秀
迺平原適以腴潤晉始華陽
亦堆勁殿中晚逕領千禩

遂出孤鶯豈自此落代之
葩條理然之玄佚直付之烏
夜羈棲馬嘶發篤籟已耶
又何帷音拒不和吼彼啞鐘
益以喉城用三遷戚詁暗內

再於是敷神有覺琴吟嗚
牙魂寸鬼復靈笛吹鐵碰
合腴勁於一脉總潤殿乎集
手有我少舞劉兄閱四敷
湮而澒地擺五色隨而開

天英駕人千肆純已百經
稱傳向漢推聖臻寸勸進
以爭捷憤絶文以寄挽既砥
柱乎龍门安陵式流瀾于開
府常侍建安擬契古猶慮

漸南豔開元比格律必不染
西崑故寫古昔則時能傾往
繪來物則春預生新誠所
謂窮千載寤耳絕与轂刮目
瞑眩皆著見者也更知出

瑞文於吳石山視橫而壯矣
舉珊瑚於漢網海受谷而大
焉拓瀘藝隨步尋聲以之進
是廬吏有窮子高才無貢
仕秩第能去鯤不載飛鉤棘

雲霄勞草塵緇日程我
千里不留天下誰一人知己怨
矣湘汨有如閩水傷鳳兮之
委羽嗟鳧往而不歸子則
生恨巧驗乎虛日辰則死憂

奚當乎貴人幸身後之三
花勝席上之四照為可慰
云耳有集若干卷好子胡
孝轅成之惟才子而後知才
子之文心友人姚士麟敘之

必窮交方始謁窮交之墨
淚研爲寶而題集宜也管
書金而乘讚美乎天啓甲
子七月既望書于迎慶堂
之齋邸

姚希孟

劉少彝先生研寶齋遺藁目錄

卷之一

賦

讒賦

五言古詩

詠古十六首 有序

屈平

韓非

虞卿

賈生

司馬長卿

公孫次卿

司馬子長

揚子雲

馮敬通

崔亭伯

趙元叔

酈文勝

孔文舉

禰正平

曹子建

虞仲翔

古意

答學上人見投時方有入道之志二首

答贈中丞沈純甫先生二首

巴通政掰詩代

贈范司農二首

孤桐篇

贈王宇泰太史二首

贈焦弱侯太史二首

贈周懷魯中丞四首

贈吳繼疎儀部二首

贈李汝培中丞四首

答贈孝豐吳太學因志鄙感二首

贈謝曰可比部二首

崑崙篇壽杜封君 令子給諫舊宰余邑有惠政

趙太君貞壽篇為文學壁賦文學是遺腹子因

有感沈氏女兄 趙字歸甫

快讀齋為祁爾光駕部賦

贈高原太師師蜀人時著書初成

適園

巢居

五愚公社

耐辱子坊

存蠹齋

域外二槐

四鳩巢

醉竹樓

扶杏館

悟迷橋

佇山亭

愛荊山

七言古詩

歌贈蘇子晉

贈錢伯庸
卷之二
五言律詩
紫騮馬
送項民逸遊建業 二首
將入吳訪盛原濟國醫有作
舟中雨
積雨
艷曲

喜蘇爾宣過訪徵昔報仇事有贈
病中陸季鷹見枉無從先生子也
吳公勵太學偕伯麟見訪公勵余同年羔素從
子
送僧遊天台
七言律詩
贈周公瑕徵君
贈王百谷先輩 四首
寄彭將軍
吳門訪李玄白時授三禮徐侍御家
無題
賦得池上竹
雲岬菴望海 二首
城南延眺因過孟公
聞鴈
恍支上人還自五臺從諸子社
雪川訪茅稺脩頗有登徒之好
籃輿

丘叔遂有所避移書索晤於野次旋即別去遂
有此贈時巳治制科業矣
丁未仲春望湖上遇丘叔遂同泛酒間偶及社
中諸子
九日登高用韻留別 代作
送客游閩粵訪所知
輓朱八茂才
廣陵陳參軍園亭即事
贈李汝謙

贈蔣元貞
過淮南夜夢叔祥寄之
聞鍾念之舉子因憶其樓居之適
雲間孫世聲索壽其尊人隱君七十

五言排律
閱山樓爲周公謹賦 二首
贈張伯起隱君
贈張幼于
劉比部太君節壽榮封 代
壽彭大叅 代
壽蕭侍御封君 代
贈夏玄成
高大中丞初度四十韻 爲喬明府作

七言排律
贈王玄達
贈李宗衍時將遊南雍是雲杜太史公長君
送胡孝轅客合肥

卷之三

五言絕句
少年行
俠客 二首
女蘿
爲錢孟安題諸女郎畫扇
題畫

七言絕句
送陳公猷
爲周公美題壁間紅拂伎
松陵送舍弟之建康 四首
送別
送顧先之
送賀伯闇先生北游 四首
彭孟公至
遣侍兒
泛舟
客有談探丸事者爲賦絕句 二首
重贈爾宣

送姚叔祥聘沈中丞管記室之關中 四首
春日姚菴用舊韻
送人
送金伯兼南還 二首
寄意 丙午正月廿六日作
幕中送劉生還臨川其人善醫 四首
送佛生還金山 二絶
寄王將軍
送春用賈島韻 時己酉三月晦日

無題
如皐冒伯麟兄困於婁弃十有九年而始白甲
午之歲與僕傾蓋建業今茲把臂愴今追昔
情見乎辭 二首
夢
柳
爲王將軍索贈所知王生 二首
吳山別吳次調太學 二首
送宋羽皇試燕都 四首
贈雲杜李方伯使君 三十首
卷之四
序
王氏三訓序
記
快雪堂記
頌
神芝頌 有序
檄

下各郡簡士檄 代
跋
錢臨江先生選集跋
尺牘
與王百谷書
報李翼軒書
卷之五
墓表
鄭母沈宜人墓表

誄
錢母陸令人誄有序
馮母查孝貞誄有序
陳烈婦誄有序
仲兄敬止先生誄有序
卷之六
行狀
先方伯府君行狀
卷之七補
研寶齋藁 目録 十
序
合刻分體李杜全集序
吳元定印譜序
介眉集序
撫閩疏草序代陳方伯
許叔衡壽序
奉祝長姊胡太夫人六十壽序
鄭母沈宜人七十序
錢太夫人壽序
卷之八補
記
重建虞山文學書院記代
𡖖夢記
傳
吕生傳
沈節婦傳
從子伯臨傳
贊
研寶齋藁 目録 十一
蘓子尼石印贊
跋
風雅淵源卷跋
風雅淵源卷又跋
卷之九補
墓表
孝廉脅南錢君暨配俞陸二令人墓表
墓誌銘
亡第五弟墓誌銘

明故張碩人墓誌銘
祭文
祭沈汝納文
祭錢臨江公文代父
祭亡姪伯臨文
祭鄭母沈宜人文
行畧
先妣錢淑人行畧
卷之十補
行狀
先府君行狀初藁
支華平先生行狀
卷之十一補
尺牘
與彭孟公侍御
寄胡孝轅
寄姚叔祥
寄陸垂雲

寄董憲滇
與周公美
與侯佩之
與周本音
與趙歸甫
啓事
為陳阿山丐助啓事
卷之十二補
荒箸畧十二篇

研寶齋遺藁目錄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一

海鹽劉世教少彝著

賦

讒賦

氓生多故莫㥄匪讒豈無兇德誰適爲凡有簧如舌有
虺如腸殺機橫發亂是用長或彼美而外憎或形穢而
中懟或寵逼而猜釀或勛崇而忮憒或榮名而搆洿或
緣親而積憝夙旨綢繆白頭自結一朝乖隔雲泥永絕
微誠欲愬紆鬱難裁回光欲遲羲輪遽隤悵生途之旣

塞縱隕謝而名虞夫奚憾而蒐慝忍喈厲以爲愉在昔
窮奇未竄爰始造戾靖言矯誣敗羣而噬凶名肇錫臭
遺來裔羌爲德而弗類肅自殄乎厥世若乃帝辛淫酗
孽嬖擅虐醞池波湛銅柱膏流聖昌絫善崇虎奚讐肆
牖里之纍縶演犧易以攄憂儻一物之未獻將十尺其
彌留至若冲人諒闇姬公代攝祿父甹晛叔鮮鼓煩袞
衣方襲赤舃東遷鴻飛遵渚狼跋其旋苟風雷之未震
閟金縢而靡宣鴟貽莫悟斨鈌誰憐爰有司寇攝相彊
齊自危姝遴豔冶舞薦容璣城南微服冋道逶迤朝盈

曷問郟鄏詎遺憸婦口而出走聊優游以離居環轍敝
而莫遇聆鳳歌而潛悲尼谿兆沮書社終奇泣麟已矣
詢兇奚疑又若三閭造令草創幾屬上官開釁令尹眉
譖江潭憔悴懷沙愍鞫詹尹筴𤗫女須訴歷迫宗國之
棋絫橫謠詠而未釋困離憂而靡從甘汨流以抱石亦
有行人遒犇犁孫繼納五戰覆荊偏師傾越胥澤旣亾
稽山請謁委愛子於它人庾衆邪之並歷撫屬鏤而嘵
晼驅驚濤而似雪痛再世而齋怒對重泉而淚竭至若
增成初幸八區避塵榮辭同輦恩疏下陳飛燕驟進亦

鳳潛親昭陽孿寵禍水增源援神靈而置對遜長信以
晦遵追故驩而自悼皇乞賦於長門紈扇驚秋辇裁僾
咎脩途旣覓光移白日若夫雒陽年少蚤應嘉招轂推
廷尉議折羣髦藻黻王度規嘶藩條焊煌盛烈疇發其
兆彼椎不文畀趨而嘵長沙出傅湘水投謠胡席前於
宣室仍裾曳於梁園哀駭駟於寵辟諒妖鵩之爲冤載
有中壘耿介奮跡天潢貂璫蠱熾戚畹鴟張三僞駢戮
五庆蝟猖棘叢再縶薪積渠央紛群枉以挫正凜百折
而彌剛嘘青藜之末照杰炎精之翳光豈墓樹之肇孽

緊沙麓之徵祥榮將運逝禍與言長夫若豔妻煽處令儲疣贅二五耦姦中宵隕涕偏衣既解離金是御胙來曲沃毒置虎祈小臣未斃閹父魂移悲羣胤之相續幾晉社之遂屋彼蝎諸之肆毒洵枉戚而彌酷及夫上蔡路迷杜郵天遠北海文深信陵尊滿清霜夏凝長虹日貫豈精祲之易盪翻旒莛之難扦惟鳴蜩之是驕奚貝錦之足憚故乃刺繁霜於為蜴怨飄風而如蜮孔覆邪以勒誡虞震師而是塱禦魑魅其何辭投豺虎而弗食匪躉發於一人終亂交乎四國於戲彼食黮而懷音在

姝類其爾耳別並治於一氣寧戎毒之終悛將入耳而出口莫有昊之予視肆易慝而改玉亮桒榆之可企

五言古詩

詠古十六首

屈平

靈修秉夸行中懷稟金石抗議蘭臺中聲華何赫奕令德一見疑讒巧日夜積浮雲蔽陽景冉冉蝕其魄流颷有反期君恩儻中易寧知虞淵下杳杳即長夕湛湛汨羅水微軀復何惜

韓非

嬌嬌韓公子奇文恣凌厲一御咸陽宮三歎不同世羽節從東來片語遂相蔽猜疑起歡愛姸媸難自制刑餘在君側讒者行復繼

虞卿

虞卿本奇士慷慨抱長策立談動王庭一見雙白璧以入昏夜來相印輕一擲翩翩佳公子相慕以急客以人喪其元公子喪其魄騁翰垂華芬浮榮等遺跡

賈生

洛陽美少年揚聲振天垂煌煌明盛業黼藻及當時一迴萬乘顧左右遞猜疑棄置勿復道夙昔徒相知有鳥翔而集哀哀吐芳辭不惜臣年促傷彼大道虧

司馬長卿

高會延貴客列坐粲不驕何來一麗人含情不自聊援琴發新聲目成乃心挑灼灼雙芙容當壚以逍遥一聞狗監對深幸得同朝尚方來筆札雲氣為飄飄歎若魚與水千載竟寥寥

公孫次卿

六十行牧豕躑躅大海阿片言當人主帶礪若山河中
天啓高閣英駿遞經過委蛇奉清議功名良不磨遇合
誠有時日馭無停輌景光忽西逝含意將奈何

司馬子長

子長負奇氣蚤歲恣遨遊金匱探靈閟羅綱歷千秋片
言墮蠶室丹誠竟悠悠靈烏披華文光采若雲浮六翮
忽摧折燕雀乃爲儔鬱鬱名山藏徘徊寄洸憂

揚子雲 。

子雲耽寂寞雅好屬簡冊儔侶偏要津皓首用執戟獻

賦希清矚爲玄乃成白時俗之遠鑒賢者遭輕斥其骨
一以朽其言始相憯

馮敬通

皇皇啓嘉運多士若雲馳令儀失俛仰君恩竟終移功
多尚不錄尺書欲何爲行雲有反期下流難久居榮華
若逝水日暮多憂思

崔亭伯

皇風代以降賤者多失職雙闕麗中天龍袞深自[illegible]版
築困胥靡帝夢安可測婉婉一佳人青眄回顏色解后

阻良會佳期可重得相暮一何殷相棄一何極

趙元叔

元叔本龍性跌宕乃遭厄流俗富機變涉世無善策長
揖謝三公見者爲辟易良璞終不剖奈此連城璧披褐
恥自獻抱泣以相惜既盡空山血長甘此棄擲

酈文勝

萬事何不有人生無愚賢酈生抱奇志慷慨私自憐顧
眄命往者功名在當年徵文中罪呂傷哉獄中篇浮世
偶相值非必盡由天

孔文舉

炎精既銷歇群雄競相窺猛虎據堂皇豺狼爲紛披國
步多顛蹶天心亦轉移哀哀孔少府栖栖欲何爲高議
恣奇厲寧顧觥觥威伏機一以發巢覆卵相隨昔日滿
堂客誰肯薦其私

禰正平

禰生信節亮逸氣何翩翩京洛富材彥齷齪羞比肩有
一魯男子眄睞自相賢裸袒漁陽弄悲聲薄雲天公朝
日舉士俊者甘棄捐飄飄策高足寧受衆人憐七尺輕

一擲雄心往不旋惜哉彼男子羅罔行復然

曹子建

小人曾多驩烈士曾多悲不見魏公子憂思難自持玄冕垂朱紱四牡日驅馳形迹一以異骨肉爲參差安得膠與漆綢繆薦其私逝景無廻照逝水無廻漪誰言南面樂戚戚纏百疑

虞仲翔

人生有盡期愁悲苦未已在賤難爲容在憎難爲媚飄飄回風起浮雲豈中置躊躇復何言知已良不易死當託青蠅生傍魈與魅悠悠重原底長含未申意

古意

高樓有思婦榮華若瓊枝陸離雙玉佩明珠綴巾綦摻摻出手爪哀哀寫芳辭清商未終曲聽者淚已滋良人無故懽賤妾無前期明月照羅幃空牀難久居

答學上人見投時方有入道之志

玄冥禪將代悲風蕭條起晏坐空林中誰能惠來此生平寡疇昔傾盖託知已眷此摩尼珠咄嗟乃相視開士代不乏法諦闡名理灼灼青蓮華嬋娟映寒水誰謂汙泥中濯濯產奇鷁遂令塵垢氛曠若春氷靡

其二

宇宙何茫茫萬事多飜覆眞身機巧間往往悲綸鏃伊余本薄祜窮栖分空谷娉行衆所憎謠詠以奇服蘭芷正敷榮一夕成萹蓁轍跡羅道周途窮生慟哭願言捐氛濁沉淪起幽獨以君多慧心彼岍期相逐

答贈中丞沈純甫先生二首

維帝將嘉運懿此嶽降神矯矯命世姿百折氣彌新片言扶三綱援彼蚩蚩民日月重開朗乾坤亦相陳神靈蕩氛祲爰有九死身直道乃三黜一往不復論豈伊鳳凰德必藉阿閣伸消搖岡陵間亦復得所珎

其二

鬱鬱龍門山孤桐生其巔上含三光曜下臨千仞淵狂風拂地起枝柯以連卷匪不中琴瑟摧折長自憐人生無美醜爲質視所受入宮妬蛾眉柰此謡詠口顧瞻念疇昔衆美復何有願言終令德勖哉在黄耇

田通政冊詩代

越昔　武王世妖氛起葦澤從衡三輔間往往封豕跡

匪無金湯固疇紓保障策猗與定輿公乘時展奇畫既歛夕烽燿無驚春雉適愻志在瘡痍寧顧貂璫客有羊上林中女式覗其瘠八駿遄東邁一麾亦西擲炎炎副車中七萃何相逼曾是強項人殷勤薦騅驛循良代不乏嶽嶽終鮮易澤宮爵中天俎豆兩輝奕伊余揚令芬嘉問承無斁

贈范司農

清時饒撤纆奇服叢謡詠天綱布中逵所希匪鵕鸑翩翩九苞羽摧殘以搏摶畢逋城上烏腐鼠日哺啄爲德苟未衰奚必集阿閣棲郎瓊樹枝食有璆琳璞三黜乃直道八徙終嶽嶽委蛇衆羽間精靈詎能覺朝陽生高岡千仞故超逴

其二

維昔　帝初服喆兄荷嘉招煌煌金虎署英英萃群髦嘉勝協平反同心託久要悲風起當晝素旐何蕭蕭車馬紛自邁升湛若淵霄或據咼鉉耳或抑雲山謡何圖積薪者栖栖猶故僚我昔甫鄙稱壯志忽已超感兹百憂集涕淚詎能調

孤桐篇

鬱鬱孤桐樹乃在泰山巔結根託曾巖高枝拂雲天遥蕩滄海氣近滋黃河淵靈鳥是栖息神芝亦糾纏長風從天來哀音自相宣繫此清廟材深銎故連卷朱絃和神人誰能久棄捐

贈王宇泰太史二首

靈鳥産丹穴毛羽何葳蕤五采錯相糺朝霞競紛披引吭吸清瀣棲息託瓊枝矯翼摩蒼昊清響叶咸池爰止帝東囿爲瑞方在兹中天麗阿閣翱翔自逶迤啁啾起燕雀非類用相疑躑躅枋榆間所貴在知希初暘杲天末盛德庶來儀

其二

矯矯司冠公蘭芬繁空谷秉麾昔海澨棠蔭猶比屋騶攻冏僕正隼擊漢相副九閽翼其尊百僚競爲肅懿德鬱未舒氤氳揚餘馥譬彼黃河流遠自崑崙洑百折以東邁秩乃長群瀆爲潤濡九里爲澤徧百族試遡龍門源能忘平圃麓

贈焦弱侯太史二首

黃鵠夌風起雲翼若天垂勁翮搏扶搖灝氣忽以移清
旦滸八桂薄暮止三危矯吭振清響宮商叶咸池翽離
橫六極為瑞應明時尺鷃枋榆間非群自相疑軒舉恣
寥廓畢逋亦奚為阿閣麗增霄翔集會來茲陽德泰方
長漸陸用為儀

其二

維昔開駿招言茲部鄂舊擔登入仁祠嘉儔乃邂逅禺
峙江左英孫周李三生孤挺豫章秀甘生翩翩佳公子
朗詣本天授臭味一以投清商競前奏連城匪不珍在
璞誰能售偏師即稍登是歲惟周生得雋全軍幾成覆
飄風蕩晨星參差詎相守忼慨一悲吟長虹起當晝

贈周懷魯中丞四首

太微肅陰森華蓋儼清穆昊靈啓嘉運百世奠禺卜增
霄麗九閽鳴雞侯宵服赫赫雲臺議所寄在華轂曠為
翼其尊高言定群啄戕斧囷東征金縉繆相逐舌結自
盈庭寧計天步蹷折角當片言為勛在黃屋

其二

神州亘南服鄂鎬麗周疆長江蕩天來名山鬱相望巨

海何灝渺清淮亦湯湯則壤茀上腴推轂遲忠良神靈
自高寢八鸞介綏章和風播陽德眾卉競敷昌膏澤一
以洽帝力遂相忘百城在襟帶千里若金湯

其三

維天眷休明奕葉纘鴻烈周曆卜未央禹跡莫罔鈌桑
土稍後時當釁啓牙孽鑿山戕地脈擾市毀商轍杼軸
日以空脂髓行亦竭祭戟閟空署銅墨恣繭竊道長屬
宵小柰此綦隆業是惟巖廊憂狂言巳捫舌

其四

我君秉節亮三仕在楚服歃泉諒亾媿載石羞巳黷棲
遲蚤清泌為儀晚漸陸天閟不憖遺總帷冷茅屋百身
既靡贖三禩遄胡速佳城何鬱鬱猶滯廣柳轂信彼優
孟言為廉寧巳福誰能脫左驂悲風生慟哭

贈吳繼疏儀部二首

豫章何崔嵬結根龍門巔上含九霄露下臨百仞淵黛
色映熹微虬龍互連卷明堂啓雲構徵良歷九埏匠石
方睥睨胡能久棄捐一辭空山跡丹雘絢相宜文瑠閒
明珠雕玉綴井蓮圓方模太紫用大道斯全

其二

㝢昔遘蒙翳匪人據禺耳百辟兢殫附四國率茅靡司
空秉介節巖巖自峻峙高巢恣凌厲遺榮等棄屣氛祲
旣蕩滌輪帛追斯起冠彈甫見及車懸謝高趾令德爵
未舒食報庶來美我昔奉庭誨中心竊仰止

贈李汝培中丞四首

皇窮眷明德維嶽降其神九禺繫片言黃屋忽以尊伊
昔二紀初巨奸當要津萬乘等旒贅百辟若飄塵榮悴
在指掌疇其攖逆鱗九族且不顧矧茲七尺身寧知轉

圜聽朝奏夕已聞鯨鯢遠蕩滌曠若朗三辰

其二

三辰啓嘉運王路重清夷禺命何赫奕九列自委蛇丹
心諒匪石詎獨感新知伏機起周行賢者愚所嗤豈不
念謡諑爲報當及時秉心在直道三黜亦何辭臣榮故
可褫臣節故難移棲遲衡泌間爭覩賜環期

其三

賜環從天來求舊識所自袞鉞開東陲實惟長城寄尺
箠可鞭笞疇晝犁庭議坐令犬羊群驕蹇日驚儨懦夫
誤推轂巾幗攻爲媢債發大治兵鑠金起群忮爲國一
何踈爲虜一何智神靈希　九廟廻光儻重遲

其四

廻光亦有時埋照自空谷作霖尚屯膏爲儀乃漸陸我
昔賦京國吏議用客逐匪公瞻傾葢疇念窮途哭有心
但銜恩在賤爲報縮居諸逝難挽頭顱媿幽獨倉遑邁
家難蘽棲久未覆遲思國士遇危腸轉奔轂

答贈孝豐吳太學因志鄙感

逵人負朗鑒爲德異群趍投分在氣誼寧俟踪跡俱片

語足相洵川塗詎云遐燦燦連城璧寧爲無因虞諒虧
璦瑶報淚隕或成珠

其二

涉世鮮善策直道良已愚在賤難爲媢在戚難爲恩殺
機一以發微誠寧復論夫君起銷骨分逵誼彌敦拊塵
三太息服此永無諼

贈謝曰可比部

維天眷休明奕葉纘鴻烈周歷卜未央禹跡奠罔缺皇
皇青禁議百辟久噉舌謣謣司寇公赤誠自縕結絲牽

冀未移閘叩牘已徹神聖罔借聽言采身爲折星紀甫
再移冉命建元哲陋彼商山人羽翼無乃譎鳳德甘獨
往鴻冥肆超絕竹茲賜環期餘忠諒可竭

其二

我君昔綺歲三仕在楚服始分百里章再剖連城竹纓
紳盡時彥琅玕萃名族道州故矯矯令德雅膺服銜匈
方露冕儀羽久漸陞湛湛山巨源鸞姿因綸鏃里標北
海名榻下南州樕元方乃負笈千里爲諄復翩翩九苞
瑞蚤從鼓音卜伊我兩哲昆奔軼競相逐飄風中道起

榮悴一何速音徽眇天末良遘恍猶日昔聞過庭言睹
茲在空谷

昆崙篇壽杜封君 令子給諫舊宰余邑有惠政

百川長德水群峻長岱宗爲峙匪無委爲流匪無源昆
丘帝下都是惟嶽瀆元元氣互輸灌神功寔相因豈弟
我君子怙恃夙所親通國百萬人人靡一間言閔紀三
千日日靡一忘旃循良代匪乏卓哉疇與倫作求本世
德皇事青緗珍賭惟衆父父能以上仁仁萃此一國驩
融爲萬年春剡茲禁闥內禔福固無垠青陽映朱顏攝
提是生申方迴休汝騎正及履端晨逞挹三山爽用羞
千里尊淇湛金莖潤亭亭玉樹新八龍標舊里萬石有
餘醇居謙光乃著用晦道彌尊願言愛七箸籌海遲真
淳重輪舒化日八千頌大椿

趙太君貞壽篇爲文學壁賦文學是遺腹子因有

感沈氏女兄 趙字歸甫

結髮事君子燕婉在中房嚴霜隕清晝蘭蕙摧其芘豈
不念泉室珠胎忍自戕眷茲如綫緒逝者云未亾形影
贊相吊艱阻嶽相當四壁何蕭蕭崦嵫迫尊章美疢遁

爲祟侵尋逮膏肓微軀一以殉萎瘁庸何傷願以宵績
耀代君朝曦光逝者儻可作生者欣相望煢煢閨六紀
凜凜矢穹蒼大朝有甲令日星媲煌煌貞者必見旌閭
宅賁綸章慷茲風斯下頹倒胡渠央松柏委冰霰猶菉
爲馨香痛我從女兄亮節雅相當十九喪所天七十掾
彌彊既鮮六尺孤終誓九死將沉湮等秋草誰爲揚其
芳華袞詎所豔頹瀾若奚坊九閽邈難叩衷秉私自傷
共君述芳烈涕泗相傍徨

快讀齋爲祁龠光駕部賦

結宇依群勝檐樧鬱雲霞碧叟邪谿練青盤稽嶺蠑朝
爽紛兢娟寒流湛末涯遐心延麗矚玄覽抉眞圖沉沉
青箱閟甫與委宛多陋彼章句士掇糟遺其華絃歌更
鷄割刃解寄馬曹有美洵餘緒菁英柰若何璇霄轉元
氣勳名良不磨始知稽古力懿此碩人適

贈高原太師師蜀人時著書初成

峨汶饒靈氣江漾濬眞源亶茲開美士耽精振微言琅
函探鷲嶺客義闘鷄園壁觀窮星紀石點悟翩翻覺現
牟珠照與晰恒沙繁玉虹亘天末華雨徧川原遂令徵

乘閟曠絶迷塗樊慈杭指幽渡朗鑑蕩重昏方知永刼
後賴此津梁存

適園十二首代作

上德曠無眕沖穆自天眞曾是共胞與介然畫其身一
膜詎印體八表緊疇倫淳風久緜邈嗟哉誰與陳向隅
匪弗覺納隍宛無伸至人遡玄始象罔獲深仁藹然環
堵內瀛壖睎來親有石未盈卷有卉未成蓁陽和融四
塞六宇屬微塵蕩若大庭世熙若崇臺春願言竟茲惠
振我凋悴氓蒲輪將束帛曾知醲化新

巢居

粤昔邃古初巢居耦衆羽寔慮惰無營六合咸棟宇居
者無群亂翔者無色憮偕出與偕入疇辨非其伍亭亭
四玉樹鬱鬱雲霞藪遐心振高躅信美斯吾土

五愚公社

湛湛純白性機巧日以戕遂令憤烈士絶交黥自傷結
念遡先氓久要矢不忘混沌用無鑿天游道逾光庶令
盍簪誼亶保如蘭芳嗟彼徂溥者傾危柰天常

耐辱子坊

達人亾寵辱起滅任浮雲太淸本邃穆纖翳自紛紜曠
覽寄物外所操在庭闈因心則以政耕稼亦相君牛刀
試鷄割爲戲詎徒云旦夕覿旃上元氣展氤氳

存蠹齋

羣玉峙天外委宛萸名區丹箐絢靈篆碧簡戢珍符匪
不號神異杳邈孰與俱金匱藏石室探討昔云劬其精
已攬擷其跡寧遽蕪嵁巖如可問諒爲永世模

域外三槐

嘉樹何濯濯託根自西鄰淸陰流庭戶安知匪我珍夕

陽亘天末橫若翠幕陳曠朗馳逵觀超然蕩無垠寶茲
不貪性庸以適吾眞咄哉平泉植孰與甘棠尊

四鳩巢

聞昔彼海人旦狎鷗鳥游機心苟渾釋萬彙疇匪儔𡗜
𡗜雙鵓鴿依依若相求爲德儻不類能無色斯尤鳴桑
啓嘉瑞刻杖用頫扶懿此永貞吉無爲慕長楸

醉竹樓

矯矯王騎曹獨往故無偶結契偕昕夕相對若至友嬋
娟月影寒蓊藹雲光走試前問此君能無引大斗勁節
與虛中疇爲有斐厚保茲歲寒盟檀欒用相守

扶杏館

淮南富文儁叢桂被小山楚澤吟纍臣蘭茝擷湘潭意
氣或有託連類乃爲珍有美雙杏樹扶疎自相親青陽
發朱英旨酒遍前陳不醉無言歸巖城亦丘村

悟迷橋

舉世若大寐疇能悟其非小迷方乃易大迷性已違惟
天眷先覺用爲羣矇機會是衡與泌徒言戰勝肥嘗聞
化人語矢爲衆生依相彼蚩蚩者將無底所歸

伴山亭

危岫碧摩空孤亭亦相峙蒼翠落檐楹煙霞映棐几英
英山上雲舒卷亦時爾莘耕留故隴渭釣餘淸沚喬林
詎云寂魏闕諒匪侈陋哉北山移硜硜安足擬

愛荊山

雅性戀巖壑策石象嶙峋削成三峰峻崔嵬羣岫尊朝
含介丘霞夕霏空同煙燦燦三珠樹同根日鮮新緊此
膚寸雲亶彼扈寓春如何眷空谷坐令久膏屯

七言古詩

歌贈蘇子晋

憶昔羈栖邦水濱黑貂垂敝釜生塵輕帆破浪前相慰
如君氣誼誰其倫以茲病骨霍然起不待覯濤發枚子
間關匹馬問吳山腸腹生茶足生胝臨岐握手淚闌干
叮嚀努力爲加餐感君三載如一日口不能言藏以臆
人情所趍在貴富貧賤誰能借顏色況君緜筆雅負竒
一時獨擅無聲詩何愛幺麽潦倒時君今去舍已三遷
我方挾策行爾前道傍邂逅中自憐追思往事心黯然
目眥盡裂髮衝天亟呼斗酒相留連鍾山刺眼如雲煙

清淮湛湛月娟娟兩心相照寧復言龍蛇伸詘會有緣
悠悠肉眼任媸妍別君遲君曲江邊

贈錢伯庸

嗚呼吾母君祖姑君今四壁真吾徒丈夫意氣自壯往
何事錢刀爭有無東隣富翁山積金如鬼如帝不自禁
少年靈氣從何得翩翩秀穎誇寧馨俠節瑰材驚間出
英詞麗藻創於今潦倒泥中方攝月躊躇物外獨論心
願君蚤奮雲霄跡愼勿姝姝守噉籍

研寶齋遺藁卷之一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二

海鹽劉世教少彛著

五言律詩

紫騮馬

天馬渥洼生權奇太乙精但識千金骨寧辭萬里行匹
練流飈迅輕蹄掣電明橫蹴祁連北胡塵永不驚

送項氏逸遊建業二首

先皇開草昧定鼎此金湯王氣餘龍虎高臺下鳳凰盡
誇千載業猶闞兩都章羨爾饒鴻藻雄文獨擅場

其二

爲抱憂時志栖栖挾策來乾坤多難後帷幄正須才但
有纓堪請寧無轂可推向來悲伏櫪血汗上金臺

將入吳訪盛原濟國醫有作

頻年消渴恨今日轉摧殘有情誰遣此無地可成歡胥
漢金莖遠風塵玉液難越人西去近或可斃盤桓

舟中雨

落日秋風慘長途暝色廻倦鳥銜烟去孤帆帶雨來搖
落堪成賦漂零實可哀苡苡百端集對酒亦難開

積雨

積雨闕荆扉寒苔上客衣玄雲迷極浦暝色冷漁磯未穩蛟龍卧方欣鷗鷺私浮查如可去應爲訪支機

艷曲

妾本邯鄲艷芳華早自憐偷得長生闕翻成薄命冤輕雲侵鬢入纎月妬眉妍更欲乘鸞去吹簫度紫烟

喜蘇爾宣過訪徵昔報仇事有贈

廢家方悔俠投轄重爲歡刺劍荆卿拙藏名范叔寒忽驚虹貫日其奈髮衝冠湛埋君莫歎不佞昔賢難

病中陸季薦見枉無從先生子也

衡門傳剥啄倒屣爲婆娑病色憐予久詩名較父多氣挾烟霞潤交難爾汝何藥欄堪作供乘興或相過

吳公勵太學偕伯麟見訪公勵余同年羔素從子

披襟來舊雨傾葢得新知虎觀横經日龍門御李時竹林欣把臂蘭藹幸分支步兵嗟寂莫心賞阿咸期

送僧遊天台

飛錫遊何所天台大海傍花雨滋瑶草蘭雲護石梁經行蘿帶合趺坐瀑聲長天際霞標起知師在上方

七言律詩

贈周公瑕徵君

闔閭城下水潺潺三徑雲深杖履閒是處銀鈎開寶碣不妨華髮老青山茂苑春回遊騎出吳宮花發挾書還亦有少年能問字時時載酒一追攀

贈王百谷先輩四首

江左風流雅共推一時詞賦薄鄒枚玉簡洞庭吳地秘青藜天祿漢家才湖海羊裘甘自老雲霄狗監幾時來莫以浮沉論往事名山千載向誰開

其二

才名蚤歲已騰騫老去棲遲獨守玄豈必梁園能賦雪何來碣石騁談天雄心不向逃禪熄傲骨翻從説劍偏吳王城外春雲色只在如椽綵筆前

其三

爭誇騷雅擅詞場賦就凌雲黯自傷底是憑凌餘俠骨不知偃蹇屬文章揮毫爽氣三江合散帙寒雲縹緲長若使咸陽懸市上名都十五可能償

其四

衡門日月著書深無柰清霜鬢裏侵寧因賦就悲搖落
任是途窮未陸沉聲華未已浮生事竹素長懸異代心
我亦空山長抱泣逢人未敢説知音

寄彭將軍

將軍開府傷江城玉節金符控　帝京霧擁輕裘朝按
壘霜凝長鋏夜談兵濤聲近挾鈴鈴響海色遥分組練
明問道幕中容揖客可無書檄爲陳生

吳門訪李玄白時授三禮徐侍御家

翩翩絳帳綺霞明誰復如君擁駿聲可是適周求柱史

共知名漢屬臺生春回茂苑驕詞筆雲起胥臺落酒鎗
今夜試占吳分野真人何得不東行

無題

縹緲行雲難重尋分香猶憶夜深沉秦臺鳳去簫聲斷
洛浦人回賦色侵浪説靈絲能續命愁看錦帶是同心
往日白頭吟尚在朱絃零落伴殘琴

賦得池上竹

檀欒修竹俯潺湲翠影寒漪相媚閒嘉實秋陰靈鳥下
孫枝雲冷玆龍斑梁園上客能裁賦楚澤纍臣怨在山
清響未應偏嶰谷嬋娟終日有誰攀

雲岫菴望海二首

翠微天半出樓臺縹緲潮音雜梵來萬刼空華瀰大壑
千秋靈藥隱蓬萊波泠鮫人彈淚過月明龍女施珠廻
但得垂天生羽翰不愁風引姤仙才

其二

絕巘孤懸俯落霞芙蓉倒影化城斜中宵忽湧扶桑馭
大地都含若木華法界三塗迷寶筏寒潮八月有浮查
隱隱翠華東幸處蕭條王氣委泥沙

城南延眺因過孟公

言憑雙屐恣清遊正值春城宿雨收爽氣自含山色麗
寒濤長結蜃陰愁能無畏俗成遂累幸有同心問蒯緱
握麈玄言歡未已漸聞清漏響銀虬

聞鴈

流沙千里淨胡烟彭蠡三湘入楚天北去關山生客恨
南來霜雪阻書傳愁縈孤館秋砧裏響絕離筵曉瑟邊
獨有衡陽飛不到秪今空見隴坻篇

悦支上人還自五臺從諸子社

名山聞說路盤拏天畔芙容倚露華葱領北來多積雪玉關西去入流沙何人高座能揮麈是處登壇見雨花王謝玄言方左席支公莫惜借烟霞

雪川訪茅稗脩頗有登徒之好

夾岸霜楓引去舟故人何在雪溪頭當門流水堪垂釣入座青山是卧遊賦就東家非好色人如南國不禁秋具區波冷賓鴻下且爲清尊十日留

籃輿

籃輿相逐莫愁家絕勝江干問浣紗可似折殘玄灞柳若爲重對白門花行雲故合留歌駐纖月偏宜照舞斜

翻訝鐘聲長樂近忍教新旭散林鴉

丘叔遂有所避移書索晤於野次旋卽別去遂有此贈時已治制科業矣

碧雲日暮杳難期雙鯉驚傳鷃自疑廣柳未忘岐路約長楊新就陸離詞窮來懷璧能無罪老去彈鋏好傷誰忍謾相逢成賦別不禁尊酒不生悲

丁未仲春望湖上遇丘叔遂同泛酒間偶及社中諸子

澤國春深花木香漫攜仙侶上孤航漏雲月色窺人淡逗雨江聲入夢長擊楫壯心堪潦倒當栝狂態對飛揚從它自奏公車牘與爾悲吟也不妨時奉先君諱

九日登高用韻留別代作

絳葉清霜暮已飛蕭騷客鬢欲全稀縱饒浪跡能乘興卽使登臨可當歸畫師敢道前身是其人善丹青羇旅應憐倦羽非惆悵河梁分手處好褰蘿薜換初衣

送客游閩粵訪所知

春草如烟水似煙若爲不賦遠遊篇三山晝暗離支雨

卽荔枝也見上林賦五嶺秋開橘柚天渡口鴻歸雲自去津頭龍起劍雙懸莫嫌萬里身爲客倒屣應憐地主賢

輓朱八茂才

霜華纈葉雁征秋腸斷城西百尺樓獻賦蚤時同泣玉繞牀中夜對探鉤才名謝去惟尊足君故病足客難傳來是責頭君貌甚偉晚多淪落之感零落遺編君莫恨猶勝倒屣問從游

廣陵陳叅軍園亭卽事

青郊東去有亭皐修竹嬋娟接野蒿花氣晝凝邗渚雨
松聲秋挾楚江濤窺簾每見雲生牖下榻還容客吮毫
向夕橋邊簫韻起好遲明月薦芳醪

贈李汝謙

才名籍甚楚江濱標格凝霞氣屬雲誰人解薦河東賦
異日還空冀北羣草色池塘春入夢芸生圖史晚含芬
莫訝歸來仍四壁握中明月自氤氳

贈蔣元貞

元貞家廣陵善醫能詩饒酒德有勝情而未有

子故以爲祝

壺中天遠柰春何手攬煙雲護薜蘿忽漫長桑來賣藥
相將折柳去聞歌傀俄酒態山欹玉清冷詩才水欲波
好是江澄如練夜月光遥映掌珠過

過淮南夜夢叔祥寄之

倦依叢桂傷淮南夢繞幽蘭逐楚潭欲敝黑貂塵未浣
擬開青眼淚先含詞人約略多陽九世事侵尋入暮三
結願相攜巖壑去煙蘿雲芷共沉酣

聞鍾念之舉子因憶其樓居之適

灣環清泚帶危樓剝啄從多懶未酬茗戰漸踈三雅舊
君生平善食酒已而嗜茗遂不復飲
青淫真擁百城游
長年倿佛稱居士小婦生兒字阿矦任是壯心降欲盡
可禁如意唾壺愁

雲間孫世聲索壽其尊人隱君七十

青衮白袷紫綸巾共指清時有逸民坐隱柯銷枰際日
卧游谷響操中春未須頫駐三山藥祇合歡生千里蓴
乞取麗詞共大年寘南寧復羨靈椿

五言排律

閱山樓爲周公謹賦

飛閣俯清流岩嶢勝一丘白雲天目遠秋水太湖幽斑
管三冬業青藜永夜留君堪成獨往誰與共遨遊信美
仍吾土登高賦可酬

其二

君自西閩彥飛揚意正長海當山盡處人在水中央瑜
璧藤蘿閟危巖鸛雀翔雲起琴書潤風生竹樹香　聖
明今好賦書就莫深藏

贈張伯起隱君

籍甚張平子公車蚤謝徵詞林方奪幟雲路却擔簦上
國空求駿南冥別徙鵬松菊迷元亮蓴鱸老季鷹龍性
甘丘壑鴻冥絶繳繒度曲春雲綬披襟爽氣凌片語千
秋色藏書五嶽愶穹窿晴靄結震澤晚波澄不改河山
迹能移竹素稱今日龍門近眞成御李膺

贈張幼于

風流原絶代詞賦雅翩翩秀色金莖挺高枝玉樹連筆
花寒欲吐池草夢增妍心為雕蟲苦談知非馬堅璞餘
三刖在俠借五陵傳經術西湖美交遊北海偏驪珠光

辟易天馬歩騰騫雙璧寧遊趙千金獨在燕牛角歌難
遇蛾眉老自憐著書今已就還向國門懸

劉比部太君節壽榮封 代

地接遷隣近賢仍斷杼同蚤時悲別鵠中歲習丸熊霜
鬢先秋改氷心後日融天留素機月人誦栢舟風令子
披鱗久諸孫戲蠟工事歸彤管上寵入紫泥中翟茀魚
軒貴宮衣鷺錦紅北闕恩方始南山祝未窮帝母雲桃
熟仙人露掌空板輿行樂處丹渥玉顔童

壽彭大參 代

渤澥多佳氣祥鍾接武才一經傳世澤三策為時媒竹
分南服遠花及上春栽譽逐含香集恩從露冕來清霜
凝憲府煦日麗行臺禹鉉方殷望烟霞思遽催冥鴻眞
夭矯威鳳自騫徊人應伴松菊徑亦隱蒿萊膚把青精
潤顔滋丹液回露掌仙人饌雲桃帝母梧夢猴年猶遠
徵蒲詔可裁海近添籌易如籛鬢未皚

壽蕭侍御封君 代

汶領蟠佳氣靈椿引大年一經貽燕翼三徑足鴻騫寵
極丹書重恩需賜帛先身豈扶卭竹名應握楚荃錦濯

朱顔麗花分綺髮鮮未須雲母饌兼有雪兒篇爽奪三
眉月春含二水煙青雀啣書至神羊獻綵妍分得金莖
露言從玉壘天蘭膏西極遠蒲璧上京傳碧簡徵黃耇
還應屬似椽

贈夏玄成

我尚嗟淪落君胡久棄捐無媒寧望幸按劍可徒前連
城空蘊璞傾國自嬋娟雅薄輕肥慕因多寂莫緣有時
娛服綵無意上飛鱣踪跡饒三徑生涯寄一廛 君僅有
居第而無家人産 更結高霞想將從絶壑遷 君嘗謂我

欲謝人事屏居塵外　比隣如可問儻許共周旋

高大中丞初度四十韻 為喬明府作

景命凝昌歷禎符啓巨公嚴嚴標令望泱泱表雄風 公齊人 間氣菁葱合玄精窅渺蒙青丘方嶻嶪碧海逖瀜沖弘璧懸東杵元珪儼上宮微探六子閟奥抉九師窮 公故受易 黼藻推噴鳳遐觀獨辨驄受奇從圯下長嘯起隆中軒翥秋霞並晶熒霽魄同舄飛三滏遠花發九河叢 公初令完再令蒲圻 蘭署初譽鷹槐塗蚤避驄霜稜驚峻肅春盎狎春融細柳貞師律菁莪翊化工空羣

蒐塊歷超距簡車攻 公嘗視六師及畿輔學 棘聽寬寧滯羅張客自逈 公嘗佐廷尉 閶分龍節重牙建隼旗崇潮馬恬亡恙波鯨靜若空風雲開組練魚鳥習艨艟廟算資神略先聲薄戰功遠人覲譯至君子六千雄貔髮胥露暨雕題悉觧幪 嘗有夷舟至公奏歸其國 觀風歸楛矢晋日錫彤弓四載言平水 時南湖之役告成 三時寢卽戎朝宗恒戀北杼軸故饒東大蘊俄摧拔 嘗徵大憝 芳蓀久鬱翁陽回泰巖竹愠解嶧山桐比屋還胥栗危冠盡翼馮試庸多上最嘉績更居豐龍躍乾時見臣朋蹇匪躬承歡長戲綵徵瑞遶懸蓬鬢借扶桑紫顏分若華紅星祥元大昴神降本高崧盛德方中木蒼祇始見虹 懸弧以仲春望 生商知兆紀載渭卽非熊華益占杓指明堂屬棟隆藻修緣素扆中佑自玄穹帝賚需爲弼 宸謨佇達聰方隅維巳奠納約牖堪逢固陋慙窺管飛揚願倚峒會看霄漢上斟酌轉鴻濛

七言排律

贈王玄達

昔年挾策鄴中遊傾蓋相驚意氣酬但歌白雪誇同調

並惜明珠作暗投大壑東開三島勝洞庭西帶五湖秋明月空懸懷玉恨寒雲不散著書愁袖中猶有三年字興盡難留半夜舟莫怪形容憔悴甚可知搖落減風流

贈李宗衍時將遊南雍是雲杜太史公長君

無雙江夏更何人 雲杜故漢江夏邑 年少翩翩已絕塵石室龍門探緒業金籯蠹簡及芳辰清詞花吐江生筆雄辨雲聯王氏囷丹穴九苞元有種渥洼千里自難倫由他璧水饒時儁似爾瓊枝等國珍爽氣三山如有待風流六代可重論煙江故國來天外霞綺新篇問水濱

渡口桃根春尚在臺邊花雨晝猶頻狹斜休顧同心結
游從應求折角巾郭有道故遊太學會是兩都成賦日
孟堅方稱嗣興身

送胡孝轅宰合肥

符竹初分出漢朝便從天上擁征軺懷中明月空相惜
絃裏薰風好自調壞界虹流知舊輔星占斗野欲依杓
地靈南紀岷江近王氣東蟠淮海遙蒼莽八公當戶牖
婆娑五老奉遊遨輕軒春豫行園日緗簡秋窮授業宵

有子能文任是魚游同范潔莫教花發似潘驕治行會
須推第一徵書端候下璇霄

研寶齋遺藁卷之二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三

海鹽劉世教少彞著

五言絕句

少年行

駿馬珊瑚鞭翩翩咸陽市轆轤雙純鈎寒光照秋水

俠客二首

片語千金諾酬恩一寸心相逢君莫問劍氣斗邊尋

其二

不以千金贈憮然愛一言老親今尚在未敢遽酬恩

女蘿

女蘿附喬木榮悴難自保昔為合歡花今為斷腸草

為錢孟安題諸女郎畫扇

舊游韋杜曲春月映花枝蓬飄知幾歲復有夢來時

題畫

山靄聳蒼蒼喬林蕩水光探奇人未返空翠若相望

七言絕句

送陳公獻

襆被蕭蕭易水寒漸看離色上南冠今日貴家多謝客

欲將長鋏傷誰彈

爲周公美題壁間紅拂伎

羞將粉黛駐容華縱有雄心忍自誇惆悵朱門花底月
可憐依舊照君家

松陵送舍弟之建康四首

峭帆風急動驪歌欲别還留柰爾何一水盈盈歸便好
可能留滯怨蹉跎

其二

楊柳陰陰水國春便教握手也傷神我正淹留君又去

可堪愁望倚門人

其三

吳鈎錯落道傷人寂寞明珠枉自珍腸斷舊遊君莫問
貂裘猶帶洛陽塵

其四

大江波撼石頭城楊柳蒹葭相映明一自白雲人去後
至今風雨帶秋聲　時有感長公

送别

高樓百尺與雲齊白草黃塵路欲迷莫爲臨觴惜沈醉
明朝相望各東西

送顧先之

多君交誼薄層雲落落亂髯雅不羣莫道舊吳誇四姓
今來零落不堪聞

送賀伯闇先生北游

疊吹凝笳漸水濱翩翩緑帳擁征輪春風是處堪行樂
何必菰蘆好殢人

其二

紫氣燕山望不開相傳求駿有高臺誰道黃金蕭索後

忽驚天馬自西來

其三

蕭蕭七首鷫鷞新[redacted]不知燕趙悲歌士
曾見當時擊筑人

其四

九賓秦庭不敢窺披圖難遣使臣疑誇他片玉連城價
不道空山抱泣時

彭孟公至

一榻懸梁半是塵春雲宵月未全貧故人不爲憐同調

暫見桃花肯問津

遣侍兒

玄的生寒血尚新真成薄命是東隣行雲縱入巫山夢
可得重逢作賦人

泛舟

璧月銀河夜未央蒹葭波冷露華香忽聽縹緲吳歈曲
若個尊前不斷腸

客有談探丸事者爲賦絕句二首

寶馬吳鈎共俠遊相從真不減封侯紅塵白日長安道

斷得人間不義頭

其二

最恨人間有不平鸊鵜新淬寶刀明髑髏成水屍橫地
大索長安無姓名

重贈爾宜

十年空佩舊吳鈎一片雄心尚未收今日見君談劍術
直將提得佞人頭

送姚叔祥聘沈中丞管記室之關中四首

長城直北是燕然片石岧嶤倚碧天但說犂庭車騎策
不知誰抱筆如椽

其二

馬度秦關雪未開蓮花削出太華來君看天畔三峰色
莫作當時社裏猜

其三

河山百二古金湯烽火遙連太白光倚馬半酣楯鼻上
爲裁長檄召名王

其四

章臺楊柳上林花銅雀金莖倚露華正好及春來騁望

教人不信是天涯

春日姚菴用舊韻

披雲來叩野僧家門壓寒流竹徑斜幢影暗移香篆冷
深沉珠箔隱梅花

送人

長風天際響征鴻蕭颯寒林落照中送爾片颿從此去
月明相望五湖東

送金伯兼南還二首

擊筑悲歌易水濱相憐總是倦游身若爲更送征輪去

漏斷高城霜月新

其二

懷中白璧氣如虹九賔泰庭會自逢莫爲故山栖較穩
鳳王春至好乘風

寄意 丙午正月廿六日作

珠簾銀蒜度春風青雀飛來縣霧中浪說雨雲原是夢
誇他身在宋家東

幕中送劉生還臨川其人善醫

鈴閣深沉晝漏遲藥囊丹篋動相隨揭來便逐輕帆去

爲是天邊破鏡時

其二

愁逐飄風夢逐雲鶯聲天外有離群姑蘇臺畔如珪月
永夜清光只爲君

其三

當年漢省出分符挂壁胡牀久未枯君去試看臨水上
棠陰得似舊時無 先大夫舊守臨川

其四

牢落頻年恨未開羞從按劍論時才誰知夢裏生花筆
提向雁門草檄來

送佛生還金山二絕

正及清秋木落時布帆蘭楫總相宜霜華一片寒山色
盡作奚囊絕妙辭

其二

振衣曾上妙高臺不盡烟江天際來任是禪棲傍雲壑
也教飛錫暫徘徊

寄王將軍

俠遊曾記逐芳塵月映商秋花上春不知此日清油幕

可着當時縱酒人

送春用賈島韻 時己酉三月晦日

嶔寄歷落由他遇跋扈飛揚任此身但使青尊長不竭
爭知明日便非春

無題

憔悴淚溢鬢成斑羞見蘼蕪長故山二十年來五離別
欲從何處戀人間

卯華月伯麟兄困於蔞非十有九年而始白日午
之歲與僕傾蓋建業今茲把臂愴今追昔情見

乎辭

白虹當晝劃長天自奏秦庭逐客篇那知淹恤歸來日
正及人間十九年

其二

往事重陳怨未平無因談虎也魂驚身今正是妻非日
才欲捋鬚涙已傾

夢

憔悴南來歎敝裘欲將肝膽傷誰投夢中也解身爲客
惆悵逢人説倦游

柳

風柳搓搓無定枝含烟拂雨自東西不須折贈臨岐去
總是游人腸斷時

爲王將軍索贈所知王生

王家群從本風流觸目琳瑯總勝遊姤殺將軍誇揖客
青油幕底對藏鈎

其二

六橋春色柳絲催陌上花開映緑苔小出車邊爭擲果
一時驚道壁人來

吳山別吳次調太學

吳江楓冷水濺濺古木寒雲帶野煙我自途窮君旅病
可能相對不悽然

其二

銷骨年來怨未平畏人廣柳學藏名天涯此日窮交涙
一滴堪成東海水

送朱羽皇試燕都四首

黄金誰築古燕臺蕭颯雄風半草萊今日忽驚天馬至
空群爭數異時才

其二

寂寞空山久自珍名都十五未須陳若非九賓鈞天日
誰信當時抱泣人

其三

紫氣闌干牛斗傷雙函夜夜吐寒光若教一拭華陰土
天矯飛能練影長

其四

竹箭由來雅擅奇肯因霜雪傲凡枝昭華截作伶倫管
曾見陽生黍谷時

贈雲杜李方伯使君三十首

通籍金門四十年無人不羨筆如椽翛然忽自抽簪去
賸有千秋物外權

其二

禁闥頻年珥筆遊漸看風議在前頭恠來長孺渾亡賴
才說淮陽便欲愁

其三

莫問同時獻賦人才名約略未湏論由它七度金甌卜
誰念波臣自積薪

其四

主恩朱紱半青山一遂初衣一賜環八佐雄藩三秉憲
若教轍跡徧人寰

其五

祕閣清嚴傍五雲御爐香氣日氤氳賜來寳炬金蓮似
不待青藜太乙分

其六

鈐索無聲晝漏遲宮雲低護萬年枝石渠虎觀尋常事
群玉天西揔未竒

其七

罷直螭頭寵命新棘闈春敞祕重闉誰知天上河東賦
拔自帷中都講人（今福清相國是公是年門下士之門）

其八

乍厭承明侍從班揭來紫氣滿函關杜陵韋曲春亡恙
只是金莖霄漢間

其九

躡景追風徧大荒瑶池不數穆天王爭誇血汗來西極
誰解披圖自九方

其十

信陵蹤跡未分明攬轡夷門黯自驚晴開嵩少雲邊色
秋落黃河天外聲

其十一

春雲十載暗吹臺公子褰帷去復來見說梁園重辭賦
不知誰念馬卿才

其十二

長江九派下匡廬帝子樓臺尚有無一自登高賦成後
至今秋色滿平蕪

其十三

生憎傲骨傍黄塵石筍巉巗也未倫晚來自玩人間世不問成都賣卜人

其十四

憲府春當海國開雙高三竺擁車來道傍故有甘棠在蔽芾重憐召虎才

其十五

莫道秋風損客顏依然玉筍舊仙班汝潁向來饒月旦不妨仙馭去仍還

其十六

五原春盡畫猶寒馬首烽煙擁漢官三十年來三露冕幷州眞作故鄉看

其十七

勍看山色老西秦欲敝征裘絶塞塵共訝楚材歸晉重爭知穹壤盡王臣

其十八

柏府森沉接上台股肱三晉自天開極目雲山皆北向不知何處是燕臺

其十九

文犀爲帶鶴爲袍珍重先朝有佩刀竹馬兒曹爭引領重教分陜向臨洮

其二十

勛業秦廷懶再論畏牽黄犬出東門從它只尺雲霄路去采蘭蓀漢水濱

其二十一

共驚祖帳列青門奕世人推岳牧尊身是玉皇香案吏自應長署紫微垣

其二十二

懶從年少逐驂騑可向風塵著短簪自是楚人饒故事行吟端合老江潭

其二十三

蚤侍蘭臺傍斗杓中間來往似蓬飄拂衣自領青山去不待門人賦大招

其二十四

賦就歸來尚黑頭青牛端不問西遊空勞關尹占眞氣著得書成秖自讎

其二十五

淮南賓客委蒿萊叢桂長憐異代才莫道廣陵遺散絕
阿誰春雪郢中來 時僑寓廣陵

其二十六

揩模天下若爲宗元禮龍門可再逢藝苑如雲諸俊少
一時翹首恨無從

其二十七

一從漢省夢懸刀紫綬委蛇伴綵毫月奉請來多供客
只留孤枕對山高

其二十八

雲中校獵未全虛七澤三湘繞故廬寨嶺叅衡都在望
不知若處好藏書

其二十九

晚得明珠照乘時謫公風雅自教兒請看殷裏金華直
可似庭前玉樹枝

其三十

同時秭苑半凋零耆舊襄陽鬢尚青莫是鹿門堪避俗
教人永夜爲占星

研寶齋遺藁卷之三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四

海鹽劉世教少彝著

序

王氏三訓序

蓋聞軌世刑家理匪殊轍顧南面鄉明則諭同風偃本支循緒則間替雲仍良繇驕以瞤生教緣恩弛爾粤昔黃序朱宣之世結繩畫象之初尸洽醇風人鮮瑕行非夷降之多良而邃始之麗茂也銜勒在御泛軼之棄斯馴繩矩既陳擁腫之材畢正緊長老之埏埴素閑肆子

弟之琢劘亦易迨乎叔世駁喪徽猷在彼甕牖之家擔簦之子邁迹則三秀無根隕墜而五宗若故至如五陵關右簪組綦聯四姓江東弓冶代襲月旦散爲儀的陽秋藉以升湛斤藻無虧未遒令譽機絲乍斷遽斬清徽爾乃憾荆州之豚種茂豐水之燕詒唾季良之虎畫肰子輿之魚淵惑斯甚矣失亦何追故中壘以跂蹇咨嗟伏波以衾禰假諭義實嚴於提耳辭尚儉於赫蹏柳中丞之五誡縑素無傳顏黃門之衆篇汗青猶在是皆流暎前史頌其芬烈者也今明府止之先生琳琅秀挺於

瑯琊竹箭美鍾乎南服琴聲畫永春麗伯牙之臺桴鼓宵聞波靜海王之國素縑豐暇縹簡是耽睹龍種之鳳成斯鳳毛之弗替遜蒐往跡用詔來茲若乃燕啄龍漦萬葉猶惟其青宵征晨牝千秋不廢其坊慨華侈之浸淫致素風之零落稾此三篇都爲十卷或探幽於汲冢或攄異於齊諧或徵應於玄穹或冥符於化典陟群玉之巔瑰琦璀璨抉委宛之筴靈閟焜煌蓋誠垂佑之令模而宏達之遐致矣爰命世教敬志其端竊自始典肇迹千有餘齡銘鼎書常陋咸陽之七葉朱軒畫戟詎頡

陰之九公然而青箱之學僅述朝章彤管之箴靡聞柤[illegible]未有掇琬琰之休明啓堂構之淵懿如公是編足掄前喆方當使中山之簡無卹出諸袖中豕韋之經玄成守之奕世爾

記

快雪堂記

今御史大夫繡水沈公甫謝六師之章遽深三徑之轍卜勝青門考斯白社蕭然環堵具體茲堂爰取晋右軍尺牘語顏之曰快雪授簡賤子無或吏辭余惟鳳輝龍翕之德經緯必藉於乘時錫珪夢璜之略懷卷詎難於遁俗故知翕張代王盈虛之運遞遞移開塞異遭潛見之權靡易是以堙流鍛石鼎鉉之蹟砝耕隴巢箕澗槃之致遠軒冕沖夷亮無加於蘿薜雲霞峻潔亦奚遜於嵒巖廊出處之義亶其然已若乃幽棲則清燕之晷自豐勛勩則委蛇之適或嫐顛倒衣裳知補仲山之衮吐哺饋食式和傅巖之羹詎非膚顯者身荷其囏貞隱者道尊其逸耶爾其袞繡釋於居東車騎停於休汝鞅掌初辭息肩是適乃或極宴樂於巘景觴盱悴於若曦裴晋公

四朝元老未忘園林鐘鼓之娛李贊皇奕世勛庸尚溺平泉木石之翫是皆銘在旂常澤漸區寓縱優崇而匪泰曾參肆之爲繙然而介特之士未乏徽詞迨其下者概可知已維公孤峻鲞抗清標在昔悍宰跋扈倫紀隤渝慷慨批鱗笑談荒戍歲七更而鹵錄畫三接而胥敷蘇子卿之典屬國歸從絶域王子贛之尹京兆起自窮途冏牧則斯臧南服杖鉞則龕定西秦羅雀在戶棘庭之造亡冤括象懸闔邦土之推作乂既階副相翹攝中樞絳侯之典北軍功安宗社周昌之對中禁色動冬官展

稽之往蹟詎能顓美矧其令炎鱷而矢操於貪泉佐爽鳩而持平於胏石凡斯芳懿更僕未窮肆骨骾之多睽致鑿枘之寡合道三黜而彌堅志百折而不回以故通籍殆將四紀立朝未盈十稔六螭乍息鬱華之景方長七曜潛移帝車之指已定蒼生想望其作霖雅志久耽於隱霧斯堂湫隘等於齊嬰窮僻加於漢相茅茨桑戶不殊素士之居芷葺蘅橑雅稱騷人之業重湖當牖尊酒湛煙波之色巍堞窺楹爐峯逗飛霤之雯瞰朝旭於蓬瀛珠瑠搖采擘夕霞於蝥蕈丹臒生光砌緣蒼苔似

居蓬藋櫓霏翠雨即在滄浪亦猶彭澤令之歸來門栽垂柳東陵侯之辟世居狎嚴城者矣抑公獨往成性亢俗無羣坐絕九九之客室鮮六六之嫠剝啄僅通乎裘羊過從長謝乎車馬端居澄湛綽約姑射之姿閉影淒清天矯洛陽之臥洶鴻冥之夐躅而蜚遯之遐軌也跡其生平澹無旁嗜性所篤好偏在風雅永言象志緊三百爲典刑緼思濡毫惟十九爲模範粵自綺歲迨茲杖年袞衣赤舄之日退食是偕四牡六傳之時勞賢靡間寤寐銜棲聲若出於金石消搖宴息業無待於窮愁刻羽引商倡郢國陽春之奏鑿空象罔矢萃臺黃竹之歌陋郊居之裁賦雌霓自驚擬菟苑之摛詞北風漫引左太沖門庭藩溷殆徧疏題王仲任戶牖牆屏悉懸筆札鴻都旦騰雞林夕購詎惟近揜昆明之麗製抑亦遠薄東陽之逸響矣良繇心如止水度若秋空等升湛於漚景藐勛績於空華曹子桓之大業不易榮名揚子雲之耽精弟知結篋用能括囊林壑不矚西北之浮雲要挾風霜自戀淮南之叢桂彼甘棠蔽芾猶存卷阿之篇綠竹菁英尚留淇澳之詠言繇人重道藉言傳矧茲鏤鐘

鐫牒之勲偕穹壤而並垂補天刊地之烈齊清寧而不朽者哉奚俟北海式閭通德之門斯表荊南攬古九辨之宅如新顧慙駑鈍夙藉聆睞攀元禮之龍門仙游是幸挹文舉之鴻裁私淑未能不辭刻畫爰磬揄揚方嘗使秩苑同人秉夷群彥聆絲竹於東魯知雕篆之可誇披藻績於西蜀識絃誦之有自寧若流霞充碧窈冥崑閬之墟貝闕珠宮縹緲嶠輿之浦者耶

頌

神芝頌有序

若夫平原舊邑江左雄匯池名朝夕天浮海王之濤峰列崔嵬地毓山靈之秀朝霞煥采蒼茫分若木之華秋蜃騰輝縹緲見蓬萊之樹爾廼樓船東去夌絶壑以求僊黃屋西來登高丘而駐蹕信坤維之奧境而瀛滶之環陬矣今明府忝猶李公元祉禀霧豐沛奮跡風雲六行兼成八翼亶舉楷模凝峻長松謖謖之風道德希夷猶龍矯矯之度崔季珪鬚眉刻畫雅望非常鄭康成詟帶蹬跚手儀絶世甫射公孫之筴遂分單父之符家慰雲霓人遲怙恃於是鎮之以清靜飲之以慈和務是民

天永斯化日天桃敷水式陳清删之規落杏飛花先布敦耕之令言尋篚籠非藉春鶊旋理機絲寧因秋蟀帶牛佩犢之衆既還祝於䑳宴五雜三䨓之風自成歌於京坻探丸變習枹鼓無鳴至若出星入星璅屑弗遺於綜覈父事兄事諮諏每見於抽揚廣太丘之道臺養或當色矣按文終之籍冠紳無貸踐更吳隱之潔廉自信歃水靡移曹平陽畫一可遵飲醇無害版輿行圃南山開獻壽之觴車騎都亭非斗借過從之晷璿璣三運績用一新有 詔增秩 予璽書 嘉命遄臨驩聲遠洽

續紛綺組遥傳 綸綍之光曼衍魚龍若迓 騈蕃之錫士氓風偃婦孺雲從在昔武城以絃誦見褒順陽以熹娭標譽方之今日蓋蔑如矣人和既協天瑞用章爰有化人之宮曰霧祐者神芝產焉如龍如馬討五色之氤氳成闕成宮煥九華之璀璨旭日乍升光奪菴羅之樹和風初動香分優鉢之花愽攷祕圖咸稱上瑞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瑞應圖曰親延耆養老有道則芝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白虎通德論曰德至於山則芝實茂故廼甘泉宮裏初調三德

之歌涵德殿中再覩九莖之奏斯皆萬乘之休徵絶少五邦之昭假竊以周封既革秦域肇分今之令宰實古之君公也惟公宇吒流豈弟之聲媚親隆色養之孝育物普折萌之愛征輸軫竭澤之恩今茲之異有自來矣是宜彰諸紀述用侈鴻禧不佞跡方蹭伍詎辭形穢之慚文似相如輒薦穆如之頌頌曰

於昭太清監茲下土奕奕神君惟民是怙春雲等潤朝曦媲煦五袴知廉三異遇爵於菟在檻遊魚在釜嘉績旣成式歌且舞乃瞻靈祐產茲雕梁竹園精舍檀山淨

鄉六英並挻三秀聯行甘露爲液卿靄爲裳琉璃吐餤
火齊叓苂光搖寶曆秀暎星糀猴池散采龍窗分香丹
鐙星煥黼帳雲藏靈宮不夜香域彌芳神超有色貺出
無量玄氣之精清和之幹象太微體參二曜觀蓬莆生
虞華萃啓旦匪公神明天符有煥紀茲芳懿永峀琰琬
檄

下各郡簡士檄代

觀風甦秋式有前規造士儲材寔惟功令聡茲舊輔夙
號材藪幕府受事以來規與諸賢共尋故實竊欲澄清

彛軌竑奬風流興起菁莪竹收楨幹簿領繁轃星琯遄
移循省初懷每深耿灼檄到提調官將博士諸生准鄉
試額數登簡譽髦亶開文會季惟仲月辰用元旬萃止
嚴署慎加坊毖將發去試題當衆啓散提調官躬親監
督無憚彂勞仍豊其鯖齊用示優異試畢精心藻鑑衡
定甲乙揭示頖宮用彰風則仍將前列一二十卷同全
案星馳呈院以憑頒賞其有冠冕四科珪璋六德或行
本天經或譽標民秀或蹟希偃室或德等原貧或茂齒
而子居或淹齡而未壆間或相如文似恨阻風雲孤憤

書成同時未遇於斯有一無備衆科博詢月旦按察形
聲明具實蹟無事浮餙并取師生甘結一體呈來別示
旌異如其貂之無取竽濫幕府款款樸誠久茲蘊結所
冀諸賢彌成懿舉抽揚菁藻敦厲風嶶秋實春華愼斯
嘉予毋忒謏聞毋獵華競幟標元始柱障浮靡庶幾子
衿今日泱泱大國之風思皇異時濟濟寧邦之寄寔幕
府改俗移風以人報　國之雅懷也所冑諸生務期矜
奮勉自恢宏善闢經筞際會休明用成幕府及賢守令
惓惓振興至意重惟吳公譽重爰自洛陽澹臺見賞因

知言偃賢如風勵有成是亦循良一事務撿彌文共規
實效

跋

錢臨江先生選集跋

外王大父故臨江守公良先生亶禀慧心夙標民譽獻
書魏闕自擅一枝之秀分符淮甸獨徵三善之褒二都
游歷諸曹遞更握蘭望著於銅龍聽棘讞平於金虎迨
乎出守益振芳嶶頡川是稱長者南陽故號神父若乃
批逆鱗於八駿抗冥羽於孤鴻漸陸則爲儀上九安野

則格志媚一邪推司直士笵典刑彎弁見之麗纓紳珄瑋之當瑊玏矣性耽結綦雅嗜謳吟貴踰執戟寂守太玄辨窮炙轂耻談堅白集蘭苣之幽芬非關澤畔發金石之異響寧同擲地玉㮰既就驚入夢之蛟龍靈節初成信開祥之鸑鷟爾其緗帙萬言韋編三易始系家藏載耋郡號茲獨妙簡菁英登諸琬琰采明珠於合浦照乘斯珍輯羣玉於昆丘連城是寶先正琅邪長公既儷品於韋杜執友姚君叔祥復銜則於王岑斯皆秇苑之宗工曾是阿私而為譽固宜金解長安之懸紙貴雒陽

之賈矣先生有六丈夫子吾外大父永州公暨介弟儀部廣文二公後先捐館編輯未皇於是太學懋穀先生力為表章期留永久太學諸胤並善箕裘循之閨風衆流德水之潤偏長鄧林羣材豫章之枝獨茂琅玕交映於烏衣芝蘭競榮於謝砌襲芳嗣響未見其涯世教家之奏聲第受龍門之史材疎吳算僅習華顛之誨猥緣分誼謬當授簡慙酷似於東海想見風流叩故篋於西州空餘涕淚爰綴蕪詞稍摭芳懿嘉與同好共斯欣賞云爾

尺牘

與王百谷書

百谷先生足下爾日奉謁從者先駕鄙人無排看之氣應門沿泄柳之規溟海蒼浪三山風引大隗靈異七聖塗迷遂令羣玉圖書之藍辟疆竹樹之奇快覩亡繇延頸彌甚遇既阻於登龍門何緣而題鳳方回剡下之棹忽墜雲中之箋慰諭殷勤有加疇曩重以道出敝邑期以臨幸荒廬主臣鄙陋無當車音庶將招山霧於五島呼海若於十洲南眺弔祖龍之遺跡東顧追魯連之高

風授簡騁玄虛之鴻藻御風遨安期之鶴馭　下里千秋之閟薦平原十日之驩抑亦文藝之偉觀丘壑之快舉也先生豈終無意乎僕請擁彗而竢之矣邑令瑯琊王公弇州先生之羣從也江左琳琅會稽竹箭始分信安之符繼從鹽官之舄踐更不假於豪彊敲朴不及於田畯趙京兆問羊知馬獨留餘法范萊蕪魚遊塵釜性畏人知堂皇顧盼猾胥之股為栗膠扞降顏承學之佩逾青至於退食從容自公多暇圖史在御觚翰必操登高能賦遇物知名又兕人陸氏寔緐有徒囊探赤白之

允家習雌雄之劍郎因切而入貲塵薄暮而先飛椎埋未快鼎鑊爲奸怨家僅敢腹誹道路莫爲唇反惟公廉其罪狀寘之典科教令初下童稚驩謳屬者白羽交馳高墉頹謝四民鹿駭盡邑獸奔公鳩工慮材無間纖鉅櫛風沐雨不憚胼胝民興子來之思役無勞止之歎言言加崇蕩蕩匪漆崑崙積金方斯未罔長安黑壤寧與齊堅若綺丹霞空竭長康之思凌雲碧樹奚來明遠之悲鴻功甫竣狼烽遽傳老稚熙怡衽席如故雖氛祲竟熄而折衝已裕矣僕嘗玄覽載籍傅采循良逵自秦家

郡邑而來近則 聖朝開刱以後召翁卿身更二邑潘安仁載歷兩都卒皆揚芬往牒流譽無疆然一以煦育著稱一以篇章標異未有仁心彰乎懿政秋實弁於春華如茲之盛者也業已銘之豐碣用昭懿爍顧其形模痴重傳播寔難先生蕤林哲匠當代宗工寸管生華片言傳信僕濩濫厠龍門之列與窺豹管之斑可無紀述以詔來茲伏惟暫辭賓侶稍賜清燕特降三五渾噩之格勉爲四六駢儷之章勒成一紀表之萬年在昔史遷石室首裒楚鄭之良班掾蘭臺爰著龔黃之跡討亦先生緇衣之雅好結譔之夙心也況僕硜如小人汙不阿好凡所頌揚咸非虛美異日辱臨下土自可質之風謠幸賜芻荛之擇無遺芻非之微薄獻非腆弁祈麾置

報李巽軒書

死罪死罪伏承顯使下教見徵賦紀并損月奉垂賚丹缸忽墮如傳閭里之書青鳥高騫似挾瑤臺之信恩來望外禾及芻荛賜出非常光生蓬華其少窺六籍罔識津涯長擷孳言延無要領形同測蠡妄意附蠅竊謂登高作賦在昔爲珍拮据掇輯爰有年歲顧制科束縛卒

業無期丹筩綠字半汚括帖之塵赤軸青箱無解暗投之辱加以才性有限思力匪長室如懸磬寧窮委宛之藏地隔丸泥莫效襄城之問始自周季及於有隋中間典午以前十得其九叅較後代僅可半之或鳥跡蟲書錯落羽陵之簡或殘篇斷句凋零汲冢之遺挂漏寔繁網羅良苦伏惟明公人倫領袖秇苑宗工不豚鑒定曷詔來禩方因行役未遑繕請倘獻策不售獲奉掃除輒當竭才從事仰報所天政恐明公夢卜有日下走塵外無緣攀望永絕以爲私恨至如覆瓿外穢亦有良知貪

受誨言忘其醜陋猥蒙見飭翻以生慙才非北海既出
龍門學謝西河先游泗水盤肯靈丘方恩未重鴻毛䝉
水僭命爲輕謹因去使奉戔陳謝并獻賦紀幽憤集各
十冊某死罪死罪

研寶齋遺藁卷之四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五

海鹽劉世教少𢑱著

墓表

鄭母沈宜人墓表

若夫勛勤著節寧純懿之雅懷拮据榮名詎淑媛之恒操良以祚匪屯剝傾否之譽弗彰運邁清夷幹蠱之勞曷試爾乃殉駒躍於百齡流燕貽於永世締造之艱繁婦德其最矣蓋今得之鄭母沈宜人焉宜人者今文學忠材恕材之母故比部郎平泉公履準之元配而大司冠端簡公之介婦其稱宜人則比部公考績　恩也世

爲吳興冠族已徙當湖之清溪高王父渭封起部郎王大父棨藩參伯大父光封廷尉平父垣惠州太守母曰王碩人以嘉靖庚子春正月二十有三日生生九年而奉惠州公諱又五年而來歸又十有二年喪端簡公其明年以　卹命襄大事又二年喪姑顧宜人又十有三年始舉忠材又四年舉恕材又二年而比部公捐館舍又二年而塟又二十有三年卒蓋萬曆辛亥之冬十二月二十有六日也其毓德於沈甫十四年而稱孤者幾

半其底節於鄭垂六十禩而稱未亾者亦幾半魏爵芳
聲似極闈閫之盛憂心痡志實丁倫紀之窮爾其漸涵
禮義桀䧢紛嘗六行天至四德性成非待習於公宮雅
無戾於師氏惠州公之戚哀過成人毀幾滅性迨乎作
嬪徽令逾彰端簡公雅度嚴重素鮮當可宜人晨昏展
敬誼極於移天蘋藻羞誠事虔於中饋爰自從宦曁及
懸車五齊六清三犧七醢罔不躬親致其脊恪以茲問
膳時用加匕齊夔之頌亶播遐邇天不憖遺哲人云萎
中外皇震屬有煩言宜人力爲從臾比部公叩　闕號

籲卒申所請顧宜人疾既彌留比部公越在留臺圭七
祝釐履極灌懇含斂之儀務加於笞喪有過哀禮無虧
制在笞貢羅竭志於共養禮修絶命於賢婦方之今日
未足多已比部公夙稟庭模滋德是務宜人鷄鳴儆警
燕婉爲儷結褵未幾懸孤匪綴逡巡當夕之進縫綣小
星之薦兩都遞組屢䣃上郡之駕諸姬魚貫不織扶風
之錦卒之蘭玉競爽嘗論是承葛藟之美風人樛木之
多惠下斯其爲德不尤曠歟比部公游轍既勸抗章陳
乞言同挽鹿之歸庶亢冥鴻之適雅志甫遂中道遽騤

二孤襁褓諸艱輻輳胼胝罄於將雛綢繆殫於爲牖逮
歸宅兆猥届玄冬河廣氷堅徒跣號涕行道悲慟誠孝
是歸先是忠材始舉母趙溘亾美疢纒綿數瀕危殆劬
勞鞠育槖饘難書恕材晬而病疹勢且弗捄母周束手
謂計無之調護營拯彌竭心力衣不解者閱四旬帶損
圍者幾盈只鳲鳩之愛詎足爲儗乃其督誨義不掩慈
指陳堂搆之遺昭示步趨之軌斷機似隣於激啖豕必
坊其微母而兼父教自身出至若櫛束梱政儼若朝典
緝諧姻黨備極恩施疏戚靡或間言儀法推爲宗則故

已道成睢肅聲振州閭矣若其卓犖大節尤多度越等
夷早歲燕中有豪弁以重寶異珍介比部公爲關說弗
獲乃宛轉以請引義堅拒倉卒片言之慷慨亡異四知
之暮夜比部公方受經淮邸島夷發難孤城遙崩羣心
震駴宜人指麾臧獲大發令辟言加崇蕩蕩喻漆狂
冦蟻至導者鼠殘耄倪纍萬安堵自如夫人紀名差堪
媲美故賀文學南陵貧有隱操比部公心儀其人割貲
疏壤併墓五喪既而兒禍重併封樹無所宜人復斥傷
士式成先志故姚郡丞某式微暴露淹歷銜星厚卹就

褰口不言德邑子翁耀詿誤大辟縲絏垂斃力爲賑賚
竟獲浣雪彼覩平反而色喜掩遺骼於當道輝映往牒
曷足尚兹邑困踐更人多毀産二孤失恃勢同累卵宜
人晝策㑹聞於憲大夫馮公景隆獲申世宥之典爰者
給復之令爲畮千有六百宜人僅受其半引勞從巳推
利同人斯皆似儻豪杰之偉致亮非㩳擬庸瑣所敢望
出自褘翟不殊異歟二孤以宜人敎並擅家稱恂恂等
萬石之風英英標二難之目乃以脫頴後時含飴亡日
結轖侘傺遘疾長往誠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巳者矣

含斂之日九宗聚哭百室驚弔忠材夌韓竟以哀慕繼
殞彝德之感洵非虛語二孤痛罔極之莫酬思聖善之
湮落爰命不穀摛詞墓道睠維纍葉之懿親重嘉二孤
之篤孝於是刪略纖微擴述宏鉅於乎彼有都鼎鉉而
朿娟嫉之醜寄肺附而包貳參之慝聞斯風也能亾愧
乎竊論著其事匪僅詔芳烈於馬鬣抑將播清徽於彤
管云爾

誄

錢母陸令人誄 有序

葢聞婦德之媺匪誄弗顯然而流覽遺籍不少槩見將
無閨閫幽邃無庸外著邪乃若齊夔敢韡人靡間言幹
蠱持傾坐銷危撼究使堂構奠於四維燕翼佐而式廓
尋常內則奚以侈焉不佞竊有感於錢母陸令人巳令
人故孝廉淵父先生與映之繼配而太常卿薇之冢婦
也大父曰光祿卿淞父曰大司空杰從父兄曰大冢宰
謚莊簡光祖竝當世名臣令人生十七而歸孝廉再離
巨舋拮据內政太常之產日益拓舉四丈夫子二十有
四年而卒又二十有四年而孝廉捐館舍乃祔壟於荊

山之陽又十餘年而其季子陞痛聖善之弗彰悲芳懿
之永墜授簡不佞屬爲叅德之辭不佞外王父永州公
故於太常爲從兄弟先方伯少嘗受業太常介弟甄寔
與陞稱友壻而𢚩息鏗復受室於孝廉之仲子垚惟是
令人母儀壼範諸所與聞於夙昔者不啻晰矣誼不能
以不文辭乃按陞所疏遺事更叅以所習聞而爲之誄
其辭曰
於皇宣公維唐國楨令緒亶啓百世彌榮顯允光祿庚
熾而閎剡大司空玄珪是命乃誕邦媛寔士其行冢宰

東賢曰惟予慶嬪斯令門乃室大競無遂其儀靡忒其
政夫人嗣興兮冶云承訖是高明鬼瞰而惛爲牙爲角
雀鼠憑陵亦有莠言批根引繩匪無大明胡然瞌只匪
無隆棟胡然撓只訖禦其務訖枝其桎兮力既痡兮心
亦燬入則蠅鷄出則㯮橦脩鬘可截雜珮可捐定者其
人勝者其天曾是綦縞造物攺權匪健則持惟德用舒
婉婉令範若緒若餘稱圖遜則敫詩媲譽詵詵嫺黨其
或間兮休問四溢令圖式奠猗與太常兮光兮先義則
可市貽則可燕牖約是逐豈伊婉嫿羣彀競爽後來彌

秀鱗佩甫將機絲在佑靈護萎霜總帷凝霧白日遽淪
玄夜永幘鴻眉失案岳鬒成絲豈無華屋丘陵是私璧
摧卭岫珠隕脩泜荊山之麓龍輴駢馳星琯裵移嶽音
未斁大貝翡翠芳苹可緝靡匱者思靡朽者澤素旃播
芬彤管有奕

馮母查孝貞誄 有序

夫息紛銷爨材諝之令猷砥節殉知介烈之殊操彼有
雍容儒服惆悵風雲著筴時薷誦稱名義若將運六奇
於蟣的等九死於鴻毛乃或丁震撼而神迷先靡波而
致𩒺洵匪乏也曷足多乎矧帷壼之柔脆女德之闇懦
可易言與乃今得之馮母查孝貞焉孝貞故太學伯禮
讓伯之嬪太僕卿敏功之冢婦而今文學洪業之母也
父曰盧江郡丞志文大父曰京兆尹秉彝梱儀內則有
自來已既儷太學未幾而太僕公捐館舍梱以外內非
以事矣孝貞格精誠於禮修之戴竭綢繆於藁砧之闕
贊勝畫於金矢之讞靖漂搖於風雨之辰功在馮氏厥
惟偉哉已太學困京兆試羈旅十年旋歸孤櫬孝貞傷
雅志之未竟痛齊眉之罔及號擗籲天誓以死殉疾至

弗藥火至弗辟洪業若婦饎至弗御於是學士大夫相
與悲而謚之以比於魯孝義楚貞姜之義語具雲杜李
使君本寧虎林吳孝廉伯霖誌若傳中余惟機迎刃解
之略節或苦於艱貞漆身抉面之勇功或縮於底定然
皆流映前史震耀來茲矧一孱女子算衡於錯節而志
矢於靡移乎乃謚者略弗及將以詒人無遂無儀之旨
哉余詒與太學有都試雅洪業屬使爲誄抑使君故余
所北面嚴事而孝廉又所善畏友也其言信而有徵乃
按而著其事於戲彤管鑴芬既昭垂於青簡素旃紊德

更亶責於玄途其辭曰
有孌淑媛毓自高門子推宋系姜自齊尊四星聯耀七德騈源公宮禀範師氏授言芳華蚤茂徽令夙敦條枚既伐琴瑟是友嶽嶽尊章寔艱其後箴盥維虔饋饔靡苟眞精寔通乃曰予婦易嚴而慈不啻其口皇矣令緒胡式而徵疇則爲政而不可支孰良於弓而箕匪宜孰良於冶而裘匪麗星輝旦遲蜩響難規雜佩旣捐羔雁旋飾何用問遺爾寧爾室爾骨斯敖爾慢斯㾓筐篚載途罔弗予暱德則主君遑察其質孰是險徤軸摧金鑠

二五耦奸百千坐略餤餤洪鑪霏霰在爚耽耽虣威委肉在攫孀將立盡亢乃或卻反危而敉用彊於務踐更歲輸隸執金吾咆哮於宮橫相抑揄既紲我獲復職我豸豈亡三尺恣睢大都片言睨奪虵窟獸遁厥有弗令東刃潛入微辭未通神色先挹陰謀飈發蕭蓄靡及豈伊泰鑑炳玆烜熠豈伊吳鉤方玆銛急家百其隸隸百其心競窺其隙肅肆其祲覯若觀火纖坊曠臨桀者氣索譎者智禁奔湊勠力罔或弗任侮則予禦孽則予摧亶斯堂搆幾蹶而釐匪自其督維徤乃持曾是荼苦而憂惄而而若罔聞而問驅馳游敖既脂闢繻既擲荊山之璞載奏載石家宴翳旅蕭條燕陌囊金屢空裘貂狼藉尺疏且傳粟饘夕驛若響傳聲爲云其客疇則同室彼其如玉人亦有言裳黃衣綠傳保色動戒勿予告予職蘋蘩裯衾奚屬夫人則遐駒汗而血遺編在篋遺訓在刈機絲可刑華鬒可截儁聲鬱起疇命之喆既華其枝胡萎其本淸霜晝凝絳河隉偃昔我往矣游龍駕輗今我來思素旐懸幰逝將從君莫予其晚轂則已矣重泉可迓美疢是侵爲若相藉刀圭洵靈誰適爲假言念

逝者以寧遄化祝融弗弔爰播之殃岡原可燎軀曷爲骨維彼漸臺水與偕以莫惕匪死而樂未央豈無華屋丘山是求豈無皎日長夜是謀夙昔廬江恭承風烈奚獨蘭芝顓此姱節彼迫而殉此暇而修遵或小異志靡弗訓人孰無死疇獲其處晨露並晞秋芟悴偶落落須眉巖巖位譽一朝澨盡名先骨朽懿玆女士匪亶自天詎曰溝瀆小諒惟賢猗歟彤管煒煒如椽紀斯芬令是爲大年

陳烈婦誄有序

陳烈婦者姓錢氏太學生祖臯之嬪而太常少卿與郊之冢婦也父曰太學生日昌大父曰儀部郎萱王大父曰臨江守琦世有令德以閑壼儀萬曆旃蒙大荒落之冬烈婦有毋氏戚既從太學往哭其家而里俗女子嫁而喪其親者三之日必推門而酹椒漿焉於是其家監羞蘋藻而來未中道而滿將軍之事起既發難太學行對簿筆楚交下幾無完膚議且當大辟而少子怖且死矣烈婦痛以毋故非辜而遘大戾旦夕搏額籲號於天弗應居二年不勝憤竟雉經以死死三年而太常亦捐

館於是陳氏覆破且盡太學之冤狀寖亦就白而烈婦不及見矣葢儀部之仲兄永州公芹爲余外王父烈婦故余中表鴈行也竊悲而爲之誄誄曰

矯矯臨江鳳臯鴻鶱郤林擢秀楚甸烹鮮鋒摧涿野馭輟穆天剖符南服仁問載宣中山啓俟神武留冠膏屯涸雨望蜿星躔枕高金粟書瘁泰嶽令圖犖闢以裕後賢儀部嗣興洵嫰且都駒乘六種羽芭九雛香合紫禁議抗青蒲如彼銛鍔太剛則殊如彼尺璧太皎則汚閰闒嶺嶠魍魅爲徒秩則旣鑴道弗與俱褫生賦鵩光駛隙駒洋洋積慶亶其庥而寘寘與善殆其昧而蒲藪遡淵九津則委閬丘聳峻五岑則岬匪流無派匪峙無岐疇開之先疇毓之禔不於其雄篤此令姬柔嘉其德淑眘其儀春椒頌矢絮柳辭賡清心映玉粹質含瓊高門作嬪有嚶其鳴如珀儷璘緊芷和蘅肅雝饋膳潔精粢盛鳴雞瞰警斷緯閑萌無非無儀嶶音四領孰是賢媛匪家之楨天降凶毒奄忽靈蘐言從夫子亟唁而奔女視含歛倩慰鼓盆厥有臧獲言鷹蘋蘩輕册遄進遘此奇冤疇則發難而相引援鑠金摧軸萋言寔繁洪河陸

瀉羲曜晝昏嗚呼哀哉既傾我巢爰及我子彼孺何慝而怖以死寘寘長夜沈沈請室臼簡糾纆形塒膂珥粤昔炎炎層霄若咫一朝摧折瞬同溦屣搶地號天誰則爲理矧伊匹婦渠能直只嗚呼哀哉爲齊杞哭爲懟而辜爲漢縈章爲激而虞嚴霜夏零長虹晝驅肯誠有之令曷虛無若華中天寧爥糞汚條風响物寧噓萎枯孼匪繇已孰適與謀室之高明鬼或揶揄嗚呼哀哉逝將從君圜犴重闡逝將遲君金雞杳聞非無尊章曰有令昆非無愛子曰有世親昭昭永謝重泉是淪無寧餘息

覩茲邅屯爾生則殞爾恨奚伸豈伊溝瀆諒止厥身嗚呼哀哉曾是清世棘林夜聲嘉石在庭罔或弗平浮雲終散乃見陽明許械自解韓灰更爇璧則猶故珠寧再瑩亭亭玉樹競爽其英有涯者生無涯者名人誰無死死則寧馨嗚呼哀哉

仲兄敬止先生誄 有序

萬曆屠維單閼夏五月朔之二日仲兄敬止先生卒春秋二十有六於時猶子祖錫生甫踰朞嗣是三更屠維而歲在作噩祖錫悼容徽之罔逮愴景懿之莫追顧謂

不穀幸及周旋庶繹梗概差爲誄述余惟幼不誄長古之訓也悲夫耆舊凋殘見聞湮沒非有綴緝曷詔來茲不揆固陋乃越斯義人琴偕往在原之痛奚追華鄂久萎因心之感隃戚思往悲來情深文澀其辭曰

顯允皇祖緊天生德嵩丘降靈洪河浣質鴻矯遐標春融懿則秉鐸南邁令儀靡忒抑抑徵君實熾且昌身偕跡隱道際時光卬閣徹戺指囷存傾爲墉基厚爲浸源長肆我繕部乃篤其生辰膺五百牘奏三千鮮京巖邑香含厦旃亡燬弗集亡造弗殫駿馭未涯羲輪乍淵烈考嗣興有嫕始服胥綀辭硎虹球吐璞莫若垂雲羽猗漸陸草覗春宵芳滋冬燠釜可魚游藪窮虎累任惟靜均清匪質獨督司洪繩牧惟虞伯炎徼嶺丑荒裔濮白彭蠡浮天洞庭張樂亥步半周禹跡中畫載馳載驅簡書是迫令問曷奕崇丘溢壑爰始牽絲熊占嗣祥荀星重朗韋珠競芒蘭心芬馥玉質菁英幾先綺歲穎脫觿朋銜象辨慧詰鼠平亭枕囷鴻寶帳閟青緗芳辰柳綴承夜螢囊羽陵孫異羣玉幾荒儁聲鵲起才譽雲翔肅肅東抒詵詵總明繽如者佩嚶如者鳴亦既塵絕亦既

坐驚如彼夜光連十五城如彼逸駕歷三萬程荊珍再刖題以石名晉阪卻步鹽車是征二豎跋扈三尸肆毒辨謝枚濤占移秦嚼九原遄歸百身奚贖華顛龍鍾黃口彳亍伊誰無死是惟太酷商河涕零扎嬴號數嗚呼哀哉厥有裏言易簀伊兕粵在丱角飄戲棊纍微塵肇纍山嶽渠移狐沙璥趾虵景湛匝謂天降凶疇階之厲謂命靡續疇速之釁胡香複道游魄難邀漢醖後乘積怨寧銷嗚呼哀哉樞論巨海電燿長空一朝永謝終古亡從人生樂事更僕未窮矧茲吳俗夙號華雄場推年

少俠借名來游鏖血汗長劒星回天低韋曲柳暗章臺
鳳簫梅落羯鼓花催慱爭梟扼琴響鴻歸惟君寂莫形
影徘徊有門羅雀有坐封苔嗚呼哀哉姱容南國豔冶
東鄰浣紗石上解珮江津肌含薌澤態薄雲煙亦有彼
狡雙飛紫宮泰衣自卷漢爽潛分過誇璧合陋等葭連
溫柔欲老白雲漸寒孰是蹇修蕭條下陳嗚呼哀哉輕
紈凝霧纖縠揚風八蠶異產六銖擅工君安布素服美
非哀易牙調鼎支離奏刀饕夫涎湧下客腕勞君耽藜
藿視若餔糟豆狎三九壺耻十千蒲萄絕域蘭生上尊

徒聞解酲何事中賢嗚呼哀哉先民有言惟孝竭力毓
德以儉事天以嗇君獨寶之無競爾職取精則豐用物
則抑棐几陳篋丹鐙持籌士行遠略竹屑木頭少伯創
霸蒔藥種魚迂筴曲算因或弗雠匪曰潾身惟仁義附
追將用之奄忽朝露曾未幾何仲產日挫政由人息寧
此阿堵嗚呼哀哉遺編在櫝靈兆氤氲宜德在世穹昊
升聞芝榮庭砌鼓聚瑯琊玄風式邕素業方姱謂君未
央豈伊斯夕謂君未朽豈伊六尺嗚呼哀哉

研寶齋遺藁卷之五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六

海鹽劉世教少彛著

行狀

先方伯府君行狀

府君姓劉氏諱玠字元白別號熈臺山人其先汴梁陳
留縣浚儀鄉人原夫犀嫣膺運滎光浮河雒之虛赤德
亶靈雲氣成蛟龍之象五瑞茅分豢龍神明之胄二都
枝析刑馬山河之封淵源緜邈有自來矣九世祖諱恂
粵在勝國起家明經筮仕江浙省嘉興路海鹽州儒學

學正三蒼五素茹秀含英絳帳高縣不奏扶風之伎子
衿雜遝幾成華陰之市於時大盜蝟興中原尨解王仲
宣留滯荊州長悲非土梁伯鸞棲遲吳會每悼遐征屬
當解組之年爰定考槃之卜　皇朝鼎華郡邑釐稱遂
為縣之澉溼里人五世祖諱鳳以子泰貴贈文林郎河
南道監察御史道光巖壑德潤珪璋王彥方之邑里恥
聞其過陳仲弓之風采辱甚於刑　聖明初造守在四
夷爰有海島之戍曰沈家門者地逼蛟宮波聯鯨沫瓜
期未及薤露先歌力叩　九閽卒從內徙西河之折衝

干木畏壘之尸祝庚桑以今方昔殆兼之矣高祖諱顯亦以子瑋貴贈監察御史其階同其道曰廣西家留亏冶代襲縑緗資孝教忠前休式廓曾祖諱璠黼藻人倫纓紳天爵玄心冲寂自息漢陰之機素履幽貞恥勸淄川之駕家推第五國號無雙祖諱洐封文林郎直隸廣平府威縣知縣胷藏鱗甲穿吐雲霞傳物則三篋五車彊識則千門萬戶連城在璞楚玉陳而見刖黑貂既敝秦書奏而未收大雲五色象緯著賢人之氣神著六位天山開甡遁之爻考諱术注日月之休光緼星辰之靈

氣材逾東箭質映南金屬嘉靖　龍飛之歲當賢良鳳舉之辰明年以進士授直隸廣平府威縣知縣燕南趙北夙號名區　武皇未禩盜弄潢池兵燹洊離彫殘太甚公獨沃之膏潤等之孺亦澤侔春露潔媲冬冰范萊蕪之清德釜可遊魚魯中牟之惠政化孚馴雉六年而以母喪歸歸且闋歲而擢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蓋異也雖骨未支鸞姿先萎歸裝之橐中金二鎰易簣之日脫粟半庾傷哉貧也死乃知之感之人特祠祀公其旁邑內黃以公清畝功亦祠祀焉玟之淩儀圖像非謂生前桐鄉奉嘗未聞域外樂只之感遂至於斯語具故大司冦鄭端簡公曉誌中母太安人鄭爲端簡公女兄生而有文在手卜而有鳳于飛性蔼蘭芬操齊霜潔鳴雞致儆斷緯閑規府君德本天生神維嶽降聞詩聞禮肯構肯堂西蜀談玄發窺造化東郊辨日寘莽璣衡肆遘閔凶自知摧毀悲下庭禽淚枯墓樹取遺書而鑿柱求故劍以開松江左青稍偕龍泉而遞授中壘藜杖映鴻寶以俱傳白賁黃中經緯六典之德龍潛豹隱醞釀七善之宗崑崙山上玉樹亭亭蓬萊島中瓊枝皎皎留

連摯說惆悵風雲十九補博士弟子小學在公宮之南槐市列常倉之北春于秋羽六甲五星先世故贅錢氏因冐其姓侵尋三世迄未能改至是府君始歸於劉不煩推律自識因生之初非由指樹遂還受封之始豈若少伯辭越第稱朱公范雎相秦尚言張祿又二年癸卯舉浙江鄉試周則三物四術用賓于王漢則孝廉方正借計於吏賈誼乃洛陽少年郤詵是桂林一枝甲辰丁未凡再上春官再報罷於是漁獵百氏羅綱千秋靈丘羣玉之藏晨露卿雲之簡金櫝珠琁之閟芝花蘭葉之

圖莫不枕藉忘疲沉酣靡厭雕龍麗藻軼二馬之塵非
馬雄辭折五鹿之角庚戌舉會試第七人尋對　廷問
賜同進士出身元光之射策百人公孫遂當上第北
闕之獻書九事主父獨嫌晚合臺上黃金本購渥洼之
龍種宮中碣石自藏稷下之騶生明年授江西撫州府
金谿縣知縣言子游文學之英牛刀東魯蔣公琰社稷
之器墨綬廣都楚俗剽輕山國磽瘠賦既給於繭絲民
重困於鴻羽府君甫至屬當更定圖版於是撥其伏匿
衡其軒輊以畝制稅以稅制繇銅山金穴之家踐更罔

貸繩樞甕牖之室庸調無侵張弓之弊既弛則壤之規
遂定一時翕然頌稱神明至謂　本朝僅所創覯爾乃
滌滌秋荼增輝冬日絃緩絃絙撫鳴琴而在宥星出星
入冒歛桊之爲勞孰是民天曠茲王土杏花蒿葉正刀
耕火耨之期青旆朱紘有佩犢帶牛之令言尋筐籠甫
聽春鶬爰問機杼載聆秋蟋無衣綴詠於豳風多黍薦
歌於高廩憩甘棠之陰哀申孚獨披大雅之本氣奪豪
彊民知約法遂損獄吏之尊國有縣象詎詫死灰之復
苔生犴戶蘙謝囹圄眷言膠序寧後稷鈕修曲阜之堂

鍾離之玉璧凡七繕成都之象文翁之石室有二用能
笙簧羣籍瑚璉俊民傾心驥骨弘奬風流設衢樽以待
的卯大呂而時鳴泗水微言曠千年而復振尼山絕學
閟百世而重新青莪自茂於中沚黃金忽賤於載籲風
徽既彰雅俗丕變壬子乙卯再共事棘闈虞權既設銖
兩亡欺泰鑑在縣妍媸畢獻布鋏網於滄溟珊瑚七尺
采照乘於漢水明珠四寸上臣以人斯之謂矣屬以同
舍祝融肆眚借援名高陰規自解府君夷然竟弗置辨
災異江陵劉昆無反風之力謗同投杼曾參有殺人之

疑償不疑之金終知非竊解卓茂之驂旋且言歸又以
分宜盜秉政由賄成介在國中竿牘長絕迨乎肆覲行
摯闕然東阿之政自嘉奈貨賄之不至西門之績既奏
無左右之先容居五年而其治大成化洽中孚俗惟大
畜鳳集次榆之境虎渡全椒之河在昔魏氏質咸再世
以清操勵節漢家蘊靜奕葉以豈弟宜民比德連類寔
難顓美以分宜故僅擢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中
都試宰曾定公召爲司空野王甫令漢世祖徵應玄武
郎位一十六星列在太微之垣郎官三十六人分職諸

冑之務鳲鳩肇紀於少昊朕虞咨命於重華澤事山事
典司在馬明年丙辰有儀真之役南浮天塹不占紫氣
之青牛北望清都爰命黃頭之鳴䲹舳艫千里太倉之
委地陳陳京坻萬箱軍國之所天穰穰非蕭相國之漢
中豈鄭司農之渭曲雲帆風引是屬司存一年而攝寶
源局師尚父亢九府圜法秦皇帝翙三等幣制若耶涸
而出銅歐冶鍛而欲躍鮫文龍撰非子毋青鳧之衙赤
仄紫紺有驄騮翠靏之禎切山丕馬王武子編而成埒
洛陽貫酒阮宣子挂之杖頭尋入奏元旦表律中太簇

斗正攝提上日履端之始令儀元會之朝九重閶闔方
臨陽德之軒百有具僚齊獻萬年之壽魚龍之戲蔓延
庭中白獸之樽典刑殿上容止淹華手儀都雅輝光令
典實頼茲行已報三年績工部公進階承德郎太安人
亦進令封愴風樹之難追縱列鼎其何及眷庭蔿之方
茂宰舞綵[illegible]耀交并先是以擢南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未上[illegible]武庫郎中周官有司
甲之職魏代有庫部之郎典是五兵以襄九伐裴頠中
藏之富夙稱民秀顧琛占對之巧無忝國華迴翔三署

璇朔六更胡伯始天下中庸兩曹並護王文度江東獨
步一世共推幸曉禁之含香猶遑侍膳訝春風之起艸
幾等積薪於時妖纏氛祲盜聚萑蒲封豕修虵從衡爲
厲嶙頭銕額飈忽行菑星野當斗牛之分地形介甌粵
之間戎馬生郊介胄蟣虱拊髀良牧寔難其人府君昔
在分符深留風愛辛酉遂擢撫州府知府纍纍金龜本
文邵龔黃之彥煌煌銅虎兼擐嵩楨素之司膏澤尚新
爐祇席創痍靜解棼絲防先保障陋會計之十年甫能

生聚甚黽蒙之三敗立振彫罷幅幀六邑僅有三城百
堵聿興五雉遄作于旄在浚不聞于髫之頌完聚於京
自甘鞅掌之勞異秦時之紫土蕩蕩非漆類宋世之黃
金言若綺齊都則不夜紀名荊州則却月爲號王公
設險是曰金湯若崇仁樂安宜黃並次第落成而崇仁
獨爲二勞亦倍之於是白狼青犢之群黑山綠林之衆
遙懾先聲旋皆遠遁故太宰胡莊肅公松方以中丞節
治軍豫章巖巖具瞻嶽嶽鮮可丞謂羣吏幕府仰成是
在撫守列郡稟度覲若大府焉郡故有千金堰隄防汝

水沃壤是資姦宄牟漁駸以潰裂勞來版築厲禁繼申
鑿離碓之水或闢蒼牛塞宣房之衡須沈白馬何敝修
鮦陽之浦膏腴極地鄧晨復鴻郄之陂倉庚充都願言
黃鵠受命玄夷伊誰之功白渠鄭國若乃仁風在建甘
雨隨車漁陽之麥兩岐蜀都之穤五袴禾與紀邑穀孰
名鄉毀戟鑄戈人修淹稷之教休牛散馬戸成鄒魯之
風王右軍之在永和但攻藻翰謝內史之當元嘉惟解
登臨以前禦寇功　詔賚白金文綺常山化鵲光擢六
齊之精雕浦翔鸞文煥七襄之色擲地賦聲亮比德而

亡媿濯江絢色洵美制之初成論青州之績茂是民庸
賞東郡之功乃申彝典甲子擢福建按察司副使整飭
福州兵備徵書甫及攀挽載塗已而建祠生祀曰大功
馬南陽守之俎豆無閒先世汝陰令之薦嘗詎見後賢
未有世編良吏之篇代授字人之術廟貌相望江南河
北謳謡贖世五馬雙鳧求斯等倫殆其罕媲屬以閩道
轄遼太安人春秋寖高板輿既縣脂轄屢輟捧檄躊躇
迫於敎辟南浮巨海出沒鮫人北帶群山苞藏險阻軒
輶立四監以治萬國元封班六條以察諸州糾繩吏弊

鷹鸇有鸞鳳之祥數萬軍實干戈即禮樂之用其秋入
賀　萬壽樞星電繞神授綠圖之符華渚虹流天啓朱
宣之瑞猗蘭殿中龍盤棟裏平林澤畔鳥覆氷間竹宮
桂觀方祠太一之神鄜畤甘泉重薦神君之祀雍容
闕下式覲其光尋疏請終養大相徐文貞公持之曰閩
粵聯壤粵方見告閩乃以私請邪陳令伯之情已知天
遠清僧孺之道乃見悲來南交之希㺚品北門之鑰擇
木事有暌違情同一致陟岵有懷憂斯甚矣既而太白
經天蚩尤映野海島卉服之夷淵藪逋逃之寇句連驅

引寔繁有徒逍遙羽扇自驅鵞鸛之師狎習波濤即有
樓船之戰指示發蹤釆薇之章頻奏論功獻凱大樹之
下偏宜故左司馬汪公道昆夙負時名審於衡鑑時方
填閫喟然顧曰人知公循吏亦知公能臣我獨知公名
士爾丙寅擢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嶺西道塗隣
北戸地接南冥五嶺三川天假弄兵之窟冗珠泉貝水
地留誨盜之根荄其時羅旁綠水諸酋方桀敖弗率而
巨寇曾一本復跳梁其間赤羽宵馳青烽晝起無煩聚
米自識軍容不俟披圖先知形勢魚麗之陣橫壓蚍鳴

之同烏號之弓直貫猿飛之嶺戣大砮之犇鯨殲窮林之巨蟒馬伏波之戡亂摽柱銘勛路衛尉之受降賜印撫納越裳使者候海水而來王雕題異民占東風而請吏瑰琦紛至糞土亡殊素心久定試歃貪泉之水歸冊自輕寧載鬱林之石是年爲隆慶丁卯擢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羅施絶徼越巂裔區禹貢稀服之所不賓周禮職方之所不載蒟醬邛枝自成風俗髦牛筰馬別有方輿先朝蕩滌乾坤混同文軌易動難安夷漢法雜陳其紀綱吏修飲醇之政條其憲令民安含哺之常非河東

之股肱自宜卧治豈西域之戊巳偏事羈縻會以水西數梗議圖大舉府君獨力持不可櫜弓戢矢縣官無徵發之勞鑿井耕田閭左釋輸將之苦平津侯之議罷故自眞忠張博望之鑿空非無傳會佳兵不祥善伐不陣斯之謂矣庚午擢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陶唐則四嶽疇咨成周則二伯分陝三江彭蠡據吳越之上游九派匡廬控交廣之要害地雄南楚望極中朝是歲屬當舉士府君至而左使巳闒揔吏牘壅滯積若丘山尚書滿百則白陳驚座一日盡決留務紛沓取裁劉南昌四應無窮咸陽照膽之銅差當其　湛盧吹毛之鍔或孫其鋒壽以計吏評隲在僚登簡慈祥擊汰穢濁龍章鳳質卽負俗而必推狼戾梟獍縱巧宦而見斥德操雅推水鏡巨源是謂知人左壽上計始自爲政局故徵擅昔多染指方輸錯至但持出納之衡壞賦駢繁第按往來之籍處脂膏而不潤在昔稱難當暮夜而亡慙於今爲烈明年辛未大計已竣而撫人有在事者故有所干請不遂餙詞見誣議從左遷貝錦萋菲直宜投之有北明珠薏苡何事狀之在南黜柳下之官乃知直道發中山

之篋誣見成功翟廷尉猶堪羅雀賈太傅寧嫌賦鵩軺車遄發藏吏請私可八千餘金府君笑斥之曰而謂乃公以罷官故溷此阿堵邪爲籍而白諸臺焉關西太尉直推故吏之金安定都尉高揖豪帥之馬前史侈爲美談在我若爲細行大司馬譚襄敏公綸故亦撫人獨爲不平少宰長沙李公棠雅無生平而白之大相高公曰曾是卓異而橫議[illegible]高公唯唯時高綰銓綬而署疏首者乃其門下士也寬饒下議諫大夫特頌其冤劉輔見收左將軍深明其枉汙非阿好正足格讒事卽就寢而

清議蓋有在矣避言息駕欣奉慈闈愉色承顏寵歡悅
膝凍浦未開驚鱗自躍輕帷乍啓異爵羣飛悵疇昔之
載驅晨昏長曠幸浮言之爲德定省親承一日之養三
公詎易其明年太安人以天年終易戚交致柴棘加等
王戎死孝幾來滅性之譏閔損免喪尚餘廢琴之痛兎
繞墓而自馴獸侵松而輒死昔稱達孝斯其庶乎六年
而爲萬曆丙子起家湖廣右叅政分守上荆南道兼飭
岳州九永兵備天聯軫翼地接荆衡巫峽使君之灘若
浮天汁洞庭夫人之岫宛在水中攷其風習是危冠竦

劍之民按其輿圖有盤瓠且蘭之種來旬來宣江漢詠
安舒之化刈蔞刈楚周南歌禮讓之風却洞浦之犀不
克甲庫罷長沙之銕未置兵欄重以二水懐襄三農告
悴涔陽極浦空憶眠鷗湘沅中洲浪言采芷孫敖作相
特剏芍陂之濠劉壽在鄉亦有龜塘之役恭惟故實是
有前規皋鍾决渠爲雲爲雨瀕江諸邑相率子來矣時
江陵權䝉方熾適在部中妄意久廢不能無望府君遠
自引辟無所親踈徐景山清貞自信寧附季珪崔幽州
介特性生不逦季重立身有本辛佐治之雅懷私謁不
行羊叔子之勁節明年復擢貴州按察使穎川歸郡風
政愈醇征南還鎮解澤更著守畫一之條載爰清静申
約三之法是用安和時水西二酋曰智曰亨阻兵搆怨
久弗就訊宣布　威德乃從吏議陽和布氣鷹隼革其
兇質桑椹既食鴟鴞懐我好音班仲升之護西域獨得
遠人之和祭次卿之守遼東終致偏何之効以黔介在
諸夷犬牙相錯不成一旅震壘何資乃與督府大司空
何公起鳴建議大蒐卒乘宣啓威聲霜戈雪戟始開八
陣之形龍盾犀渠特創七來之律永元之鎮車師留戍

者凡五十五人元康之屯金城暫遣者且二萬騎先聲既
張狂謀遂息妖人金雲峰者借讖緯之謬悠詭探赤伏
駕禨祥之恍惚託指黄星結納亡命幾倖非望潛遣其
黨數十百人分說諸蠻夷酋長簧鼓發難已而事覺府
君咨筴於何公曰是不可深詰也誅鉅鹿之渠魁逆折
黄巾之難剸琅邪之戎首豫銷赤眉之妖反側因之自
安玉石賴以俱免栫棟葉榆板楯之域亭塞不驚六夷
七羌九氏之境闗候寢柝邊陲晏然金甌無闕功在
宗社厥惟偉矣於是何公疏以自代而楚乃有趙御史

之疏時江陵以塟父歸方慊府君彊項而故僚某公復
相媒孽銓曹重違江陵乃議以年致仕蓋是時甫五十
六耳議上之二日而何公疏至東都門外再見疏公之
祖帳好時邑中重驪陸賈之安車三徑未荒歸來可賦
五湖非遠即泛扁舟富貴在天卜子夏幾聖之訓通塞
有命潘安仁閱世之言旋以伯兄世埏奉職使曹　徽
號覃恩進階通議大夫時已塵垢夔龍糠粃名器　褒
榮之侈曠若浮雲粤自牽絲迨乎縣轂一爲令若守三
爲郎署六爲監司中外凡十一政後先幾三十年禹迹

之內荆揚梁州亥步所極東西南天夙夜在公羔羊素
絲之節勤施於國公孫赤舄之風鄭子產民之惠主痾
瘝若已諸葛亮世之奇才憂國如家先後　璽書並深
簡在　肅皇帝曰廉平節愛曰清敏恪勤　今皇帝曰
循良稱最曰廉恪馳聲特達之知兩朝無異越在疏遜
是爲希遘爾其奮跡儒素游歷戎旃借箸運籌即定帷
幄之筴輕裘緩帶坐收尊俎之奇五校七秩謀無再計
乘一破十口不言功獨以匪石在心如矢成行李元禮
風裁自持不交非類孔文舉名教是任恥附匪人以故

蚤見抑於賄宰僅從常調晚遘虐於伎相卒就卷懷壯
志莫鑄盛年長擲蓋　人主亦若深惜之曰位未滿德
士望所推槪可知矣天性篤孝每以工部公蚤世罔極
莫追雖身躋八命而榮靳一階指方寸以言哀痛百身
其奚贖冠伯禮頎嶦几杖哽塞不禁蕭子和諮詢省榻
愴慕無已伯父既歿遺孤方稚推甘保任殆過所生引
季良以申規指張甲之非怨伯魚十起距足云慈王基
分衣不堪等愛上世贅錢雲仍彫謝爰就松楸劵疏腴
壤世受其宗俾共嘗禴況非晏相僅陳克豆之豚窮異

薛包自薦力耕之食若敖未餒寧曰非歆乃其根柢五
常系綜百行旃檀片片皆香琪樹枝枝是玉屈指僾象
差得其九曰介而能容曰儉而能施曰質而用禮曰愼
而用斷曰峻不絕物曰潔不夌俗曰嚴而不苛曰仁而
不弛曰毅而有雅量謖謖松下之風矯矯雲中之鶴璞
玉渾金波澄千頃還符解印霜凜三秋道不在器託桑
栝以明志義無可解指困教而何難周規折矩伯玉宵
行之節山凝嶽峙太初倚柱之度野外則被裘相狎輿
中則數馬纔知登招搖之巇花四照於迷轂探震澤之

宮光九發於驪珠閉門掃軌長林據梧張仲蔚之徑但有蓬蒿陶元亮之門僅栽楊柳朗月映琴清商入奏和風窺戶空谷成吟孝伯生平居無長物武侯自信藏無餘貲門庭蕭寂依然寒素既而鴻漸之羽爲儀一世鳴鶴之響聲徹九皋霞舉雲停麗天爲瑞丹淵赤野遇物成珍貴非耤弁𥦗壽不繫期頤弘農名德楊氏之有聲八世濟南經術伏生之逅傳九葉遡源則虞淵之洛日比肩華蓋之中天顏冉擅三千之最樊閔距九曾之顛猶之鱗羽之望麟鳳流峙之宗河嶽曾是秉夷能無仰止俄　夜壑移舟春楹蓂莢紅芝未遇絳雪難求山頹泰山之峯梁隕靈光之宇士喪宗工邦虞殄瘁於乎痛哉生嘉靖癸未二月七日卒萬曆乙巳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三配爲吾母淑人錢父永州公諱芹大父臨江公諱琦並以進士官二千石四教蒞莊三星菜令少賡風柳長頌春椒脊舉平陵之案虔羞西國之蘩以府君南工部績封安人以伯兄南刑部　覃恩從府君階進今封先府君十有六年卒擬以今年丁未十二月十五日奉府君柩壟於珠浦新阡首陽山南杜預自

表之宮洛陽城東滕公天授之室豐城闕劍氣燭璇霄德水沈鐘聲振瓊昊世教不孝夙受玄成之經深慚季方之訓音徽猶在幽明異塗忍死銜哀僅摭餘緒恨見聞之遲晚敢阿私而失實伏惟　立言明公憫而賜之華袞庶幾林泉左右永留金版之銘軒車往來或挂延陵之劍子姓婚娶別疏如左

研寶齋　彙卷之六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七

海鹽劉世教少彝著

序

合刻分體李杜全集序

自三百篇後學士大夫稱詩之盛前亡踰漢而後宜莫唐若開元天寶間隴西襄陽二先生出遂窮詩律之能事觀於是乎止矣是二先生者其雄材命世同其横絶來祺同其坎壈弗得志又無弗同顧千載而下使人披其編 共為人若隴西不勝樂而襄陽不勝憂者何也隴西 風故蕩訣出於情之極而以辭群者也襄趍雅雅故沈鬱入於情之極而以辭怨者也趍若異而孰無弗同故無有能軒輊之者蓋自唐以後諸尚論之論始定顧隴西好稱古調其於近體若雅意所不屑之士人持其指而莫之一迫近世瑯琊長公而二先生而襄陽沾沾此技篇什最稱繁富意又若不屑古調者然隴西之於古雖之不啻逵而襄陽象貌色澤猶若未盡澌滅也者是又二先生同異之微指可解而若不可解者也於戲當漢盛時子虛之賦奏至使人主貿幸同時而慮不可得而是二先生者俛遇而俛失之終其身抑塞而弗獲少信彼中郎太中文園都尉諸人即遇合雖殊要之無一廢棄者胡二先生之湮沈甚也蓋觀漢諸君子之亾失職而知其時人亡弗盡之材觀二先生之失志而知其時材多未盡之用此固當世得失之林而二代治亂之朕也其故蓋難言之矣不佞少習其言薄有當陽之癖而不無慣其編次之淆襍時從藏書家求善本節可得每讀昔人所箋詁往往未終簡而輒棄去竊 自量開嘗區分其體裁擬盡蒐諸家訓故之稍筆削 一家言方屈首俗業困京兆者十年已困公車者又十年鉛槧要更殺青未竟客歲南邁從子鑒進而請曰先生必將箋而後行乎夫解者之不必箋而箋者之不必解也於是相與謀之梓人而二竪肆靑乃與友人姚君孟承往復叅訂乃克卒業諸所釐正頗極苦心語具凡例中家既壁立鹽河之請不以時至再踰年始獲竣事輒論著其事質諸同好夫自二先生分轡而馳而士各以其質之所近尸且祝焉有能袷享一堂之上者吾未見其人也今而後庶幾有並擷其精而上援

盛漢以直遡風雅之緒者必自茲籍始矣

吳元定印譜序

夫摹印之學至今日而最盛學士大夫亡不人人能言之蓋自顧氏之印藪始昔在嘉靖中吳文氏兄弟以博雅故旁及茲藝最爲有聲其上足曰王君幼和余不及見文氏兄弟而少時曾一再從幼和游幼和年七十老矣猶鼓刀如壯夫大都圓美攻緻若勝國趙文敏諸私印耳即文氏兄弟所流傳者率多類是夫非典刑文敏然邪自印藪出而人始知秦漢遺法於是文氏之緒息

而新安何君主臣始張甚主臣骯髒負氣其游公卿間若汪司馬王司寇諸公並禮之如重客與余邂逅建業盡發其故所手勒者幾數十帙以示余真若瑯琊邸中所覩靡非國瑶摩娑竟日不忍釋蓋摹印之觀止矣名固不虛耳其稍後主臣而著者爲蘇君爾宣爾宣亦産新安偉岸饒酒德當其神合足與主臣鴈行然其所得法不盡繇主臣或言故嘗從文博士游或言晚不及也其並爾宣而起者曰虎林陳君公獻公獻恂恂長者其所淵源實自新安而絕不繇二君出踰壯玉折遂不及與二君爭先故與余交頗久既歿而其所摹贈余者悉篋笥不忍發間聞人道摹印事未嘗不心悲公獻舌撟然而不能下也今爾宣亦且老當非復壯盛時後起之士紛如蝟毛超乘而上實難其人乃今而得之吳君元定焉元定與余同里閈少年負儁材意不屑頫首帖括而又負其磊塊欲用其奇以自見於世且令後世得覩其芳烈計惟有摹印一家可以寘蒐秦漢以降諸名家之心畫而其所效用且與法書名畫並流宇壤將千百禩而[illegible]翫閟惜無已時於是結嗜精入必欲合符昔人

乃已遂盡摹古公私璽印之嘉[redacted]者與其手勒之合者爲譜而問序於余余少時頗亦雅意此藝而故所交游若松陵周公謹長水李玄白諸君皆攻文章精鑒識赫然負重聲藝苑而癖與余同暇輒抵掌相對爲辨晰其致得一奇語輒擊節相賞公謹遂草印說一卷見者往往秘之枕中未幾公謹竟游岱玄白與余相去不三舍而歲中不過再三見於是疇昔賞心游藝之樂亦寥寥且盡乃今覩元定譜而不覺雕篆之童心潛復戚戚且因而有山陽聞遂之感圖欲窮而中寢將再發而躊躇

者此譜行不知元定於主臣諸君孰當右席要必令印
藪奪色左次矣異日者有如　天子采伏波將軍議詔
下大宗伯釐正中外印章推擇六書之士孰能舍元定
而他適哉

介眉集序

今夫人子之於親其情無所不致而不能無限於其力
藉令微天之幸進而得之於力乃其中顧介焉時若有
所未盡者何也蓋世所願致於其親者慮亡不競顯位
夸厚訾以爲非是將亡所藉以展其分彼窮海絕裔之毛

非時罕講之產考鐘列鼎之奢豢服六珈之榮爲足以
備物志稱罔極乎哉寧獨無有啜菽負米而驩然環堵
之間者邪徒獵外至之物以矜炫里巷之耳目是特其
貌焉耳已非其情之謂也即以論簡書弗命靡盬不遑
之歎夫其身在蓬累幾爲其親有之而旦傾筐篋夕算
牙籌寧復服祝哽噎問寢膳間取中裙廁牏而身自浣
濯以進乎是得之力者既其貌易而既其情難情局故
爲所事者往往多苦而弗甘弗得於力者襲其貌難而
殫其情易情殫故爲所事者亦往往甘而弗入於苦兩

者不天淵哉夫與其情不足而貌有餘也無寧貌不足
而情有餘也雖然彼皆極其身之所及而止罔未有逖
心極慮顯揭其懿徽以聲施亡窮者也乃今而得之蓋
伯昆季焉二君藉王父之餘澤有故廬以奉起居有遺
晦以共滫瀡固不至若昔人所稱啜菽負米者之窘薄
幸而未見驅策於時又幸而恪守先世之遺經閉戶下
楗絕無有末世一切犇走出入之態即其一日之力自
雞初鳴以迄午夜靡非太君所有喘息呼吸痛癢抑搔
子若母有異形而無異氣薰然春和吾不知大庭赫胥

之世何以逵踰此即載籍所紀述前所謂不能俛得若
哽噎寢膳之類猶之乎細行耳有如二君一命見及而
尚能久有此乎今年春太君春秋甫七十志色之養業
已無乎弗致而意猶若有未盡者乃徧徵諸賢士大夫
之名能文章者頌述其聖善以佐大斗即不佞若世教
亦猥授簡焉一時戚黨交游既以慶二君之有母而又
重嘉太君之有子咸與相鋪張而光大之乃彙而成集
以示不佞不佞爰取夙人之義命之曰介眉而論著其
略若此抑是集也後之爲人子者其不以爲光於八命

而旨於五冎也與哉

撫閩䟽草序 代陳方伯

江陰袁公以大中丞節涖填全閩于時豚人寀肆毒兹土十有六年矣民既已不堪其命而寀愈益務讐之不顚至骈戮其人燔燒其閭閈自度必不能復與民並存乃輙公用　國䘏弛備衷甲出堂皇間刼公以規倖免此一時也亡論公部下材官蹶張投石超距之士郎田畯紅婦亡不願甘心寀者而公力持不可惟條奏寀罪狀累䟽不已　主上竟以公言趣寀遄去為若逮治之

者日以胥後　命益十有六年水火蕉萃之衆若躋春臺若游華胥於是父老子弟方歡欣鼓舞頌　主上之神靈明見萬里外而又相與謳吟公功德不衰曰非公精忠誠摯亦渠能上格天聰摧折巨奸而一旦距脫也者未幾而公乞歸之請復累䟽不已甚且乞免代矣不佞伏讀而竊歎公之忠於　國深也寀不去縣官必不能終有閩寀不去閩人亦必不能終有寀寀不去公誼亦必不能以其身易閩人之魚爛于寀么麿掃除曾奚足辱廷津之鐔鍔將無謂　國體何公葢已籌之晰已

不佞是以謂寀未去公不難引身明潔而難於積誠動　主上蕩滌禍原以奠南服寀既去公不難雍容居功而難於亢志拂衣芥冎鉉以完士節故知公之逐寀以全閩也其逐寀而全寀以尊　國也公之乞歸以尊身也其逐寀而尊身要亦以尊　國也何者大臣以身殉國誼無復自顧而要之去留淹速間固有深計極慮而不能暴諸衆者亦心白意集蓼茹荼惟　宗社之靈實式臨之以故重在閩則去寀亟而身若為所後重在身則去閩亟而閩又若為所後葢惟能不有其身而後能

使國家獲有閩亦惟能必有其身而後能以其身使國家長有閩耳自兹以往凡閩之人父有其子兄有其弟夫有其婦且也農恬于野商狎於市旅安于途熙熙攘攘無復有昔之重足芒背而虞旦夕者謂非　主上之賜而公之力耶盖公之心綦苦而公之功不啻綦大矣至若恭慰　宸衷以揚孝治綜覈材品以興吏治拒卻夷貢以杜窺伺詰飭戎事以銷氛祲賑䘏水潦以拯創痍率皆經國之訏謨致理之石畫直當與賈長沙陸敬輿諸䟽並垂永久然特公之緒餘已耳要未足以盡公

也異日者不佞于役齊楚之間幸皆從公後獲以其間私淑公流風遺政之美竊願爲之執鞭玆入閩而公之膚功峻伐較齊楚且什伯焉輒不揆而論著其事惟是公之逐寇與公之乞歸其繫于閩尤鉅故特詳其槩云

許叔衡壽序

叔衡與余並外家臨江太常兩公屬在雁行始余一再見而心異之敝裘蹻行逡逡儕伍中退然若寒士疇則知其爲侍御子也者匪其中別有超邁人者不能免稍習而益知叔衡之不易盡也大都靜嘿柔和篤於內而

恬於外一切末俗纖靡矜競之態雅不涉其眉睫以故澹然無營於世而獨於倫誼篤摯家人內外無間言尤不欲以所長牀人家藏書甚富生平所紬揆且徧而叩之恂恂若不能言其爲詩冲雅稱其人而愼闔不肯輕出叄余既習知叔衡幾不敢以雁行進者屢矣叔衡幸無鄙夷余而辱收之余自視故闕如也叔衡既厭闤闠逵從廣莫之野靜歛日益甚相去不三舍而經歲不一至城市間過余余輒不勝叔度之媿嗟嗟風習之漓甚矣以余觀於余之世寧有一貴人鵲起而其爲子若弟者不驁然譸張自恣蠆尾猷規日獻縱於井里氣談若更出其父兄上者乎詎惟長老耆宿望而引辟不暇即有司猶將睥睨而亡所誰何此其人以視叔衡何如亡論叔衡紛乎內美不寧惟是之異即以是亶相叔衡其度越人不啻遠矣盖叔衡之大父夕拜公以直諫忤時有盛名先朝侍御公復以諫顯若出一轍然並以是弗竟其用鳴而見斥漸而爲儀碩果不食猶之乎叔衡而已矣夫進則危言以亢其節退則篤行以葆其光於跡若不無少遜而致有或異乎抑夕拜公與先虞部後先

舉進士故具人倫鑒實知先方伯於髫穉時侍御公與先伯子比部同薦兩京兆叔衡從子穉正復與余同偕計吾兩家之誼蓋三世於此知叔衡宜莫余若今年丁未叔衡春秋甫五十友人春林錢君屬余一言爲贈余惟谷虛而響應天之福謙有自來矣叔衡氣恬而神王化日之舒長其固然者耳惟是叔衡有子美秀而文旦夕光大其故業愈益衍而長之寖熾且昌以爲叔衡壽余盇卜之審矣叔衡宜首肯于余言乃若余之祝君則有雅之九如在方自兹日始

奉祝長姊胡太夫人六十壽序

吾兄弟五人而世教不肖介其中女兄弟亦五人而胡太夫人爲最長其事吾父方伯公吾母錢淑人吾大母鄭太安人亦惟太夫人爲最久吾父性嚴重愼許可吾母呴呴不廢義方吾大母嶽嶽方簡有人倫鑒居平家人鮮當意者而並賢重太夫人太安人尤鍾愛之甚毎見必曰是兒類我遇事輒召與之謀不片語立決以爲恒今年戊申太夫人甲子方周仲秋廿八日是惟縣帨之辰先是孝穠業受檄瀛海從氷雪中走一介以迓板

輿而念其道遠心慮太夫人或内難之而以書屬余曰敢以勸駕累吾子葢是時余所謂兄弟十人者僅其半存而半之中其爲余同胞者又僅三人耳余卽不肖亦渠忍令太夫人遠去我四千里外而又重念孝穠之辭懇且直不能奪乃晨朝太夫人敬以孝穠之指進具如書中語於是太夫人始决策就養脂車治裝行有日矣會余以貧故將餬其口於四方既不能以設帨之辰稱百年觴又不及待板輿之戒筌張祖於道左乃以孟春之望齋而祝於太夫人曰物有開而必先事有縣而合

契者葢宇宙之精華天固閟惜而不肯輕畀之人若有神焉以嘿宰之也者而當其巧合奇中卽有心比儗者欲絜而同之不能矣余猶憶髫稚時嬉戲太安人膝下時時見太安人手撫太夫人背曰類我類我余時故不解其所以葢至於今而太安人之言若合符節然當太夫人之稱未亡人也不類我太安人之蚤歲乎已而集蓼辛苦從機杼中親授孝穠六秩稍長出就外傅則脫簪珥以行束脩毋而兼父不類我太安人之中歲乎晨起坐堂上婦子起居不敢以惰色進亦不忍以矜色進

貽厥有二異所自出毋不知其非我子子亦不知其非我母藹然天眞環堵五畝之宫無異乎結繩刻木之時不類我太安人之晚歲乎惟是太安人當耳順時洊被
　褒寵六珈象服再命而益加重太夫人今日宜若微有歉焉顧孝穠才名滿天下旦夕遇合近則有若翁太史名登琬琰遠則有若曹文忠功勒鼎彝惠澤被乎區寓聲稱溢乎旂常使天下譚士交口引吭頌述孝穠之盛美者遡而追本其所自出而歸德於太夫人又因而榮施我方伯公若淑人若太安人寧知異日　人主寵

光而張大之者何若亦何遽得舉太安人之凡以例之乎余乃今而後知太安人之所謂類我者在是已抑余不肖間嘗聞之淑人曰始太夫人既舉孝轅而歸以見於太安人則余寔與之嬉戲襁褓中太安人咲而顧淑人曰是舅是甥其庶幾我大司冦與乃公乎大司冦者蓋太安人介弟端簡公曉也勛業名德於當世無兩寔惟太安人同胞云世教不肖卽不敢重負太安人之厚望然亦何敢冀端簡萬一而孝轅行誼文章則儼然我方伯公宅相矣將無所謂巧合竒中者其在是哉其在

是哉陵毋知與我太安人寔近之其在今日太安人與方伯公端簡公其庶幾有光哉太夫人第少俟之嗣是而七十而八十以至百歲不肖請歲觴焉而介以 人主之寵命

鄭毋沈宜人七十序

鄭毋沈宜人者比部平泉公元配也比部公尊人是爲大司冦端簡公勛庸政術載在國史顧其賦性嚴重居鮮許可莊涖羣婦獨多宜人焉懸車之歲屏謝人事旦莫共養壹以屬比部公意有在矣於是宜人精喘心力底摯虔恭九醞七齊之和澄鼎罽牏之猥匪躬手指罔敢進御端簡公安其養者幾十年所宜人賢聲赫然著閭里已而比部公服官兩都宜人韶華綺歲多碎鮮進後先簡良家子以充下陳且十數輩曰晚而充閒往事不以佹乎薟比部公之爲端簡公子屬差莫耳比部公竟以是舉文學昆弟而宜人之賢益著亡何而比部公捐館舍宜人之撫二子若不知其所從出人亦不知其所從出二子既壯彬彬質有其文比部公有肖子而端簡公有聞孫青箱之業未寒縹囊之遺罔墜謂非宜人

力不可於是宜人之賢聲愈益習於人人人業已習知之則若以爲古史傳所紀述非復時之人者余惟女德之衰久矣產自膏華既憑閥閱以驁恣升譽素族驟乘靈寵以驕盈乃至弁髦尊章躁躪戚屬眡孝養爲何事曾媚睦之足言若夫妒鱗横張忌鉗牢錮罔計百代之祀祗新當夕之進於是宵征之咏響絕晨牝之鳴殷發卽或微天之倖綫緒僅延顧其癡緣癡染如命如提方將籍聖善以塗人曾不知嚚訟之蚤震矣故夫龍漦燕啄致傾萬乘之基長舌厲階甯完庶士之室嘉耦儷德

喆助與家詩書所載有自來已以今觀於宜人覵膳主饋之修潔則采蘋采蘩之度也簡貳推進之温懿則樛木蚩星之恩也翊孤廸後之行裕則螽斯麟趾之仁也本茲三善以造於鄭將端簡公誕啓之緒與比部公昌熾之統式廓而璽長之渠有既焉若其持家秉肅壼政精會計祿鐡基惇族黨卹窮乏束臧獲衷惠威有紛衆美繁其餘緒猶之若華璀璨枝枝映日吉光陸離羽羽瓌采彼珥簪之潔習與幃梱之戾行有不聞宜人之風而羞縮亡地者哉惟是垂天之翼非蹄涔之畜干霄之

材非培塿之植宜人父曰惠州公王父曰大參公群從蟬聯同時鵲起莫不代膺簪組人擅珪璋宜人稟靈世德濯秀仙源漸涵詩禮旁綜圖誡是以六行夙成八徽克舉在昔曹大家風儀範世班越騎之曾孫哀夫人貞素自將馬南郡之愛子以今方昔羌無遜焉歲屠維作噩宜人春秋七十春正月二十有三日是爲懸帨之辰仲子文學恕材不以余不文而授簡焉維余王母太安人故與端簡公偕行先方伯少受業端簡公所晚從比部公游甚驩介弟敬陶復於比部公爲館甥其知宜人最晣誼無所辭抑敬陶與其友壻都尉方君耆定並有燕子若女細君顧復不啻已出六姻之屬惟賢是推瀰波瀾於德水閬風之源可測瞻峻特於介丘崑侖之脉可尋蓋宜人之令德匪惟有造於鄭矣余故不辭而論著其實若此庶幾異日者東京信史刱義例於汗青吾家中壘將徵信於彤管云爾

錢太夫人壽序

康侯丞以文學行誼著聲吴越間今年春既登制科海内賢士大夫亡不人人願交康侯者康侯逡巡遜謝曰

是惟吾母氏之教於是太夫人聖善之譽一日而赫然播都下乃相與詠歌而侈大之余惟母子天性世亡不愛子之母亦無有不厚望其子之材且賢者而流覽載籍下上今竟毋儀壼範指可屈而數也則無乃教者恒篤而無戾於教者藉乎彼鬻機郤鮓之風匪二子又惡能聲稱至今也太夫人故名家子少而失恃毀幾滅性十五而儷鴻臚公則曹太君儼然稱尊章焉太夫人極志物之養朝必眛爽膳必手調曰吾不幸不逮吾母猶幸獲逮吾姑吾庸敢靳吾力以爲異日者私憾邪太君

晚而病肺太夫人不解帶而侍寢食無論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即便溲垢涸亦必躬親抱持蓋五年亡倦色鴻臚公旣數奇於時則日夜督課康侯昆弟溺苦一經餝脩脯贄名勝丹鉛緗帙丙夜弗休時時勞苦必欲以旦莫信鴻臚公之雅志今康侯業已策足皇路而長君夙稱難弟知不終三年淹且諸孫競爽瓊枝玉樹佼佼庭階太夫人甲子甫踰化日舒長錢氏之祚碩大熾昌方自茲始嗣今顯揚而光大之寧有已時抑余聞之太夫人之操家秉楖束外內嚴若朝典而恩浹九族讓先諸

嫺閭里遠近亡不翕然推爲女宗其意念深矣寧僅僅以一第爲康侯期者康侯方將以文學行誼推擇中秘赤心白義奉太夫人之事太君者以事　天子奉太夫人之秉家者以秉國不越庭闈而上臣之節具焉即不然而委蛇郎署間簪筆硯草從此中外夷險毋難是避毋盤錯是憚一切毋靳其力而爲異日者所私憾其於太夫人知必有當矣是太夫人之所以造錢者而康侯移以造　國使異時海內賢士大夫頌稱康侯之勛庸者必將遡而追其所自若德水之崑崙而涔陽之汶領彼劉機郤鮓之徽烈且亡能顏嫩於疇昔顯揚光大庸有既焉康侯以是觴太夫人太夫人且听然而舉子之觴矣余不佞竊於康侯有昆弟之誼其視太夫人則猶子行也敬因康侯之請而論著之如此

研寶齋遺藁卷之七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八

海鹽劉世教少彝著

記

重建虞山文學書院記代

日余涖填南國則知虞海之濱有巨盜薛氏子者嘯集亡命蒙衝須慮往來若風雨椎埋剽鹵幾三十年所吏莫敢問深計之士有隱憂焉余惟　國家威德翔洽異日者竆海之夷微裔之孽一犯顏行亡不立縣藳街豈其扶風馮翊之舊幺麼蟊蜮何所肆其蠆尾爲而曰亡

動爲難焉乃密授策於耿令未幾獲醜以獻而散遺所脅從數百千人於是昔之蒿目者改辭而前賀矣余惟是役也不煩亡矢遺鏃之費而鯨鯢立繫於股掌間微夫人之力不至是乃檄中金百爲若牛酒者以勞令令孫謝不敢當行求邑虞山得故文學子言子祠斥其金庀材鳩工丹楹刻桷既輪奐矣爰建書院於其左時從賢士大夫譚說先王之理道以昌率其氓原本言子頗之曰文學而請記於余余惟當言子特文武之風教陵夷且盡冠帶之長日侵尋於干戈不暇乃閭閻細氓卒不聞有越紀衡行以挂司敗之議者言子既學於中國本其所師說而旋試之則絃歌之聲溢於武城夫非其時吏道窳而氓俗故未盡漓邪乃今　聖明在宥環四海爲襟帶殷富之牘奏亡不家龔黃而人魯卓詎不超酇鄗而上之何至亂羊害馬之群偃蹇而介於肘掖俗之婾戾乃爾夫亦惟是吏務淦澤日簿書文罔是飾而批郤導窾爲後圖也者養癰待決幸弗身及以自俛免一旦桴鼓四起乃始倉皇駴噩而尋斤斧即幸亡失於大憝詛　國威何盍自曩者悍相秉成脂凝茶嵩以濕

東下海內囂然幾喪其樂生之心嗣是矯枉大過倒持泰阿之柄坐令綱漏於吞舟一切務爲苞荒置弗與校芽蘖浸淫所從來久矣嗟嗟曾是狼莠弗薙而幾嘉穀之頡秀乎盖言子之言曰愛人曰易使而指可識已言子起南服從游洙泗試宰武城武城魯支邑耳令固都人士沐浴菁莪之化試割此邦駸駸乎絃誦遺風若符節然抑言子以文學擅聲四科顧其簡士則務屏陽喬而尊澹臺意若有先質而文是後者令故繇逄掖起緦巨冠如孤雛疑非所素習席未暖而飾俎豆脩禮容

聯師儒習揖讓宜將援文學以飭吏治指不綦徑庭乎哉大道無畛域學無方隅左之右之無不有之右之左之無不宜之辟之置樽中衢顧人所斟酌何耳矧之邑與山夫非虞仲所嘗僑棲處邪讓王之蹟隱隱而在斷髮文身而被之黼黻則言子益先登焉方今闤闠詩書其於文學不異鄒魯若天性然悲無以風勵而率先之爾寧以一戮餘之氓而遽煩我嘉師哉夫亦往者師率之非人不能彰明教化之原而僅僅枝梧於期會致蚩蚩者亡所用其心乎令益知所先矣繼自今吏茲土者

入其境顧瞻其流風尚精思愛人之旨而毋令蘭茝敗類於蒹棘即時有所登進以矜式亦毋或以陽喬先不至室者薦紳先生務脩明先王之道以不悖乎師訓退而處於鄉則有不由不至之故武在父老子弟耕田鑿井順則太平率易使之常罔有忒志以自絕於其上寧不彬彬質有其文藹然邃古之盛哉而又何有於武城不然而徒襲禮樂之容脩絃誦之節其可令虞言二君子見邪將何以稱爲其後人也者令名橘燕人故余門下士余不佞即不能亡媿於學道之訓而茲日也能亡莞爾也與哉故特詳其始事而爲之記

異夢記

吾里中有王生者名聃且老矣樸愿專愨言事若不能出口歲壬寅嘉平且盡之夕生蓋感異夢云夢之野覩宮殿宏邃周廬環列重門洞開兵衛甚設羽葆旄節千盾之屬雜沓林立生故人子與焉意謂生曰吾有急且歸幸父少代我解衣衣生授之兵引入刻庭下久之樂作萬舞九奏莫可名狀異香絪緼若重霧傳呼御殿從官數百人群拜於下以次上白事忽傳敕召鍾太學祖

保生故識其人心竊訝之已從官二人絳衣持節從殿中出已敦趣者再節使出如前頃之鍾至節使前道將及門一人衮冕珮玉儀觀都雅降階出迎侍衛者私指謂生曰是吾王也何物太學而當王折節生方屏息凝睇而太學入儼然故逢掖也王揖鍾就賓階鍾固謝不前王執禮益恭鍾蹴踖若不自安者上王彊以客主禮見再拜廼坐王揖鍾曰日君義甚賢從上帝嘉歎不已爲益君齡三紀令君後嗣世世昌熾賢仲亦錫嘉胤算與君等君其益懋明德以膺天庥太學唯唯謝不敢當

因起辭出王復送之中門持節者前導去生駭且疑遽然而覺旦日以告余余始徵得其事先是邑文學鍾君鳳彩太學冉從兄也孤介自好踽踽無所合尊卑之喪後先以十數貧不能塟遠者且數十年歲時伏臘輙慟哭號踊若不欲生太學心憐之而謂其介弟祖述曰三世而上何人哉而不虞螻蟻盡乎爲行求善地斥槖裝經紀之不旬日悉就窀穸大抵伯居其貲而仲居其力生故未之知也塟三日而有前夢劉生曰儒者不語怪乃簡子鈞天之遊抑何彰明較著甚也惡疑乎王生余

惟俗之媮久矣下之則用厚上之則用薄一世以上幾若途人而况其群從子姓乎哉羽毛之生知毋而不知父其何異焉太學產不能踰中人而獨好行其德以是當天眷宜矣

傳

吕生傳

吕兆禧字錫庚其先故魏人戍於鹽因家焉世以貲雄於鄉兆禧生而慧稍猒薄其事斥槖裝旁購古載籍父訶禁弗爲止日夜陳篋揣摩其情事思欲有所纂述成一家言曰庶其有聞於後乎而　明制博士弟子有顯業不以其業進不錄兆禧雖才以是不能無少困然時時殺青載筆以從事不勝疲竟夭死死而汗簡錯於室矣夫昔之短折者莫慘於蜀之烏與平原之衡烏受教庭闈待父而興中庸之士能之衡才固甚美放不能檢自斬其天年顧烏死最蚤文辭不少槩見衡乃用死故英聲藉甚千載而下讀其文想見其爲人猶令人感慨悲歎而不能已兆禧崛起汚俗蟬蛻而出非有父兄之教使然其於烏疑若有間遺世承平束於制不得大讐

其志名不出里閈夙昔殺青之簡在亦不必盡如衡之能令人感慨悲歎而不能已其於二子雖各互有長短葢兆禧之能爲者人而所不能者非其罪也嗟乎嗟乎文章天地所閟惜太常之書以世計而非乏也十室之邑列鼎素封之家以千百數不竟君子之至於斯也鮮矣藉令兆禧不死而僅以其業進幸而遇之齷齪無所表見擁財自娛老死牖下其以易此乎尚何恨於殀巳兆禧殁所善姚士粦叔祥爲竟所論著行之

劉世教曰葢余既交士粦悔失之兆禧朋友道喪久矣

卒罹卒叛若飄風變幻不可測有識之士穢不忍措耳目乃士彛與余言未嘗不淚涇涇下至行其遺文而解衣鬻諸市於乎獨士彛爲厚哉彼故有致之耳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姓劉氏余伯父元赤先生長女也生而端靖寡言笑動止有禮六齡而遺母孫令人之戚哀毀如成人吾大母鄭太安人絕憐愛之爲授內則女誡諸書輒通大義十六而歸沈生民表沈故當湖令族烏夷之發難吾郡無所不蹂踐而當湖爲最慘且久生父沈翁故

業悉蕪若既脫節婦甫結褵卽脫簪珥以佐尊章急無悋色洴澼絖而共沈生行贄更時時從吏其力學居三年沈生以溺苦故不勝悴竟夭死節婦慟哭幾絕欲從地下而爲其姑所抑止曰新婦爲吾子死甚善顧獨不爲吾二老人地邪於是手截髮納柩中以自矢而修婦職益謹二老人意益安之時鄭太安人春秋駸高伯父已前捐館吾父方伯公方有四方轍既不忍驟離太安人而又念節婦窶困欲迎侍太安人朝夕節婦堅謝不可曰未亡人有地下之盟在吾大母而嫠也者毋寧尊章而嫠也者吾父義而從之閒一歸寧或迫臘臘則必遄返曰誠不忍以未亡人之餘息而令若敖餒也有所餉遺多卻鮮受曰未亡人日數米而炊庸事積乎久之沈翁與姑相繼殁節婦拮据襄事不以貧爲解於時沈生葬二十有四年丘之木且拱矣節婦念其時不克具禮乃更卜改葬購良材爲棺槨手製都布爲衾衾亡不堅好精潔又亡不自其機杼出或致賻者輒曰未亡人不能從地下而以笣窆相累乎既啓封則棺若衾悉已糜爛獨其骨與故所矢者髮存耳節婦手自拂拭斂而

加裘焉惟謹已手其髮哭曰今而後吾其無憾此一縷哉於是觀者人人爲感慟蓋萬曆乙酉之冬也所居室如斗大而比鄰有終歲不聞其聲者其論事慷慨激烈有丈夫風無不改容嚴事往往爲戚黨所取衷乃其大節皭然爭光日月卽丈夫難之矣生嘉靖乙巳今爲年六十有七節婦無血胤僅一侍婢阿妹八歲而事節婦已贅婿吳良良死誓不復嫁亦不復櫛沐頭鬅鬙如飛蓬遂爲比丘尼誓與節婦終死云

劉生曰令甲婦人未三十而寡踰五十而旌旌乃表其

閒宅顧世之被旌者大都豪有力與佳胤子者耳夫節
婦之操行詎不人人能言之然竟無有一人能頌言於
上者即言之而胥史功曹無金錢酒食之遺亦終寘弗
省寧問令甲哉蜀之清挾丹穴以自雄當始皇帝之悍
鷙猶然築臺錫號以示風異所從來久矣藉令節婦摧
清之百一必且無子而有子赫然　璽書奚至十有七
年而泯泯也雖然旌不旌亦何有於節婦阿妹一婢子
乃能感概如是孰謂人不可與爲善蓋節婦所風勵遠
矣余故悲而論著其事

從子伯臨傳

伯臨余從子祖鑑字也已更名鑒弟世甄長子母鄭故
比部郎平泉公履準女大司冦端簡公曉女孫生萬曆
丁亥八月二十二日十有八年而娶于馮故叅藩養白
公皐謨從女孫又十年而卒蓋癸丑正月之五日也生
頴慧異常兒當髫稚時應對不苟動止有度方伯公暨
錢淑人並憐愛之時拊之曰孰更高吾門者豈是兒邪
顧獨善病居恒刀圭與匕箸相半羸不勝衣食若數米
而進以是父母亦不忍甚嚴督之乃其性好學所居一
室圖書縑緗幾至充棟歲丙午督學使者蜀李公廣布
功令諸名賢後裔悉羅寘膠序庚戌繼者盡反其政伯
臨意不自得遂病嘔血時作時止余弟詧抹無遺力余
亦時時寬譬之會有所感終弗能霍然巳辛亥母遘疾
殊困晝夜侍問衣不解帶便溲垢溷躬親抱持彼中裙
厠牏身自浣滌者幾難顓縷巳巳而纏緜閱歲名醫上
藥百不一驗乃潛刲股肉調羹以進母用是遄起而家
人竟無知者葢陰誡其婦慎毋或語人迨易簀湔滌且
斂大母見其創痕非常驚訊始得之嗟乎嗟乎世人稍

有微善輙夸詡侈大惟恐一人弗獲知甚乃指黔爲白
飾猶成薰以瞽世炫俗葢比比矣寧有誠心質行不愛
體膚而猶然恥聞於人者哉性嗜古文辭雅不屑經生
言見奇書異籍金石圖象傾囊解衣不恡購取婆娑日
夕用以爲快更虛衷善下學書師事松陵周本音徵君
嫻雅有法學詩師事余每有辨難多出余意表余內遜
弗如也其所著弄珠樓及伯母項貞壽諸篇吉光片羽
世巳珍其瓌釆至寃李杜合刻詩叙一篇縟旨英辭蕤
林共賞竟其所詣不將分徐庾一席地耶生平足跡北

不越揚子南不越錢塘而世故物情無不了了家世非不吅恭而雅意樸素絶無末俗浮靡態杜門下楗焚香晏坐若未嘗知有放浪俠遊與孌童季女之事者其沉晦簡嘿蓋天性然然而鑒識淵睿不難違衆而信獨其傾心嚮余實不以尋常諸父體貌相嚴也嗟乎嗟乎借令天假之年所樹立殆必有以自見矣所繇致疾故自庚戌始乃微察其隱衷則恒若抑鬱無聊傍徨結轖而不能自其口出者先是余嘗釐訂唐隴西襄陽二集匪分其體裁伯臨見而悅之從史卒業且分效讎校之役

遂以授梓所作敘語具集末簡告成未幾而遽彌留矣惜哉惜哉

論曰儒者雅言天道與善余始以爲然乃今殆欺余哉以伯臨之篤孝之死靡違言即其生平靡瑕行靡擇言恂恂如處子謂天道何彼華顛兒齒寧盡人人伯臨若也亦何至一綫之緒弗與延哉亡其未定者邪然與否與余方保嚮以依國余弟遺書兄素受鑑幸爲若傳悲痛摧絶僅摭述其梗概云爾

贊

蘇子尼石印贊

霧鵲乍圓蟠螭既俯夭矯雲霽氤氳霞府爲秦嶧銘爲周[illegible]采玉匣含嫵

跋

風雅淵源卷跋

右詩迺從大父梅窓先生遺藁先生爲王大父蘭雪公主器我大父工部公伯兄也工部公既受先世遺業以尚書舉進士先生故以家督視耕稼作勞之暇不廢歌咏是詩其一斑耳錦川先生偶憶腹笥因以口授從子

子容子容乃屬世教手書以爲青氈之藏詩年歲不可攷討當在嘉靖庚戌前蓋於時我方伯公尚在公車而叔祖淡齋公從伯父東沙公並未從仕也過此則各有事四方矣距今六十踰年而遺藁散佚一旦得之故老之口不幾袁太常從濟南生獲古尚書耶世教竊念吾家自始祖學正公以文學起家詩書之業世世弗替先生即躬耕隴畝而雅尚乃爾矧工部公既捐館先生老且困矣尚能客至呼群從子弟浮白賦詩用相勵曷不惟文采風流爲何想見而當時五服內外春容和煦之

象不啻若左右手赫胥大庭又何異焉曾未一甲子而
[redacted]世教至有不忍言者詎可令先生見乎
子容秀美而文旦夕鶺起當益光大先生之令緒顯獲
是詩重於弘璧琬琰奚牆之思有足嘉者尚進而求之
文辭外乎世教竊有感而敬志其後云

風雅淵源卷又跋

子容既爲世教恭錄梅窻先生遺詩矣復念工部公令
威時先生曾一過官舍比其還工部公有詩贈行詩爲
五言律一七言律二又五言古一似非一時之作蓋工

部公令威凡六年王大父蘭雪公亦嘗迎養於彼有懷
故園兄弟之作或其時先生以迎侍一再至耳今皆不
可攷然工部公四章其三皆若蘭雪公家居者獨五言
律一章宗譜有之七言之次章爲嘉靖丙戌夏而餘歲
月亦不可攷矣子容遂屬世教再錄王大父前詩及貧
居四絶并大父詩四章以見一時父子兄弟間風雅之
盛云

研寶齋遺藁卷之八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九

海鹽劉世教少彝著

墓表

孝廉魯南錢君暨配俞陸二令人墓表

君諱與映字淵父別號魯南山人其先本何姓世爲海
鹽其鄉人國初有貴四者以事戍黔中子裕幼弗能從
育於錢因冐其姓數傳而爲太常公薇學士所稱海石
先生者也當嘉靖中以進士起家給事禮科數上書言
事直聲振天下最後極論矦勛跋扈狀見忤削籍歸歸

而中外疏薦者以數十討未及召而　肅帝晏駕　遺
詔盡錄諸言事者會公已捐館於是　今上書褒進公
九列盖異數也君爲太常公冢嗣太常公晚始舉君意
若不忍以簡練勞之者而君性奇頴甫就外傅溺苦自
如巳嶽嶽負巨人望時太常公方擁臯比爲諸生譚説
理道從游者日益至率一時名儁亡不折節君稱小友
矣十六補博士弟子未幾奉太常公諱喪毀瘠如禮甲
子舉順天鄉試有忌公者爲蜚語聞上事竟白已而要
上南宮卒弗遇於是大修遺業而息之而厚爲德於其

鄉鄉苦涉則築堤數十所以濟苦饑則大發粟以賑苦疫則聘名醫購良藥以療其所全活後先不勝計而更推廣太常公遺意疏沃壤以贍宗人至百晦乃若懿戚故交待君而舉火者指屈不易悉也葢君賦材甚鉅而於學亡所不窺又能精專其思慮以出之方自謂功名可立就既已困於公車雄儻沉鷙之氣阨塞而無以自見僅僅抑而用之於居室若借以自娛者然要非其所雅志也藉弟令一當於世夫寧非劉忠州陳恭公之流亞乎哉而卒不遇以老悲夫君以嘉靖甲午生萬曆庚

子卒得年六十有七元配俞令人督學使者蒲山公咨伯女繼室陸令人大司空石涇公杰女並有婦德克相君以顯名當世而陸令人之功尤偉葢俞令人之結褵僅歲而陸令人之佐君二十有四年再更家難拮据鎮定身殉之矣子四文學世奎太學世垚中書舍人周太學陞諸孫若而人多材儁太常公之芳烈未艾也君晚十藏於荆山之陽去邑治三十里而遥重湖巨海交滙其前意殊樂之治命以二令人祔君卒三年而葬葬又十餘年而季子陞屬余表其墓陞績學有遠畧能嗣君德子二秀而文所謂材儁者也余故論著其概如右餘具屠儀部隆誌中

墓誌銘

亡弟五弟墓誌銘

於乎此吾殤弟世稷之墓也吾兄弟五人稷最少歲萬曆之徒維攝提格吾父始縣車明年仲兄夭又六年伯兄卒於官余方負笈四方季弟甦亦出就外傅已復從余授室城西委巷並不獲旦莫郄下三年而稷始生娟秀明慧有巨人度從師受書輙了了問難吾父愈益憐

愛之吾父故無嗜好亦無它游往居恒焚香燕坐稷時時嬉笑股掌間若弄臣衙門永日繄稷是賴凡八年而病痘醫徐名世者曰亡恙刀圭雜進八日而告伎窮其夕竟死吾父哭之慟已而鬱鬱不懌不二年而病世教方罷京兆試歸百方慰解之不能得蓋自是吾父始衰矣初藁葬於西郊者九年珠浦阡成卜葬吾母乃以其日葬於兆東稍北十步許蓋治命也葬二年而吾父捐館尤時時悼念不置云生徒維困敦六月十有八日殤端蒙協洽八月二十有八日葬尚章單閼正月十有五

日父曰方伯府君諱恭姓劉氏母曰封淑人錢生母曰崔令人府君既捐館之明年不勝痛亦竟卒銘曰

女虞兮八年女悼兮幾終天儼幽宮兮女則從百千萬禩兮茲無窮我銘女兮悲塡胷天胡不弔兮再降凶噫

明故張碩人墓誌銘

嗚呼自先淑人大故以來於今四年既卜兆於豐谿之陰而阨於有力者弗克葬世教蓋日夜隱心焉而會友人姚君士弅叔祥其母張病且死則泣而命之曰我不能同而父穴又不能至湯氏墓顧安所得一坏也者亡

何竟不起士弅以謁余余聞而悲之乃行求苧水之西南得余種苣之畞定宅窆焉誌之曰碩人姓張氏仁和伍林村人十九歸故處士姚君哲事姑錢恭謹當其心六年而舉士弅又十年而哲死家貧甚并日不能具一糜以姑命依里人湯生以居即碩人所謂不能至其墓者也碩人事姑莊晚不衰撫諸孤慈而嚴以故士弅竟崛起以文行名于世迺其甘苦茹荼五十年如一日矣居悼念疇昔絶不御酒肉余惟人富而仁義附焉一屛女子辟纑力作能并食四人乎即自託於硜硜之諒柰此舉顛者何亡問諸孤已是非難地下而難地上爾錢没四十日碩人哭泣過禮竟殞其身時則士弅能自立諸含歛悉如禮而碩人不能待一日養悲夫生嘉靖丙申二月十七日卒萬曆癸巳九月十二日春秋五十有八子二長即士弅娶徐氏次士龍疾廢女一適句餘陳于陛以辛之年十二月十二日葬嗟嗟亦各言其子也才不才世教有慙德矣銘曰

終事爾姑惠撫爾諸孤其亡殞爾夫夫是以志苦而形瘠噫

祭文

祭沈汝納文

維萬曆壬子春正月丙午孝廉汝納沈君卒於苫次先是秋九月癸亥君尊人御史大夫公捐館舍治命遄葬君卜期弗獲或以先長至一日告者諸術家謂匪法又其干支必將不利於君於是懿戚碩交力爭不可君涕泣嗚咽而言曰苟先公之即安奚微軀之遑恤爭者弗能奪君素壯亡恙未幾而疾作竟弗起蓋去葬之日五十有四病之日僅十有九耳友人劉世教幸及君之彌

留執手痛哭而與之訣越二月丁卯乃以清酌庶羞之儀酬而告君曰於乎痛哉汝納胡遽死耶昔御史大夫以勁節重天下既見挫於忌者而弗竟用也車懸於青門之里第者十有六年天下共惜公之弗竟用矣而公弗謂弗竟也何也以有君在也君以曠世軼才當綺歲而獲雋於鄉雖蹔挫於南宮而駸駸乎旦莫其遇也御史大夫死而人弗謂死也卽公亦不自謂死也何也以有君在也乃今而君死矣乃始成御史大夫死矣於乎痛哉君淵識洞百代而趨不狃乎輓近雅志友千古而

意不可乎一世身不離環堵而時精討於廊廟之興革跡不越儔伍而每中熱於倫類之顛躓其肺腸心膂懇然若出乎三代之上而意氣肝膽敵然常自任乎命世而獨立使其乘風雲而遘景會當盤錯而履危疑夫豈惟御史大夫之克肖子抑亦我　國家世簡之良臣獨奈何學探二酉而遇艱乎一第情往千秋而亂縮乎三尺行亾愧衾影而算甫踰於强仕德不靳推解而禮未終於衰絰文窺作者之藩而力奪於五字之制志恢繼述之緒而遂窮於九閽之叩蓋君之所能自致者人而

所不能自致者非人力之所能必也於乎痛哉粤昔已丑班荆邂逅君弗鄙夷而兄進我我竊內愧而弗敢以弟遇君蓋君若收我以攻玉而我寔信君於斷金自是與君浮湛里閈上下公車驅脩途而方之卜旅舍而聯楹抉衡茅而引軾迓剝啄而投輪纚緉浹晝濟倒窮宵雄談未及善謔間作披衷洞臆傾儲罄蓄白日匿天丹鐙失耀玉山乍頹禪那游昧二紀之間蓋不知其幾更乎此也於乎痛哉又其甚者我困二豎君身痌瘝而撫我我困二耦君髮立背裂齒擊吻咽不啻身親遘之而

憾亡途以雪我我拙寡與生無媚骨知我急我僅君一耳君棄我死我後君生死則已矣生當奈何於乎痛哉猶憶戊申之冬君惠顧我於湖山之麓欷歔慰藉忽舉酒而相屬曰敢以身後累子我愕然內疑舌撟然而亡能寘對也已微叩之而知其厭於舍沙之射也子誠有之夫詎與我胡不祥之言爲已而書至儼然申前責焉我滋內疑謂君憤激第抑止君而深勗君以自廣迨今思之此一痔也豈君素精禪理將無懸解乎去來之數眇薄乎塵氛之穢第以御史大夫崦嵫是戀若將遲回

而有所待也耶於乎痛哉夫以御史大夫之勁節重望進不獲安　朝宁退不獲安林壑至溘焉長往而猶不獲安窀穸於　天子之命若使所爲食未盡之報而彰與善之勸者舍君其誰而君竟相踵而偕逝也耶抑君生有父而無父歿有子而無子其於世始雖若小遇而終不勝大塞於境貌雖若似甘而中寔多奇苦則胡造物者之於君父子厚稗之以瑰材完節而酷阨之於其境若遇也耶於乎痛哉維御史大夫之立朝當九死而亡易慮君壹意率公遺命寧以其身犯必歿之術而必

不忍以其親再辱於讒佞之口諒節歿孝即以對揚公若符節合而宮徵應也蓋其志眞足以泣鬼神而精足以貫日月矣於乎痛哉父則殉忠子則殉孝有盡者季不朽者心人疇亾死死而不死然則君與御史大夫所阨而未竟者勛業緒餘之末而所已竟者此方寸之耿耿忠孝之隱衷也耶於乎痛哉尚饗

祭錢臨江公文 代父

我惟弗弔蚤離閔凶家四壁立囊一經從埶然負笈惟舅氏宗公顧謂我藐孤者儼駒而汗血庶幾若翁翼我沐我洞若披衷頻言日至公曰無庸我倖逢世公馭已騫望而不見百身曷援人亦有言知已寔難匪石者心能公是諼惟公文章明珠在淵惟公政績和風麗天是人所見我亦云然我所知者隱德默玄是言可則是行靡忒龥勒琬琰以詔後賢宮牆俎豆盖巳有年惟是故邑懿典久懸清議再申令名聿宣靈旗駢車紛其來旋公所不朽名山巨川我答孺子事公黃耇我今既衰芳嶽若覯大德不報何顏之厚痛我舅氏卵隨巢覆血胤永絕烝嘗亦疚變生堂室纓冠奚救公故蟻觀我言則

陋緬惟恩私能認弗奏

祭亡姪伯臨文

維萬曆四十有一年癸丑春二月既望甲辰第三伯父世教始於燕邸獲聞亡姪伯臨文學之問爲位而哭追悼疇曩不勝哀痛秋八月朔丙戌乃始能爲傳并文且函名香絜酒南寓於家屬男愷憬恍孫濬蒙等敬代祭於几筵而告之曰於乎痛哉客歲杪夏我將徂征游豳既倦畏聞於人然實過汝以臆爲言汝若窺我倍爲依然栖遲改火白門青溪銀鉤綫緡三四勤拳曾未幾何

二豎肆眚謂汝方壯胡疾弗拯逮我北渡寄聲良巳我
竊用寬若重獲汝侵尋春仲凶問伲及始猶弗信二至
乃昇五內摧崩旅魂若圮疇昔之別其永訣矣於乎痛
哉汝實頴異夙慧挺生蚤纏美疢為質未成途贄馭長
䢘塞其程歲昔在庚摧挫忽并疇實惑汝咎穽是嬰於
乎痛哉磊磈忤憸藉㫚其悰法書金石聲律倡賡誓將
沉酣而以藝名庶幾夙夜獵此菁英蘭萎玉折雅志弗
竟死一而已所未可六悉以告汝汝則知否於乎痛哉
惟汝大母齒今望七華顛煢煢汝呼汝吸汝今中道頹

光奚適汝即巳矣我竊虞此於乎痛哉汝父頻年諸艱
駢集四壁蕭條百費蝟責破涕為怡問寢與食更不忍
言致疏乃戚所莫堂搆惟汝是力汝則弃父父將何極
於乎痛哉汝惟一母母亦一 汝汝縱可死母將曷倚徂
歲遘厲餘息無幾封股調羮沉痾遄起汝實生母母寧
汝死昔稱死孝殆將謂爾於乎痛哉汝弟髫稚蒙未有
識丹鉛含熒緗編散帙汝實家督汝左汝右汝道汝廸
汝今棄弟弟疇與掖於乎痛哉惟汝寡妻結褵十稔燕
婉有媛無儀與非所未獲者血胤寥寂自初生民幾千
百年以迨汝父用及汝身而斬其緒汝縱亡知寧不知
此於乎痛哉矧汝大父實鍾汝愛想像庭闈猶若如在
每顧見汝色笑以喜如珠在掌如璧在几自遘大戚奄
忽及紀一肢既戕奈此衆體於乎痛哉我生憊拙致瑜
為類汝恵顧我斥非而是季孟之間曰師與父益請㝵
詢兼道與藝在昔一集我久篋笥殺青就梓汝實從臾
爰及告成而汝溘爾於乎痛哉聞之昔賢世一知已遂
可以死我不敢言汝實知我撥棄訴誹謂我何罪人皆
汝若我罪其已於乎痛哉我齒較汝不啻且倍壯者可

死老者曷恃嗣今巳往我知之巳知則任德訴則任忘
不見汝身汝不能有從空覩華從恩醻怨徒自苦耳恩
空何與我實因汝更重自審汝見大父言此縷縷於乎
痛哉汝父書來屬我傳汝每一捉筆中腸酸楚文於情
生殆將非然審其情矣文於何有借其文矣於汝何有
於乎痛哉人䏌無母亦䏌無弟與其夫婦為子克孝為
兄克友刑于其妻而無閒言兼此三善倫幾備矣死亦
非死矧其至者在惡能察賢智且難更其習狎於乎痛
哉有盡者形無涯者名亡前六巳矣茲四永存疇修疇短

疇穢疇馨覛亇有靈庶其來歆於乎哀哉尚饗

祭鄭母沈宜人文

猗歟宜人降淑自天黍知牧伯有開必先令儀靡忒巖音亶宣曾是夷秉能弗于賢種貫斯驕儷貫斯溢匪無尊華皇恤其職矧大司寇嶽嶽於德齊栗肅雝先意而式潔精滫瀡佐茲養色疇弗為婦庸竭其力曜極生專寵極生亢燕溺是湛寧問宗枋琴瑟甫御桑蓬詎央簡擇育沐若將未遑星彗葛纍儼若鴈行粱木乍萎庭芝旋芳疇弗為匹胡祧是昌栢册既歌機絲載截喣弗廢

義命貽燕昔冊箭在陳青箱在列一一慧競爽先猷式廓漢萬石規晉烏衣轍杒彼弗類能亡心折疇弗為母而父据拮我昔稚齒提携大母過從渭陽覛我若子壯事比部提耳縷縷爰及二昆若左右手玉借它山材徵勃溲形穢內慙猥斯携取矧我介弟受室下宇賢媛嗣美是踵是武迨我縞綦共茲環堵幾歷三紀靡一間語疇闞其源疇芘其緒謂仁必壽百年胡艾奄忽美疢凄其素旆家摧聖善國淪模範巷哭途悲百身奚憚彼或寘疑鵬搏在息寂寥蘭蓼孫枝尚畜豐施邁種報則未食善與謙益左券必責靈兮來歆我言匪臆

行畧

先妣錢淑人行畧

於乎吾母淑人之棄孤也蓋十有八年往矣三年而屬有島夷警以吾父命權厝邑西郊又十有二年而珠浦阡成復以吾父命前祔焉而未皇墓中之石也孤業已狀吾父廼稍詮次其遺事以千　下執事錢故邑著姓至臨江公而始融顯臨江公諱琦以進士起家至臨江守其仲子為永州公諱芹配曰胡宜人當嘉靖改元之

歲吾大父工部公與永州公同舉於鄉時偕計者七人而獨兩人游甚驩於是有昏因約吾母生數歲胡宜人為授內則列女傳諸書輒曉大義諸女紅纂組不習而嫻臨江公最憐愛之曰惜而女也而不更大吾家諸錢故素封臨江公甫謝事而永州公與介弟儀部公從弟太常公先後舉進士錢氏方鼎盛諸姻婭亡非貴富者而我工部公為吏廉令威且七歲歸裝不及四十金既捐館則盎中衰吾父蓬纍而學於永州公所家人不能無鄉背臨江公微開之則謂吾母曰天苟有知寧令廉

吏子終阨蹇哉吾老且猶及見之十七歸吾父中外姊
姒竊以家世故難吾母吾母晨朝大母鄭太安人肅雝
有禮諸戚屬以次慰問人人爲厭意則復大喜前賀太
安人得賢婦矣吾父方銳事揣摩吾母愈益從臾之曰
君不念工部公志未竟邪脫簪珥以佐鉛槧無悋色太
安人性嚴重蚤離家難茹荼苦十九在病病每作則
淡悶干嘔頭涔涔若不能支吾母左右消息寢食爲縻
厠牏澣濯不以屬傅婢旦夕上食屏息戰栗不敢仰視
久之太安人卒解嚴而慈曰新婦善事我顧令我益恨

疇昔事封公日短爾封公者故王大父蘭雪公以工部
公最封者也蓋後工部公卒云辛亥吾父令金谿則從
大安人之金谿太安人時時稱說故從工部公在威狀
吾母乃益督課諸臧獲絲枲茹蔬取諸官中一切不仰
給於官吾父潔廉自天性然亦吾母有内助焉已復從
太安人之留都已之臨川甲子吾父將之閩時太安人
春秋踰七十矣念不任板輿則以吾母奉太安人於家
旦夕共養益謹太安人若不知吾父之在閩也者自是
吾父之粤之黔之豫章太安人竟安吾母吾父亦以是

醳内顧憂壬申太安人疾大漸顧謂吾母夫安得而婦
若吾婦邪蓋是時吾母業稱尊章矣比奉諱吾母痛幾
不欲生已而每事必稱述太安人曰有先姑之遺訓在
其誨諭諸孤不以慈廢義曰而父動有矩矱爲世模揩
若曹稍自越佚人且謂類我我死何面目見太安人且
若美衣甘食何似而父微時而故自媮豫不務竪立爲
於乎太安人老吾母以婦代子養孤兄弟少吾母以母
代父誨吾父久宦遊吾母以内代家秉晚而兩兄繼夭
遺孤如綫吾母復以大母代母鞠育其拮据勞瘁詎能

一二悉哉計直與身相終始爾若乃夫箴則敷雞鳴之
戒率素則躬葛覃之風虔祀則嚴采蘩之敬逮下則芘
樛木之恩其大節皭然若是宅細行故可畧已蓋嘗論
次古淑令事姜詩之婦孝矣而塞於相夫伯鸞之妻順
矣而絀於廸子士行之母與令伯之大母賢且慈矣而
並臨於承先微獨其所遘則然蓋亦鮮完德焉吾母殆
兼之矣雖然彼猶是仄微困阨時爾詎有身被　綸綍
溶沐　榮寵而凜凜修蘋蘩之操懿德純備終始一致
吾母者哉惟是孤弗類亡能若吾父之顯揚太安人

重孱吾毋於乎痛哉初以吾父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績封安人晩以伯兄埏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　覃恩從吾父階進今封卒於萬曆庚寅九月二十六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二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六以萬曆癸卯正月十五日塟前所謂珠浦阡蓋吾父壽藏之右去城西南六里而近子五長世埏舉進士卒前官次世坊太學生亦前夭次不孝世敎並吾母出次世甄太學生側史氏出次世稷殤側崔氏出女五吾母出者四史出者一孫七埏一祖鍾坊一祖錫敎三祖鐸祖鍴祖鋥甄二祖鋶祖鉊女孫四埏一敎二甄一曾孫五錫四蒙淰蒙濾蒙潑蒙澺鐸一濬蒙曾女孫三錫二鐸一伏惟　仁人長者哀而賜之一言俾有聞於彤管豈惟諸孤之幸

研寶齋遺藁卷之九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十

海鹽劉世敎少彝著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初藁

嗚呼痛哉孤生也晩不及覩府君從政之日府君旣懸車而孤就外傅已復負笈四方晩甫就孤委巷而孤一試京兆再上公車卽府君所爲德於鄕十不能得一矧在公之蹟乎府君故愼嗇居不及官中事孤間一微叩之亦往往溫室之樹嗚呼痛哉爰摭次其槪而以不朽之討徼惠於　下執事惟是有遺美而無溢辭其敢以私誣逝者府君姓劉氏諱　字元白別號熙臺山人先世太梁陳留縣浚儀鄕人九世祖諱恂勝國之季起家明經仕江浙省嘉興路海鹽州儒學學正於時大盜蝟起中原道梗逎卜居州之淘涇里入　明而郡邑釐稱遂爲縣人五世祖諱鳳俶儻有大略初邑有海島之戍曰沈家門者往往不及瓜而塟魚腹公力請於朝卒從內徙以子泰貴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鳳之子諱顒亦以子瑋貴贈監察御史其階同其道曰廣西顒之

子處士公諱璠璠之子封公諱滂曰蘭雪公蘭雪公而
上世有隱德亦世受夏矦氏書至公而益精治其業弟
子北面者嘗數十人然僅既㝠學宮竟偃蹇亡所遇而
好持高節介特亢厲凛不可犯識者以為王彥方之流
公有二子仲曰工部公諱朮舉嘉靖癸未進士授直隷
廣平府威縣知縣其治有異政既奏績封蘭雪公如公
官母朱贈孺人久之以繼母顧夫人丧歸歸而擢工部
營繕清吏司主事蓋異數也威之人為祠祀公其傍邑
內黃以公清䘏功亦特祠祀焉語具故大司寇鄭端簡

公曉誌中配太安人鄭即端簡公女兄府君為工部公
仲子生工部公登第之年時蘭雪公感異夢若有巨鳥
五采集于庭云其明年從太安人之威頴秀異凡兒工
部公奇愛之曰兒興日殆勝我居六年而從工部公南
還其明年庚寅工部公捐館舍府君擗踊號哭有踰成
人工部公為吏廉涖威且七歲歸槖不滿四十金殮而
幾不能歛於時蘭雪公皓首垂堂伯父少石公暨胡氏
姑並差長于府君一切倚辦太安人太安人洴澼洸以
從事蓋瀕於困阨者婁矣府君矯志奮厲大發工部公

遺書陳篋揣摩不休已學於端簡公又學於伯父侍御
東沙公又學於外王父郡守泮泉公又學於郡守從弟
太常海石公其業遂大成始處士公贅里中錢翁因冒
其姓迄工部公而未及攺也至是府君始歸于劉辛丑
補博士弟子癸卯領鄉薦凡再上春官再報罷而其學
益進庚戌舉會試第七人明年授江西撫州府金谿縣
知縣谿故瘠土其繇賦積苦不平府君至屬當更定圖
版於是悉心力而衡之一切重輕率以䘏稅為差諸離
析詭異之巧竄而巨豪大猾斂手屏息亡所復庸其姦

單赤始息肩矣一時頌稱神明至謂二百年所創見其
宅務持大體不以苛碎傷民和兩造至庭不片語立解
然雅意不欲竟三尺乃獨於狡黠者不少縱曰是夫敗
群者耶邑學宮久敝府君慨然曰兹是師帥而忍坐視
爲乃斥帑金盛事葺治既竣而民不知已復時時進諸
生譚說經秇鼓而舞之士洒然爭奮矣學使者行部校
士且畢而顧[illegible]邑中疇最雋者府君前對殆無若
聶廷璧已發策首[illegible]法更自喜得士已
而聶君竟成進士壬子乙卯再共事棘闈所拔並知名

上府君治谿凡五歲潔廉豈弟無異工部公之在威其
士民亦愛慕之甚而是時分宜燄方熾郡國吏有加禮
府君逵自引避迨入覲亦無所行贄又以壬子棘闈之
役比舍者不戒於火而念府君名重援以冀自解府君
略不爲置辨久之事大白中丞陳公御史吳公方交上
治狀而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之　命前下矣許
知府君者曰拮据五歲而僅常調乎府君夷然謝亡狀
而已其明年丙辰有儀真之役鎮靜不擾行旅便之代
還攝寶源局已復筦節慎庫勾校出入纖毫亡所私已

入奉元旦表已奏三年績工部公適有進階承德郎之
　命太安人亦有今封而先是已擢南兵部車駕司員
外郎未上復道擢武庫郎中府君之在留都先後可六
載嘗事簡府君游刃應之以其閒究攬載籍諸經世大
計隱隱有成畫矣辛酉擢江西撫州府知府撫故金谿
所屬郡其士民方慕思未釋而又是時閩廣流寇方劇
往來若風雨數蹂踐撫撫以故益殘疲兀兀不自保旦
莫驟而俺得府君不啻嬰孺之望慈母府君至而人人
生色矣乃日夜拊循創痍爬搔其垢蠹而衽席之若乃

莬卒犇峙餱糧譏斥堠嚴偵伺所規畫甚詳而民弗擾
撫屬邑六而崇仁樂安宜黃故無城寇至民輒鳥獸竄
不則奉頭苑耳府君於是議城三邑而崇仁獨爲二城
城成而民始獲安堵寇以備嚴故不復犯蓋府君經理
之宻勞來之勤幾盡瘁矣故太宰滁陽胡莊肅公松方
以中丞節治豫章軍其人賢而峻於屬吏鮮當意而獨
深知府君曰使列郡盡撫守也者吾何憂寇哉吏部郎
劉君世亨特方爲諸生有累世之故居隣貴人貴人方
治第且蠶食之劉君迫則泣而庭訟焉府君返其牘而

曰隣而訟柰朝夕何生詰旦可無出劉君意快快去府
君旦日治事畢則駕之貴人陽行視其所治而因至劉
君所指問貴人是敝廬者誰耶貴人皇恐以姓名對府
君曰是生也才公善隣哉頋侍吏趨召劉生前曰此生
故宇耶其善守之府君乃去而貴人者汗浹背矣其治
行爲列郡冣部使者上前禦寇功　詔賚白金文綺甲
子擢福建按察司副使贊理軍務兼飭[illegible]兵備發之
日士民攀挽載道道幾塞不可行甚於故爲令時已建
祠生祀府君曰大功云府君既少失怙自入仕無不奉

太安人俱至是念閩道險遠太安人春秋寖高伯父少
石公已前卒意戀戀不忍獨去太安人強之久而始成
行明年入賀　萬壽甫竣事而圖請終養時大相徐文
貞公當國故工部公同年生也府君先以副封請文貞
公正色曰氛祲未熄　上方注意疆場而職在治兵不
虞　上詰責避事耶駈之毋爲而毋憂既抵閩而海倭
山寇之難乃大作府君食息兵事且二年寇次第殄滅
功在諸監司右顧多逡巡遜謝不自夸詡左司馬汪公
道昆時以中丞填閩汪公有重名素負人倫鑒則謂府

君曰人知公循吏亦知公能臣我獨知公名士耳尋擢
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嶺西道時羅旁綠水諸酋
方桀驁弗馴而巨寇曾一本者復擁艨艟萬艘往來踐
蹂雷連間府君所規畫視閩倍苦而功倍之然其自遜
避也亦愈益加甚丁卯擢貴州按察司按察使其明年
入黔黔故羅施鬼國不當中夏一聚落而強名之都會
其民亦不甚識漢風教府君曰詎非民也而鄙夷之諸
所糾察不以荒裔貳心而尤致嚴于貪墨吏曰是土寧
任墨耶時方有水西之役當事者欲極兵力以爲功府

君持不可所省以鉅萬計居黔且三載庚午擢江西布
政使司右布政使是歲當大比士府君至而左使已入
棘諸滯牘山積府君悉爲論報不旬日立盡老吏咋舌
曰安得此成風腕耶左使既入覲府君復視篆藩故沃
饒在事者不能無少染指府君出內廩廩明年辛未當
大計吏故事省臺得糾所遺佚而撫人有在事者故爲
孝廉當府君爲守而有所干請不遂乃飾詞詆府君銓
曹持之而重違言路遂爲擬左遷時大司馬譚襄敏公
綸故撫人也而賢獨爲府君不平於朝行名斥言者少

宰長沙李公棠故有所忤從久廢起意不可一世且無
交於府君而不直言者尤甚至白之大相新鄭高公御
史大夫德平葛公守禮曰是當以卓異旌而故譏之如
國是何高公聽然曰微公言吾寧不知劉君賢雖然其
以桑榆收乎時高公以大相綰銓綬而署疏首者乃其
門下士也葛以高公故唯唯蓋大司馬所述於府君如
此府君甫得報遄歸主藏吏以羨進可八千金府君怒
斥之曰乃公豈以罷官故溷此阿堵物爲籍記而白諸
臺焉府君歸而獲侍太安人甚適也其明年太安人竟

以天年終府君哀戀孺慕無異工部公時喪葬悉如禮既服闋久之意不欲出丙子起家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上荆南道蓋江陵相實在部中江陵以府君家食久當不能無少望而府君故以意行遇之無加異惟馭夷課吏爲兢兢是年伯兄世延舉順天鄉試明年舉進士府君馳書訓敕之甚力其年春復擢貴州按察使黔之想望風采至則驩聲載地有泣下者時水西二酋曰智曰亨讎殺不相下久矣府君引見開諭始帖然就吏議乃言於督府大司空何公起鳴曰黔介在諸夷若

犬牙錯而兵力孱甚不滿一旅謂跋扈者何何公爲列上於是始蒐卒儲餉有成師焉蓋隱然居重勢矣自是諸夷惴惴奉約束惟謹何公内倚府君而重屬以三年嘗聚藩司藏府君手自稽剔諸宿蠹若洗藏以大清妖人金雲峰者挾異術僞造書數十種結亡賴甚夥分說楚蜀黔中諸土酋嚮鼓舉事幾倖非望會事覺府君曰是不可深詰也吾第寘法渠魁令反側子自安耳所全活甚衆而西南晏然　朝廷亡意外憂府君功在　宗社矣是歲戊寅而楚趙御史之疏上先府君入楚時僚

某公以臬副共事其人伎而材諂事江陵圖稍增秩以獵楚開府駸駸有緒矣府君至而奪望遽出其上某公内不自安則日夜媒孽府君府君既遷而江陵請急歸葬父楚藩臬諸公畢會塋御史亦至且報　命以故事當有所薦糾請之江陵江陵既内銜府君而復面難諸公則意微指府君御史亦前入某公譖竟以府君塞白而先是黔撫府何公業舉府君自代疏未及國門而彈章先之銓曹重去府君而御史所抨擊故無完者且復陰計出江陵指于是疏覆有曰清謹有爲曰歷考推賢乃

以年致仕蓋是時府君年五十六耳御史旋以臺議削籍其後二年所而某公竟以中丞開府云未幾伯兄延奉職使曹以　兩宮徽號覃恩進階通議大夫歷官十有一政後先二十有五年轍跡且半天下所至必有聲實吏民多謳思之而其爲令若守尤最著爲人沉毅簡默意有所是屹然不可搖撼孤立徑行雅不屑依附人即當路賢豪知而欲近之亦往往却避不應以故交游幾徧海内而卒無有能力推轂之者性篤孝友痛不及工部公歲時伏臘未嘗不涕泗交下間一展墓輒攀栢

躊躇不忍去自以列在八命所歷非久遽遷工部公僅
獲一進階而名秩如故且於次若稍左者深自痛恨蓋
嗄言而嗚咽者婁矣伯父少石公既夭伯母鍾晚而遘
厲疾二從兄孱爲撫卹甚至巳人授百金産再從兄世
維於處士公爲大宗處士公故嘗贅錢氏而爲之後者
也割腴田授之曰歲以一盂飰澆墓上毋令爲若敖餒
也生平磊落多大節即單辭小物亦靡不可師法孤不
能縷縷悉敢以臆妄數之其懿德絶行尤不可及者九
曰介而能容居平持身若處子非其義毫髪不可干通

籍踰五十年絶亡敢以居間聞者而故舊戚黨即有所
不可尤壹意猥畜之曰毋失吾親故哉曰儉而能施既
叅貴禄入驟裕而食無重簋析無鮮衣壬子以令人覲
太安人手制一襆蓋卒之日猶在御也乃緩急叩之即
昬夜無不立應間遇歉歲至毀産而賑卹弗靳巳曰質
而能禮生無華言藻行之飾所居惟繩林石凹綈帷木
榻宅世俗玩好無幾微留意而歲時薦饗必致腆潔素
慎交與間有所投轄輒列俎重雅殷勤欵洽去而亡不
自謂府君厚我者曰敏而用晦賦材彊鋭所當若發硎

艱難盤錯舉無能困之者而汪汪千頃未嘗少見涯涘
若不欲以寸長加人曰慎而用斷居擇地而蹈擇言而
吐藻鑑奇中未嘗輕露臧否遘事無小大持重若畨固
而當幾縣解即從容藉著亡能易也曰峻不絶物性嚴
冷一嚬笑亡苟牕室中亦無少燕惰色以故清峙峰距
巖巖自若若乃田畯屢叟一當其前又亡不訢然幸自
獲去矣曰潔不淩俗當服官時苞苴竿牘望而自却歸
則蕭條空槖不持官中一物嶺南珍異甲天下至者或
不無目眩而獨視若糞土故大司馬餘姚翁公大立時

方爲左伯曰公真世清白吏府君謝不敢當曰不肖起
孤生非有意好自潔直故所習貫然耳翁公瞿然曰長
者所謂畏人知非耶曰嚴而不苛仁而不弛異日者邑
數更令惡少年椎埋爲姦城中薄暮塵起其公發憤購
逮得輒立斃一時頌聲籍甚府君愀然謂孤曰吏自有
法令在此曹固當死吏渠得遂殺之哉令甲大辟且法
而必三奏讞者何也巳而逮者紛至某公疑而寄叩之
乃削牘報曰治去太甚耳業足儆巳願公寻之自新某
公悟而盡釋之巳手其草授孤曰趨火之母代任德也

邑有父子兄弟漁而其隣夜殺之者覺則闌入旁邑貴人家當事者竟不能詰而網漏焉府君私謂孤曰身號稱民父母而忍置此死者之纍纍蓋孤所奉面命如此當府君自爲政可概見矣里居二十有八年杜門謝客上官干旄率稱疾應初亦以是得簡倨聲久而愈嚴重之日焚香燕坐圖史自娛門庭蕭寂無異寒素汪司馬所稱名士不虛爾晚而完德上壽豔稱海內而議者猶若有微憾焉以爲位不稱德功不醻志遠事　三朝未嘗側交戟一日之議其知而推重者且數十人率當世

賢士大夫而卒不勝一二讒者蓋府君所不能得者豈盡繇人事哉生嘉靖癸未二月七日卒萬曆乙巳二月二十有二日享年八十有三配爲吾母錢淑人永州公芹仲女以府君南工部績封安人以伯兄埏南刑部時覃恩從府君階進今封先府君十六年卒孤等將以明年丁未之十二月十五日奉府君葬於流嘉橋之新阡蓋府君所自卜也謹泣血具狀如左惟　立言明公哀而褒之一言殁者不朽孤等獲爲人子亦死且不朽

支華平先生行狀

不穀垂髫時則聞郡中有支先生者雅負異材於學亡所不窺意不可一世甫第春官輒草疏欲糾故江陵相祥瑞事心竊奇慕之已聞先生骯髒仕路竊疑先生材若彼業已鵲起而胡弗竟遇數起數蹶既錄京兆獲從先生伯子游乃始悉先生生平以爲先生者不難乎遇而難乎其不遇者也浮沉幾十禩伯子從逆旅中授簡以先生狀見屬不穀其敢以不文辭按伯子所自述支系自有周或云帝嚳始制支干以官命氏逵弗可攷世多聞人於戰國曰期於漢曰光世曰謙曰寬曰纖於唐

曰漸曰祥於宋曰國徽於元曰仲碩曰叔芳叔芳授徒嘉興始繫籍焉所謂幽齋先生者也叔芳生慶生慶生生子傑子傑生茂永樂初以貢丞樂安寔有隱德茂生立正統甲子舉浙江鄉試仕至翰林孔目邃於經術時稱支五經蓋自是文獻之緒啓矣立生高亦以貢諭興濟高生祿貢於　廷爲第一授寧國始樂安居郡城翰林贅嘉善已復還郡至寧國復贅嘉善嘉善之有支氏寔自茲始先生爲寧國季子名大倫字心易華平其別號也生而奇頴三歲端靖不妄言五歲能儷語八歲能

屬文十二歲往平山遇文社探目輒就一時詫爲神童
比出試則邑令于公其鑒識之攝督學使者李公文進
因延之家塾嗣是試必冠軍若郡若邑若直指使者若
學使者無慮數十人咸以得先生爲快了凡袁公名噪
一時先生與之相甲乙邑令周公闢書院羅名儁先生
與袁狎主其盟周公禮致若碩如龍溪王公輩先生北
面嚴事探訪文成之學意不欲以帖括見矣甲子舉浙
江鄉試爲毛公鍘所舉戊辰試春官周文恪公擬首薦
弗果甲戌成進士爲陳公蕖第三人僦舍蕭寺僮從一

椎奴讀書紬律益潛心用世之學徹逐燕會悉謝不與
會江陵有紅蓮白燕之獻草疏且糾之同年有覺者以
白座主呂文簡公厲語抑止不果上內不自安乞改南
昌授地故都會而時方藐膠扜爲冗員先生嶽嶽自亢
學舍圮則請新之宮基或有鬻食諸生或有童厄則必
引繩力爭至爲文告廟以風當道諸子衿講業明德正
學諸書院者踰千人先生一一課程之惟謹學使者受
成焉開府楊中丞成特薦於　朝故事當超拜京秩終
以前疏嫌僅移泉州司李甫入境而永春令暴於邑邑

民至掾挺刃以爲難或有尼先生行者先生毅然請前
諸監司乃曰無易公矣解是紛者先生至則散遣諸搆
者五千餘人而猶未解者則一博士弟子陰主之乃借
試事以令諸士立解而令始得去邑用以寧嗣是閩有
大役咸以屬先生矣丙子共事棘闈得士八人並知名
當世於時鹺司多秕政簡擇以往九閱月而夙蠹頓清
已攝晉江攝同安直指使者稽察之檄旁午而至先生
應之裕如也丁丑開府龎公尚鵬發故安溪令罪狀先
生當讞先是永春獄先生既嚴於法乃陽寬之以示體

安溪破甑亡恙遂厲色以鎮訐者而令反恚甚丙戌之
譏有自來矣先是江陵脩夙怨於遼藩圖覆其社而莅
訊者少司寇洪公朝選相左洪以是罷里居或將物色
以獻媚先生執不可終先生李泉洪獲免於難去未幾
而亟及矣宅若足兵食稽郵政裒積貯或更改折或均
力役以至華海艘之橫榷去市廛之苛賦酌戍卒之勾
調釋重辟之寃獄諸懿政不可更僕數賢聲籍甚八閩
矣其秋而寧國捐館之問至聞報遄發賻贈盡却去之
日攀號枳道又未幾而遘太君戚哀毁如喪寧國當是

時先生雖宅憂家食而閩中使者報　命薦剡無虚歲
歲庚辰中丞耿公直指敖公忽交章糾先生中丞劉公
思問故嘗塡閩時方佐計事雅知先生力持之乃從左
遷先生居官故嚴愼竟不知讒所自起一切不問而屏
跡綠溪之野若不知宦途之有起躓者居七年爲癸未
太宰嚴公淸強之出乃補豫章藩幕不以遷謫故鄙夷
吏事左使馬公文煒遇以國士不復用幕下儀於時豫
章多名賢若見羅李公輩先生時過從精晰性命之學
聲稱駸李泉時益著開府曹公以奉新多逋賦遂借先

生攝令事至邑政一新有廖富九者暴橫於里先生收
而置諸法廖遂爲蜚語譖於前令時當道有左袒前令
者將媒孽先生而馬公適晉開府讒用終屈奉新士民
請以先生爲眞令馬公疏得請先生益務爲寛大廣厲
功令崇獎風軌邑故苦盜司干掫者往往羅織爲功禁
不得逞調停淸畝之法或以倍入或以參入而沃瘠並
安盜魁熊十二擁貲自完先生以計致之獄成而胥析
寢矣邑雖僻而地界虔楚冠蓋相屬先生裁之以法遽
人不擾乙酉秋復入棘闈有二十士文藻艷發而字格小

戾先生陰爲訂正遂獲並薦然終不以語人明年春當
計吏而前奉新令之釁發主計者或陰佐之太宰楊公
巍持之堅若曰此賢者我故知之業已定議而西臺有
爲故安溪令婭者竟甘心焉乃以拾遺論罷一時議者
無不爲先生不平而先生怡然不屑也門人故知醵三
百金以治裝先生笑卻之已而有　命行勘奉新士民
群起稱枉當道咸直先生身雖隱而事終白矣時有諷
之出者先生堅謝不應曰予自甲戌牽絲迄今十有三
年一司教一司李一幕藩一宰邑久不能及再歲而暫

者不及歲乃幽居踰七歲所髮種種矣安能折腰少年
前爭腐鼠爲蓋先生材足用世而不肯刓其稜以諧俗
志亟匡時而不屑挫其守以詭遇以故寧爲玉折不爲
瓦全寧爲直道之三黜不爲善宦之九遷以視脂韋婾
阿隱忍以就功名者孰得失哉歲丁亥卜居邑郭時江
南大侵先生殫力而極卹之所全活頗多中丞常公居
敬司馬蹇公達先後薦公竟以無援阻杜門塞兌若不
與人間世者卽干旄在浚多不出應或以簡貴見訾先
生亦終弗應也雅性儉樸不事脩飾一遇權貴若將浼

馬有匿影避耳栖遲衡泌十有九年而一入郡城其高潔槪可見矣乃若篤厚交誼友人陸生殁而子務力攤樹之同年王君子負官粟數百法且戍先生與今大司徒丁公竭力營助卒脫其辜族子某幼孤先生保護之甚力有誣先生私其槖者憤而矢諸神不數日誣者嘔血死性好著述爲文矯矯有古風詩歌步趨三唐其最所注意者尤在編年一史是非予奪壹以獨見衷之知我非我所弗惜也嗟乎夫士患非材耳材矣患弗遇時乃以先生之材際會風雲而阨塞以老使　國家弗竟

豪傑之用誰寔爲之將遇者不必材而材者亦不必盡遇邪盖不穀所謂先生之不可及不難乎遇而難乎其不遇者矣乃其政績留兩地餘慶食來茲文章風誼流映不朽寧藉九命三錫爲重哉先生生嘉靖甲午四月朔卒萬曆甲辰四月二十有一日得年七十有一元嬪嚴夫人太學從飾女子五長如玉舉人娶於曹次養訥諸生娶於趙先卒次如金諸生娶於陳並李令人出次如瓏娶于於顧出次如瑨聘於蔣張出女五一適曹以庸一適艾靖邦一適于時保並嚴夫人出一適張慶龍孝廉同出一適卞玄極金出一字沈枅張出孫五如玉出者三元嘉聘徐中約聘顧允堅聘陳養訥出者一樹績聘葉如金出者一未名孫女二一適馮季鵾一適余秉正如玉出婚嫁皆名族

研寶齋遺藁卷之十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十一

海鹽劉世教少彝著

書

與彭孟公侍御

羇旅三年荷蒙孟公俯尋布衣之舊薄雲高誼眞非晚近所或覯見豈惟下情鏤感無已卽述之妻子頌之交游亦若齒頰香生者三月二日潛返故居畏人避事若蝸之廬猥蒙太公暨賢仲季諸郎君咸不以客自命排闥入座至於再三屢損雜佩之投不責報施之格老嫂

夫人厚貺內子踰於骨肉凡斯薦寵之無已實緣雅意而推致賢仲更軫心膂曲使戍裘生平冷孑畏受人德茲於貴門欲避無地但施者過渥則受者過慚耳伏庇於四月廿一日受事訖此中荒陋磽瘠最爲有名貧窶薄凉亡所俟言地同掌大門前卽是谿流民似星稀屋裏但饒壁立上室已多菜色中家畧似人形重以馮夷肆青蛙黽爭居旦暮不能自必饔餐庸暇爲謀更其甚者法紀廢弛人心慢縱淟涊目醇朴之名而顓蒙僅彼猶之一幾不知三尺爲何物胥卒狎凌夷之陋而怙肆居冥愚之九至群然壹意於作奸優游若可素餐而頹廢之憂殊切整頓必先易轍而矯枉之虞更倍轉展躊躇投鋪輟枕無其去泰而去甚庶幾漸改而漸更第八口凄凉餓且尋於轉壑一家愁歎悲有甚於向隅命也何言天乎至此故人霄漢如忘援手之思末路崎嶇立見剝膚之慘責令尹之布非所敢言覩伯仁之困諒亦何忍敬因便羽輒附候牋敢布丹悽具塵台覽

寄胡孝轅

自高丞使還一相聞後屈指星躔幾且周矣夏間獲奉

手札恍然若覯眉宇比耆頭來詢知老姊康勝令問翔洽良快良快不肖偃蹇至此不謂此地瘠苦太甚卽諸上官亡不言之治中不滿五百家而已酉大潦之後署舍漂蕩頻年潢潦相仍人多菜色家鮮完堵每一小出不勝窮徼絕塞之思自謂如三家村中小兒學作戲劇非眞作官也蓋邑既無城減削過甚昔人或云一城如斗吾謂敝邑如掌耳居平卽青菜絕鮮中秋日方從會城買得家中驚詫不啻驟覩環寶也概可知已外一綵以獻老姊千里鵝毛慙媿慙媿

寄姚叔祥

人來奉手教并大刻真若覯芝宇聆玉屑篝燈捧讀幾至夜分頓忘此身之在塵氛也每念吾輩二十年前從游之樂邈若山河迄今星散幾盡且中間變態種種不堪屈指能無泫然何菲莪尚未相聞曹觀察則辱其先施弟即相訪惓惓吾郡諸公然所尤注意者則仁兄也儻晤間當先為致尊旨弟比大病幾死政以積暑積勞病根已種八月六日風雨異常衙舍單陋窻牖壁落亡不傾圮病遂大作今雖强起尚未霍然也乃若此邑之

瘠狹遠不及吾地璵城一鎮猶有生氣來力想能言之弟非敢漫言相欺也居人不及五百家又復無城居平即青萊不可得自四月廿一日至此中秋日始從省下買得妻子童僕歡聲如雷不啻驟見瓌寶其它概可知已辱仁兄惓惓敢并及之季常未選未歸大是得算向有一書寄之不知得無浮沉否暇中每念如此人即欲再覓一人了不可得造物者摧折至此令人感慨深

寄陸垂雲

羇旅窮愁中政賴一二三兄弟時時過從銷此磊塊不圖仁兄猥賜薦寵百倍儔侶豈長者矜憐其愚而辱俯收之耶乃至借名相响則尤人情所難刻骨之感其何可諼春中抵故居畏人避事若蝸之廬於時台旌尚未至就李詹邇若雲間紫氣隱隱翹企之私我勞何如弟伏茈巳於孟夏受事邑之荒陋大不似復初兄所言相去十五六年而風景人情乃爾良可浩歎人便敬上緞履之問不腆一芹惟台慈蠲鑒

寄董憲滇

春中亟欲一覯芝宇竊天虞者屢矣而竟爾相左可勝

耿耿遠辱手教并高詠下頒一何鉅麗都雅乃爾奔走風塵無能屬和徒有內媿弟比以積暑大病幾至委頓此邑曾辱游展不謂荒陋瘠磽遂至於此且頻年暵潦穀貴如珠受事以來惟禱雨發廩與迓送上官耳邑中自大潦之後頹垣敗壁生氣蕭瑟每一小出令人作塞下想何敢復言遊宴惟先後禱雨嘗一至盤谷與金沙耳即青萊絕不可得四閱月後始從洪塘買得宅可知已弟生平最惡人作不情語老兄親歷其地敢一及之當知非誣也力疾附謝不盡願言空函千里慙灼奈何

與周公美

追憶從游之日二十九年於此矣語云三十年爲一世人生交游遂獲及此不爲不久惟是兩家里閈相去不三舍盈盈一水而聚首之難不啻絕域令人慨歎深乎居屈指疇昔八人兄家二難蚤罹慘毒且血胤杳然良所惋悼伯闇先生晚始舉子而捐館遽聞祖植橫金自貴而似續寂寂無異二難季宣淼倒子衿進無兩公之軒翁退同三子之單子獨老兄玄白與弟特此一着似爲差勝頗老兄高蹈霞外蜡觀一世文酒之樂自足千

古玄白瘦同海隺健過泩駒閃閃爍爍故是晚達氣骨弟屈首風塵遺襪知已生平意氣摧挫已盡更復何言獨蠢子二人弱孫亦已三人窮愁牢落中時時以此自快耳餘則事事不敢望兩兄矣三十年莫逆寧敢以謾語相欺哉浮弋丈厚德絕世每一晤對便若與赫胥大庭時人上下別去輒作數日思宅相門風固不誣也更推老兄餘分尤自惓惓雅非弟所敢當所私扼腕者六年鞅掌僅得量移方正之效微可概見縱有銓地一路乃在目下不能令人無慊恨耳兹因浮弋丈行便敬附綏履之問相見未期願言𩍐飦鱗羽武便毋玉而音

與庾佩之

吾兩人非期集不得合併非三歲不得期集比者東西相望不啻隔河牛女即晤言不能數數況栝酒燕咲之適乎弟既見擯側耳知已乃兄竟不借長公垂天之翼而猶同下走蟠泥之困令人短氣夫何可言憤懣結轖中急偵之長公所則行李已遄發矣嗟乎嗟乎丈夫坎壈何代無之然未有如吾朝之甚者以其途隘而格泥也以吾兄之材即令入金華列玉署尚當令彼曹借色

何至困頓乃爾然弟需之六月息耳願勉旃桑榆之收爲故人光寵長公中祕之望衆論屬仰而竟致相左理不可解將無貴門蒙氣未盡脫然耶世途之不足憑大抵若此真可一咲耳弟以八口見迫俛首謁選生平意氣舉落夢境需次未期不堪牢落辱長公不忘疇昔時時引車逆旅薄雲之誼蓋爲吾兄推致也感長公更不能不感吾兄矣欲作一詩寄兄比緣旅病筆研久塵僅以拙刻九種呈政并董太史草書一幅是真蹟非借名者幸留之篋笥毋落人手相見尚遠詹溯爲勞

與周本音

前月使乎還附有一札計入覽久矣比來綴履日勝歎詠不廢想輕艣瘦卭時時往來吳越間秋既深矣丘壑林樾之觀競秀爭妍片晷萬狀何啻七寶帳中絕代麗人所恨不能飛渡大江從老兄一一領畧耳每一念及便不勝涎垂固不止神往也南風有便幸不惜奚囊之秘以示我弟潦倒需次尚須冬春間奉教政未有期長安知許大弟淹留閱歲絕不見一異人以為深恨所與游者宗弟孝廉特倩文學之美固無俟言弟所寂心儀

者其人有骨有識有熱腸而更渾涵不露斷非塵埃中物尚爾偃蹇公車故知蒼生福運未到茲携家入吳與弟商略吳中名勝弟謂不可不一詣高齋然亦願老兄無失茲異人也相見時當知弟言非妄弟已矣生平意氣盡逐東流百鍊揉為繞指壯心短而玩世異日稍積五斗之餘當棄妻子携琴書覓一深山若武陵桃源者結茅種藥而終老焉老兄能從我於茲乎

與趙歸甫

與兄傾蓋猥蒙不鄙而以太君徽烈下命懿德之好不勝傾挹惟是才薄無能頌揚萬一為媿乃不肖竊因太君而有私[illegible]亦幸章遂并及之家女兄雅操亡媿太君而湮沒未顯亦畧相當其不能微綸綍為重政均以貧故耳然今日之舉則兄之顯揚太君力竭於此矣家女兄斬然血胤又何望焉輒以所草家傳奉覽若相見修之可一問而得其槩也

啓事

為陳阿山丐助啓事

武林陳公獻甲辰冬客游卒中亟歸及門而殞其母竟

弗獲終天年明年以哀死其婦哭泣過禮淚竭而瞽有子一遺腹子一女一並幼稚家徒壁立賴其僕阿山不憚勤悴每旦走十五里賣魚逐微息以共饔餐蓋數年如一日也阿山幾三十未能娶顧獨竭力以事主母子無怨色然亦不勝勞而病今年秋病大作瀕死者數矣不佞頃過武林詢得其狀不覺隕涕失聲非獨痛孤嫠之將溝壑私竊重嘉阿山之義詎惟僮僕所難不佞貧不能為之地伏惟明公辱與公獻有撫塵之舊儻憐而推鳫鶩之餘粒以䘏之不佞當令阿山踵高門以請豈

惟孤孫少延旦夕即公猷有知亦將銜感下泉矣昧冒
唐突死罪死罪

研寶齋遺藁卷之十一終

研寶齋遺藁卷之十二

海鹽劉世教少彞著

荒箸畧

吳越故澤國也其於　國賦則外府也在昔丁亥常一
中於鴻水矣於時粟貫翔踊斛幾二金殣殍塞塗疫癘
駢踵郊野之間四望煙絕迄今談者猶爲色動曾未二
紀而霪霖復肆虐矣七郡胥壤一時遂爲巨浸其未波
者百不能一也有之則高陵荒原不毛之瘠耳蓋眎昔
不啻倍已未魚之譏誠不能旦暮自必其命惟是遺穗

未沒而斛且及一金矣竊恐秋冬之交納稼之望已絕
而待哺者且日益衆焉寧復知所底止哉輕餒死而重
爲辟介士之操也可槩望之蚩蚩之衆乎其能亡寒心
也者今遠而遲來牟則十閱月而盈也又遠而遲新穀
則歲有五月而盈也人日不再食而餒七日而斃矣引
西江以濡涸轍其能及否乎且非獨於此也大侵之後
必有大札丁亥之已事可鑒也弱者轉溝壑强者散而
流離焉勢所必不免也即幸而無死與徙而札且祟之
即又幸而無及於札而力能緣南畝者鮮矣野不闢不

能亡虞坻野不闢而賦無所自出不能亡虞　國卽復盡蠲賦以寬祇而祇實重困矣祇重困則不獨民受之是又不能亡虞　國也故小潦小暵者一歲之祲也而大潦大暵者數歲之祲也祲之小者竭賢有司之力而可辦乃若非常之祲則亦必有非常之舉而後濟自非

朝廷沛德音發帑藏破拘攣之見越故常之規而能迓旣乖之天和收將渙之人心乎聞之患貴先防籌惟豫定蒭蕘之賤　廟議所不廢也爰借前箸籌之曰蠲曰賑曰糴曰貸曰禁賑之事八蠲以下並一凡十有二

籌用備采擇

曰蠲

惟是七郡地不能當天下二十之一而賦乃幾十之五六葢豐歲而力已竭矣矧茲千里爲壑天如之卉不可復得民旦夕抹焱不暇安所得賦而輸之故蠲亦無賦不蠲亦無賦蠲則　朝廷猶任其恩不則遂斂之怨矣蠲則吏得藉手以安集不則潰决而莫可支矣蠲則損之一歲而嗣之入者固亡涯也不則徒據其虛名而意外之萊粱且漸長矣等失賦耳孰與蠲之之爲得哉顧此猶以利害言也夫寧有方千里之災民父子至不相保而　聖明在上能不下哀痛之　詔罷田租之入重計其安全而亟極之溺乎謂　國體何及今抗章力請凡今歲額賦悉與蠲除有如小緩而司農之尺一下有司以期會從事卽敲骨而椎之髓自二三巨室外烏能神運而鬼輸之哉且得賦而失民智者不以易也矧賦必不得而苐以攖其心乎藉令喜亂樂禍之夫乘之而起事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非不知司農之詘方甚罄歲入之不支出而九塞之需若灼眉也者顧民之顛隮

極矣司農卽告匱而水衡將作之儲可暫貸也冏寺留著之蓄可稍括也甚而瓊林大盈之積鏹可特發也是

國計非遂終詘也彼窮民者失不於　朝廷請命而何所復之乎藉令主計者之持之也柰何則及茲稽天時請特使以行勘可乎夫非以使者之言能重於當道也又冠蓋之客從此而之長安者貢相望於道爲不足於咨詢也蓋必如是而司農之後言塞耳蠲得請而賑之事可徐策已

曰賑之一

夫遇祲而賑蓋歷代之故事也其善不善視當其時與否耳猶之療疾然始病而藥藥未竟而霍然矣迫而投焉人重困而藥且倍矣濟不濟半矣若必俟其殆而後藥之則生氣薄而執已亡及矣其濟者幸而不濟者常矣賑之先後胡以異此昔已丑冬吳越大祲　朝廷特發三十萬金以省臣涖賑矣孑遺之氓實賴以全活而識者尚微謂其後時焉則丁亥之潦頫連泰甚而至是弗能支也然先是者嘗以御史大夫吳公時來議扣存漕粟之十三是雖未賑而粟則已幸留矣顧獨失之於

其春而溝壑者無及耳今而議賑其必於獻歲之春乎計入冬而粟且漸踊矣入春而且寖甚矣東作假始時固不可失也顧今之潦非昔之潦也七郡之爲州若邑凡四十有二而靡非壑也截長補短邑可得田百萬畝畝歲穫粟二斛而嬴是總之失八九千萬斛矣然往者京口滸墅之間百穀之舫無日夜不灌輸而南者蓋在豐歲而已藉資於境外矣何者其生齒繁而土之毛不能給耳今待哺者若故而粟則已烏有矣即盡幽兩都之共勢不能二十之一也將何策而可獨有大賑之而

已夫賑之事有二曰金曰粟賑之所自出有三曰　朝廷曰有司曰富家巨室夫　朝廷待　命者也有司則不待　命矣富家巨室則又必待命於有司矣是其爲富家巨室也者靡非有司也而其爲有司也者又靡非朝廷也法則孰先請先敘有司之積貯而嗣請之朝廷而嗣風之富家巨室之慕義者可乎蓋有司之稽無幾耳　朝廷之大賚亦當有限勢必有所不逮也彼其休戚利害之與共孰有切於富家巨室也者而能秦越視哉誠及今而亟圖之方春而徐賑焉將餒者藉以飽殍者藉以生而耕者亦藉以耒已

曰賑之二

夫賑之自　朝廷出者則曩之斥帑金是已日者大倉之金錢匱大司農至仰屋歎驟而議賑金必不得之數也不再計而審矣藉令徼非常之　恩而金非可食也亦安所得粟而易之即有之非巨室之滯穗則豪商之居積輕千里而來者耳埶且必大踊費金多而易粟寡寡予之而氓亡濟也多予之而帑不能堪也豈惟氓不能宿飽而於主計者先已坐困矣非策也則莫若截留

漕粟便今夫豫章荆楚之漕艘獻春而入真州者尾相
銜也其順流而下吳若越又甚便也請議截百萬分予
兩地期以中春而集各聽設法行賑其它道路一切之
費並計而歸之司農竊謂其便有七　上不廢曠蕩之
恩亦不致損度支錙一民捷於得粟二國中粟驟益則
價必不大踊三當春耕時農有所藉四賑得其時民不
致憊極而難拯五賑金則胥吏易緣爲奸粟則差不便
六漕卒終歲道路暫而獲息肩且可稍殺其行糗七其
便於賑金蓋相百也而其得請於司農又不啻易也然

而非百萬石不可何者今其委波濤者已不下八九千
萬石矣即幸而得請亦僅僅百之一而差盈耳損之而
所濟幾何且以司農之折色倒爲金可五十萬其浮於
已丑十不能七也然而道里之費與行糗之殺計亦已
當其半矣況今之祲又不啻倍之昔也者　天子方將
南顧而恫瘝大司農仰承　悳意直振廩竭粟之不暇
而寧靳此爲是在力請之耳

曰賑之三

漕粟之請便矣然而事在獻歲也夫寧無遺穗計涉冬
而罄耳能久枵其腹以待乎即不然而詎能取必
萬也矧其虞於不給也將若之何則有郡國之積貯在
往者固有　成命矣曰以備不虞今獨非其時哉遑無
復論自巳丑迄今蓋二十年所矣日積而歲絫焉計當
有陳陳而因者顧法久則敝生事久則蠹起其不能無
牟漁鼓也請一切覈以從事可乎其穀可賑也即其或
爲賈者可合一郡之所有而擇廉幹吏以逵市也又膠
序之義晦巖邑以千計即下者猶以百計其歲入固可
按籍數積之數年而不億矣然而弊亦與之等其名若

輸於民而實不出自民者可覈也其貌若斂於官而實
不入於官者尤可覈也蓋膠庠原非錢穀之媒而慢藏
終爲誨盜之餌弊所從來久矣顧安得燭照而數計之
乎昔人之論節儉曰無輕其豪釐今日之事何以異此
第取盈於故額而姑寬三尺以比於弛刑之誼奚不可
且有甚於此者下終歲竭蹶以終事稍失期會而鞭笞
待之矣然而堂廉遼絕問其所輸者何而終不能略舉
其概也上亦終歲竭蹶以從事稍失期會而停罰隨之
矣然而簿領殷湊問其所徵者何而亦不能縷舉其悉

也徒令積猾巨姦蟊蠹其間顛倒下上而屬厭焉非一日矣亦非一事矣夫寧知剜肉補創剔髓朘血而輸之者乃以塡若曹亡當之壑哉詎惟此二端而已且謂二者之遂足以盡賑乎夫賑公事也茲其在公者也不先聚之在公而遽以風勵私室可乎

曰賑之四

蓋今之所㝡患而埶不能遏者不曰粟貴哉即厲禁抑之不得惟實有不貴之粟在使民左手予鏹而右挈之囊則壟斷之子無所復用其巧將不禁而自平矣顧吾

方欲為民請命而惴惴焉不能亡虞於不盡得重以郡國之拮据歷二十年而未知所儲稿為幾可全活者若而人公家之力概可見矣謂亡藉於富家巨室可乎夫中產而上故漸有餘粟矣今非若勸借者之擾也第稍令輸其所餘視市直而少損焉以市之窶人是於藏者初無大損而餧者不啻重受益矣薦紳先生夫孰無慕義之致此一時也當必有投袂而起者第無程以格而風之市義以自為惠也可若夫素封之家請視其稿而程之稿不及三百石者聽五百石者二十而一千石者十而一二千石者十一而五三千石者十之二浮之十二而止官豫索其數而揭諸塗輿衆共覈之敢有欺匿者令得廉實以告告有賞賞以匿之十一粟則仍藏於其家異日者以賈予主其匿而見告者沒其半以賑是所損者特不過意外橫溢之賈而實未嘗少損於其貲也且可以傅義聲可以為惠於鄉可以善完其所有一事而三善集焉詎惟無損抑亦重有利矣至於緇黃者流業已棄離一切何復擁厚貲以自汙即在彼教不能無禁矧其作姦蒐慝往往而是則財實為之請姑貲而

概聚焉百石以下聽五百石以下徵益之千石以上更益之何者彼固無所事此耳此非必盡粟也其藏穀者等獨慮夫拘攣之士不能亡泥於膠柱也夫死亡既亂之日迫而必斤斤曰無動為擾焉不因噎而廢食哉且財非從地出也銅山金穴其始能亡掊剋而致者鮮矣是故吳越之間一小豪起而方數里之內靡非其屬厭之餘也一巨豪起而方數十里之內無不被之矣滿則必概天道固然茲固其全之之日也且昔之善聚斂者廣漢元寶之屬有一能自全者乎即齊奴元雍身都弁

覓而何以卒不免也彼素封者而知之方將虞守虜之難終規散之之不暇而尚區區滯穗之是靳也噫

曰賑之五

夫素封之家即有恒産而要之踐更輸輓其犇走於公家者亦甚繁且苦矣獨旅人之質庫不然其攤貲甚厚其朘利甚渥其經營又甚逸而名不挂版圖事不涉催科抑何其多倖甚也請極言之遠不暇援引姑以鹽論鹽自均甲以來田畝三百二十而役役稍重則破矣又重則蕩矣又甚則殺身者有之矣何者其最上腴不能

及二千金而瘠者僅三四百金耳瘠無論上田歲得粟可三百斛以三之一輸公家積十豐歲而不能二千斛也賈當中金千然而十歲中俛仰倚之矣公家之百需又倚之矣其能有羸焉鮮矣質庫不然其上者毋至盈萬金即寡亦不下五六千是上者一而當沃壤之役田五六矣下者亦不啻三之其於瘠壤則上者遂三十而盈下者亦不啻十五六歲以什一計而子錢之入可知也矧其二之而三之乎是質庫之最下者其一歲之入已當上田之十歲矣顧此則終歲奔走而不給彼第高

枕臥而子母倍息矣未幾子復爲母而又息之矣其土著者人弓人得猶之乎楚也不則一襆載之而去闗譏之法未聞稅金遂令若曹據此全利即比者権使出而始議及焉然僅僅歲數金止耳是以富室鮮累世之産而質庫多百年之業當十歲而更版圖一里之中慮無不易其三四甚且六七而質庫無論大小凡三年必益其一其甘苦利害較若列眉豈待智者而後辨哉莫非民也縣絕乃爾夫豐則朘其脂侵則乘其急而倍入焉且又坐視其溝壑也忍乎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人事固

所宜然請計歲以爲之格歲輸粟若干石以賑未及三歲者勿輸輸至二十有五歲而止遠勿論其有慕義好施至溢額者或旌其廬或錫之冠服官司以禮優異用示風勵此非獨便於窮民也於質庫亦大有利焉不然而民無所得食睊睊而睨其厚入也終能高枕而偃有之乎抑是說也即無事時所不得置而弗議以任其尾閭而逝波者也矧此日也哉

曰賑之六

夫漕粟截矣積貯罄矣巨室之義糶廣矣質庫之樂輸

者嚚而集矣若是而賑不亦有藉哉惟是待哺之方衆也歲月之方遥也無已則請推廣令甲之意而稍開拘攣之路可乎往 兩宫 三殿之鼎建與漕河之有事也當事者嘗首疏開納之議矣其鬻爵諸事弗論乃若輸金而入太學亡議亡之夫太學賢士藪蓋自 聖祖以來 翠華黄屋歷世所親涖而廣厲者也然猶得以輸金入今獨不可推之郡邑以濟一時之急乎請下令曰民間少年有文秩稍通願遊膠抒者聽輸粟若干石備賑准補博士子弟俟試試而異等如例叙補即或稍

劣以六歲故事寛之至九歲踰朞而試仍不前聽以冠服終或以諸生名入太學如是彼才者得自見即駑者亦冀倖全而應必夥矣顧得無以始進難之乎則太學又何異焉彼其取上第者絫絫也何傷乎其貲進也且

天子尚不難收之太學而有司者何獨靳之膠抒耶

又往歲督學使者嘗創之令矣凡入田膠官者得以諸生入太學其諸生而入田者得超等而以餼廩入夫田猶有之粟奚不可餼廩猶可以田得而何得難於其始階也且夫收一士而遂可以活數百千人是仁人者之所褰裳而前者也不然將亡乃重惜士而輕忍人之死乎異日者鬻爵之令下且捐朽貫而夕疏仕籍儼然而被黼矣而乘軒矣其遂條戚施而旅進退於郡邑之庭者亡論獨不有身列 赤墀之下者乎其以視遂掖孰重輕焉是不可謂非賑之一策也

曰賑之七

鬻爵非古也有之自漢始乃若刑之有贖唐虞以降蓋世守之而周爲甚其初第於鞭扑耳卒乃五刑皆用之故周禮荒政十有二而弛刑居一焉贖所從來非一日

矣豈其亡當而代襲之爲今郎縣造士之令而邑可幾千石乎竊以爲贖可議也在 制鬼薪城旦而下法得入粟以贖其重辟不然然嘉靖間島夷之難作軍興不給即大辟且及之矣請自今以前凡已讞而 赦令所不原者並不得贖其它稍可矜疑許以贖論或衡其罪之重輕或權其力之豐嗇而衷之其自今以後迄於獻歲之麥秋諸大辟如 制外其它雜犯以下非力不能贖者悉以贖從事其罪稍重而力饒於貲非亡意者從刑故論勿贖罪稍薄而非有意者且力不任贖者從弛

刑論勿贖贖以粟以穀勿以金其多寡視罪而微以力為軒輕計一笞贖而所活倍之矣一杖贖而所活更倍之矣若鬼薪以上則所贖一而所活者且十之而百千之矣於法初無大屈而於窮民則所濟博矣且三代已試之故事也宜若無不可然第其名為賑而贖之也者必其實為賑而用之者也夫寧有民之阽危如是而為之上者忍復計其它哉是二策者固非　聖世之所宜有也第不得已而佐時之急可耳則所謂破拘攣之見者也然要之於令甲故亦無逕庭也

日賑之八

番如是而賑之源辟已廣已請詳其事彼巨室之餘廩以義糶者非賑而賑者也法不必及春也時而昂昂而立斥以抑之可粟有餘日斥之亦可升可活二人日百石可活二萬人中邑倍之巨邑更倍之自十月迄四月而粟可計也第自升以上盈斗而止禁弗得多糴務使盡入於貧民之腹而毋令力可自活者與黠者得猥冒焉斯善矣若夫賑則難言哉往者籍具於里胥餒者不必籍籍者不必餒甚則一人耳而籍五六其姓名也又甚則五六其姓名未已也至并其一人者而無之民莫得而質也官亦莫得而詰也不幾於虛　明詔曠典乎哉茲將釐之其說有二其一曰擇人夫環一里之中寧無有饒於力而為衆所憑信者乎凡里之人其家之豐嗇丁之多寡必其所稔知者也擇一人焉俾司其事次者副之而令具籍焉胥第供筆札毋得上下其手籍既成復環數里之內擇其更饒而材者一人主且副之俾家至而覈焉其有未當者亟為釐正是謂擇賑之人其一曰覈丁夫賑以振之也無論不當賑者即不計

其人之幾何而等予之是寡者獲宿飽而衆者猶之乎餒也非法也請計丁以為率家十人者為上七人者為中四人者為下令籍者明疏之毋以幼稚入必若干歲乃與復令覈者慎稽之是謂覈賑之丁於是合一邑之籍而計焉凡上丁家若干中及下各若干賑之粟可若干家可賑粟若干損其下者以益上者凡三等一以丁為差並計以授司者并出納界之官親涖其地按籍以賑賑之時徧召里之人令得舉其失失三人有罰六人以上倍之十人以上并罰覈者其無失有賞竊謂是舉

也其便凡六居同井里豐約多寡必不敢顛倒縣絕一也方賑時目屬於一方之衆卽欲為欺罔不能亡憚於發露二也餓民無奔走期會之苦不致匍匐顛頓於道路三也粟皆入餒腹不致若往者之虛冒四也富者操籍與覈之柄情相聯絡寠人不致生它心五也富者卽不無往來給散之勞而初無損其庾廩且令示德焉六也賑之便慮以善於此者矣顧此為荒野言耳若夫城廓闤闠之間擇人而具之籍一佐貳之良者家至戶到覈之而無難也抑古有為糜以食餓者意非不美也第

其群聚穢惡孰不能以薰蒸疫癘之虞請姑以是待流民之以籍者可乎誠於四郊之外擇寺觀之弘敞者遴緇黃以主之而官予之粟若器具且時稽察焉其善若事者卽以其官官之計無有弗盡力者矣凡此第其大略耳若夫斟酌損益講求盡善之策是在用之者矣

曰糴

蓋賑之力至是亦幾竭矣而賑之粟終不能以虞匱也行百里者半九十豈其奪之溝中而復委棄之也者於是乎有糴之事在曰官曰民必互用之而後可今郡國之叅卽不至大饑然獨無餘鏹可暫發者乎卽所當上輸而獨無可稍緩者在乎請括而斥之又集一郡之所有而計之擇佐領之彊幹者二三人分領其事予之符繻及茲西成之先或之豫章或之荆楚為移檄於所在而告糴焉返之日仍於彼索檄以報必明疏其賈毋令得增益於間而為之蠹其能勤於事而潔廉無議者予上考甚者特薦而叙遷之粟則合其賈與舟楫之費而共計焉石為金幾何分予諸邑使設法平市如賑之義糶法粟散於民金歸於叅便孰甚焉顧非獨粟可市也

卽菽麥亦奚不可者此糴之在官者然也若夫民間之逹市者計必不乏特不無道路之虞與關市之阻耳今誠予之以符使以虞於往來諸關市悉不得以稅榷為名橫有科擾迫其歸也悉聽以時賈受直毋有減抑則願往者必衆而粟必克牣於市矣此糴之在民者然也糴於官者壹以原賈糶以陰制猾牙狙儈之命而持其衡糴於民者聽以時賈糶以明關懋遷有無之路而通其權然有其在官者而民必不能過為之昂也又有其在民者而官又不必過虞其不能繼也故曰官與民互

用之而以濟賑之不逮者此也

曰買

等糴耳而胡其出之異耶官傾儲而致之邑必不能盈數千也不及旬而盡矣夫民也自非覬錙銖之潤而能驅之數千里之外以相灌輸乎且民之安土而重服賈莫此諸郡爲甚其躡蹻而奮者鮮矣則所藉者亦惟是四境之外素習於商者耳彼其左顧右盼徵貴賤而權棄取隸首之所不能窮也今將鼓舞而招徠之使危舸巨艑稇載爭前以紛集於吾土令官無告糴之勞民無

炊玉之歎其何術而可則請斟酌於限賈之令而已蓋屬者商羊爲政市賈騾騰自非禁令之畫一孰且日益而未已一時单窶之子其幸脫於立槁者非此令之力與第一歲之産止共一歲之食今之所及禁者大都境内之粒多計秋盡而罄矣請自今亟著爲令凡商賈以粟至者賈高下悉聽民間時直官無所與若牙獪欺罔必重法勿宥夫非故昂之也物之不齊神聖所不能强而商賈之趨利則不啻若鶩也惟毋抑其賈而粟之至者日益多矣粟之至者日益多又不必其抑之而自平矣即不然而厲禁之意非不仁也法非不善也彼慮夫數千里之僕僕而所獲之不償也必將有却步而不前者矣且夫生生者造化之大機也機不暫息則不能長動而出故物生之數有大虧無大贏今吳越之粟驟而淪胥者至八九千萬石是所謂大虧者也彼荆楚豫章之間即幸而有年其必不能大贏玆數明矣即殺而取足其半彼中詎能無稍踊也者而焉能遙斷其賈之必廉而遽限之哉惟獨計其來之緐則必不能大踊云耳曰有如踊也若之何曰郡國之有積貯也巨室之有義

糴也質庫之有樂輸也官之有告糴也備之則已悉矣時出而抑之其何難之與有曰一市而二賈可乎曰官糴之爲法也糴弗得過斗以飽窶夫也彼民之自爲糴者多寡無制非矛盾也夫寧有棄廉而趨貴者乎且又不有賑之事在乎必如是而後足以濟官糴之窮也

曰禁

牧之去敗群也耕之薙非種也夫豈不慈孰寔使然今得無有不令之民藉口饑饉而輒肆其蠆尾也者有如上之人重愛其力而輕視其死亾則亦何辭之有乃今

所極計而亟拯之者即令其自為慮曾不是過而能無
去之而薙之乎請事制而坊之曰道路之禁凡一切周
行晝地而戍五里一艘五艘一裨校十艘一偏校二十
艘一都尉各警於其地毋令宵人得以竊發發則當其
地者坐之發而匿者罰終月而無事則勞終半歲則大
勞或俾之事任曰荒野之禁卒伍追胥其人故非乏也
第令嚴偵焉間有艸竊攘奪能合其人而緝之者勞非
追胥者倍即不能亟以告而窮治焉匿則罰匿而有所
私重罰曰聚落之禁狹者艘一廣者倍之司以裨校其

事若賞罰視荒野曰坊市之禁城廓之間干掫舊矣然
特故事耳宜益申飭而加甚或殺其地而得以時及可
夫如是不將有所加置而重糜粮哉曰非然也海艘之
非汎而輟者不可庸乎其卒不可役乎即廓之內外不
可令晝地而戍乎不費斗粟不增一人而尺地無弗嚴
矣然此第為探囊胠篋者備耳夫氛祲者明聖之所憂
而奸雄之所幸者也今之民非昔之民矣逵弗及見即
遡之十歲前而何其濞之甚哉重以比者　廟堂之上
百廢百敝皆其艸野之氓人盡聾聵寧獨無占風角習

讖緯若唐之巢宋之臘也者窺伺於其間乎無之　宗
社之靈也即萬一有之非藿食者所敢深言也

研寶齋遺藁卷之十　終

〔明〕程于古撰

落玄軒集選十二卷

明天啟三年郭起鳳刻本

落玄軒集序

煉石而後重藉一陰縫缺蒼黃
亂矣文雖而不厭也至且濫而書
契溢而詖讒賁素之後繼以乘史
自有權人一師家一帝
無慮乎秦灰之難也六經如日留
以拓餘祖龍氏殆有意焉史臣
曰存易為卜筮隱書於漆壁嘖
休矣世有韡山擴地合六齊九聰
明過神禹而目猶眯書紀者乎夫

六陰陽雜亂之氣欲行乎天壤為
以治以亂本也范紹程子負嫣諮帖
氣至人至文以纖陲楚楚之儒盡括
三聖言立一代語非文章家饕墨
乎余十四齡良友其人知其前十年

為失怙之子五世年為困衡士今
且於榆稚起以其窮年殊歲枯
目塞乎之功為可忽耶磨充積壯
事稷宗宮禁呼為才子兩都八方
[illegible]南蠻西夷皆傳寫其詩書豈

逢合而然盖聲賓不能泯也范
卿強志感氣好大見奇嘗自為
大言臣使至閱未補秦坑復開音
猶將一身撑補之啟其八歲時臣
解聲病出於無師自是窮研
序三
汲冢繁索百氏至星躔緯讖曆
笑詞倡無所不攫掇時好踏辟
獨卧性愈燥度方嚴若臨大君搖
筆若龍以是人好賓之亦靡敢
易之間隨風破浪越鹿籠雲為

世閑不急游果月歸橐錦充然
也雅好金虎木乙之説初逢人則稽
姤復已乃絕口但日龍眉白法中必
居一鳥余雖寢食同之盖不測其
腹臆何許也風土記之程太虛世
序四
掌南岷乙范組岦其人與點吾
所自出盖以脱芝於松楷栩於陽
羡渎騎竹於箸束髮於苕黄龍
林屋張乙滴泖之滕已滋兒歲
屢遷所鬱律之奇寧可涯哉兮

癸亥學使君以史贍動其食指嘗
賢士大夫云考釋於一齋　國家五十
年錢穀刑名兵商儒媛要已採會十
九矣孫武子嘗以兵說闔閭〻〻出宮中
女子百八十人分隊而長已乃左右鼓

序五

後跪起皆中此其小試勒兵矣
若矯蟜中秘鳥可步若而人惜
仙居五三大將麗於間此文人
三嘆也余秋時多暇果其篋中著
序傳賦記以及騷雅雜著凡十五函

傳諸梨棗令世共表其美當有
如元稹之好者焉
玉居癸亥九月友弟鄭起鳳
題於大槐山房

同邑高松聲書

序六

蒼雲集序

余不能詩而喜人能詩故如
坡仙不能飲酒而見醉者為
之酣暢也乃秀州程花伯
實有別才別趣不隨人學

序一

唐詩而獨取坡仙小草蒼云
兔之句以名其軒為詩賦千
餘篇無畢題崖集以花
伯後舉子業已歸於詩已
不易得況詩文能不拘〻辞

病間求工而云以獨映余蓋
喜其中不可測也吉云自子
雲擬易著稱而坡仙自子
雲因為蜀之立言不誣者歟
學蒼云于楊西河蒼之云至

序二

蘿乃花伯所之名謹〻以
節為老小草云爾小草者
昔人所借以諷安石出處之
言而東晉之功故後不小之富
文章中晚之會且以帖括固

至膏肓矣桓温專寵
符堅內侵時年猶望范仰
發於任之經此達志也夫子
云云四百年乃顯矣哉記
其不足出策決科今范似

序三

韓噪青衿嵩崖守玄老
郎年同年范香令當世
文人亦互稱范似不置乃猶
詢余求序之至以余不能而辭
人於者而因于薙之聯以此

原缺第四葉

序五

劉歟

英國樊鏡誠撰

落玄軒集選卷之一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邑馮玄鑑鑑之父選
吳郡沈國元蜚仲父訂

騷

涉江小引

涉江乃九章之一思忠畏妒形諸愁、余以秋晚臨江感搖落之幽緒追屈子之悲心惋憯今昔以殫情志

思渺渺兮江之洲濕濕噴沫兮聲相愁江風𦐂律兮天倒流神皐縶刖兮沙塹休鯢鱷鯀鱷兮小大倂孤踪遭距兮嵬遲留靈荃舒秀兮春夕景荏冉兮墮秋物如此兮終盡悲逝波兮焉收搏牛之蝱兮不能破蝨將桂櫝兮難諆匪樂生而畏犧兮日羨淵兮爲羞謂至實兮絕好騶侏儒兮何修木蒼乾兮金有聲知中歲兮毯罽辟松桂兮在晚節庭立兮霜飍匪在上兮閶闔箄貧捽茹兮羈囚願爲洛魴兮伊鯉詎囦蟄兮龍蚪獎天衷兮冥邈采江珠兮秦投思知門兮必杜抑翠綸桂餌兮迷鯈展局步兮內憂指江離與衡若兮深咨諏夫何晶晶之不照兮致香蔙兮羣蕕髡飈雖吾青兮匪鱸羨兮達遊漭兮突江湟汨望聊慮兮雲淹忽吳兮鴟夷越兮烏訖隱見兩艱兮潮汐發神妃揚袂兮鮫商涕迴磅

唐劫悟兮元氣杳來慘澹楓葉兮覩丹如綠凄凄漇漇兮初鴻激哀商聲吹兮憑江之纇絕區霾雨兮蠔山摧行休兮散髮思將得蒙古兮爲吾師沿江開蓼兮味者知

五日祀屈平篔社分體

騁奇服兮江濱弔南夷兮之孤臣胡天皇之不造兮捐道德兮無親心晶徒絜于日月兮珍瓦缶兮洪聲湮陳向荃蕖之不並樹兮乃傾朝爲

髭闍之人伊懷謇謇而獨亢兮究一摧牙兮甘脣鼠牙盡日兮穿牖詎斵脘連榻之吾屯電合兮飈至雖九陽兮猶淪自古跼天蹐地者翳不一兮皆危善兮明淫崇侯之穽姬昌兮比干之剖諫兮婀身三良亦何罪兮痓土二桃亦奚重兮嬪席之珍益陰陽畸正之不齊兮匪蹵厄而之明神余惟懷楚人之歲時兮攬令節兮茲辰搴芳椒與香芷兮照精誠于白水起彭咸之固

志兮願量人兮恕巳江籬采采兮爲君羞江渚靡溰兮爲君釃濯漁子之清纓兮醒其未攺借神妃之瑟調兮遏其行履羌余直之與荃共兮百姤讒僉之愠毁惟容與兮若舟之涉虛又若曲木兮歷嶒岘而宛委貞霜之美自信兮大川之濟自砥斯至德韜精如涅兮神龍亦慚其行止亂曰一江之東兮浪浪沾余之軆兮一江之西兮耿耿通余之衷兮一江之北兮魚龍匪秋而不伏兮一江之南兮願從熊繹之周封兮樂此糈兮輕蕙綢而吾語兮

落玄軒集選卷之一

賦

蕪臯賦 有引

草色瘠矣。秋風日悲。鮑子雷岸。李生蕪城。搖落在前。心悖神動。嘆不追之岳鬢。慚尚黑之江頭。人與物齊。商調斯作。

天地胡塞兮草鬱而爲腐。霜雪未零兮金氣一何怒。瞻此汀臯之荒落兮。眛余懷其莫怙。蒻葉

靡亂。堅質委化。青丘奡黃。平衍如漠。沙鳥驚其逃逃。月猿傷其塋罟。古道思黍禾之歌。望遠慕秋風之作。物化窮剝。陰精戰商。楚人于是乎憔悴江亭之側。陶令于是乎啜霜彭澤之鄉。紅始麗色于蔺子。翠偏粘秀于長卿。夫序箕忽焉其如此。少壯軛兮徂征。景昔賢之晁采。惟高密爲先聲。春榮雖短于麗木。亦何变乎晚桂之香。若于是激逝波。搴蕭藇。將刀斷西馳之日馭。擊筑聯南鴈之遼鳴。炳燭謂既振于遲暮。乃屈德于艱貞。氣欲歕兮不敢嘯。步委盤兮如陵。知何功爲吾趨。終困夜而不醒。販夫市子。餽術貨力。嚚然斬然。分土而食。隴中漢爐。不足矜。澧洲得王復誰恤。亦有銀鷹鐵馬。何食劉觴。組富國之鼎。列驕後福于華堂。至若揚袂風山。破九芳陌。作七陵之烈游。逞燕鶯之脂澤。孟年熏日。温裘妙香。柔荑錦草。淫蒐冶翔。似此極目。凄斷土。饑林

饑亦何異乎結褵之貴。虺然鶉衣。姬昌敘免囚之悲慍。孔聖嘆哀鳳之既休。廷尉感雀羅之客。杜陵甘橡栗之求。衡門黃憲。河上焦光。貧賤爲樂。何得何亡。盎亦沉冥于頑抱。不念晦明之分。張巳焉哉。綺羅去兮不能來。王孫誰德兮食吾哀。適富貴兮日邁而靡反。徒徠徊于釣罾之荒苔。不可剗此。造物亦觀變乎理有盛衰。

樹王賦

薢雲濤之喧豗蠹山木之連翳影靑紛于雞腔
愴平楚之無際蟠曲聄以自容秋零冰而春麗
唯樵采之魚魚尙束削而終歲嗟乎豫章之生
韞內美于蕭機實性命而迢遞窣處陰如聖人
蟄若伏雷之龍勢大梓化爲周留兮後千載之
出帝雖若木之志齊諳空詭戾其莫契乃若風
骨堅孫枝隸寥窌怒而六飛悍恅積蔭于淮桂
始鷦鷯之下窺旋鳳秋秋而上贅自蒙古之植

持山靈之膏沐者幾時乃臣松而妾杕彼荃蕙
之豈不芳固將與艾草而分蒔維一人乎挺生
使閒氣乃皆閉仰敷俯榮望天漢而如跂兮亦
率土之同制緬君子之虛心布尺尋而未剫漢
不等于樸吏楚不屑于枝官終屈節乎從王之
例

恒就嶺賦有引

松風泠泠不獨陸通脫幘潁陽寂寂顧
從許子掛瓢棄囂就淸今之視昔亦猶
後之視今也吾友家居環阜種松名之
恒就弘景瞰高臨澤意也隱居身後吾
與斯人

膠雖粘非漆之類鶡鵰雖言非人之類堯舜雖
賢非巢由務光之類志兩貞于不黷匪此狂而
彼粹吁嗟子綦之臥寔至德爲鼓吹室有漆編
床有廣辟離離于草樹之奢娸賈蒼雲而自賁

畣吾水以爲魚阜吾土以爲歸時則策足流水
望春夌跂松杉直指如脊兮草屋千堆而如蕢
先生于是粲然笑怡然悅淹回嶺上而自語曰
世抑何下吾抑何高非以自亢樂其風刀累嶒
爲明成伽積毫吾以云戒燀其成勞耕春不懸
邦織夜不停繅開蘇翁之仕誥逃中聖之新糟
寉糧急于八口先捽茹以雲翔開山亭而朝放
幕招東麓之皐此富貴之至足亦何羨乎丰米

而尻勞

山中四時賦 有引

余向客湖山寔彌年歲春秋風候殆有不同以慣見成忘昨日孫汝儀從少室來悉陳鑿雪籠雲之勝惘然久之若身在曲厓窔碭中也遂作是賦

緬彼鍾山踞焉誰攀攫飛鳥踊周亘塵寰百垝萬嶂崇天隙間極昌黎之匠斲不能榆其巖巘之顏而況四時之候氣榮悴之循環惟我游黃卷之坂劒閣之闢南衡廬之掌距北睇賦乎陰巒是故知桃都放曙紫海烏赧以稽晦明之流變陵谷之屢遷嵯峭豐鞠大生載焉于時歲在吹灰之月東皇方駕之天杲粻負篋休徒陟巓儼春風于不借（草履名）臥埒律于霏泉藤稍紉書筴之帶舫甃擊梓杞之堅嶇崯岞峈一如青鬼攫象兀婁裖鬐又如阿育承拳樹疑度世鳥恐

成仙賞茲山德優焉終歲以陶以甄潛靈密契蹤丘中之日月甚長而雰飈之敔不繫樂天而忘者幾時山卽我乎何戾有客孫子穿霤躡空排我隱榻披我淳風乃接足而前曰子何所適亦知居山得乎凌寒之景古有如睡之恤方春之發又有如笑之覈嶭薺蒼黃變眩殊百固也形翳薈之容不知台嶽之詭陳神明之幻宅星辰靈象俯其下風雨霆電宿其脊庭兮不可覗者神龍之故宮窅兮不可出者廣成之洪澤吾試爲子括二儀之毓藏八風之升華余曰唯唯客子乃曰夫春牽乎天亦奮于地眩眩震發草木怒起此非人間耳而目者乎而吾與子雊雉晨興敲冰飲雪有衝孔動捷之風凄凄韻于山躪此方春景物也若夫大火炙而祝融駕山岫之間松樾之末宵宵（猿名）啼風彿彿招日鶡不知朝烏不知夕聞下方之䕶啨雲氣之綿衍遂

滂沱霑雨于阡陌人有言山深無日山高無雨信亦有之自此秋蟲唧矣物序衰矣人間慘淡收潦卷籜翹突若木常葱菁葩華玄兎展清焯烟客素裳羽仙輕綽一聲吹裂阿鵲鹽春姿容與催星杓至若山沍寒水腹堅敵巔白闊岸忽林闘聚霞擁熱燒柮心開此時樵人斷跡鳥影都删朱裘暖帽嘯絶風還袁安襆被而臥呂老吟思方滂亦何慕乎旗亭行色馬耳氷壑四序

之頸分也如此吾始夌吾祟山謾侈張超霧市美門松里南魏朱陵桂父豢吔此皆有嘘結之秫齊塊壇之偏跂而卒無如嵩陽寇氏奠中天而帝四軸也夫余于是撫床歎曰至矣哉子之居山乎余身在山中不識寒燠之微循環之故所謂樵人在山游者亦在山在山則同而所以在山則異殆子今日之謂矣

德游賦 有引

仲長耿于河上王無功以為后友元直忠于異國劉豫州以為遠交羊求出于華門徐陳密于塵榻迷雲失夢槁樹得生現遊並駕乎中原儀秦舌强乎先後皆有䍦于一德匪形比之黨丘云爾

夫物有類而相應洛鐘之與盤兮氣有和而自通吹灰之與春兮漏汋百盈涸兮老桑爛語龜兮蜂香之合不佯兮月諸之潤不介兮魚不見

水言其忘也獸二貝三言其偕也比稱匪人敗乃萃也詩著丁丁求乃聲也調同則聞吠而拜之德飽則桑陰而就之嚀丹之不渥赤兮孰麗川之不宜珠是以洗實和香乳水共器程孔有傾蓋之言李郭有同舟之濟班荆訂今昔于無忘更僕收功名于縣吏上德與虞夏之悲歌味道踐青羊之夙義至有山川風雨鶏黍可遲存孤徇禍生死可追椒亦[illegible]蓬門之石契漸離高

易水之心期管隰不一制蕭曹本同規方城存
覆河山壯韓國未亡錐浪知侯嬴片言頭巳絕
喬公十步誓可師平勃恭協揚項游揚文叔以
釣絲繫鼎陳寔以蘭味通方彈塵尚針芥之誼
故事重襟帶之光至于忘年嬰和緇俗掄盟李
泌爲小友之號遠公寬禁酒之型盆獄如焚兮
中郎不畏清流果溺兮范滂敢攖若乃異趣同
志先後一揆孔氏發猶龍之嘆蒙莊有儒族之

推生不同時司馬賦河梁日暮子卿歸顏叔于
是乎學宗于柳下袁宏于是乎瞻后于牛醫甚
且鸞龍有譽鶴鴒爲憐望若于千頃雲覽于青
天茭丘園于六逸肥林風于七賢黃綺閉影操
亮拍肩因緣願掃三生石流水湯湯語夜絃豈
若黽鼉一得之吹騰蛇上下風前羊亦有羣鹿
亦麗焉若夫割席于三龍剸刃于橋下友其父
而東餓其諸子德交安在宜公叔所以激其文
季標所由廣其論也夫

落玄軒集選卷之一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社項慶生伯餘父選
東海劉　㥄仲開父訂

序

贈徐翁六袠序

吾讀貨殖傳有曹邴氏焉富巨萬家自父兄子孫俛有拾仰有給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之儒

以故多去文學而趨利此何道哉耕不獲之田不若漁子母之實也徐君從賈人遊披襟五都不纖澁于販脂洒削量金得粟種玉得英不二十年物賤無貴居厚馭輕雖程卓有奇羸曷過之噫嘻徐君非賈人也用管氏賤紫于魯之法也徐君非賈人也今歲旋六袠甲子且週觀天之復盡物之腴考人之祥此其時吾請稽其實無擬其華古至人不抗跡于朝廷之上檝混世壓若梅福市吳梁鴻棲臯豈少哉而以攷徐君葢含章潛曜不欲暴名以自損人也故家有內則膝有桂蘭綠衣散役臧獲者皆誠壹知所歸天下有道其以家督平準明王用此道巳夫國家軍屯凋乏山童海枯豈非七策無良九頒不式哉而徒以工積商販爲小務誠不易地之故也吾于徐君深有尚焉風俗書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今徐君承塵之鈎在矣等身之訓

槃乎未有聞也請以隆三禮講八儒探會九盈息消之道于來茲則陽盛陰微金鐵不飛年長保而家永積矣夫壽者受也人之受于天豈偶然巳哉昔竇公張蒼皆近二百餘歲誠將養虛谷以謙致盈非多諜而不知反者能也徐君本仙裔天台有徐則東海有徐福嵩陽洞栢之間則有神翁其或者以鶴背之姿開變化之物而朝種暮穫有五倉之奇術焉吾又何以逆之哉

吾儕僅曰既富且壽海屋百籌祝弓箕之榮頌當來之介福萬萬而巳矣他何足以逆之

壬戌慧籥序

風散雷疾山九水雜而天地鼓槖之籥出焉籥之訓何不可爲今人傳擊竹墮枕順逆丹鉛鑄人炳燭亦一致之籥也而余猶謂籥有異是汲之儲酉之祕一以爲實籥總之草路之花一以爲空籥夢鳳吹藜鷄玄鬼語一以爲幻之籥讀

山川風土參土室豹皮一以爲神與智會境與靈受之籥顧颯會日盜慧業日離乃論者毋以百六中人不則王司按劒抑何捫籥自眯乎太史通淹江東宏鍊屈宋沉騷猶復寤思于禹圖列國八風二雅中豈材出中下得以無錢貫三倍市理之謬矣曩歲上春官者皆律成矩而學使君以體氣爲鵠申詔再三有籥之義焉腐齒之儒師説而人敎之曰當事正文體追王陳倫薛遺范也嘻亦甚矣文活物也行乎風氣之先觀乎墳典之內不伍而律屬有至神雖不正庸得乎兩科以前人樸未散不能鑿空掉臂有靈心者出卽侈之爲上不碍天下不礙地人也夫論文至今日當如諸葛君行陣厚畟糧正水地風雲蛇鳥變不爲詭元的不遠耳求之古賢陶會稽爲似之必欲方冠幅袖堯步禹趨亦猶談草蕢于華轂繡轂之門問安仁于太冲無鹽之

家也吾知神貌並失爾矣夫小題文尤習蕨之射士于孟年嘗目淺小不能通淹于六經天祿間則核寔于古發慧于靈何可偏失其以諸名家鑄而文者一一爲指而懸之意虎觀之材在是公明之慧亦在是矣借使枵腹言飽亦有掩拙所也

衆響齋序

余與千仞鐫衆響齋稿並是刻而三益文舞也

物之有獨好世笑之以巳之不好笑人之所好未有不以昌歜羊棗比者寶墨堂之言曰華衣服好聲色彈奕蓄古者竊笑之爲足以夸客而寶藏也轉展相笑牛刀雞距夫孰不然余兩人乃勿恤其笑而偏有所嗜春秋蚤暮未有艾焉豈走渴者不知返乎往歲谿山數年捐聞見之樂奈木石之愚入㷀落眉剩業故在同好往還則出一編相笑嗟乎落落耽玄日爲覆瓶而不

惜馬齒歲長心勞日拙亦何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余雖謂學文而費山水徒足以資世之一噱而巳

試牘新編序

華堅兵利城成衝生惟哉風晷之技非以人爲非以天代吾不知所出强而名之神夫善游而溺以有所恃也文章深入沒人出奇奈變此亦才士之淵致乃一日之間澹蕩得之則豈不困

聲朱以箴末哉余年來無慮棘中卽蕉總琴石間亦養蠹以香溫書以粉務使悠然之趣溢于乎導則臨場演劇疑在夷庚矣跛羊亦不躓此亦一解乎芙蓉社諸公老于文岸指筏與人而又以人所巳渡之筏一篙借力使天下未見乎津者履衝風如坦道葢一段婆心不欲令渡汝者死也然竊聞之徙樹者識陰陽之性掭管者亦破方隅之陋若乃浙以石峭南以金輕北以

木强而關中滇蜀則又調不和之瑟撫未鍊之芒可一齊物而語哉有所以爲救焉曰平其氣流其采清其骨借局外之磅薄爲吳曹之畫筍庶乎可以破山川之格也巳

芙蓉十編序

余自校丙辰二編後疲于蒐討偃息海鷗之伍一切屛世緣謝之居無何更寢苫塊筆臥沉槍書埋藤架巳不知文章爲何道矧復操汝南月

日哉惟余從國門懸楮竊窺新貴萬言覺近來風氣以反爲正以駁爲靈以單寒爲矜貴以儉淺偏令爲白戰横盾之勝元聲散爲鉤棘鉤棘變而俚音質諸古先範型觚與圓何徑廷也文焉用之顧五色眩人眼迷晉豕令我覩西施不得愛逢鄭璞不能嗔此于評騭之義奚居雖然長安大袖楚國纖腰薄習使然違之則悖年餘抑志揣摩機錦日陳老馬迷路適友人遺吳中

劉漸于選牘心目爲朗不覺廿年夙習見獵果生開我夷白齋百斗讀一竟漸于抑何倘極鉤挑爲蘭亭定本也文章之運關于作者什一挽于選定什九以此度世如慧燈寶月結無量勝因當來政事人心裨益豈少卜其秋實之報益有倍于諸家百億者余向疑一盲引衆賈罪後賢晦拙衡門爾有年歲茲請附漸于十選懺吾前失或者反古之謬賴有瘳乎

壽馬孺人序 代

是月廿有四日爲馬孺人設帨之辰序在姻契皆勤脯醢進觴之余鄭君率子婦沃醴爲祝乞一言以壽孺人夫孺人之女字于鄭鄭之女字于余孫某葭莩戚也雖不吾乞猶將言顧惟古之女宗閨秀有雜珮而贈者鷄鳴而儆者有蘩蘋而奉者正家兆衡無非無儀以相與箴訓萬世此何道哉乃孺人以糾桓虎臣之冑甫笄而

歸憲副公彼一時也六珈未錫依然氷蘖清儒之素耳而孺人籌績訓范家則内閑相憲副于畢安筮仕之中捧檄遄命弗戒于火迄于今天珍地璧之英森芊而舉龍光待詔試輒先登凡以孺人手參熊教義方也顧憲副公方秉麾建牙爲鎮兩河之外進貳星樞勒績畿輔駸駸富范比而孺人愬然謂公曰而不聞畏阪事劉之故乎士首百行罔遺厥親倘惟是東耕拖金以

自展于部使監司之上獨于親無缺奉斅自是而憲副推推所不違捧檄色喜之初心者孺人成之也憲副後余十五年始通籍泉然愳賢科其人頹放如玉山其趨王事則敏如日廉如水始以工箴試則晉國之一鼓周官之六齊也既以厰政既以治河非朝廷之外府即璧馬之凶事公既内有靜好儆旦之婦寧詎外歉綏猷錫能之勛彼曾人所頌令妻壽母並于孺人歸之

豈僅僅女貞之吉也哉李濟南有言人勿論不得於其舅姑即得于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今孺人有匹于憲副公有以婦也又曰勿論不得于君子即得于君子無以爲家今孺人爲都督公之枝系是有以家也二十年貔虎之女又二十年三事大夫之婦又十年珪璋錫命之母其于五袠猶掇之也夫壽之爲言厚也坤厚載物行地無疆世德毓靈山川授采圓之爲璧方之爲珪此天之綏也寔人之集也古來毛女秦姬吸和鍊景即凝其神未厚其祉孰與夫孺人者明德而揚先貽芳而紹後者乎以孺人之義聲恤族式于妯娌則有母德以孺人之通識敏愼躬操作而昌厥室則有母材以孺人之授經機錦截髮投劍則又有母儀由是秀髮方瞳與憲副公優游于蘭堂之上浮樽于蓂莢之前此其方來之嘉祥善事寧詎有涯猥余不佞夫亦淵

至日升測之矣憲副公號玄海愳戊子科戊戌成進士其性善飲以酒爲年有玄暢觴集行于世蓋日與孺人爲樂天豫順之唱和云

白嶽游序

夫閒飲啄之資者不如麋隺占谿山之勝者不如散人理誠有之而余獨不謂然有散人無散心此樵薪蘇桂之流所在山而適爲山愚也余嘗志堯蛩青蓋之緣頂烏匼巾拽靈壽杖聚裖

三月爲往返徒有尚心不廻周駕余友項孔彰
氏乃先余據之其人勝情遠思不同凡戀雖處
脂腴之地而巴賓碧砮在夜愈光如殷仲文讀
書半袁豹才過二陸孔彰有焉居嘗遣墨作山
化唾爲海窮翻令曩自閃珂眉岦烹蝨切蟣者
得望其内美耶時以秋山脫幘堪作洗眼狂嘯
游我偕不果乃排七十灘上之與白嶽山靈對
語匝月松琴鳴而碧谿答噫遠矣歸來向余快

述因出示紀游之詩槧刖䫻砽恍置余身其中
至詰以青津碧莜含哂秘之寧孔彰以余爲稽
生無后髓福乎獨其游趣滿楮齒不宿而意更
新五騂具存皀頸慙短孔彰頷不鄙埵委之詞
索余弁言此亦神髫之濯蹄涔也若謂余序爲
楚珠櫝則余何敢

近試藁序

渾敦之死久矣有文止氏者出操五行之權司
生尅之氣是時帝有天下同文之治于斯爛焉
不百年食其利者盡畏其神者衰罔象之鬼輒
起而亂之以是正統靡有攸屬禘秝結秝具稱
冠冕桑音靡曼盡作正聲噫吾何以收文止之
散佚于旣墜哉冊日于長公爲吾黨麟角彥游
文黃之變化通圖書之從前日與冊象龍戰于
墨丘之顛揮兵指邪倒彗而勝弱冠噪于越未
幾名腫走八區余寔不佞甞以飛衛之棘末捍

蔡人之麋筋稍與割據文止之土冏卿岳先生
雖混沌于道學家不能不屈盟于文止氏虛西
尊之園榭分炳燭之夜𢠶五年于茲此非有一
夕瀟湘八磚花影就與重東國龍門哉冊日小
敵十九先登郎羔鴈未昇士鼎然五刀巳割九
騂自此臭赤象圈巨梃令鷄狗角靡在瞬待耳
年來十五國之士狼跋自勝甞自侈夜郎之封
以吾冊日視之不幾爲春雨蛙風之蠓也耶苐

其人冲退谷如善李耳之學交嘗滿中夏有陳實馬融之風擊轅負笈者即日同文于其門而終不欲生渾敦而死文止也是乃丹日之爲罔象王也

七言近律序

工之作巧農之執耕士大夫之業制舉亟世資也至於詩則刻紙蔦耘石田耳窮白首而無所酬其功奚以詩爲余獨于無益之吟耳結髪及

壯日嗜不衰每一推敲酷志寒暑不特人謂余痴余亦自疑其痴雖然畢卓以飲酒過一生余亦以吟坫銷歳月各有所寄庸盡喻乎私嘗有言曰入世直須忘可否讀書端欲澹功名制舉且然矧夫詩是故知工農皆以有用爲用余獨以不用爲用也

嘯閣集序

宿沙古之善漁者也投綸十年而得盈車之魚已而魚貫之仙去意亦用心當動手均遇技與道會耳夫人一割投虛即引刀莫鐵豈歐禽騷壇之上而不發珠光石暈之靈者乎玉彭項子吾里之顧榮也典文章正始之乏吐舌萬里心開九秋故嘗以文研之餘與余日商國風二雅之舊欲使余立衆音之郭而身廻靡嫚之流娩功令滯人瘖言空志苐登臺超忽坐石耳臯加以游筞過從停思佇立亦不能不與比竹爭籟

出其一二巳實踰金鹽矣余因歎才人多困趙殿徒有倚樓之譽而宦達不聞吾曹爲自躍之金不若爲默烹之鴈獮猴騎牛遲鍾由以文采可鑒也然食脆飫寒各深偏嗜以世人之逐臭視掇芳之聚蘭詎能强其同哉況玉彭自愛後世名不欲以蟣所爲當時所取譬如諸天日月與人間明輪各異此不妨耳其閒于情鋒巳耳今初冬爲四時之夜功屬三餘以故屬余爲五

亭鐘郎稍鑄嘯閣一班令世知有項子夫河清未遠倘有求飽照頌者以玉彭應之不亦可乎此又詩編之佳話未可概謂書窮也

貞無子序

貞無子䡶富貴而來囫然落地不復知從前何物一段孤明變爲樸拙現相月之受雲氷盤亦黒漆漆地也余與交有年水乳函葢不知投契之故今昏病中忽迸本來滿口宗機騰趠狂喜

如久客無家一旦撇行李對妻兒矣然雖如是領内之珠不增毫末漢人原是大唐國裏能另換一天地否來亦無妨喜亦無謂請自尊重莫向三家村兒說漢家制度也余丁巳讀書村齋夜夢中見我佛廣設傳法之席其最勝者則活水奇巖石牀天造次則金碧繡裀而已爾時衆中有作最了語者得首座已而又得座二人余因迫若懸崖亟爲說偈有葉落不上木等語乃得法堂之東偏坐繡茵焉此語近誕不以示人昨夜半又夢霆震十三人聞旁語則第十二人必及我恍見天際一擊若有人先罹此者余口中惟作彌陀聲忽見一僧出一軸示余曰此汝罪案爲汝說法有誑處也展之則金字書四五行旁大書余名字已乃牽友之衣挽人之手至頓袖掣手不我救竟不免焉樸被始甦而貞無子信至直書二夢不贅一字葢恐犯誑語業也

夫所夢僧豈貞無子者是耶噫奇矣

黄生制義序

古稱文杓王氣萃于江表而吳越之間尠兵燹以是闤闠皆詩書余始跨江以來遂知岑岱中有黄子聲寔騰茂非一鄉國之珍私心仰焉無何而讀其所爲獻牘之文桀然若五色氷又爵然若九鸞尾又珂然雪然若佛王之眉卽允憲當前定商剳據爾時輒有待叩魚桐意頋未嘗

洞悉其人知之者曰此彼國之黃叔度也寧可當吾世不挹千頃波乎因相與述其凝練之器余迺蹶焉起曰嘻有是哉始不恤壇坫以尊之余父子雖岸然戴昌蓋不能不屈于潘京也問奇送難言約而旨暢久而與決磨世陶俗之舉大人軍國之重如巳措之家事而無不出之以裕郭林宗所謂高才絕人允爲國器非若人誰與歸今以其制義行令世知浮華靡嫚中尚有

立雅一宗在斯其文傳其人其品亦稍稍傳矣而金華玉署固是君家故席也昔魏田更拾六寸瑄以爲不祥棄之惟恐不遠謂近置之其光可怖畜之恐其弗利于家余獨愛重黃子有加于璧與田更好惡遠近異請以問之知黃子者

陳威遠四書義序

馬之名曰先影言行常在影先能文之駿也江之名曰不津言流風立浪浄洞而不可渡丹海瞿塘之險也今之文何獨不然余昔年燃照讀書鉛槧爾歲所纈而佩者惟是華皓之程先民之律譬規而必不可以方運輻而必不可以椋易也乃至于今則蟲氷之誚矣觚圓琱破文也者象世之變變不可測迺以窮神有是哉竊有說焉水土之氣升而爲天忽而在水爲氣蒸山爲嵐漫空爲雲霧昨日之影異矣今日之翻局又異矣車旂人鳥惟不可名驃影飲霄曾不睫

目吾何足以窮之狀之陳君威遠江左獨孤寧夸荆楚沈跡此道中夢陛擬謝良有歲年余深疑其吞三龍四虎之華吸七鳥九蟾之髓落落自貴不爲世間美好緣使人交之若善芳一佩不能忘耳茲三餘之暇爲四書義以梨棗傳郎無識孟年讀其文可以破十經之未有喻九義之最先有不以唐瓢蕭鉢名之者無有矣夫雲衣丕[illegible]大木不陰龍泉不可以手挹固不獨駿

如先影險若天江者比十年名滿中夏何足難哉余于是喜而爲之弁

樾館業序 代

圓丘紫柰物之靈種蓮池武庫士之譽民吾嘗多艷其品而鮮其遇此昔人所爲嘆才寔難也至若綺紈王謝中求振振其選是猶問晁于越吾友朱君弘氏則不然元宰酌文杓于上考功牽文駿于前次則諸舅厲墨循戈先後雄起而

君弘以三寸管后攻玉琢于其間幾乎頭頭第一不讓美于李揆家矣巳未上春東還遂得通交其人識解文章皆足九州之被余雖顲毛若戟未敢輒以年先之既而厄衰経中呰敝帚太荒好挾筆從玉年後是時君弘雖有衣帶之隔而好風良日緩楫向吾家海若博戰余亦就其樾館陰伯仁樹惟是君弘以雅尚刊落師古是務非久則進河間而退臨淄文業亦日雄于是有子長遠覽之想今桃花水漲過吾村齋向余日身將謝蟣虱緣問價燕市素業故在子曷爲我弁之因思君家朱穆力耽意銳至不知馬足成一代偉儒君弘既淹篠架復受帝墳且將排齡后遵度諸先輩余亦願問古今于朱氏厨矣何慮不遠追衣冠近躡父若兄哉君弘唯然别遂剞樾館業任

惠州實繼泉八十序

實自少康開宗千葉綿衍至我 明甲第歲舉表于時者則有如元芳子雨若而人所謂基厚者枝葉必繁洵哉惠州公繼泉吾鄉之典型人也敦義樹文甲譽士類發菁華于澹闇而不先物不後時大矣哉明德乎吾十年閉影深息養和不能望惠州之萬一也今年入耋熊知命樂天綽有孤任禮所謂老而傳八十而耄殆未能議有道矣安其車鳩其杖老不稱名古所厚大

夫者爲公設也茲　朝廷方以孝德程世求道學家誠正敦大道濟不遺爲志事錫類之理功令日懸勸戒日下疇其人哉無何而夸于里無何而揚于朝作述相仍輻轃相遝聚賢一室合則俱美宜　恩錫之自天屢矣惟公與余揄社分壇文尊韻賞實有林賢晉噲之餘風仕誥日間官儀落落非直其德宏抑亦其神遠也橋門遺彥斯人有之故當其轙政服官衆炙炙也其

落玄軒　卷一　三十一

投簪神武獨清醒也其義長孝先毛檄李烏之再見也其克讓居京二疏散產之寬遠也有是哉有一代之昌熾必有一代之奇人山川鬱律人文賁止已余嘗與士大夫言官不媿廉富不媿清老不媿道卽古至人殆無以過今翁以等身圖史貽後賢蕙稠蘭結森森偉文升秀澤宮有美枝蔭高于公之門容駟且指日待也夫猶龍起周柱下耳而富道永壽猶且不能產良子孫命弓箕于不朽翁葢饗有眉壽而年巳耋鬒眉尚艾如今日而子焉進觴明日而孫焉拜綵又明日而孫之曾玄焉牽翁鬚逵翁膝呦呦然歌百福也翁至是可以樂矣習四朝之明憲傳四葉之詩書翁卽善居德不幾盜天之太奢歟里有人焉以其達于官以梅尉東方似之以其隱于賢以偓佺羨門許之余獨不謂然憶漢張蒼之身後歟典于一鄉儀于一國食譽于天下

落玄軒　卷一　三十二

微其人誰與歸彼五龍之盛椿老之靈徒其先德之踽踽者爾余自昨歲備官木屑而吾其喬梓暨兒曹輩與翁皆世德親暱屬一言壽翁于是呼酒西望遙禮而三祝吾以修吾好也焉用文之

行卷羊鞭序

九曲之珠以脂塗線使蟻通不通則不達鳾烏肉燒而龍致不燒則無龍故挾炭之子不困于

寀鑛璞之金要于百鍊今學士慕櫻桃文喜則饘之喻蕆的穿石則羞之指麒麟楦破珠丸之班則摘之徒具問天白眼終慚八座線長此昔人所謂以舌敵也藥之有名赤箭非射鏃也弩之有名大黃非大黃也而枯磨破研之家終身自認為破萬卷得無有長安西笑之誚耶書謂一科有一科之手目一士有一士之杼軸方今滄海遺者自不乏才然飛黃泛駕不如駑之閑

勒但使裴氏衆花采為良醞斯風蘭雲嶠自一王香耳故行卷亦士之百末和也夫蜜課蜂忙書殘蠹瘦而鯛食豫怠亦何功之有余以是花荒月荒之暇登弘正樓魚頡鳥盺寓睛琚瑀雖落帋如葉而堪入銀光寫巳不下四百篇特簡其題之穉者為擲米吞牛之幻覺人人可作曾靈光誦蓋欲術之者覛細如大意也少游有言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夫文章豈

細事顧以淺儠當深涉膚摸為寶唾哉吾黨方有剔糞致富屠羊致貴之論失諸太激似不顧世殺而吾獨以為金錯囊不易帝鴻硯慎勿作禰正平薄人也抑有說焉鞭之為言驅也太白有高把黃金之句越石有祖生先着之恐義娥促轡撾策失長雖有斷江之雄終受其敗吾以慚荊公腹背之警矣雷以電為鞭羊以後為鞭士以先進之一瀋一墨為鞭義蓋均焉如徒曰

吾亡羊矣寧尋岐路將終身無所見矧復矜駟駟之馬稱良鞭影先乎吾于是齊臧穀並笑之

落玄軒集選卷之二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古吳稽相琦韓圭父選
同社譚貞良元孩父訂

說

水火說

天地之間只水火二物而巳日火精月水精火則有光故凡火亦能夜照目能視皆火也日其

光至全焉月則趙緣督所謂如黑漆丸懸于檐下火光照而丸之所及以偏全映之是也晦者日晦也朔者月朔也弦有上下金木平分之時也望者金氣盈火光與水接照也若夫水則王黑無光者也卽天地種種物類雖空性者皆無光也不寧惟是天亦無光者也何則天一生水天亦水之毋天水相際包乎地外有至人焉得火之精水可不用如其不然則先用天一之水以火烹之配合純全光生岳頂矣夫生人生天地五行具焉何以置金木土而廢之是不然土靜物也寄于水火中也木則火之父金則水中藏也以順法言之則金生水者也故秋至而水壯以逆數論則水中有金如海之有鹽可驗也以此陽金水滋火煆木助其威煽焉九陽在手何慮不一矢落之也三足烏亦吾家馴表物矣

桂林梟說

荆揚之間有獸名果然者鼻而黑顴輕僄善遂生族甚衆居則抓花搏蜂以爲樂無躡蝬巖危木矯脫而過之生序死趨可謂曰義答游自桂林惡虺鼠嚼囊粟畜梟一爲捍捕以柴車涉揚之水果然率屬攻之梟初不識此以爲鬼方山魈類也怒而伸喙馮翼自鳴無畏曰吾與鼠讐不爲狐獮爾何人者乃戕我于耩而况于將有勇名則曰梟吾禽中之梟也果然曰吾誠惡所爲

梟者爲物不能向明而出慈哺而處徒錯然幽其形厲其志鏃啄介距食其所生又且身爲吊容令投爪之地率更之室必唾桓騫之禱不巳而乃陰賊之鳥哉不殺安用女爲有伯勞西向薄雲下闞禽獸訝然吾屬也因詰其以而解曰兒因母殺不食母且殺子吾將義之未可以爾德刑其人也果然之羣有通其介者莞然笑夷然唾謂夫鵲班白烏班黑同呰相勞同濟梠救

同黨相謀有然之也梟惟惡吾寧死不食其餘舍而去之梟于是布翼仰喙母事伯勞由未幾弁伯勞飼其饑

落玄軒集選卷之二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社譚貞默梁生父選
長洲沈　幾去疑父訂

啟

賀姜璽卿啟　代

伏以天駟分芒王路漾夷庚之照月卿列署寶符開印海之光故懸車聲徹風動輪蹄奉璽春

來日高銅表南國世師其山德北轅比借乎雲章恭惟臺下名高襆被朱帷蔭映于羣席振關門紫氣流行四極久作凾牛之釜漸均騂牡之征纔當禁鷺之池自叶虎龍之節驛路三千里驚槎夜走乎銀星赤符五百年倒薤曉滋乎鐵畫以是作舟作楫占于　帝夢良深用章爲斗爲螭輝于綸言實鉅藩屏儕乎立鵠長安之日常臨簪組接于神羊楓陛之霜自凜天闕巍巍

霞浮豸柱綬黃若若月滿鼂鍾不肖某送日功
微載馳疲蹇印沙學淺浪委汰陶守土魚魚附
神舟之乘濟拂龜顧顧從左鑄之榮光須念四
流其德郵終媿獨封于道契惟大輿不遺一輻
使盡二十四之勞故小村亦稗栢梁得供三十
六之楯倘補垣而瞻座或藏疾而獎愚星辰履
上新夸廣德之車芝檢班中復見毛生之紐怍
雙勤于雀足賀畢展乎芹私惟藉温容敢忘永

懼

候陳臬藩啟 代

天閒定于東南輸挽動福星之傳地錢流于西
北雲霄驚槎使之占錯刀氣溢吳椒玉粒頌深
于越民無雁怨吏有鮒憐恭惟台下霜翰懸門
彩筆獨簪于龍國月名集沼春風遍領于鷄袍
明光承五色之綸下澤麗半規之照方謂赤山
霞舉未瞻天柱之標何期碧水波通迴映仇池
之潔我㣲不遠富國維賢轉餉急于九圜總曰
民天之寄籌邊虔其七策敢云吏事之艱加以
鞭影恩長明月映漕河之路文杓澤廣鴻聲和
楊子之鐘多稌興謠無衣不賦不肖某以職供
保障羞麥秀于陌頭官是萊蕪慮蛙生于竈底
用一之言如后朝四之誚常疑舊以祿代晨耕
喜捧入官之檄茲倖榮陪民表懼深曳紱之年
寔欲借箴揚之重于一時乃或邀稂莠之容于

六計舳艫載遠雲望靡瞻倌駕弗追鸞音殊切
薦芹心于行役蔪雉獻爲拙誠伏冀鼎涵不忘
竿混

候周文岸臺郎啟 代

伏以雞樹鐘清響徹八瓢之問鸞臺日紫典咨
五禮之庸裂麻先養以環林鉉玉更繩于直史
女香夜發有美栽雲堦藥秋翻無非棠露恭惟
臺下中生降嶽寔曰周屏衕賁夢岩允惟商

雨人表倫于吳觀南著星衡貯姓字于荆金北
垂斗望求賢而驚得一失一掄才則盛握三哺
三是蓋　聖朝使之業廣而績成抑亦台臺欲
其豹起而鴻集自此江楓不冷謂溫室之近長
干問誰海澨能容將莊沐之迴甲觀不肖某衞
沐惠風淵氷夙夜猥以山麋之軼亦濫駭馬之
艱項屈則靡終愧此君偃强甑空必懼敢追先
子廉隅已飲碧于鉦鼓之中復横琴于水波之

上改張無術膠柱難鳴漆園之夢蝶誰醒葉縣
之飛鳧不遠榔榆重于鬼責以秫田非僅養閒
搜剔蠹于官常知蹇屢不堪弁櫪所賴山收尺
壤冶鑄荒銅華陰分一囊之土雖缺折可比星
文平原脫全處之錐即腐毫亦驚月額顧仰登
朝眞鳳兆已叶于高崗下慚幽壑畫龍身已矮
于國伯惟是福憂不給量喜難忘軫九京夏屋
之涼饋百葉秋溪之貢伏冀犀燭越裳許葵心
之映日珠通漢口借魚腹之吞光踽宇不遑戴
天殊功

賀彭侍御轉擢河漕啟代

伏以臺止萬烏節鉞遙分天座河淸一笑風栽
高映薇垣驅絳騶而江漢揚聲專黼斧則中朝
壯色竊荷隨車之雨寔叨曳綬之榮恭惟老公
祖老大人台下三吳國寶九土詞宗望若而涓
細失流披雲而靑天煥采屬自雄文之射斗遂

蜚昌運之綸旌遺艱大而端拱酬勛折權貴而
從容著蹟但使豺狼式化不言瀚海風淸直教
封豕聯章信道銀臺霜凜加以賢書雀起名雋
蟬飛肇于城于禮樂文章宏繩武于祖功宗德
昨寄北門于湘楚今司西秩于漕儲承威重者
覺百度之惟貞沐春溫者慕三陽之有脚猥菲
葑之末吏謬借洪流胡鼫鼠之棄毛全叨簡錫
倏忽搏風有羽知出我于泥沙一時構臼惟鹽

念飲人于醇醴游存湛露頻湿油雲絣鵠羽于
寒鵶難酬螻蟻蒙虎皮于下駟敢昧聲靈比觀
箸筆螭頭慶登賢于雞樹伏幸恬波河甸高擁
傳于龍門西北之咽喉曠然東南之輸貢賁矣
顧有司出納㮑蓋未親乃犬馬負思炙芹徒效
維春臺之多覆敢執玉之是兢聊藉魚喁用瀆
鴻鑒某不勝忻忭瞻戴之至

貢啟

文熟桂林吐金香于夕秀月新兎目催玉勒于
晨征天人上貢于九垓弦誦式瞻于半水禹冠
共慶祖席咸欣恭惟延陵世表太伯門風凤望
宮墻屢奪戴憑之座日躋藝圃叓高鄭架之輝
頁三冬巳飽之稱宜一榜先登之雋茲値秀升
之舉敬陳騶從之杯惟雄圖展鯤鱀之波邀榮
他日將七著布鴻賓之祝渥酹前車速薦鹿筵
以光蘋藻

婚啟

星精誕命拓地軸于鍾山蓂曆衍疇均蕞封乎
項國披鴻暉而式宗海伯踢蝎舍而罔潤蠻求
比黍谷巳榭條風竟萊照大周遼鄙青蘿愈綴
嘉蔭深垂恭惟文夲秋豹德咏春猊席楓宸露
阜之榮業高鈐下灑槐市芝眉之雨澤滿帷中
懸名七寶月潘左先覺之宗托價五都珍王劉
首稱之嗣調絃自重流水知韻叶于當年臨池

交羡作龍顧書成于此日加以葭玉前盟葛緯
非道傍之植薫蘭凤味香芬有同器之淸維令
淑嫣訓素嫺質釀玉壺之潔乃小孫孔墻學跂
材爲蓬構之資浮亦附羅蔦曾纍桂䩄矜雄于
楚雉倖匹秦臺浪藉寵于唐弓敬通裴杵日獻
不遺六幣永言既重二儀𤓰荔新芳芸茁司瑞
紀其夜𨓚詩歌藻禮薦筐掌柯尋其朝誓伏冀
發絛如温懷好加昔百齡介福聯延瓜瓞之緜

雙洛濬源永締箕裘之盛則光生圭竇誼入堅
金矢其不勝屏息企望之至

賀吳師海擢任東粤

伏以霞起敬亭赤幟薦威于江塞月搖嶺海青
蜺布氣于兕鈐映吹筒歐冶之精靈豸執表萊
桐之勁栗簷嗶近照慕燕甆姸恭惟　斗南吐
碧人驚出地有珠冀北空羣國賞登臺增價英
光馳霹靂洗心在氷玉之勛名雄采變旌旗赤

手作鯀嶅之砥柱越雒距短承德輝鳳覽以俱
翔終馬纓長欣液雨鼓車而肆騁于以維籓咏
价伯有來宣康國以庸海爲最大榮施夢寐愜
半生日月之心嶇跗好懷席一日桑陰之庇何
秦盧之並鑄萬里俱周乃蓮樹之扶麻三春徧
麗五兵清鯛海將無漏網惟魚八軸震鮫宮復
見使船如馬伏念某挈瓶智短束濕材庸鶺鴒
獨拙敢希借毳之風飔鼠五窮敬祗餘丹之鼎
鷩猿怨鶴而出秖愧移文沒蚪浮竈以來終慚
素食心啣覆露之恩葢數年于此身㞹枌榆之
蔭僅百里而遥未偕水上之鷗瞻依朱旆徒爾
葵中之赤虔聳靈霄燕賀用申日容雉照

讌范明府啟

伏以奎映宸樞帶水雲霞煥采鼂飛天影爛香
挑李爭榮福星爲芹壁殊輝化瑟覲龍麟奇應
恭惟　台臺捫陳芳之篆擅丹穴之毛間氣鍾

自三林精光吐于浦口勛名的燿式瞻臺上人
龍詞藻紛披定是雲中仙尉小試錦機于訓雉
將伸露阜于神羊關西夫子惟布氣乎士林東
觀儒生盡鼓髻而秋奮益青黃經大匠之冶遂
參术備劑國之材以當多士薦鶚之辰敢浮君
子竹光之蟻其等窃宮牆之卑席慚非索氏窮
經類楞櫟之枯株亦借荀家香坐月孃在駕撲
鵞蘦于搏天麟足雄驤促金鞭于踔地敬陳下

帽待沐光儀

賀夏文部轉擢北曹啟

伏以香含粉署傳上苑之遷鶯藥湛仙曹快新歌于振鷺啟事舊瞻山牘南宮眉目爭稱彈冠日簡毛荃北闕終華增仰棨生枌里春借鶴廳恭惟　文比德林浩浩激泖波之泄學高河間巖巖壓泰岱之冠以金鏡貫天帝之靈取氷壺作人間之鑑賢酒甕頭醒白曉芳隨百末之和

星郎帽底笑黃銷帟挹八風之爽甲魏聲于駿選夏口雲掀申法語于龍頷鷄原月綻鴻鳴鳳有水明鑰莞近將天等巳擲擅車于桀駕王清裴簡胡兼不驚巠削于莊生謝笑顏嗔盡屏穷辱鳳山之亞斯沾鶴露之榮某量儕螺蛀品比蠓塵錦汶學製旣有剳機之虞虎市自疑誰復彈琴之趣二天惟有上頭居溲渤久忝苓朮三異不難言下借丹頀或染樗林敢傾葵日之恩不昧海藏之潤乏金鏐之貢惟一襟秋水爲嘶從輩豕之私願六軸春暉是照

落玄軒集選卷之二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邑馮玄鑑鑑之父選
吳郡沈國元蜚仲父訂

辭

白雲辭

山深深兮雲離披遂樂曠兮林中期猿狖嘯兮攀松枝洞透迤兮棲黃麋白水垂簾兮長日灑簞瓢潤兮芝草滋紛鉢衣兮玉粲差桂花青兮多山資欲假天風兮吹長辭金鹽錦竹兮榮四時童無屋幘兮來尋師雲冥蒙兮余何知蒼鷹生角兮啣兎絲石巉嵈兮羊虎癡橋梁如指兮霧不施爾欲歸兮愼勿遲

緩歸辭

烟燕細柳兮碧且鮮辭寒晼晼兮脫其綿東風廣殿兮落髻鈿似我含桃兮何處邊結子雖貪兮媚則慳小釵金燕兮如呢喃曰歸曰歸兮自年年芳香銷歇兮風雨天翠草姤眉兮王孫前思心未平兮不能憐山淫冶兮水淥纖緩歌迴兮阿鵲鹽吳娃隊隊兮姿故妍若與同春兮奉君賢慵鶯倦蝶兮情復緘漪漪漾帶兮出帷簾吾君索笑兮歸來便

落玄軒集選卷之二

記

箬下游記

霅苕之水三派而出枝流化而箬始名積山濺谿絡聚爲孔泓遠則太湖爲王谷耳吾十年駐吳興飲其水服其方言時有渡桑乾念并州之想吁唔之餘挈小刀沿箬而去遶鐵佛西山之岬聞恠鳥如啼覺春色之深不反也有諸生王

六者爲余几研交終年讀書西山中游潟思槳輒就烹龍團小葉松風颯颯起甕瓶下鼎亦世間之異致也溪之清瑩分沙漏石縮項可十指爲呂不必持燭射焉沿山灌城即市肯漆漬終無濁質此嚴光諫議湛節深深者歟以是間日一擊楫或一日兩泝其流而上下益恬其空且靜也彼有先達澹人事者特以古詩水迴青嶂合二語頗之差亦不俗谿流哉說苑曰釃呂覽曰別皆取澄清之義是獨名箬下豈張不同向釣雪中有青箬笠前詩者遂審而稱耶

何野鶴記

杭有二鶴一則丁道士也寥天遠翼蛻骨與瑞石無恙山媼牧豎皆悉有若而仙若何之爲野鶴不第杭人弗知余亦何知乃其人踪跡五化一蛇一龍百倍于丁未可以一節覘也夫人愈奇則姓氏愈不欲傳余以休暇尋山從野鶴亂

封之側行吟而去既未知其人孰從識其有碑時則不遠十武有陰羽伸頸而立友生郭千仞者先余入荆莽間振袖相呼作色喜狀余乃哂曰此直一鶴何異焉郭則憫然不識所爲立者鶴也直有碑陰耳因披苔蘚讀一竟則野鶴之號儼然在焉于是相與駭其事碑在多寶山岬下其行履別載之傳中

九曲湖記

湖之九曲爲東南僻壤之勝禾人習聞者什一間亦遡游焉濵湖居者不解適也至于風簑雨笠出沒沙谿惡其詰曲少徑湖亦沒于不相賞哉戊午歲暮訪友幽水學劉驥好事徧問其曲其長林鬱緊而老雲影白皙而肥時則鳴雁驚寒荻漁吹雪此深冬之奇亦曲中之全概也岸邊有古墳高原纍然數十湖幾于卭山厄矣喽喋雙鳧如履浮水上因徘徊振風見水勢湯湯

從曲中來怒于鬬蛟蘇子所謂盡力死鬬矢盡劍折而去此寔有之橋欹垝作飲虹狀村籬比隣殆若蜂室然余長睇遠思浩歌與水俱發行人居者咸出而觀之始迴船衰柳下酌肴核數游蝦醺然竟醉旁皇日落幾不知去留之所榜人擊槳誌余意而歌曰秦之遐兮溪花爐兮漁人迷而不歸兮既乃泝曲歸勝情未已夜色如痳

松雲庵記

余孩歲出西山不識所爲松雲者自壬子春上謁歐惠安師復訪捉柳之舊以游肩生令君集客遂遠宿庵中庵僧皆山樸可名大愚也獨翠微一徑淥水蔽堦非息心淌想人未易償此清宴以月落山黒依佛燈黙坐僧侍謂過客微謹禮數余亦視之如野賓然自聞自性不覺從湔間作松風夢也晨鐘發省遂喚僧起煑湯禮佛

四顧壁間惡詩索庵中紙作古風六篇聊爲一洗巳乃循厓策足上西山絶頂望太湖一淺漚矣日旭旭然在松際烟霞出襟袖間當厓斷處亦有飛泉小落青山界白恍恍句隱齒牙中耳訊此庵戚自久遠經癸巳焚餘舊葺新增小有經費鐘蠡陳古佛光闇然庵稍東即天齊嶽帝之居走婦女祈福之所也幽絶此一境耳始悟囂寂不隔規中余欲長年萊甲閉讀其側大是

勝業獨性入清谿事猶腥市終輸山樸人一着也何以解蘇翁嘲乎

篁墩遺集記

人有言結典籍而爲罟歐儒墨而爲禽古人廣讀富藏之訓也韓宣子僅見易于魯季子始聞詩于上國而多書止柱下一人耳夫藏之且少矧讀之廣乎吾家篁墩先生宏博碩厚稟天藻于童年沉墳史于渾古韋可以絕而席必不可

撤十年不窺園幾幾乎董江東之風弱冠應羅一峰榜試第二輝孚王國光賁鬼蔡天下有道行有葉而辭無枝郎周公史佚書紀不益何論范曄遷固官無何以王司故罷去苟鉤鉅析之弊自此起矣惜哉乃其遺集獨晰古先治亂賢俊典章開物成務如江河之善達使後人讀之貪者不敢取金于堯舜之矢鄙者不敢賈蕢于華轂之門若是者即進而補天祿之缺非僞歷

一家言也余嘗聞飽羣書不敢徒珍曲阜之履而于先業一經蒐而禽焉即不有等身之我貽亦庶幾藉此集爲昌獨已爾

落玄軒集選卷之二

古樂府

公無渡河 相和歌辭 相和曲

瞿唐之口三峽波公無渡河偏渡河水石喧豗日夜鬭何人敢復臨衝渦氷夷吹簫伯絲擊鼓散髮提漿可奈何不見墻東阿翁履平地坦坦亦作甕巖過杞憂天公馮河未半渡身已援欲救洪潮無勁弩羞言精衛日塡柯

沐浴子

至德何必白至人何必奇蒙垢以終世乃爲先天時嫫母雖嫌鏡不能變其媸西施雖貧女圭素澤于脂沐蘭薰亦妬況乃莠相疑

黃雀行 琵調曲

啾啾野田禾黍正肥秉遺穗滯粟溢于庳我爭終歲粻君無一飯饑雛雉鳴柘樹不啄亦不飛君視我如鷗樂施而忘機喜絶金丸射妻子鎭相依既已食君粻况復棲君屋期將雙耳環視君百年肉黃花艷如桂吹氣感芳馥常思負創時誠彼日歡逐

獨不見 雜曲歌辭

眠柳一以青園花一以緋河梁眼枯處今變春陽暉爾自征幽障常深含孝歎未及朱明候高樓絮偏飛燕如知妾意不向綠窗歸

少年行

鳴鞭一道五陵春是處銀箏出舞人醉脫高冠揮手去月明猶獵孟門塵

班婕妤 楚調曲

草滿宮門輦路微舞裾猶掛夕陽暉獨懷明月團團扇不見君王照夜騑

長門怨

何處忽來雙燕子爲言入自平陽里宮簾春暖風生香上我玉床登我梓思昔承恩未央殿芍

藥無光翠蛾蚿黃金屋瓦亦等閒綠鳳作簪鸞作扇于今苔草自新色凡鳥飛來鬬文飾推妝斂袵不敢爭徒向雕簷氣深息

雨淋鈴

淚盡迴鑾副輦空不堪山雨繼愁風數聲淒斷隨猿死玉枕紅銷魂夜通

相逢行 清調曲

樓下相逢繡箔春樓前香滿綠羅裙琴心已作

雙鸞舞斷續清商只恣君

陌上桑 相和曲

採桑尋舊處子深傍葉無輕薄少年者豈知儂有夫

擣衣篇

衣成練囊裹隅度秋風初聽此一淒切轉令閨帶疎邊霜八月落砧杵萬家餘自顧囊中纊絨縫怨獨居獨居猶怯影墮指意何如烽警不可

定魂魄知安儲有子已趨邊有母空倚閭相思隨木葉飄墜逐風噓關西聞腸衣滿城碎山月東隣腸斷時兒家哭松楸

子夜歌 吳聲歌曲

蕙草春風開暖香江燕迴佳辰只如此夫婿何時來獨坐撚裙帶無言心自哀

大堤曲 西曲歌

襄陽女如花襄陽花如毅樂此大堤上春衫卷

雲綠多情娩心魂蕩莽過堤曲

塞上曲 橫吹曲

邊徼北風怒陰山火照原頡利胡不庭來趨渭橋驃君王高戰色六騎旌旗翊斯須捲甲逃南牧安敢力流星清彗光夷險端在德

江南行 相和曲

春江如霧楚關愁江水隨春雜霧流估客千帆行欲盡素書誰復到楊州

飛龍引 雜曲歌辭

至道云窅窅我行叅其變鼎湖霞氣開百鍊雪霜皦龍髯帝子去一舉九天曉任爾哀烏號不能見靈光

天門歌

登天門謁天帝攀招搖闢雲翳四海蒼茫黑子塵九關虎豹俯仙臣赭冠初鎮東華烝玉殿飛香陛戟春

落玄軒　卷二　十三

公子行

長安公子冠飾琳繡臂輕韉獵上林合圍不顧天家鹿馳道直過明光深楊柳平康舊游里登樓一笑珠盈錡醉飲狂呼賭翠裘願言賭取梁家姊門下千羣躡屐兒挾矢扶輿俱雋美不見荒丘悲薜人自言豪貴比青春箜篌暗引華軒月步障遥開花陌塵年來金散若流水典盡雕梁驚燕子屈頸羸策望章臺趙璧韓香徒毀垝

升朱門怨朱轂悔不當時寶朱匱有金作丸彈飛鴈日走饑寒競相逐

長干行 雜曲歌辭

艷曲郎能作鄉音若更儔長干儂舊里今日喜同舟

浪淘沙詞

樓上逢春慟歲華合江新草蔓平沙武昌門外風吹浪更積離憂載北槎

落玄軒　卷二　十四

當事君行 雜曲歌辭

姬昌赦幽墨胎死薇君乎聖明臣罪則非九靈自獎天衷善大杖無恩寧遯肥佞枝不須植伏馬亦不稀蜀人可以引鏡箕水何用爭輝車書南北尉侯西東君能并汲我將從龍

門有萬里客 瑟調曲

素絲無恒道路則岐車馬輝輝涉此逶迤寧有亡羊之子過晉之悲宿春而爲旅不如遄其歸

淵陸九阪深且絶飛蓬萬里飄征衣寸心倘寄
陵飈羽綏旌悠悠何可違

種葛篇 雜曲歌辭

朝出葛苗長暮出葛苗肥年年山對我憪散共
忘機粉可以漉皮可以衣烟霞亦出我心則違
不湏辭貴而漼猾猾盡其山暉

艷歌 相和曲

蘇合香臍芳復芳脣朱半吐火齊光綺疏十二

樓臺碧春暖銖綃籠玉肪緑珠一入雎失色陽
文敦洽羞專房人間謾侈花開夜天際欲窺青
鳳皇冶情盡託微波語銀蠟難吹搔鬢黄

善哉行 瑟調曲

夔獮勿以酒養熊勿以璽聖人有弱治載無戕
爲天誰謂堯道遺讓善于後賢望之焉翊重翁
子會稽賺桴鼓表至治雷毀何足先

美女行 雜曲歌辭

東隣不窺宋西里不擲果修容自定情晌晌年
十五東背畏夌風鮮榮雜花舞郭袖匪有思開
簾發香莊誰爲李夫人未敢向儂覩

丹霞蔽日行 瑟調曲

九烏不共照一日豐其天春暘惠芳草歲寒温
乃宣何當五色娟三靈皆倒焉崇侯在側逢于
失賢龍漦燕啄帝鼎爲顛我將搴衣不敢前雷
霆迅急眞難籥願言熏鼠城勿恤相彼有牙胡

能誐綏旆盡捲南離忽然若有君子引鏡自憐
明王顯道百物承乾

泰山梁父行 楚調曲一作瑟調

草色靡昧九陽失屯丸泥誰子浪曰無君我思
桃殺士管晏不能親三分本垂足英武猶可伸
玄豹弗深藏將爲人所𡇒理亂則忘羮鳥得木
威王之賓扣牛于谷吾終爲車衆盡其輻

豫章行 清調曲

大木走匠石良才惟君憐萬古風霜姿刳曰生
七年剡可豊帝室植將承九天蔽牛何拙用蔭
鳳亦空妍人言匠化木自勇亦自賢去智有明
誠君寧得才先

惟漢行 相和曲

河山鶼鰈天地空方賓夷臣土一人旁唐嶓岳
未聞封禪詔行邊獨有譯文郎漠不須空庭禽
不須來王四海若無帝耕斯力已忘栢皇日月

重輝煌千秋萬歲羣相望

當墻欲高行 雜曲歌辭

升高而爲垝不如爲跛羊垤微戒勿順況乃墉
其望彼月一以朏誰爲梯輝光有美自夷庚属
垣何能頹由來壞愈立十仞失崇堂

怨歌行 楚調曲

玉腕爲君銷雲髻爲君藏春風恐相笑不敢下
銀床 解一 銀床歎夢稀香鈿冷春曄淹回檢響玉

靡亂紫綃衣 解二 綃衣郎在時問郎寛仄無而今
臨鏡恨纖瘦爲郎痡 解三 郎痡在異國儂與燕同
棲秋社憐王謝春風憶㾊㾊 解四 㾊㾊傷百里逝
水恨秋胡明月如歡在開簾問井梧 解五 井梧對
孤影愁坐夜何長自向三星語蛾眉欲帶霜 解六
帶霜寒菊蓋茱珮冷宜男王事眞靡盬思君斷
鳳臂 解七

僊人行 雜曲

手捥明星落碧烟笑歌湘漢水痕天若逢戴勝
青鸞輦盡索雙成琥珀鈿

桂之樹行

月無出輪枝山有金蕊鶱仙人伐其樹剡楫一
何多我欲歌招隱叢花知已援天台種遺子白
石古今柯

升天行 雜曲

凌飈不反風仙骨無太空史宗駕淼莽九垓如

故宮玉品参差管鞭驅亦白虹揚塵須頃刻天
地指飛鴻

君子行 平調曲

正直所氷元化吾侶人如珪璋白光亦舉衛有
十士曽惟一人至徳若楽俗駈鼡亂其眞君子
履則素偉節不須伸肥我先王道道富誰能貧
相彼西聰竹相俱暫隱淪

摩多樓子

休屠夜獵斷蓬輕飛兎驚嘶水白平合塞小吹
新鑄角劒花搏碧掃銀星

凉州歌 横吹曲

蘆葉長吹驚騎還胡沙萬里沒榆關漢家信道
無邊策火照甘泉嚷劒鐶

從軍行 平調曲

自昔輕戰場豈知邊城苦徵書選良家我亦奮
威武材官後隊驅六師前軍怒寒暑半氷霜屬
績貯沙土少婦空閨幃戍兒死戎虜一登樂游
原不願望封戶

塞下曲 横吹曲

牧馬大荒西金城静鼓鼙向來烽堠地新草宿
雲齊開邊夸六郡捲盾盡歸犁無事弓刀勁呼
韓正奉圭

踏鐙詞

花鐙如月燭天明鐙下女兒踏花行少年輕薄

還相向偷瞬銀波心不平

采蓴曲 江南美 雜擬

采蓮纔昨日又討采芳蓴細取含珠葉迴船濺
翠蟟

其二

綠羅映纖手試采湖上葵凉風拂烟來深山嘯
子規

其三

旖旎垂楊情穠酣桃李意湘蓴摘滿把。不忘嫁
時饋。

其四

采蓴見雙翠飛飛接其翅橫波思故歡渾忘手
中芰

其五

珠胎有餘美摘寄江南心綺帶漾風前春情流
水深

采蓮曲 江南弄

橫江阿姊喚采蓮儂家也放采蓮船阿姆小姑
伴四五攬波牽荇欺紅鮮羅裾旖旎細垂帶輕
羙荷珠不作圓采蓮多采蓮須采科但惜含芬
蘂佳期爭幾何秋風漸來水國貧。蓴稀菰老蘋
花新。田田爛作江深淖棘手蓮柯刺殺人

采菱曲

采菱具區藪采菱水千畝迴船撩鵁鶄銜起雙
飛偶菱鮮水濁菱角礫㸦菱葉爲蔬菱米爲穛
四角芰二角菱美人邀我菱歌騰朝隨女浦微
風緊夜逐歸漁幾箇燈

蝦蛆篇 平調曲

神龍蝘其質下與蛆腐同紫霧不我烝。五化亦
安終本以蛟賢人乃遣身爲蟲道大鯤鮞笑困
深西貸窮天飛將地奮蛆爾若爲雄

平陵東 相和曲

七陵縱豪貴東陵故侯家中有夷庚道坦坦蕢
勿加心期跛羊牧不躓亦不衰疏廣散金義何
如幾色瓜鄙哉廷尉客集勢是生涯

落玄軒集選卷之三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社釋智舷葦如父選
虞山張　維杈維父訂

三言

漁谿詞

雲蕿蕿山英英秋風來芳草鷺白鷺飛江潭清越魚肥竿縱橫皤溪屈嚴灘名誰嗣之玄眞生

秋望

發秋水洗秋林夕秀遠金颷深天地醒魚龍沉玄萁酒白吾心社賽鬼鴻長吟驅車晩黍禾陰

舟次夾浦偶檢黃山谷詩

萮蒴草春風道鶯燕花嫁誰妒是水長雲山杳浦網深妾魚惱檢長言山谷老有幽懷借君掃

阻關

鄉心秋急水流征舸顛山霧愁關門吏孺且留紫氣銷鬼母憂時水部捐館　題黑蝶攤霜裘眞可畏客程修

岸花

花上粉鏡中妍傾季武市胡邊雲爲夢月爲仙肥太眞輕麗娟翠方立紅忽燃迷今古銷歲年

訪苛門沈二丈半道而返

吳雲黃菜甲香天粘草碧同光妖而浮榜歌狂仙舟李時同郭千仞　剡谿王榆錢暇柳眼傷暮山疑

思沈郎

陶月盧爲盛瞿硎作

選勝游滄江佅風波裏忞夷猶窮覆載悟沉浮聞鷗侶截鯨流弋王玉拋銀鈎月爲酒盧爲舟榜浪遲麥浪秋山列帝樹爲侯書帙帙天由由虛不觸世安求星子國支機頭鴻氣開倘我故

觀音山

山垂天巋然烟紺宇立朱楹偏夫差夢苧蘿仙

瓶鉢裏水雲前如不動妙香傳一沙聚法塵圓
衕窟小雁城尖誰擊悟竹林禪

落玄軒集選卷之三

四言

田園樂效陶體

衡門何憂慷其芳芷古道在茲作息俱美平疇風遠嘉禾有郁梟雁雖嗷喧不以耳少游居田泉明栗里吾麥吾廬趙孟巳矣

古婺吳氏瑞竹

有竹有竹南方之荒千尋拱抱星露爲業維予

則美食之厲亡麟不敢跂鳳不敢翔而况鼯鼠得偶貓衆虛心寔節秉德斯芳翳婺有人儼乎其行遺榮遯世追踪上皇騰跡嶰谷欽標琳瑯九龍晚拔輝風鏘鏘物亦神哉來護翁堂先葉不墜奕映珪璋願言君子永貞其辟

感懷

嗟彼枯槹悄悄終日稂莠如何不扶而直

野外

晌晌孺草澹澹野園蓬門四達頽然無垣溪雲
自流黃鳥獨言所貴夷逸樂其丘樊耕斯鑿斯
孰爲我恩

小像

七尺何多遺世而獨丘壑百城天地一粟弘景
入官惠連善俗窮達非吾性命自足霜舉巖幽
蹇然空谷藏骨亦靈天壇黃屋

慧山打水

曉汲未開雲封霧翳吾思茗渴求之則亟展鶯
雷莢烹原泉水世上清凉不過爾爾

海上

腥風晝號黃流夜嘯客子乍驚居人漁釣三山
如豆目力不照夷卉萬國盡據其窔東方窺管
本以排調轉丸夷技義女自笑幻世中漚蜃樓
增朓湏臾千變喻我老少

乞槳新庵

滕枝力大挈我倦足赽然山阿如捷跳鹿水聲
潺潺破少幽獨風瓢久棄掬飲局促借茗松厨
洗此炎酷

玉泉寺觀魚

尋山得水逐獸得魚此何人者西貨而豬赤可
塗足白可授書唼喋思食千尾爲舒吾聞庚辛
堂策異娛聽本無耳餌隨化居身游至深豈黒
自漁沛然風雨若先乘諸

訪寒山遺像

杯渡盜金豐干騎虎捨受何師地中無土山風
罟人片石語我松肘日回貧珠不補由由塵容
蓬蓬萬古

過孫鼎石昆季山居

峥嵘武庫氣爲公長謝池草色孫楚林光問馬
于奕籓翰于堂窺牕雪霰列席膏薌辟戟何敢
棄繻非狂願言孺子成名覇王

落玄軒集選卷之三

五言古體

上石屋洞

捫蘿尋隱居灝氣落天虛江海一杯視青松纖指如藥草滿地生黃精花乍舒前山水聲動舉鹿飲溪餘緩帶兩童子自非風塵裙人間事事鄙頑石爭蕭疏爾乃深洞中苔繡皆成書石枰千古靜石竈千古墟惟有東坡翁曾題洞邊砠

俯仰此陳蹟安能從樵漁

與陳文叔

白雲忌高樹峭閣含虛風文椀佐餌芝采眞靈圖亡衡門發灝氣揮揮射長虹鶴使日來往素書走魚蟲自傳九轉秘不與塵埃通天墨吾生事丘壑相與終

守歲

蕭蕭生計疎仍復悲歲晏憂來煎酒襟坐久力隨倦舊曆與火燔新曆更清絢富貴曾幾時況乃淹窮賤明朝蕙花風昨日布衣面鴻鴈忽相過冥心正堪羨老馬空嘆息呼天冀流盼

其二

水逝不可收年盡不可挽栢葉常催人春燈照偃蹇滿城歡晏心豈知暗消損而我傷如何呼衷坐舒宛相憐非獨慳悠悠少壯遠

晚景

獨坐沙際晚清風吹蓽門竹色寄所思川梁望徒存室有新釀酒喚婦捧鵝樽觴肴南山南悠悠何足論

東村

貧不可遽辭貴不可遽來懷抱有獨適何用心徘徊浮雲在蓬牖瞥爾又山隈自是無常理貴賤亦如此何似閒杖藜東郊看流水

友人送梅

獨坐不成寂春風吹戶牖肥梅忽寄將知裂南園瘦矯矯文案側感君有同臭氷心自難陳聊以披其秀

村景

犬怒不出戶鷄飛亂桑條柳蔭池上水羣魚爭清澄田父藉草飲醉呼非世囂不識衣冠者偏增白眼驕

短歌

達士解至理風塵何所悲吾生會有天當歌揚鬢眉拙爲智所劣智亦拙所推不見石家珠翻爲墜樓哀奸雄殺鼓吏鸚鵡空多才人生急流電歡劇秋風來白楊亂如髮豪華喚不回願此醉芳草莫教芳草灰

春思

芳草如有意生我白玉堦懐人乍當戶葉葉搖裙釵吟斷空凄切因風亂靑骸

還山行

久辭靑霞人來涉塵深淺麋麚無舊王伾伾徒偃蹇混世神易枯羣囂志將卷本持翛然姿却逐春蟲選一舉言來歸松風洗簪晃從前婚嫁心如雪之見覗鶴背夭細蕭荷裳稱蓬跣

正月十四夜時禁足關中寄孫鍊師

夜夜月搦手松風激長牖玉函枕淸夢金鳷勞自守鸞鶴時來歸洞門知閉否于于我心魂蕩

蕩天地友膝前丹火微壁上寒雲走西飛一雙鱗琴高別山久我欲期語笑癡梅乃相誘慚負眼中人陶然碧香酒

在山泉水淸

溪深水聲閒石靜水光白幽人倚巖嘯暗此娛日夕遺世本無滓完貞有餘澤匡山百丈勢泠泠雲影碧寧與山作鱗不爲塵埃借

出山泉水濁

謝公一入世小草慚其人但塞蒼生望黃冠滿絳塵君看山下水汙為田衢湮豈如在山時潺湲谿谷新是故偎隱貴沅湘有遺秦

友人以六逸圖見遺喜為賦此

高山有良儔羽儀端可仰一片滄海心千孟白雲上溷世非不芳潔身有餘朗烟霞恣怡美詩句破渺莽同響轉相待時塞尺寧枉登賢亦損眞況乃曲巷任平生巖巖聊到此見精爽獨存

清谿流廻映綠竹杖大道謀小隱神龍惡且網不如巢松桂沉湎付玄象懷哉至德難慷慨藏市盎

圯上

黃石隱奇妙能柔當世雄當其圯上時烏知而皋皋聊復戲雙舄昂霄舉飛鴻不學商嶺屈安車永相從

留侯祠

千年銅柱勛萬古邛山土英雄籌挫氣時作二陵雨歸來尋赤松還我橋下豎此意足見珍慷慨仰其武

嚴灘懷古

客星驚太史烟艇失雲臺一水照貞性高風來悠哉曳途眞可念懷玉亦何哀試看富春石曾開東漢昔

上樊明府

繩樞原憲貧顏額屈平志南山歌浩浩愧此逢堯世徒傷辨璞難不謂彈珠易愚家本商隱叢桂非幽貞芳香各自媚欲向天邊蒔學書敢言工漂麥亦深識艱心三都文覆瓿有餘笥松鱗幾片落未偶彰纓思烏裘而負薪養拙不足嗔多公來牧守席士如席珍虞翻投北海范叔及游秦千里一簪合溫輝願日親舞鸞式佳政飲水為清臣氷蘗照四國銅墨霏陽春潘江侈文

藻邈焉如其人訟庭草光濕棘宇無幽燐咄嗟十元才函牛猶雞狗一登吳觀峰不敢矜丘壟載瞻球璧富不敢懷良璡所以人倫鑒伏爲黃憲賓蟠木難可容枯桐誰軫珣自慚遼東豕輸貢均祥麟中郎風義長倒屣流清芳仲宣體弱爾青雲忽相望吳公清第一賈生鳴洛陽恰有桃溪彥來歸君子堂白駒眞皎皎曳練揺晴光風塵長駿價吾思燕昭王可憎樊中雀搶榆不

能翔朱穆遺衣冠空聞勵朝賜高厚此局脊運命何年昌掃門日以久刻鵠終成負寧爲庭上烏不爲喪家狗失弓悲楚人寫樂非曠偶鸚鵡賦空矜還隨乘鴈聲三十二白髮四十九成名無金笑妻嫂頭責媿窮經惟公蘭池妙水鏡秋逾清巴陵仁風滿噓我鴻毛輕但用全林借龍門攀餘榮

題吹素齋

不華而爲椽不藻而爲居白茅三五把結葺固前除壁有㯃漆琴床有鳥跡書主人亦澹素穉子總虫如鼓吹皇古風心室偕太虛

雨後望新綠

城陰百重綠盡開深雨中鳥情若有託造語欣天空吾齋大樹下清醒與鳥同散髮看新水高枝鳥占風

梁苑 漢

昔時梁王地賓游眞壯哉今時臺榭空禽鳥宿蕪萊豈無不朽心陳迹日漸摧妙麗賦徒存釣弋樂將哀萬乘旌旗盛猶疑警蹕來仗左大夫頌旄右侍中裁

鄴園 魏

中原多草昧文采一何休譚笑兵華深風烟書檄周咄嗟同袍好歡晏誰能收願以擇木心眷言聲相求那知死生際晨露溘于秋既作天上

賓文爲星光流人才真不易造物忌所優曠懷
往遺徧名園悲松楸

竹林 晉

出處非異軌古人有同冊落拓自性生安能矯
其儔中林恣酬和談言托天游麟鳳翔祥風煦
焉代俱休何人最微玄高坐空神州嗟彼身世
達琤琤損剛柔由來名難闇吾炫乃吾讐君子
辨自然含章從沉浮道傍開李枝不取心悠悠

金谷

石家富于國選勝構名巒叢錦隱珊瑚碧玉爲
欄干浮觴翠羽飛齊秦箏琵繁華軒鬱雲流寶
釵來盤桓新火文杏燃舞衣月微寒嘉賓式相
勸爲樂何能殫千秋萬歲後感此芳辰難所嗟
春榮心無端變歲寒羣賢亦已逝白首兩摧肝
墜僂空比翼池上愁修斛沂水長流澌化作啼
痕覩古來曠達人不爲當門蘭

竹溪 駕湖分賦

清谿有逸人靈勝若相待同袍非率爾平生寸
心在韜精物難磷沈飲吾何免無鍵而善閉內
足映文采毫端天地趨石上黃虞壘茂林鳥深
息不爲處堂悔惟茲聲利捐自披南山霧漸陸
良有用棄車士寧載可曰世不偶身逃名則逮
我懷幽棲情浮樽吊香澁倚竹笑翠微蒼烟任
砢扉

其二

汾水有四子徂來聞六龍沉冥感淳古幽意誰
能蹤蕩然天地贅麋麔乃可共碌碌溪上雲猶
疑性不慵吾愛寸心足棲神渺岱宗衢樽翻酒
聖物外空塵衝雞檄責巖桂喬柯豈邪庸守道
寧石枯小朝竟何從一顧嵩節君孤貞若爲容
語笑有山愜隱賢隨衆松麟角非世資東明亦
蒙茸身遯名始歸保耀光輝重疇云拙無效令

德使時雍

擬支遁頌佛詩 四月八日社中分賦

出日萬國曉恒沙涵衆妙無情與有情不藥毒
自療生以云何生獼猴水月照六一明淨盡龍
象蟣蝨肖舌亦匪語用眼自得聞簸塵法何功
罪魔道兩家笑自從昭王來嵩山鬼翦跳雁門
虎溪頭石塊坐不要試問丈六金泥土可是料
崔渚

高人已淪沒昭代懷孫公修舉獨遺世昂霄逸
奇蹤芳林懸危石龍崔語山鐘蹇策梅花雪飄
然孟老風

咏張伯雨南屏詩有懷

放意山水遠乾坤如釣鈞鵰琴飛峽外披卷復
松頭稚圭一壓竹元龍百尺樓志自不可了何
心首隴丘縱覽在無懷潘歌問洪流

瑞石山謁丁道士遺蛻

薩敵戀塵綱而子獨心違丹砂何年就乃作昂
霄歸蛻骨亦不朽蒼烟寫道機我行未云晚將
逐北山飛

狂雪

彤雲合分野千里搖星晶茫塵忽不見寒峭凌
太清霏霏亦揚揚飄瞥轉若迎芳草榮何時烏
雀凍不鳴怔彼河上柳青眼遲朝更皎素饒餘
練褒髮並有情休哉造化功積玉遺百城剪羽

腧其絜舞絮比其輕南山高峩峩突兀微分明
中有幽人臥疑是袁先生不寐亦不寤安知天
地管

東項公定

快訪黃葉庵酣飲嘯閣下如何一日間得此兩
清灑歸來二刻漏鬼嘯搖社瓦蝶夢良有餘覺
已申鐘打新詩思潭潭奚奮松風瀉記得昨日
吟落句媿東野聳肩吟未得願君代陶冶

閨情

樓高晝陰陰一上魂已絕兩山雜烟樹彷彿去年別棄置自君情我情徒耿切

讀史咏古　四首

宿昔見何去今茲聞何來紫芝亦顧笑高蹈貽塵埃巢許豈偏稿不爲幕下才自賢亦自拙長笑空蒿萊至今愧雲岫羽翼安在哉

其二

竹林有遺逸嵇阮高其名狂嘯發風雨幽琴洗心晶流俗百見蚩清醒亦相嬰至性在飲酒安能詭人情所以避當途金鑣絡頓纓俯仰感茲意山河空復傾

其三

羣龍晦其首見乃震天人又慮失全勢青竿亦吾馴而何梁武意皤然三顧賓縱橫四十年殘編一以新空此籠中草蒼蒼悲漢臣

其四

安石居東山蒼生何嗷嗷一出爲小草雲門頹其高即使意蕭遠應巳笑操刀賭墅與柯爛先着非爾曹輸彼松風夢低回睨布袍

湖上關帝祠新建

威名肅無宇劍甲森清風香爐拂南斗亥觳耀曈曚泰岳降神氣而公收其隆道義配大勇千秋塞旻穹炎燼何足云一炬陰霾空平生在激

越鬢眉見英雄

鳳林寺訪修禪師故址

危巢與天接羣鳥日馴狎靜咒黙松頭捧施麋鹿法雲窩自飛變空梵激流峽

放隺亭

種梅非愛實放隺適其眞解得逃秦意孤山雲與隣行吟無屆恨漁澤識沉淪一閉臯臺骨空亭懷昔人至哉和靖子歸將偕水濱

高麗寺左蘇文忠塑像

夙靈戒和尚乃入五通仙聊作塵世玩推牙足自全烟霞仍憩臥今曩一掀髯沿洄萬死間雄才恣相煎歸來息機用巖雲隨偓佺懷古空堤柳人傳蘇守賢

宿于忠肅祠

泉臺檜森森嶺表烟慼慼爲問何公侯魂斷乃莫續當年策奇略一麾捲雲纛河山定于掌存

孤寄危覆不論竹帛勛而及劍鋒辱碧血濺千古天地亦局促吁嗟華亭崔聽之難可復蒼猿三五聲中原淚痕足

江上阻風

江水欲流天雲濤幾時息我舟行其中覆載不可識惟我亦如江水與水相入咄哉掀舞勢自此鎮常寂

落玄軒集選卷之四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社釋智舷葦如父選
虞山張　維叔維父訂

七言古體

湖上書懷寄魯望張伯子

南荒之南毓靈奧上有如何之樹下有金光之草的爍春風秋不槁羽衣長啜含飴好彩雲㟙

擁赤城昊露寂銀臺玄圃小我生塵容思見難歸去霜花壓髩寒儒冠誤世亦誤我有美醇醪梁肉左山中草樹空青青雕落玉刀埋果蓏

采菊篇沈氏北山分賦

晨策風露涼采采香在手黃金平地鋪貧士忽顏厚珠蕊以爲糧紅芒以爲酒叢深翠微密綻定世希有養生曾有年餐花葉亦便豈知文賓化更遣陶公偃東畦九月秋穀熟青茱紫蟄食

不足滿采丹鳧歸去來醉臥閒軒鼓其腹

戲題雲岫僧壁

伸脚頭如擣韭槌清歌獨唱德山曲白雲不管小庵窄月騎清風來借屋老僧病守獨拄杖横挑出溪谷

錢生于謁蘇中丞還過齋頭

鳳凰無世麟無種八尺英姿空小勇書囊撥舌見蛇愁弓角張天秋月竦自來繫虜惟漢儒賈

生意氣徒盆湧坐上青袍嬲籓鎮生于生于泥丸莫道不如筆

蛾撲燄

撲燈蛾向火可奈何焦頭爛額不知去恐抱游魂血汚多星星之燄只如此爾獨吞光濱炯死不見東家蝴蝶蹴寒香栩栩滕王閣中紙

雲間張世卿以畫見貽因酬贈

客子畫幅何淋漓江山釣艇烟淒淒抽毫舉腕直將元氣走萬里俾能曳尾寬擔枅乍開海日昇秦氏四壁寒沙射錦隄青簑鷖爾髯邊起不覺聳身巖岫裏臥游寧可千百劫恐使塵勞徒倚徙郭清妙手黃筌眞鼻祖風流箧底珍區區古人夸二子未比君家墨骨空畫史

友人索贈

南湖之濱有周變門巷幽深車馬歇書史雲披萬壑寒嘯歌叶裂中臺月軒軒意氣似吾曹肝

膽如秋骨如鐵男兒江海十年裘落拓狂游俠未收安得青霄共結綬與君高唱殿西頭

種蕉感舊僧寮而作

種蕉樹去年擎露能遮雨今年如椽漸作林房櫳巳護他家陰採蕊釀花徒用拙道傍結實非我心種蕉樹人生百年三日寓

馬嘶

城頭畫角不敢喧蕭蕭嘶出青驪騧北風鹵莽

攪邊氣怒毗搖魂千里前長安城裡月如雪踏
碎天街力猶劣羽林聞嘶驚少時馬上吞刀馬
下血。

獨酌

霜橋落日低柴門北風蕭蕭催酒樽碍冠自倚
池上樹一酣願以清心魂由來身世有違忤何
用區區障烟霧春暉自假帷帳香正入虛簷照
寒素隙光如電亦如掃忽及百齡人事老乘軒

警驛會有時且盡梅花綠衣好兒曹讀我舊遺
經耳邊咿唔亦文藻蒼旻主宰靈且眞我行如
何豈源草俗儒重勢羞賤貧不識囊錐自有神
若使風雷無定數鼠搏青天龍蒙塵四壁徒空
吾能樂滿引高歌眞不惡門前市兒如驚羣伸
脚庭除夕陽莫風來竹枝吹枯籜婦子謀身爲
機絡我今令婦見我心囘首床頭領秋鍔

新婦

孟年生長深閨底不辨堂前數行止昨日聞嫁
園帯寬今日花燈魂暗亨明畔躬影襦繡香拜
福風飇柳初起阿姑阿翁金玉之萬喚千聲相
夫子殷勤上堂問甘旨不似當時羙蘭芷未敢
脫粧覩良人釵鈿猶能耀新侈

東角虎庵主

上人高亮似支遁風氣巳是山林儁宗師律行
俱掃空一條塵尾壓淸晉心香端比白蓮花舌

强直逾青劔亦靈巖自鑿出崚嶒敗衲開敧佛
影澄嘯裂寒潭驚石虎狂憨獨寶慧光燈

法華山中

寒崖激流苔蘚齊猩猩學人樹下啼風光四月
雲尚冷行客猶掛春前裋遙傳鳥啄山逾寂林
喧一過谿雨凄幽深欲涉石磊磊坐望丹梯護
椎霓

燈下

酒酣耳鳴心自煽青燈坐對急銀箭少婦猶能伴夜闌紫襦纖指夷紅線更進清茗松火煎書幃欲下仍修煉禁他兒女睡初醒披衣向燈賭笑面

傷夢詞

昨宵夢漬西林雨石上名花閒欲語癡蜂拂拂空自憐妬殺輕寒犯柔紵行雲來往天之南猿愁鳥呼心有緒高原流影照機杼試問迴腸詎

如許

九日喚徵士詩檢南陽菊水遺事因而有作

三江秋水澄且漣九月露氣光爲團菰蘆搖鴈千里道橘枳江南江北丹余家近在東畦下草作寒帷雲作瓦窮交四海菊爲糧二月播苗親手把譬如釀蜜欲自甜待到花穠即有年香秔醞酒菊可供何論畢卓蟹螯鮮桂花落白蕈房紫天公弁薦貧家救平生有分寶不貪但采黃金意殊旨楚些浩浩發天藻戲馬荒臺齊百草獨有青裙霜出籬年年歲歲吐芳好道人曾讀養生篇秋食花英春食卷莫言十步聞杳杳叢深葉密定將圓紛花嚼定凌青天

郊行即事

野田春風醉于酒黃雞局鴈村村有柔陌偏低少女謳浮雲直壓危橋柳漁人斜岸舉長絲欺

心渾比窺淵鷄白頭自說能趨帝不數鷹揚八十時

游僊 駕社分賦

神州穰穰渺于黍鼇骨撐山詎知處我家舊宅凌其顛乃在蒙汜之陽弱水之阻石牕虛牖開掌巨天接松頭羽衣舉千峰歷落海面趨恍惚來向羣眞語壺砂自醉元氣燃坐摘琅玕搗清滑脐逍罡風搖兩笙更呼雲影排蒼鼠鴻濛內

外等庭限五嶽靈圖經一晥黃鶴磯邊吞月明
新豐酒市輸青眼人間歲月偶來過三十春秋
忘採蘿朱門暫見巾塵起羅襪香祁生短涉風
波屈曲不可陳鹿夢難醒徒苦辛埋光涸世我
用我天下豈有英雄人歸來暮山尋野賓

贈紫蓋師

巴江明月嶺葱鬱出金僊白璧曜文藻銀星映
聚賢九疑廟前隱神豹靈踪勒石青苔鮮澤成

落玄軒　卷四　入

七日凝紫霧樊母跨之凌九天人間暫作琴谿
飲亦向鷄鸞濯魚錦危冠談笑東方生側足斛
眠李公枕餐梨搗蒜不足言英風六合吹湘沅
軒翔乎超宗之鳳稀紹鶴鳴徹彤霄驚帝閽珠
光的爍傾神女曾照荊山不敢舉自將東海天
蒼莽天吳先驅海若處功名期與汗漫游勾漏
丹砂行且酬行春愜與春花笑刈穫欣看三穗
秋絳帷獨抱康成子問字禪經標月指五千門

人都飲氷江漢爭歸玉谷水伯牙纔師方子春
湯湯一曲渺無津孔融自薦禰衡後懷刺稀門
如聚鱗負薪兒披裘客梁武長吟白泉石淳于
淳于一日舉七人黃鳴至今感芳澤

古香茅屋

王人好香復好雪斜徑疎籬茅作棁端居臨水
見天空一片梅花特清徹殘蘆無雪蕉無筋潦
倒寒風貌輕劣渺渺雲山如客子相對窮年足

落玄軒　卷二十

娛悅我身娩在紅塵中及此猶能氣掣虹不如
破衲茅茨裏臭觀聞香梅落蕊

題滇石石名萬里江流

纔過藤幛子忽作石尤風君家山骨淨秋空能
遣此身破浪掀蛟宮一曲寧論千里勢浮天七
十二芙蓉欲礙青螺寫眞意畫師束手驚難工
宗慤當時見此石不敢乘風獵混濛鼠穴駕車
安足訝君不見米顛袖出萬峰雲樹一拳化

過城西范蠡祠

來過范公地高閣飛雲河微風颯然吹白波猶疑浣沙石頭嬌綺羅勛名塵土顏色盡古城荒塑空消磨千金三致難復多有女如荼今在何不見鴛鴦湖水一灣樹長畔漁郎醉短簑

讀唐書有感

峨嵋山川若增雋前有諸葛後有李千年文雄一代豪激越布衣從此始百壺到手風雨遞任

城只今亦跳躑長庚在天應名星太白在地應封嶽軒冕不榮隱不慢文明在中保其璞由來賢聖行路難檻猿穽虎竟羅鸞長江遠山歎不極往來牛斗恣鳴啄鯨魚踏空公自飛不與塵土同歔欷

題張不同小像

草簑鐵笛釣何處太虛玄造輕一指垂綸空復直鉤心此道昔存今已矣桃花潭水漲鳧鷖泛

宅浮家風雨西巖得閒心消舴艋大夫橋畔月同低

岳永平席上時馮以一偕語谿徐君重移新舫過之主人顏其舫曰客星分韻如左

輕風吹艇行復遲客子雙星樞道思絳帷草帶烟作縷飄揚據石生秋姿遠天斜日墮渺莽籠鶴雄呼佐詠詩浪說徐陵麟角獨小馮俠骨今

如斯東山有酒百千斛謝巖游屐高吾師蒼生坐待解甦息毛筌匡鼎曾幾時未敢來槎天上開青雲滿地何垂垂

贈范香令明府

漢廷吏最范冉治邑多清名調絃在笏高霞綴勤政樓前八咏雋甘棠樹下雙鸞輕澹淡操冰品諸水雄雌倚座夸譚兵大人國士風莽瀁駿價直傾十五城自從顧陸東南美三泖靈珠淵

作綺映天飛雪照吳山製錦鳴機開骨鄙仙才
本爲夌丹砂翻使金鉦驅萬里雈苻摧鋒鳥陣
寒檄書旁午蚰旂侈輕裘緩帶一何暇隆衡之
攻徒爲爾鵝鳩大夫黃石奇、欃槍夜落白日天
狐悲、明主賢勞俾東海花封童雉至今在肉食
官僚比鶩看褐衣下走竟同薮春色鍾巖擁鳥
迴寒聲黍谷吹葭灰時危攬轡橫流外月滿懸
鏡陶朱臺坐中郢曲誰敢唱自賡長拍無鄒枚

鄭人亦貴璞周客亦重寶珸鵲昆瑤不足珍碔
砆砂礫空矜抱願及袁譚景太玄更隨王喬蜺
化青雲邊尚書朝䎂皃且止歲星四十方從仕
他年窜寮游西王此日牙璋報天子

以靜上人索贈

松楸梗檜風色猛惟有青山日不靜就中若置
小庵窩蒲龕六用皆囂境多謝山前猱與猿破
扉教我入禪定大空聽磬伏堦除知君慧力原
有餘。

白下沈金吾八袠

先生孤霞映九秋貔搋瀕氣牂牁流銀髯赤頫
航不落醉嘯直與希夷游青天張目冽如月人
世蝴蟪安可謀二十文章發海浸功名爲來迫
春袠咄哉造化欲我嬲叱去蟲魚學鼇兜秦成
許少亦何力一指摧折嵩山牛結客豪奢五原
俠艷花嬌婉香蘇蘇天子昨呼入左衛列甲環

幃車赤油沉珠説寶直儒鄙躍金萬騎夸鶯鷗
英雄掉頭塵與土野鶴飲啄歸來休少年亦咻
期門射微笑不言同痛柔尚心一往蒼杉伍歲
月如駒不足數只今愜有蜚熊年緑髮欺松詑
靈府兒曹再歌進酒詞向余乞取丹砂橐相携
千日石上語爛盡王柯半博時

題淮南八公卷贈壽

八公山川胡迭突萬古傲骨夸奇哉長風起子

雌守節。嘉遯羨君非草萊王侯講德如蜾蠃瓊樹森立秋雲閒進履捧杖士眞貴仙才豈被功名栽君不見錐處囊中龍蠖曲郎使金門亦隨俗有藥能將雞犬歸無心不銜長安玉鳴琴作吏總眞游彭澤郎官爲秫謀龍伯若知廉尉在夜移風雨海西頭。

秋半同莫公猶册次索筆書次君扇

手方名字照江左千里軒軒驟中土恠來書蠹

亦爲龍松鱗蛻化嵩之塢餐糜對月孟年時滄殺阿翁脫帽痴于今落句霞標起結髮從王亦伊始不見闒纁功伐是終童吾願蠅營向君止

落玄軒集選卷之五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社郭起鳳千仞父選
張人龍鱗長父訂

五言近律

六月晦日湖頭作

別揀陰多處維舟受水凉。魚兒翻鏡面。鳥使入篷艙。酒政嚴偏猾。茶經老易商。休論烽警事。沉

醉即吾鄉。

逢陳山人誠將

知君閩南去。常此眺寒雲。馬上空傳柳。天涯共夢枌。山川宜妬腕。詞賦定生筋。底事冠纓濟。蕭騷白髮殷。

書贈岳勛卿石帆先生

眞負蒼生望。明時不隱賢。鴻譁宗曾國。長策小秦邊。天地三荊樹。朝廷一豆籩。銘功應早晚。握

手種雲田

聽鄭正叔彈琴

中郎傳絕唱别寉思何深流水聲中見松風檻
外侵天虹矜吐氣雲物澹披襟自哂平生夢孤
桐振古心

訪趙氏山居

主人寒不出烟嶺隔風塵種石眞堪拜編松愜
有隣詩情夸德耀遯思見梅眞吾愧無高致低

回折馬輪

閑中

自愜幽居好危樓獨閉關採雲爲白衲借樹作
青山世事傳來變風花熱處闌因看損益卦心
淨與天閒

浙江

湯湯浮六郡轟折倒吳關浴日蒼茫外銜帆瀲
灎間潮疑巖瀨雨雲是會稽山陋教文章思纔
排禹穴還

分蕉

幾株新緑後一片雨來時裙漾羊欣練天存帝
女帷無心應似我有夢却疑誰與爾平分去休
忘剖露詩

聊齋雨後

雨洗三更夢茅檐宿鏡湖香殘蘋梗斷風定雀
聲孤漁火兼螢度江潮帶瀑趨鄉心到何處蟋

蟀起床隅

味雨閣

雲深常帶雨濕翠自天來濺齒杯飛玉傳心月
上臺有花拈未得無味舌應猜倘解玄玄義聽
煎蟹眼開

盛瞿硎過小齋兼貽柑

卿有雙柑餉余慚斗酒藏評詩金粟李説夢漆
園莊香雨牕間出黃鸝人外忙數聲論夙昔不

厭小年長

三潭

香風引湖暑短棹撥遙天棘手蓮科綻橫眉月
蜆鮮蟰吟鷗不管浩蕩艇何顛試問滄波色澄
澄可是禪

早發洞庭依項公定韻

老大厭風波猶從萬疊過境閒禽不少山亂雨
偏多撿句窻前樹橫眉水上螺歸人迷所去暗

色問如何

西山訪桂偕誌常李珂雪

共踏西山路言尋谷口香馬塵紅滿褯酒醆碧
生光無隱誰參得先秋吾欲攘問師近天竺落
子定何方

徐牟父北還

搖落帝京塵悠悠尚有心黃金迷駿足白鏹盡
華簪我信焚書是君知醉酒深凌雲笑遲暮狗

監覓知音

偶懷

束髮事如何生涯强半過貂蟬空落後詞賦恐
消磨虫技悲楊子閒心問鳥窠掉頭吾亦往烟
嶺未蹉跎

雨中黃司理貞元相訪

寒雨遞書床苔痕似髮長一看猿雀賦愁聽利
名香囊盡傾韲甕杯空借秫觴高車能物色卿

自貴文章

無錫道中

生計片帆前身隨鴻影偏青山真舊識紅袖奈
新妍驛國勞書劍花枝貫杖錢客情惟有醉野
店亦留連

訪陳豫仲舊居已移築北山

幸爾一相尋浮雲識遠心鴻飛沙上爪燕社雨
中襟知子非懷玉愁予只聽砧西風咏江樹霜

蕊落寒襟

中元夜望多寶山塔燈

沉醉領高秋秦箏沙渚頭芙蓉搖月樹蓮相燭犀牛于闐鐘聲晚中元星睒愁迷方從此現凡聖一時休

夜坐

寒更稀警析雪色尚微明倦眼書多撇忘心夢不行香爐隨變縷瓶卉爲傳淸只此無喧寂何

湏龍象成

遇破山寺僧

雪眉成古佛軟衲帶松陰法說龜毛長形希蕉露深休徒香積國禮磬雁王來去看無住空潭是汝心

仲聖孚齋中

何必山無夏庭寒暑不收碧簾凝樹色溪硯吐河秋位置惟千帙煩喧尚一鈎淸風已如試桃

覃夢相投

南山荃公過不值東招之

懷君湖水畔卓錫亦悠哉書架藤偏冷禪心月爲開崔嶄林逋出鳳識呂生來謾說牽帷避相期掃石苔

項中含懋功五十壽賦五十學易爲祝

華簪今介福瑣禁舊詞林自寶傳經意眞垂絶簡心探天龜馬伏研露桂松陰早晚窺玄象滄

桑青鬓深

東舷師葦如

二老亭何處河山已邈然白雲無福到芳草有情牽趂鹿疑成夢聞鐘恍悟禪近來誰問道知復指青天

喬臨海以詩見貽因訓寄

壘綬式儒榮穠華擁四封夜廷潮信壯曉帳崔書通拜石增高致看山領晉風古人輕坐嘯醉

酒豈無功

社集金公朗宅賦得映月抽織縷 鴛社分賦

夜扉開何時凉風散庭樹乍拋鍼線筐又晥星河暮人間婉赤繩天上有宵露垣高月光稀謾法西樓步

西子湖小集

樓船臨大澤簫鼓出中流樹吐冰壺影人分白帝秋舫籌天地窄賢達古今稠放意輸吾輩烟

波過眼休

過支小白華平書院

開門惟見隺逶逕盡栽松道氣焚蘇合閒緣寄水舂著書充采棟結客問真龍勿以吾生長枌榆此願從

同郭于仞之武林客久有懷

游子未言歸愁心隔五溪風沙連日絮香雨六街泥山氣侵城堞星橋界井畦不堪人剝啄把

醉綠楊低

八月十五夜讌集湖上

秋樹盡如沐湖光澹作烟人宜葭葵外月散釣磯前早桂炊丹子驚鵐上碧天誰能賡洛下金谷酒名傳

舟行

軋軋春風鳴孤帆負野行水空青見鱍雲臉黑疑城木末開吳會天廻到越洛蝇營何日盡南

北重含情

讀黃孟畹詩草

久疑彤管錄今見謝家詩秀句如仙掌玄心似錦漪簫臺秦史鳳黃絹女娥碑千載吹風雅閨中媲畫眉

南山僧舍訪劉太守三剩

五馬一何崇投簪慕古風聽鐘尋慧遠騎杖訪仙翁詩寄青田隺名題太乙宮林賢今不寂顧

共絳帷中

挽殷山人方叔

與君遊白社君徙我童顛遠意雲山外清言洞壑前藥供千歲餌天許一朝仙不見鸞笙返人悲造物慳

容閣

閒雲朝入坐明月夜簷空花與風俱上天將鳥過從勝懷翻酒譜好句出詩筒此中何不有吾

以字之容

七夕

水紈濯素月纖指理玄鍼河色隨簾捲爐香雜樹深螢流疑授巧蟬歇似停紝一度羅衣薄青天萬里心

偕黄仲朗謝玄仲湖堤晚步

旅客夢飛輕披襟共野行秋河疑尚捲殘月似初生身世洲前雁功名蝸卩傷何如一葉叟相

笑夜漁槳

寄王山人

未敢言心悟先忘人事勞閉門辭臥疾遣日學揮毫新水堦前長紅蕉屋後高斜陽橫縣郭一曲白雲璈

天半亭小憩

山勢矗中天微雲護短簷古松摩頂便高鳥出巖偏足倦尋苔枕脣枯采蕨拳日斜衣半濕疑

近絳河邊

顏氏海棠

城東多買地盡種藥苗寬中有紅霞氣渾疑錦水看僧巢眞可托蜂翅不辭寒最喜君高隱娛花酒快乾

集沈氏北山畤魏仲雪秋潭先一日至

低榭水中央雲霞擁戶翔勝懷千里合名士五星光掃石聽松語臨池擘藕香此身渾世外信

宿亦何妨

題李長蘅雙髻峰圖

横開平掌坡遠景盡蘼蕪中鼎兩濃墨天然雙髻嵎樹多風雨色水蓄隱淪圖借畫安禪客猶叅一片蒲

贈逸人

萬水皆東向君如汀水南悟禪曾掃一吞畫不須三送鳥閒穿谷尋詩偶過潭醉歌花徑裏醒

眼亦憨憨

郊遊同朱爾兼吳繡君

游絲搖日影桑陌共遲行鬬草春風緩携觴水渚清耳閒如待鳥人靜只聞笙且盡優游趣都忘世上名

姚用嘉山園社集

渾是山林色先教半郭清水空堪鑑髮客勝似懷冰竹醆雞腔老詩篇麟角名吾生興不淺詎

羨鳥先榮

其二

草徑角龍迎林霏繞屋晴地多寇相宅山有謝公杯酒釀高于醆蛙煩亮過笙清時丘壑貴莫以賤貧驚

禮項氏貝多經梵本

曾聞翻貝葉不見竺乾書看到君家寶翻疑漢代餘附回松巴化雞足樹應墟惟有西來意猶

巢項託廬

姚陶庵貽畫

看君磅薄意自挾幾山川落句九秋隺揮毫百壑烟氣將先道子名欲兩陶潛月嘯高梧下研螺望碧天

山家

山家猿隺閒午睡尚憨然風美竹腮翠花飛黎雪燃了知今古事不解死生禪飯罷溪頭坐看

人攬釣船。

江上

江草日生烟雲颿遠蔽天金山鐘偯午京口賈
如泉去國書常斷思家月未圓鄉音倘相近願
爲達封箋

送遠作

偯館急鳴鑣風林駿影遥輕裝凝曉月好景刈
新苗江沸宜韜鰤山深勿掛瓢丈夫行萬里願

共拭塵貂。

贈唐母

彤管聞賢媛千秋見淑儀唳天陰羽和弦日書
萱知似舅能超陸宜家亦並姬何須傳壽訣仙
德守其雌。

秋晚貽郭千仞

昏鴉已滿樹酬對未能閒門限慚無鐵胸懷媿
有山蛟松徒蛻甲帶草竟消斑誰是虞卿癖從

余攢世間

吳江

川途日行役風雨失年華客思千帆渺歸心三
翼斜尊魚吳地熟艫橘太湖花可復淹江表都
忘白玉窪

送客維揚

高風傳季札君復繼前休觀樂過齊晉尋盟到
女牛江城搖別思汀草澹行舟欲向初鴻問臨

杯月未秋

初九夜宿眞如山房

浮級護雲黑西風寂二更飛來天上月點作室
中燈悟法得無性驅蠅恨有冰休心清夢裏幻
影亦何憎

與項廣玹

佛國在恒沙西歸不是家指禪千劫盡花笑一
燈遐有石供高臥無津問短槎人天何處渡空

缽飯流霞

留海上三宿時余執纂史之役許文孟堅

止不可遂歸寄謝

得意酬鴻聚都志信宿遲海天肝膈近歌嘯月
明知佞世民難直懷公史不隨多君玄度客風
馬尚相期

劉仲開招同望月海上時陳仲修彭季起

昆季以次至

古月出滄茫佳期信莫忘語懸河漢碧酒戰屋
樓霜隊子千秋逸彭仙列宿郎嚴城知午夜盡
漏舞雞狂

贈莫君揚

曉日正東隅文章見子虛故衣麟角笑新甲鳳
林疎有術看良冶無才媿索居令君香滿坐荀
爽謾隨車

偕盛彥修舟中作

風高白雁秋鼓枻渡長洲病裏勘方得吟邊聽
鳥愁十年雄劒黯八月水涼收相對塵沙盡乾
坤總敝裘

寶石山

飛鳥翔積海龍宮沉漢槎晨星搖帝座醇酒照
鶩花在石轂千古高城鏁萬家塵頭輸頻仰西
笑問歸鴉

落玄軒集選卷之六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友人郭起鳳千仞父選
張人龍鱗長父訂

七言近律

重過斷橋

舊泊湖山媿友生橋邊尚有昔題名不辭信宿帆多恙自愛連朝月未盲幾處齋鐘疑集社一

聲谿鳥似閒評芒心付與清流洗學得鷗梟上下情

題月藏上人扇

鍊得禪心似水空點頭山石伴春風班班松影疑僧骨約約簾衣閉靜功塵斷樹窠成樂土月歸茅屋掛杯弓請君坐老巖前草刀火都銷一句中

王子長招飲湖上同陸嗣哲郭千仞居㓜繩徐鴻女校書

臨流快賦酒人詩客有梁園湖海知水氣冷侵蓬艦濕風光閒惹鷺羣癡樽空更酌青州吏漏盡難拋紅頰時別樣雲鬟矜落月夢魂今夜遶南枝

過黃葉庵

佛眉珂雪髓巖開黃葉叢青現去來法味已同虫吸露蒙心終是笋藏胎石痕似受癡頑杖鳥

韻難供密諦猜只有過谿單竪指至今伸屈尚遲回

其二

水脉深空白板開飯猿不訝世人來撥爐宿火留禪性燒竹新湯養聖胎老眼于今惟變緑病根比舊更難猜緣知日說維摩法飄葉同心黃未回

長夏感懷

風塵久涸道應忘虎怒空山鬼入床自托九天非駐地恐將六用與亡羊白雲却變新生髮青歳渾銷舊酒場安得葯房金滿竈紫芝𦶟𦶟拜虛皇

寄漢陽友人書

時向寥天指少薇光生楚澤映郗幃明瑠漢上應投句芳蘺祠邊愜紉衣有夢共呼黃寉醉無才獨趂白鷗飛懷君永夜潭潭思椽落空山月破扉

聞亂

胡兒環甲警前籌南國征徭夜不休大將總飛無定骨儒生空咏望京樓月砧敲破青閨夢蜂盜摧殘白帝秋滿目亂離何處避魚衣鷗食亦深謀

同沈駕部董校書集湖中

醉殺花時百斛春烏冠浪寄葛天民生涯半悟浮雲幻道力全輸我法眞借得鶯聲醒雎眼分來月魄送殘賓留連未惜嚴城柝更聽紅樓一曲新

和公定平皇道中韻

碧柳陰濃障沓茫故山風景出情長去年白社閒趺草此日青樓怨女郎流水正湏鶯纈面遠天何意織霞裳悠悠驛路分南北一度愁看醉卯觴

贈葆光上人

嵐輝隱躍住人間丈室花空晝日閒定力不湏降毒虎孤情只許問青山水禽來叫宗門血砌草年深佛子關飲啄自便天莫管夜壇燈燄續心燗

屠氏快閣中作

地偏高木蔭鳴禽雜搆亭臯逈思深留客盡時花塢醉著書獨向石床吟清言每欲輕王謝艷

曲能翻擬琵琴裘馬家風殊不減竹冠野服寄
閒心

贈均益侍者

草鞋磨衲面無塵竟日尋山作野賓影落雪巖
峰北壁杖分庾嶺塔西春宗風直濺花飛血白
法横流鹿火隣來往世間無亦静江烟片片是
君親

賦得梨花一枝春帶雨

小院春陰薜荔墻緑䆫人倦白羅裳薄寒不畏
微風妒低舞空憐宿雨狂夢去欲尋鸚鵡瘞笑
來曾趂玉奴香裙敉莫説胭脂落面面啼痕獨
未償

詶友人

共信烏頭慾滲沓紅塵夢不到僊家月來簾隙
窺人笑雲去天空任崔嵯宦拙拂衣成往事書
窮投幘亦冥蕩羊山址獨悲今古掛杖行歌莫
自賒

南屏山房

空山為訪華陽君不覺歸來滿洞雲鴈柱出泉
聲巴澁龍淵生蘚氣猶氛下簾松瞑增朝螄捉
筆詞香賴墨勛伴寂祇容孤鶴在膝前常誦古
靈文

重陽後一日送青茂才還朗州

天逼諸峯金氣哀文樽落手菊叢開臨池絲竹
清蛙鼓夾石風篁隱鳳臺別意重將鴻鴈問聞
心不向水雲猜同憐此地分萸好明歲何人戲
馬來

送沈轉運玄裳

春發烟雲滿帝城翩翻旌旆遶雄行河干細柳
繫燕馬天路歸鴻緩越程綵筆夢同憐問字素
琴徽斷怨離情明光此去勞丹詔莫厭東南屢
送迎

秦氏園

花雨飄殘始覺春百壺藉草憶同人溪流絶處餘秦姓釣石高時繫漢緡舊賦歸田知歲晩終期抱甕見天眞輕衫掩冉風前改華髮如潘雪巳親

陪雪嶠過朱君弘齋

山人心淨却如燈語到禪宗得未曾酒氣不妨衝佛相歌聲耐可出雲朋風前逸興爭年少世外衣冠付醉澠多費君家高刻燭小爐香細碧簾凝

寄友人

聞道雙瞳一巳方何人輕涌鼎湖藏有官脫屣猶蝸舍無病游仙孰鴈行信到寒梅開甲子藥生庚月見虛皇相期共掃雲邊樹偷度匡山三石梁

其二

先生椎樸古人心學道蓬山日可尋靜理久緣鍾後悟丹砂時向月中擒尚平未老完婚嫁臣朔丁年隱陸沉吟到破迷知幻劫請從罔象出玄珠

邀項公定李春枝書春泛

峩艫迎雲潤舞衣水天爭淨綠楊低登臺極目帆如扇坐客酡顏我似泥狂態不招禽鳥妬叢花偏向酒人携平生未解多情死却爲憐卿亦自迷

午日約訪黄葉庵主阻雨不果

禪心久巳去來同竹影藏名自抱空鹿聚也疑天放侶萍交眞悟宿生功迷雲折却尋山屐清夢嫌他墮葉風茗具正慚無品目懷君時費火存紅

夜雨

中宵忽爾淸殘暑起坐猶聞壁虫語豐隆塡塡

戰祝融雨師嗃嗃驅風女堦下新濤茁藥苗檐間飛溜鳴鐘呂人生炎冷只如斯明朝又備防秋紵

讀坡公易解

捲簾枯坐見周天九六常空是帝先夢到吞爻因有畫讀殘鐵帙爲窮年定中魔佛皆枝語醉後龜龍已陸篸何似道人眠食勝貿遷無過學狂顛

偕岳濬伯王洽甫諸君集湖舫時坐客談中黃黃庭疑義

危樓礙日大湖陰坐客高譚若美琴雲落銀缾清暑骨風邀白鳥出山林人生鹿聚原無定世夢蚍游未可緘且向清流問真幻眼中誰是伯牙音

和金粟山韻

摑倒須彌天地寒風光一片眼中看鹿花印跡攢蜂尾蜃氣蒸空現法竿撮月水深潭不破尋頭鏡覓影難安何人獨撇雲門袋洗足歸來巳見瀾

沈駕部擢守淮陰有贈

畫戟分曹四牡心爲廉臥治簡王臣馬頭虎伏淮流靜海曲珠明漢史新俗比秦人桃作縣士皆黃石劍爲賓休言劇郡繁公事鍛鍊何如組上金

鴈字

曳脚拖雲點畫長風清歷亂韻鏘鏘越山斜落揮絃語錦水橫流吐墨香分得一行天上信題殘萬里客邊霜滯人小閣前宵夢吟斷孤峯怯陣黃

其二

茫茫大地一羣客遠遠寥天半幅書蒼頡鬼啼驚夢破李斯犬去笑音虛因他聲到增離思娓

我吟空不寄魚。凭立古原聽起句年來消息問何如

贈荃上人

擔藤常帶白雲遊一緉鞋根綻不收吐氣山川輝月色論心天漢靜黃流獰龍久巳馴狂性恠石何言未點頭散漫世間無伎倆竹簾淸晝愁風秋

山陰錢生于過訪

氣隱吳鈎腹架書雄風欲斷吸川魚吟成梁父誇全蜀夢入金臺小望諸結俠博徒銷百萬射輪匠斲破空虛相逢落落雙眉角盡掃攙槍力有餘。

和烟雨樓原韻

一曲汀沙靜可登當堦怪石悟如僧世塵賴有湖流斷好景何妨雨色蒸刻竹題名聊破悶選茶尋味亦波騰方空懶着睎風便度遠雲蹤聽未曾

石門

橫嶺依天作畫圖野田深水插青菰鄉音杳送看帆影墟落閒招問酒壚塵外鳥欺樵牧笠鏡中魚喁白蘋湖風光兩岸傷心樹馬首船頭折盡無

王九峰園中

鄭莊結客本如雲庭巘風流迥不羣灌木有泉

通暗谷明農無事課春耘百錢都向花前擲雙屐還隨鳧隊分身世只今空巳半聽猿濯足未輸君

得常德書

古來才子吊湘沅爲吸江山佐墨痕黃鶴一飛千里夢白猿長嘯九招魂閒凉霧色驚超市望氣龍文出楚蓀淸對阿咸如擁膝西牕昨夜月能言

寄王中丞

梁王霸氣壓中嵩憲府天開曉帳雄叱馭欲恬
河伯怒懸旌應斷海門虹人從控隺知清獻客
自登樓識庾公近日胡床舒嘯後定誰叅幕覲
仁風

偕郭千仞訪白衲庵

林壑間緣亦自奇春山同聽舊雙鸝白鷗靜處
逢開地敗葉叢中笑止兒豎拂高譚眞謗法詩

禪獨唱郎鉗鎚便隨蓮社吾當後不似陶潛攢
去眉

過周別駕宅適有洗兒慶索贈口占

記得同君舞象年又經堦下鳳毛鮮弓箕自此
看良冶蘭茝應占有聚賢木碧投錢金比重礨
紅懸矢玉相宜娩無坡老端谿硯爲贈麟郎醮
墨顛

得張鱗長楚中札因訓寄

游屐雙携歲兩旋題詩應徧楚山川身無簪紱
尋仙便面少塵沙入世賢得趣近來惟散髮逢
人早勸是歸田嫌君尚有陳琳檄忘却中原亂
似蚿

偕阮

浮雲閒過北山頭拂子麈殘九月秋不禁鳥啼
圓桄艫纔成蕉夢梵鐘休香歸霜稻占逢歲水
出曹溪得上流昨日老龐曾叩錫天花冉冉下

簾鈎

和李儀部君實論畫之作

遠山平抹近山尖洗出村墟一片烟亂揷花雛
無位次倒翻泉瀑界雲天松頭石罅疑仙塢島
脚苔漚似紺錢好景世間窮不極遲君再畫幾
橫川

包憲副山莊

鳥笑花言石亦憨春衫弱骨畏風潭屐穿雲片

憐娛客書濕簾幃似受嵐道力漫從閒裏得流
光只合醉中忝年來華髮渾疑短欹鬢登臨媿
聚髫

鶯

獨立高枝轉午晴啣花春殿眼偏青柳黃半染
金衣色谷遠初翻部曲聲閣暖玉人知恨重林
寒羽客覺風輕慇懃紫陌傳芳好愁殺江南草
樹情

寒夜夢雪老

欲踏寒雲入五峯蹉跎蟻夢未應酬身輕獨喜
無官戀情重那禁有子种賭雪忽逢疑扣錫春
花漸落悟觀空相思不淺東林興正臥三更雨
底風

項仲展招集

斗酒重論夜雨期面顏依舊是前時衹增俠骨
森如鐵猶笑鎗髯綠似眉離亂不銷焚硯恨風
塵應討席珍危呼樽盡屬中原儁脫帽聞歌亦
縱癡

空齋兀坐

十年獻賦未能伸潘鬢空嫌雪色親舌敝始知
秦士賤璞存何意楚王嗔英雄蠖曲埋屠釣稗
子成名達薦紳自吊長沙悲屈賈蒼天欲問亦
何神

題嘯閣

雲樹深寒閉石樓古書霏玉研痕秋聽行竹節
欺禪坐鶴到松關許唱酬天敞不妨高受矚月
明偏稱滿翻颱多君丘壑超人累清嘯常來問
斗牛

夏日偶成

方袖角巾儒者氣九垓五嶽野人心風波斗酒
狂中盡江海綈袍寒處深自養花蜂哄蜜液偏
栽松樹作鳴琴英雄倜儻但甘俗消息青天有

片琛

湖上避暑

高岸鳴蟬送水風暑威蘊蘊隔吟蓬近磯看釣
心俱冷奪席論禪舌巳空荷葉放香清簟竹龍
皮浸甲射珠宮何人河朔稱雄最我獨林中似
阿戎

閒居

用拙身藏事事微晝忝老易夜莊機自無楊犬

驚衣變餞有談鶏送語䎽灌莽却乘清露在彈
琴時惜飯猿饑浮生塵外眞堪問不悟貧珠貴
亦非

午倦

輕夢難消晝日長小屏猶出小宗香蜻蜓墮網
憐身拙乾鵲爭巢媿計忙遮眼書篇因倦棄掉
頭雲笈與時荒天敎逸我珊珊骨清坐羲年問
古皇

訪長洲戴章甫時貽余　光宗日錄

剡溪丘壑異人間犀𢜺燃雲出管斑帶草迎衣
如語道檐泉警寉似司閽塵勞馬首慚吾齒氷
雪杯光照汝顏珍重一編　明主錄莽臣何以
泣蚩山

和亢宗樊師透靈碑作

石鏡精靈事有無怪來薦福字同珠苔衣歲漫
疑星化雲物時埋爲谷愚佛說三禪華未落人

驚一豹語難誣千秋賴洗徐凝碣坐臥何妨遣
世趨

春日眞如寺和項公定韻

游女鳴璫晃夕陽載春歸去水痕香招提半出
雲中紫鶯鶯全分柳外黃高坐昔年惟語石平
章今日有臺郎風塵爾我同排調憤弗悲歌短
鋏芒

飲徐公宣三石草堂作

主人揷石草堂前別有松屏洞壑連清茗點湯
消午夢園蔬作供助禪玄南州雅客傾吳下北
海高風聳戴筵勝地共欣星斗聚不須桃膝動
旻天

贈馬龍巖

絳帳當年式馬融只今荀御復君同披雲稔卜
留華省飲水猶聞繼惠風關吏棄繻終用武王
臣露冕自懷公青霄一鶴應如許早晚鳴琴問

太冢

丘夫人張母壽七十

進酒歌成笑餌芝賜鳩新杖出芝遲傳經巳樹
千秋業問莢應裁七袠詩庭月夜流蟬鬢影海
榴晴發赭顏姿侍兒近學紅蓮漏遙禮西崑作
導師

偕徐公宣沈㙻仲訪趙凡夫值毛侍御周
銓部兩君

石骨栽雲潤土肪野情偏暱一丘芳輪埋桓典
無驄馬刻識山銓有鴈行青桂隱香疏着塢紫
谿圍席宛爲堂膠蒼著與人間讀始信中林郎
古皇

贈范香令師

仙舄不礙五雲遙嚙蘗重驅州縣勞庾癸澤中
銷蜀血酒杯湖上愜秦祠遶城曲水官衙冷入
指春鴻瑟調豪休沐熏風來暮粃糠願以簸

揚高

寄蔣羽靈昆季

昔年曾共撫塵游高鵠潛蚪巳異修箬水一居
渾隔世篔洲廿載只蒙頭貧煎我尚能文戰鼂
貴君寧薄廩丘風雨亦憐清夢到布巾終笑說
沉浮

紫蓋師報政海昌徐階卿索贈

紫海朝游沐淺瀾鯤鱷常蔫五侯餐一絃起我

齊門誤萬井蘇人趙日寒春醒龍巖雷破蟄政成氷蘗鏡爲鸞他年倘出山公牘願借天風振羽翰

代人旅次作

雲移碧樹水禽呼石暗江鳴失大吳馬走一身行役賤鴻飛九漢王恩疎貧州雉堞皆荒粉山驛羊碑上蘚蕪自笑髩携雙雀在故鄉天外兩模糊

送趙兵憲

大隊旌旗閃日黃春風束馬獵雕陽連營斜月照千里岐路哀楊擁百行慚我駁龍高正禮頌公隨雀吊蒙莊疲鮮涸轍空相笑齊竽何年倚瑟傍

代作

劉歆舊業擅春秋黃國天章倒海流鎖鑰東方千騎帳筦綸西署四封謳氷稜破柱無狼跋香坐孤琴有雀謀　聖主循良虛席問賜金早已出宸旒

潮日海上訪劉玄將諸昆季

趂月揚舲訪戴遊洪濤不似廣陵秋雙龍舊說延津劍三足今羚瀚水甌鵞桂着金堪賦隱兎槐凝露愜登樓中原我輩輕千古把筆臨風小醉侯

題周仲武扇畫蒲桃

絕域遙分一種清夜珠垂處毒龍驚馬甜苜蓿凉州路酒重蘭陵琥珀名侵曉緑迷孫子夢過墻絲綴緯娘聲張騫自愛火山味不用徵爪說飲氷

贈壽茅星海封君

控鶴携鳩嘯紫廟荃香快發仲春前飲光明月爭山靚闔陣妖姝捧瑟憐白石掉頭無爾我青雲繞足有神仙年華不用觀來始以甲子花朝七十初度

茅氏三峰盡劫懸

咏鷺

細草長洲白日閒振衣何處雪刪刪忘機似我漁邊夢飾序如官天上顏新雨足挈濃濕樹夏山高駐廣莄瀠茨梁飽後秋懷澹風力雲軒不可攀

賦得南山近壓仙樓上爲金躍淵封公

虛欞横半入天青轉蟄驚雷寶鐸聲飛勢可令

幽鴿頻靜譚僮着老仙枰有山岸幘丹梯迥無瀑垂纓白雪晴指點五雲何處所彩緘雙鳳出龍城

陳命者林園讌集值同邑錢而介孫爾繩出蘭扇索贈卽席口占

君家幽谷早名王楚澤風輕氣獨芳纔笑西愚難識鄭却驚東觀得游梁分盃斜月流供帳奪席玄心發夜光同歎鄴中千載勝不知牛耳欲誰據

雲間余彥直太夫人壽

令子才名入建安大夫風節爽嫣寒千秋畫荻流慈鑑片月懸冰映古鸞蓬殿夜明香媛冊君山露瀝冷仙盤朝回別有真人氣拄笏嵩陽玉女冠

賦得扁舟五湖贈吳君

鐵扇纔驚三翼飛仙人吳猛以鐵扇畫水而渡太湖肥遁賦

將歸山靈夢入芙蓉碧龍伯年登若木暉囊有富鈞輕國乘句無貧鋏向人依脩然來往雙峰外鷗鷺于今共息機

代壽陳如崗宮詹

八代雄文夜火懸黃扉却並紫薇垣朝迴移帳調青鶴山響搖笙起白鸞壽國新裁十事疏養和舊鍊九陽丹森森庭下難爲秀者獻風流賴簡端

代壽湯二泉暨齊賢明府

懸魚山對縣門屏坐笑桃花擁列星廉政夙成三載績靈占近見兩莢蓂春噓暖谷藍袍潤秋爽釣天桂醑馨吏散捲簾聽鹿語吭瑶咀石服方青

其二

家樹金荆總宅仙上眞鬚者最長年九重已下徵山詔七澤應鑴象雀田鵠羽春前騫稚翮菊

樽秋晚嘯芳烟晉陵正映朱陵洞壽域湏知別有天

壽陳宮詹

九池仙客自雄姸靈骨人間吏不牽纂筆秘書炊帝火寢香天語夢波殘張蒼鍊世顏猶嫵陳亮丁年道已先朝列鴈行誰得似柳臺松梗斂頭荃

紫葢師報政

漢史循良若箇賢令模百里頌蘇天有鸞飛影羞明鏡無筴投淵笑飲泉海市不增秦酷税龍民共激楚神鱣（楚有鱣湍）誰云喬木爲陰少暖谷春風玉馬前

贈范明府

臺鸞棲棘恐爲客酌水投錢學邵農民社已敎罷謝族經犂全帳道無封祥和百扇風鉗勁鶱蠲千純日在公長笑挈餅天下宰不知關令亦

人龍

代作

茂宰嘉名動越裳風清滄海澤俱長酒懷談笑公榮傲翰墨紛披樂令香 帝詔簡廉宣五色民天推譽飮三湘花封此日春多少細草駒駒頌旭光

其二

明輪偏照海東隅不夜今看露晃餘渡虎莫言

猶在市飛鳧應羨久隨車琴樽日永分棠蔭泉
石功深當簿書溲渤幾人同騖譽水波潮汐爲
君儲

贈姚府幕

水石閒姿氣吐霞侍兒常和竹枝斜黃鸝酒後
新楊鳥紫草橋灣舊阮家浮世宦情銷薄劣壯
年湖海悟繁華巾金玉景從君解莫放痴龍窈
洞砂

其二

佐幕蓮池百六名看花電赤擁希城上衣柳色
搖春豔到手杯光鬪雪明無事崔傢皆隸執有
靈木石亦風情開門從仕眞成傲小草誰論愧
謝生

代作

剖玉昆吾夜有光錦機多借令君香帝靈每駭
仙鳧下吏牘仍看蛙釁良堂廡靜時花作客酒
杯深處雈爲觴政成天上勞　丹詔馬足驂驛
笑露囊

代壽

東方妙炁屬蓬萊堯蓂新從二月開酒自君山
分百斛人疑度索薦千椿文章北斗夸麟武貂
鴒金溝接玷臺仙骨由來齊甲子大椿不用賻
殊材

賀湯二翁　綸封兼七袠

龍光新下五雲高正值椿庭灑濁醪有子人倫
夸水鏡無心天地問鉛刀松脂百斛欺麟髓華
髮千秋粲鳳毛聞道福星晉陵近願趨黃鶴貢
冰桃

題沈君善祝髮圖

白國誰逢身外身海童隨處笑揚塵奧圖凝象
蒲梢靜石破寒雲月面新頭責舊文將法瘞頹
添圓相許時嗔三生自與君希後彩地傒天不

贈卓珂月

朋襟久已結千秋碧血于今未化牛八餌釣竿滄海濶龍癡仙俠禹櫂愁雙騰明月戰秋兎片掣寒雲侶石頭長願割吳分斗氣與君抗手笑沉浮

同王閑仲先生讌集

食經酒雅與詩禪吟醉三更月可憐珠樹有君

眞德熟（用東坡木老德熟句）金鹽無我不冷仙迂言四海滓分國長畏中朝党割權怒駡兒曹成底語珊瑚擊碎草堂前

七言近體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社釋智舷葦如父選

友人郭起鳳千仞父校

丹嶠雲霞障五城香爐無火閉閒枰惟餘鶴爾

尋朱道士不值

林間引不見瑤笙洞口迎余媿白衣干　聖王師如黃石詘門生塵情未斷復歸去松葉滿山

猨嘯聲

贈王游戎

王剪兵機氣象雄星辰煒煒照雙龍常驅赤石三山外爛醉吳儂一笑中秋墅彈棋魚復陣春流飲馬夜郎風（游戎常平苗貴州）慚余雞肋蟲爲技浪說終繻首戰功

讌王氏宅練水程子長姑熟魏龍超偕集

絲竹高堂遣日昏雙螭爭向酒光吞相逢俠客

深譚劒乍挾蛾眉只送魂春鳥勸歌將得意名花落座豈能言馬嘶門外催歸晚已聽城南角氣喧

寄郭千仞

蹉跎强仕負儒紳轅下名駒豈久迍爾我中原雙白眼文章海内一秋塵莫言雙屈無明主要使鷹揚起釣綸聊共芧炎比囘憲青雲好待羨騁人

落玄軒 二

得河北幕府書却寄

中原方岳實雄哉帳下材官亦巨才梁苑文章千古在庾樓風月一樽開烏裘衹負游揚重錦字猶傳說項來獨上昭王臺北望啣恩未敢後龍媒

其二

太行中斷出文星賜劒光寒六月清將吏皆分河朔社儒生空負請纓名秦書數上頭先責楚璧三歸刖未平炊玉自來難謁帝多慚經術許禰衡

曉出太湖

長湖橋頸醉西風莽蕩浮雲隔水東物外有人能泛宅沙墟誰子更驅龍千秋欲起鴟夷夢一日偷懸霄漢蹤吾道自來羞浪迹且尋霜徑飽秋容

趙廷堅歸南州

落玄軒 三

多君才似漢田郎瀚海潮生發夜光野鶩笑逢稽紹鶴布衣羞御令公香愁銷書帶空巴曲月倚征裘濕練囊願莫音徽江樹斷匡廬秋色在危檣

客途感懷

柔觴輕風逐燕行遠天吞岸接波平春迎蘭舫單衣醉夢出湘山宿雨青榆社自憐吾道長河流不爲客心停驅馳三十青雲老下澤柴車失

此生

虎丘山中寄樊紫蓋明府

書帶青燒夜月團，弄琴常作宓絃看。緇衣愜有來思詠，比屋欣承鑿井寒。德上謝巖矜異調，一爲荀御想吹繭。龍門自古高于岱，泰望山峰岸幘冠。

雪晴過吳伯霖朗略兼訊萍踪上人

西風灑雪衲衣凉，一片山村挾鬢蒼。幾鶴過汀

謀傀食，冷梅當戶送春香。高名公子能詞賦，石隱先生悟法王。自是空明比虛閣，迥然天地失青黃。

寄書青徐

別後音塵隔往年，凄凉伏枕一潸然。中原有駿先驅足，家室無金甘避賢。貧仕異鄉如作賈，書窮黔髮欲歸田。相思未便憑梅問，開到南枝益可憐。

上巳日海上訪張符九

觀海誰言未稱心，東遊壯氣此同欽。龍門自合高千仞，蟣禪徒爲伴二蟬。談笑有鋒疑斷鍔，文章無翼且懷琛。低松影裏呼供酒，袚禊多情亦脫襟。

伯牙琴臺

潭激清泠想惠風，人琴俱絕此山封。千秋論契惟孤月，長夜知音有衆松。華表鶴歸疑化鼉，女

蘿雲上似支笻。凄凉史冊餘金石，蘭芷香散壑道榕。

立春

伏鵬纔過里蜡迎，春風暗地出簾楹。紅塵何用歸山盡，世法還從有性生。梅蕋粉銷冰不散，柳條烟破眼思青。年年令節無編記，撿校雙絲頭上更。

發春夷千仞

平疇曲水好招尋竹舍茅堂聽雨深投璧却逢
今世態讀書須見古人心青雲屈指無前輩黃
髮何當淹舊林不是角巾欹倒日鬚眉從此復
森森

過沈止伯園亭登舞袖峰適譚昆季閩遊

各賦登高送遠

晴川撥眼練光搖況復登臨雲樹凋風哨荻花
盈舞袖咒清蛙譜出文簫（用沈法朗武陵王席上事）離觴自

古逢重九旅菊于今賦左招坐惜飛鴻蹤跡變
閩山越水一冥寥

春游逢梅落

鳴草嗔花笑獨游天教落拓水雲頭布巾擲向
洲邊鶴蘭棹邀歸溪上鷗香引梅魂疑遠返春
迷蝶夢覺難收可憐殘雪東風化二月江南五
月愁

歲暮

寒梅吹凍竹堂虛青歲將徂甲子除逃世未眞
齋有事遺榮不盡尚披書得魚端喜忘筌後學
道深憐戒定初何似空山聽流水雪光搖蓋雜
香居

寒日得宗人書

休論按劍楚人宮憔悴支離老更窮櫪馬未平
騰虎氣樊雛不忘駕鴻風天涯苜宿悲吾子世
味蕭條愧爾翁猶憶綈袍有寒色牛衣將共哭

西東

春申廟

春申公子古諸侯陵土千年俠不收幃護寒雲
愁食客廡棲山鳩怨笙簇懷恩劍佩無三戶結
轡風塵有一丘長傍溪客見精爽蒼松浩浩水
啾啾

題觀生書院呈岳師石梁督學

春輿連雲付杳茫柳橋南際聽鶯簧湖山有我

成賔壬歲月憑誰論在亡閒到衰漁多逸性拈來芳草是文章生生會出當年樂風色輕拖水正長

上趙兵憲

銷兵瀚海徧春農嘯咤論文虎帳雄敢謂酬恩無國士由來望氣在司空千秋事業旌矛外一詔風雷斗杓中何日薦禰同屑玉不悚温飽是書功

周氏昆季見訪

相逢一說世中情詹際春風雜鳥鳴舊夢五陵豪骨倦乍當二子道心平生憎翰墨耽華髮不畏谿山少令名稽癖阮狂吾自妬遮門衰草閉松聲

林下輕風待落梅　鴛社分賦

檢點南枝魄未寒白頻殷發柳花翻不關帝子乘春晚自是名姝投閣難鈴韻微驚新線索妝痕徐著舊苔班一時搖落何人見分付驕鶯莫太殘

其二

角巾横欲稱仙游種玉空山了未收棊局落時風布子氷壺徹處月藏秋松花欲釀迷寒翠鶴羽終飛恐逗留試上羅浮披雪色暗香蒸鹿語呦呦

題寒香館

彩筆烟霞傲獨閒醉侯眞合王湖山龍文嘯落床頭月虵氣驚飛木末鵰樓接仙人雲作席松呼鶴子鷺隨班冷然一片桃花水照見殘書出案間

其二　拗體

徵君搆宇青谿灣萬花侵檻春刪刪鷗風鷺雪釣船外燕尾蜂鬚草徑間敲殘世夢有棊局送歸明月無塵顏此意少年成一笑眼中爾我堪

追攀

悼亡女

珍重曾同玉樹看生埋荒草臂金寒豈無涕似三春雨已悟身如五日官鸞影合歸秦嶺月水漚疑破漢江瀾彭年畢竟歸吾子少別人間何足難

春齋閒咏

不知鐘鼓聒春晴但聽西牕囀午鶯避道詎須

看馬色題花早自語園丁竹風忽破疑林笑溪鹿潛來想夢成人世好喧吾好寂未能昏默且忘情

東墅

謾爲蒼生出草萊白雲丘壑總殊才台星直映高堂宴扇羽橫麾瘴海埃情在山林無俗戀道奸絲竹任時猜可憐召伯城頭路終遣羊曇馬策哀

西園

逢人只說大蘇才尚主亭臺壓上台南國詞雄開甲帳西園文璲照莓苔掀髯捉筆題流水撫石眠雲夢古槐曾向伯時圖裏見春觴處處總相猜

訪秋潭禪師于黃葉庵

獨搆禪棲水一方幽禽盡日語何妨竹風斷處聞磬妄潭月歸時理釣忙破衲正須留敗壞閒

名眞欲謝空桑尋思三十年來夢黃葉堆邊問故鄉

春游過項祠

覆掌河山見碩勛四朝圖策有元臣胡沙夕捲驚魂死雕矢秋飛欲臂神松栢龍虵青石馬荻蘆鷗鷺白漁綸由來陵谷千年變長歎塵容九廟春

友人宅觀畫中有張文友上河圖相傳乃

王氏舊圖也

丹青曾繞貴妃床異物由來易渺茫陵谷自看朝代變筆鋒眞作死生場函霏古色疑香霧研點閒花似妬香非久應歸天上寶五龍呼雨甚湏防

桃源嶺

丹梯上俯十千尋蜀道何人更避秦松韻擊空泉壑杳石腮流濕洞猿鞾桃花不見浮谿沚樵

斧空慚作主賓盡說春山三月好却迷伐木滯歸騶

西谿訪人

一路谿山半是烟笋根欹石迸龍蜓投林消渴無酸菓摘葉烹香有茗箏馳轂昔年聞羽仗鳴泉此日激空絃相過共卜漁樵侶長醉蒼雲勁節邊

贈雪嶠禪師

野鹿身形邋遢頭芒鞋架衲往來游擘開石壁蒼雲斷喝碎青天凉月秋雨洗蛾眉開丈室霜高太華淨焚修他年顧汲曹溪水萬斛波中借慧舟

送人歸吳

青山何處隱離舟白日城隅送水流橋影總懸雙黛恨鴻聲偏帶一江愁吳楓落盡寒光晚渭曲分時雨點秋吾自銷魂君自遠無情長路本

悠悠

古德有西湖舊詠語韻空灑冠絕詩流予閒居偶次之

錦城花滿越江遥舊是君王飲馬驕弱柳碧垂青瑣夢輕尊紅曳若溪腰中官部曲三春鵠太守風流十里橋南北山川空悵望銷魂何處問前朝

愷上人過訪

逃人隔歲徑苔深獨喜翩翩世外心眞法何曾分去住道情應不妬山林欲將冠帶謀歸隱未擬髡鉗愧盍簪長顧青雲無意氣羨君高臥白龍岑

早春積雪憶山中諸丈

獨把殘梅嗅雪香春魂搖曳故山長朱欄舊倚氷花滑白鶴閒調墨翅凉呵凍夜吟誰得似披裘曉爨若爲方楸梧樹下茅簷北玉柱垂垂幾尺光

偕譚梁生游甜小築壁間有長蘅詩

扶策偶隨沙觜鷺探春誤入落花門湖山倒影昏青壁草徑蘼蕪掩綠蓀詩句能狂知是李油幢獨敝不如潘拂衣笑把竹枝去我有高情君莫言

登九曜山

九曜山頭雲氣深星光下燭石森森猿愁蹊谷如川峽虎躍新泉似孟林風斷歌鍾沉語笑日暗城闕界晴陰幽人獨坐聞樵斧碑碣蒼茫空古今

雨中訪友

忘情未盡欲相尋慣作摧殘是雨淫酒醒茅堂懷昨日花濃別了夢來今名心不澹只垂釣道法難通且入林慚負主人寒更出冷香梅信悵知音

慧泉

祇道崑崙天漢通誰穿一孔是龍宮不關練瀑能飛雨自有泓流日瀉空古綆半教修汲斷荒碑未許濕烟泯貪泉共酌何人爽讀盡殘詩破壁中

贈趙無聲

黃河天斷岱峰青七尺能鐔寶氣驚曾上張華千觚座不隨秦璧市連城西山獨見高篇意南

國難銷扳幟名。我恨平生今御李侯巴空羨有
玄亭

玄津見訪湖上語及黃山形勝

曹谿一鉢付何人宗鏡曾空萬鑑塵但說河山
藏粒黍。知他色界幾由旬。師叅無義還如默。我
聽烟霞巳出神。試看西湖功德水清光長照法
華新

孔雀

鸞鸞纔堪青鳥羣翠屏𨚫共曉霞紛身依佛國
光仍燦。羽出丹丘氣巳芬北海家禽名尚在長
沙野鳥賦空聞夷書昨日君門獻。玉殿當頭拔
五雲。

畫眉

碧眼修眉畫不成金籠未賜雪衣名閒軒百尺
宜春。喚艷閣孤棲怯萊鶯夢醒却聞嬌午宴酒
深頻遣美花輕歛山路下山光淨。搖曳行人是
此聲

鸚鵡

謾說三川是汝家籠來前殿亦豪華趨朝但學
稱嵩壽鳴仗休驚夢乳鴉。翠羽自憐新絲繒絳
臆深。件售梨花尋思仙客當年侶卷舌含情春
晴斜。

新月

北斗闌干向古城玉函初發海天清桂輪應待

新生樹。扇影猶憐故寵情湘水名妃蟬不掩白
山丹竈兔先嬰覓裳一曲春風夢記取姮娥度
檻迎

送友人

驪頷自寶混閒曹臥閣風清苜蓿高五色春裁
枚叔賦千秋韻入廣陵濤平臨吳會霜標迥獨
賞燕臺駿氣豪目力送鴻天路斷空山弦急水
滔滔

鄒憲副山園

仙巖猶帶五陵光松桂含風匢履香飛蓋花陰低拂帽隱囊谿曲坐流觴雕龍愜有卿家癖拜石猶輸我輩狂底事平生丘壑意一時競向此中償

擬古梁燕詩

紅襟黑羽傍春前約約依人鎮自憐巧舌巳輸鸚鵡美閒心不趂鷺鷗眠巢成暖幕誰爲主賦

洛玄軒　十八

擬連雲故有年願得承塵棲最勝秋風黃雀亦翩翩

送湯齊賢明府

縹緲仙鳧謁帝遥漢官佳氣浹羣僚山城嘯日連雙鴈水國投錢剩一瓢獻璧只携金鏡頌承恩不問碧雞妖明年借寇期春早謾爲燕臺繡斧招

送樊紫盤明府

淮海行旌朔氣繁清霜常照漢臣冠袖中明月誰相負石上銅標好獨看風斷寄書迷鴈嶺天開立馬見長安却憐年壯同潘髩空賦無衣東國寒

代作

諸侯春貢萬方同　聖主垂裳氣象雄諫獵昔聞楊子賦賜金今署漢宣官濤襟夜嘯滁陽雨列騶朝驅宋谷風無限恩波鳳墀上願隨潮汐

洛玄軒　十九

滿江東

岳叅藩補秩贈行

東觀人文驚象緯闊西經術娓門生胸吞楚澤千秋壯識抱吳巖一練清丘壑關情聯博塹河山奇畫總長城籌邊定有安攘策刁斗森森在墨兵

送青學博漢壽春試

暖風晴雪照梅花吴帶輕颺奉使槎篋裏夜絃

潭外急賦中春色殿頭誇時平懷璧眞堪罪交重彈冠擬未賒鳴世定傳南國駿願言奇字屬侯巴

送仲聖孚北上

向來沆瀣雄襟一日中原艷築金點畫作龍鷩　帝座刀錐霏雪壓秋參霜酣馬磧隨冥鵲春釀鶯花釆上林暫隔雲泥吾不憾彈塵須識故人心

送魏龍超

啣艫簫鼓擊中流翻拍驪歌動別愁天寵文星歸近掖月當金氣肅征裘吟殘杏席寒吾道香賜雞含念王優莫謂此行同薛令露葵不是大官羞

江上送人逢賀廷玉

江雲東合客衣凉江水乘春若箇長驛吏故催人摧傳梅花全勒雪含香爐邊賀監能繫馬竹裏樵青亦靚妝拚盡鷫霜傾白日天涯何處問名場

陸三孺閩歸

客子雄文壓七陵都忘潘鬓二毛生壯游南國青雲動鼓篋闢門紫氣鶩飽噉茘支知醉日遠飛仙舄不占星武夷舊稔三生夢陸羽誰云滯一鐺

代贈

自薄雕虫學壯游千將出匣五原秋冥心遠舉問黃鵠酥酒長催嘯白鷗萊錦記年同舞象壺砂暇日指仙丘承恩五十知不免捉臭青雲媿敝裘

春日

雲濕松牕春夢微驚窺書帶上書帷時平未合休糧早道在終嫌肥遯非鏡裏年光江總笑人間痛哭賈生違因思躍馬持粱刺矯首青天媿

布衣

偕同社飲藤花下

巨艦航籌醉落花主賓山野倒烏紗茂林嬌鳥增游思古寺枯僧澹鬢華名字人間眞幻識水雲天外亦吾家相逢盡笑青衫老白月高高照聚沙

友人以醫治生貧且死哀而吊之

搗藥誰云得駐年精靈日醉杏花前工詩似賈

矜殊調破產游梁不借壓荃草一江春薦綠蓬芽五畝夜生烟旣歌且哭君原上何處人琴急舊絃

落玄軒集選卷之八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東海張奇齡子延父選
友人周徹文爾岍父訂

五言排律

東海

不知天地邈于此見無窮灝氣呑夷島浮山雜野鴻潮腥鯤窟洶日隱蜃樓空禹跡通荒徼秦

人尚武功寧驅塡木恨誰激泛槎風長望安期子今來可易逢

題虎丘寺

石林雲氣杳仙閣靄青蒼樹杪看江嘯臺空拂雨香孤鐘驚鶴羽蹊徑隱房廊澗古水猶碧猿愁谷巳荒僧歸寒籜火月上薜蘿霜梅福眞行遯吳王未渺茫一潭沉劒彩片塚死羅裳徒有翻經觀誰懷選佛場清歛夜深唱靜聽此心凉

上巳鴛湖褉事得知字

青郊同豫賞碧草正柔荑觴咏寧論晉歌筵良在雕披襟風舞態拂羽酒行時晴映游絲薄芳歸文杏遲龍門全濯錦魚鬣盡成錐穀雨邀春播榆烟待早炊人宜修褉社鳥自諷邠詩宴鎬思王澤鳴桑念歲菑塵光清物候佳氣遶山岬亦有烟霞夢能忘鶩鷀癡輕袍遮柳色曲笠稱雲姿張樂陳三闋分波兢一卮直將天作侶願

以沼為醴大雅吾偏尚遺狂世不知慈明高御李玄度近從支此道今殊邈伊人古所師蘭亭徒蘊藉稽嶺失猶夷宦達丁年恨賢豪千載識登臺嗟日駛題跡覓林奇丘壑中原霸汀洲上巳披平瀾矜皓素漁葉笑追隨新沐者誰予彈冠詎可嘻

觀仇山人畫

淋漓丘壑意落拓酒人名忽掃華陽月遥思林壑耕花光驅解組霍骨笑寬纓春盡一行樹秋生萬里城葉公龍欲下道子水皆兵我愧畫中景塵沙氣未平

秋日過竹西

雨餘山轉瘦草淨客來稀籬與年俱敗門惟鷗不飛架書藤護鼠歆枕石生衣地僻知賢主恖寒識釣磯營巢羞燕社憩樹借園扉竹是中林友天為狂士惟傲吟澹相狎日息未應歸

題外父九十之一壽圖

濟也才名早翁今更陸離詩書留石囷金碧陰洪枝黑守黍龍叟朱愚問蝶師竹谿無隻古椿歲有來茲熱不因人執玄將馭日儀種槐供腹量懸月照心期寉侈楊州騎雲流桂父詞頰毛奇未點菱角笑多姿星劫青瞳閱芳松梔名甜夢知譙周如可接論易訖同狩

落玄軒集選卷之八

七言排律

訪稽韓圭不值

桂落空林月巳庚硯谿曾此話三更文章未有康成受吟嘯能無叔夜驚籠雀慣飛疑我髮伏鸞如遠傍誰鳴雨飛檐隙一牕冷霧掩橋梁五里橫入竹牧之眞玉立擲書鍾會豈金聲湯心欲借絃中韻馬價難平臺上名唾海異時稃水

幸惠風今日曾山情淹徊歸路輪空折自向蒼天眼放青

落玄軒集選卷之八

五言絕句

和黃野人句

水靜雲不飛林空我無色舒掌振秋聲羣羊一山白

刻園竹

酒杯將月飲頭髮借風梳謾笑吾生拙由由亦有餘

咏史

軍門親甲盾不暇識儒名底事酈生者橫麾七十城

春閨

柳線拖金軟蛾眉引翠長閉簾羞舞燕結縷怨爐香

古別離

郎向長安春妾臨鏡中曉孤影漫無羣游絲飛

花繞

閶門

鹿散長洲苑草荒梧桐園雄心死閶闔懷古涕

猶繁

招友人

徑開桐骨瘦夢醒竹陰長巴放雙籠鶴期君說

上皇

五湖

但見五湖水不識五湖心悠悠千古烈長嘯與

浮沉

哀夫差

闔閭意不朽長廊沒林藪女蘿恨山鬼空悲昔

人有

宮閨

春迎長信草露宿未央花羞檢雙飛鳳朝陽入

絳紗

沈止伯山園分賦玉照軒得十蒸韻

半水出蒼素孤根獨抱氷猶疑中散在朗朗照

人膺

過僧舍

僧寮眞出世草樹亦空香翻笑塵中客逃人却

爲忙

春怨

澍雨今春見蛾眉舊日愁惟應懶妝束尋夢向

楊州

獨坐

石床琴靜處風竹韻來時好箇閒消息先生只

自知

其二

天青雲傳粉竹冷蘚爲衣瞑目非閒坐蓬山騎

蝶歸

雨更

山雨作更漏簷虛徹夜鳴夢回聽不得壞戶入螢星

樹下

暑氣蒸作雨熏風變爲樹密蔭儘留人雨來不能住

曉牕

曉鴉啼綠樹牕色尚遮矒夢去心不空點頭在何處

春日

暖風隨意得晴日愜心凉到處烟迴水驕鶯柳外忙

舟行

草濕縈烟縷風高激鷺裳驅馳吾道拙去任借年芳

小憇村寺

乞漿當茗渴借榻坐齋鐘幘掛巖前樹輕雲落幾重

元旦

衣冠揖路傍春燈一增采但知新歲華不悟鬓蕭攺

殘夜

月色照庭樹空堦如有人徘回獨成笑絡緯語相親

試劍石

秋激大王風雲埋劒氣空吞吳亦何事胥水恨無窮

山牕

心定如白石身閒擬片雲空山無一事終日鹿爲羣

出平望驛

落日坐臨空滄波破遠風十年湖海意回首對飛鴻

同王象斗譚粱生湖中小飲

菰草漫湖波風來香有無小船堪作醆沉醉聽吳歈

早秋

秋氣促單衣微風澹午暉竹爐烟乍起香茗戰清肥

馮青方題竹屬和

雨思忽相侵清齋擬渭濱虛心終日對苦節未

言貧

謝送谿茶

龍團三百片飽雨已經時却稱微吟夜新湯展小旗

夜出鮎魚浦

山光秋轉碧水面夜偏多屬玉憐同去歸心是早禾

觀項叔子墨林風雨圖

傑閣七松長雲生薄午涼門前行跡絕疑是古遺狂

同郭千仞宿三仙樓

渾疑天隱帳星漢入牕來與子休心坐仙靈倘夜囘

聊齋二寉一負創死又一鎩翮作三絕句吊之

秋淨聞聲遠山空現翮長獨憐先羽化白骨瘗

迴廊

其二

賴汝一秋鳴高閒娓旅情如何偏鎩翮不遂駿長征

其三

靈根知子半踵息擬神仙却恨藏身拙空吟招放篇

哭羅陽紆秀才

君性是陶潛。平生死酒泉。可憐黃土裏。齊去幾千年。

題畫

一帶草廬寬不見高人住。郎。使。靜。如。山。未。合。變。雙。樹。

山中

年年深山任不識山中樹茯苓與兎絲性命本相護

落玄軒　卷八　十二

虞文部貽埍篋集

啟函金碧光日午據床讀悟景以爲詩清音匪絲竹

山中貽薛更生黃山游記

人傳黃山雲。君繪黃山雪。身未向天都。巳見山雙絕。

答人依太上隱者韻

松𢡖半規月開照白雲眠人辟因無暑。芝長郎有年

周爾岸招飲辭不赴

煩君六甲庖我恤滄甕甕好剩一罇綠何時傾破瓢

與友約山遊

讀書常寄懶見客輒言佳。聽到尋山話欣然欲棄家

刻東𢡖竹

落玄軒　卷八　十三

嶺雲迷磴道水勢沒遥天客意憐春老持觴花下便

夾涌

遠水日光熹長。繩。拽。大。堤。古今離別處。惟見瘦楊低

問郭千仭

鶉火漸西盡天風忽報寒旅愁應不少曾否授衣單

解嘲

善飲誰勝我空樽亦自持醉醒都不許花熟五原時

贈人

主人亦何有散髮昏朝酒孫登一絃琴靖節五株柳

書友人扇

灑雪氷壺中逃空香境裡有句却問誰門前半

曲水

讀漢書作

黄石帝師功雄歌起大風三分餘漢燼偏寄龐吟中

花下偶成

竹深先得蔭桃謝不成嬌一種春山韻雙眉淡共招

嘯閤下口占三首

水痕猶在樹竹色入牕間小篆新烟暝圖書是遠山

其二

沙鷄巳居壁高木和長聲散漫披凉扇庭空雲晴生

其三

獨立忽成嘯新詩發浩思遠心人不解只許后頭知

疑雨齋十三絶

北牖盆荷

水凝西子面風作鄭公杳小醉㥘揮扇當軒蔭葢長

朝暮炊烟

爲雲欲何去縹緲五繩橋浪説張超市憑霄月窟燒

夏日常秋

客有梁園趣亭如玉殿寒何須龍蜕在風雨藉毫端

竹深茶竈

竹深青玉肌茶熟紫茸肥纔作松濤聽林敲崔翻疑

銅官落照

鴈城連碧漢風靄不聞鐘獨喜斜陽外晴懸暍日龍

夜靜聞鐘

祗林松影外破睡賴空音却笑陶潛癖聞聲已厭心

滿堦落葉

落木妬風饕横飈雨半消欲題驚夢句拾墮當生綃

梅洒雪香

凍龍舒爪甲珠撒九天寒凌亂氷霜氣香泥擁毳看

疎櫺斜月

碧鉤天外落疎檻入連娟自倚箜篌語紅兒和細絃

破硯流雲

誰言石鈍置一埶百龍鳴嘘結江天影供君五色兵

壘石生陰

雲根爭碭突雨氣日常昏未合稱兄拜難消化
婦魂

蒼梧深翠

隱之一丸樹何以忽成林莫損聲淒斷銀床冷
鳳心

空軒聽雨

夜堦蕉竹戰床下若谿琴吟思一以寂燈寒夢
不侵

落玄軒集選卷之九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東海張奇齡子延父選
同社周儼文爾岸父訂

七言絕句

竹下

飯罷經行古佛前水荷擎供插田田疏牕長日
無人伴賴得林中一箇賢

湘隱齋聽琴

成連風味海蒼茫又珮明璫隱七湘淡淡數聲
秋水落問言彈曲是蒙莊

山居書與玄津

百斛山泉接雨聲草衣墻角荔光清樵風昨夜
東來便寄得怡雲一片明

秋前一日作送夏詩

撲人烈暑日相親欲借秋光照朓巾却憶去年

曾送夏髻尖巳短一毛新

王人村居

萬竹烟深出草堂野花亂種不成行王人澹寂
如寒水日與溪雲共頹頑

倚樹

倚樹看雲出數峯曉烟啣水日曈曚溪橋十里
堪圖畫幽賞何人陌上逢

暑日集飲懷玉堂

永夜清樽倒笑歌猖狂雙眼白常多座中誰是
懷冰者一片炎蒸盡濯磨

懷古

漢祖山河不可尋蒼蒼惟有白雲深布衣意氣
今如此黃石橋邊萬古心

得山中書

撥火圍妻伴歲闌又驚書訊過江千山中謾說
雲如絮不護山人永夜寒

梧桐秋雨

苔蘚翻風冽檻紗青梧漸禿欲成丫相憐獨有
三更雨啼斷聲聲莫損花

過橋

蓮子香輕落日黃朱橋却稱杖藜長吟詩白向
橋西去浪打鴛鴦水一方

蘇臺懷古

臺館悲風激暮天臺城舊址委空烟羅衣盡是

綠楊樹長日牛羊殿裡眠

津亭

枯樹風疎絕野烟關河鼓角動樓船青雲滿眼
不相羨獨嘯菰蒲且扣舷

舟次吳江

野水疑天路不分世情偏愛出山雲若爲吳市
逢梅姓我亦扁舟許採芹

湖齋雨夜次雪嶠韻

春波射火照漁家夜雨新肥陽羨茶生計十年
空啖芋一番塵刼夢梅花

雨中游龜

曳尾眞同濠上游豫且終恐試綸鈎何如背負
黃安去萬五千年五出頭

哭辰郎

知兒生歲在龍蛇一晌人間夢不賒化作幽燐
眞可恨紙鳶無力栢無花

夢

夢到天台舊石橋老猿猶記喚宵宵簾泉亂落
雲中寺十里松門慪掛瓢

送春

一番春事雨摧殘白浪吹烟沒萬山桑柘欲空
蠶巳老暮雲東處是鄉關

同雲嶠師過南屏

穿蘿同上白雲來尚有松花隔竹開坐久一牕
風雨細定香分翠出蒼苔

書贈雪嶠

髮短心長若更長谿雲流出性源香光撐到處
金波駛十五中天月上霜

夏夜同譚元孩石孺小集

風雨一燈過丙夜雲霄千里盡樽前敝裘塵冷
羞妻子雙鬢應同鶴記年

友人官朗州還

楚水遙空萬里情十年吟嘯朗州城不知陵谷
今遷否舊日桃溪定可耕

西施石

村月籠沙照石衣村兒艷質作吳妃如今石上
人何處杜宇招䰟趂月歸

鶴巢

孤枝無傍壓危巢自喜居高雲氣燒明王不勞
禽獻羽氅衣應羨鶴霜標

曉晴

葉裏啼鳩送早春曉晴升日照高林自傷門外生荆棘端比窮居晏子心

偶用船子和尚韻

身隨烟霧五湖游折却綸竿見直鉤我本樂魚魚樂我月沉魚隱去來休

戲書扇面

滿浮大白讀漢書彩筆淋漓賦子虛進賢頭上

日催促丈夫骯髒將焉如

春情

強將青眼送行人芳草無情爲蔽門蝶使不歸春已盡短檠疎雨坐黄昏

張子延齋頭

何論得失楚人弓千古文章一聚鴻海色雄看秦柱老鮫珠莫賈市樓東

其二

六庚害氣久生氛名駿何人絶薊羣眞欲種枌歸白社從君東海計犂雲

敗柳

何年慘淡楚王腰愁殺春鶯冷斷橋應是離人攀折盡東風不敢試長條

廢園

門前衰柳不藏鴉淡殺東籬木槿花秋草茫茫故侯死舊時黄蝶宿誰家

其二

何年金谷已摧薪燕掠花泥委路塵惟有成陰幾芳樹獨留啼鳥喚行人

唐伯虎太眞春睡圖

宮閒晝永鳥初静春重烟籠花夢長天子呼來嬌不起半欹高髻倚羅裳

讀淮陰傳

藏弓烹狗一何傷長樂宮鐘清恨長揮淚垓城

無戰士赤松高眺水巉峆

登虎林城

推殘王氣古城秋帝子行宮沒水流啼殺鷓鴣

荒薜荔何人得上最高樓

齋居寂照

伊蘭小供坐焚香紅日當軒一枕長靜聽鳥啼

人不見獨將清韻語羲皇

梅花

檀心乍裂月光燃開落多愁隔往年寒盡空山

無曆日憐君巳作掌書仙

其二

作賦曾憐宋廣平華光端未擬傾城含章殿裡

春風醒五出新粧額上增

破帆

自憂秋濤駕遠空百年渾欲借高風縱然鶚結

天涯裏一片寒雲誰與同

贈隱者

五岳胸襟劒客雄青筇常化赤髯龍往來踪跡

人難解醉臥湘波一曲風

過寥雲閣趙完叔出畫相賞

筆勢平吞雁蕩波閒心不與世消磨伯時惟誕

黃荃古幷作君家半尺圖

永興寺尋梅

雪裡看來林是玉春還留任骨爲氷羽衣偏稱

孤根件吸盡閒芬肺欲清

其二

猲留雪色從風妬不閉緗痕待月來我欲尋香

到佳處白雲長嘯碧溪哀

村齋春半

雨濕新泥小徑紅墻東笋甲透雙龍無人知是

春歸半獨上高原立午風

山居

長松偃蓋水如秋朱雀雙棲洞壑幽百疊雲山環作幛道心清處月當頭

其二

山家鳥啼夜不歇白猿頭鬚盡深雪丹竈水流蒼蘚明藤稍垂地陰雲結

其三

幾處樵歌雜鳥歌林香牽衲奈情何僧來乞火行花鹿若個心空但結趺

垂虹橋

誰向滄波駕一虹荒烟漩沒草遮空行人莫上看帆影腸斷闌河夜色中

古雀澗

九皐之聲杳何許古澗寒源秖自清應共雙笙逐仙去月摇松影不勝情

閒居

道人自有四時功語默尋常日用中簾外竹枝隨影轉天然好景畫難工

其二

喧寂身心了了知如何更欲廢尋思山空鳥語林初靜獨遶闌干咏道詩

睡起

半榻清陰午夢重恣他鼻鼾吼如龍覺來猶記華山寺遮斷松門百丈峯

約郭千仞訪雲門入夏不果

相期共向古招提楊葉陰陰蒲又齊眞是道心容易散紅塵多處絮沾泥

掃徑

掃徑不因延客履澆花寧爲欲成枝都來蚤晩難空過閒處尋忙度六時

叅方僧

欲將囊擔走天涯只恐天涯不是家昨日酒醒門靜掩一牕詩思繞梅花

課兒

教兒端自爲他人貽燕千年亦妄塵鍾鼎盡歸黃土壞此身朽去尚誰親

酒後

伯倫醉酒復隨鍤禪蝨功名眞足達王侯朱門夸盛時金榔寒灰伴山甈

午倦

架上圖書眼倦看飽飡茶飯竹床安癡肥自放三春過細草啼鳩輿未闌

夜闌

熒熒燈火燭更殘蘸墨裁詩星斗寒童子擁爐茶自沸睡魔何處見邯鄲

聞泗上之變

山林半作紅巾國黔庶全爲白骨城何處衡門堪拾橡眠雲種藥了吾生

雨後

山妻解製藏詩錦稚子能譚種竹方清課一簾新雨足沙鐺爛煮白泉香

滴露軒

曉讀先天露氣濃啟牕新滴樹枝香憐他蟬腹西江飲却作君家筆墨糧

獨坐

懶散自然成道癖柴關日閉草齊牕支床亂髮衣磅礴吟嘯隨心抱膝雙

題林雪畫

林家少婦畫能工潑墨驚人膩粉空誰是鬚眉在卿右丹青抹盡古才雄

志感

塵頭日日趁衣冠生事文章强合歡年少掀眉皆奪席可憐投壁暗中看

金粟山五景

初昇海嶼

巨海全疑魔氣蒸空漚興滅總無憑試看徹底
金光現九土騰騰一炬乘

白鷗泛水

海門橫障一鷗沙曉自衝烟暮落花陣陣雪衣
沙上老不知誰破赤城霞

聖書三藏

墨池無雨灑迷方掃盡西來是鎖瑯靈怪不收
今徧地空勞羅什譯千章

烏鴉索飯

菰米青晶徹髓香千羣飽眼尚空腸幾回颺去
還相向不識山厨滋味常

來雪泉香

法味何如清淺流一泓銷渴引泉幽若爲傳得
西江意還我當年舊緒頭

雲樹閣

古木春禽送聲音小樓吹出碧龍吟塵沙日遠
人無事獨擁孤雲自賞心

林逋墓

高人蛻骨濱寒水雙鶴無心問白芷三百六十
梅花枝年年香魂爲誰死

戶占贈張叔維

風流張緒惬當年畫卷詩箋總是禪問道虞山
山色勝爲君奪秀欲童顛

懷人

竹裡雪花常縹緲雲中孤雁幾回翔不知人在
天涯外月落江村自一鄉

雨夜

風吹細雨知春早黯黯青原濕芳草不管梅花
夜來恨小蒂寒香飛滿道

寄朱山人

松脂自寶黃芽骨蟻市全輸白氎巾丹訣何年
遺石上折鐺疑趁武陵春

重陽後一日登眺

萬木攙天宿乳鴉西風破浪出平沙登高不落參軍帽只恐明朝老菊花

曉起

天鷄啼散宿鴉驚人起看花夢未醒短草護烟蛩漸息霜痕猶染布鞋青

避俗

終年著書無一語葛巾掛壁不須侶柳市紅塵

日日生門前蓬蒿五尺許

正月二十夜松木場泊舟雪甚

蓬艦生寒樹有輝旅人驚夢獨徘徊遥知今夜千山雪化作前谿十里梅

漁

水落橫沙葉放紅江南十月鯉魚風輕舟欲釣無人處結髮如銀日望空

山行

杖挑柴柵烟生趣面少紅塵鳥不疑前路欲尋知曲折倘容蹤跡過由溪

書贈心海禪人

萬里波光照法華靈臺清出鏡中花風吹蕉葉袈裟翠鼻觀香消顧渚茶

雨晴

一笏軒牕半隙天頭科眼潤嘯生烟年來水旱都無慮總為先生不買田

五日

花笑朱光樹有聲靜雲落醆竹痕清平欄四出空蟲網高眺霞城日正明

新嘉驛女子

樸椊秦箏空燕遊月明山驛夢生秋臨卬枉殺歸司馬遺恨千年咏白頭

毘陵驛

天涯歸思一燈青雪鴈哀多白髮生好夢到家

宵柝斷擁衾無寐過鐘鳴

懷人

去年今日一爲別今日書沉人不逢梅熟雨深青眼漲夢魂千里暫應同

桂花 中秋鴛湖郎席

山中叢樹不須招月引香魂天路飄自把一株工作揖秋風岸幘海門遥

李校書堤上走馬

柳帶飛飛嬌不羞銀驄斜控玉纖勾含情欲笑知春好故作揮鞭上陌頭

友人入權左衛

簪珮喜看趨日近文章終愧濟時平犂庭繫頸儒生事莫以頻年受甲兵

題畫扇

青來漫擬蒼楓影白處多應是出雲空嘯已無孫阮迹至今圖畫記淸芬

百舌雙飛新桂頭桃花高笑李花羞東風似惜

窺園

淸溪澹吹送輕紅試上流

隣笛

何人伐竹起三吹蕩穀梁州第五回吾是扶風馬南郡不須曲盡掩紅腮

風箏

一線迎風搏白鷹當空高曳兎先驚兒童共指

青霄上占斷三春萬里行

題竹

本荄紫脫遠人間芾竹南荒欲見難誰似君家靈蹟在千尋玉立九龍蟠

得郭千仞病中句依韻慰之

莫訝驚秋攪桂風著書常在病愁中平生祕得醫王好心與行雲一片同

郭千仞原韻

禁他秋雨又秋風臥病多愁是旅中寒熱未能
酬藥餌故園清夢好誰同

無題

不厭家人剝啄聲塵忙亦自讀壇經空山彿狖
日長嘯併作幽林一段醒

笑答友人和虬兒作

曹石書巖是箇門八游四涉不堪論春風好處
西憁燭炳盡孤明世始尊

原韻

楊玄麟角擅專門璅骨仙游不可論莫謂濟河
非瀆冠水波雖細獨而尊

雨晴湖上　和虬兒十歲作

上倍凉風趁杖行曲臺高立聽初鶯一番花信
一番雨春水舟如天際生

原韻

日美川香湖上行雨拋榆莢怒新鶯如魚小艇
乘春出不管高山瀛霧生

題風雨圖

小閣橫空樹作凉惟風吹綠塵塵揚葛巾折却
石床靜不用雲歸雨思長

臨川趙廷堅以歲暮遄歸因寄贈一絕

夢斷雲山一棹前忽驚鴻翼話初緣西風促促
歸鞭駛千里空留片月懸

林塘

水滿林塘鷗不飛野人臨坐獨忘機過橋別有
逃秦處一片桃花遶大堤

其二

水映雲華日映山古狂吟坐白龍灣雨來堤岸
馬塵絕此景脩脩魚夢閒

落玄軒集選卷之十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同社項世平公定父選

常　鈺公瑜父訂

七言絶句

雨後海棠

暈頰初開夢不成一翻雲雨最含情當年傾國
魂猶護莫向沉香亭北生

歸來曲

最憐頭上白相隨猶是春殘擁翠帷試向東風
問花信酒醒何處覓蛾眉

村齋十四首 小引

余志夙托丘園苦累時俗本隱之顯岨
峿未安間者稍遠通都放跡流浪蕭適
之下輒有勝情感發篇章謂陽春其要
我用深俯仰愜川溥之親人

雨中移竹 其一

二月長楊未有絲龍孫新透雨中枝移來庭檻
應相惜看取千尋月上時

雨牕話舊 其二

十載同時聽雨寒匣中雄劍幾生瘢唯餘肅肅
三聲吼多恐虹銷不忍看

望野 其三

紅着唇脂翠着烟桔槔斜出灌新田春風自愛

留芳杜吹破長楊葉尚眠

社日 其四

連纖密草仲春肥白燕南方今正飛爲問東村
開社否角巾將欲倒烏衣

陌上花 其五

春草濃時軟護車吳姬歸處昔年華與亡幾度
臨安水千古猶傳陌上花

菜花 其六

西原春足菜花浮狼藉黄雲渾是秋鬼蝶亦狂
人亦醉不知誰得占香颸

仲春久雨親舊虎林未歸 其七

風搖金谷三珠樹雨補錢塘十日濤遥憶春衣
濕飛絮花泥踐漬馬蹄高

原上農歌 其八

百花香隱布袍寬落絮輕蜂攪作團寂寂春塘
亂喬麥和歌猶似兩岐歡

訪道士玄術 其九

准擬逃禪未解禪請從師訣辯眞玄一拳捶破
虛空後三十六天何處邊

寒食 其十

桃花隔水笑來船雨作寒聲洗禁烟滿野青蒿
隱高隴紙烏隨處吊黄泉

寄孫山人 其十一

遥說眞師住翠微動時玄隺靜黄龜丹砂不是
尋常煉日月滿壺春晝遲

村寺 其十二

千尋檜竹隱玲瓏高鸛呼巢立上宮眞得清閒
是禪味綠苔盡日掃虛風

雨中舟行 其十三

濕雲濃樹黯相看急雨聲翻處處灘布席招風
自南北斷萍高浪兩漫漫

花間 其十四

種梅三五雜桑麻不道傳春是此花且倚花前
醉千日恐驚開落訛年華

書幼女繡帶

漪漪小帶迎新月澹澹簾衣拭篆烟捉柳去年
今漸穎好絲聲律辨覘絃

題主人壁

長安塵土沾人鬢沆瀣投人人盡愚山空竈寒
不歸去轉眼辜負青瓘俞

立秦駐峯頂

借杖來看海日昇山高大樹礙霞城團欒僅與摩肩立莫恠蠻稱天是兄

辭友人酌

修齋佞佛假禪和亦自臨風憶嘯歌慚媿驪舍在青紊野情爭似道情多

蓼虫

蓼虫食苦蜜蜂甜甜苦相尋過幾年吾道自來

惟一澹不知味涉阿誰邊

聞二東賊勢沸甚吾浙又多嘯聚將與人談及漸有剝床之危因書二絶句

欲向天台借一廛恐將妻子汙山川筴來輸與單丁漢竹杖挑開雁蕩烟

其二

君到匡山只一瓢如何亦畏盜如毛儒生理亂皆辛苦不死詩書即死刀

春日過村庵

今年天子開時令萬樹梅花得早春惟有野僧窮見骨寒爐撥出火光新

其二

敗衲也留雲片片閒心應與水湯湯山家伎倆能奇特洗脚松厨鐵鉢香

題妙萬齋壁

青原雨足藕塘深石徑飛花滿綠陰記得垂楊

三月暮携觴倚樹聽春禽

秋日

鍊心祇欲神明長逃世不教猿鳥知日落溪前機事息自携行筴自題詩

山前

竹甲新尖菜甲逢西風吹盡又東風欲知小子閒心事只在春山一笑中

題項孔彰畫牡丹

紫綺朱欄勒艷遲五原袪服看來時開元名本
今猶在墨吐春皇第一枝

新夏雨後五首

城東四月柳花銷乳燕紅襟立柳梢怪底春風
容易盡輕衫歌扳莫須拋

其二

水淨烟青出郭遊軟泥封屐墮花愁儒冠半幞
三春賞更着陰霖打麥秋

其三

名園幾處嚙寒流破石風鳴韻樹頭買得少年
纒酒債淸吟誰解阪田游

其四

胙日鶯聞春盡時抛書痴立午風遲斜川新水
明于雪照徹朱顏髮已絲

其五

流錢滿水撒新荷兩兩新鴦美碧莎輕㯃斜歸
機不動浪微天濶遠雲多

東郭千仞

微雨催花夢亦憐暗香常似到君前杖藜欲作
敲門客猶畏花神索笑錢

東項公定

聞道美珠江口游有無春色在珠樓天風小雨
歸應晚撲撲梅花冷硯頭

友人招飲梅下兼狎歌者二人戲東嘲之

踈梅瘦骨何崚嶒香魄玉姿春氣生昨夜袁豊
圍肉陣一時俗殺綠衣卿

書徐公宣畫冊題竹

誰寫雞腔紙上頭墨痕霏影漢陰秋典來落筆
千尋短吾欲從斯見子猷

城西散步

靡蕪三月錦城西越女乘春綠綺齊對面桃花
應自笑與亡杜宇不須啼

山房暑日

柔拳竪綠野雲過最是宜人小揷荷短杖破鞋瓢一勺興來高和大風歌

其二

竹影搏青暑半銷掠人紅艷出林腰啼殘幾箇新鴨鵁香亂經臺磬寂寥

柳燕

柳黃細細軟風搖獨有烏衣故作驕王謝錦梁

歸未得趂波絮語逐蜂腰

爲無涯上人題像

幻影何惜駐大年渡杯盜佛掃三禪自從松肘回西後脫落芒鞋萬事圓

落玄軒集選卷之十

六言律詩

馬上看楓

日醉秋山照中孤亭亂點秋楓袍壓野雲微白水含林色疑紅馬耳十年塵影崔盟萬古天風可惜許時蓬鬢傍人猶自西東

送友過高郵

爾我共爲行役君勞更渡江帆潮濕夜䆫秋夢

月低曉店征衫匣劒巳驚雄嘯旅書休達空函若見維揚花事願言莫阻歸驟

落玄軒集選卷之十

六言絶句

吊吳仲圭墓

蛩足百年清聖龍潛一日孤情烟墨任驅丘壑梅花爲吐身名

飲金山泉

鎔水何年借金乳源暗出江心若使淄澠異性終慚建業相侵

訪左慈祠

目耿耿而如龍寥天怪鶴孤踪聞道初平有石恐君亦在其中

譚梁生馬巽父壑公同過聊齋

譚峭能矜綫扇白眉常憶君良中有遠公兀兀過谿時向柴桑

江驛逢蔡子轂

淸霜一囊寒劍江館三冬問鴻馬首君論新舊

蓬根我嘆西東

訪沈伯遠信宿阻風次日有虎臣之招辭不赴

舊說沈郎如玠草堂更出雲東折屐不隨文宴歸心詎讐天風

風鈴

喧籟忽疑韻玉靜中亦惡由瓢聞道陶公善聽無絃盡日雲部

落玄軒集選卷之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南州趙學皐廷堅父選

南屏釋大壑玄津父訂

祭文

祭項酉山中翰文

嗚呼德順而命我達才大而儉其施雖謂天畀之藏密而人道則憫其難知若知性爲存采榮

于義似無怨于不祿而聖熄明怨豈無與梁木之慟也哉於維我公爲冑大賢之後基者厚也挺生角獨之英醞者奇也而嶷然生知闇然內美則樹者宏也自其鴻聲騰于弱歲筆戰壯于名埸廉隅砥于八儒孝思錫于九族雖君子攸宜實我儀而無斁矣緬維曩昔私淑其風公不我遺几杖來同曰惟吾子世之穎矣不可得者民直不可抑者亢龍吾與汝以云救庶無悔于厥終時咸唯唯于是席門危坐談道著書于其下上極軒岐中翻莊李下暨京管王鄭之流風性箇德約情虛道充惟歲時之多暇合方言玄窔爲談叢公之志在道濟來禩乃絕筆于五行之中蓋其展步于鳳池春風拂于衮冕龍見而聖覩者可謂身行日月之曠矣至且服勞于烏情羔乳晝錦樂于介眉不悲風木怨椎牛者可謂業全君親之大矣良璉若璞至文不文雖居

恒語笑不以無序而卑其尊嗚呼公殁之先物告其靈庭樹骨萎夢香不醒惟梅爲姤復之始示公大易之難與以是稟生平弘典梓之通都大國使不永于年而永于易謂必如是而可以無大過矣又于五筆之末記年　諸陵隱然從王下泉公固前知如此哉至若鳳毛謝絮玉樹遶前非儉施而溢發者孰與于斯也某等久側典型遽殞爲悵即明神不遠而悲邈同于河山

能不思拱木而涕零也乎尚饗

祭石雲岫明府

維靈鬱產潛沱感精太白內美珠含英光玉尺掃除比陳蕃之灝氣澄清作范滂之玄翮乘黃老其九眞水碧鷲其一脉越在冲歲席訓皇乾等身之書是擷配道之義日鮮懷不磨于萬古乃賈貴于九天金臺駿起瓊苑鴻翔席重二戴望困三玄此時黽足盡浴鸞川逮撫丹紘各趨

李棘鼎曰垂三風惟兩翮愧賁覆之未曾遂山德爲頹積采梅谿道學之章抽平陽獎激之格庭多封杖門有懸魚神鼎烹于堂短袒露于車當山銓之選吏輒借被于煩區惟是燕雁代飛皆馳東足彪水爲鄙人之涔茗若縱吳山之綠政快鳴琴于波上賡語鴞冠之樹俗詎王事兮匪躬竟過涉于滔陸地非槃禿天有害庚洵小心之蒙難胡帝鑒之能明血碧萇弘之化草神

超曼卿之芙城俗士謂之忠殉達人謂之道榮其與夫生無一節者孰與死有萬名以是國耆懷舊黃卩追功增荧爲宇刪土爲供崇威神于枌里式日月于昌風凡在血氣之倫固所欽其振躅矧被明目之世能不曙此天東至若夢草夜開文章之芒奪世鴻休朝秀山海之烈攎虹雖曠劫而不見何有肝臂之蠓虫上稽燕冀嶽峙三朝中采洪支鳳鳴連羽下稌良冶鵬擊九

秋全盛迄乎貂錦害盈起于於謳自此日華明于虎覗湘夢極彼南流縱沉砰于山沒不殫恨于丘浮某等景昔趙夌有加齊盟牛耳未昧泉英巳生哀曲江無全樹恫臣節有九崢借庭獻之筵如是而馬棧之落先驚夫是以過西州之未敢聊北幽而薦牲尚饗

祭趙封翁

於維昌世光象淳含誕精符緯爲型于覩東畬

熈臺南雄鶚垣人亦有言動則雷擊居則岳安
余生未晩景德非難邦之大儒烈烈桓桓龍燭
萬古不爲蟣肝身固遭時道匪詰盤文轡吏办
胥其所探竹箭稽嶺明輪岱端以考厥胄清獻
遺喆鶴聲自天香靄風曳簪組舊榮星樞新列
天衢驂褭德游四際昆丘有琳產實惟吧驅五
紫馬此其休禨燕貽用繩有轂爲比犄歟台鉉
封駁弘濟瓜綿葛衍睽乎支系仙驥馳聲鳳毛

田麗于時咄嗟名貴皆跂徐鎗何食金溝不異
蒲梢四飛流蘇飈起風情霜氣瞬睫千里嗟乎
先生大器横駕拙于瓦響任俠危行垂天而上
喟然一鳴白雪同賞食公我糈冥豹之養西京
以還文獨善長巇嵲頹砥鼎其西爽惟念畜厚
珠沉非寶進爲國璋騰茂氏表問蜆選良辨甲
覺妙六尚于帝再命趨要豈曰吏隱用俗爲調
翩翩長君克光厥前鷄香螢掇魚藻同仙青雲

結綬綠水爲讌靜息深積如金在淵莊同惠異
吾慚吾髯異鷄自笑反而走焉相然以諾相誠
以斃爾乃婚媾百年之契函丈比肩歸然宗廟
文法孔鄭廸訓堂奧宦轍既閑五十而少松喬
樂性醇一 皇造紫海黃封赫其文教嗚呼庚子
來鵩春秋獲麟夫何琴亡萎焉其人鹿蕉夢耶
眞假誰論令子在闥寸蹇王臣計自東來風流
頓湮憶昔振鐸勿藥梓里粤粤泖峯似爲公起

道味天全期頤未巳而况令子六事民麗以彼
鴻猷食茲雷毀天乎好妬才賢則摧結綠世失
吾后何爲雖齊彭殤豈無腹悲綏旌何之陳牲
不歸尚饗

祭周太封翁

惟靈明德神敞玄玉淵胎多材豐蓺妙往方來
爲西吳之天布鳴南國之飈臺葢以鼎尊而貴
我城詩書而美銅魁朗練映千秋以上雄軒鼓

鯨跋之苕席丰杓于震播榮珠轂于氷埃內美
自闇奢不人媟松風徧蔭酒帳朝開以丹霞之
珊骨下責爲元凱之鴻裁鄉有彥方息豈三患
國有魯連難惟百排時乃族閭附者如行葦之
于本羣相望者如衆瀆之于淮公獨謂身事之
未足培戩穀于啓後而畹蘭之爭秀也亦典型
之孔懷義方樾實令子是儀凰翔虎躍濯日瓓
池西浙解朷八德全施調御重于淵木瑟治化

于南飈君則明神民咸赤子　帝曰休哉西臺
抗趾氷稜破柽露阜飛陛嗚呼天以全邑物以
用坦宜仁者之以年存舠勞臣之與福市斬焉
苕绋鴻樹穆晷惟勛銘之在遠耶六息乎疏水
其等慕謌謌于老成近煦煦于天咫方覩維喬
之茂對兮乃與化而俱駛雖叱馭之徒有忠兮
衆父之父誰嗣此固至人以生寄爲一噱而實
遠近之所於邑而靡巳也夫

落玄軒集選卷之十一

傳

殷方叔傳

殷仲春幼慕隋東皐子因自號東皐隱城西偏
灌莽自給白日不出書帷閒作里中教授甞購
古栖殘書檢讀不撤篝燈待月爲不知者所嗤
兼讀素問丹谿諸異書遠近知春能活人則以
奇疾試錢刀不索得意處長吟短搆或拏小葉

借兒于徜徉湖葦中終其身高簷帽短犢鼻布
袍草履交貴不俯陪乞不仰所著葆楮尸賦稱
賞于黃洪憲學士加天性純孝母病篤露禱于
天請移十年之筭以生母母病果霍然踰十年
如其禱而殁生平著作有墨凰品藻醫藏續醫
說會編文集數十卷郡吏肅爲賓筵匿不應子
某能讀父書善聲詩不蓄利產亦有古天民風

苦蜜道人傳

苦蜜道人姓豕韋名隱瘦而修長好作朗嘯嘗服黃蓮採花百升以爲糊人因其喜食苦如蜂食黃連釀蜜則苦故有苦蜜號焉久居大雷山中與火師玄俗輩相游延巳未春盡余以訪朱道人暴事入臨安苦蜜從后人嶺狼顛而來異其指顧揖而與語不應白眼望天惟取黃花自啖余疑其服食引年者索以花探袖食之余不耐苦道人始輾然曰此可自知者也君好方外曷從焉生有待而失也敲后擊火以示猶未解其旨遂手授一書浩然嘯而別歸發函披覩則司馬君天隱子也循復終始早暮三思殆有見焉又明年余西出九仙道人若先我待相與道故驩忱然得遺然失不復異時簡夷態也止宿山中登所爲天畝閣者對床十日夜見其飧花飲水而已將行之日箴之曰不戒則無心不恐則無性心性兩傷大道休矣禽尚之游毋忘勿爲白后笑也言未巳有犇車人道左致辭曰玄俗先生遲于洛水之上勿爲塵勞于羈道人與余訂廿年期扶車不顧而別

家乘總傳

晉新安太守諱元謹當永嘉中爲郡有安集勛賜第郡之篁墩子孫家焉十四傳爲忠壯公諱靈洗值侯景亂勇于捍禦沒而有神民廟食之號曰世忠廟其支葉一遷新屯再遷充山矣止靡定巳乃卜于率水族蕃昌不下六千人上距靈洗二十四世居于率者則自宣議諱敦臨者始四傳有孫二十二人一夔爲教諭夢麟應龍一麟舉鄉貢一震中省元夢麟本伊川家法立宗會祟禮祀應龍子勝才勝國起經術至玉山縣尹一麟四世孫重陽洪武初舉孝廉爲西安府判正統丁未一夔五世孫道和一震五世孫玩倡族人保社賑貧亦立世忠祠世忠之十四

傳爲唐御史中丞澐値廣明之亂起鄉兵據東
密巖保族庇民從孫炳始居富溪炳孫可思有
詩才可思孫卓仕歙州學正卓子汝礪孫思禮
曾孫驤三世並有聞于時驤舉宋開慶進士歷
官中書舍人驤之孫以忠曾孫存玄孫億有著
述以忠從弟克紹爲遂安簿表章元譚之塋綸
譜建祠存季子僖生齊齊生三子尙德尙聚尙
質皆能亢宗起廢尙德孫太珍建保訓堂奉先

世遺書及兩夫子載集嘗攷夫子故宅在嵩之
陸渾勝國時嘗即其地建廟比於闕里後寢敝
景泰乙亥　詔復之求兩夫子後得十五世孫
克仁授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奉祀踰二十四
年成化戊戌支孫泰以河南左布政行部至嵩
謁祠下嫌其庳監議與修吏民應之適監察公
宏奉　勑河中揭虔妥靈併襄其事兩夫子本
于靈洗其祖自徽遷中山自中山遷河南源流

詳歐陽公著文簡先德銘中靖康末文簡及伊
川子孫從高宗渡居池州一還休寧之陪郭惟
明道之後無聞宋淳熙閒金陵書院管取伊川
五世孫繼明道祀再朞而殤又以文簡七世孫
承之則明道後有居金陵者乃博士又出于嵩
所推擇歟金之中世亂定來歸南北旣同之日
有汲桑盧而守者都不可問今于雲峰祠記中
幷譜載馬光祖守建康立明道書院奉池州之

祀錄蔭之制文公草廬書扎猶有攷焉若汊口
則中丞澐所始東密距汊口近澐十四世孫端
明學士少師珌于宋嘉定中倡族捐田入篁墩
合六鄉世其祀入元珌三世孫中山府判願學
作行祠于龍山元末兵燹祠亦以廢宣德中中
山從子賞延從孫安攺祀于武堂山巳亥賞延
三世從孫㦤充兩人議威悼中丞能嗣遺烈因
侑食于篁墩又支在歙之古城關古城有昭孝

積慶寺爲宋相文清元鳳之祠塋公有塋田寺以居僧爲世守計六世孫孟億懼祠廢田爲僧沒募財力鳩工新復億之子熙舉鄉進士同知汀州有聲其從子儀從孫寬先後舉于鄉以存文清之澤文清有兩夫人別塋歙之禮莊亦有有祠存景福寺今且廢按文清相理宗二年丁大全逐董槐謀相傾奪公覺而去之度宗初年再出値賈似道爲首相與議不協凡三月而罷

淸名峻節爲叔世全人其受宸翰及奏議有明良慶會錄

落玄軒集選卷之十二

繡水程于古范卿父著
項鼎愛仲展父選
同社 吳道昇伯昭父訂

雜著

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盍天地之中游蜂貢花于王必取谷蘭之黄不以尾刺以背負之此亦義之奇也吾友郭千仞矚其事其家

素畜蜂久而格此物理謂余曰蘭名王者香豈即此乎爲之解頌

嘗過鄉里中有壽星畫幅坐一騾者殊不解其取義謂即張果白騾壽意偶檢夷產書忽嘗讀斯國有獸似騾而花文者名曰福祿合之乃福祿壽三義不特壽而已

魚鱗似水纈文鳥羽似樹葉蝶翅同花片有類之者也

秦文王伐大梓而化牛里因置怒特祠嵩山千歲松脂亦化牛楓樹老人望夫成石變化之恠非理所解

蚩尤旗不恒見余于戊午冬夜見之圓削而長寸丈餘首銳尾細白光凝雲若懸疋然居半月始隱繼以彗芒如葦炮狀此亦一恠事也

久枯之木夜作火光不知者以爲燐

筆叢云有窮氏日射九烏以烏之善飛難射喻

技之巧世訛烏爲日則爲十日落其九也地輿記又有落烏泉其水甚熱又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羲和國有女羲和爲帝俊妻生十日常浴于甘泉通此二論則前解又似管見

秦徐福入海兼移五經四書去今日本國眞本百篇故在日本刀歌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空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盖中國失風于彼見書而作

紹聖史官專據王荊公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陳瓘著尊堯集乃一正之

桃花顏色好如馬春袍如草春舟鸚鵡色此庾信媚句也由來花性輕莫畏蓮舟重崔顥淫句也

琴之韻不在絃酒之韻不在醱花之韻不在艷

驪黃千里大將不捉戟相物于物貴得此意

學士硯美人鏡以頑石磨烟猶可但易禿筆耳以暗銅照不幾以頑石照乎嫫母必愛之威施必憎之

貧國若富貧兒亦若富故衣紈錦者室無積儲也然好秀才不通文眞禪和不說法則貧腹亦若富

夏景最宜雨後堦下溜聲潺潺樹葉綠光若浮

樓閣遠天別吐淸氣聞有水鴉噪陰凉颷習扇何異故人京洛來也

余嘗吟曰心燈隨日點頭髮順風梳客笑曰風日俱無且奈何余曰正好一覺睡

蠹魚三食仙化而爲脈望燃之可立致仙此古人之闇解偶合也今使置數仙字令蠹食之必有不然者

蜣丸逐臭蜂尾攢香豈習使然哉余嘗有言竹

在土中先有節蠅來草際亦尋羶可以破習字之謬

月排松影水漫谿門秦姓久荒問津何有先生此時蕭灑一葉萬峰百壑賞之不已即使梟鷹多機當亦搖翅相從矣

南斗數六水也而寄居于離北斗數七火也而寄居于坎水火之交有殊理焉

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余謂此人特無目却深透世情何得愚之

聽浩歌兮傷芳心懷淸夜兮吟子衿煌煌燈語兮雨爲淫靑春漸失兮羞華簪長安可樂兮望西之岑聞達不可定兮吾誰與爲斟

封樹作官乃秦人之好事呼鶴爲子正逸客之野心

太眞以玉魚潤肺欲以解暑鐵脚道人以梅雪漬齒欲以沁寒

東陵侯山中相釣臺諫議白衣山人皆艶稱之虛聲可以走處士

八月麥秋生金刑所不能刑也二月靡草死木德所不得生也

昨日向項公定處新蟬出嘯閣中何必減公和北山百部吹也傾耳久之因與論蟬以翼鼓魚以喁聽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蠶二十二日而繭蟬三十日化此亦物理之奇談巳蟬韻未絶又聽久之六月十三日

村齋有三益淡人事寡聲色細神氣不見其得清空日來白雲灌樹北風凉啜茗熏爐如衲子

貧家蓄蜂富人豢豕清濁旣異爲生則同我向

安貧只欲揀世間清者做不肯在汙泥托根也

室中無所藏大盜過而弗問惟事心亦然重門豁達六妙皆空用處如雲渡水兩虛不觸內無所謀外無所誨始知門者不善閉卽致盜之媒

吾生平事事不了私卜終少成就然吾謂卽此亦可了也蘇子遊山纔半嶺而足巳憊因思庭子在木末未有止息之所忽然悟曰此間有甚歇不得處遂如脫鈎魚旨哉是其善了人也

古德以魔來了三字爲降心之法心安之後擲劒語人曰賊不打貧兒家此景大可悟入一人無主千魔兢起究竟主亦魔耳陳餘草創漢項遂生故此老有銷兵法

余甞夢人持一鑠示曰子欲學道試開此鑠余應之曰吾求者道耳安用鑠爲其人曰但開卽得余以無鑰辭之曰有籥可開鑠卽不得因强余手闢之則中無鍵者謂余曰是乃所謂道也

言下大悟而覺

金丹四百字訣教養生法最詳方士野狐謂其不身外尋討便生穿鑿言之可噴滿案飯也李赤肚教人閉火門一七日朱道士教急納氣于臭中至有全眞敎一先達以竹截筒候榖道氣釀經信宿變穢作香者余聞之笑曰養生是有官料藥不須此草頭方也

思太苦則腦虧損余深自知而常蹈之讀書至

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不覺兀然竟日
菖蒲爲玉衡星所化又爲萬物之始生故服之可壽然一寸九節生石上者佳武帝時王公久服之乃得不老一云玉衡星散爲桃

明陳文治新河所戍軍戚孟緒總戎偶以善卜置幕中辛酉四月戚公以海上警渡焦江夜夢乘八轎入朱門閽者傳云威寧侯來至儀門其門聯云海濶從魚躍云云既至堂無出迎者但

見堂聯云羅四海于胸中覺無窮之宇宙趾兩丸于眼底識有數之盈虛止文治一人披金鎧侍立于旁須臾堂後送出玉帶二束金帶二擡素帶五擡而醒時三鼓喚文治榻前執筆記之曰子殆非常人也由是以倭功起勦江西流賊福建倭賊種種殊功皆文治之能而戚公成之官至二品文治爲留守日戚公贈行詩云天爲閩越息風塵借著奇能動鬼神二十年來勞汗馬五千里外過征輪義高田孟翻多議家似韓原未是貧忽聽離歌秋色裏當杯不覺倍酸辛其推奬顛倒如此

獨怒而鵲喜香吸而臭噎此人情不戒之合畢竟索解不得

酺晏賜各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酺取布義王德布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今之飲者非四五不羣也則無日而不賜酺矣

漢人附黨如今人之附龍華時習使然如皇甫規有破羌功及黨事起人人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不與恥之乃陳前薦故大司農張奐爲附黨又論輸左校時太學張鳳等上書爲黨所附自謂宜坐儻非跌法抑亦愚矣

蒙頂茶沃湯盡化受腸氣全故芳而香丙穴出魚味鹹而佳人傳爲雅州二美

嘉定州海棠獨香其木合抱人謂海棠無香杜

工部不留詩未盡然也

酴醾花開最晚故詩云一年花事到酴醾又云開到酴醾花事了蜀人取之造酒晉山濤製筩酒用竹通節釀此花兼旬方開香聞百步鄉人以是祖其法

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此陳暄傳中言也不獨善酒深得酒趣若阮步兵王績輩直爲酒饕耳

禮部爲春卿梁獨司農爲春卿以爲稼事之始

江陵有酒名拋青春

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蚍于巳日不出道鶯于春時自出谷

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眞則無常度

車戰爲有足城不飼馬故古人用之馬端肅言曰車戰者軍被虜圍爲自守之計非臨陣破敵具也

今之半臂乃隋內宮服也初長袖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鄭愚以錦爲之後以所業見崔鉉鉉曰眞消得錦半臂

有僧坐禪聞香積之氣心念曰必是齋供或見天仙來請赴天厨供遂于定中便去日每如是有明眼師見之謂曰汝墮一厠中矣僧不信遂令再赴供囘師取厠中一虫殺之僧方悟以此觀之臭之于香亦能引人爲異類香嚴童子聞

香便悟其所從來立躋果位一般香氣迷悟兩途

四大之身饑瘠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陰符經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木中生火而反燎于薪于事則有反害之禍于丹道木三火二爲五有變化之機

人之寐也魂自雷門出入爲夢雷門者耳也
餐玉之法當取曉汲山泉養良玉盆盎用磁不用古銅或金亦可用也水浸三十日後乃以水烹淪飲之繼復以水養如前法舊有煑玉之説未當列仙傳云赤松子服氷玉未詳
越王鳥一名鸛鵬似鳶而喙勾可受二升人以爲盃糞似薰陸南人以爲香
優曇鉢似芭蕉無花而實佛言優鉢花開言其無與兎角龜毛仝一意也
鯌魚大盈丈腹有洞貯水養子朝出口暮入臍
黃雀魚常以八月化雀十月入海爲魚
海豐產巨龜龜背生大樹木人見以爲洲
崆峒山有三一在臨汝一在安定一在臨洮黃山亦有三
鷺號春鉏是鳥中之農隱鶬名錯落爲羽族之金刀

巨靈神手擘泰華爲兩而東方外傳又云異國獻巨靈人長七寸卽莊生鯤鮞之背幾千里之意小可爲大大可爲小
石者氣之核山者水之渣
晨酒澆書不是醉鄉逃稅午眠攤飯何妨槐國從王
印鑠經秋常帶蘚笑滌篆之官忙簾支萬歲每拖雲喜扶人之伎勝
夢飽未空漫勞畫餅心幡方動耐可嘲風
心空腦滿情死性生
海鏡腹中紅蟹蟹出給食飽則歸腹海鏡亦飽
鼉宵鳴魚之目夜不瞑鳥旦晝漏語而待其晨
宮漏獨永更鼓有六下蓋欲君王之宴臥也
鳥鳴春喜也雷鳴夏怒也虫鳴秋哀也風鳴冬樂也
白蟻戰酣正雨來之候鈞天一[illegible]亦夢裡[illegible]

府兵之設起自西魏後周備于隋唐因之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
百六十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
中八百人爲下民年二十而兵六十而免
作繭自纏我與桑蠶同拙折牙終燧誰從狂象
俱調
綠鴨眠茵閒浮光之水社白羊坐草綴裴相之
山林

水擊魚頭痛黃蘗喫拳雲翻月面新趙州開眼
至寶無種至德無倫
山以懷玉而鑿人以有情而傷故不見者見見
之毋大愚者衆智之君
巢居必知風處勢高也穴處先知雨伏卑濕也
夏禹入躶國解其裳孔子仕魯而獵較是用俗
以化之法所謂入其信而盜權是也王詡揣摩
即合此意

項籍不飾學淮陰不食誅銳大者忘其小
午日可懿事有二一則取蜻蜓首正中門埋之
成青珠一則取所藏榴實漬之停數日佳酒自
醞
鬼以狐爲騎
田文死後賓朋散狼籍三千玳瑁簪王元之咏
弈作也風骨遒上譏切世情
鵌與鼠同居鼲鼸與燕爭曰

李昊牡丹花謝以酥煎食定國兒嘗咏詩云鼠
姑老去嫁牛酥益用此事
燕烏白項羣飛燕太子質于秦詒之曰烏頭白
乃放汝還太子因悲感籲天烏爲之白故名燕
烏

〔明〕薛岡撰

天爵堂文集十九卷

明崇禎刻本

天爵堂集序

余與千仞交三十餘年矣其游梁浮淮皆有詩其選刪徐文長詩余皆有序今乃以天爵堂集更屬爲序而傳之蓋千仞髫時即工舉子業有制鋑錄爲士林所膾炙而同安蔡觀察爲郡守時賞譽特至比年三十以後其子兩人爲諸生治舉子業亦俱有聲遂專力古文名益著人間慶吊得其文爲重而餘緒乃爲詩余所序皆以詩故千仞意不屑也千仞六世祖而下前後詩

文集凡三十九部生者不與焉四明文獻世家無出其右夫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況弓冶箕裘累葉相傳若是千仞工于古文辭不亦宜乎其集文居六詩居四詩則古體六近體四總若干卷所以名天爵者其說本于孟氏而漢人稱鍾皓高風承世人位不足天爵有餘千仞自負不小初字伯起已更今字諸父宗伯稱千仞家無長物而無窘促可憐之色游跡半天下而無追趨逐嗜之態今山人詩人耻與均茵憑撇衣裾真若鳳凰翔于千仞矣余嘗戲爲天爵荅問疑信者半蘇眉山不云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夫一言幾于道且曰天與之而況著述之富若是乎長于文不必長于詩李杜韓柳不能兼而千仞兼之天授非人力也宗伯公文章司命不敢以予行視千仞而目之爲畏友則千仞可知矣夫獨舉詩不足盡千仞而集詩與文復不足盡千仞余兩人知人知言度亦不足盡千仞則舉而歸之天

爵固其宜也天啓甲子月正元日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譔

附天爵堂荅問

或問于余曰四明薛千仞名其所居堂曰天爵因集其生平所爲文隸以堂名夫千仞布衣貧士何爵之有文章小技于道未尊惡在其爲天爵莊生所謂驚怖其言河漢無極也

余曰莊生談天語多矣能近取譬有數則焉孤陋寡聞奚以文爲千仞學博多聞不盈酌

不竭則天府也文貴自然強造者不情千仞發乎性靈緣景即事各適所宜如吹萬不同聽其自取則天籟天鈞天倪也文莫不有宗法口實師心蔑棄準繩千仞守成說而比古道與天爲徒則加手見鏤以天合天也文有深詣極思襲取苟就劒首一吷惡能成聲千仞追琢不遺餘力積久而巧妙生焉則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也若以千仞布衣貧士乎彼以爲饑渴寒暑窮枉不

行皆天命也造物于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天豈私貧我哉是天爵也天爵者天食也受食于天惡用人故其身眇然小哉屬于人其志謷乎大哉獨成其天畸于人而侔于天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夫乘人無天者天門不開寘行而徑趨之天機淺者其嗌言若哇千仞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其天守全故其文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止于有窮流于無止若咸池之樂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天樂也且夫泰宇定者發乎天光有修有恒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豈以爵貴耶空同之上廣成子之謂天矣洪濛仙仙乎歸雲將稱遇天難矣公孫軒見右師而驚天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爵至于天寧復有加而數子布衣貧士人以天事之亦不嫌以天自命自命以天又何言爵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而况于人乎余知千仞之文知千仞之所以文其名天爵也何足怪哉

疑者曰子掇拾南華糟粕附會千仞爵章姑以游戲翰墨耳莊生不云乎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于不知人焉知天信如子言非以管窺天則褰人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下安得民余無以難敬謝不敏李維楨撰

天爵堂集序

古人以立言爲不朽而漢儒侈高風承世爲天爵與孟氏之旨同而說少異千仞之名堂盖取漢人語本寧述之甚備彼實以詩文世其家任立言之爵于天而不讓也夫詩文何與于爵而且推諸洸洋不可知之天試觀天渾渾耳洩苞符于經緯而昭變幻于行生圖書韞之奎璧府之千古之文章于是乎出人非天之因斬一言之立于世而不得此聖爲天口賢爲聖鐸鐸聖

即以口天俱非人所能爲也輓代服官者爵類皆操不律自詑能文章至詢所謂古文辭若詩輒茍趨謝不敏草茅士固有工其業兼擅其長者然求如千仞世固未容數數也千仞家文獻如應劭王融之世其古文詩在歐蘇李杜閒人類能言之余不贅唯是草茅士不服官不家食操不律爲古文辭若詩夫亦欲遊大人爲名計我以名立名以彼成于是乎瞠後塵仰餘息自視不得不輕而其視人也不得不重人重而我輕爵果在彼矣誠知我之鬱勃于胸中而流露于顏楮者皆天之粹清不屑與膻濁併授而大人之名成乃在我則卓然有以自信即跛履曳裾于冠裳軒盖閒而以彼易我我猶難之何不得當也而羡彼爲余與千仞遊諗其軒翥骯髒無卑陬色戶屨恒滿中懔澹如廻今知其自信深人爲徒而天爲游也盖千仞嘗謂余曰僕浮湛此道久三十後置若工力以逮今每有所就忻忻自喜不知天壤閒更有何物可容羡慕於

戲是眞以不爵爵矣集凡若干卷懸諸國門自有識賞余獨有意其爲人論以序之誠謂言立不朽非植以高風不可此固千仞所自命也乙丑端陽日都人米萬鍾識

天爵堂集序

千仞東海一布衣而以古文詩辭負四海大名所著有天爵堂集雲杜李本寧燕山米仲詔叔父薛魯叔三先生序行巳久知與不知慕其名競相傳購而其敝屣矜籍顯精藝林天爵自標追蹤鍾皓與夫游士多借大人以成名而今之大人實借千仞以為重亦詳哉敘之何俟余言余學海望洋志勇力怯乃作者之場亦稍窺其閾矣王仲淹與門人游有憂色曰言政者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者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者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援琴鼓蕩之什衆為泣下霑襟今日之政余何敢議乃若今日之聲胠篋膚勦模形遺神雕句寡致甚則儓詹甿語不加潤色謂古人之風如是以被管絃可謂雅與今日之文卑者掎撦割湊薾然奄奄高者離繩棄墨洸洋詭故甚則瀋拾嫮冶影捉鄉嬛鼈咳狠歌幾莫能解可謂理與且也求詩文者匪求詩文秖求貴人之階銜以夸耀閭黨

而品詩文之工拙亦隨其階銜之大小而貴人亦以其階銜高自炫鬻而所為詩文亦秖視為借靈酬貺之物若夫料盤鳳跋之儒即九辯屈騷三都左賦目攝之矣千仞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作者毅然以立言自命游梁游洛游燕趙關陝者幾三十年著古文詩辭各數十萬言文倣左國兼騁龍門樂府古詩齊鑣顏謝五七言律吞吐李杜而比肩王孟高岑大抵氣骨淸眞寄托玄勝聲文若此始可謂雅也理也巳矣千仞之言曰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歷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寡又曰四端中惟羞惡是非之心寵難擴充吾於今日為官為詩文與評官評詩文者徵之即此而其一日聲名千秋面目良可概見嘉隆以來海上樹藝壇赤幟以布衣起者兩人會稽徐天池四明沈嘉則徐宗閫僊長吉鄰於僻嶮沈富於詩而古文覺少千仞可謂大兒天池小兒嘉則矣本寧仲詔相繼謝世今日海內文章宿老人

物權衡止有魯叔宗伯公請質以余言必以余
爲知于仍也崇禎壬申仲春望日社弟范汝梓
君材甫撰

天爵堂集序

于仍于予爲諸從而予𣅜之㝎畏友自習制舉
義時即好爲古文辭兼工風雅弱冠就郡試譙
樓新成郡守蔡公命屬賦時試者千餘人于仍
獨以餘晷奏賦數千言爲公所鑒賞自是名益
大噪遭時不偶已竟棄去不復顧諸生而肆力
于所好迨晚遂登作者之壇嘗與予言文章至
今日咸謂極盛以岡𣅜之政足唐之中晚隋珠
荆璧人無不千金自享以爲前無作者而不自

知出于作者之所不屑譬之小賈不寶盈尺徑
寸之珍而寶巳之砮壁小璣何則身有之故也
夫必身有之之爲寶則識窮于所自有而不能
作超然之觀究且漸靡于時俗之所趨其盛也
乃其所以衰也罔故謂唯能識大寶者斯能不
成爲小賈其持論若此葢于仍文學是世傳而
才更邁世又以窮游多四方賢豪之交與俱往
來足跡殆遍天下凡太史公之所經李供奉之
所探靡所不涉歷所遺獨蜀一隅而其北極燕

趨以迄于幽薊則又太史供奉之所未嘗窺足者也故游雖窮而文則以此彌工其發爲古文辭取材用物馳騁百氏而不乏子長奇宕之氣詩歌宗律工部而當其得意疾書時露供奉豪爽之致今天下騷人墨客一時競爽名豈盡虛要于兼長並詣如吾千仞者指或未易多屈也千仞意亦自負傲然不可一世于近時名家所推尊獨李本寧先生先生亦特爲品題以成其名嘗曰世所知千仞以文而吾兼以其行後來

之秀所僅見也蓋千仞雅自修束而壯心俠氣不以窮少自挫居恒悒悒謂不能身致青雲振先公之餘業而使人得以騷人墨客目我此漢武所謂俳優畜之者也吾何以揚眉目故刻意操行希蹤古之高士以自表見初字伯起行于世已更字千仞雖顧名蓋寔以寄志云今世士大夫無論與交不與交皆知千仞之名然不必能知千仞之志予因序其集特爲著之千仞生平所爲詩與文甚富凡三自手定最後戊午都中猶㮚數帙今所存天爵堂集裁十之一此更足知千仞學日益識日高則今日所至予猶未敢爲千仞量也壬戌之秋九月既望諸父天谷山人三省題

訂文友人姓名

聞　龍 字隱鱗邑人

俞　彥 字仲茅上元人

米萬鍾 字仲詔順天人

韓上桂 字孟郁五羊人

程至善 字于止休寧人

張永祚 字伯篤宜興人

陸　寶 字敬身邑人

楊文驄 字龍友貴陽人

俞籛年 字伯彭上元人

程　揚 字季肎休寧人

程性汸 字元修休寧人

天爵堂文集卷之一目錄

序

兩浙名賢錄序　從父恭敏公遺稿序
射虎齋草序　徐文長詩選序
偲尉流芳錄序　行藥吟序
林初文先生集序　康公孫詩序
茗笈序　許兗州詩序
四書說統序　離垢地遺草序

甬東薛　岡著

序

兩浙名賢録序

古稱維嶽降神而凡叙才賢者托山川矣夫山川莫大于海嶽海嶽靈氣闢天地不闢一方一方靈氣唯封内山川主之而封内山川未必加于海嶽未必足以當經緯天地之才葢小才資秀于山川大才毓精于天地命世豪傑雖無山

川猶興焉寓内首藩推兩浙以其爲文獻藪澤也而以覘其名山大川若天目之乳石樓之飈錢塘之噴雪未嘗不稱天地間奇偉之觀吞靈氣而吐人文然以之當五嶽四海豈必輒遜前趾而命世豪傑生其間者又多經緯天地之才一何山川能映發浙才而浙之大才能不爲山川囿耶虞夏以來以及　明興誠意忠肅新建三鉅公在人耳目無庸論已濟濟藹藹不可絫米計者吾友仲和徐子悉羅而臚名賢録遺不遺古近不誣今若者事功若者節義若者理學若者文章嘉言懿行卽不盡數端而域中四大物取辨于浙士之身者猶之乎天目石樓之林樾猶之乎錢塘之疋練了無邊際吁何盛也迨我　神祖壽考作人四十有八載四方之士彌乂彌盛而矧我兩浙後來才彥霞湧雲蒸是憑是翼有未盡于徐子所羅者浙人亦何負于天下哉夫天地之生大才嘗與陰陽相循環故君子之道不必其恒長亦或有時而消勿用師自

邑告命處泰之極衆君子固自有道而柰何遂覘浙如無人之境也夫告命大才需以拯否儲海嶽之靈不淺固匪止封内山川所孕而若其人之風氣生斯長斯未必不似其山川吾浙在萬山百川中不能具述卽有如天目石樓秀聳瓏瓏中立不倚而不作懸厓墮壁巉巖硉礧之險卽有如錢塘潮汐往復有信不與瀰瀰東流唯有下注者同雖胥濤秋怒安恬其常而不作狂瀾驚湍撼激崩奔之險故浙人心夷而氣常

定不示人以不可測其矜若山峙有獨立之志而不與人爭高其和若川流無波隨之骨而不與人同靡蓋自浙有名賢至于今日而山川如故風氣如故雖世局日新士心不古不敢謂今日之浙必無自躍之金偶見于浙人之冶而要之大雅流風必不澌滅先進後進品不甚懸此則徐子立言微旨而所未及盡發者也是錄也爲卷五十有五爲類二十有二而外錄不與浙人讀之知先民之爲先民天下人讀之知浙之

爲浙能使浙人竦然動亦步亦趨之念而又能使天下人躍然還公是公非之心徐子丹鉛之功載在兩浙不與山川同高深哉

從父恭敏公遺稿序

先人蒐裒甬東以來風雅之道與紱冕並傳者十有六世于今矣爵在 國朝莫尊于恭敏公公最留心者經濟大業雕蟲小技非其所急故所遺著作奏疏獨多幾于汗牛而文遜之詩又遜之公殁三年家弟珩盡倒公詩囊僅數百首屬岡選次而序之以永剞劂公在日岡于羣從中獨受知遇睹公手澤淚不覺潸潸下焉夫詩首三百篇雅頌尚矣即十五國風何語不關理道後世大家至杜氏子美而稱詩史乃知詩中原有經濟而經濟之士未嘗無詩公以詩成進士童而熟精者詩之六義及爲庶常讀中秘書以此道課殿最公稍一寘力自茲以往皆公辦經濟之日而意興所至時或成吟故其爲詩自然而然無一強造語公爲人稟性質直對 君

對民與對朋友所言無不由衷故其爲詩亦無一不眞實語而調之高朗色之鮮潔格之嚴整其源流得諸館閣所謂清廟明堂之音而胸中經濟亦往往吐露于聲律之間其視今之詩人掇拾風雲月露以粉飾其篇章而于吾之性靈邈不相涉者黃鐘之于瓦釜矣晉大司馬還朝理禁兵岡朝夕侍方之公在外時少有餘閒有所得句必出示岡虛其懷而下問而要之性靈發洩無復可移易一字岡有撰述呈于公公

必直言相規了無虛諛眞有古人父兄之風公
之攝本兵也甫月而[redacted]發難遼左羽書四方
郵筒都中百司之奏記與階前車下之啓白軍
情者日日如風雨湊集公心無停思目無停視
耳無停聽口無停答而手又無停書罔憂其鞠
躬盡瘁請可代言者分其勞公曰語不經吾心
出筆不經吾手出豈可示人其一眞如此詩亦
若是今詩具在曾有一人所已道一人所能道
者乎吾鄉經世儒先光昭史冊者無如青田餘

姚二公二公之文若詩自有一種英雄眞面目
不可以才人論公事 神廟身遊全盛之 朝
帶礪偉伐雖不得爲二公而立交戟之下與楚
中塞上三十餘年所過功烈在人耳目者亦復
爛焉不可磨滅讀公詩而英雄之氣勃勃紙上
不減青田餘姚故以經濟大業視公則長城萬
里以風雅論公則又長城五字公洵通才也哉
岡不肖老於布衣深負公知而且不嫺于文章
聊以不腆之辭塞珩弟之請以竢夫爲公之玄
孫者

射虎齋草序

昔射猛虎終殘年老杜句也杜公而思射猛虎
又思終殘年誠悲哉其言之冷然揚先生遂取
此意以名苜蓿齋而復取齋以名篇豈亦欲以
短衣匹馬隨李廣如杜公乎廣在虜中縱馬解
鞍意氣自若天下之能人夜行草中射石沒羽
天下之絕技冷然文人非廣比然其膽智才具
有廣之風早歲通籍計茲十有八年不能求宦

達尚坐鱣堂生平之奇無從自展而地又得嘗
平嘗平爲九鎭之一所見無非廣輩求一詠先
王之風者不可得而志已違戊午以來 國家
用武求一廣不可得而心滋戚矣夫詩以言志
亦以鳴我心之不平此射虎齋草所繇作也淺
之而感遇深之而憂時小之而寫見聞大之而
陳經濟卽有如煤黑子寒砠十二景諸什所爲
遊戲三昧所爲嘻唉怒罵皆詩者罔不命意微
而鑄辭警匪可與嘲風弄月者同類而共道哉

冷然之身雖經歲營平而其念慮無一日不在天下也今天下事論東北如猛虎負嵎不易攖非得飲羽于石之人弗可與言射付之攘臂者之手而遼事去矣夫攘臂者而下車猶賢于股栗者也尼父所與行三軍者曰臨事而懼曰暴虎憑河者不與固也然必其好謀而成者也故與其有徒懼之夫不若有暴虎之夫暴虎之夫雖以其身嘗試猶不至重損　國威而貽四夷以談咲古之人視石如虎故羽可飲今之人視

虎如石徼倖其萬一之不咆哮及其怒也以虎畀之故身不免見傷古之人夜見石疑為虎今之人白晝見虎指為石者什伯其手則冷然之思得廣而肩隨之有以也文章經世大物雅詩亦然觀冷然之命齋命篇而一腔感慨一腔忠憤形之筆扎今之咲啼皆假者娓矣聞之虎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三寸號勢骨取得能令人威冷然所隨廣儻射得猛虎乎幸取此骨與今之邊臣而以冷然此詩與俱可也

徐文長詩選序

作詩雖多選貴嚴刻貴寡刻詩而自損名與刻人詩而損其名無為貴刻吾越詩人負重名於嘉隆萬曆中者會稽徐文長渭甬東沈嘉則明臣二公身起諸生入胡少保幕稱國士其遇同操筆馬前咄嗟草檄視為常事其志亦同當時徐之白鹿表沈之鐃歌能已見于天下矣徐三集詩共得若干卷而沈豐對樓詩選輒數十卷沈較徐篇章更富樂府徐遠孫沈五言古詩皆

非所長而沈猶存選詩面目歌行相似徐間以奇勝近體絕句互有乖合徐得佳句沈見全篇此二公之大畧而徐則嘗取市傭村嫗嬉笑詈罵之語往往出入筆端沾沾以為獨創大有攘臂之色可笑也余少聞二公名欣然慕之而以業舉子不暇從及余謝舉子業沈老矣遂得從遊里閈者十年盡讀其詩徐以異郡面初不識集亦未窺沈歿余嘗欲選其詩選精刻之而未逮今年秋始見文長集于燕市如獲隋和二物

珍不自已及取讀數十篇而後追想楓落吳江之句悔其見全豹也文長風鳶圖詩序稱張打油叫街語又詩云一隅掩鼻眞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可謂善于自評者矣文長作旣苟簡畧無去取而刻者因之不少汰遂成文長徧體疵瘢爲嗜痂者所好集旣行士有自喜者忽其音之可采者而獨取其俚俗下劣不經見之語以爲神奇而慕效之思以易衆咻今天下詩膽盛於詩才此道已極其否塞而復以是倡是率天

下而賊六義害不小矣然能向文長疵瘢中覓其眞體沙中金亦自不乏何必丈鋏也刻三集者不直損文長損吾越多矣故余選其諸體詩得一百有三首就所選中律絕韻尚不檢點若東與冬庚與青支與齊佳與灰蕭與肴與豪皆錯用不顧亦大可笑讀者取辭焉可也吾誠不能爲文長諱以示諸其人且深以戒詞人之務多率意與好奇過而得庸者他日歸十畝之間尚欲了沈詩舊案文長地下有知必以我爲知言爲忠臣也

傃尉流芳録序

祀有五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灾捍大患得祀不者不僭則竊祀所不載今之祠名宦者地不止數代代不止數人而獨江右熊先生以尉得祠夫尉邑小吏邑一切事令主之尉頫首聽命非有獨裁自展與民操與革之權去之日誰思之而誰祀之熊先生儼然托于名宦之林此其故何以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夫民之

乎上水之就下寔有招焉是故以其身祉而後俎從以其身敵而後戈從不以其身爲敵者吾見鮮矣寧論尉哉君子苟砥行立節束身自愛微功纖德被于羣生奚必起家賢科揖讓廊廟十夫之長不難與皐夔伊傅名永天壤廟食固其細事如其以福柄視一官以秦越視百姓卽虎踞鴻漸而復以俎豆欺人此其祠固罪府已熊先生在官善政難一一論要之士民萬口不

私一尉也畏壘大穰而庚桑祝庚桑異人也尸
計不足歲計有餘尸而祝之宜也廼今知尉之
難也吾鄞孝廉李君爲熊長公門下士集所爲
頌尉篇什[illegible]曰儒尉流芳録屬不佞序夫不知
其人視其政不知其父視其子長公成進士初
試李官輒有聲旦夕將　召而大用豈非得先
生身教哉

行藥吟序

文無行昔人之不幸也後世修辭之士藉以爲
口實遂成千古不愈之沉疴世無藥之者吾友
閔隱鱗先生端人也以德行先文學而又以孝
友先百行夫文章根乎忠孝至與瑾瑜比潔日
月爭光而矧出類拔萃云乎哉隱鱗生長華屋
性貞素不好名嘗居深山中讀書腥膏不入口
有蓬蒿藜藿之風而事佛甚謹究心三藏夫禪
門空寂可淡世味隱鱗以出世之心發蒲團之
趣其趣高故語高承露之僊掌也其趣幽故語
幽深谷之松風也其趣遠故語遠碧天之無際

也其趣清故語清寒溪之徹底也其趣朗故語
朗月午之霜空也無意於奇而語自奇放光之
舍利也無意藻麗而語自藻麗不染之蓮花也
無一語越古人矩矱亦無一語落古人齒牙而
溫厚和平之氣往往類其爲人奪詞壇之赤幟
收秇圃之新觀卓然名家今之摩詰也嚴滄浪
謂詩理通禪得隱鱗而益信矣隱鱗與余爲牙
期之交見其句無率意不驚人不已十年行藥
僅成此吟因隱鱗神山大藥不獨三年之艾
霍然病已用是物也而土苴可以濟衆讀此吟
者法其詩兼法其行則千古不愈之沉疴庶幾
其有瘳乎吾鄉僻在海畔隱鱗入山又深見詩
者尠卽鄉之人頌德多於稱詩王太保以德掩
其言隱鱗以孝友篤行掩其文章與顧虎頭相
反矣夫以隱鱗之才之行所以培四明士氣而
達諸天下者也謂一鄉之士可也謂天下之士
亦可也是則隱鱗而已矣

林初文先生集序

往居都門微聞林孝廉初文先生之事悲之已居白下與其二子子跕茂之定交時先生墓木拱矣子跕質直無他腸而能文茂之慷慨敏練多才智而能文咸有父風刻先生生平撰述屬余序且言往所微聞甚悉相向而哭余益悲之嗟乎二子異乎中山氏之孝先生不死矣爲之序曰文章精也經濟華也兩物非兩物也六經二十一史無之非文章無之非經濟也由求游夏具一體而士無兼才者藉口然則文章豈其

爲虛器經濟豈其爲麤迹耶余于初文先生而灑然異之先生具兼才少習舉子業即喜譚天下大政有王佐大志語人曰士徒博古而不通今是分田于爭田之俗未必合于是旁求　本朝典故諸書與諸經諸史參而讀之故于　國家典故最熟已與計吏偕目擊　神廟中時事歎曰使我得遭今時會須挽東溟水一浴天日及屢上春官不第上書言事數數而不測之禍逐及其躬悲夫世謂先生卽領鄉書士也局外之人也儲而進焉不患無位奈何汲汲乎其患肩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所以立非有位取辦者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則士固居然一任天下之事之人不必公卿大夫始言任也惕于死生審于利害不勝其狠顧兎免情也公卿大夫緘故士有口局內之人緘故局外有口而况弘毅如先生能隱忍不發乎不敢爲天下先老氏所寶而非先生仲尼之徒之所寶安得不先之以身先之以身而欲免于惕死生審利

害狠顧兎免之世難矣賈生文人也方其痛哭流涕于漢文之朝一洛陽少年耳與先生無異也宣室之召長沙之傅千古爲生惜而生之悲惋抑鬱亦自見于弔屈平以先生方之文帝可聖而賈生稱奇遇矣先生往矣其集具在有詩賦有論表策有序記志傳有尺牘有雜著無體不備亦無體不佳不必論有奏疏見愛君憂國是先生眞面目也有青虬觀燈二記見牢騷不平寄之筆札以當哭是先生嘻笑怒駡也而最

不嘗見者集有制義制義文章根本亦經濟根
本也人非聖賢言聖賢言非詩辭古文得自由
也詩辭古文不必人能而不必人不能制義不
必人不能而不必人能故秇中之難物眇物莫
如制義必傳於後世惜無載集中者而今見子
竝茂之之爲其尊公也余讀之言言見解首首
淵微儼出聖賢口吻絕無時文尺幅可尋而一
腔規畫略見擬議根本如此誰能阻其囊不脫
穎而闇然以精華自戕耶向使惕死生審利害

徒以制義博名高老死博一第以他人鐘鳴漏
盡之日作我鋪筵列劇之場而又一無表見不
勝其狠顧兎兎與倚市門老娼何異先生甘彼
不甘此也悲哉先生天地間不可無一而惜乎
爰爰者非羅中之雉也覆巢之下幸有完卵得
孝子而名益永矣

康公孫詩序

歲乙巳薛子走而榆榆泰之北門也泰人武功
生者先薛子亦走而榆賠分陝使劉恩[illegible]修
而秀而少罔意其誰氏子顧生眉宇閒罔弗文
而雄也奇之久而後稍稍知其爲武功生爲王
孫也余棄去者諸生生力諸生其于秇也亦稱
說諸生生若弗余合者然居有頃榆人來稱有
三歎讀余詩者武功生其人而後又稍稍知其
爲同調人也武功生德信才才信人人見若訕
生亦訕不欲見于人抑抑乎其能下也間間乎
其善藏也余之奇武功生者甚徃搜行笥取以
三復余且退然弗敢諸生武功生矣兩人于是

互爲牙期相覩莫逆余拔其最上乘若干首請
剞劂武功生艴然不悅曰大庖詎以一臠啖人
豹寧以一斑示物吾堂吾室而子我闞乎掉頭
逝不復與言余閗武功生先史氏林弗起故人
有過之者絲而觴懽甚請史起弗宜林史忿取
琵琶擊客而入後先兩事不類而豔類豔惟不
失史氏類惟不失武功生而余之請剞劂如故
既而曰僕有罪願夫子終以惠教我余與生莫
逆于心者亦如故生家世武功蓋武功之康之

史之孫得稱武功生

茗笈序

清士之精華莫如詩而清士之緒餘則有掃地焚香煮茶三者焚香掃地余不敢讓而至于茶則恒推轂吾友聞隱鱗氏如推轂隱鱗之詩蓋隱鱗高標幽韻迴出塵表于斯二者吾無間然其在縉紳惟幽窔居翁同其臭味隱鱗嗜茶幽窔之于茶也不甚嗜然深能究茶之理契茶之趣自陸氏茶經而下有片語及茶者皆旁蒐博

訂輯爲茗笈以傳同好其間采製之宜收藏之法飲啜之方與夫鑒别品第之精當可謂陸氏功臣矣幽窔宦中詩多取裁齊梁而其林下諸作無不力追老杜少陵之後稱詩史者惟幽窔而季疵之後稱茶史者亦惟幽窔隱鱗有幽窔似不得專其美矣兩君皆吾甬東人余因謂茶之與泉猶生才何地無奇者第托諸通都要路者襲名易而僻在一隅者起名難吾鄉泉若它山茶若朱溪以其産于海隅知之者遂尠世有具賛皇之口玉川之量不遠千里可也

許兗州詩序

夫春林著華而五色難乎其爲章秋空聞籟而五音難乎其爲響物理固然詩亦若是詩之盛莫若李唐唐人之爲詩者亡慮千百家家相雄長杜陵氏起而一代無敢抗非杜氏求勝于人人自詘也唐以後詩之盛莫若我明明詩之盛莫若弘正嘉隆而北地申陽兩先生無敢抗至於今而稱詩者家開元人天寶攘臂以爲得志

巇此未登兗州之堂也兗州鐘鼎之器其志大使之治河其任復大固未暇屑屑焉求以詩辭自見而情隨景觸采與聲來譬之春華秋籟不事設而色自宣不假調而音自暢庶幾乎弁杜氏之堂而入北地申陽之室矣宜付殺青以布海內使海內二三作者自視與兗州何如兗州之於詩也不自名而人莫與之爭名即如其治河也不自功而人莫與之爭功廼知名之與功不可竊不容讓也

四書說統序

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鈐也說之有統前未之聞豈人翁進退古今國統而作世統其說有正統變統非統之異爲史非爲經也經闡道統萬古無異議而說者說理而載道之器也語孟學庸如白日中天舉目自見不必索之幽蔀中而光始容也羽翼之而註與而疏與而講說家又紛然襍與矯揉割裂宋儒卽巳不免然聖賢本旨猶未盡乖 國家功令以書旨試制義爲士人

進取之梯士急進取則務求新奇詭僻之說以眩時目而離經叛道所不遑恤甚者援二氏以叅訂尼山有邪說卽有敝行而士之心術學術總壞于非聖之言故語孟學庸猶國之正統也宋儒訓詁統之變者也而至于今之講說家宗岐派析則非統矣父師之所授子弟之所受皆是物害後生不淺余少時嘗取四書正文朝摩夕揣以求契先聖先賢微辭奧義葢嘗怳然自得若鬼神通之者其有不合夫然後折衷註疏逕以質之師友咸謂孺子可教而不知予之心思亦旣竭矣當是時安得彥陵氏而佚我以說統耶彼其意以爲講說家亡慮千百說愈繁理愈晦而道愈若支離乃取諸家中大中至正之說彙爲說統非聖者黜背旨者去井然燦然輔訓詁之所未發立赤幟爲儒者標儒也者經世之人而語孟學庸經世之書也余見今之士有儒其身而心釋老以經世者而摹效出世夫如是則安得不援二氏以叅訂尼山學官非不在

在申 明旨嚴二氏之禁乃試牘中二氏語當事者又深嘉與而置之彀中彥陵氏莫可誰何思爲拔本塞源計唯是洗千百家之說而獨存說統夫亦春秋大一統之義其功不在闢邪說下矣君有二子皆孝廉外頭內潤善承家學爲文博大雅正不落時調深得說統之益宗五經平生讀書不得一第有子爲節度古今人之食報類如此彥陵生武林人翁生甯京皆浙人以是知吾浙之學非經史不寘力士之欵啓寡聞

而以稗官小說沾沾自足者耻矣

離垢地遺草序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自古記之其流至于涉獵羣言塗人耳目則幾無學矣罔有博物洽聞嫺于辭章之友一人陳秀才鉄簇字宣遠與余爲丱角交而宣遠少嘗是時兩家皆方鄉舉子稱說帖括之道余却此道宣遠始補諸生亦就而稱說古文詩辭宣遠爲人執而偏不更世故言論常不合至言文執兩家無異辭余遊梁

遊洛遊燕趙關陜往返幾二十餘年而宣遠以其所讀書目見示卷千者五六之目求遠邇曾無幾人萬曆癸丑夏余歸自齊魯宣遠病且殆余日視病榻下收其所著書有志而未暇退也大事既襄與其二子蒐宣遠所著書于離垢地離垢地者宣遠讀書所也所著書逸獨檀弓解李賀詩評註及未脫稿詩若文若干篇伯中之一存爲余收其二子相繼俱死宣遠竟無後不及刻余深悲之爲刻其詩若文之未脫稿者因

得而論列焉學者往往以才相矜高至問博通今古余不能對孔子曰博學之學之弗能弗措果能此道雖愚必明史遷曰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故曰賦家之心囊括天地余以爲不獨賦也修辭之士無不宜然宣遠才稟中人以上不甚高邁而務以學力勝之讀書耻了大義字字讐校句句題評必求融浹于心胸之間發之爲辭一語不典不敢鑿空故其文爾雅其詩温厚視世之剽竊字句苟且率畧以

菓浮名者天與淵矣夫士豈盡無志博洽而微門寒士常苦無書宣遠生名家家藏書富而又豐購四方奇書故其書充棟亦充腸少時好馳騁有游閒公子之習又雅好客及壯有室一旦逃而入于佛田衣蔬食遂成有髮戒僧退居窮巷門謝雜賓晨持大藏晝攤儒書皆盡屏來學子業亦略檢點塵情漸掃遠韻漸增故其後來詩文清貴幽閒典致自別今所蒐盡其晚作少作多在散逸中亡從盡取而公諸其人良可惜

也以余所聞今代博學之士唯雲杜之文明尘實若貫明珠顆顆自圓而捉之成串無線索痕迹不可摘出一顆吾鄉有以湊砌餖飣相高者余嘗取其文去一段讀之成文益一段讀之亦復成文全篇按之如奄奄泉下人索然無氣明亦何貴于其博而務此湊砌餖飣塗人耳目爲宣遠博在心而藉書于手泯其博于不見陶朱猗頓之家出乎寶入乎寶而相忘乎寶文章家之有宣遠幾于是矣宣遠家貲故厚半耗購書

其半耗于爲弟償子母錢數年立盡弟不悛每貸人施人逋人至于亡算宣遠每以其券之逋以施故有足多其偏執類若此若使之用世必以偏執敗而列宣遠于儒林所謂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是邪非邪

天爵堂文集卷之一

天爵堂文集卷之二目錄

序

春明草序　經品錄序
六合縣五一菴志序　妄譚小序
知罪編序
也是編序　吉知白詩序
正陽門關祠祀册序
李封若詩集序　海內名公廣社序
閭齋制義序　覌海編序 代

重刻天中稿自序

甬東薛　岡著

序

春明草序

今之詩人薄舉子業不足爲非不足爲不能爲也而今之業舉子者則又倡爲詩能妨工之說人性之所近者偏所見所論隨之矣余少爲舉子業又喜爲詩師以妨工禁之竊嘗兼而爲之如風雷交益始知其機通而理貫人不爲耳詩

不涉理路理在其中說理之精而不得涉理路者莫如舉業然有其舉業者又未必其有詩何也舉業童而習之用志篤工之積也久名實副者十而九有朝取魚兎夕舍筌蹄而爲詩有生末帖括長蕆名譽而爲詩若者合作伯不獲一葢發源不深植本不固士貴幼學也唐之士多以詩取士必童而習詩唐之詩傳制義于今猶詩于唐也雖肇端宋人而體裁獨創往代未先調變格移日新月盛每一舉士所見一新昨日雲霞昔年花草無復到眼而今之詩反是吾不能評今詩能必其可傳于後世者唯舉業惜無南山銅鑄諸君身親見之聞者相視而笑余執此以求通士而今得姚子雲子雲余鄉名諸生年且少精于訓詁之學而能蟬脫之其制義以趣勝得詩機詩則見其春明草獨嘔文心自建旗鼓才足以運學足以輔而又約之以法不爲時調染汙古詩之蒼鬱歌行之馳驟近體之整嚴罔不盡善盡合舉子讀子雲制義意其無詩

詩人讀子雲詩又意其無制義而子雲並取之無難色焉機通理貫才患不兼非余肆言也郡中諸生善詩者不多見其在慈水羅高君其一而子雲爲高君高足以是知得師要矣願學信哉若夫乞靈漢魏借寵六朝是說詩恒語子雲以彼其志何所不到無俟余沾沾爲子雲訣也

經品錄序

人亦有言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夫啇頳之能令人重也如此余嘗謂丈夫七尺之軀何所不足

自立而顧藉人之口以成其名太史公亦曰匪附青雲之士安能聲施當世誠悲哉其言之苟不附青雲將遂湮沒弗彰乎此士之所大恐也日章杜君能詩好客而生邊鄙不得與當世文墨之士操旗鼓而同馳心竊恨之然日章之名亦稍稍知于寓內寓內士有贈之詩篇者彙而成編題曰經品沾沾自喜若得一當其齒頰也者夫以日章而居沙磧如美玉在韞不必人而稱之有一卞氏起而寶已見于天下矣乃日章

不自寶而必須之衆人之口是日章之虛心也心虛若此何患詩不日進名不日起哉余又謂人之品士也亦如品玉而洵璞也必卞氏品之若宋人從而和之璞斯疑矣非璞之願也今之品日章者而爲日章欣欣願豈其皆卞氏乎

六合縣五一菴志序

五其人而一其祠屋也菴所繇名也曷以五其人一其祠屋而昭示來禩也志所繇作也祠之者似乎不倫而志之者似乎不得已也何也經世者儒也出世者釋也遺世者仙人也釋家者流雖譏仙爲外道不足學然佛亦嘗以金仙自命也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則知進經伸吐納于瞿曇之門固未始吐去也儒也者匪周孔之道一切辭而闢之也則儒與仙釋不倫甚矣儒者愷悌其心好生而憐憫濟度者釋與仙也劒客之以殺爲道也亡論與儒不倫也即與仙釋亦若水之必不入石也菴之有王氏無功也儒而以丞祠者也

有米氏仲詔也儒而以令祠者也代異而堂固同也宜其然也達摩之以釋得祠也張果之以仙得祠也專諸之以劒客得祠也以人固未嘗居令與丞也以澤固未嘗被民與社也夫既不配于王米兩公而三家者其門堂亦三也米公仲詔之令六合也多異政上下稱能語在專祠貞石可稽也來因繼也往亦鮮能先之者也先之者其王無功乎丞與令弗同而政同也其爲文人同也至于百世之下尸而祝之無弗同也

祠無功也祠先具米令公之體者也能者弗可以愛語弗可以廉語也愛與廉者之又弗可以鋤擊語也吏之情也而慈莫釋若也而清莫仙若也而威烈莫劒客若也米令君之以慈使衆也心一佛也以清律巳也品一仙也以威發摘也有劒客之烈焉祠三家也匪以璧上之影江中之蘆也匪以避徵則死往召則生也匪以匕置魚腹身許他人也祠米令君之各得其似者也夫弟以似祠也奚人弗可而必達摩張果專

諸其人也以其著于土也以其游寓于土也無厲祭之六合之外與令于斯土者親且切也無功之祠也以米令君也三家者之祠也無之而匪以米令君也日麗星繁令君之文章也山高水長令君之惠澤也不假厭菴而名自表也無功之與三家也得夫子而名益顯者也菴匪志弗永也志者史之流也有心哉孫生伯覩之祠而志也猶之乎傳循吏也故曰祠之者似乎不倫而志之者似乎不得巳也繇斯以談菴五人而一之夫誰曰不可也

知罪編序

或問曰立言士分也士惡乎言而有罪言惡乎罪而自知答之曰罪人滿地彼十視十指者何常自知也人之言曰處士橫議罪以議庶人不議罪亦以議弟知罪在言而不知言之無罪也江左田仲與富于立言其晚也有一種美刺雜陳袞鉞並載之書大有關于風教而人遂起而議其後欲加之詞不患無罪客有勸田君毀是

編者仲輿曰是則余之罪也夫因仍其編而易其名曰知罪不佞蓋深有感于其立言之旨焉夫所謂庶人之不議與處士之橫議蓋　朝廷大政也大政議于庶人處士而至于橫惡得無罪田君之直言而無隱者皆民間事關淳薄不關汚隆關是非不關理亂法之所不禁有其言之曷可毀也蓋文士胸中如燧之取火無此物則巳未有有而不筆之于書方其筆之之時不計死生遑恤毀譽李膺范滂之禍彼豈不知若

𢀖與滂脣遊地下豈不勝在今日之域中表其胸中而死不賢於汶汶沒沒匿其胸中而生而矧田君之言如揭日月具有公論罪未必至死者哉此仲輿之知罪殆知其無罪也然不使所惡于論人者爲其鑿也請弗以其靑政施于求人與天下相安于無罪之域自今日始若吹田君之毛而索其疵又曰夫夫也彼何人斯知我罪我居然以春秋自命則其苛不但猛于虎請田君毀其編吾亦焚吾之筆硏相與蹈東海之

東而避之

妄譚小序

譚有柄可持譚有鋒不可觸譚固可畏矣戰國之遊譚江左之淸譚皆可畏者也卽匪德言然自有其言之理何嘗自謂妄也里人包巖叟稱有德與之譚口吶然若不能言而好立言其言甚富妄譚則巖叟發憤之所爲作自謙之辭也近日塵譚淸語各具名言膾炙吳越閒然或未必軌于道德妄譚蓋其流而是非不謬者理猶

闡諷事刺人言言可繹使繹之者瑩然念動悠然有味乎其辭而無持人短長之柄觸人膚肉之鋒人何畏焉雖謂有德者必有言巖叟何慚也巖叟嘗謂余曰吾以妄譚子試以妄聽余嘗見妄譚者矣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如易所謂滕口說自不覺其爲妄此政不足校之妄人眞妄也巖叟以德言而自意其爲妄則巖叟之德益可徵譚徵于德非妄矣妄之反爲眞請謂巖叟之妄譚爲眞言可也

也是編序

行人若問居人狀也是王孫也布衣此余西閣新成十絕中句也朱王孫讀之以爲末句恰與相肖遂撮其語衍十八絕以屬和者俄而成帙題曰也是編屬余序之夫王孫生王侯家衣當錦余生士大夫家又貧衣褐王孫與余若黑白不類此句之宜于余不宜于王孫也明甚且今世非進賢冠在首不可立于天地之間而一種自號山人者其人無所不有招尤取侮爲布衣

累文章氣節之士惡夥亂苗匿跡不暇則況非布衣表見之時也余亡幸少孤先人世業不晋四壁人愛我以美疢致我舉子故物一朝輕擲爲數十年垂首喪氣之人攬此布衣若桎梏之不能去體不得已洩之風謠王孫獨非人情而以之自居耶葢王孫抱異才博學能文有經濟大志約于　制弗爲世用法弛科開吾老矣乃又眎王子侯衣冠爲桎梏忽見余句若先得厥心又若爲王孫發喜而衍之有以也夫一布衣

也余辭之不得王孫求之不得跡若異而要以少壯之奇無地展布有激于中其用志同也謂此句宜于余可也宜于王孫可也其遊中所携笠一衲一杖一瓢十有四書千卷孑然無王子侯槖裝人望之將指爲眞布衣奚竢此詩句爲哉

吉知白詩序

海內詩人三十餘年來以其詩貽余者積不下千卷廣陵陸無從冐伯麐與焉余嘗以二君爲詩人今日正鵠無從僅識面不知其人伯麐與余交十六年于玆其爲人無媚骨不能依阿取容故至老而終貧葢海內不多有之士不獨詩也戊午巳未間余僦居都下所鄰吉子知白亦廣陵人昕夕相從讀其詩格正調雅有采有情而無一句一字作時人齒牙脣無君子斯焉取斯余以爲詩固有派廣陵之派如廣陵曲江之濤不亦雄奇險壯而要其源長流遠洊渀千里而瀉大海者固天地間至大至正之觀派之于

詩所關大矣哉今天下詩派不一有流而爲詩之洪水淪溺一世至令人思禹功不得見乃今而得見知白之詩借使天下淪溺之人能相率而一革其心面則知白之功不在禹下矣後五年再晤知白于白下出新詩見示格調情采無改于舊而骨更古勁氣更沉雄機更圓利方之舊作又進而上之葢人之才有定賦似不可增損而學苟不廢則識日開而才未有不因之而日充者余詰知白別後山間所辦何事知白答

曰讀書幾滿千卷而百餘卷得未曾見故其詩之進進不已宜也知白雖身游兩都寡交游不喜干造氣節自負亦大有伯廔之風豪于酒嘗杜其門左手把觴右手執筆口中獨詩與酒互出入而一切世事付之不言問之不知憶得昕夕相從時爲余瀹佳茗焚名香而余則爲設佳醞人非麋鹿聚首難常則唯有取知白詩篇時時納懷袖如見知白則亦如見廣陵之濤焉

正陽門關祠祀册序

神宮佛宇布滿區内最盛者莫如關侯祠關侯浩然之氣充塞兩間人有叩者無時無地無不應不必鄉尸里祝而一鄉一里之内無不數見關侯祠馮海粟曰偏州僻縣數家之聚不敢廢丹堊之牲酒而矧其在皇都哉都城南門之有關侯祠所從來久遠祠畔皆陽翟大賈所居事侯甚謹今　上御極之四十二年德馨昭格神祇協和侯數顯靈無歲請禱　詔乃加侯帝號衮冕儼然而諸陽翟之謹事侯者竦然動念于是九結社約主侯祠祀而吳人某寔爲約之長約曰歲仲夏之十有三日刲牲載酒有事于侯之祠載諸册以傳永久是舉也將以徼福乎抑無所爲而爲邪夫侯以其無私故身殁千載而生色儼然猶存如人可以私徼神乃以私福非所論于關侯矣約長某生平有俠節雖身遊陽翟中而足迹大都居侯祠側習見侯之威靈赫烜感格四方者不止今日舉豆執爵願駿奔于侯祠者亦不止今日知嚮慕侯帥社衆而崇祀

侯則其人覲矣是固侯之所宜福者

李封若詩集序

諸生不可詩苟無兼才能分工能損進取之志亦唯諸生可詩心細理明學有源委是唯無作作必與半途襲取而爲詩人者不同諸生爲詩吾里中最著則沈嘉則李氏最著則子年二君于舉子不無妨窒咸以詩稱甬東大家名家諸生之效見矣子年後有封若少年具兼才爲諸生又爲詩人其爲諸生務研精經史與義發爲

時義自匠門堂不屑屑依人帖括其于詩也三百篇豬而爲淵源漢魏六朝流而爲脉絡初盛唐望而爲大海之洋而發之爲詩遂奄有三百篇漢魏六朝初盛唐之至理正法夫爲詩而能不背古人之至理正法于今日之日斯又難之難者無怪封若超今日詩人而居上乘葢不第有其才其學力亦自勝人遠故在李爲白眉在里爲巨擘斯亦諸生之明效也四明風雅所載前輩諸生而詩人不止一人皆能以至理正法

爲後進楷模楊伯翼陳宣遠葉鄭朗則近日里中之美才諸生而詩人者也才有正有奇卽其奔逸不羈至于逐電追風而先民故武何常敢越至于今而里中後生漸見有舍康衢而由徑者矣此不可以爲訓封若後來傑士雖無待文王而興相觀而善謂之摩前人之功在後學豈可誣也夫士幸生　熙時爲諸生若不能取甲乙之科建經世之伐詩雖佳將安用之余願封若畢其力于制舉之文而以其餘緒偶一爲詩以爲他日侍從應　制之輕車熟路可耳且詩門有專詣匪可以兼力取勝語有之三年舉子十年詩人吾友聞隱鱗自幼不屑爲諸生以其至正才具加以至密工力出以至潔肺腸幾乎詩人之秋陽江漢誰能尚之燕中有佳諸生不能詩在廣座上見人人談詩將余寓壁所貼客久知遊道交稀省過端爲臣不易求爲客學劍無成反學書諸拙句掠爲已物以示座客客有習余句者爲之掩口則詩固不但能窮人且能

累人求天下兼才青襟之士顧安得有如吾封若者而稱之

海內名公廣社序

以文會友得稱社故社必于井邑未聞廣之而社海內也海內良廣矣士之在名下何可勝數安得羣其人而居之不得羣其人而居之而稱于天下曰社毋乃退益友而進虛名乎曰不然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今不直九矣人士之雲蒸霞變殆紛乎殊哉而一家一君以經術制義繩

羅豪俊夫固同倫同文之世也世而同文則士之業同士之業同則心同心同則出處同出處同則聲名之洋溢同語曰千里而一士若比肩而立今此肩立之人卽同業同心同出處而同立于盛名之下之人不社而無不社夫如是謂此廣社不在海內而在一室可用之經緯天地用之康阜民物用之潤色太平是何物也廣社中之物也譬之以四海東南易見西北難窮然日月之有出有入者皆海也使天之四旁有海

有不海則不成其爲海內而日月所照名高之士彼有而此無則亦不成其爲海內又譬之以四海之物品金色土球琳琅玕璣組玄纁鹽漆枲檿蠙珠大龜松桐篠簜齒革毛羽之屬貢錫相萬而以賚清廟明堂之用一也文之見收而呈于廣社者亦若是則已矣夫士旣操文以用世文體之關世運不小矣今則蒐天抉地極神思之所詣使造化無餘秘余以爲追琢不勝其巧矣巧則格傷飣餖不勝其碎矣碎則采傷發洩不勝其露矣露則骨脉傷四海之內尤而效之無士不然無社不然而其究也　國家之元氣與之俱傷吁可畏哉試揖今之經生與語瞿唐語王薛不以爲燕人之舟卽以爲越人之馬無所用之而務求高髻細腰以迎趨時好士爲文苟不屑迎趨時好其品必端得時而駕又豈屑穿簾傍戶作人巢邊之燕哉蓋文體務正屢著功令三年舉士主者亦諄諄詔之不知正于正之之日而不正于舉之之日正于正之之人

而不正于舉之之人何也舉之在一日而正之在三年舉之之人操一日之權而正之之人操三年之權一日之間惡得盡向棘士耳提而面命之卽提之而命之而柰何其速化也久道化成三年事也責在乎司學政者焉可令名成之日有虛士哉故士以文而成名成于闈而實基于社社固相觀而善之地也廣社之輯雖遠取海內而見其文如見其人廣其社則亦廣其相觀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此可與海內

名公道也

闇齋制義序

才以見長識以斷事養以凝神文章家之三資老師宿儒識到養到每詘于才之不逮則不能作超然之觀故士先才炫才之士從而揶揄老宿以爲理不必然辭不必解藉口日新之業而意在詭遇故今日文體之壞莫不善于詭遇之人吁難言矣以覺浙之異才也余嘗讀其文務鑄意不屑屑依傍訓詁門戸而自爲以覺之文

者余私意空羣汗血浙士莫先及是秋大比士而以覺果售吾非九方臯能不失馬喜何如也益嘗評其試牘如浙人之製錦朱丹紺碧不必競上固有天機在手雜抽而雜組之錦爛然告成而併不知其組之之自又如西湖之山痕樹影亦不必浸中所必具若無若有若實若虛若可即若不可即而一種躍然風調出入筆端殆匪人間當見之物文至此誠善用其長以自見而所謂超然之觀才士無不歛袵而退舍者也

闇齋則以覺平日藏修之處而其所爲制舉文具在亦無不縱其意之所之鏟削五嶽而自造區宇總之以才勝而識養副之所謂打天下手非耶武庫之藏與天下盡發之使知以覺利器不止此出匣太阿已也吾懼此文出而天下之爲優孟者其人不乏苟無其才畫虎之誚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前甲子文不勝靡慶末曆初諸公如韓退之力起八代之衰人且謂文亡于韓至今甲子貞元之氣一易而意在詭遇者文

新之又新不復可以常理論世事亦然新者所以去舊汚唯新則汚又易染請以以覺此文刮腸洗胃可耳

觀海編序　代作

余少業舉子曰爲制義難肆力帖括而不得售無何售曰爲制義易至上公車者四而始得與仲牧君同籍舉迺知此道在難易間而士之遇亦在難易之間余幸遇矣方且駴之曰爲易而觀君所操之秇之精美雖亞之觀海編者君蓋

自謙其難爲水而不知君卽海也余兩人皆起海國請曰海喩今夫海一碧萬里雲天四幙浩淼瀰漫水端不辯而君胸中含吐九州包涵千古窺之綦垠引之無畔其宏闊同銕網珊瑚珠胎光彩龍巢仙窟雜處神姦而君六經子史之蘊禹穴汲冢之奇蒐而羅之罔所不足其富有同嵎夷賓日綺濯扶桑怪蜃噴樓氣噫大塊而君追之琢之呈金布玉錯縱變化繡口錦心其奇而同狂飈旣送濁波不揚一色水天平鋪如

席而君不㠯鉤棘傷夷暘不㠯絛達易艱深開爾高華絶無齟齬其平正同觀海者難爲水讀君制義者難爲言而君技至此若易易葢不能者難而易之自能者正猶取第者不得旹見爲難而得之未嘗不易顧在夫人爾又不觀夫航海者乎人語之㠯航海尠不動色相戒㠯爲天下至難涉之險而乘風挂席神色怡然瞋息千里三老長年蹈之如平地君爲制義宗匠固壘海中三老長年宜其亦不易得之文若游戲爾

天經術經世制義所㠯闡經君方將分百里之寄爲花縣長觀其制義它日之展布一方㠯措注天下者有如文何難乎讀君之秇不覺望洋向若而歎甚矣余之媿生海國也

重刻天中稿自序

岡少孤家廢寄食外家下帷業舉不知客爲何物遊爲何事也歲戊子年二十有八以内艱讀禮不與試外舅陸翁除汝州倅遣使召岡岡始客汝而會雲間方公衆甫爲州太守亦甫至命

作一軸文大加稱賞公精于易義岡遂以易義師事之執北面弟子禮下榻衙齋者三載有國士之遇一文一詩成公讃不容口而資我車從使之遊謀我朝夕使之安室家者無所不至然心以詩文分工以遊分辛卯之役從此無復思場屋矣其所爲文皆捉刀之技而其所爲詩公輙序而刻之爲天中稿小兒黃口向人學語公卽視爲不刋之秘自笑不免何論見笑於人遂隨其刻其後七年公督學閩中不久下世後又

八年岡復遊天中過公甘棠之下不知涕之何從思昔知己高誼眞薄雲天曷忍泯滅是時更得詩一卷歸而取公舊刻選改其什之一合今詩重刻之仍其名曰天中稿不敢忘雲間公也先是雲杜李太史公亦爲岡序刻遊梁詩總之少年初學之作絕不示人今亦略收一二附刻中以存一時天中故事嗟嗟岡自客汝後竟以詩文老于遊謬成其名寔徼雲間公大惠然使岡白首鬱鬱居人下不復吐氣揚眉酬少壯之

志而徒以青雲大物亟亟望諸其子甚于老農之望歲公地下有知必且以悞我生平自悔矣遊倦矣方思買櫂三泖之間再省雲間公墓木歸棲鑑湖爲避世計而未可得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其唯我西閣乎

天爵堂文集卷之二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三目錄

序

豐南禺先生集序 友鶴樓稿序
責堂制義序 劉敬仲延閣草序
吳國華詩序 茅齋草序
羽岑園秋興詩序 郇陽三雋錄序 代
遷蘆稿序

天爵堂文集卷之三

甬東薛　岡著

序

豐南禺先生集序

蘭亭不入選好事者遂摘天朗氣清四字文蕭統之失而古今人之共珎蘭亭唯是書法不及與顔延年王融曲水詩序並賞其文文之以書掩雖統猶不免耳視況今人乎　國朝法書大家祝京兆豐考功兩人世重其片楮若蘭亭然

獨不陳其著述亦若蕭統然余所見京兆僅祝氏集略考功所著世統數百卷六經傳百餘卷而詩文則盈笥積簏不可卷計富哉言乎今代作者未易幾及邑故有八大姓皆自北宋至今以文獻簪紳相授受而豐氏居其一豐始清敏公稷論蔡京童貫爲宋名臣入　明則給諫公寅初方伯公慶博士公耘學士公熈至考功先生坊凡五世皆博學能文章方伯搆萬卷樓積書其中讀學士復讀考功考功一目十行過即成誦方弱而冠而樓中萬卷已盡腹中及仕又以奉購未見書益樓即益腹世其家者唯讀書爲文求田問舍絶不以風故世顯而世皆貧考功身後薄業凋落樓書亦火輸墨散佚而張大司馬間選刻考功之詩然亦無幾若文若世統諸草大都出其手書煨燼半以字故爲人竊去半而六經傳猶有存者里中文獻之大不幸也考功歿五十年海憲蔡公痛考功文失傳屬其曾孫今水部基仲求遺草基仲乃蒐故家所畜

冊子卷子及碑碣扇軸之上得今所刻詩若文若干篇盖存什伯于千萬惡足盡考功而考功之不易及亦略見于此其後基仲尊公正元先生復大蒐里中手錄而藏于家者視前更多未盡刻盖士爲詩文如布面目要以成我不類人人亦不能肖我故曰一家之言非豪傑之士不辨而今人動稱我兩漢我三唐此唯可以欺世何可謂然乃考功則範圍千古陶鑄其爲考功而于先民法程又如方圓之規矩未嘗少離故

雖無有屑屑焉刻畫古人之心而自是古人此考功所以不易及也而其揭潛伏于往昔辯疑肬于今茲如醯雞發覆不博學而能之學之于人大矣人傳考功放浪形骸不矜小節亦不可一世今觀其詩文殆抑抑自檢無行不謹之人傳固有誣謬不足盡信者夫以考功生世家取巍科才極奇學極博而詩文又極正大目無一世恒情或然不敢必考功有無也夫修辭貴絛暢而失之則浮靡貴藻繢而失之則繁濃貴追

琢而失之則艱深貴沉著而失之則晦澁吾見其人考功集行而爝火不當自熄耶基仲是役豈惟爲慈孫其于文章家稱功臣矣考功與學士公父子以忤議禮　旨並杖于　廷亦士林希事併以告世之琢蘭亭者毋遺其文遺其人可也

友鶴樓稿序

鄉國天下吾友極之尚友而千古之人吾友吾固未嘗無友也吾友鮑君元則頌詩讀書論世而海內賢豪之交且也不乏乃有如孑然孤處也者而思以鶴爲吾友也何居盖鶴稟金火之精以生故其頂赤其羽素其聲嚮喨清越上聞于天其爲物也壽古人如王子喬之乘鶴屬仁之控鶴桓闓之召以鶴韋節之壇前臨鶴浮丘伯之相鶴白鶴老人之役鶴侯道華之松同巢鶴張道陵之鳴石鶴丁令威徐佐卿之化鶴遁仙之放鶴是皆神仙中人以鶴爲友鶴固仙禽非凡人可得而友之者也元則賦仙才口之

所吐如海嶠冊霞江天碧雲瑤臺白雪縹緲清虛無人間烟火氣味而其身兼具有仙骨雖用世常抱遺世獨立方丈蓬壺之想此鶴之所繇友也樓居仙人所好元則擁萬卷書于其中而頌讀不倦所著詩文累累成帙茲刻爲大庖一臠若古詩蒼而鬱若歌行縱而化若律若絕句格嚴整而韵悠長而總而評之則前所稱海嶠江天瑤臺之物不從人間得來漢晉間有鮑叔陽爲趙王大夫鮑靚爲南海太守皆用世皆得

仙而靚又博學學兼内外精究天文及河洛圖
緯之書元則之讀書立言而好養生夫有所授
之矣叔陽與司馬季主靚與葛稚川咸契善季
主稚川俱得仙余與元則交幾二十年契善不
減四君老冉冉至而凡胎濁骨猶在迷塗惡在
其與至人居哉昔衛濟川養鶴三年識字則余
豈惟不敢望季主稚川且不得如濟川之鶴鶴
之宜友如此友道至今陵遲已極托妻子寄死
生分憂患不多見矣上者友功名下焉者友勢

賄聯黨徇私排擠傾陷而文士之以辭章友者
亦惟是陷譽成風規過失勸德業以善相觀之
友百不一靚此余亦思得如元則之鶴而友之
意不在仙

賁堂制義序

以余所交新安程氏古文辭一人詩四人字學
一人圖繪篆刻五人而以制舉文見者僅僅于
止于止少負異才兼衆人之智亦能古文辭能
詩能字能圖繪篆刻而一是皆以制義掩十年
前讀于止制義以爲上第可承蜩取而不謂至
今留滯六館中乃今而復得以制義識于止之
弟季宣才之異兄弟也智能兼人兄弟也爲邑
博士弟子員古文詩字圖繪篆刻之屬亦皆能
之而不爲而專心致志者唯是制舉之文賁堂
制義此一斑也其布局正而大其命意高而新
其敷辭秀而勁其說理精而徹其用物博而宏
而近科偏瑣卑俗支離恍惚湊砌不軌于程朱
之傳註者畧不染于筆端季宣爲河南夫子苗

裔又爲紫陽之鄉人其漸摩誠與人殊而要其
獨詣深造探聖賢之旨歸而不屑迎合時好非
豪傑之士弗能也賁堂爲季宣讀書績文之所
夫賁莫賁于文章文章本乎經術經世之大物
也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用世之士況
皆操制義以進則文之賁似又莫賁于制義寡
聞淺識遂以筌蹄目之季宣名堂名篇之義固
未易與俗儒道也是故蓬累而行則思爲初之
賁趾聲名未立則思爲二之賁須德液潤身則

思爲三之賁濡于時待主則思爲四之賁繙文有其質則思爲五之賁園歛華布實而躋世淳古則思爲上之賁白季宣獨善兼善之志寓于賁而徵于文者厥旨微哉于止亦有讀書之齋其名曰艮剛上文柔艮象也而成賁上卦故必有于止之艮而後有季宣之賁弟兄相觀以文相與有成如此夫諸程各操一業以自表著卒不聞其以兄弟齊稱而獨于制義得兼見于止季宣乃知經術必資家學而非他長別藝之可

以師友之口耳取也

劉敬仲延閣草序

詩在一代關氣運而在一方則關氣禀北人禀氣樸茂不能舍法度而別運巧心南人性多機警常思爲方圓于古人規矩之外甚至詩亦然慶曆以還氣運不逆古矣別創一種庸俗鄙劣之句自謂新聲過古人而流禍天下皆二三南人當南北朝時南人隹句往往爲盧詢祖思道輩譏彈盧祖皆北士况今日哉吾友曲周劉敬仲亦北人以詩成進士爲天官郎嘗謂余曰爲詩如爲吏吏畏法故不得枉法而徇人以情我唯是規規焉守詩人之六義以爲詩本之以理載之以道行之以天而所爲今日之新聲耳固未嘗有也今讀延閣草而知敬仲之論非虛語矣吾因論而得其才情如千里汗血範我馳驅又如百步穿楊赴爾彀率因才而得其力量選則簡峭蒼古歌行則藻繢從衡律則整嚴條理絕則俊贍悠長因力而得其極至漢魏人之堂

六代三唐人之室時升時入而要之禀種種正法而布爲種種正聲南方之學者恐未能或之先也夫學者英華爲詩文辭而其實爲政事皆根底于心術故發政害事未有非詖淫邪遁之辭敬仲視舍正法之詩如鴆毒視不繇正路之詩人如寇仇可以窺心術併可以察吏治焉所惡于今之是非詩品者猶其是非流品不是非于是非而是非于己之同異正人同正調邪人亦同邪調正調同無幾人邪調自人慕新聲而

同者不可分兩戒矣即其詩合無邪之旨源流于三百篇彼反指而目之曰非其族類而彼亦一是非吁不獨詩也彼其之子可謂有是非之心哉延閣取三都賦語延閣胤宇以經營盖敬仲之里居詠先王之風之所所以名篇推廣其意俗物不見惡聲不聞洞開可以延益友高眺可以延落日屏居全眞可以延天年超而上之延霄漢而揖仙人無乎不可延之義遠矣有閣如此何患乎無是詩哉余深交敬仲不第知其

詩且知其樸茂之稟不失北人于世味澹然可飛可伏若曰敬仲以其詩延譽又失敬仲矣則吾豈敢

吳國華詩序

余識吳國華小侯于巳未歲齒未迨弱亦未冠恂恂佳公子似不能言者後七年余入都國華見過出袖中詩草謂余曰願得先生一語以示諸其人余受而讀之曰異哉有不言而後可以有言三年不鳴鳴故驚人哉盖文士才情易揮霍于少日造詣必沈實于暮年何也才植于天少日之嗜欲茂而天機深詣無底止暮年之學問該而人力足故少年之士不難于揮霍難于沈實耒聞才詣兼優詩詞高步如吾友國華也者試論若才與若詣如秋浦潮生暑林雨度沛然颯然不能原始無可要終而筆端一種含蓄一種縝密一種溫厚造深詣遠又如爲九仞之山未敢弛一簣工力者語云十年不得成詩人夫此七年間手不釋卷所學當亦有限國華豈

誠嬰兒之方孩而遂讀書者乎以是知得天者豐則成于人者亦自不畜人而未始弗天不第詩爲然也又試評若詩古詩模範蘇李而潤色鮑陸歌行馳驟青蓮而準繩高岑近體祖述子美絶句效法昌齡此其大略若夫奇峭露于夷辭長意足于短語華采煥于淡傳音響鏗于希聲非有邁衆天才兼人學力未易臻此豈人所可幾及况其在少年乎萬曆末海內詩人得稱老宿者凋謝略盡不二三人存正始之音斬焉

爲將調所易目求少年之士卓然自立以正聲奮起辭壇者于國華僅屈一指冀北之馬群從此遂空臺上黃金奚今不古若也古者無詩人非無詩人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夫人而皆詩詩亡然後專人作今之士爲獻吉景明之言者則見以爲詩在顯而縉紳尊爲太初茂秦之言者則見以爲詩在隱而布衣尊互相雄長終無定論由今觀之國華學將日富造將日深識將日開而才亦將日長所至高遠與年並進今日之

詩其在侯門矣乎余生惡祝鮀詩文且非諛物得一國華不勝後來之喜而力爲推轂其詩具在行將示諸其人余之言諛邪直邪

茅齋草序

都門客朝南暮北其常曾無寧處朝市暮朝其常亦無隅處于此可觀恒心觀遠韻而余得一厚之厚之吾越人少讀書不遂賓王之願于是爲都門遊而安其居于都下者垂三十年如士若然客心之恒者無若厚之縉紳先生十九居闕西故客亦十九以西爲窟宅苟挾片長隻技無不沾沾自喜攘臂而思自呈于公卿大夫之前厚之之在都人西而我東人諠而我寂人比屋而我離羣客韻之遠者亦無若厚之其人抱通才口中有詩手中有書有畫胸中兼有玨琴抑抑自下不欲見其所長若無詩無書畫無玨琴之人也者人以六義叩者始以六義應以八法叩者始以八法應以雙筆叩者始以雙筆應以一玨一琴叩者始以一玨一琴應不拂人

情亦不希人好詩書畫及玨琴之外一無所交于人故公卿大夫知茅生與不知茅生者皆以此厚之故確然自信陶然自樂也厚之玨琴幸在畫書與書散在四方而詩藏笥中世未盡覩余請厚之殺青而因得申論其所爲詩夫詩義無窮率先情采情緣理宜采以法布從來變化無端之理繩準不舍之法孰有不在古人齒頰中盡合之常得采而遺情故成其爲李獻吉盡離之嘗得情而遺采故成其爲徐文長情采得

而理與法兩存詩之妙在與古人離合之間獻吉之合猶足鞭天下泛駕之馬詩道不爲無賴文長之離卒至作偭不群之金詩因之而遂亡厚之文長郡人也宜先天下靡類風而厚之不然讀其詩諸體畢備莫不以理宜情以法布采若離若合亦古亦今盖詞壇中興之業而特立狂迷之塗恒心遠韻亦于詩一見之擔夫爭道公孫大孃舞劍器古人以此悟書而致殊可畫山川草樹月雪風雲古人以此入畫而中嘗有

詩天地間唯至理正法隨事而具巧者引伸則厚之詩亦得書畫之助不淺況重以炡堅乎卜子夏序毛詩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都門客子有詩如此將以竢夫采風者焉

羽岑園秋興詩序

閔允修先生在翰林時與余交在吏部時與余別交之爲年五而別計十有九年關山萬里未嘗通一字唯取允修詩篇時一吟諷以當對面乙丑入都家從父宗伯公知是歲貢舉爲余言允修長公入望巳成進士讀中秘書余喜不寐因從人望叩若翁山中十九年蹤跡遂出羽岑園秋興詩見示謂余曰家君居山間樂不可述此其少徵弟恨不得從杖屨相唱和唯取昔年唱和詩篇時時吟諷以當對面已耳信斯言也余與允修洵無失二人同心矣秋興之有賦始于潘岳杜子美變其意而爲詩高步盛唐畢聽潘賦非人可及其後擬者不可勝計安得多多益善有如吾允修者乎允修秋興詩前後各三

十首前爲戊午後爲壬戌咸成于羽岑園咸盡上下平韻其間遙開邇覩與時遷移其事不一而宣洩于聲音者亦如之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人望以爲若翁山中眞有樂乎余取秋興詩三復之而知謝傳在東山時奕中有一著妙算胸中固有一腔眞憂雖子弟不得而知也萬籟至秋而聲無不備無不與允修詩備極奇異殆不讓秋之爲聲卽令子美挈秋興八首與允修執旗對壘未知誰勝更無論擬杜者矣武帝

鑿昆明池水方且爲子美悲歌之助允修生長昆明筆端靈氣寧須此織女石鯨蓮房菰米不亦宜乎余與允修俱老矣人望頭上進賢冠峩峩吾兒子襟青青猶在是誠允修山中無限樂事而非余今日所可幾也

郇陽三雋録序 代作

夫士猶白壁文類青錢萬選之錢得政不易三獻之辟識故尤難是以士之未遭每與懷于知已而文之既售殆吐氣于干時無論郇陽應遍

海宇不佞身雖作令志在牧才裔散鳥啼只許子襟相接命題授冊便于吏事何妨作士有條不敢越四科而開設拔文無類竟得兼三雋而翱翔嘗試評之頗得其似耿之高古荆之華美令狐之纖爽厥才不遠分之皆變霧奇觀耿得其睛荆得其喉令狐得其鱗厥遇不同合之成從雲神物三雋制舉之杭具在目前萬里從政之途方始足下蓋士品爲經國重本苟脩此品而大業已基况文章實用世先資若操此文而

大庭可對然不佞不限夫地之産士而深惟夫人之評文者焉爰舉一統南北之區忽劃兩戒山河之辨凡言北士卽詘南文輒使章縫士人頓成秦楚文敵關乎氣運騐在國家顧安知楊柳芙蓉蕭慤尚蒙譏于思道鳥鳴蟬噪王籍亦見薄于盧詢文士之相傾已見于古南北之異議何止于今特取三雋之文梓尤鐫粹公諸五方之士較短量長若斯桃李部下未央如彼棗梨坊間可待使天下知不腆仕國曷嘗無奇士

雄文而極盛賢科豈終泯青錢白壁爾名成矣余喜大哉

蘧廬稿序

余聞之蘧廬者可一宿而不可久處旅人之舍館宦遊者之官舍是也莊生以仁義爲蘧廬其言頗謬于聖人而孟郁韓先生取以名其篇是又以詩文爲蘧廬矣夫仁義者不可斯須去身之物而身也者載仁義而爲百年有盡之物夫此百年固萬古中之一宿仁義之爲蘧廬言似

近理詩文則不然收視返聽得之一時而視無形聽無聲流行于萬古吾生有涯而詩文無涯余嘗讀孟郁蘧廬草矣以無極為原野以太極為臺基以宇宙為棟宇以日月星辰為戶牖為窓櫺以五嶽四瀆為垣藩以雲霞烟靄電霧霜霰之屬為雕繢之文釆以寒暑晦明為關揵鎖鑰其言如此天下幾莫能載焉萬古且一宿矣安得而不蘧廬之故讀孟郁之詩若文盖知胸中所包涵無方無所無有邊隅不可執著而其

所視以為蘧廬者豈惟詩文為然跡其生平履仁蹈義儲經緯天地之才不肯以金門一第必與時人爭而以其身浮沈于國子先生之間其人脩然其容穆然其觀超然其志趣泊然冲然其吐而洩之燁燁然榮名蘧廬也高位蘧廬也偉功峻伐無之而弗蘧廬也而彼所謂蝸角蠅頭彼所謂雞尸牛後是又韓先生吐棄而不屑道者也已未之役家恭敏公分較士得先生試牘以和璧薦王者為楚王之玉工竟不售顧于

恭敏公知我之德終其身佩之夫棘闈受一宿知未嘗以國士久處我誠蘧廬之遇孟郁遂作久要不忘觀狗知感遇銘之沛腸者非必槃搴而蘧廬之乃知孟郁兼以德高世不第詩文也余足歷九州之半所過咸蘧廬顧此蘧廬中所見知前所稱韓先生不屑道者皆是物使盡收而入孟郁道胝中豈不足為悲歌刺諷之一助乎哉彼其之子至以世守家物目蘧廬與孟郁大反故其性與行路之人泠願得蘧廬不願得

仁義鐘將鳴恐逆旅主人驅之去而以其畢[illegible]孅趨之態護守蘧廬夫如是則亦何貴多取孟郁之一第而同弱喪者之不知歸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既齧此蘧廬而又不能以先王之仁義為蘧廬若莊生之言則蘧廬總空器而此身亦枵腹爾已盍取孟郁之詩若文蕆之而讀之于以實其器併實其腹則蕭幾可人焉

天爵堂文集卷之三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四目錄

序

贈通判郡事淩公序
御史楊公九載考滿序 代
贈懋光劉先生序
送包巖㝐赴德州判官序
贈中書舍人珣石張夫序
御史李公九載考績序 代
肇昌通判陸體文先生七十序
文巖孫先生偕配鮑孺人七十齊壽序
震旦名山圖序祝無盡法師
徐孟雅六十序
李本寧先生八十序
都綱西玄如公八十序

天爵堂文集卷之四

甬東薛　岡著

序

贈通判郡事淩公序

吏治莫重於寄民社寄民社者今之郡縣而守令無難也難在郡縣之貳守令操一面之權得行其志貳有志欲行必先關白長吏而長吏未必報可於是乎貳郡縣者皆拱手竢滿而才賢之士遂不易自見然亦有遇焉郡公祖別駕淩公之貳我明州也其清操如它泉徹底其雅度如大瀛受浸其通才如三江之濤滾滾灌注於南北東西而無所窒塞姻友柴令君官於公之鄉邑貽不佞書曰余部有澹臺滅明者不佞喜而未得見今得見之且報云子國有顏子詎直滅明已哉蓋古之別駕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任居刺史之半曰半刺孔巨卿爲別駕刺史不得徹屏星如是者不能再覩而公之長吏爲天中洪公蓋偉人而長者操之皎皎度之休休才

之霍霍與公合而且能深知公而器重之夫吏豈盡無志不受約束即無志不可行故曰有遇焉昔人謂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别駕始得展其驥足得百里之地而君之殆無驥不展而必資治中别駕一何綦重也公今抱欲展之具遇得展之長吏眞千載而一時州民徵福之會也龔少卿爲渤海請於帝曰將安之抑勝之公與柴令君雖互治而治互殊不佞以爲公桑梓之邑利用安我明州之俗利用勝地不同

也勝則必有事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夫民間之備莫先於備荒正今日所宜亟講公職水利下車未久即虛心問民間河渠利病而思爲畝畝計公之志可知已不佞請爲公略陳之甬東澤國也田連溝洫而近江海易瀦亦易洩機在各堰閘之啓閉乎橋之設水則良有以也能擇老成急公愼事之役相度水勢而司啓閉溢則啓而稍洩平則固閉使瀦而待桔槔洩勿令過如此不妨雨亦不妨陽歲歲可謳大有而加

意於此者則有舊鄞令魏公鵬池可稱明之遺愛不佞嘗見每堰閘皆無知土人爲政春夏之交恒雨則盡决閘而注諸江霽不久溝洫隨涸暑月恒陽而桔槔無所施矣至今日而煩我郡邑諸大夫國人僕僕拜禱豈非無知土人之罪哉公悉心爲民初政便見而惻然憂旱徵諸顏色假令公之來不暮則今日小民何至大苦旱魃之肆虐若是邪海下之販猶九邊之餉也而輸輓航海不可以人力取必息則卒患迅則民

患公兼司販至則取木牛方畧克其類於大海之雲帆爲之便宜區畫而兩者交無患乃其權商海門則又如齊州别駕受人一杯水不佞謂公泉以爲廉瀛以爲受濤之滾滾以爲才之通非虛語矣令君之子柴生某於公爲通家子於不佞爲姪孫婿乞不腆之辭讚公初政夫讚公莫若比之澹臺則知公者亦莫令君若矣不佞之言無乃贅乎願公等吾言爲泰岱上一簣之覆可也

御史楊公九載考滿序 代作

古者侍御史主柱下方書糺察不法及秦監郡國稱監察御史威烈赫奕莫之敢犯 明興略倣之往御史在位者南北各十三道道各若干人其權分其責專而其量移亦數九年考得殊擢者僅見焉近年行取典停御史臺幾虛無人矣於是有兼事者有易地者有久任者而考以九年者比肩而立制九年考擢必殊然則以是考得是擢者亦比肩矣 國家懸高爵以陟天

下士將賞功乎抑以待賓邪如其賞功宜莫先我餘姚楊公矣公起家名進士觀政蘭臺慨然有激揚天下之志及從新淦令拜御史公曰志可行矣顧天下事有本末言有緩急 主上罷朝日久宮中府中邈若萬里此政本也言莫急於此者爲之抗疏東事急本兵苦戰力主封朝議無異之者公上疏極言戰之利封之不利而說果符一時敢言之風傾動都下 上嘉其才可省方而又宜難地使按河東鹺是時鹺政

大敝課視歲額不登十之一主計者苦之公至悉心稽覈而又爲之調劑悉力于是課浮故額者歲幾過半鹺法大通秦藩聞其事 請予其浮故額者公 奏弗許而復蒐鹺司邊羨及太原諸處稅餘萬有餘兩濟天中饑全活無算焉已奉 命巡貴竹巡遼巡畿輔視學南畿所在多所建白如貴竹遠在萬里教化難霑又值播酋新撫窺伺土司弄兵如戲而土官安氏更相仇殺滇蜀之交脊脊騷動兩省不能制公疏

請協力勦而地遂寧公入遼會西峪夷數犯邊東[redacted]梗不貢當事者議撫西而勦東公獨不可疏略曰有如撫則口血不及乾而勦則金瘡不得愈倘東西事更不可知咎將誰歸也後竟如公言歲辛丑 上念天下之苦礦者忽下詔止之俄而又 詔復時公在畿南具疏上言王言信如四時民心視此一舉極其勤懇而一時礦使泰有梁永遼有高淮尤最恣肆逮殺諸生數人孫朝之權固關利悉毛髮貧戴不勝哉

毒公不避狠虎累疏請正諸閹之罪而闖亦稍
知忌憚微公不知其禍流何許也江南北諸郡
多奇士往者士常抱遺珠之嘆自公視學馬羣
遂空昨歲鄉書所薦皆公造就而在門桃李又
森森也若公洵可稱不負任使者矣夫敢言者
嘗若不能肩厥事與不得當厥事即議論鑿鑿
托諸空文而無裨于天下國家之萬一斯亦何
貴于其言公之言也量其地可為力必為為必
濟然後疏諸 朝故有不言言必稱 旨不然

者寧不出諸口先行其言而後從公之謂歟公
今以九年考經綸大業得于所養如彼其久易
曰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公益善于學
易者哉工之為室也授材需時運斤引繩而貨
棟宇者受上賞千百年結搆之名獨傳之則今
持斧繩從而功在社稷蒼生若公也者宜其饗
殊擢之報名播竹帛於不窮耳迺今之與公同
受上賞者不知其皆工師否耶

贈懋光劉先生序

士先行文次之而行無先孝友阿幼背兩尊人
又鮮兄弟每見天下孝友之士听听願為執鞭
吾友劉敬仲吏部文章名燕趙間以詩取高第
嘗與余言詩至魏風陟岵輒愀然不懌益敬仲
若余者俱無父母而不余若者有兄遂述其兄
懋光先生卵翼之恩且曰吾苟廉慎服勤勉抹
厥過微有盈尺 恩綸爵及所生庶可抒不孝
罔極之恨有恩如兄不圖所報使己為大夫兄
為士陟彼高岡有餘媿矣迺倣相如故實以貲

乙大官丞展萬一之報于懋光益懋光之友敬
仲之共實兩得之余喜而歌棠棣之首章敬仲
曰鄂不韡韡我曷敢當為歌終南之二章敬仲
曰黻衣繡裳庶幾伯氏而壽在福先吾之願也
為歌南山有臺之卒章敬仲拜手而謝曰退不
黃耇保艾爾後吾子之願我伯氏至矣幸吾子
暢其說俾侑冠服以獻余聞懋光為諸生又為
家督以青雲大物督敬仲愛養教訓不遺餘力
敬仲卧卧敬仲飯飯敬仲善病懋光善護持一

葬物一寢處不身親不已共被之誼視姜肱有加焉生平抱熱腸又嚴于疾惡見人困厄若已推溝必思拯救而心所不然口不能匿知我罪我弗恤也鄉人之善者以陳太丘視懋光恐爲所短有事恒造質成而懋光必道之以情動之以法息之以理經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若懋光者豈非躬行君子哉視彼以文學粉飾吏治者相去無筭矣然則懋光不必冠冕而貴不必堂皇而尊不必家喻戶曉而比屋以化于

大官丞乎何有且也相如爲郎文無行懋光則行有其文相如若藉郎以自重懋光則以人重郎大官丞從此借懋光生色矣夫世間束縛人之物莫甚於官爵至饑渴不免寧處不遑余方等之如桎梏不敢向敬仲亦時時厭苦竊嘗笑之今迺以奉其兄耶葢敬仲微意在使兄有其爵而不以爵累其兄簪紱之榮雖加朴木之身固逸黃髮兒齒逍遥物外以養修齡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又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何從

精於說詩毋以敬仲之過歎懋光之不逝而謂考槃不羔羊若也潁川之難華亭之俊孟氏之珠崔門之鳳兄弟兩人徙以風流文采膾炙人口若懋光之以友倡敬仲之以共應皆行關倫理百世可師藉令高堂無恙不知伯仲將何如其爲孝也夫孝友而風諸朝野詡封人之錫類將遍四國寧獨余所忻執鞭而已哉

送包巖容赴德州判官序

國初包公莘以甲科開吾鄞先子孫金紫蟬聯

遂稱望族起家非進士而有文者庸之參軍鹿田主簿皆以詞章行世包氏之盛葢不直以科第濟美而已代遠事移雲開川逝而赫然不滅者唯參軍主簿之名迺知人不可無文而位之小大弗論也參軍主簿而後有巖容君葢六館弟子也負其俊才遊南雍南雍才士之藪士見巖容人人以已爲不如故巖容之名一日而洋溢乎天下天下所有之書無不讀釋老二氏所更究心爲制舉義及古文詩辭各臻其妙不售

于時竟老場屋然巖寥經世壯志未嘗少挫也于是操其未售之業謁選人得德州倅州倅無異郡之別駕按漢置別駕主衆曹文書稱半刺又稱上佐州倅亦若斯之重也　明興用人倣周官遺意太學生儒初頗隆重後制漸更六館之士亦漸受抑而得倅方州者百不一見巖寥一人耳其所操之秇一也昔以取青雲大物若天之必不可登而今以取人之不可冀則又若傴僂丈人之承蜩譚笑而得何也夫士有遇有

不遇名讐實遇也名不讐實不遇也讐而不必讐非遇非不遇有命焉向使巖寥以彼其才一舉而掇上第還君家開科故有之物是恒事耳巖寥之以不遇遇政在取倅而他日所爲政竊敢以其人與文卜之巖寥之爲人也謹厚謙和不妄言笑與人期不失信謹厚不肆謙和不虐言笑不妄則刑賞慎不失人期則百姓信所爲文辭夷暢典雅如重門洞開心術具見夫士之有文者未必有政何則以其奇心勝政必求異往往至于窒而不可行夫索隱行怪不可以行已而况使民乎哉人視巖寥若易爲而我無易心又若難能而我卒無難政州其大有造焉德州古之廣川介在燕齊今當漕道之中爲　國家咽喉重地而皇華之使仕宦之客稇載之商水陸必經南北畢集舟楫輪蹄日千百計夫如是則姦易招姦易招則訟易聚守是土者非得賢倅無以分其勞而贊其成巖寥守其爲人之心以爲吏移其爲文之才以爲政雖衝且繁不

足佐也　朝廷方懸超格殊賞以待天下卓異之吏巖寥他日由倅而專城以致通顯又不止如庸之鹿田之倢以叅軍主簿終也無徒以不得一第自歉其先之金紫蟬聯余葢厚望巖寥矣

贈中書舍人珣石張丈序

秘書張君爲學士公中弟學士公兄弟三人才名並著秘書班行亦日與並上都人榮之以爲難得不佞聞而嘆曰得是不難昔王勃與勵節

俱有才名人呼三珠樹至太子詹事崔珪與琳瑤具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于中秘家更相似弟兄名位重埒鼎足古今恒有卒不聞其以孝友著也難在以孝友著若秘書兄弟若秘書方垂髫學士公亦僅弱冠贈公倏背太夫人以母代父督學士公兄弟成立學士公與秘書憚慈毋如憚嚴君先意承志求得太夫人歡者無所不至而兄弟則怡然相愛嘗舉所習尚書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以相勸戒而後太夫人喜可知也秘書兄弟俱貴且久太夫人始逝天性之怡怡曾無改于母在之日彼季氏保御君亦若是也余竊觀兄弟之道于易之家人家人之九五王假有家弗恤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五爲兄三爲弟兄五之假有家得愛之似弟三之嗃嗃得敬之似愛且敬故勿用憂恤雖有悔厲者皆無之而不得吉也彖曰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夫兄弟正家其究可使天下定則往者

三戟三珠樹徒以才名祿位見侈于人者瞠乎後矣嘗聞之筆札之臣不可與語經濟經濟國之實事如家之有孝友筆札之臣所操者華恐于實無當秘書投筆借箸籌天下鉅事鑿鑿指掌每發學士公所欲發而性又英敏過人人間未讀之書一目輒記朗朗背誦如流試一再取金匱石室之藏與學士公披而繹之而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矣況今秘書之子若猶子孝悌力學又能存父兄之風漢時陳羣有家學家

教父子弟兄每同時辟召羔雁成羣天地閒唯和氣可以致祥秘書有家如此何患其門不高哉張氏鳴珂里雖君家故實而兄弟之榮止于一輩未足爲秘書世慶比方詩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佞敢先爲秘書萬葉之頌

御史李公九載考績序 代作

今之吏有特而擢縣而顯者乎人謂無以風理道而勸廉吏而大夫之賢者眎之不必其特與縣之爲貴也賢大夫事其事已爾績之弗計也

報之弗責也而政以久成是故績厚而報倍之令甲吏秩滿三載考無闕失者錄又三載視初又三載視再久者遷轉不次而難在御史臺夫一官一守職稱易易稱則無難考而御史職言責入則　朝百執聽之出則部百執聽之　一人之命令萬方之利病又聽之如此乎久于其位之不易也　主上深居端拱庶事庶官悉厪宵旰而于風裁之臣猶所注意授不輕授矣遷轉不輕若騏驥之範久而試其良抑何慎且重

哉李公之爲御史九載矣考凡三計代　天子巡方省凡三歷赫然稱名御史今當膺殊遇得顯擢皆爲公榮而不知公之所爲極難也計公始立西臺而視漕而巡行事無難也難之自今日陳說多而疏留中雖有批鱗犯顏之忠言竟無補故不在言在于中而言必行往者漕有安流駈儹之勞耳而今之漕苦河患運艘不可以計日而漕使者之力窮往者直指奉三尺以巡四方撓之孰敢而頃礦稅使不用法天下騷動

張之則事潰弛之則體裂凡若此者顧安所得當而公則無弗宜也公之陳言也不激不將發之以機而引之於道事無大小奏必可可必見諸行故公連章屢牘曾無托諸空言無用者公視漕問不先艘而先水悉心殫力贊行水者之所不足今漕道善後之策實多賴公兼用其才而並收其效匪公曷克臻此公執法先于法之所難一巡天中再巡南粵再巡西蜀謂闒不可法公諭之以理開之以誠不聽者約之法不假

諸不法頓首受命無抗公在而天中粵蜀得礦稅之禍輕公益善執法而法爲所用即古埋輪避驄何以加焉夫法之行與澤背則善良奚賴公之妙用相濟無相妨嚴霜與惠日俱而所過父老子弟又視持斧使者若慈父然公之政可想見矣公之政其四序乎百物囿焉而不知春之生秋之殺也余嘗謂吏之舉刺可以觀御史苟其心公矣而智不足以當人倫之鑒則是非眩公于吏知無不舉舉無不良一時才賢之因

伏不起者咸推轂無遺而斥可知已公在内
朝吏肅在外部吏肅内外吏俱肅而大綱萬目
罔不井井是御史九載之偉績也九載不遷在
公不以爲嫌而一歲九遷在公不可以爲驟公
眞賢大夫哉官人之法故莫宜于久任而亦莫
善于超擢夫任久則事練事練則知廣知廣則
任直別而舉措不淆一旦而躋三旌九列以人
事君不難矣此　主上所以久任公而今將大
用公之至意也公勉矣哉

肇昌通判陸體文先生七十序

陸多聞人考之史前惟賈後惟機雲後惟贄最
著自古以文學氣節相禪　明興子孫徙鑑湖
者往往得其一體而功名視先更盛至父子兄
弟銀青金紫萃于一門爲甬東衣冠勝事少石
太史公以詞臣忤　永陵旨文學氣節兼而自
有爲鑑湖白眉夫造物報人莫如酋太史公不
得大年公子無小年人謂造物有闕而以體文
別駕公孫之固知太史所遺者厚而造物所予
者多也公在里中里人謂其崇臺曲沼滿座高
朋妙舞名謳不知老至甚有與其上元懸燭
可薰天寒食落花紅難辨地若然者貴公子之
華恒事安足爲公奇蓋里中人以撲滿相矜割
錙銖與割膚肉等公達者獨醒衆醉如鶴在雞
見者心目宜駭及余聞公家政整齊肅于朝典
雖身寄歡場而世業轉擴第宅廢于祝融公堂
搆再肯雕墻藻棟斬然一新反加于太史所爲
斂風雨者緩急窮交賙爲職分而窮交多倚公

爲秋田焉起家官大官公又賙大官事急于家
事歲節金錢若干大吏以公薦擢別駕陝之鞏
昌鞏邊郡公分府靖虜中典軍餉兼一方質成
公性警敏仁愛又最潔廉警敏以御卒仁愛以
莅民潔廉以守官前監司張公憲周貽余書稱
嘆公不一則公之爲公可知惜公才宜霄漢志
奪林泉丁年掛冠初衣早遂而一腔經濟未究
厥施爲龍爲蛇可飛可伏公眞英雄也哉臺池
花酒聲伎賓徒故是英雄本色未盡精此以消

壯心送餘日無足怪也茫大夫餘尊托于三徑
謝傳鋭氣露于東山陶令傲心徵于籬下悠悠
之輩不足以語三子安望其知公深公今年登
七十不乏二膳四豆之養養老之制莫善于修
而兼用之公生孟夏宜燕禮正在之日則公之
徵歌張樂而與衆為歡良有以也先是郡大夫
舉鄉賓飲公學宮之上座垂瘕而禮之公豈漫
然豪舉而德之不章者乎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則公之齒固虞廷所尚況今代哉太史公

父子未足之年結為大椿以食報于别駕他日
有　詔旌百歲公以人瑞表揚則陸之聞人又
以年不止鑑湖之功名與其先之文學氣節也
爇公者恍余言往可矣

文巖孫先生偕配鮑孺人七十齊壽序

文巖孫君率其子祖武各挾一經為遠人師而
師文巖者燕人師祖武者遼人得英才而教育
遼久忘返越人之風父子力耕而成陶而君之
父子以古代耕耕者之所獲束脩以上吾猶其

無以為家君曰有室在君之子孫生曰有母在
夫以閨閣之身而能安孫君之父子行其學于
數千百里之外固非耻然世俗之裙釵矣鴻臚
姚君與君居同井知君且知孺人因為余言君
與孺人生平而以伯鸞德耀方之余聞而嘆曰
不然梁孟之所以齊稱者徒以高風清節足以
相成外此固未嘗有所表見也文巖君少時好
讀書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恒取資纖杼以佐君
焚膏使君竟成名儒君事母至孝謀所以養母

之志者無不至孺人每事務為君先意承志而
晨昏之間君定與定君省與省母有疾君視藥
必以口嘗孺人籲天必請身代君以義方課子
一經口授而母從旁鼓贊不施姑息之慈君為
傅父孺人為保母以玉孫生輩于成君唱之孺
人隨之是故孫氏之有君不可以無孺人詩有
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其君與孺人之謂乎易
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恒恒者
久也久之為義莫大於長生久視而偕老甚門

者不數數見若君若孺人心同德同而又齒同
今年皆七十老矣如南山兩峯蒼然並峙其恒
久不已何可限量曲禮七十曰老而傳君之子
孫孝君教又承孺人教無不願爲賢者雅善豎
立頗安所竢傳哉姑不暇人舉即觀孫生之在
遊以時雨之化開設科條從遊者如歸市遠人
之服孫夫子如七十子頃以眉壽辭歸乞尊公
歸里遺之以安客裝所載頗足辦甘毳以佐兩
大人之觴則孫生之爲孫生可知觀一孫生而

孫生之外者盡可知有子若此君與孺人之足
以自慶者不止一齊眉矣夫夫婦之心同德同
者常有而同得壽者不常有壽同得者庸有而
同日子姓之賢者不常有則不佞之爲君慶爲
孺人慶亦不止一齊眉矣人之壽嚴君者喜聞
東方先生壽慈氏者樂道西王母夫東方先生
西王母誠神仙願吾親若神仙不老似矣而東
方之桃不可啖西王青鳥之書不可讀何若孫
生遊裝足辦之甘毳與不佞不腆之辭非托之
空譚者之足致君與孺人　而稱于職之一快者
哉孫生再拜納余言客裝中驗其尊公之乘而
去

震旦名山圖序祝無盡法師

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夫山河世界何物而
可收攝于天眼法身而天眼又法身中之物則
大莫大于法身矣風人之頌不騫不崩者當指
南山矣南山壞于劫而劫不能壞法身是山有
涯而莫大之法身無涯吾方將借不壞法身以

不壞震旦之山云何而繇以山視身邪乃今而
窺休遠復公之微矣震旦諸名山無往非衲子
所栖佛龍燈公而外未嘗見一真僧則諸名山
又未始不爲僧所辱矧八大名山之在震旦多
佛道場而天台爲燈公之雪山圖之有霞標也
于公作智者觀也圖之兼有五臺積雪也于公
作文殊觀也有峩眉秋月也于公作普賢觀也
有洛迦海旭也于公作觀世音觀也有廬山清
梵也于公作蓮社之遠公觀也有三竺春雲也

于公作天竺古先生觀也有雁山奇觀也于公作巨那觀也觀止矣而公之浮杯飛錫則又嘗至茀九洞天談經說法于四牕之下宰官居士無不長跪受敎四明雖匪佛道場而圖之有洞天也所以識鄉人之不忘公而仰止公談經說法之所如公在前也是復公圖山之微意也若曰以年祝公如風人之指南山則淺之乎窺休遠矣信斯言也山河世界皆欲附公法身以不壞而公若有私于天台四明者何也公嘗志天

台意使霞標永無壞日嘗志四明之延慶意又使洞天永無壞日而震旦諸佛道場公將賦爲法身外之物乎曰非然也有天台四明者公之筆有山河世界者公之身筆之于書者有盡而包羅于身者無窮也奚止五臺諸勝而已也予昔者嘗從公遊見公面如滿月身似琉璃語音琅琅若金鐘玉磬震旦中惡睹有此大年之客唯不壞法身足以當之故余不必捫霞標而見智者不必躡積雪而見文殊不必弄秋月而見普賢不必臨海旭而見觀世音不必聆清梵而見遠公不必春雲染衣而禮天竺古先生不必奇觀承睫而參巨那不必洞天置身而親炙公之談經說法余何厚幸也別公垂二十年不知公已登古稀歷百千萬億而臻無量壽休遠既徵名繪復屬余爲風人風人之南山余不敢爲大師頌而繪圖之義亦匪風所能盡宣因重宣此義而綴圖左以代余不遠數百里之使

徐孟雅六十序

勞我以生生無樂也故嬰兒脫胎即啼未聞樂得人身而笑也久之漸知笑知笑不久復漸知憂竹馬鳩車與羣兒競憂不勝果脯攫憂不獲升高赴下欲恣其嬉戲憂不能前及其長也憂貧憂遇及其遇也賢者憂君民不肖者憂得憂失而大愚憂天以有限之身徇循環無端之憂終其身不知樂爲何事笑爲何狀吾不意納納苦海蕩蕩愁城中有孟雅也孟雅天之私人與樂俱生者也家世虎林居虎林不樂徙而家秣

陵其所識者名公鉅卿其所嚮以詡身者古今
人之奇書其所與俱朝夕者酒國之民其所涎
垂而技癢者歌樓舞榭其所戀戀不忍舍者少
年之場當其酒酣懷暢便與諸少年粧娩扮妍
跳而入場而孟雅衣冠既變面目亦更或嘯或
罵或泣弋歌或為鸜鵒之舞或作漁陽之撾如
優孟之于孫叔敖直令四座絶倒孟雅與方舉
而鐘既鳴漏既盡矣不得已聊就晏息晏息未
起客且在門不飲客卽飲于客如是者無春無

秋不知老之將至苦海愁城在孟雅作極樂世
界觀彼其之子攢眉蹙額以送餘年者曷足當
孟雅一笑也或謂孟雅曰樂哉乎君既庶且富
杭葢海內樂國也秣陵凋敝秪足助悲胡為舍
彼而就此乎孟雅曰不然樂有地有俗有時有
具有侶杭西湖止矣勝地多不敵秣陵杭殘宋
所都有憂患之遺六代繁華國俗不敵秣陵杭
人晝于湖郭門閉則三竺六橋間其無人秦淮
月明時政堪載酒不敵秣陵杭徵歌易而逐姣

難青蛾皓齒出舊教坊可勝數佐歡取快不愿
無眞不敵秣陵杭詞人韵士之遊嘗為錢奴賈
豎以尊罍參錯于桃花柳葉間風流豪舉比肩
接踵侶王謝子弟不敵秣陵然則孟雅聊身世
皆樂邦而秣陵又樂邦中之最樂則其辭故園
而來此宜也且孟雅有心人其身無位其志氣
無從展舒其一腔托之變衣易面以玩世亦以
醒世余嘗見其登場詼諧旁若無人一兩言使
人心開意豁色動汗霑而知其秘旨深衷則又

非徒自樂其樂者也余與孟雅善有日窺得其
微然不能樂孟雅之樂今卽不至作鄙夫憂得
失而君民之憂可無而或不無天之憂可免而
亦或不免安得日從孟雅遊而陶其抑鬱邪今
年孟雅且六十能復日日在笑裏活何必三神
山大藥延年哉請孟雅取青溪一勺水滌笑啼
俱不敢者之腸則生故樂而惡睹所謂勞也已

奉祝大宗伯李本寧先生八十壽序

補遂德與爵與齒而已有德者必

有言則言固不朽大物而爲功業之亞亦所通尊顔閔之德左馬之言籛鏗之齒臯夔周召之爵位事功有一于此人以爲難匪一人一身可兼而備焉者也兼之自本寧先生始先生出方伯公定名家貴公子一出而爲文學侍從之臣容貌若愚擇語而口擇地而足隱人之惡容人之過揚人之善矜人之不能拯人之患難給人之貧寒　朝野遂以聖賢目之及先生歷中外名實加于上下所過不乏旂常鍾鼎之猷而

記性又得于天縱諸經諸史諸子與凡天地間所有之書不必論即若年曆及人家登記錢穀冊籍過目無不成誦既讀中秘書見未曾見而于　國家典故亦博討窮求其爲文莫不蒐天人之秘披道德之華而一本于經濟實學其盛名洋溢于中國而及蠻貊凡有血氣者僉知雲杜有李先生必求得先生一言以爲華袞故其文積之克棟載之汗牛極古今人撰述未有之富夫德非爵雖美不必章功非爵雖偉不必錄

言非爵雖盛不必信而傳爵之于人誠重而高位峻秩又非大年無以享故箕疇叙福壽以先之然德以人修功以人樹言以人宣即爵雖有命亦嘗盡人以取天而惟齒聽諸天人力不得置是故公卿大夫曰人爵髦耋期頤曰天年而頌口滿萬人又未始不可以助天先生爵列上卿爲　朝廷典秩宗德功言大業不朽今年政八十進百齡而上之壽考無涯匪可以數術測斯豈易致者哉先生宦轍半天下之浙浙人頌

之秦秦人頌之晉晉人頌之蜀蜀人頌之天中梁周宋衛之人頌之江以西豫章之人頌衡文則士頌綰兵則武夫頌爲藩臬長則部下大小之吏無之而不頌而　輦轂之下頌先生之駿德鴻功與雕龍繡虎之言不與焉夫如是而先生之齒得無爲頌口所助邪先生三弟夔州公無後而僥于背先生以子爲之後悉分所有與其弟姪而不令其子染秋毛積仁累行尤人情之所大難鬼神之所陰福不止頌口同類道也

太公望抱綸竿于渭水之上方是其用世之年而先生先一年法賀監以禮部尚書乞黃冠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故是先生家法不足怪畄都六卿鮮許歸馳驛者而許馳驛歸亦自先生始小子岡見先生出石頭城時學士大夫縉紳先生四方名下之士與衲子羽士之有道術者走而送幾數千人自闕左至于江上道傍揖別窮日之力先生不知倦盖馬援之矍鑠不足以盡先生夫以先生之精力而又未罄

其經世之蘊豈宜置之邱壑中今　天子神聖即不欲以六卿分職煩　五朝耆舊之臣而經邦論道燮理陰陽宪先生功德之全可即不然而取　歴代正史屬先生立一家之言必有遠過班史而置陳壽諸人于不足觀者曷不下盈尺　璽書召之田間而徙使先生以其三不朽三達尊潤色太平之世而已也山東轉運丞王君爲先生年家子又門下士德先生國士之遇乞不腆之詞祝先生小子岡亦辱先生以國士相遇者三十餘年所願于先生者起處無勞于登眺精神無殫于著作經濟無寄于山林而以需旦夕之蒲輪安車王君不鄙岡言遂書之文縑以爲先生祝

都綱西玄如公八十序

爲山僧易爲城市之僧難城市而爲叢林之僧斯難之難者也何也焚修者叢林也游衍者叢林也市井椎埋之所飲博者亦叢林也僧有不勝其累而目叢林爲奇貨不與焉叢林而奇貨

之也無如我郡城之延慶盖有難言者矣延慶爲法智大師傳燈之所燈燈相續高賢不乏而法産亦不乏至于今不至乞食走四方者僅三兩家其一則都綱西玄公之所守也守之大者莫如身守法守家次之遷史曰太上不辱先不辱先無若守家守家之重固不在身與法後矣都綱爲余先灤州太守公之曾孫太守公僻會家無不廢都綱乃以異服守其家外之家亡論不辱智師併不辱灤州洵合普報四恩之義矣

天爵堂文集卷之五目錄

序

賀國子祭酒瑞石張公晉少詹事侍讀學士兼舉公子序

贈北溪康先生序

大理素中房公擢都御史巡撫江西序 代

許眞長中武會試序

贈于君授錦衣百戶序

職方司郎中衷虛陸公陞湖廣叅政序 代

知鄞縣紀堂柯公入　覲序 代

禮部郎中朗陵潘公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南京儀制司郎中貞父黃公擢江西提學副使序

巡撫順天都御史斗陽劉公考滿序 代

天爵堂文集卷之五

甬東薛　岡著

序

賀國子祭酒瑞石張公晉少詹事侍讀學士兼舉公子序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美吉甫也夫吉甫文武爲憲燕喜受祉而詩人猶借孝友張仲以爲美然則非張仲無以重吉甫而非孝友亦無以重張仲孝友之士在燕猶重而矧在朝也乎瑞石張

公成進士爲史官二十載而拜國子師又數月而晉少宮詹侍讀學士新　命洊被人以爲公重而不知公之爲　熙朝重也公少時贈公見背身率二弟奉母太夫人之教太夫人望公等一意成立扇枕舞衣非其所好恒視公兄弟之學業上下以爲喜愠公無日不母色喜愠是察而務力所以成三遷之藝及貴欣然曰母氏之心慰矣今吾太乙青藜非寒牕之不可輟也夫官廉祿非菽水之不可給也而益脩問寢視膳

之孝不遺餘力至爲仲季謀者浮于謀身而泊然自享甘如微時若孝與友稱今之張仲矣夫孝該友而爲百行之原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忠敬者臣事而統于孝則公之事君蒞官可知古今之以孝治天下者莫如　今上四十六年之間東征西伐迭奏膚公以爲吉甫常有而張仲不常有故驟拔擢公而使之需大拜公顧不爲　熙朝重歟蓋充孝之盡于吾親爲之有後推孝之類于吾君爲之得

人公往者三校南宮士一收楚材得人如林布在有位長公次公一雙玉樹並立森森公被新命之先數日復舉公子一人如九子九雛至且未艾公之孝盡于親而推于君者雖張仲未必過矣公爲史官時職著作今將漸進而經邦論道燮理陰陽覘眇然筆札非壯夫事矣方今撻伐之秋吉甫在外功烈未揚　廟堂紛紜尠有必勝之筭說者以爲行兵之道莫備于易之師曰丈人曰長子曰小人勿用公精于談易試出胸中之奇以授今之爲吉甫者而織文鳥章以定王國何難也異日者來歸自鎬飲御諸友今之張仲視昔之張仲餘光剩馥不直施諸在燕而且遠被師中吉甫何厚幸也或曰公生平豈惟不間于父母昆弟寬和博大識公者僉無間言成王命君陳曰有容德乃大伍員告吳子則曰樹德莫如滋公積慶之家兩公子將攀鱗附翼與公俱起而茲益之以三以是卜公之福祉未可限量也公與岡爲布衣交受國士之遇

者二十餘年知公最深公姻若友因徵不腆之言賀公岡淺見寡聞所聞於父兄者唯風雅以公孝友致通顯故比公于張仲以公舉多男故又爲公歌螽斯歌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姻之觴公者奮而和曰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友之觴公者奮而和曰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遂裂帛載文以獻

贈北谿康先生序

今天下拜官之途匪一而極所俊崇者無制科

若士舍是以進雖有勝霸之政逢比之忠由夷之介無從自著而品藻人羣者遂謂制科而外謂其無人矣嗟乎此可倒英雄哉英雄之士輕用則事彌練小用則氣彌完賤用則志彌堅忍思待一當以自效而迫其表見有制科所不敢望夫然後知下位之不乏奇人也北谿康君世居亳少通刑名之學讀書至董安于稱峭澗之可以爲治乃嘆曰是殺固可以止殺也于是乞爲州從事務以刑人之道生人而人之更生下

吾手者亡算期滿拜皇華宰宰當孔道旌蓋旁午傳食不支君語衆曰　國家漏卮防河市虜置郵三者河防虜市尚有時而郵則朝暮無休息民困傳疲不堪命矣奏記上官即當路貴人過者不得益一夫一騎從者不得取一錙一銖而以假道者收其符君所宰傳用是稍蘇萬曆中榷採使者四出橫行猛于餓虎而荊使陳奉越不法抗之以法奉必撓時奉道出君所宰傳凌轢官吏要索百端咆哮無狀君曰奉今不用法是自入吾峭澗矣丞固小吏曷此之恤而反輕三尺法也執其人奉大怒竟誣　奏君被逮下　詔獄時中外皆疾使閒者罔不壯君後五年奉敗君得釋所與同逮同釋者副使馮公應京李官何公棟如人稱海内三丈夫云夫君僅被一命宰郵而已非有社稷民人之寄也非有旂常竹帛之需也挺身奉法慷慨爭衡于氣節之途而當時制科諸君子自馮何外不數數見向使投君牧則勝霸投君言責則逢比投君薌

羶之場則由夷得君一人而蕭曹之徒增色萬倍何必讓濟濟爲也君既辭獄欣然曰吾知刑者可以生人不意幸以自生矣乃歌魏人之風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遂絕意仕進置身田舍中讀課兒耕課畯花竹課僮奴而一切身外事不以掛齒牙官君鄉者慕君高風求一望顏色有謦欬踰垣謝之居官則卓然自樹居鄉則闇然自斂詘信不謬飛伏兩宜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君之謂與君年漸高長君寧一典客思孝
以顯親爲大冀徼　綸命榮君不可得會今
覃恩始得移其封于君朱衣白髮儼然稱金門
客卿葢異數也而次君貞一年少負奇有聲成
均不日將致身青雲之上傳曰臧武中曰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君操學術用世
伏在下位雖鋏中錚錚不可謂無所表見而終
弗獲繇制科進而止于輕用小用賤用似與不
得當世者其道略同然則君之子典客而又子

青雲之客厥後俾有達人儻所謂天道是邪非
邪典客今以使道奉盈尺　王言歸上百歲之
觴州里人之居都者不克從典客拜君堂下屬
余言贈君余聞亳人見重者薛考功文章今得
君忤閹奇節亳更重矣亳殷人故都如甘傳諸
先正名耀天壤慶流後裔夫豈偶然葢誠有艮
內贊端宅綱進以大坪有政他日典客與其弟
加封號于尊公而並及其母夫人者詎止三錫
而已哉

大理素中房公擢都御史巡撫江西序代
作

遼事起天下文章之士皆言兵遼後先諸罪人
不正法天下言兵之士又皆言獄若者兼言之
能而有能兼理獄理兵者乎大刑用甲兵中刑
用刀鋸薄刑用鞭扑然則甲兵也刀鋸鞭扑也
無之而非刑其道通也素中房公通是道無惑
乎左之右之而兩無窒也公之於刑也不自廷
尉始葢肇端于令令者非刑吏而有刑權者也

非其吏刑固難明有其權則刑且易逞夫旣難
所明而易所逞誤民命不尠公之令盩厔令襄
城皆有賢聲得上考其上考用明五刑重萬民
之命得刀鋸之罪公旣不嘗苟入人郎一鞭扑
亡當公弗施也　神宗朝御史臺幾虛無人矣
餼獨　召公登以西臺法冠匪公雖寇與迫公
巡都城駢光祿按吳會督江北學政預大計吏
五者皆純任法之地而公所執法震如迅霆然
不聞霆有所浪擊如其爲令時夫士通籍[illegible]

令不足爲不知士不可不令才所以練識所以
朗咸令也優于此何必御史臺郎自此而三旌
九列所向無非其游刃餘地矣漢文初河間吳
公治行天下第一 迺徵拜廷尉公之自御史臺
擢廷尉幾于是公性明敏雅存張釋之之心折
獄雖片言而念天下用法不可輕重務求得其
平朱博有言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公之讞獄
亦幾于是而文武大臣之誤遼事得罪法久未
正者及是時公稟其成大獄遂一朝定蓋公之

布法令當如春秋宜生生宜殺殺一何善也尚
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夫士之
刑法可加此輩而剟 國之罪臣泰正典刑方
將賴公結証稱快中外而公竟奉新 命以御
史中丞撫江藩諸大夫國人安所矜式莪雖然
公在江藩 國之福也今之謀 國者罔不急
邊矣邊其近者著者黔之苗挺而走山者也閩
之寇挺而走海者也晋都天台之卒挺而走城
市者也中國不可盡謂無事江藩去黔雖遠而
寔介閩越晋都之間康廬以爲嶽彭蠡以爲浸
得地之險正德時邑若東鄉峒若姚源寨若華
林碼磁桶岡橫水諸大盜蜂起弄兵而逆濠不
與焉 高皇帝之得江州喜曰南昌重鎮西南
之藩屏吾得江州去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
弗可守繇斯以譚其要害孰與遼其擇重臣于
無事之日而爲未然之防又孰與公則公之授
節鉞而受拔擢也 宵旰有深意哉故曰 國
之福也古者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

史居殿中察舉非法 明典予 璽書使出臨
郡國專綰甲兵鉅寄公誠擴昔者中刑薄刑之
意而唯甲兵之大刑是操保障江藩以舉安天
下在此一役跳梁東夷蠢茲小醜曷足膏公斧
鉞誰謂兵獄者判然兩事天下士不兼言而遂
無兼理之者乎于是而又知公之文章以經濟
實學發非徒資夫口耳之聽誦而同天下章句
之士之所爲者

許眞長中武會試序

鉛槧之士能言軍旅者不多見制武士三試則亦以文躍馬揮戈登高作賦夫豈如玄黃之不可合耶不佞于眞長許君而深信武士之有文人也眞長爲　帝甥少負大志厭貴家氣習輕肥歌舞之場招邀不徃而闇然閉戶讀書績文以爲身格于制不得取南宮上第展厥生平雕蟲薄技壯夫奚爲所讀經史外于是復取陰符十三篇六華八陣星緯風角諸書罔弗研究染翰之暇則有控騎鳴弦辭壇將壇兩冀旗鼓一

舉裒然遂領鷹颺之選兼才得此千夫辟易校武得此一榜輝光不佞之爲　國家得眞長喜可知也夫才士之銳氣揮霍無前範我馳驅藉學不淺然師學易而資口耳家學難而契蹈履先都尉公爲眞長尊君不佞聞都尉所以貽眞長與眞長所以得諸都尉者宜有之日夫子曰爲臣不易況貴戚之卿乎漢駙馬都尉史丹護太子家丹不畏得罪免冠頓首以片語悅上意且數數善處國家骨肉間如丹不可繼得都尉

公之事　今上言信道合不能一一擧要之其微辭稱　旨匡　國大事有丹之風記有之良弓之子恒學爲箕言家學也眞長善學都尉能身奮武闈睥睨金印以干城自許是父是子得非弓子之箕乎夫然後知家學之勝師學口耳淺而蹈履深成其爲眞長有以也因是而慨今日武闈之拔才與文場之額俊焉文場額俊三歲而得三百餘人　祖宗朝方憂登庸無位而玆內外大小諸司咸等晨星豈　上以爲國可

獨理若若輩不足與任事者而獨于今歲武闈廣闢赳赳之路　詔解額外得收武學生徒命曰遺才與鄕擧並試汲汲然惟恐滄海明珠或不盡收意甚盛也說者竟謂　陛下知急邊士而不知急中原知猛將臨邊而不知賢者在位夫肢體之疾不得國醫浸假而入心腹披堅之士安得不與運籌者等重乎哉顧方今之披堅者屢敗迺公事政以徒勇少文兵家離合之形奇正之理漠然不嫺然則儒將之急莫有急于

今日也者新司馬文臣經略朝野以韓范望之膚公待奏得文人如眞長爲之大帥而東方不足願矣眞長以文士擢武科意在斯乎郭君涵星與眞長文字交而重以婚姻之好乞言爲賀益不佞之賀眞長在萬里封拜之程而不在足下願眞長自請師師毅然渡遼以無負今歳
主上急收武才至意眞長得毋首肯乎

贈于君授錦衣百戶敘

余嘗憶漢初侍中中郎僕射之屬盛哉其陳之

益不特執金吾云曩時天子雅好士往往收天下綺人賢豪入備顧問出叅車乘豈故畀之近之也而一時負能之士亦輒脫進賢冠兜牟曼胡纓執戟陛楯攘臂金馬之間而不爲媿豈故自畀之亦以近之希用之也既多分符乘障或馳詔策動元狩元鼎之際益多武功爵焉豈惟武功一騎卒牽馬過殿下天子從殿上覩而曰器之遂與尊官鐵券金章與漢終始楊平通一代名流亦用發奸封是何古昔用人之通而士蒙拔擢之暴邪我　國家始興以戈馬驅馳天下草昧英雄雲興龍變此寧不足于古昔風流哉自　文皇帝廓清海宇以迄于今士稍稍循途轍進然方其潛燕之始實從于氏于氏來自桃源燕功成有居者之績焉于氏益世事　輦轂下而乃今于侯以發倫兒僞符跡著奇功
詔拜金吾百戶始儼然冠劒稱馬上郎矣先是侯大父事　先朝中入侍遷然僅一尉給衣冠侯父積功勞有年亦僅量移猶一衣冠尉弗得

侯爵也至侯始用奇功起是何其發祥遠而遠化難乎以余視侯才何處不勉賢而下士雅而文忠信醇謹饒于智略卽以充向者侍中中郎諸曹有餘能假令出馳逐塞上奏膚公有餘略無庸以一緹綺擁衛王宮矣不然者惟　當代修恭默之化不時御便殿以侯才器趨走殿庭獲當一盼又不然者以侯發奸擿伏業有成効惟今官府肅清狐鼠潛跡又何難以發博陸事緹通侯印乎乃侯猶自謙退不遑曰余不敏敢

食非分以冀封賞賴世時太平　上端居淸穆
吾輩謹鈐鐸戒不虞無所煩桁楊之用以備爪
牙稱近臣幸矣且無念吾祖始來燕綿綿瓜瓞
獲先世積勞保有弓冶以獲今日光昭先人之
緒爲傴爲僂是亦余循墻之日矣余因是又覘
侯之能忠也輕功名重　聖治也能孝也念祖
德重世守也有君子之風焉是非余樂與于侯
而先士大夫颺言者哉

職方司郎中東虛陸公陞湖廣叅政序代
作

説者于陸稱無武而絳灌之徒故常侍其所能
至目攝儒者不知陸未始無武也梁竦杜預在
漢晉間皆博學著書號名儒又皆喜言侯封事
預卒以平吳功封侯而竦子亦侯者三文人知
兵代固不乏何獨至于陸而疑之東虛職方陸
後也江左鉅姓散處吳越者陸最著君起常熟
爲名士與伯仲皆成進士世視陸古今文人之
藪而君似又僅文章之士而已嗟嗟何淺覘通

才也君初令永嘉永嘉隣敂邑患海寇君至以
牛刀宰割不直撫字有方民懷恭茂而防海機
宜往往發兵使者算所弗及爲令五年得薦十
數牘　上遂以兵曹召君是時不佞有上谷薊
遼邊疆之寄聞君所爲贊攻守皆鑿鑿石畫思
見其人而無從也及不佞以大司馬承乏戎政
君業已掌職方遂得朝夕共事與之言邊情一
一借箸洞如照燭文人譚兵恐竦預以來君其
僅見者會本兵久虛今年春　上不以畜不勝
負使不佞俎而兼庖不佞私喜舟有君在無憂

藹師而豈意卬擢叅知有荆郢之役夫楚霸國
之餘南服大藩不佞之所嘗旬宣也壤接蜀黔
密邇諸徼而民負氣非百年無事之地君具有
安攘之才以往擴充其在永嘉引伸其在司馬
郎者而方城再高漢水再深矣楚人何幸焉頃
者[redacted]跳梁蹦我撫順貳師失利三輔震驚
廟堂需文武通才急于待食使者將　命四出
旁求有才如君方且在位當事而反令楚人私

有不佞益不得其說矣　國家掄才官守問天官吏治問御史大夫兵略問大司馬故知君之裕兵略者莫如不佞然終無計挽君轍而盡君才昔人之羞獻納有以也君行矣不佞不敢爲南人得君喜而深爲北人不得君惜昔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跳邳周有徐奄聖世征誅不假於夷狄乃今六師問罪不免張皇而帑藏告虛系孔無術　主上護惜內府金錢甚于護疆埸足兵足食維此時爲難聞君讀典墳丘索

而外兵家奇書無不博覽有梁棘杜預之風而況職方熟掌邊情又所習知必有出天入淵仰佐　廟算之奇秘毋曰身在事外寘之嘿然而去使天下謂陸氏惟文人而絳灌有傲色也

知鄞縣紀堂柯公入　覲序代作

歲甲辰不佞從南宮所薦士中見今柯大夫其容冲然其度綽然知其心粹然也試之吏必才必廉明年會吾鄞令闕主爵以大夫請遂得令鄞將之任不佞請所以爲鄞者謙讓不遑頷其意則居然以海邑蒼生爲己任也時不佞乞歸正亟思得老一廛以被餘澤而鄉人赴京者往往稱說大夫之才與其廉而後自喜頗知人也迨不佞返海上大夫下車一載餘矣察其所爲興除因革動罔弗協上下宜之措海邑于化國然夫爲政朞月尼父僅可須之三年而後有成而大夫若然歲積而三當奚若也不佞嘗謂士取上第受百里之寄不難才猷霍然才勝者自治或疎物至事來意多闊略堂皇上下若隔九

閽亦子之情安藉矣大夫才矣而不自有事無大小必細其心應之殫精畢力研度精詳晝所不足繼之以夕不言倦不敢忽也蓋大夫以難心處事而事每易人之所難催科撫字自昔兩妨廼考縣吏者又以催科爲殿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諸邑邑東南者十空九室而吾鄞僻在海甸地瘠戶虛往者幹令不乏語之以催科鮮不袖手縮舌仰屋而嘆也大夫之催科不易法而民易心自貸自輸無煩告戒以至秋毫餘

美輒損去不晋非前令難而今易也亦非彼邑難而此易也所以風之者殊耳若夫訟者盈庭如流剖決人人悅服以爲覆盆天月不如大夫大抵以理諭息之一銖一粒不開贖鍰之端一析一楊不及疑矜之輩久之而公門與心兩如水也吏散無事輒與博士弟子員講解稅文比方德業今年鄞士登鄉書者七人寔微大夫啓迪則大夫惠澤之浹洽于甬東民士者與海天同闊焉之才之守可謂曠世而僅逢者矣夫曠

世賢豪不必資門地然賢者得之適足表家聲而闡世德大夫先公累世有文章起名進士爲廉吏而大夫能恭儉節愛周知民隱若起寒素然者得非有所自耶今大夫以入計行敘天下才令而廉者必居第一不次之擢自今日始矣部下士大夫圖壯其行者而大夫在邑一切餽遺禁弗納迺屬不佞贈之言以爲別圖書一橐其清風可想哉

禮部郎中朗陵潘公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幣而聘夢而賚釣而俱載不及見于今之士矣制三載而成進士選庶常數人庶常讀中秘書又三載授史官數人餘則臺省或六曹大都遐方之士受抑而他日非史官不登政府昔之聘以幣賚以夢載以釣者皆史矣故士之羨官坊局生中原若登仙焉昔何用人通而今則拔才拘邪今天下經術過盛而曲說與文章過盛而俗體與爲域中兩大患總關于國家之大政而司政柄者復斤斤以經術文章馳驟天下士天

下英雄之士奚而肯自淺也歲丁未朗陵潘君成進士選庶常讀中秘書以經術爲文章一洗今之曲說俗體名重都下已而以緊人授春官尚書郎一時僉以朗陵不得掌綸稱侍從之臣爲惜不知士之用世將博虛名邪抑期實效邪如其名何官不可使期實效內之無過六卿與其諸郎外之無過開府大中丞與其藩臬諸大夫天下英雄之士又奚而不樂居也朗陵之爲春官郎也蓋難言矣夫政莫大於禮禮莫大

於郊廟　上端居深拱卽郊廟對越未嘗身親
而大宗伯又嘗虛無人郞署爲政朗陵熟精典
故年來典禮深藉朗陵幸無闕失往歲　封建
藩府　聖母賓天　國家慶吊兩大禮一時並
舉而諸郞之議禮者罔不取裁朗陵則朗陵之
在禮曹雖謂夔一足可矣朗陵苟掌絲綸稱侍
從之臣以至今日問其所自效未必加于禮曹
朗陵自視春官大夫與石渠諸公何若又自睎
黔人與中原諸公何若余始以朗陵質之諸大

夫國人無不以余言爲當也朗陵勞績著聞宜
擢而資俸又適宜遂得廣東觀察副使夫百粵
據有嶺海去京師萬里而遠文身被髮是其遺
風地不乏明珠犀貝而經術文章禮讓不免稍
遜中原不可無所以作之者朗陵以其經術文
章與其措注于禮曹者推而移之而百粵不難
化矣犀貝明珠夙稱寶藏自稅使出而粵空而
民苦求者朗陵從釋褐至今身止布口止脫粟
餘祿以急貧乏都門之輕肥豪華絕不攖念至
方奇珍華而致之闕下者絕不寘目此可以卜
朗陵官粵之心愼斯以往粵不寧被教化蠲蘇
其民而使之家給昔百粵之人奚幸焉余觀人
之才而守者往往卽以意氣施人夫以朗陵之
才守而人又粹然如金玉則朗陵之所養更可
知古之所謂篤行君子殆其人矣　陛下方將
歷朗陵藩臬開府爲破格之典以拜三公寄政
府還庶常故物朗陵之期實效於生平者未可
限量也朗陵萬里之行始于今日余睎其事業

名位亦然

南京儀制司郞中貞父黃公擢江西提學
副使序

古今之難避而易取妬者莫若名則名若反爲
累我之物然抑之而愈揚過之而彌熾我無如
名何而人亦無如我何故士有片善未有不成
名士有微名未有不招妬者而況具天下兼才
享天下廣譽如貞父者乎貞父吾浙人少以制
義名巳而以古文以詩辭名巳而又以臨池名

最後以宦業名士所不易挾之才以其身備而士所不易享之名以其身居浙固名藪貞父赫赫羣中如泰岱之聳四嶽北斗之燦衆星而欲弭天下不如已者之妬難矣貞父成戊戌進士令豫章久之膺內　召使遭康莊展行空之步計今十有六七年間不難九列何至甫以曹郎擢學憲不知者方且榮之而不佞殆不能不爲貞父憮然也方內　召時天下咸以臺省拭目貞父及予曹郎未幾又從曹郎抑之天下士謂

公道何在貞父置理之枉直位之遲速于不屑較而以湖山精爽養我經濟已起南水曹改南儀曹見其霍然之政而後知豪傑之才抑而愈揚遏而彌熾有如其名焉顧奚難于學憲哉夫士風之趨如江河日下學官不難司士命而難挽士風今之爲學政者非昔之爲政者也昔者士風稍壞于一二大藩爲士之豪有力者所逞而今四及如頃者粵中一變何可爲訓康廬彭蠡之間磅礴風煙地人靈傑而俗果敢士負氣好爭芝蘭中央薰蕕雜樹亦所時有風不無稍壞貞父作令時已知之熟揆之審無俟當局而後布勢一旦出其胸中之素所權度者變而化之而使江右至于今惟此時爲然若其相士以文如王良相馬百不失一必有追風逐電之蹄至貞父之名又將從得人著矣如彼其時一出而遊臺省歷樞要班重位高老於得意或不免才沮于散朗氣溢于揮霍安能習練經濟隨在建明成其爲貞父古之諸艱可以歷試乃知妬

貞父者所以成貞父而建牙而秉鈞從今日禮官學官進而上則貞父之名亦進而旂常竹帛安所避之而人又安從妬之名者實之賓不佞益信之貞父矣

巡撫順天都御史斗陽劉公考滿序 代作

官守之有撫臣畿輔之有燕薊保障之有今日蓋稱三重云三重備而政可考矣周之盛也嘗重畿輔使周公召公分治之而陜大治漢之三輔非無治人未必常治則周召之治法蕩然矣

明興以燕山爲鄰辱薊稱左輔實齒之脣而
通遼遼方多事開府大臣益儼然東門鎖鑰也
大中丞斗陽劉公奉　簡書來鎮是土所稱三
重云者公既以身備之一時朝士擬公以分陝
周召而不知周召當時分陝之政不出公所爲
察吏治厚民生已耳而公于吏治民生之外務
將大將綰疆場之寄公入境語人曰鼂錯有言
兵法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立功名安邊境
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于是殫心甄別如方皐辨

馬羣無留良且念三協十二路營衛軍馬患在
占役朘削日久爲之清伍實餉而將士感泣鼓
舞思以報効公之籌薊可謂知所先矣薊其安
者也遼急而于鄰則燕薊必震正公保障畿輔
者之所宜講也夫遼自撫順之陷城堡殘破凡
幾生靈殺傷凡幾子女金帛鹵掠凡幾[redacted]視
遼如無人之境不啻古之湟中也清河再舉之
後雖有斬獲而所失不償[redacted]之鋒不少挫也
戰守兩利各執其說莫知適從羌之反也召百
官入議時朝廷憂歲不登無敢對者丞相御史
兩將軍以爲發萬人屯守且足獨右將軍奉世
願帥師討曰善用兵者役不再與糧不三載少
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天子
爲發兵六萬餘人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至今
以爲後譚聞公孤山之役自請出兵數千斬馘
無算捌建奇功而駱會肆逆公謂法當用間不
費一矢得會首于部落手中以寡敗衆以夷攻
夷此兩事最壯傳曰夫心不外者迺能統大衆

智不繫者迺能决大事公之謂歟公恤隣之誼
戚戚于中而又且有馮右軍之灼見駱會孤山
故轍不必不宜于[redacted]使[redacted]如羌胡殄滅而
救遼人于水火之中公得無意乎詩曰文武吉
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固不佞
所深望于明公者也或曰公賞罰明而號令肅
不直馭將吏維虜亦然邊之歲賞有額無得增
虜有畔志者無得予近頗弁髦功令公與將吏
約有言增一緡一粟罪弗赦虜非叩關悔罪賜

順而陰畔者即一緇一粟禁弗予而虜志大懾不敢譁亦不敢請他如犒稍胄餉邊益火器給成有裘逐客有令寡事節費儲粟備饑皆公爲上爲下之實心而吏治之蒸蒸民生之皡皡又公廉之所風澤之所溥也者今公業已滿考夫考大僚者以大政書有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葢言大也而種種佳事皆其緒餘曷足爲公屈指計也方今六卿漸還三公未備　陛下虛席待公入贊化理雖有周公召公之才之美恐不得長分陝而左輔之人奚賴焉公幸念三者誠重少借旦夕可也

天爵堂文集卷之五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六目錄

記

發自臨汝縣郏鄏抵陽翟走大雪中記
丙辰南歸記　游金華三洞記
游釣臺記　觀趵突泉記
大明湖遊記

天爵堂文集卷之六

甬東薛　岡著

記

發自臨汝縣郟鄏抵陽翟丞大雪中記

薛子岡有子猷之僻家居得雪輙携一二同志登城闍或泛湖船觴詠竟日迺余鄉大雪不多見未盡雪之觀也賓汝之三年爲辛卯州太守衆甫方公將入計以至月晦日行先一夕與余衙齋話別黯然罷酒去就寢漏兩下嚴寒透肌

膚余不禦襦紙颯颯有聲余遂知雪亟欲出望粟不能衣枕上欣欣想雪必大佳竟夕不交睫達旦推戶砌雪可尺許竹木垂垂仆地一鶴惟獻頂丹余喜不自禁而童子報太守發矣余且喜郊外觀必奇急策駿騎追送太守出郭縱目白不分天一片枯楊瘞雪中竟幻玉禾父老子弟步騎相半鬚眉遭雪俱作一翁去不十里太守雷連鄉縉紳祖帳因而後郵壚中壺觴遲太守簫鼓間起如聆瑤池儛樂余飛騎浮雪間恍驚踏白雲天際何啻乘船也俄而身首稍重雪積寸許諸從者皆然余顧從者傴僂狀大類童時取雪堆鬼物不覺大笑從者亦以指余余拭之巳凍不能落其爲玉山信矣停午抵長阜長阜館人就余火漸敵寒色移時太守不至余恃郟鄏尚賒恐昏不宜騎先飯去雪片愈大如拳積地及馬腹土民除道而進余馬先戲令奔衆馬齊奔從者墮入雪無從踪跡起則口噤不能語間有能者以手搏雪投田間烏烏羣起不下

千餘翅點點與雪花爭有頃隱隱望見郟城粉堞朦朧飛閣突兀儼然天上玉樓余忘其爲人世不道何術至此邑吏延余公署余解衣傍地鑪坐命童子取雪作茶啜之甘思昔穆天子嫌州之味豈欺我哉居有頃太守且至以余必虐于雪把臂勞苦余笑對太守曰誰謂君知我吾方樂甚君以我苦太守亦笑迺命酒據鑪引滿余唯恐雪止呼童探夜雪消息巳收矣詰旦霽蛸月朔微露霽色紺碧掩映院宇余私喜卽一

回風絮起前途積雪可快太守方與予飯小閣中未畢而低空復紛紛散鹽矣從者稱冽不能前僉乞止余握太守踴躍就道且謂太守君誠爲傲吏天亦愛高人亟宜行太守亦慮計期迫不憚征而又窺同雲濃甚夜來雪已釀堅冰恐余不堪再騎迺以筍輿乘余並出郊東門折而北爲北道捷徑廣可容車短棘叢叢植道傍石邪齒齒不納足而益以凍欹而滑輿人相仍什從者馬亦閒什諸從恐俱安步輿以粗練曳而

行行三十里爲塚頭是時日將西邑吏督候人進餉餉罷尋行二十餘里雪少斂而天瞑躊躕四顧如寘身玉海中無廬煙林火人馬之行聲唯蓬蓬余謂太守曰山陰之棹在林泉裏知勝于此夫懷人而不得見孰與傑與太守聯輿而載異日者稱爲天中之別山陰不得專美耳言未已而聞人聲從者喜民居近促輿人疾乞火茅舍無許者一田父燒枯篠從籬落出導余輩詢禹州十里而近亡何州吏以火迓乃謝田父去何地無隱君子哉若老人蓋荷蕢丈人之流而通者也時迓者火衆光搖雪上爍爍奪目余欲狂高呼太守曰反見赤雪矣太守亦大笑曰雪即色色可愛予得無溺乎及城巳二鼓太守假館公署悉屏從者一童子侍酒相視而歎人生聚散不覺需醉余二人亦既倦一寐平明而寤則雪已盡捲獨牆屋宿雪受風絲絲舞洎以袖承之玉屑燦爛可珍兩人眷眷不忍別復欲余偕會余將返汝攜家南下竟悵惘分手太守

大快謝余然觀亦奇輿亦盡矣太守索余雪中述作乃余玩接不暇無所得句爰呵筆書其事授太守而去

丙辰南歸記

遊老矣歲以爲期必歸省先人之墓未有去之三年不反者是役也歲以三計丙辰九月朔偕包嚴安肩輿至潞河日乍寒所從童子衣單裌及舟病作且殆維不敢解醫藥旬餘童活而[illegible]無夜不刼舟爲之恐督解維風微波緩身甚[illegible]

適作十畝坪千佛塔記了鎭舍人宿遽而自以騎至河西薛阮堅之計部遂從陸先抵清源候舟冬孟二之日余仍舟次日客携酒饌若三飲方暢報鄉人郭生至延之坐怒目問曰尊公爲誰余訝生生甬東而不知余與先人舉先君而上四五世名位詳以告生退語衆曰此狐假者奇貨也請往索之會稽客習知余者力止不聽輙駈其數十衆鬨余舟而陰使人勸余賄金以釋余方欲擒之督儲趙徵生計部見過衆迺屏

去而鄉縉紳汪公故爲蛟川令聞之讓生事始解已詰生葢吾郡老貢士生長田舍甫以廷試出門井蛙耳余笑謂嚴癸曰名不出于里閈君子羞之然里閈猶知之傑之名里閈俗儒且有不識士頗欲成千秋之名邪已至聊城石梁岳公爲砲守故事非乘傳者不以聞公有事郵亭目余舟問驛卒卒不知以問舟人得余名姓亟河公臨而朱允修宮庶先以魚服造舟中覽壁畵不能竟聞于公公辭去以札致奉爲酒資余

與公故無交米仲詔繕部勺園修禊僮杯酒接殷勤而今若然聊城人言公律已至清御物最厚此徵矣夕飲宮庶蓼水閣霜空纖月娟娟媚人煙樹寒塘一一相帶余從有能絲竹能謳爭獻技于層臺之上余與宮庶憑虛而聽之宮庶門下士虞伯醇孝廉稱賞擊節手拍拍聲案師弟俱忘固知世俗苛禮雅士不以拘人快士亦不以自拘孝廉而偕者何道見亦從旁側耳領畧歌意致足樂也去而之南旺舉工濬漕備河

一溝水不得方舟有貴人子還齊擁巨艨南來與北來官舫値不行宜南來者稍却數武則道通求之者百人而貴人子必不許命所護浙兵以弓刀相向人無敢前相持數日無可爲計逆其情者舟合若干金賂之而果却余初與嚴癸私議曰人之爭心發于名利寄于市朝舟行之際非市非朝無名無利可進可却但取兩益稍却則益人而巳亦益盍不爲之而乃甘以誤人者自誤邪葢至是而知其所爭者政在利無地

不然何恠也坐此舟如鱗湊難進當事夏鎮者
不計運舟歸未畢急于塞泇使一切舟之南者
邅彭城下河不知呂梁而下久變桑田河決下
邳山之陰合巨湖注直河一望如海廬墓磚石
浸舟閣輒破不易行運卒以爲不便貴客亦苦
之相率請當事者甦啓泇塞不從竟行彭城彭
城通河小道廣僅丈餘深不二尺濬暮淤潮濬
朝淤暮行水者之術窮而兵使者不得已使百
餘人魚貫刺竟日出一舟將一月及余舟始達

河是爲冬仲二十有五日巖叟戲曰吾聞蜀道
登天此道視蜀奚若舩如天上坐矣余方喜從
此可順流下命童子取酒與巖叟相慶至狠市
溝中流竟閣焉同余閣者八舟余謂推曳自移
不足慮及夕忽吼北風舟下磬索索疑其爲冰
夜半起視之河白矣而觸舟聲漸厲三老及同
載者無不號泣待旦旦而冰山萬片與波下注
勢若浙江之濤[illegible]一、巨者幾同河廣自上流來
向余舟人謂舟當此必破余亦坐而待斃矣未

幾舟劃然自裂左右去舟獲免推曳者兩晝夜
力盡而安如山忽老人鼓棹來謂余曰公舟不
宜左右挽前之則行矣如其言而行八舟因在
也老人者豈非神人哉大河氷合日堅又飛雪
茫茫咫尺無路長年選山邊小浦爲守凍計臘
月四日雪稍歛拉巖叟棄舟策蹇而南曉征則
道土盡冰錯錯如劍立蹇足不受日午冰渙則
道滑如脂蹇步又不安余共巖叟分地而墮五
日行始抵清河縣已將問津巖叟墮傷其股脛

扶掖登舟暮矣皆不欲濟余局雖暮而河冰亶
其盡蘇艇不憂觸竟濟夢而後者數人以明早
脊冰濟舟湧冰下人無出者聞之寒心時淮亦
凍不可櫂坐公路浦三日得東風凍爲解而達
瓜洲遇故人何君繼垣于道于驢立談久之君
不忍別執余手反行里許目送楊子舩發乃別
月小江空淡煙寒水輕帆穩渡迺信山河兩戒
非復北邊面目矣買舟京口行江南道上堤梅
遞嶺野日送和使人神情曠朗若別轉一世人

可喜思之亦可畏也歲暮除歸心更亟嚴寥欲滯虎林遂別嚴寥先渡錢唐二十有四日湍方兩下舟近姚江江風若雷布帆如鳥余枕小舸中惟風波之聲在耳大有畏心見月出視之已抵霸上矣歸以告老妻稚子而妻若子引余衣相向哭余涕亦不能自禁居有頃謂老妻稚子曰涙灑別離人情之恒會晤未有不喜未聞相見而悲如吾汝今日者余嘗見梨園戲場相逢必哭乃知戲演眞情乃知吾與若在戲場而不

察也曉登西閣几淨窗明湖山咸作喜色若迎我然潢兒以新釀至三爵申紙追書其事以志余三十年世路未嘗之味

遊金華三洞記

洞天三十有六其在婺州者卽第三十六洞天州之北山也號金華山長亘三百六十里又名長山未及游天啓壬戌之秋米叅知仲韶先生爲監司余過之爲余言三洞之勝神色不覺飛舉至之次日卽擬同余游苦秋炎方熾身不受衣余止叅知凉以爲期及凉直指使者按部案牘鞅掌余又止叅知無與俱會雲間張伯元苑李陸嗣端兩孝廉及伯元之弟仲和至余遂偕三君往以九月十七日清曉出婺州西郭門而西北行時凉雨初霽天爽氣澄舉目見芙蓉峯峯聳如染芙蓉峯者婺州地脉所從來形勝之祖也環婺皆山山皆纚俗無足恱唯北望諸峯爭欲齊天庶幾呼吸可通帝座而芙蓉一峯鮮妍窈窕文秀楚楚孤揷萬山前如錦屛擁麗人

獨立翁輿從山途曲折走茲峯忽高忽下忽後忽前忽迎道左忽避樹外不可方所余神色亦不覺飛舉進二十有五里峻不能輿攀藤附石盤旋而躋一山巔得紫微巖爲梁劉孝標遊地著書之所又名講堂磬縣下覆大類堂宇寬廣十倍于石屋而無其雅潔高明倍于飛來峯而無其奇峭兩浙名山如此者不乏所謂大而無當不足觀也折而左頫走不二里迨山麓爲雙龍洞高明寬廣視講堂有加洞之西北隅有石

鐔約深十餘尺水潺湲出鐔成澗流趨西壁丁余與三君臨流少憇見兩人肩葉舟偃客一人臥者至俄而置舟澗水中臥人入鐔臥者仰手足貼舟木如尸首微昂則鼻觝石先數數入火者已復次第入余輩及從者余謂三君曰山從人面起未若山從人面過之奇也三君大笑入此則雙龍之内洞也廣更甚可十數畝而黑甚匪火弗睇火中見洞西有石如門門邊有懸石如鐘鼓扣之各類其聲從門入北向行不能究

其底止一老父云相傳　國初有好事者裹糧秉燭信步所之窮其源忽有石戸劃然開朗遂覩天日戸外惟草樹一區人煙廬舍闃如也恐而反已得七晝夜矣西南壁下清流暗瀉汩汩有聲紛來向鐔火光燗爍洞石俱幻金碧色石乳空縣垂垂無數而鐔内外人聲讙呼山如崩裂可畏略見遊者從暗黑處鑱石紀姓名歲月及臥雲二隸字好奇極矣立久之體覺寒亦覺悶悶於是出鐔而縣大夫曾公以餉至爲欣然一飽尋冰壺洞於雙龍之左相去里許崇山閜口上出如井人從上下不繇旁入洞内地勢如釜覆斗而滑足不可置入者坐而下下聞有聲如震雷不絶響窅然與黑亦非火導不可洞之險絶似無過于此者千樹桃花歲年藥未必不在此中媿余輩凡骨俱不敢下若所爲石筍石綦石床石几與火映飛瀑儼然珠簾者皆不及見去而上行山彌崇鳥道彌崎嶇婉轉不易升伯元豐勝情而濟勝之具稍嗇有趦趄色余奮

然先升衆廼升初入講堂雙龍跱四山宮之無可窮千里之目至此南視蒼蒼中溪山原隰如繡如畫州城如掌僅立一錐若芙蓉峯則培塿之在田間也未至朝眞洞數武一鉅石峙色微黝而石文如出叔明氏水墨筆可愛之甚及窺洞勢直入如厦屋之衕雖不若前諸洞之宏闊而淵邃幽渺更不可際洞門高敞左方上有石牕牕門容光透入洞之半光盡處洞頂南向又露極微光一縷窺之則細縫一道此洞居高度

山頂不甚厚光從破裂入則有理自此漸入漸降漸深漸黑地稍潤而納屐纔之以炬行數百步仰見西壁復有微光穿小圓竅如屋竇娟娟射此壁立洞之旁山深厚弗可臆光之得入政不知何從余嘗見石產一方其色大抵不甚相遠而膚理亦略相肖唯此洞色與膚理節節夐別若頂石之下垂者則有如飛鳥如奔虬如翔雲如怒濤如奇葩倒吐古樹橫拖神工鬼斧不容口述而左右壁紋千殊萬詭唐宋以來名畫

師之皴法罔不具備三君皆躍然以為非余先幾交臂而失矣出至洞門見西南壁下有小穴側身就之容一人傴僂入亦資火漸入漸擴而高地泥淖雖扶掖不可陟使人一步一仆抵最高處列數炬矚之亦深黑莫測余從下仰睇又見東壁一石門如可入令火追之石嵯岈立如劍戟護門左右真神仙之窟宅艮足嗟異名之曰朝真宜也是日頗見官民游覽至雙龍洞交口讚頌以為奇盡在是冰壺朝真以其高偏而

姑舍以此言游游亦不可以已乎余始與三君言壺真二洞極人間洞壑之奇恨無術敕巨靈徙置西湖上適今思之幸而在婺尤幸而在山高遠處不刻佛一軀詩一句得至今完混沌本來面目若在西湖洞之辱雖決洞之流不可洒即令與雙龍易地縱無刻佛亦不免鐫詩數篇矣余聞北山間峰最高夐出類處頂反平衍上有小湖名金盆廣可一畝如泰華中峰之仰天池水千秋不涸洩作瀑布下挂于朝真之左山

不到地遂伏而西下注通朝真朝真又伏而西下注通冰壺至冰壺始噴激為飛瀑垂洞内余所聞如震雷者即此到地亟下滲又伏而西注從雙龍之石罅出始沛然達江河此三洞之大略而紫微巖不與焉夫洞雖三而泉源之輸灌脉理之聯絡其實三而一者乃知此山玲瓏透漏一卷純骨無處不空苟可蒐剔如此洞者未可限量土人有言朝真之東有鹿田宜往往而荒山之下僅一破刹一俗僧名勝若此宜游者

之不至壺眞也遂取道鹿冋東雲嶺風壑裏絲闘雞巖而還時日已薄崦嵫溪聲涓涓與山路相紆廻不離輿下若戀游者山疎水靜則又忽見芙容峰若偉丈人衣冠拱立煙靄中可喜也閒十數里而遙有赤松宫是皇初平叱石爲羊之地則不及往是游也往返于北山之西若東也山之上而下下而上上而復下凡三折計程幾七十里恨朝眞無棲托之所不遑三宿而去不免窮日之力我馬瘏矣我僕痡矣戴月及城

猶回首北山之英也

游釣臺記

世父爲建昌時從而官曾一過釣臺時在萬曆辛巳余年僅二十有一至于今四十有二載想之若夙世矣天啓壬戌秋適婺州夜過不及登冬孟四之日歸途復經蓋桐廬縣之上游江所謂桐山所謂富春而臺則據江山之中所謂七里瀨者是也兩山蜿蜒夾江而峙江流出其中臺有二相去不半里東西相望從舟仰矚皆若一卷石附麗于土不甚高亦不甚逼江而登之則巍然積石若臺之湊壘然者高幾二里許雙懸于江水之上大奇子陵一絲當時不知何以垂何以舉靈運詩云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如此宜乎可繫漢九鼎爲之一笑從者不知所以然亦笑山之麓瀕江而祠祠有嚴先生像肖與否不可知而劒眉竪目大口方顋大是英雄色相世惡睹此隱士也從祀者二人唐方干宋謝皐羽子陵之享可配者不乏人而取二公于

則土之人皐羽則墓于江上者也祠左屋數間守者居之即嚴之後人祠右爲客星亭客星星之不祥者也太史奏犯帝座適會其時昔人遂以子陵當之而今人尚以亭名之邪客星亭之右近新搆亭工始竣丹堊煥然檐楹軒然而尚無名余謂此亭如子陵他日扁額柱聯碑石題詠有如客星亭是與周黨並徵矣雖然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只范公數語便足盡子陵而置之祠東北隅塵埃中千題萬

詠之後而豐碑中立則盡今日據要津之人良可驚歎所喜余登時積雨新霽杲日方升山之青者綠者蒼者翠者雜以紅樹又帶以白雲空中之色道眼陸離而萬道飛流有高有下有縱有横有分而數縷有併而疋練澎澎濯濯奔注兩山之間初余立釣臺上止前山一面獻奇而巳及舟行江心旁觀兩岸眞令人應接不暇且因江聲澗聲樹聲耳邊兼起而深有味乎空峽夜多聞之句惜舟中無一杯酒一賞心友如吾

隱鱗者在也

觀趵突泉記

水性就下凡泉源雖洩自地未聞能噴湧數尺而卓立地上者丙寅秋過歷下以九日出城西門折而南數十武疎樹小山映帶城郭泉聲洄洄漸迫耳邊令人恍然如在故土得路而入有塘半畝淸鑒毛髮波底穴如井者三泉從穴三道奮如數尺雪堆跳躍波面無一息枯洄洄聲亦無一息歇擬諸其形容不可得惟是放火樹乍出筒口得其彷彿泉之觀奇矣三穴邊小穴藏波心無數泉皆自下而升但不高騰無響聲耳蓋水發源王屋故泉脉從西南來伏流至此而一發洩故上行之勢不可止過誌稱趵突爲濼水源繇小淸河入海乃知伏而爲濟洩而爲濼固一水也此區帀地皆泉源源灌注于田邊屋下者擧目而是余游時夕陽滿山秋聲滿樹步步在流泉中可喜之甚思受一廛于茲不可得而土著之人無一人能就泉而經營亭館者

泉西去有怪石高丈許三人抱瓏巃峭拔挺然孤峙于荒烟野蔓中無有物色地鮮好事之人眞令泉石寂寞于鱗白雪樓在遠郊廢巳久泉畔者存其名非故物也聞德藩府苐中有珍珠泉亦上出顆顆散作明珠撒擲于氷盤玉鏡中恨無從見苐見其流經泮宮而瀉大明湖者滚滚不舍亦淸鑑毛髮可以濯吾纓

大明湖游記

濟南雖省會而城郭視北方諸省尤窄隘三分

之藩邸公署得一水得一民居寥寥亦僅可一之而已水多發源趵突泉混混有本流行衢術間殊可愛其涵瀦城之西北隅而成巨浸者大明湖也源出藩邸中之珍珠泉湖宜蓮爲民利民間遂分裂湖水互設町畦如水田形惟餘一衣帶水注遶町畦以供舟行湖之名存而實廢久矣丙寅秋余游齊南而余友沈凝之左遷此地後九日十日邀余爲湖上游時日稍西凝之先至所謂水面亭避余亭名殊不雅而地絕閒

僻不近囂諠余至與凝之少憩亭南高柳下微風吹衣夕陽弄影于青林之外汲泉瀹茗閒談一二眼前事吾二人作蓬瀛仙人亭後小樓三楹凝之置酒其上登樓送目城東南落日滿山北牕外叅天萬木與水中町畦相曲折而水光亦曲折掩映令人無定睛木皆榆柳之屬時惟九月欲凋未凋殘照侵之亦覺依依可人不讓江南霜葉也余請泛有水無艇凝之乞諸其鄰有艇無黃頭郎乃使輿肩代濯船而以刑竹代

篙周流衣帶中聽其所止而休余遂茫然不知來往所喜者水無不源無不鑒毛髮而敗荷剩葉萎荻殘花亦復動人淒然之思北城右紅樓突起浮聳萬綠之末爲玄帝廟盖形勝一小點綴也水東有港密樹夾流幽陰却日深如無際余戲語凝之桃花源當于此得而竟得小淇園園爲趙司徒公子別業叩得其門萬个篔簹脩脩翠滴園東一區繚以垣復扃以戶啓而窺一望青琅玕足敵渭川千畝垣斯戶斯宜不令俗

子常見北有土山山巔有亭可躋而徙倚山下甃磚石爲洞虛敞明潔有石榻待坐臥是避暑佳地惜不塗而白之可稱雪檻有嘉木有怪石有竒花有風亭雲館不具論夫園之最不可少者唯水與竹而北所絕少者正惟水竹茲園兼而有而且不勝其多余以爲北方爲園者未能或之先弟亭館無一佳名缺陷世界中宜其如是水面亭題君子堂殊無謂盍徙而揭之園齋不稱此竹乎余與凝之快然就舟欣然把盞載

不少選而日且晡矣遂舍舟咲別余性喜舟居私計往歲夏五泛舟秦淮而北至今日爲日約五百有四十夫此三萬六千場中爲五百四十有幾非仗凝之寂寂羈旅安得便奉此與乃知將船載酒亦匪人生容易事

天爵堂文集卷之六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七目錄

記

重修板橋孝思堂記

西閣記　竹牖記

孚貞堂記　茜涇浦氏重建宗祠記

非有園記

重建烏藏堡邊城關亭矦祠記代

紀事

紀天啟丙寅五月六日京師所覩異變始末

關陝紀行

甬東薛　岡著

記

重修板橋孝思堂記

郡城南十里而近曰板橋北宋時故在吾家世業而吾十三世祖宣教公遂墓焉蒞創元至正甲午春三月地秀而廣宣教公子提舉公孫博士公咸得次第附墓右咸有拜祭之臺及表石華表博士公生子二人二人而下冢纍纍矣不

孝岡爲次子正科公後正科公父子馬鬣亦右宣教而封爲拜祭之臺兩層表石華表花紋之精工如畫而惟岡之高祖州太守公曾祖贈別駕公祖郡丞公及吾父邑博弟子員遠齋公世各有墓不盡附宣教墓之左偏舊構堂五間以待祠祭居厥守者元翰林趙雍顔其堂曰孝思而廉訪揭汯爲之記自宣教至岡得世十得年三百有奇墓木圍丈圍七八尺森然鬱然遠睇如山萬曆初從父諸生昊暘二公及從兄布衣達公九合族人之貲一再修繕岡方弱冠見肩厥事者之用心苦而貲不贍不免因陋就簡不四十年丹至漸壞方是時求力肩厥事如前人不可得于是停祠祭節祀田籽粒爲修繕之議起此殆無人心者思利已而倡是說也岡在都門聞之駭阻之弗從不祀者垂十有五年所節籽粒竟屬烏有棟宇之傾者過半庚申夏岡歸自都門恭展先墓所見堂邊唯瓦礫禾黍心竊痛之遂聚族人謀新此堂索向所節籽粒之屬

烏有者不足則皆岡足之而烏有之物終成烏有不惟無有起而輔岡者而無人心者且也雖脉岡岡無可爲計乃拜泣列祖墓下誓必捐貲經營而是歲墓方隅不利興造姑告誡族人毋再議節而先修舉祠祭之十五年久停不舉者其以明年天啓改元辛酉始越二載癸亥方隅告利吾兒之璜晨夕以鳩材孱工請岡踴躍經始始孟夏朔竣于越月之晦計工政得兩月計費不足半伯樂捐已貲而助岡十中之二者則

從孫欽一人堂制崇卑廣狹無改于舊壯過之
而凡元人及　國初諸名公碑文隆然豎四壁
間其綠堂之前以垣而門其垣之左闢墓前神
道門弗由而路其門之外蓋守形家說而稍爲
文作匪敢變易我先公之成法也是役也岡身
董厥事雨兩月不輟堂未落成坐臥皆篷下水
上幾彌月岡以爲身受暑濕之氣唯酷必得疾
而疾終不我侵賴先人之靈既不淺也鄉村屋
舍易頽敝不可保四五十年完好敬告我後人

睹垣墉而思塈茨無學化籽粒爲烏有之人豈
惟岡幸列祖之丘墓舉幸焉

西閣記

郭中鉅浸莫若明州州城故有日月兩湖日湖
淤僅存潭沼月湖當城之西南隅廣什伯日湖
按志湖中之洲十曰竹嶼曰華嶼曰煙嶼曰柳
汀曰雪汀曰松島曰月島曰芙蓉洲曰芳草洲
曰菊洲今皆湮不可跡而惟四大洲獨存疑即
十中之四也南薄城爲覲基今祠大司寇陸康
僖公漸北爲張大司馬公祠再北爲四明驛爲
唐賀秘監祠最北爲碧沚菴今祠范司馬公是
豐考功人翁讀書故處皆突起湖水中或以梁
通或以艇濟湖流自它山來者南門入自大雷
諸山來者西門入合于薛子今西閣前水勢斜
抱如弓月以形肖得名湖東峙士民錯處世據
於西者惟陸與聞兩鉅姓今稍襍二三貴家薛
子之先始郡西南鄉之新莊農而儒數傳以進
士顯徙城之南至於今垂十數世世有顯者聚

族而居宅載郡志先大夫始新構黃墩黃墩湖
南支流也薛子髫而孤新構爲人有年二十從
外家陸氏居湖西陸不乏層樓大第思得一草
閣臨湖水讀書其中亾有也後十餘年而外氏
宅亦爲人有薛子徙而湖之東東不宜又徙而
湖之西西又不宜丙午春遊燕泰歸偶得一室
于湖東北幽偏處塊然無鄰略近故太史陳約
之先生舊宅左通曲巷右枕大湖曠圃高林前
後相帶煙汀雲渚朝夕可覩有契于心徙而家

焉雖乏更新之資頗動因陋之念旋于是秋蕆施工力稍爲布置復開小閣西面平湖以恣遠眺湖凡五區惟閣前一區最浩蕩閣亦三楹不甚廣而軒文以藻棟缭以朱闌雕檻繡簾直臨川上署曰西閣閣下通波一碧數頃若碧沚菴若賀監祠若四明驛相望于側波之外則康衢衢之外則鉅姓甲第甲第之外則雉堞堞之外則萬點青山亂揷几上一啓閣而全湖殊勝爲我獨有亾論寒暑春秋晦明旦暮罔弗宜也閣

之東有天爵堂堂北有園曰蔬園閣之下有黑甜關關北有雲廊長可百尺廊北有洗耳汀有小雪竇閣之南有薜荔墻有蕉林有玉林有凡鳥扉閣傍餘地間植長松高梧芙蓉楊柳之屬掩映波光薛子日欣欣與里社諸君子觴于斯詠于斯坐臥于斯課子弄孫于斯廿餘年有志而未副一旦取辦指點間薛子居然自以爲勝里社諸君子亦無有不爲薛子勝者余以是知天下賞心事不在有意求也湖邊人家蝸方經營不可勝計顧地莫善於此制莫當於此費莫儉于此先得我心者何尠其人邪夫以薛子離故宮而寄陋巷無家自我始棄家世簪纓故物而老布衣貧且賤自我始而猶沾沾以西閣自勝而里社諸君子又相率而勝之余不知其何說也

竹牖記

有物必有爭余力不能勝則取人間必爭之物咸讓諸人而人亦偶有棄而讓余者戊午夏京

居室陋思文之以花木六月朔偕李生光古覓之市花所購名花者齎厚值紛然集項刻花都盡無一爲吾有獨新篁四五十箇長丈餘根麗坏土上固甚鳳翎蛇尾迎風娟娟如管夫人之畫余見而貪之然以爲人必爭不敢問賞歎舍去去而不忍舍將晡復往訊之謂落何物之手而不意終日過者皆弗顧竹猶在也以爲價必奢又不敢問賞歎舍去次日同泠玄居丈走長安街忽見此竹于街頭如見故人喜欲狂而不

意過者弗顧猶昨也余因得以輕值售之倩四人肩而歸都城植花竹難佳土余方苦之隣友白下胥君振白聞急使人輦土至遂林之北牖下傍林安盆池畜朱魚數十尾而以秋海棠烏斯菊䕮布竹根甫畢雨若助余樹藝然夫暑月啓北牖有修竹魚池即南面百城不易燕中北牖絶少何況竹與池魚余邸忽備之日與賓客焚香坐其側便覺凉颸微動幽意偪人雖置身瀟湘春雨樂不踰于此乃思此竹苟如昨市中

茉莉菡萏榴葵之屬具有富貴色相鮮不爭而售矣何至人共棄而爲我獨有又思鬻竹者曷不挾茉莉菡萏榴葵之屬博富貴者爭售之眦背而顧以此易酸人寒士杖頭數錢且欣欣以售得主之爲幸洵可謂不善鬻物者矣嗟夫世間物需人雖一草一木天之所予不必爭亦不能爭聽其自至而已

孚貞堂記

休寧之野有田曰四伯埏程氏世縣也脉來從方山流前峙後形家崇之五六十年間滕屋矣于止尊公翊隆先生從而光大之隆棟以貽于止堂于是得名孚貞尊公歿久之而于止屬岡爲之記余與于止定交有年見于止身起素封操履貞白人無不孚而後知知子莫父若堂名孚貞有以也余惟易之言孚貞詳矣中孚也而利貞革乃孚也而亨貞損有孚也而可貞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于止尊公忠信持躬法中孚恢宏先人之素業法革時人緩急而施予之法

損公法之于止肖之凛凛稟承罔敢越尺寸能近取譬若作此堂所謂考既底法厥子肯構者非乎中孚之和鶴革之變豹損之益朋龜將備於于止之一身皇皇乎盛哉新安以纖嗇筋力成風貨殖世禪縠貽孫子未之或聞于止父子積功累仁貞固不變以孚家國天下孚貞之義學于易寓于堂而踐于躬者無餘蘊矣江南好事家一畞之宫無不被以嘉名家相誇耀若題孚貞以自賁如于止尊公者不少槩見孚信也

貞正而固也以五德配五行維信爲土寄于四時乎寄于貞士大夫之貞介女子之貞烈皆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無矯情無飾行故堂成亡何而于止之兄之室徇其夫以不食有司上其事得旌乎貞之化行閨閫若此况士大夫哉堂無珠玉錦繡之藏書萬卷積而輔之者殷人周人之彝鼎唐宋元人之名畫晉人之法書與奇花怪石酒壚茶竈之屬于止昕夕須讀其中傳之世世示諸人人而知創者守者之意益深且長

矣世綵堂尚齒德星堂尚孝友儒林講堂尚文學余以人事論于止以造化盈虧之理論其尊公郎謂今此乎貞兼寥崔鄭三氏而堂焉可也于止之門高矣

茜涇浦氏重建宗祠記

宗必有祠祠之爲言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廟記曰大夫士宗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自祭義不講廟制亦荒而祀禴嘗烝者於其寢矣今天下喬木盛門莫多於吳越宗之有祠十不四五况他方哉易之繫萃曰亨渙曰亨皆假有廟亨也者通也明則通人幽則通鬼神故聚莫聚於宗族之老幼散莫散於祖考之精神欲通之而使萃者不渙渙者復萃必資於假廟則廟誠綦重矣哉吳之有浦氏族最巨散處茂苑錫山海虞練川婁江之間樂閒公始卜茜涇六里塘爲終焉計兄弟六人同居數世兒無嘗父衣無嘗主有汜毓家風傳裕州刺史襟海公兄弟十有二人又傳宮詹幕僚涵亦君兄弟二十有

七人彌昌彌熾几百三十餘年而宗故有祠茜涇瀕海苦盜且齒日繁衍宅不勝容徙而城者十亦八九而祠告圮裕州公思新之又思田之擬損廉粟不果而公下世將屬纘乎涵亦君曰祠乎田乎責在汝乎涵亦君襄大事畢于是捐金券地于南城甘泉里背子面午而宮之度之薨薨築之登登百堵是興有堂翼翼而前者祠裕州公也有岑樓隆隆後峙者祠樂閒公與一傳之琴樂再傳之東林于其上而下以祠一傳

之克明再傳之世雄三傳之容川也前之有門有甬道有塞門左右之有廊有厨有祭器庫有牲所繚以垣森以竹栢祠成矣而會宗人有以田售人者涵赤君輒解金易之計土得二十有七畝有竒計値得百有十兩有竒計税得三十有二石有竒屬宗之賢而辦者司之歲取其税以畜以釀以備公族四時之祭而裕州公與其先封公則有私祭田在不與焉夫宗有祠矣祠有田矣吾黨之無財不可以為悅者永無所恨

今而後繼繼繩繩不必言薦者誰之力也裕州公作室稽田兩未及終之志涵赤君一舉兼之志其志事其事一何善也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孝哉涵赤君書所稱惟其塗墍茨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者非與是舉也上追祖禰下迨子孫旁迨昆弟序以昭繆别以禮義精神之渙者賴以萃而老幼之萃者賴以無渙通于人人好之通于鬼神鬼神福之故予之利為萃之見渙之涉予之吉為萃之引渙之馬壯予之元吝為萃之有位渙之汗大號予之悔亾為萃之元永貞渙之奔机浦氏繁根衍葉涵赤君一再培灌之而盛之又盛矣容居對邾大夫曰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非涵赤君不能當之而天下之為喬木盛門者覛君奚若也

非有園記

宣武門内稍西北不三里曰沙窩有泉甘洌城汲者無出其右都人張瑞石宗伯愛而家焉泉左則公第第南有河如帶而河有梁河南有地

如掌而地有草堂數楹嘉木數十本余游燕為度十與公交為年二十有九交公十四年而後公居之居公數年而後公梁之堂而木之皆余所見今且喬然林余兩人亦既皤然翁矣都城所向皆朱門華屋求宅邊一區林木于紅塵外亦無出其右天啓乙丑夏六月哉生明余復入燕是歲北方暑酷睎江南有加思河朔不可得公使公子伯駕上林季臻文學蕭余就林間草堂為居停所綠陰茂密望如小山不得漏日影

堂南北戶牖咸闢涼颸微動暑不敢來侵晨鶯時落日蟬鳴與風林響答王籍逾靜更幽非身在境中不能道也八九月來木葉漸禿晴霄飛雨陰砌布金葉盡林空而長風驟觸無枝不響不知響者風邪樹邪茀如萬里秋濤衝激欄外頗動鄉園之思入冬則淡日射林枝影畫地紛紜交錯在在作冰裂紋不忍踏破天陰影滅而急雪雨矣蒼柯稚幹高下稀稠莫不花封六出

條挂纖冰一白瑩然覺身投萬玉林中清沁心骨不復知京華之爲塵界也雪收日皎風從西來玉屑彌天飄灑遠邇其著牕紙衣袂間者率率有聲亦燦燦有色余冬月起處半在此世界中三時景物取無禁用不竭所未及嘗者惟春而以明年收之歲丙寅有閏六月風雖至凍解稍遲仲春望後冽氣始融余乃啓闈牖揭重帷高林綻青曲徑滋碧樹芽草甲夕改朝觀滚林栁絮掀徑榆錢取次而覩而昔年之嬌鶯哀蟬

又復入耳信信宿宿不覺彌年送人歲月何其遑遑留客園林益加戀戀朝夕坐臥與余適遂與余忘寄中之寄習不察假不歸而烏知其非有也義因余起得名非有鬪嗟夫長安之不知其非有獨園已哉獨余已哉余越人生長豐林鉅浸之鄉顧于燕而欣欣樂此如帶如掌物以是信日用者之不知也與余經年俱者友生聞勉之勉之以葉計部延先余去去後三閱月京師地震塌廬室萬數千間草堂與乃從

重建烏藏堡邊城關亭侯祠記代作

孔子陳易道而曰精氣曰遊魂曰物曰變非不語神神也者匪盡窅窅冥冥人之所難通也然全盛之朝曷嘗聽于神矧彼亭鄣烽候四夷之守益未可憑仗神人爲政而神若關亭侯此又不得同日而語也蓋侯正氣爲物忠魂爲變代造化行功用無之不可而亭鄣烽候四夷之守其小者也以余觀關亭侯奮起河東衞先主攻賊操周旋艱險殫竭智力而卒以身殉麥城此

其一念耿耿君爾忘身之誠昭揭日月而度越古今誠有如爲物爲變乎忠瑰正氣不容磨滅而顯赫于萬世之下安知其爲　盛朝不如爲蜀也宇内關亭侯祠密如星布窮邊絶徼什辟之區亦在在而是歲乙丑余奉　命以兵使者備胡岷洮邊洮故有新舊兩州西新州六十里爲舊州再西二十里爲烏藏堡再西三里爲女墻即邊城也泰使蒙恬將十萬衆北擊胡悉收其地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築長城萬餘里

止遼東起臨洮盖其境也墻有暗門詰姦蘭門之上廟而小者關亭侯之所祠也邊人若儼然以一面荊州使侯肩荷而手擎也者故事駐兵使内地以爲此甌脫足弗履近者乞慶住牧薄衆的河二百里有奇而不遥余恐虜志漸内爲巽日患遂移我兵兵塞外得瞻拜侯祠祠既卑隘而丹堊弗塗實非所以妥侯而致恭爲低回久之思新而擴剏倖若干金倡而欣然共成者則有副將徐君于是吉蠲鳩孱不日成之楹乎前以威震華夷顏樓乎後以鎮遠顏而向之畢且監者儵而高廣向之弗丹堊者儵而飛甍藻棟觀改矣且也連山絡城千幟晝搖萬炬夜灼鼓角刁斗之聲十數里聞虜未緜虛實我而率其酋黨遠遁去不敢復近洮邊城牧枕戈之士夜半有窺見侯陰甲騎出入塞上推斯以譚雖藉我將士戮力用命寒犬羊之心而關侯爲物爲變一方祀之而享吅之而無不應萬方祀之而皆享吅之而皆無不應者何可誣也夫不聽

于神而神自效靈于亭鄣烽候之間斯所爲全盛之　朝哉是役也經始落成計爲月日凡幾祠成而余得　予告言告言歸敬勒片石以紀侯祠所從建之始末

紀事

紀丙寅五月六日京師所覩異變始末

國有災祥春秋書之古所時有也不經見莫如京師天啓六年五月六日之事是歲余寓張園所謂非有園者是也去王恭廠半里而近初余

臥病是日擬邀客強起科頭獨坐童子皆辦事無侍者刻扁巳天地晴朗白日將中適張宗伯使人于余白事未竟響聲突然震無足擬似即從足邊奮余變色而作猶意其爲迅霆而地作舟簸屋作盖飛四壁作刺刺聲余恐墻屋傾急閾外躍而白晝忽巳如晦黃土漫漫如雨下煙驅颾掣鬼嘯神呼勢若天地崩裂然余暈欲仆思園樹抱無從見得張使輓余手蹲匿庭隅恍惚聞人呼東方火起又聞哭聲四起攻不得其

故久之日光微放覘輓手者頓成黃土偶余亦若是移時明則余屋瓦解若蜂檐楹若拆戶牖牕櫺與帷幔之屬悉成虀粉撒地上而園門化爲烏有北望張宗伯所居甲第與鄰舍人家頹塌略盡余入臥室窺裳衣衾枕圖書器具皆數寸黃土掩物有自几而就地者散亂無緒或有整齊置地若人手安頓者紙劄濕者縐者有鳥獸跡者不一厥狀而最可異者齋中畫墜而不地而所懸之線索能伸余逆旅之異如是而巳

而余屋不終仆者微天之幸也已聞墻外人疾趨如歸市覘之男女老幼負者兩人肩者扶而掖者或已斃或尚流血擁而號泣者聲徹于道詰之而後知大難發于王恭廠廠京師武庫也弓矢兵仗火攻之藥藏焉地震而藥從之下爆于地上衝于天中噴激于四旁所聞突然之響即其聲也薄暮余驚少定走而視廠四望官民大小廬舍方十數里一響聲中爲之悉平而都城西南隅遂空唯一區瓦礫土木與遺肢墮體

亂撑如麻使人目駭心寒魂摇魄戰不知其涕之何從也方發響時射所震京營馬馬悉集驚而奔象房震塌象悉驚狂而奔奔象馬間亦傷人民間雞犬遇者靡有孑遺遠亦鳴飛驚擾而死余園中鶯鳩燕爵不知所往洵可稱獸駭鳥散也明日　上下卹旨司城官約略計得屋覆者萬九百三十有一間破而猶支者不與得死者五百三十有一人舁送而遠墮者不與縉紳先生十九居西南幸變在早非入署即拜訪出

邸居者鮮故百無一傷而馬上輿中之震而墮者不少矣家人之罹害者亦十而三四矣此豈古今所經見之變乎此變一而變至之情形人言之戸殊家別鬼神之情狀不可解說說者諱言變惟歸罪于火藥夫火藥埋閉廠中入地深數丈雖盾火地上未必能入而今者孰運行是也蓋地乘氣震時當夏五一陰始生陽氣上行之候陽火也觸藥而燃藥何罪焉易曰震驚百里畿輔地若昌平通州良鄉皆百里内聞聲見

烟宜也密雲百里外平谷二百里外制臺撫院慰踵至皆稱聆震聲矚烟焰夫火器之能大擊遠擊者無過紅夷砲頃袁中丞用以退奴聞其力勢止赴四十里此橫赴也今直入太虛而二百里之外尚得聞見試忖其上升之程應得幾許古今寧有若是火藥也邪願毋諱言灾也其後朝天宮燬火夜半從鎖殿無故起燬後地復夜震震而止止而更震地有聲逢逢屋舍有聲霍霍都人皆夢中驚起時余飲水部叔氏歸未就寢故不甚虩虩震後喪七旬凡此皆見于一月内非天心仁愛　冲聖何得此絕無僅有之變而尾而見者又數數然也人言廠變起時途之人抱頭而竄者身忽無衣死人亦然又言官司趙薦死變游魂時倏有旋風盡捲齋壇旛棚等物入空中無影跡陳言者亦以　聞此怪也神也亂道也匪可同于灾祥余仲尼之徒且未月擊故不敢信而語之

關陝紀行

余友劉恩徵張憲周先後爲關内監司咸貽書招余爲關中游余以留滯燕臺咸不克赴甲辰冬恩徵備兵塞上而憲周以右轄總秦憲書再至余念關中形勝游屐當先若地主而失之將無游期矣爲書報憲周期以春日越歲乙巳正月廿有八日癸卯發自都門陳太史士奕偕二三友人餞余宣武門外雨雹三觴而行而急雪已隨路灑夕寒不可當就良鄉爲楗門擁爐計甲辰晨起薄飲走積雪中瞻西山玉塵皚皚㷇

眼倍明抵涿鹿乘雪登華陽臺弔樊將軍之烈明日爲二月朔乙巳涿城南分西道馳道西萬山盤亘以大河爲界數千里峰巒不絕舉目時時見山初晴皎日與雪色映射嶙峋翠黛間漏殘雪邊觀奇甚宿定興丙午春雪易消山青如洒亂揷碧落中應接不暇恍然以安肅道爲山陰道丁未赴保定往秋大浸後塡溝壑飽烏鳶者往往而見爲我心惻吏收一骸骼無人安望有奇策救荒耶輿人步泥淖余初以爲雪消水

來已而知京師雨雹日此中亦雹亦雪而又雷電雨如注雷雨雹雹與雪俱故未耳目戊申停午餉涇陽驛驛前馳道受氷布木度者十有餘里行李落水中衣衾霑濕不獲已假宿三戶村悉收村家所有木炭不數斤從者相對炙衣衾達旦己酉過慶都堯生里至定州州古中山地故人游孝廉肇區署州博供其首蓿盤歡甚榻焉博士衙有白石巨盆貯小石石色微黑有文白縷縷如浪花起坡老題曰雪浪石而以大楷書環書銘于巨石盆口筆蹤半滅存者尚可讀孝廉謂余君有五嶽之興此去曲陽六十里而近盍往叩玄石塚余咲曰千日酒余不能飮往剞爲且域中以恒稱者兩其在渾源者是嶽庚戌之新樂宿縣西馬頭鋪歲大饑所過脫粟斗易三百錢無繇覔居民以草木爲粉若麪者啖之是夕居停主人忽獻白粲與土菜余驚見如得胡麻飯食之甘爲加餐辛亥由眞定渡滹沱道始乾而夷兼程進日晡患盜余覔蹇驢跨以

蘇輿肩且圖速行蹇知暮但向其里門入策之不前余思途窮日暮可以人而不蹇如乎昏黑投欒城欒武子故地城不三里廟武子城之北壬子望趙州驅守鄱陽范君止余觴次日爲閱諸生卷得見佳士三五人汝上夏子美余石交也今令新河去趙州近與別久思圖晤語而郵符以枉道不可行太守乃別勅僕夫導余往甲寅東取寧晉道至新河而晚子美舍館供具修上客禮大有謬爲恭敬之風乙卯與子美爲書

夜談談亦暢丙辰余辭去主人強十日飲不能
從乃置酒祖道風起塵來露污尊俎黯然而別
復歸于寧晉丁巳上栢鄉道未及城廟食光武
短棘中石人者三斷而臥傳是世祖渡滹沱夜
行手刃三人明而視之石也栢鄉南會改驛程
塹土塞故程新河役人迷入大澤日沈風吼蕭
蕭荒草叟不見人相顧失色至暝得指迷者及
內丘漏二下戊午至鉅鹿即順德府府署是趙
襄子故宮豫讓橋讓斬衣橋也登國士祠再拜

書詩壁間云烏啼花發古祠邊義膽千秋尚皎
然莫怪後來無國士如今不是遇君年南趨沙
河縣四望皆流沙馬行沒膝落落廬舍如晨星
非雨不宿巳未道出臨洺關訪白礪甫礪甫見
餉余問伯牛非此土人有其祠墓何也礪甫云
志稱伯牛疾時聞此有溫泉可澡至而死遂葬
而廟相與謁冉子廟礪甫別遂行盧生夢黃粱
所謂邯鄲道也有祠翼然禮之而走邯鄲城城
北有趙諸王墓乃求相如回車巷武靈王叢臺

而之臺城宿臺城中州北限也庚申遂渡漳共之
春方半百川未漲漳流獨廣急如建瓴葉舟復
不固可畏擬覽七十二疑塚雨驟下不及往銅
雀亦止得于指點洵此行大闕事西南五里豐
樂鎮西門豹祠焉晚入鄴安陽令張毓華敬愛
客因得爲鄴下六日遊思士如建安一人不可
遇僅探珠泉揖韓魏公祠窺晝錦堂遺蹟而巳
藩封爲趙官府絕儉窄視余所見周秦胥壤矣
丁卯適湯陰即蕩陰古之邸也北十里爲岳武

穆先人塋七里爲西伯羑里登演易臺謁廟廟
東廡有鐘題文王之聲四字恰當而居守爲緇
流日梵貝于文王之前可咲王令君楚西陵人
能言先人守西陵事戊辰湯陰行城離二里基
稽紹五里墓扁鵲十許里宜溝端木子故里也
有祠祠端木巳巳稍行而瀕淇水小山映帶清
流泚泚遂動百泉之思庚午踰蘇門山山不甚
崇有孫登嘯臺有衞源廟廟于臺下泉噴激于
廟下而亭于泉之中額曰湧金坡老書辛未從

朝歌反衛大夫蘧伯玉故里行而宿衛輝府城北數里則牧野殷太師比干祠墓在城南有地則孔子擊磬之所康叔祠在北方城河通流不多見衛輝通清源漕能容巨艦藩封爲潞郎汝藩故址壬申經新鄉新鄉北古鄘地晩次獲嘉城北小阜人稱武王用盟之山有武王廟癸酉餉修武本古甯城至沙丘村而炬既日三月朔甲戌稍停覃懷今懷慶府藩封爲鄭亦儉窄水與竹北不易得入覃懷境漸見澇漠水田竹林

間間露桃花柳葉西向矚天壇王屋爽氣奕奕來親人宛然江南景物足樂也乙亥在孟縣丙子渡河止于孟津盖周武濟師處祀夷齊于叩馬之地丁丑踏邙山纍纍爲冢如滄海浮漚悲風落日古樹不青幾于滲淵戊寅旦登洛陽城縱目延眺前臨伊闕後負北邙東瀍西澗嵩衒巽方交流二水洛渺伊茫誠帝王之名都而天中之勝甲于天下者也城之北有姬公廟二程夫子祠有晉太保王祥墓有秦上卿甘羅墓有

出都門皆南向行漳河以南時南時西所向不一一入洛唯西行升降山谷中倏高倏下溪流趍路民多穴居己卯去洛指新安郭北兩山相夾谷口卽漢函谷關樓船將軍楊僕所爲武帝東移者越關西往爲鋏門余愛山舍幽清可留留庚辰向澠池而乾壕秦趙澠池之會政其地乾壕則萬峰攢聚族數十家夭桃新柳媚客路傍夕燒斜陽望之怡悅亦留北去不數十里爲三門三門者人神鬼門禹鑿以洩河之上溢河

聲出門如迅霆震驚百里不可舟楫而漢人以此通運道不知何術而處此附河之北者地曰蒲坂山曰中條接太行邑曰平陸曰芮城若陝州閿鄉相望于河之南辛巳行經魏野草堂遂達陝州州古之虢周召分陜處河遶城北流去此則辭澗道而遵山麓矣一枯棠立召公祠云卽所茇然不可據以爲是祠前鐵翁仲二軀猶然春風中挺立不類金銅仙人壬午雨止于硤癸未始及靈寶靈寶舊函谷青牛之所度于此

爲尹喜著五千言鄉人許氏諸大老神道碑紛
豎道左至疇倉暝甲中而閿鄉于城東尋黃帝
鑄鼎故址于城中尋王濬故里鼎址有穴如井
稱九龍窟通黃河太行聽之蓬蓬然有風聲大
似汝州之風穴人畏不敢入聞前有舊閿鄉堪
宿行陝州至閿鄉俱城黃河邊路在河之南涯
山之北麓與河山相曲折有致乙酉入潼關關
踞高山俯大河仰視之如天闢雲中啓車不得
方軌而上眞可令一夫獨當偉哉天下之險也

最高處有空城不知何代何爲而築行關之西
則河別而嶽迎十里拜楊伯起墓余少慕關西
之爲人故襲其字今踐其丘而低回色有慚也
薄關卽微露太華之巔以路藏山坳小山宮之
不具見嶽色路轉山窮而蓮花乍吐千尋氣色
從人面起于是散步徘徊禮嶽神于廟廟門高
樓千雲蔽日日尚未晡登樓倚闌南面而睇三
峰奇詭險怪忽紫忽蒼忽青忽碧白雲帶之非
吞非吐矗矗巉嶒如在空中飛舞使人心目都
醉兩足欲翔下樓觀唐五梧讀李藥師碑暮歸
遂宿羽士家丙戌從童子三四人策蹇携節踰
蹕而奔青柯坪遂躋嶽次日直攀中峰絕頂三
宿而下語載游華記中己丑憇息于華州凡濟
勝之具純任足力華之升也自汲于鐵絙力更
仗手十日不可作字次日雨辛卯盤旋渭水邊
詣渭南縣縣古之渭陽也令君見虞王公爲家
太史公同門友以是款余轄而邑人南子興
太史思受進士以地主佐之居五閱日得縱觀

太史所藏彝鼎法物丙戌南行覽楚漢所會鴻
門卽高帝爲太公造以徙豐人居者亦名新豐
有亞父留矦廟余思鴻門之會微項伯事不可
知而千載之下不與同俎豆然伯在項而爲劉
彼其二心固不足禍也乃目驪山而行驪山者
始皇滅驪戎而塚其地山周五十餘里塚巍然
豐阜新蔓茸茸何止旁行三百丈憶得一種青
山春草裏路人唯拜漢文陵之句爲之高吟丁
酉浴溫泉泉出驪山循洩于臨潼之南門余所

見湯池不一皆地湧濁而沸作硫磺氣不堪浴唯此從山上出泉清而温無他氣味且其甃石爲池甚精潔可浴潼令何君憑槐具酒至戲問余曰公見繡嶺華清朝元諸勝否余荅曰令公見妃子否相視而咲戊戌至灞陵時灞陵橋圮渡以舟項王屯軍灞上漢文指邯鄲道以示愼夫人卽此寔周聞余至遣使郊迎暮入長安城稅駕于開元寺是役也歷燕趙韓魏鄭衞中山周秦之地爲里三千有奇行始癸卯竟戊戌爲

日五旬有奇憑弔數千年古人遺蹟可悲可喜或咲或泣者不可勝數唯是終南不及登徙倚曲江仰止隱隱犯碧霄而咸陽故城阿房未央舊址皆未裹足不知此生曷日得續斯遊

天爵堂文集卷之七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八目録

行狀

程于止生狀　蔡太母韓孺人行狀

行述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四川馬湖府同知先
祖考曲泉府君行述

傳

織履道人傳　陳上舍傳

王汝止先生傳　陳節婦傳

何氏雙節傳　亡女傳

徐大淨王薄醋傳

天爵堂文集卷之八

甬東薛　岡著

行狀

程于止生狀

吾友程于止負俊才讀書南雍年僅三十而多懿行又畏人知不有以表章之幾失于止乃臚其素履而狀于止之生按程之先有元卿者仕晉爲新安守家于官子孫散處六邑　明興篁墩學士起而光大之遂多俊士于止其白眉也

居休寧之由谿名至善于止其字又字餘祉舉泰州乳時故又名泰生生而秀朗性警悟多能少好誦讀開卷了了若制義若古文詩辭皆咄嗟而就長嗜臨池工篆刻精賞鑒深得銀鉤鐵筆三昧而秦漢以來金石印章蓄甚富不減其所藏之彝鼎圖書焉得飲趣量不敵興飲必盡興然亦必不及亂快人韵士造其門取酒佐談竟日不倦爲人耿介與俗微忤而獨篤于倫理敦大節尊公早世事母最孝凡可竭力以承母歡者無所不至伯兄客死事寡嫂如其事母嫂歿爲乞名言表章其節槩而請旌于　朝家號素封將析產于止自念家督宜推甘取瘠故其產眎伯仲獨嗇里中長老耳之者驚嘆以爲大非人情而心敬服之寒士進取無地令之通弊也于止有窮交子數人里選時潛爲之地而絕口不伐客有借觀商金紙鎭者授于止之弟之僕僕授僕婦誤壞諸地于止之弟深譴僕僕將赴水于止止其弟曰倘頓之巵杯何物耶而毀

兄之物乎必諭弟釋之而後已歲除時有魚販過而哭甚哀于止從旁詰之是逸其販貲而歸無以養者于止憐而謀濟之人皆詐之止于止于止竟濟以金有細人與于止之友爭錙銖剖荒代刃欲自刎以挾友勢甚迫于止止以金其人安而爭遂息人有求覓無弗與如其所無亦胥乞鄰以應大抵于止具排難解紛之志而又樂施予雖利害弗計纖縮弗問故其裝遂罄賜之殖變回之空而簞瓢陋巷于止視之晏如也

要于孫難于于止母孺人急于弄孫又爲娶胡于止即不敢違母命而兩使之安刑于之化方之他人寡妻尤難之難矣與人交誼最厚亦最眞友人劄子有佳書妙語者裝潢卷冊時時取而覽之曰如對其人之面目也少時同門友師課藝而窘見于止斂皆從索代于止亦輒爲捉刀無難色嘗借此爲嬉戲先是其尊公夢神人授龍卵二獲其一而于止生是爲萬曆壬辰八月四日以爲有異徵爲授明師課學業年六歲

忽有道士過門予雙桃啖于止于止畏不敢啖道士啖而去又明年秋九月雷電大作遶其身于止愈避愈迫俄而有光閃幻如小車輪伏閾下雷聲猶隱隱不滅又五年夏日雷電復如八歲時人皆謂于止有道骨故少能好道天爲于止驅魔也不然者夢中之龍卵道士之桃胡爲者耶于止著居曰止所亦曰艮齋英年美器高飛在旦夕而其意似深以躁進爲戒或者以退爲進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乎余蓋逆計于止得時而駕必急流勇退人也

蔡太母韓孺人行狀

太母韓姓龍川令蔡公鴻漸夫人岡其外孫也龍川公元配汪爲禮部尚書鎧公從女兄早卒而太母繼歸之龍川公時爲諸生苦貧性好讀書家無購書貲每走坊肆間假書寓目目過成誦竟日則以書飽腹而歸習爲故常家人生產不知問而兩尊人甘旨唯聽太母之女紅太母以針線坐徹夜亦以爲常又兼爲龍川公儲膏

火筆墨費龍川公父克敬公爲名儒而溺愛少子少子鴻漸惡少也克敬公以少子故責備太母無虛日太母安之即龍川公不敢告也　永陵戊子龍川公舉于鄉春官三上不第乃以家貧親老乞　恩得署當塗邑博數年稍遷龍川令太母皆從母知大體有丈夫識故龍川公居官常得太母之助龍川公爲人方直不善媚入令龍川時郡別駕者公鄉人起家任子驕縱無忌及署郡篆居然以上官自任移文凌公公不

能受與之忤太母以義理力勸沮公令公無與
較公弗聽竟與別駕兩傷龍川公歸田之日唯
敝車一輛公父母從公索宦中裝以予少子甚
力公無以應鬱鬱不樂太母見公不樂輒盡解
其衣衫釵釧以進公之父母而龍川公竟死于
象弟之手太母呼天哀號晝夜不輟自縊以徇
公者兩俱以娌子覺救解得不死翁姑曲庇其
少子太母以寡婦不得發其事蓄恨懷憤成氣
蠱疾亦數瀕于死而兩尊人日夕困偪太母慘

毒萬狀其以身承之不敢少拂兩人意龍川公
有故人之婦感公出夫于死自武林來哭公太
母故知婦有當路子婿泣而謀諸婦婦曰夫人
無苦妾今得以報公矣乃屬其子婿之居當路
者以白監司鴻濛竟論死死獄中太母知大傷
兩人心兩人者亦恨不卽食太母之肉故太母
曲意奉兩人者視初更謹通國以孝婦稱數年
間兩人痛少子相繼歿太母爲營喪葬壹稟于
禮而太母之心力殺方竭盡無餘矣人消家破

獨處煢然無以自養蔡孤宗且無族子承祧吾
父于是迎太母養故罔胱胎卽太母取而育與
俱寢處者二十年至有室始與太母離每私向
罔稱述其生平淚卽數行下而太母之愛罔邪
翼罔者雖百口不能誦說使罔得有今日皆太
母賜也龍川公歿時太母年甫三十除葷佞佛
以往生識龍川公太母性慧頗解內典契佛理
晨昏合十西望拜數百不倦以至于老不知肉
味幾五十餘年不甚有疾病辛卯秋大雨傾樓

墻驚得中風疾罔時游汝上別太母不久聞疾
亟歸視太母見罔歸喜甚命罔與浴罔爲浴太
母年雖高而病體猶可支肌肉亦不甚瘦削罔
日延名醫來太母起色者又一載餘毋嘗止罔
曰吾不能從先人地下稱五十年未亡人所幸
者得報大仇見汝成立死無恨矣而汝乃復爲
我求生乎疾革之夕罔以藥納其口太母凝然
無亂命但疑以酒灌之吐藥不納且曰汝奈何
以今日破我戒口惟喃喃念阿彌而往時在萬

曆癸巳正月九日之亥時距生正德癸酉九月
廿有三日享年八十有一而此八十一年中其
半在愁城淚海深可痛也生女一人卽吾母罔
卜是歲春二月合葬太母于龍川公石塘山之
墓狀其大略以竢名筆之誌太母而銘之者

行述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四川馬湖府同知先
祖考曲泉府君行述

於戲我王父沒四十餘年矣墓未有誌不孝罔

將奉祖母張太夫人合葬思乞京山李太史公
言以不朽我王父而未有狀也罔生王父沒二
載不及親炙懿行吾父相繼早世僅耳諸鄉黨
宗族之口者又詳于孝友而略于居官及罔旅
食四方幸從王父故宦所後進諸公遊往往有
能言其遺事罔聞卽筆之以考信彼中載籍因
得其最著者畧而公也令爲編次授我太史叔
父狀之按我先公之蒐裒甬東也實始布衣公
芳家鄞江之東耕而讀敦尚孝悌五世同居旌
義門七世祖朋龜公成進士爲宋名臣科第蟬
聯已徙居西南鄉新莊已徙郡城城至今有朱
時故宅載郡誌入明簪纓又四傳而生我高祖
滁州知州穰公穰公次子爲我曾祖封通判魁
公魁公次子爲我王父郡丞公顯不絕者至是
得十四世王父諱治字文明行四十別號曲泉
曾祖母　贈安人董出世以詩傳王父受業于
董安人之兄侍御給事兩公于是習易年十六
補郡博弟子員食餼與伯祖淋公齊名一時每

試王父與伯祖互相甲乙士無先之者學使萬
公抜王父全浙異才授館武林萬松書院而使
浙士最俊者師事之一夕夢神告曰君位至五
品直使秋試易孟冬則捷矣旣屢下第王父頗
怪之　永陵辛卯　詔選郡國食廩之士不論
年資貢京師而法異於今試凡三與秋闈同中
式者九十人歌鹿鳴而宴之亦與秋榜同王父
舉第六人時在十月夢徵矣讀書南雍勵志十
年復不第封公謂曰神語可憶人復何需況吾

老矣待祿以養不仕何爲王父負大志不屑
而爲封公強至再遂謁選授廣西梧州府通判
通判聽命長吏無從自見時　國家頒　恩交
趾需郡佐奉使制府推王父兩廣廉幹第一檄
使往入疆夷人獻金珠王父叱之去且曰齋中
無吳使君竹簡車中寧有馬將軍薏苡耶歸經
伏波廟爲文祭之其辭曰人有死于千百年之
上而其不可死者猶于千百年之下是傳夫亦
以義塞天地功在今古生氣自爲之凜然者昔

交夷之詭亂也將軍誓褁革于南還及其蕩平
也銅標壯漢而明珠文犀焉用么麽者之言將
軍義之激也白日青天功之垂也高山大川固
宜瞻長春之廟貌相饗鑠于暮年跪陳辭而進
酒慰將軍于九泉已攝守事閧欝林諸州縣多
曠土民患稅棄不耕所從來久矣亟請之當事
者召民耕耕五年而稅負耒耜子來遂荳膏地
若干頃賦若干緡陸川餘田皆狼兵佃種而狃
額賑民王父謂狼兵居則桀警則征發被一介

胥也租宜損民之半議上着爲令而狼兵賴之
爲積十數上舉最陞湖廣夷陵州知州因就封
公請所以爲州者封公詔之曰汝祖守灤家無
餘粟郡有餘恩汝可取而法也當是時西陵連
歲苦旱珍珠嶺神龍故行雨近禱不應王父至
禱珍珠嶺身暴赤日中必欲致雨而甘雨如注
霑溉四野自此歲歲有秋州庠祠闕鄉賢名宦
附祀于廟外江陽令祠王父嘆曰祀典之弗備
奚以守土爲迺首飭學宮祠西南隅祀名宦自

顏魯公歐陽公始祠西北隅祀鄉賢自姜孝子
始各若而人政起學校急先務哉而人文輒應
歲當里選大司空劉公一儒時方垂髫王父讀
其文大奇之曰立朝事業不難豫測且當以氣
節高一世首薦之旋致之衙齋與吾父吾伯叔
父讀後司空果符其言厚坪羣虎白晝噬人里
民告患爲文投城隍神與約三日使驅虎虎三
日果去而一虎來伏辜城門下射殺之害除郭
外民居火飛燬城門樓及郭內煙焰跨城內外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事親若王父可謂善養其志者矣居官僅取給蔬米身嘗衣布歷數任不知有贖鍰而以其羡俸薄營一宅蔽風雨下世未幾卽不能守則王父之清操可想見矣生弘治七年正月初五日巳時卒嘉靖三十有八年二月二十有二日辰時享年六十有六所著詩文集十二卷襍者八卷五經發揮七十卷元配祖母王贈安人繼配祖母張封安人合葬于郡城南二十五里鄞㯙社之原子女孫曾玄及姻屬載兩太史公所爲狀誌中

傳

織屨道人傳

織屨道人者薛子岡前身也先大人年二十有八不舉子禱于神者久之岡生之前月晦日先大人夢中見織屨者于里巷間鬚眉皤然揖先大人曰吾苦行數十年于此今將子君家但欲編草屨施千人則至矣先大人詰其期曰屨千約廿日就先大人寤而喜甚以爲老人能爲吾子盍焚屨以分其勞詰旦遍覓草屨市肆間得五百衹于宅傍之三官廟焚焉越十日爲嘉靖辛酉七月十日之未時而岡墮地以生之日與所焚屨數合于夢中所授期不爽毛髮然則焚屨滿千將卽日生乎不焚五百屨將竢月之廿日乎此其不可知者也初先大人使人求屨不得有告使者曰近里某道人多餘屨盍往售之往則道人已病手屨曰吾欲滿千以施人無售者使還報先大人先大人疑夢中語走偵之蓋卽所見夢老人也先大人驚飯之道人雖病猶

能強食及岡生使人探道人則于是日午化矣神哉誰謂輪迴之說妄也岡生九年而先大人仙逝家遂廢長好隱逸不事王侯游天下名山家貧自守泊如也遂自號織屨道人

論曰聞爾身織屨屨成好施庶幾乎辛苦爲善者也至轉世而爲岡抑何其不善修乎夫既不能修西方超東土而落人寰彼紆青拖紫薰灼一世爾何不修頗樂是簑衣斗笠癯然山澤之

形容彼粟陳貫朽連雲甲第爾何不修頤樂是簞食瓢飲蕭然甕牖之規模彼口爲繡心爲錦八叉七步爾何不修頤樂是若愚若訥又若不足闇然無所著見之肝腸嗟嗟將爾誤罔耶抑罔誤爾耶罔之先世世爲艮大夫而先大人又恂恂博雅君子豈爾樂爲其子若孫而故托身于其家邪

陳上舍傳

山陰之陳盖宋平章文忠公裔無慮數傳而浙

東觀察推官復始家復之後無慮數徙而耳孫賢始江橋居實上舍高祖也上舍名樞字子旋光祿丞俊之子生而敏總角習舉子同門之學者無能先之年十五從光祿宦邸于是遊辟雍稱上舍生每試藝同舍之髦士無能先之上舍名大噪志日上以大魁自期光祿饒于貲上舍故家督遣之歸以幼齡問家人生産甚辦而時復誦讀手不廢書其所爲經生制舉之義又甚善上舍念光祿數千里外冀秋試便道得省覲光祿亦念上舍童穉道途試令弗北上舍以光祿命不敢違姑唯唯而重拂其扇枕舞衣之念朝夕皇皇至于下淚少慕若此盖其天性哉而又不好弄生長素封若起寒素布袍蔬食絕意輕肥至延師長款朋儕務竭其力之所能奉而人或以緩急告者慨然應之無難色諸少年以文會相呼欣然就命呼諸平康之間則拂衣而避少小所爲種種似長者而人之見上舍者亦無敢以少小忽之在世二十有三年文而弱參

苶北于菽粟孝大母有令伯風大母死哭之慟亦竟以此得病遂不能起五彩之翎九霄之志卒于夭折無所成名而終始于孝上舍名不朽矣以上舍刑于宜婦以節著而采其賢孝以諸之乎風庸可後也

論曰曾子曰夫孝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臧武仲曰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子旋翩翩公子質有其文立身以孝不幸無年所不取諸朝夕以達貽後人者何深厚也延安丞汝元

子旋之子才廉忠孝有子如此何必當世大位孰謂非明德之報哉以是知天固無損于回而回亦何必不夭也

王汝止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艮字汝止泰州人生于成化間離母腹時有珠在掌隆顙修臞不作凡相家世居州之安豐里里人以煮海爲生故無老宿而先生奮然自習論語孝經章句有千古聖賢之思口所講解若或啓之所從學四方塾師俱無

敢難及長遂儼然以儒者自任一夕夢天墜三光失序先生以身支之手爲整頓日月星如初是時餘姚公論致良知學者相率信從而先生家居未之聞偶客有聆先生譚學怪之曰此絕類餘姚公論而即爲具述餘姚所論之旨先生大喜自信益確即日買舟詣餘姚公執弟子北面禮公豫章先生亦豫章公越先生亦越間出所著格物論示餘姚公公曰待君他日自明之先生深維曰餘姚公之風之未遠也罪在某躬小子何敢讓焉于是辭還家渡大江所至循循誘人北方學者翕然風動爭師事之又五年餘姚公卒先生迎哭于桐廬之江而歸喟然嘆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於是大受生徒無遠近皆至先生心咏道腴獨不喜修辭或有著述多令門弟子執筆以口授之大率能道其意所欲言即止惟格物勉學諸篇皆出手筆百世不易之論也先生丰骨剛勁而氣最和平見之暴戾自消會所居海濱大荒先生以奇策捄之活數

萬人跡其所爲詎非用世之至仁與何必析圭擔爵爲爲政也仲尼稱素王後之爲素臣者先生其一人乎

論曰道莫大于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余聞先生少時冬日至父所父往役急盥以冰水先生大哭曰爲人子使其親寒日盥冰水而不知得爲人乎從此代親役晨昏省視益謹若先生可謂仁人本于孝子矣

陳節婦傳

婦人之節與烈同心而異事世見烈于一殉以爲希事至與鳳麟等重而不如性安焉者之節之尤難余故以陳氏節婦爲難而傳之傳曰節婦山陰國子生陳樞之妻生于高父鶴給事南戶科初婦爲處子給事公敎以書輒領畧大義及通算法歸樞時年十有七善事舅姑爲婦四閱歲汝元生而稱母爲母十閱月樞卒而稱孀婦婦之孀也不食求殉給事曉之曰若殉誠爲樞獨不念樞一塊肉耶婦故明理得父命而然

之翻然問禮襄樞喪事而舅若姑亦不久皆亡室有三柩婦襁褓孤兒日慟哭于三柩側過陳氏之門者幾爲腸斷樞在時嘗營宮室未竟方是時又營葬地一切金錢米鹽無小大婦以其身肩之而家政井井肅于樞未逝之日樞承光祿饒貲遺貤然如綫之緒窮眂者且將不利于孺子婦完陳氏孺子如藺相如完趙氏連城之璧辛苦備嘗伶仃無告婦之子母置之危地而得安可悲也初樞喪婦哀毀病作姑藥之婦泣曰婦爲孺子不卽求死已非其志迺復求生乎而藥不霑唇者一生如一日汝元今官郡丞名位未艾褒之以其慈旌之以其節則婦之爲婦不負矣

論曰嬰與杵臼忠義同心後先弗計也苟皆激烈慷慨仁成于一旦則遺孤何賴焉其所爲十五年後視十五年前之人心彌苦而功彌高故難莫難于陳婦之不卽殉也夫鄒母以三徙成軻婦以萬苦成汝元雖謂今之孟母婦色無媿

況丈夫稱女中已乎

何氏雙節傳

何婦張氏者汝州諸生天杈妻廣文乾亨女也生而慧廣文讀書輒能了大義年十八歸何生何故貧婦至以紡織佐生讀家稍充居兩歲婦無所出謀諸生妾壼德之弗修宜不子如君家烝嘗主何迺贊生納小姬猶夫婦也納至再朞而將娩生且暴疾死矣臨訣生數目婦婦泣曰君第瞑婦道止有此隨我將隨君地下壽廢食

慟聲徹閫外日夜不輟行道爲之揾淚唁者知莫能喻也廼逆婦毋來强之食婦度毋命不可拂爲啖匕箸謬曰即不難一死以見夫子柰何忍吾毋毋以爲然防於是稍稍懈遂登小樓經焉是爲萬曆丁丑五月望其後孕者得女不育生與婦竟無後薄產爲横族瓜分越四年辛卯直指使者上其事　詔旌之全氏者亦何婦也年二十矢栢舟教子成人今頭且白矣而無旌見張旌㵼泣佯狂悔不死夫于始時薛子遊其

地聞而歎曰玉韞于石蘭香于幽豈爲人哉張氏就死全能就義皆不失爲何氏節論者尚有難易于其間柰何貞心搖于名譽而佷不佹儷九地效彼張所爲以語于無所爲而爲難矣嗟夫名之可好獨全氏哉

亡女傳

女名之瓔字章美毋陸所首舉也時余爲甥館湖西陸氏陸氏即女產所女生于萬曆辛巳九月廿有一日之辰時日者謂時月最吉生五年毋之女兄管孺人者難于子見女而愛之携之去返毋所者歲不數次孺人視如已出如是者數歲女漸長遂歸不復往初余患篤疾女方八歲聞之求返視孺人不許女啼不止竟返恒時返即往乃不肯往必俟余起而往歲庚寅年十歲余挈妻子就食汝上女與俱女慧而敏見弟輩誦書即諳其字頗能點畫顧余不欲使女子知文遂不習習女紅最精汝太守吳人也夫人恒以吳中奇巧衣飾貽女女見之即能臨倣巧

更過之又不喜被服陰性喜飾而且幼肯趣向布素者鮮矣壬辰女隨毋自汝上返越是時邑中議婚無協蓍蔡者越五年丙申而許定海陳生訓年十有六歲陳生年與等女既長益慧喜繡禽蟲花草每張帛不假描勒五彩信手拈施種種入妙毋告之曰此餘事耳而教以績紡女生最弱力不能勝鄙事然不敢拂毋意亦徐徐取辦無難色焉製食品精甚進余與毋而必進其毋之父毋故陸氏兩大人特愛之余性嗜茶

女善煮茶日進佳茗數甌深契旗鎗之妙余時在四方女以其針線所易之資爲余佞佛祈福而已常齋禱余將行必牽衣下淚得余遠遊歸信女不勝喜即圖之母氏具脯果刻期以待庚于女年二十方將卜日于歸余爲稍辦簪珥女不但無所乞且跪進曰一布一荆于女足矣大人筆耕資不易得請以佐二弟讀女無敢累大人也會母氏不忍女越江海且欲陳生偕二子讀於是白陳生父母迎生爲贅婿女事陳生惟

謹而獨勸讀生讀女以機杼伴之翁姑起居昕夕記憶使問不絕焉壬寅夏仲女舉一女不得育氣血大耗藥弗效然猶起櫛沐不離閨中業秋九月余從京師返見其氣色大驚是時女有弟璞亦病乃延醫沽藥極力共拯而疾轉甚至癸卯七月六日竟寢不能起奄奄不絕者數月明年甲辰正月十有四日忽邀其母氏求沐母戒弗沐女力求爲微沐已而語陳生曰爲君家婦而終不克君家終命也遂以十五日丑時逝年僅二十有四女有二弟俱親愛而璞性與女似更相愛及其終也同天同病獨女先璞兩月病而後璞四月死璞不伏枕而女伏枕差異耳女性順而謹事必關白父母白其夫子而後行父母夫子弗許即所至欲爲弗敢也爲女二十年爲婦四年閫外不聞一笑語一怒詈聲又好潔衣弗擇美惡久服弗垢室中無時不掃除器不洗滌弗用余居同外家凡女母黨閨闈無一不慕效死之日無一不悲盡女可知也余年將

衰不堪哭璞哭璞時女尤與共哭之甚女尤能解我今哭女而女不知矣余生平忞大禍再及女弟賢孝如女而不得少延其壽悲夫

徐大淨王薄醋傳

徐大淨者名九臯慈谿名家子膚敏有洪聲頂禿而鬚少好遊于梨園子弟閒已而遂以爲業衆以官淨推轂九臯弗辭也眉宇粉墨皆創已意不襲尋常塗抹方顧大腹博帶寬衣登場叱詫撼震庭院咲聲咲貌隨事變遷不一其態不

可數計而一顧一盼一舞一蹈不必娛其發聲見者無不絕倒以大淨得名人故呼爲徐大淨晚能爲瘍醫多取效

都門王姓者名不著家賣醋都人遂以王薄醋呼之童時聞人語音卽倣效不少異長而爲百鳥聲以鳥聲聲林間往往致鳥以類應已而盡爲世間所有之聲嘗聞其作家人閧夫聲婦聲老翁姑聲幼子女聲詈聲泣聲訴語聲鄰家男婦勸沮聲裂衣衫聲碗碟釜甕亂擲聲門戶撲

地聲雞犬鳴吠聲無不備又聞其作林叟走曲中有戛門啓門并問荅聲有新獵布袍觸籬聲有寒暄謔笑聲有啜茶聲有茶匙落盞聲有牀聲有交歡聲有起而拂衣聲有敲叟腰背聲有數錢響聲有送叟閉戶聲種種酷肖而最不可解者聲或數種宜齊發則以一氣穠吐並出眞理外事足稱絕技都人士命以娛客必厚勞之用以起家作聲時必坐屛後不肯立客前有貴人戲之必欲其前立遂拂衣去召之不復來爲之徒者數人僅解作鳥獸聲薄醋死不得其傳

薛子曰九皐爲余外家諸公狎客故嘗接見之跡其爲人小心恭謹口不知滑稽絕無挑撻無賴之習大有足多及登傀儡場點染其面目遂不知何物爲四端而以四座之大笑明其得意人間大奸大佞鮮恥寡義國人皆曰可殺之事盡呈其得意中盖粉墨有散場洒滌之時是時眞面目何以對人余嘗以此語九皐九皐曰術在其中故術不可不愼薄醋技洵奇一小人小

道耳不肯立貴人前以見長猶有羞惡之心焉若使之讒諂面諛以求富貴恐非薄醋所甘天地間氣節乃爲此輩有異哉

天爵堂文集卷之八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九目錄

墓誌

劉母張太孺人墓誌銘
程處士長文偕弟德顲墓誌銘
勑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李公偕配
贈孺人周氏合葬墓誌銘代
祁陽申贈公偕配趙淑人合壙子舍蔣孺
人祔葬墓誌銘代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浮來公君偕配伍
氏孺人合葬墓誌銘代

天爵堂文集卷之九

甬東薛　岡著

墓誌

劉母張太孺人墓誌銘

都門之有劉氏以宦學世其家多賢士大夫而母得稱賢者無如右丞餘澤與孝廉芳名叔若姪右丞少孤母節易著孝廉母與父偕老賢稍爲掩母歿而孝廉恐其無徵于後以誌屬不佞蓋不佞辱在世講習聞母賢遂按狀而爲之誌

母張姓太平守大化公之巽女生有異徵太平意其不凡爲愼擇快壻乆之而得計部同舍郎劉公之子餘福遂歸焉母之歸劉也年甫十七杜恭人家秉甚肅母謹事之得歡心餘福具俊才少不羈舉子業不屑事母嘗以微言規之令研精制義弱冠補文學諸生文學父官至觀察爲廉吏下世不乆家告匱少于四人未授室女子三人未有家文學爲家督無所爲計以責母母迺畢力拮据釋文學于重負文學故貴公子

孫多賓譙歲時廣餽遺悉以問母微至米鹽瑣
紉一切瑣屑母罔勞肩之力不使文學分呫嗶
心已分田荊母戒文學讓腴而取瘠產薄不支
會文學有志請纓應樓船大將軍聘征島夷垂
橐返家數百指仰食收責者又時臨門母不寧
脫簪珥無恡色且也益機杼匡之無難色使文
學不知人有緩急若母者誠易丈夫之所難亾
論閨閣矣文學性既薄軒冕及屢舉不售放浪
文酒間以家在都易交海內名士士在名下者

無一不交日與登高舒嘯臨流賦詩他無所事
也母窺知文學敝屣青襟無意薦舉迺督孝廉
益力毋與孝廉語及門閥式微淚潸潸下孝廉
于是益兢兢奉母教肆力讀書萬曆丁酉舉于
鄉母大喜謂孝廉曰若父才而未試還汝家故
物以光大先公之令緒是在孺子孺子念之孝
廉既屢上公車不第養未及祿而深念母生平
以苦節營家不獲受享歲辛亥乞于　朝署教
容邑得以微祿寧母母安祿養者五載五載之

內諄諄以取第報　國勉孝廉者無時不然丙
辰之役棘未撤而母先病歿曾不得終見孝廉
取一第可悲也初母與文學有瑟琴好文學先
母數歲逝母篤信竺乾輪廻之旨禮佛誦經以
祈往生久之相忘習以爲恒母雖不嫺經史而
所生所適皆詩書之家得于耳聞如敬姜孟母
者流多所記憶能口誦示人不以全盛而矜不
以中衰而戚持家儉而有禮御下慈而有方遇
妯娌則譁順承見子姓則言忠孝俾文學君晚

標高蹈之名孝廉君早起文章之譽母之潛德
眞不可誣而至衣布茹蔬迯靡就素終身淡泊
以養休禎又其小者無足爲母道也五十餘年
劉氏之門子孫曾三世逮膝者得十數載而終
天之子母不薄矣母生嘉靖甲辰十月十有八
日卒萬曆丙辰二月十有七日享年七十有三
子一即芳名丁酉舉人娶前庚戌進士河東選
使王潯子東光司教乂秩女女一適岳陽縣節
縣張應璧子府庠生雲璧孫男一　青藜府庠生

娶錦衣衛指揮僉事文廉女繼娶錦衣衛百戶
嚴、魁女亦卒孫女二長適楊恪愍公曾孫府
庠生德新次適長沙府知府秦紳曾孫府庠生
元同曾孫男一悳先幼孝廉以某年月日合葬
母于文學墓銘曰是孰給之母所粒之是孰禦
之母所絮之是孰前之母所鞭之母可貴也是
不可待也母可朽也是不可久也母可藏也是
不可章也

程處士長文偕弟德籲墓誌銘

新安程德懋孝友之士手其兄長文弟德籲狀
略儼然造余請誌其墓而銘之以冀兄弟之無
朽同聲相應同病相憐三復狀語于我心有戚
戚焉按長文姓程氏諱懋武長文其字聚族邑
南牧之浯谿屢世而生唐縣主簿炫炫生邑庠
生墀是爲長文祖若父墀娶于居安里黃氏舉
三男子長文其震男也生八年母孺人背而母
孺人之母程太母者取而育之幼聰敏授書過
目能誦年十五從師孫笏石游好爲古文詩辭
舉子業非其所屑一時同學咸稱長文有兼才
甫弱冠黃氏舅正龍君携之客金斗舅卒長文
歸肆力六經諸史整齊百家譙言坐卧小樓中
書聲丙夜不輟亦好鼓琴臨池深得伯牙右軍
之法手整釋卷即鼓琴或臨池以自適亦或浩
歌獨往于高林柱渚之間陶然樂也精于易學
自比管公明客嘗以疑就決長文輒趨而避之
曰我豈以術動公卿而爲若輩役者哉性狷介
不苟交游體不勝衣而饒氣骨見人卑疵孅趨

拂衣去不與言與人接默然長揖不解作寒温
語人頗病其倨而難近然終其身口不言人長
短發人陰私居雖屢空見人饑困又復百計以
周全之爲快忽其身之爲窶人故其所交游亦
無不以長者目之喜談經濟當其激昂慷慨抵
掌而籌大事往往令人舌吐常遊黃山夜半啓
戶見猛虎張目叱之不知畏其雄壯如此落托
不能理生且羞稱鄉人之貨殖家益貧女兄夫
吳生齊仲從虎林分之金遺長文歸爲立鋪計

歸而殤其四歲之子橐亦漸耗抑鬱不堪微露顏色而病且根矣丁巳夏走金陵會舅氏喪長文喪舅如喪母哀數月不自解疽發近腎囊含酸力疾扶舅櫬歸里奄奄久之而竟不起惜哉所行游蹤跡虎林合肥廣陵潤州白門居多所居停館穀舅氏正朝君及母黨之尊行居多所寓目形勝一一收之筆札詩居多天賦簡癖之性與俗不諧受知遇者中丞一人本如吳公郎署二人靖符錢公顏湛黎公符卿一人黃石黃

公名下之士六人王仁卿張伯庸吳師利黃開先伯玉禎符語曰一人知已死可無恨得朋如此彼以青蚨為弔客者視長文何如也長文之歿為萬曆戊午六月二十有二日距生隆慶壬申五月十日享年四十有七初聘同里吳氏未娶卒繼古林黃氏妬而悍有媿伯鸞之偶竟無後古文詩辭皆發舒性靈格正語警書法酷肖晉唐皆散佚不存存者僅雪堂詩集長文歿五閱月德懋擇臘月六日葬其兄里東三里橫山之陽先隴之次先長文十五年而死者季弟懋俊字德顯生以萬曆己卯三月十二日失母時僅二歲乳哺為苦父不繼娶亦同鞠于母之母及長通詩通史亦好學有兄之風年十七頸脇間皆患瘰癧醫莫能療既冠會大父年七十之官唐邑唐北方巖邑家人不樂從德顯厲聲曰以祖之年而薄宦數千里外此而弗從則將焉用孫子為抱痾涉河濟犯霜雪扶侍三年秩滿奉以歸歸復下帷奮志制舉之業自意頭角且

旦夕露庸醫以刀針誤施疾轉亟時與德懋居右鄰而就醫合肥遂歿于合肥之羅漢寺是為萬曆癸卯十一月十五日得年二十有四聘上山吳氏女從而官未得娶德顯死女與同月亡于室野史岡曰孔子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假令初無兄弟誠不足患而孟氏稱兄弟無故其樂與父母俱存等然則兄弟之痛當亦不在父母下矣余有弟命短與德顯同至今四十年思而悲之德懋上割其兄下奪其弟此之為痛不

翅斷其手又截其足矣銘曰共被兮聯封生友兮歿共感以瘡甆兮胡疾之同倏忽人壽兮洵如飄風爲子造物兮胡是于喁横山之陽兮有喬者松樂只謏謏兮伯季幽宮

勑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李公偕配
贈孺人周氏合塟墓誌銘 代作

李之先有均旺者繇楚麻城徙蜀之永川生文斌文斌再徙内江家焉其後登要始以里選對大廷生信之信之生公允公允生師勉師勉娶

于吳生　贈公公名崇先字紹夫生而警悟好讀書十歲能文章有大志性孝友產讓異母弟不少取會父赴綦江母以機杼資燈火潛心勵志爲文益奇主者首拔之公以父在外不得見公著青襟時年十六褁足詣父所諷以還而綦人務父未償者悉焚之去公父初至綦行遊邑署側有投金懷袖而遁者急追及還金詰之蓋粥子贖罪畏椽吏凌逼以父貌似吏誤者恭人至今誦之公奉父歸一囊如洗居近學宮題其頌讀之室曰近聖居會里士願從公學因開講塾取束脩而孺人則佐女紅以奉甘毳無敢忽趙文肅公每譚性學必延公闡發精奥雅相推重公于舉子業不能作經生恒語故屢舉不售深以盧江捧檄自媿力課其子事母益孝女弟寡母念不寘公恤之甚周成立其子孺人從旁贊之以仰體母意者無不至長君補諸生公喜且悲詔之曰吾不克以祿養吾父若兄弟苟得自振尚可藉以悅吾母暮年若善爲之而公遂

慨然以聖學自任矢力著書鼓吹傳註于壁經更有功公受業劉公質齋終身謹事及歿久伏臘必與父同内江故盛科第今寖少而壬辰春遂不與栴堪輿氏乃咎坊學宮前者闔學生請從之坊者恃勢不許臚列學生名聞之督學使首中公人人自危思計脫且爲公危公色不動直以身當之時少叅公亦遊泮宮父子爲名諸生者三人學使知公父子名不凡又知坊者專不直中者卒莫能傷公不久以疾逝逝二載而

母與媍俱逝又六載次君少叅公第公未竟之
志繼述有人惜不及見哀哉公生平端嚴廉正
友不苟交物不苟取然亦無忤色無矯情望者
如飲醇酒坐春風中而一諾必踐待人以誠人
有陽結而陰紿之者公亦不疑好名節不計利
害即以此府怨不避而又好施予好揚善隱惡
見有遺骨必捐貲瘞之隹事懿行此其大畧而
孺人賢淑貞靜善助于內上孝公姑下孕麟鳳
使僊李霈根至此彌大功不可少也公以少叅

君在西埜時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生嘉靖丙
午七月二十日卒萬曆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
配周氏　贈孺人生嘉靖庚戌十月五日卒萬
曆戊戌二月五日享年俱五十合塟河東三溪
山父塋之次男六人長應期廩膳生娶某氏次
應魁甲辰進士歷今官陝西布政司叅議娶某
氏次應春早世次應昌娶某氏應聘娶某氏應
瓊娶某氏俱庠生女二人一適劉一早世孫男
女十有八人少叅君初爲㡀常不佞讀其文皆
經濟非空文已爲侍御史讀其章疏皆救時藥
石及見文士爲四方封疆之吏才望赫然者又
無出少叅君右迺今而知少叅君種故不同得
之家敎者宜爾也銘曰仕學一心家邦一口是
亦爲政惟孝與友產以讓弟筆以給親養生送
死不敢言貧學思闡先道任覺後以我章縫作
爾領袖考槃在澗近聖名居朝絃夕誦左圖右
書豈無伯鸞德耀實賴鍾鼓于宮聲聞于外螽
斯揖揖宜爾子孫俾爾戩穀以大爾門三溪之

山龍精變瘞億萬斯年永昌爾裔

祁陽申贈公偕配趙淑人合壙子舍蔣孺
人祔葬墓誌銘　代作

是爲　贈太守申公及　贈趙淑人所合葬而
子舍蔣旁祔之塋也屬余誌之按申氏爲楚著
姓忠孝種所從來久遠矣余聞漢蔣滿與子萬
皆太守守上黨弘農宣帝嘆其父子剖竹父子
得稱太守自古侈之而第五倫爲太守妻執爨
先有開內有助豈易遘者哉今貴陽太守申君

父母與妻庶幾是于是人臚其事而銘之申
贈公名都出自南川官九霄公九霄娶蔣難子
謀置側室于燕得金女生印于蜀得王女生
贈公公生而父疾母王五載侍不能乳乳以田
舍娼父卒兩孤以三母撫撫公有差等善憂先
背癈又善痛故公善病燕人孫三者與父契善
公遂父事之死爲殯以義爲服公學失于少孤
不得高其門畢力訓子疽發背醫攻之甚吮之
而弗瘥家人修歲事飲酒樂母王獨携貴陽君

日夜哭會夜將除公恍惚見人以桃枝水灑疽
而愈後二日公復不樂貴陽恐恙復跪請故公
曰此發書陳匱晨也若卧乎出床頭金爲束脩
使負笈往貴陽君于是往戒公無同往公必往
童子負米若衫皆逸去公竟無能再裂衫貴陽
君提書至猶以故白衣延見賀客公之居貧可
想也公母蔣金各備有佳木獨母王貧不能木
春秋又七十高乙酉秋公携貴陽君鄉試舟泊
城陵磯泣曰此從而祖歪蜀道也行至金沙洲
見霽美材者默然如有所思已語貴陽君曰送
若至此歸矣獨弗克將一木返爲之柰何貴陽
君姑悞公見木而念母遂罄所懐可克木值者
成公志而去初公卜父宅兆見爭于宗之尊行
兩不得地因虛焉公母王與金母約曰先入木
者宂之母王先入木當宂而伯氏欲毀約賴貴
陽君善持之幸襄葬事公之課子不嗃嗃而亦
戒嘻嘻嘗訓貴陽君曰吾少也孤多役官司鄉
鄰幸不我侮自若能成立吾足不入偃室恐爲

若累而求田問舍益非所長初　封四門先生
今　贈二千石皆如子官生以某年月日而以
某年月日卒享年若干太君趙氏　封孺人今
贈淑人某年月日生其父趙君善形家爲申太
公擇兆見　贈公奇妻之及來歸荊布自御井
臼自操同閭之出自豪家者㕟母爲師以荊布
易紈綺而太君亦雅敬事之　贈公貧病相尋
失蔣金二母歡族有尊行謂　贈公王母及太
君曰姑媳胡自苦乃爾兒必死矣盍去之母王

泣曰妾與趙媳甘萬死者爲申氏一塊肉兒即不諱願與同逝尊行强太君太君以首蹐地求死尊行察其不可刼爲動容貴陽君無撲滿需試裝每趣父貴陽君將赴丁酉試　贈公不爲裝戒賅毋時太君恙故紡織不輟貴陽君恐其勞止之太君曰吾樂此不疲也即稍卧息聞貴陽君聲即起紡織頃怪而詰之太君曰倦稍息起即作欲使兒知此意太君嗜茶往貴陽君沽吳茗進飲而甘之貴陽君因公車取道白下復

沽吳茗忽指動心割若有所觸不虞至燕而太君遂歿于家是爲某年月日卟至貴陽君哭欲絕徒跣奔歸家人告曰我屬知太君不起矣往公別去太君絕不作兒女子狀此畬悲惋不勝若永訣也者貴陽君聞之慟哭太君潛德不可殫述凡其所遭者極難而無如相　贈公于三毋之下而身爲之婦也婦蔣氏以夫貴　贈淑人碭山尉應春之女幼失母尉痛之爲擇貴壻不得時　贈公與尉生同年而又契善尉知貴陽君爲寧馨而遂妻之以女及歸尉不惜所有爲淑人奩淑人盡捲綺羅珠翠以機聲伴書聲明年貴陽君女弟將于歸力不能奩姑太君憂之淑人悉輸已所有奩進太君而女歸宗黨稱孝順焉貴陽君負笈歲不二三返歲丁丑淑人舉長女歸賅稍久即促貴陽君往無久留會貴陽君伯氏念君壯不善營生盛怒君舉盞碎地贈公聞之亦盛怒伯氏淑人躡貴陽君舉阿堵物而解貴陽君補諸生私計無以慰伯氏淑人

敎之曰試以所有盡予之　贈公不許淑人曰夫即不肖他日所得孰與仲多貴陽赴選淑人爲給途資南遊罝媵尉怫然而淑人自爲任賢孝不止一端其大槩若此矣爲婦十年翁姑娣姒稱鄉黨臧獲靡無異口而死之日稱者無一不痛之則淑人之爲淑人可睹矣以某年月日距所生某年月日僅得若千年聞之何曾曰郡守御千里比之古蓋列國之君噫何綦重哉蓋父母之植德不淺厥有所蘇而貴陽君又稱仁

若世世昌衍宜也　贈公之生男凡二長在屏
娶謝氏次即貴陽守在廷娶即蔣氏繼趙氏屏
生諸生廉娶于李庭生伯子諸生翥娶尚書陳
公薦女仲子監生翼娶諸生伍逵德女叔子諸
生翾娶諸生李先春女季子諸生翀娶知縣盧
公淳女儻所稱詵詵揖揖者非耶銘曰南嶽降
神生甫及申作我王考啟我後人閈門雍雍世
不恒有風之有姑應之有頌外有傳父琢是珪
璋內有保母功在匡襄祁陽之原有美瑤草合

斯祔斯霄壤共老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浮來公君偕配伍
氏孺人合葬墓誌銘 代作

古今衣冠盛事莫烏衣王謝若而王寔起家瑯
琊與今蒙陰壤相錯葢未聞絲綸世掌如蒙之
公氏也者然則瑯琊以王高視寓內而蒙陰以
公高踞瑯琊乎吾友敬與氏則又公之逸少抱
負未究倏歿于官歿二載營葬事幽石未備公
子襄自述敬與生平與亓諫議所爲孺人狀屬
不佞誌不佞與敬與稱石交月照屋梁恍見顏
色公子之請余何敢讓按狀公系出魯公世居
瑯琊蒙之徙則宋宣和間七傳廣宗丞烑生評
評生固始丞恕及忠恕生御史大夫勉仁忠生
封工部員外郎景仁景仁生廣西觀察副使躋
奎躋奎生興濟令封編修一載一載生太史家
臣娶于李生丈夫子兩人長公諱鼐取辛丑上
第今官宮詹學士次即公諱鼒敬與其字禀質
穎異九歲能吟太史公愛之甚會伍孝廉選者

擇快婿以其子妻之孺人來歸時太史敬同官
之諍江陵奪情得罪者黜爲南計部郎敬與與
孺人從年俱十有伍太史疽發歿于滁敬與旅
次少年經紀大事孺人佐之咸若老成人罔不
協禮而奉母太君呼天悲號絕而甦甦而復絕
人不忍聞比歸太史公窀穸敬與從其兄力舉
子孺人則竭力事太君是時宮詹之督敬與若
以兄兼父道而太君之女愛孺人又若以姑兼
母道歲戊子敬與年十八補邑諸生明年食餼

又明年秋試諸省得首拔主者以功令泥經旨
擢弗錄故大司馬前視東省學霖寰李公大宗
伯琢菴馮公皆負人倫之望二公于敬與一則
以所校制義一則以落葉滿寒波之句爭相嘆
服而一時名士若東莞郭百原楊茂仁益都趙
淇陽輩又爭相推轂宮詹才名久在魯國諸生
上敬與一出而與埒世或以兩蘇兩宋目之太
君告析荆敬與宮詹相讓以義孺人從旁賛敬
與使取斷簡磽田而先人素業至兩無所屬太

君疾敬與與孺人侍湯藥不解帶者彌年孺人
嘗私取簪珥增甘毳以進脫粟自飽不敬與聞
也自太史捐館敬與事母太君又十年寔賴孺
人之力太君將屬纊謂孺人曰吾兒得與軾轍
郊祁齊名死亦何恨太君歿敬與痛哭嘔血不
滅滁陽哭父之誠而孺人之悲太孺人至欲以
身殉其眎悲太史公更相萬矣大東之麓有山
水勝敬與樂之携家小築頗讀其中志欲盡天
下奇書孺人輒課耕織以佐敬與敬與千里駒

在櫪下壯心難遏間從酒人遊孺人亦乘間諍
之曰若屬豈所謂直諒多聞者邪敬與爲之神
竦遂謝客一意下帷丁酉之役敬與文已落縻
卷中時主者武林錢沆兩公皆法眼檢得竟錄
之且言東士尊歷下歷下辭工而情不工情傳
丁辭賢于歷下遠矣文章可以觀經濟吾且以
右世大業卜子也戊戌辛丑春官兩上皆不第
宮詹公以辛丑第改庶常敬與私計父兄世讀
中秘書盛極難再廹歸而孺人已先得敬與心

矣復相與家于大東因麓拓園名曰小東思比
鹿門爲終焉計皮相者以未宜勇退相勸沮敬
與曰吾殆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于命未免僕
僕公車者欲托此入都以存吾呂氏姊耳呂納
言玄翰即其甥舉鄉同敬與舉南宮同宮詹洵
稱似舅矣已酉孺人疾作猶諄諄以公車强敬
與敬與與約曰有如昔者當謁選人徼一命歸
以榮廹汝敬與果復如昔雖需次都門乎而惟
孺人二豎是念亟歸問疾延醫和覊心靡弗殫

力靡弗竭而終無救于孺人之死也敬與悼孺
人悲心難禁如失群老鶴頻思奮飛旋趣裝爲
癸丑焚舟計復下第謁東萊太宰太宰喜得敬
與乃曰君名久灌吾耳鸞鳳伏鼠得無爲枳棘
計乎非君所宜棲也新城大司馬公亦語敬與
曰以子之才策名　清朝必得清要百里墨綬
主爵不以絡君矣令甲孝廉不第者得選　制
勑中書越數歲一舉員止三四中選之難甚于
禮闈拔士而敬與唾手得之中書職知　制誥

代元勛贈卹之文敬與用武不患無地矣嘗與
政府議時事受福唐相公知福唐語人曰公舍
人經濟滿腔能決大事剖大疑以其爲文士者
淺之乎窺舍人已俄而敬與被使　命便道展
墓未竣　命校　玉牒　命入直済膺殊眷敬
與遂還　朝　侍從而外惟閉戶讀書惟與臨
邑李季重新城王季木篇什唱和而已丙辰春
神廟臨軒敬與與宮詹公聯翩雁序供事　闕
庭如迭奏塤篪響畣清廟同列無不榮之秩滿
得今擢敬與有大負志不在考工欲疏遼事逆
經臣之必敗迺著遼槩一書遼情大槩一覽灼
知惜無採而見之行者時當簡閱軍器冬官曹
屬若而人各有司西便門獨晚受事人以致期
太逼圖規避敬與奮然請往曰此莫非王事奚
擇焉至則綜覈工費出納金錢有如家督之克
家先是督金海大工兼管軍器拮据樽節不畏
怨叢其慷慨任事類如此而商匠之蒙蔽覆者
指敬與爲今之開西焉已得榷杭　新命將就

道赴餞夜歸勑奴子檢點琴書入寢亾恙漏三
下覺腹脹起坐叔子移從旁舍聞嘔聲亟趨問
敬與詔之曰腹偶不快若柰何遽起犯寒氣爲
也勑速寢移方踰閾敬與呼漱水水至逝矣是
爲萬曆四十七年巳未之十月廿有一日距生
隆慶二年巳巳九月廿有九日得年五十有一
卒于官咨符先太史公云所著有小東園集儉
心齋近稿圃談空門戲論　內制代言詩談史
漢全書行于世有五代史古註會見聞遺事古

文外錄藏于家孺人生隆慶三年庚午八月一日卒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九日年得四十有三葢敬與之與孺人皆早失怙恃家室相弔雞鳴昧旦以抵于成敬與天性高曠以意氣自矜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性縝密無貴家閨閤習氣祭及豆粟雞豚公氏以清節世其家使敬與為士不憂囊湓為官不憂奉廉則孺人功不可少而其機智警敏明達事理則若不分內助刑家敬與以尺書蘇獄丞于怒令之手以先言完

逋犯以將破之家孺人遣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字鄰于折券之後敬與惟恐孺人之有[illegible]于施孺人亦惟恐敬與之不足于義其[illegible][illegible]也內外相成久蹔不易所謂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者非邪使天假敬與之年而弗奪其良內贊鴻名駿烈曷可限量子四人長賛邑庠生娶陝西布政司參議楊公東野子貢士楊時育女次褎邑庠生娶萊陽縣儒學教諭郭思孝女次誼娶沂水縣廩生高名衡女次諒請孤卜某年月日合葬考妣於茾山之原銘曰生甫維家祚魯維公世飭吏治文學在躬太史振響道可參兩作述猗歟絲綸世掌若作梓材樸斲先開惟塗丹雘慶我後來惜哉吾友奔逸恐後胡嗇大年胡奪良偶胡耦而耕不耦而生雖生不耦嘉穀攸成東蒙之下郊原膴膴萬世之藏爰貢幽府

天爵堂文集卷之九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目錄

墓誌

太學生震方吳君偕配孺人汪氏合葬墓誌銘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王公墓誌銘 代作

亡兒耜彥生之壙權厝誌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

甬東薛岡著

墓誌

太學生震方吳君偕配孺人汪氏合葬墓誌銘

余友吳用卿廷持其弟太學君制義示余余讀而善之太學方就試北畿余謂北方之試者未能或先而太學竟溘然長逝前輩有言文章可卜人貴賤壽夭胡於太學不然明年秋用卿携其櫬歸葬新安而用卿子蕃手所編太學行略

造余請曰不腆之辭是叔父實錄若無闕德叔母逝幼子蓋逝而今叔父又逝天之報施是邪非邪乞明公一言闡叔父生平而取信千秋者蕃責也時余將南驪駒在道念蕃志足多於太學又稱世講遂倚馬而誌其石按太學姓吳氏名國旦字震方其先居歙若干年而生某某娶于某生廷兄與廷遺震方母腹中是時震方母哀號不輟生震方故弱多病常嘔血而慧童時

牛日默記程文十首年十二能文震方口吃性
躁不耐病用卿勸之曰爾少不更事故應爾爾
恐非所以養痾盍從我丞四方遂偕震方入廣
陵已入金陵震方病不能從用卿留滯金陵震
方懷之甚而又恐迎用卿不至以病篤紿之返
用卿返而亦病瘍震方手爲之滌口爲之吮時
年僅十五力學日勤乃病亦日劇蹔輟舉子業
業醫家星家書頗得其旨後數年病少愈復理
故業得補諸生應南畿鄉試赴試之秋見有死

塗者震方身無餘貲即解衣衣而瘞之用卿將
携家遊燕震方念母春秋高自請以往願以身
事俄而母病震方不解帶者年餘會震方伯兄
子喪于都恐病母聞私哭於別室然終不能禁
母弗聞母疾因之篤震方侍疾之心亦篤歷數
載如一日焉母死哀毀骨立及服闋震方語人
曰母在旦身未敢以遠遊今母逝矣使伯仲經
營四方而旦安居弗敢也遂擔簦適燕見用卿
遊道日廣資斧不給爲用卿策售其所藏鍾鼎

圖畫獲數千金子母數年嬴至無算而已亦輸
貲入北雍受知大司成湘洲李公莊冲虛許鍾
斗兩太史並以國士相遇名噪都下時用卿已
返里中震方因歸語用卿曰童子旦稍刷羽毛
而母節未申姪蕃學業未就今歸欲挈蕃而北
以叔姪爲師友共圖雲霄之業以冀表章我母
氏奇節用卿許之歲庚戌蕃與北叔若姪苦志
下帷切磋久之皆不售震方爲南歸計以用卿
在汴迂道從之欲與俱歸抵汴而用卿燕矣震

方亦遂攺南轅爲北轍乙卯之役震方方將怒
而飛而子蓋病且夭後五月而震方病作亦不
起可悲也震方之生孝友成性無私賜往來南
北間笥篋悉授兄與從子即寄諸僮僕心亦弗
疑不修邊幅一裘一葛以送寒暑而深得山水
園林法書名畫之趣獨與項唯中及族人明水
德常仲勤諸君契善居常謂明水鄉之鉅實擬
與共入深山成一家言而于德常代償其負于
仲勤貧周之死恤之于唯中延爲子弟師救旋

誼而篤交情世無兩矣往南歸時附貴人舟夜聞舟中有娟悲泣詰之蓋主私僕娟而欲析其配者震方面折而別之其疾惡之嚴又如此方蓋逝用卿寛震方曰若無憂余有子二惟汝所擇震方怫然曰兄何言也旦視諸姪未始不猶子諸姪視旦亦未始不猶父豈必嗣之而後稱子顧寡媳無依蕃與蓋業有夙約得以蕃一子畢其志足矣配孺人林塘汪氏性端靜寡言笑震方善病孺人善侍病見震方躁無不承之以

順初歸吳時儈業中衰嘗脫簪珥佐震方讀用卿細君與嫂氏皆嶲燕孺人以一身侍夫病復侍姑病曲體姑心一如體震方心即震方亦常語昆弟曰吾母高年久病而得少延者吾婦力也終孺人之身無一日不在嘗藥扶病中生蓋十四年而先見背蓋生事死祭倍于成人言及於母淚即潸潸下病甚謂蕃曰吾巳矣死無所憾願兄語吾父廣妾媵爲宗祧計萬一不可必幸以兄餘子爲我後爲人孝友好學大類震方

震方生嘉靖辛酉某月某日卒萬曆乙卯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五汪孺人生嘉靖癸亥某月某日卒萬曆庚戌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七生一子即蓋娶潭渡黄氏太學生廷紳女女二一適槐塘程明允一適巖鎮余茂桂論曰蹠壽回夭事之適然不可以語天道故賢而無年往往見於人世震方年過半百殉難稱夭而才之未究志之未申又夭其子大可嗟異示人以善不可爲豈天意與要之適然之數人力無如之何

天回流芳壽蹠遺臭震方將安擇也銘曰震方生孝兼友飛思高試必首縱爾才貞爾守不負人寧人負雖摧前雛鎩後鳳胡殃亦罹咎形可銷名弗朽兄買山姪營阜林環左泉帶右龍劍精于焉偶文在墓匪諛口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王公墓誌銘 代作

霸州之有王也從小興州徙始祖郎蒐裴城東之青口里以農事開家數傳生徐溝大使宗仁宗仁生承基承基生四子仲爲奉常公名遠宜

字長莘年十六補諸生名籍籍起父以弟承賜
無子使公爲後其後三年食餼七試不利公曰
士之遇合固有時確安義命愠不形色常受北
海馮宗伯知萬曆丁酉舉于鄉辛丑成進士會
馮宗伯典試得公試牘大喜謂榜有國士焉壬
寅謁選人知山東鄆城縣鄆故多盜公謂安民
先于弭盜則保甲法終不可罷用是申飭惟嚴
而盜跡屏往者盜陳鑑湖劉賊先後犯鄆死事
者鄉先達王公晟死守者令李公珩歲久祀廢

公爲之葺祠置田不斷血食黃淮溢行水大臣
　請濬朱王口以殺勢督數省州縣長吏部衆
赴工民以爲病工不得竣而疫公役民以法撫
民以情飲食醫藥䘏他長吏有加故民樂爲用
而河上工竣鄆獨先公績用彰聞亦爲是役最
河支流自蘭陽逹張秋經于邑西五岔口衆流
滙集漲則良田爲谿壑公籌久之得計爲衡其
高下奏石爲閘以時瀦洩而膏土不受潦旱反
受灌邑食千百世之利卽鄰如文嘉猶賴之人

有嫉公介而以事誣之者幾敗乃公事公笑不
辯後竟白而誣者反以誣坐白蓮賊起鄆廬舍
付咸陽之炬獨公遺愛祠如魯靈光巍然峙豈
非天乎令如公法當內　召時行取典停戊申
暫擬主虞部事督驗試而公心無久蹔事必求
可不許人干亦不樂干人故考選遂得南御史
當事者久而悔謝曰公何太自重不令人一見
邪聞者歎服其高時需　命者數十人不報可
經歲相與具疏乞歸省　許之壬子所爲後兩

尊人相繼歿公讀禮而　命適下甲寅服闋得
補廣西道巡鹺河東公上疏陳時事可慮者五
慮政本旁落慮大臣輕褻慮士氣摧沮慮邊事
敝壞慮吏治偷惰語皆救時藥石　福藩支鹽
違例公不亍挺然具疏言制不可違愛不可溺
藩不可肆得優　旨弗罪爲後父睨舉子公爲
之有室爲置産爲教補諸生戊午引例陳情乞
以身歸所生而仍叔所爲後父逆奴犯順數陷
堅城公邊處正驗于是有奴酋背逆難赦　廟

堂天討宜伸之疏公按鹺日久皆先試其效而
後　請于是有巡行鹺役已竣鹽法要務當飭
之疏已未回道東夷未靖時事方艱于是有遼
兵最急之疏有綢繆難緩之疏有簡用閣臣之
疏考最得以御史贈所生公念初所爲後父不
復得今　贈乞　恩許改給故　勅命並畀數
也已巡光祿已兼攝巡青則疏　儲講難稽疏
機固當轉疏援卒屢逃　光廟御極公直宿
欽賞銀幣則疏　聖主履乾同慶疏治平第一

要務疏寺庫積貯有限　今上御極公又當直
宿賞覩前而殺是時　朝野悲喜同臻典禮吉
凶並舉議論黑白相參言責之官公而外顧安
得當也　國有大營建公奉　命監督謂時詘
不當舉贏則疏　聖主垂裳疏遺患益急言官
忤　旨　上震怒廷臣皇皇不知所出公愈數
數疏疏時事艱危疏言路阨塞疏君道當廣容
納疏優恤畿民根本疏逃官所在見告疏防守
榆關機宜疏經撫和衷共濟敢言之氣傾動一

時　顯陵享殿柱蠹當易計者率數十萬緡公
與科部議予數千金而柱易得　欽賞午門工
費不貲公與內外諸司爭執節數萬金而工亦
告成則公樽節愛養之心居然可想已掌河南
道侍　經筵巡京營量移冏卿廷尉以至奉常
所在咸有建白匪可一一計咸期公三旌九列
爲　國黃髮元老而氣血耗于憂時精神敝于
經國心力竭于建言奉　差便道甫入里門一
疾遂不可起朝野惜之公生平窮不失志達不

離道通籍以來廿餘年仕宦之途人無間言計
前後所條奏數十疏雖賈生之痛哭陸宣公之
勤懇無以尚之忠見于事　君孝見于事親友
于見于兄弟刑家見于閨門然諾見于朋友慈
愛見于撫子姓馭僕隸而營師之喪舉人之火
時人之緩急恤人之疾痛婚嫁人之煢嫠此公
之餘事其小者也公生嘉靖戊午二月二十九
日卒天啟乙丑二月十五日身歷　五朝年得
六十有八元配胡河曲令永定公女繼侯處士

常公女皆　封贈孺人嗣子一人之珙庶膳生員娶青州太守劉公試舉女繼娶中書舍人李公禎陛女女一人胡出適四川僉事劉公之蒙孫光祿署正兆麟男郡庠生震嗣孫一人錫命聘鳳陽郡丞孟公道溥男郡庠生麟徵女之珙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鄉乞余誌之而系以銘銘曰奕奕奉常不恒有履薄臨深身是守何以評之忠孝友家邦之聞在人口夫何伊人阨陽九猶有鳳毛爲語後易水燕山靈秀剖若堂而

儐氣脉厚樂哉斯丘與地久

亡兒稚庠生之璞權厝誌

兒既死余慟不能制悲痛過情得嘔血疾痰結心脾食不下咽恒憶吾兒在世雖短有不可使朽者數圖紀載提筆未書涕淚先集今將朞年余病日甚余生早孤身經患難自幼善憂見兒成人有志憂稍稍釋不虞復見今日悲將無巳疾恐難瘳苟一旦先朝露不幾使吾兒不可朽者從此朽矣余則何忍遂爲哽咽次其事兒名

之璞字開美余長男也母陸所生余少也貧依外家兒即産于外家秀美殊常眉目如画膚理似玉琢襁褓最易養白日常憨憨睡夜不知啼不煩母乳哺力生四五歲見余讀常入余齋端坐聽讀竊筆墨書籍爲嬉戲之具鄰兒跳蹦呼引弗往也家有食物問余與母未嘗不敢先食歲巳丑余從陸翁汝上官所未得遣兒受業方六歲能作家書百餘字余大奇之紀有詩明年携家俱汝即從汝上爲擇傅教以蒙書不肯讀

讀學庸語孟周易諸書資不甚敏而最潛心每誦必至二三十遍乃可不忘足不越塾母性姑息惜其幼而讀嘗呼之去去輒復返天性至孝惟見父母有微恙即廢書立牀頭此外無虛晷也余得先外祖母蔡太夫人病信苦凍不得即歸覩爲齋沐禮北斗兒亦齋昏夜起從余禮斗余叱往寢兒曰寧有父獨勞而兒安枕者乎弗聽壬辰夏余歸自汝僦居月湖東擇無可就學者爲延師於家年十一能作時義二首漸長漸

知上進欲從有司試是時余方好遊家居日少
命兒毋出哄學業成試未晚也兒聽命止丁酉
余復挈妻子就外家居月湖西而身遊燕兒遇
朔望必禱于境神祈余道路康而事母益曲至
即其外祖父母兒必晨昏問侍務求得其心兒
嘗語母曰兒見吾父善事外祖母而兒不類不
孝之大者弟之穎亦漸長時勉之讀相質經史
且戒之曰吾父抱大志不售所望吾二子何如
者吾與若苟不自振拔而墜家聲罪將焉逃凡

其一用一食之物必以進者與弟而自取惡者
一衣履弗私也兒有姊亦孝且慧最相愛將于
歸余苦不能備簪珥兒跪進曰大人即貧從長
安來買賦之資未罄即豐歸吾姊吾與吾弟當
竭力食一卷書大人弗我念而儉姊氏也庚子
兒年十七秋八月督學使者洪公大選士于省
兒得補郡博士弟子員迺冠辛丑余復北上兒
偕弟送余登舟歸而手其弟與姊泣不止持齋
籲天日祝余及其母氏余作家人書無他語必

諄諄問二子學業兒一日寓余書曰兒知大人
期璞兄弟甚亟敢不時時注念昔眉山老父豈
便無志四方兩蘇先生奉程太夫人教遂成千
古名賢璞兄弟不肖即不敢望兩蘇吾母賢不
難爲程夫人大人弗爲慮而併寄其所撰文來
覩余出以示長安交遊諸公人人稱嘆謂余有
子也葢兒氣稟絕弱又過于努力每旦夙興非
三下漏不寢下帷覽卷室若無人作文必苦思
壬寅秋七月疾遂作先是余卜是歲終爲兒婚

京邸一夕忽夢兒婚花燭盈堂宛然相對獨新
婦衣衰絰從輿中出余驚覺以爲大不祥也及
秋季抵家兒以婦母卒未殮奉母命權迎婦過
余門矣葢甬東士大夫家發喪則嫁娶兩禁必
需至服闋而後舉故有是權余以夢正驗不足
怪及聞其疾而後恐不可言遂延醫百計救藥
會郡選諸生雋者送明年鄉試余戒毋往試兒
必欲往選且得高等讀其試文亦復精彩爽徤
猶謂其病可無虞也越癸卯正月日甚余憂亦

日甚兒見余憂輙曰兒不孝不善攝貽親以憂
然死生有數願大人少自寬也疾卽甚乎猶將
向其婦問兩尊人中饋有客問疾不能見而獨
聞隱鱗葉鄭朗陳宣遠三君者至聞之卽扇入
曰此吾父畏友重念小子而至安敢不見而三
君者夔之如子過存無虛日兒外祖父陸翁所
居同堂昕夕視兒疾兒語母曰吾聞外祖履聲
至輙喜第不忍尊年人煩其僕僕亟問耳初翁
以一白苧衫授兒曰雖暑弗使病體寒兒受卽

衣卽坐臥不敢去體曰此長者賜也甫近秋病
色略去且勝于夕如是者將及旬余色喜兒亦
喜七月十日爲余初度先一日兒勑婦盛理稱
觴具而于是日早起櫛沐率其婦與弟拜堂下
余力止之乃長揖遍召余所知厚婣若友與余
酣歌堂上且告諸君必求余盡歡余果歡命兒
先就寢而以夜分罷酒兒從臥榻中猶問母曰
大人今日果歡乎兒之孝欲得親懽大率若此
不意去我生三日而疾復大作作則勢轉篤轉

急竟不可支豈兒自有室以來卽坐病未及捧
觴爲壽子心未竟而顧有是舉邪大可哀矣兒
性既孝而又慈喜施予常解衣以衣人省金錢
以給人余有從弟崍癈家至窶余念出一本常
分食食之余出遊兒卽體余之念念之反倍于
余所分食余召二三宗人飲亦及崍崍至而以
衣垢敝耻入座兒卽解體中鮮衣衣之且戒無
還崍感兒深至泣下兒力學十餘年專師績牙
姜君一人事之甚謹而惓惓計其貧以力不能

安全之爲恨兒作人和而婉宇度溫潤可親無
疾言無厲色卽待婢子僕人藹藹然也居恒悄
悄瞰余色余喜兒喜余憂兒憂必入以告其母
若兒者可謂近世之以志養者矣兒才清俊長
而漸奇余恐妨舉業禁爲古文詩辭兒不敢稱
說古文詩辭偶其舅氏命書軸文文爲學究所
撰兒鄙之請更撰而卽爲且撰且書文成大佳
兒輩友相傳以爲美談有詩數首死後余始見
之令收世風刪中然不多得惜哉書法好倣九

成宮哀册二帖其好清事頗似余書齋必掃地焚香張圖展帖余從都門得一小古研歸置齋几未及示兒兒一日同母氏入齋見之愛甚欣賞摩弄不釋手余得諸其母氏之口今郎以此研同其所愛玩數物以殉得研時余有詩末句云許將山屋老不受世人磨詩之讖如此兒生萬曆甲申九月二十六日丑時卒萬曆癸卯九月初三日午時得年二十使天假之年定不作人間凡兒而今已矣悲夫悲夫兒娶陳氏爲太

僕卿思齋先生曾孫女無所出娭他日璜兒舉子當爲兒後今厝兒先大夫馬湖府君櫟社塋之東南隅淺土上余自卜葬身之地遷與俱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一目錄

墓表
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喬公墓表代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李公墓表
勅封文林郎知蘭谿縣事程太公墓表
碑文
知象山縣事周公德政碑
驃騎將軍孟公祠堂碑

工部主事榷武林南關楊公生祠碑
象山縣知縣吳侯碑

甬東薛　岡著

墓表

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喬公墓表代作

初侍御喬君為襄陽李官時片言折獄矜而弗喜人稱其敏而慈君曰受父教已居西臺抗疏敢言不避權貴人又稱其直而君亦曰受父教父可知矣侍御嗟父納誌泣血稽顙乞不佞表之表曰封公名梓字子芳其先志剛生通通饒

生貴以活饑得賜爵生雯雯生世卿世卿生教授繼宗繼宗娶于侯生封公封公生而端簡不妄言笑垂髫補諸生食餼試輒高等時教授公司訓淄川封公既讀復問家人生產賴侯夫人極力佐之始得精進厥業故封公雖屢戰屢却而青雲大志老而益壯侍御成進士理襄陽之三年始得以章服褒封公封公固辭不受必欲取甲第而後已歲己亥侍御以襄陽治行徵令官封公亦以壬寅貢至　闕下是時緇衣儼然以當萊綵而封公初志亦已稍遂封公　廷試畢侍御捧觴長跪而進曰向者封大人而不拜命意大人雪腮之志未酬天府之名未策今名成而志展五斗折腰必大人所不屑而况兒官諫諍批逆鱗安危旦暮不測兒苟萬一不測旦暮而使盈尺之　綸終不逮于吾父何以為子于是封公欣然許之侍御乃疏乞前封不報已而值　覃恩封公始得被　特典而侯夫人及之封公天性至孝爻好施于母氏早背抱痛

終天事教授公與繼母務求獲其歡心而異母弟兩人教之學為之有室事任其勞産取其瘠封公雖未嘗一日為政而是固為政也庚戌秋里中大饑封公仰屋嘆曰祿不及降里鄉黨安用祿為遂發所有粟大賑而又倣張益州創義宅貯鏹徵粟貴賤出納以時以待不火賴以全活者無算使侍御兄弟父子或解旅裝或捐廪餼相率而賑于榆關于鄉曲者無非率封公之身教也封公未貴時頗慕功名既貴則又慕恬

退而守貞介居家杜門足未嘗至于僵之室有司之以鄉賓造請者故數數僅一往以副其意復我者鑿坯遁焉侍御按淮鹺賄至封公者數人封公厲叱之去而貽書侍御責令愈矢清白又戒無發覺以斃賄者之命其嚴正中寓寬厚往往若此齋居自書四語揭諸壁不受暮夜金錢不通公門囑托不圖子錢收責不憑勢力欺人語載喬氏世德錄及誠信錄中晚約五六長老倣洛中眞率爲老人會登高眺遠臨流賦詩

而侍御每飭尊俎以從曲爲娛親之計封公不嗜飲然不厭人飲飲必喜人盡量已盡歡出入無軒蓋一童一騎自隨客有勸之輿者笑曰昔人安步當車吾有款段享過顏斶遠矣雅好讀書自幼至老手一編無寒暑輟人有考故實者叩之輒應可稱腹笥生平有獨行不求人知擬諸古人其梁伯鸞之儔而侯夫人內助實不讓德耀當侯夫人告終時封公年尚富誓不再娶著有鰥論以明志識者謂此封公自寬之助而竟不果臻也惜哉封公無疾一日忽促具衣冠就櫛沐正襟端坐環立子孫怡然瞑目顏色不變所謂其生如寄其死如歸孰謂封公非異人哉侍御公鍾鼎旂常千秋大業夫孰非封公之不朽繇斯以譚何必百齡然後加于今日也封公生卒之期與子姓之次詳誌中不具列於戲惟天斯高惟地斯厚惟此貞珉斯質路上行人之口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李公

墓表

不佞嘗從縉紳先生游聞晉有李少宰公得私淑及讀公墓誌而後知盛德大業所聞固未盡公也按誌公名尚思字從學河東曲沃人系出金進士源歷顯忠沈毅善庭芳潛德五世而生玫公玫生讓公讓生明性公以公貴得贈讓公屢封贈明性公皆御史大夫明性公娶梁淑人舉五子公其四生有異徵父母以姑息愛弗使蚤學公竊自發書讀抜　永陵戊午鄉試第一

成　郘陵戊辰進士歸內艱服闋授比部主事
司郎有聽胥爲政者公敎駁爰書不阿同舍今
上卽位察公方廉公直調銓曹未幾以外艱
歸及起秉銓衡時忤政府削謫無敢敘者若而
人公登錄無遺而權貴之以私干叱不顧久之
人亦不敢以赫䗁加公諸所條奏如愼考選久
邊任類皆鑿鑿爲　國家石畫已晉卿寺出入
奉常廷尉之間先是閹撫承故相指殺卿貳洪
朝選　命會議擬從末減公時攝大理卿抗疏

正法直犯庇奸者弗之恤至疏救李諫議沂于
杖劾巨奸張鯨不法忠直之風傾動朝野迨掌
宗廟禮儀社稷郊畤之事數當　上心又公之
餘事也已陞大中丞奉　璽書廵撫西川公念
西川物力窮于採木宜休民而地控巴隴承平
日久邊務廢弛又宜觀兵于是以與除督有司
以保障督將領而吏之墨帥之債者褫不留亾
何賊寇松境又亾何賊寇松坪黑水公師所向
罔弗授首不費水衡一錢賴公亟見之防豫也

卽播酋負固公徙薪先憂頻形奏牘登直勦滅
之功足多哉播平公考亦將滿人詰公宜先報
滿後報功　恩可兩冀公曰將士以死命博此
捷吾以子孫謀緩其賞不忍爲也竟以功次上
公亦竟廕一子令有貪且虐者當路囑公假上
考公暴其狀下廉訪使者按治之威茂兵備以
監邊欺罔公論劾去之及公以少司寇召還尋
改民部攺少宰威茂適需補都門脩舊怨計含
沙中公公遂上疏乞休　上不許　旨留溫甚

公且飄然拂袖矣葢公天性朴忠根諸孝友少
見父母病輒不食泣禱乞代梁淑人歿時公哀
毀泣血絕而復甦身督窀工手親土石以求完
好考功時迎封公養疾作公侍病不攺少慕疏
終養　上廉公孝得　予暫假後數年封公計
至都公千里徒跣哀毀泣血絕而復甦若喪梁
淑人兄三人皆文學公事之甚謹而封公晚所
舉異母弟最幼公撫而教之爲諸生官至八座
產不敵賈人子分兄若弟者過半浣衣早室自

奉簫然而以其所節倡衆振饑活及旁邑邑有大典作如學宮祠宇橋梁之役往往畀力佐之歸田二十餘年門無軒葢口無臧否非邨翁野老較雨量晴不樂從此公之生平矣生嘉靖戊戌八月四日卒萬曆甲寅六月二十又三日饗壽七十又七配王氏封淑人子永培亦發巳卯解元永逵爲伯兄後俱早卒永新被廕爵姻屬皆士族載誌中越公捐館之明年乙卯冬十二月永新奉　勑營葬地于邑之東郊誌納諸幽

而墓門無表曷以昭示行道以屬不佞敬題曰有　明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李公之墓而因撮其懿行之尤大章明較著併臚諸石云

勑封文林郎知蘭谿縣事程太公墓表

程太公生七十三年爲萬曆戊申仲子子鍪以蘭谿令擢計部郎歸省覲捧觴爲歡旬有餘日而太公及配唐太君相繼歿大拂子心計部與諸弟哀毀係戀不忍死其親後三年而始葬厥胡山麓子鍪納誌于幽思無以示觀者乞不佞表章之敬題于贔屭之石曰太公名大俊字汝彥其先居歙槐里十數傳而生泰亨泰亨生尚信尚信生宏皆高尚孝弟力田以德著閭里宏公難于子年六十有七太公甫生生六年稱孤孤孤無期功之親托母氏學鄒人三遷而太公少警敏善悟遂慨然慕三徙成陶之風嘗廢書嘆曰彼以英雄餘算寄什一子毋吾以什一子母寄英雄勝算何不可者而賈遊之念動迫總

角算里中額辦歲賦不爽錙銖人目爲隷首再世而才又善息爭里中爭者兢趨太公一言立解相戒弗使太公短太公嘗爲人主質錢比隣火同事者請委所質去太公曰如是是焚未必而剝先之盍下揵須之火果滅歙俗信形家太公父若祖求葬地不得日手形家言涕需需下客詫問太公太公曰吾非爲子孫徼福寔懼逝者之不獲安也亾何得善地而後太公心始慰遂以鹽筴走四方所至絜寒粒餧桀疾婚鰥與

息人于爭者不可計大抵皆善人所爲而甬東
居最久感最深一日拾遺金上虞道中偵其主
于慈谿還之主請中分金太公笑却曰余柰何
不受全而反受半乎舟覆姚江負板浮者三里
許忽白衣搖櫓援太公岍而援者遂不見盖神
人也太公雖賈遊乎而儒其心好遷史讀至儒
林郎諱言貨殖常謁王文成公墓沈酣其遺編
而深契其旨及太公爲封公冠服僅一御衣布
衣與野老處無論不入城市見官長郎屢延鄉

飲賓未嘗一赴子五人伯仲皆進士伯子鈛爲
杭州李官早世仲郎計部子鏊以才望推儀部
郎公其所封也叔子鏘庠生季子鐸舉人同計
部丁酉鄉榜卒者一人子錝孫子十一人若羣
鳳之起丹穴太公身後福澤可想見矣論曰語
天下之無情者至水火極矣程太公恥然之躬
猶夫人耳而能使火不焦水不溺豈真有至人
之術哉跡其生平所爲可對天地質鬼神使子
孫食爲善之報而身免于禍固非偶然也新安

本儒里令遂成貨殖之鄉藉令以貨殖相太公
夫亦孔門之端木也乎

碑

知象山縣周公德政碑

不佞初遊長安聞天下吏治莫良于江西之安
仁令欲識之而未能也歲辛丑會大計吏象山
令闕以安仁調象山從左布政使沈公九疇請
也沈公爲人廉而方最知人其于轄下有司知
安仁深然安仁雅不負沈公知得部院薦者十

有七牘而以弗佞于郡丞丞以蜚語中之遂得
調安仁城溪山間地寧而寡事令苟自好譽郎
起象山邑大海中地瘠而民頑且多盜又屬大
郡之下瘠則苦辦賦頑則喜鬬多盜則井里弗
得恬以嬉而屬大郡下又易招指視豈豈才令
至此鮮有弗窮者夫趙魏之老不可以爲滕薛
以其不宜于小也通才之士不然不擇牛亦不
擇雞無難割焉侯至邑焚香祝曰安仁象山誠
兩地令非兩人不易地有此心功名則不敢知

耳而日勸民間農桑惟謹訟者諭以理遣之弗
罪盜初捕至者諭以法遣之弗卽罪下令曰弗
吾化者有三尺法久之課無逋庭無兩造道無
拾遺稱化國而侯日與博士弟子員坐膠庠講
文秕一時士類寔藉侯啟廸焉部下士大夫與
其門下士最知愛者不許干以私秋毛不得有
所餽遺干以私有所餽遺來者謝不之見或見
之卽拂衣而起　國家功令歲十易重編民間
版籍以閙奸民匿其產匿其食指大閙弊孔邑

鉅事無難于此他邑如道傍築舍不能定而侯
指掌間罔不因革井井不旬日而版遂成民士
爲之悅服凡事經一過人冡一盼雖數越歲乎
而能述其始末舉其姓名若侯廉而又嚴正聽
敏豈非曠世一令哉侯治象山既三載天下吏
復當大計府察象山邑人邑人賢令二司察府
府賢象山令考功大夫察二司二司胥賢象山
令而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舉書且數數上殆
不讓安仁之十有七薦焉爾已矣自此而臺省
而卿貳而公輔侯非吾邑人有哉高山大海功
德長在敢播之貞石俾千秋萬世覽焉侯姓周
名官楚之夷陵州人

驃騎將軍孟公祠堂碑

語曰子產而死誰其代之子產惠人也是故民
之歌之而武士以殺爲政夫殺與惠不並行非
有田疇之樹也非有子弟之教也歌於生而尸
祝于其死者曷克覩迺今得吾友孟驃騎而灑
然異之驃騎與余幼共師門受儒業嘗讀慈者

所以使衆恍然悟曰使衆莫如行師大慈莫如
止殺書不足學請學萬人敵學成授驃騎將軍
守居庸關久之死于關軍若民畚土伐木謀所
以祠驃騎余聞而嘆曰吾于是而知子產之果
難其代也我　國家定鼎燕山以居庸爲北門
控萬山而關車不得方軌而領之以副將軍重
鎖鑰也驃騎深思曰此重地也元氣懸于肅氣
卽使孔明當事不得以蜀之嚴治而務以寬恩
行于兵法之先闕無桑麻稻粱惟取給于餉軍

賴餉而民之逐末者亦無不仰餉往者給放愆期又從而漁獵故軍病而民亦無不病驃騎力請于司餉得如期關支而含哺衆庶幾忘驃騎之力于何有食足矣政遂次第舉于是裁豪强之借役者而夫馬安于是禁貂璫之絡繹者而驛傳安於是疏任使之壅滯者而衞僚安于是創營房之傾圮者而軍伍安于是均城工之勞逸者而力役安跡驃騎所措注于居庸者一本于以慈使衆之初志關人益視猛將若惠人然

雖謂驃騎爲居庸之子產誰曰不可也絳灌之無文何論廉介驃騎身起書生不直橫槊賦詩而雅知崇禮庠序捐俸飾黌日延青衿弟子商略桃文人又呼之爲儒者天性樸約布衣蔬食指不知染關人錙銖覘偵帥如讐而亦常捐俸以給鰥寡孤獨之無告者人又呼之爲廉士夫將而有一惠人人已不勝其思慕而宜其尸祝而况其爲儒者爲廉士則關人之謀祠驃騎于其鄉良有以也古之名將如孫吳衞霍而下決勝千里策勛絕域不乏其人以驃騎英勇欲敵爲人即兼孫吳衞霍之略不足爲驃騎難所難者亦惟是寬大和平以元氣作神氣爲 國家捍萬世鎖鑰之重地耳昔 武廟將狩上谷道出居庸侍御張公爲巡關使者抗疏閉關不放天子度蹕關人至今稱之爲北門一真鎖鑰今而有孟驃騎張侍御不得專美于前矣余安得不深爲代子產者慮也

工部主事榷武林南關楊公生祠碑

洪範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其四曰司空夫食養生貨阜財司空掌土安居又養民阜民之主民所賴以安焉者也匪直商也而食恒資于貨貨匪商弗能通 明興令甲司空大夫得榷關通商使安之非竭之也問其所掌亦唯是土之所產若竹木之屬是榷他無與焉司空大夫之榷武林者則獨兼 敕督河渠關使者有善政竹木之商嘗被之益或有紀貞石而尸而祝之前此未聞刻一切細裁之出于其塗者何德

于關使而甘同畏壘之祠庚桑哉祠之自楊公始公成　神廟辛丑進士筮令淮之山陽是時上有風霆大吏旁有豺虎稅使民方重足方側目而魯恭卓茂之譽出于重足側目之民以彼措注不難旦夕公輔而浮沈十有餘年始晉郎署無竢問而知公卓然流品矣今　上辛酉以水部郎銜　命榷杭之南關公念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而務以保障之道爲繭絲竹頭木屑政公恩之所必迨者亾論矣杭之河渠自江干北

抵湖墅爲里二十爲區六八省商旅之所必繇故事設艘九伯輪而載月分而爲輪者五輪分而爲艘者伯有八十商利而舟人亦未始不利也舟之奸人乞月六其輪而輪伯有五十其艘夫輪期竟則貨業已湧艘數殺則載復寡而商病然而載値之低昂準商貨之輕重有例在尚可憑而估也舟奸之龍斷不已者俄而私分水次又俄而私分壩埠水次分艘即分屬艘分屬則大殺而載者常不足壩埠分貨有偏屬貨偏屬則大湧而需載者常有餘去一弊復生一弊寔其朝三暮四之奸亰商以益已而商幾不願出于其途所繇來者漸矣公至廉其情喟然歎曰裕　國之法莫善于體商商困若此如養之阜之何詎非司空安之者之責哉幸而我得操河渠之權往也下三章法曰水次私分者罪曰壩埠私分者罪聽分水次曰載値昂例外者罪聽分壩埠俱無赦著爲令而數十年商旅往來莫大之困一朝遂蘇賈人子范有道輩相與歡

于塗曰天吾知其覆我也父母吾知其生我也公而天乎公而父母乎而吾何以報也于是鳩材屬工樹祠于浙江驛左數十武而以文屬不佞初不佞渡錢塘經公榷竹木所竹木諸商頌公寬平而仁恕者洋洋盈耳猶未聆一切捆載者之德公深也不佞應一切捆載者之請而書其德公之深若曰微禹吾其魚乎而未暇一一爲竹木諸商道也或曰公之澤洵溥矣淵矣而知所德公商其慕義者邪曰說在乎易之損矣

損之時無不損下以益上而上九獨以益下為心夫弗損而益之則其得臣無家勢所必至易足異也考公世系出關西夫子雅守家風力追清白一介不肯苟取在官之日有以宋繪關西而下像來獻茲事亦大奇賈敦頤刺史數州歸朝行李唯敝車一輛公行李亦唯先像一卷夫子之告冉有曰施取于厚斂從其薄對哀公曰儒委之以貨財見利不虧其義觀公之御商徒躬寔兩得之謂之仲尼之徒奚忝焉公名師孔

冷然其字貴竹人

象山縣知縣吳侯碑

象山益明州屬末邑攷之圖經其山磽确雄秀摽勝郡南而水則襟帶滄海舍海則亾從渡而郡也其從黃溪至者注北境之馬頭浮海四十里而岍而從馬頭抵黃溪者如之自刱邑以來長風巨浸行旅徼福已而波后弗靖東坑西滬兩隄橫決而浦澈遂壅閼不疏亾盛潮灌則舟膠而潮信不恒黃溪灌則膠馬頭馬頭灌則又膠黃溪一不迨岸勢不得不候潮中流雖沍寒溽暑枵腹而舟竟日夜而又且有颶風之患為疆吏憂而手不能援也嗟夫此豈獨馮夷氏之譴哉吳侯蒞象踰年政通人和百廢畢舉思海波消長害行旅也尤甚于是以海所從來者遠難施人力乃鑿山通捷易海水所謂不迨岍者南自下沙北至于白石縮水道二十餘里安且近以避黃溪馬頭之害侯捐奉及贖鍰為義倡應若響趨若子不日告成功施于萬禩余閭邑

人宿斯志有年矣一旦畢事人人慰心歌舞稱吳公善政而乞余紀之余惟徒杠輿梁王政所急然不可施于潮汐之區而便宜難言未有不自賢哲始者李冰以沫梗則穿江使舟蜀民至今饗其利侯以浦淤則開山通道民免于病事之成固在人要以釋我躬之恫瘝而躋之安阜同是心矣侯既思象邑之溺猶已溺則務思象邑之饑猶已饑象之人方尸而祝之宜其永之貞珉也不佞辱侯鄰部士耳熟侯宅心寬應事

謹持已廉與物恕而爲政又勤有行人口碑茲
不具載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一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二目錄

祭文

同社合祭沈嘉則先生文
祭元輔瀔陽趙公文 代
祭陸大年先生文
合祭浙江按察使肖翁蔡老師文
祭趙太宰文 代　祭從父恭敏公文
同社合祭苑馬卿兼陝西僉事張孺覺文
祭光祿署丞聞岱輿文
祭衛孝廉文　祭聞母金太孺人文
祭從姑母朱孺人文 代李文
合葬先祖母張安人告墓文
告本堂司土文　祭孼兒文
祭僕文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二

甬東薛　岡著

祭文

同社合祭沈嘉則先生文

嘉則先生不在人間朞年矣岡等辱先生文字之知而會遠遊未返故今始得造墓下陳情嗟乎先生竟宿草邪夫大塊受形何物無盡其間不死而死死而不死徑庭無筭自古身冢將相伐在河山名霑竹帛者宜其與天地同長久矣

至若紆青拖紫號孤稱公薰灼一世學不足以師衆德不足以範時其死也文繡寶玉而託葬而名隨形滅與腐鼠稿株類此可與先生較生死哉先生形僅七尺壽不滿百歲身屬布衣無大過人而其生也北窮燕南極粵縉紳先生畸人隱士操觚染翰之夫無弗知中林沈先生而其死也亦無弗晝悼沈先生夫不死者名難致者名以先生漠然丘壑辟人自修而名譽若斯之赫赫也奇矣先生少爲諸生一時先輩若胡少保張大司馬諸公以國士許先生然先生亦以國士自許名高才大不宜于時廼遁而以烟霞老顧其英雄之氣至老不磨酒酣氣盛譚及時事神色俱飛當其快意淋漓楮墨千萬言不停行部使者與郡縣大夫至必造廬先生介而容物不爲鑿坏踰垣而杖屨亦未嘗一至公府吾觀今江湖間自謂高人肩摩趾錯陽操其鄒枚之業而陰有所爲先生慕子長之遊將五十載夫以五十載雅遊所過王公大人虛左倒屣

而死之日惟書連屋人謂先生處士之最有德其信然邪吾鄉大隱自夏黄而後寥寥焉又數乎百年而先生出石牕紫翠若增而奇大海風帆殊益其秀憶得先生自號天放詩有云落落中原大布衣其自肖眞矣先生著書足藏禹穴其名存即其人在孰謂先生死也先生鍾天地之私可以無憾第其一腔惻惻獨在鳳毛竟以晚年獲之而頭角且稍稍露造化之于先生全矣夫復何念攝衣高坐一飯而逝徹性命齊死

牛方寸蕭曠至死可捫俯仰古今撇斯人矣先生交籍滿海內而里中如罔聞猶所獨契先生樸舟入郭必首過二三子家文酒終日即二三子亦時時過先生山中問奇而今不可載得太山梁木祇自興悲讀先生遺詩若文安得不涕霑霑也

祭元輔瀫陽趙公文 代同省諸公作

於維我浙山海毓靈大儒元老照耀丹青維公一人如嶽之岱更聳尤尊世不可載姓名磊落

及第丁年文章氣節兼握其全侍從 熙朝輒忤政府投之遐州公不避苦 聖明側席萬里召公欲優黃閣先寄 青宮心不敢私善不敢客顧世唐虞期 君堯舜勛猷彌著樞要漸升旋自八座遂晉三旌 帝曰懋哉爾憑爾翼爰舉大政授公當 國公持政柄海內翕然果瞻舜日而戴堯天不虞年來邊徼沓沓人難措手公不變色東恬蜃海南掃蠻方普天率土莫不來王中使未收言臣遐棄雖曰公憂弗知 宸畢公憂曰亟公疾日深屢乞骸骨不許雲林主眷之隆近世無兩憂 國如公不媿頫仰以公疾革默奪潛移 國本遂定公竟不知嗟公一身挽回 英主幽憂之悰抑鬱誰語生不辭瘁歿不居功夕陽秋色四海悲同嗚呼哀哉爲相而良爲神而正雨露風雷爲 國命令鄉懷月旦 國仰列星賴守弗失我輩堪刑

祭陸大年先生文

嗟夫翁一旦捐賓客邪昨秋冬間翁有病色僕

日造而問已而見翁起色再挹言笑爲之喜已而別翁造白下越歲而歸而翁在木者旬有餘日不及視翁屬纊從翁子若孫躃踊之後有深憾焉僕與僕兒子皆妻翁門受翁知妻僕翁謂其黨曰之吾南容氏妻僕子翁謂其子曰之爾治長氏僕被魚服蟠于泥中虛翁所知恒督兒子蚤露頭角副翁盛心而翁今不得見傷哉翁性孤峻負浩然之氣落落不諧于俗世竟撇能知翁斥翁如仇翁無所好好頌詩讀書而不事

須讀者仇眎翁翁無所遵遵祖教父訓而不率
教訓者仇眎翁翁無所惜惜尺箕寸裘而不念
箕裘者仇眎翁翁無所謹謹伏臘薦而不供
伏臘者仇眎翁翁無所由由禮門義路而不踐
禮義者仇眎翁翁無所畏畏天鑒人指而不顧
天人者仇眎翁翁無所恤恤香名大節而不矜
名節者仇眎翁翁無所居居孝子廉吏而不慕
孝廉者仇眎翁人之所以仇翁皆僕之所以慕
翁敬翁親愛翁者僕嘗謂翁力學能文章人事

宜通顯翁翁之懿德芳軌造物之理又宜通顯
翁而以其身僅終州幕是又翁自視一官以爲
仇而不肯瞑目者也夫以僕之慕翁敬翁親愛
翁而又處翁骨肉之間一念爲翁之衷無庸指
白日以自盟翁疇昔雖知我未必知我心于今
靈爽赫然在上無物不燭豈自謂當日知僕者
尚屬皮毛邪朱門華屋元是滄桑佩玉拖金總
成傀儡翁篤行君子壽踰七十流譽不磨翁自
視與人何如可弗以一官自歉也僕也負上睽
肩媿豆椒漿耻壘有芻一束與兒子痛哭而致
翁

合祭浙江按察使肖翁蔡老師文

維萬曆戊戌冬十月浙江按察使肖翁蔡老師
捐賓客已再易春秋矣門生某等望閩雲稽首
灑國士之淚而道阻且修媿無能束芻墓下陳
其心腹憧憧至今顧念不肖等得有成就皆師
賜也會鄉縉紳入閩之便路經同安唯吾師以
文字知我輩于是炙雞絮酒而哭師以文曰繄

扶輿之靈閟兮頊獨結於東南帶滄海之風烟
兮秀七閩其獨涵儵大人之飈馳兮吾師篤其
騄駬肇釋褐而起家兮薄河揚之嫣然冠治行
於語溪兮家負耒而戸絃旣郎署彼尚書兮含
鷄舌而近天爰浙民之籲　賜兮借寇公于東
偏涖明州其臥閣兮謝若邪之一錢朝聽訟于
棠陰兮夕譚經于黌室收奇音于爨下兮範騂
騮之旣逸潤膏霖之脉脉兮披清風之瑟瑟悵
宵旰之患退荒兮遂奪我之循良聽竹鷄與

石鼠兮南縮兵乎貴陽建節盤江之滸兮羌矗紀而振綱更綮知此藩政兮寔夷撫而民康夫何吾鄉人之望兩兮喜鉚珮其復來總外憲於吳越之區兮若登十有一郡於春臺躋二高而作賦兮庶幾子大夫之才也攬千秋而玩竹帛兮固已厭榮名於九垓也雖寄形於人間世兮誠結想於蓬萊也冀金鉉於　清朝兮期泰運之舁開也胡捲雲旗而駐風車兮遯長逝而不囘也嗟歲豈在龍蛇兮而賢人之適罹其災也

白日墮彼虞淵兮魂黯黯其增哀也哲人不見兮余何心瞻太山之巍巍也亂曰宦轍終始浙河濱些四海蒙澤浙獨頻些士私陶鎔民私仁些與物俱滅吾師身些所不滅者在路人些盛德大業不可磷些長公麟趾宜振振些登華陟膴克顯親些生氣炅炅沒不泯些霞表雲外歆師神些

祭趙太宰公文代作

碩臣淪喪　國運攸關如公者艾嶽峙衆山在乾雲從在離日佰喬嶽之摧衆山無色悲公殂落憶公平生關西暮夜儘礙門清公甫登　朝不佞政府謂餡匪甘謂荼匪苦拂衣褁足履豈防氷繼之執政復不相能滯公遠天投公偏地樂其所居了不介意　上念羣宰召公江干使均四海使統百官公遂翻然掌羣六典俊乂彙征憸壬林蓊欲取而代迺謀擠公誰謂腐鼠可嚇雲鴻公覘厥徵去不竢　命徵公鳳麟容人梟獍鹿裘帶索志老田間鄉人誦義弗讓　朝

班頗牧之思　宸衷方亟國人大夫況待矜式徵書載下殊眷彌增乘輿劍履　恩被何曾今日見聞不無新異公旦在今居宰易計公倡卿士盡瘁鞠躬清通裴楷簡要王戎公如芝蘭芳馨性在又如玉金堅剛不攺冀公當事假以松年措枉舉直浴日囘天歲罡龍蛇賢良不起不化列星亦乘箕尾昨歲云暮木木妖頻厲家占測災應大臣大臣如公應當負荷公之云亾有六不可陞除大政印若合捐公不可逝期以

幹旋贖貨撤朝　上有非好不可逝公期引當
道邊情伏　闕空捧諫書公不可逝期落　帝
裾疏牘留中蒿幾俱折不可逝公期渙大汗九
列在位不止晨星公不可逝期存典刑比歲軍
興一人百慮不可逝公期借此箸公不可逝天
胡逝公毖國之厄㴞公無從某等悲公以公黃
髮陽九悲公以私一廛曾受花開滿縣㷀作棠
陰高山流水澤在琴音我封有牲我把有酒白
我承冠哭不禁戸

祭從父恭敏公文

嗟乎我叔父司馬公之疾弗起也若泰岱忽頹都人無君子小人無弗驚悼而以恒情測公者則曰公有未可逝者三鳳雛之未翔也孫枝之未茂也先人之敝廬未足蔽風雨也嗟乎此非知公之論也公自釋褐登　朝以至有今日何嘗一日忘國則何嘗一日知有身與家哉試稍舉其最著者如以庚常擢都諫則辟矢批龍劍借斬馬而杖責直言抗疏獨救以分守大參歷總憲方伯則禍靖悍宗横戢稅使而十年荆邪再捋虎鬚以御史大夫開府上谷則同甘苦鼓覲上之心嚴刑賞作死士之氣而身同鎖鑰保障北門以左司馬制薊遼則裁貪■濫賞使將不忌兵禁債帥餽遺使卒不苦歛而高牙所建遂變樂土以大司馬理禁兵則覈虛冒籍以清行伍从沿之弊立互保法以防造手作姦之徒而一時營政斬然改觀公所至自奉一布一菽悉沽市肆間與民同價此公之大略以此觀公

而公之爲公是曾有一毫身家之念者哉夫才士莫難于有清操清士又莫難于無矜心一清如公視包苴等糞土汚穢惟恐浼身䜛謂今之伯夷不爲謬許而于人無所不容絕未聞以峻刻待天下人誠端士不必求親于公而公自樂與之親如其匪人雖善媚不行易事難悅惟公足以當之知有公不知有私知有法不知可假知有盡命竭忠不知可優游養祿生平無矯情無飾行以爲爲之自我者當如是故其攝行提

伐無箸不從手借無策不自心營夜以繼日叢
慮損脾肢體浮虛久藥不療及遼師以敗績聞
時公已不復代庖猶扶掖伏 闕盡瘁鞠躬誓
不以[redacted]遺 君父之念之死靡他於戲痛哉公
位至上卿齒週甲子又得其五畏途終始人無
間言天以完德完名賦公公自撝畫之所為夜
必可告天地歿應無憾惟是遼民未寧 國耻
未雪耳不及聞六師奏凱目不及覩 九廟受
俘是豈公不肯怡然自瞑者乎人謂公之未可

逝吾以為在此不在彼也昔我先祖督木蠶
荒抱疴入 覲公與勞同王事病同氣虛歿同
北土歲同己未而我祖之年增公一載數之偶
合若此其異觸今追昔五內崩摧於戲痛哉剛
辱從子分廁卑紉公于群從中獨以國士遇我
剛不肖無能以國士報公幸從公于燕差得祭
公病色侍公屬纊敦公匠氏所可自安者惟此
而已夫以公三十餘年戮力 王室而不得歸
首林泉一日之娛是又剛所深為公痛者也敬

陳牲醴稽顙几筵哭向叔父不自知其失聲於
戲痛哉
同社合祭苑馬卿兼陝西僉事張孺覺文
客有稱公曰佳公子厭薄豪華游戲文史客有
稱公曰良大夫專城化粵治旅却胡客有稱公
曰老居士萬慮氷消一心灰死有如此者淺之
眎公公所難及遠性高風泉石煙霞人皆籍口
金紫銀青誰能撒手冏卿兼臬既膴且華孺覺
眎之於我何加扇枕舞衣意之所嚮上疏引身

北堂終養言告母氏何以娛情引流積石名園
傷城月上花開以觴壽母旋偕弟昆亦及朋友
幾番搊管幾度飛觴我言君醉君指我狂人生
須臾譬大醼集未改懽容繼之以泣嗚呼傷哉
孺覺少小跡起高門宦轍所過名隨澤存迨其
晚年聿章懿德豈無遐齡不易生色公所弗瞑
我所孔傷皤皤壽母淚落高堂鶴去秋煙園空
野蔓手上一觴不竟公願剛等辱公交籍德業
相依期以百年白首同歸胡公之歸忽先[illegible]

碧海青天雲程偃路山陽之笛西州之門今焉
已矣愁過悲聞嗚呼傷哉

祭光祿署丞聞岱輿文

施有不報數有適然何論天道跖暴回賢吾友
岱輿胡逢其適胡生不虛胡死不逆昔者吾叐
孝友夙稱事母盡力懷橘臥氷友弟共兄分憂
共樂俯地仰天吾友不怍叐道責善是匡是襄
不剖而見一片忠腸身長卿門行同桑戶蔬食
布衣居然寒素不惟奇節雅有古風得見君子

執禮必恭恤人之孤瘞人之父不火不衣以助
以補事求理得善畏人知一官甫拜清白先期
至其持躬臨深履薄旣謹步趨亦重然諾有如
吾叐理必全身夫何意外禍加吉人不檢之時
不測之水問諸馮夷孰推行是請看今日幾人
如君意若峙岳氣比蒸雲或恣膏粱或矜門地
命不畏天議不顧吏毋得年壽不但令終反若
吾友容死波中酒杯纔停叐生方別解纜登舟
形容已滅與言及此我淚如麻儻謂天道是耶
非耶死而有知當不瞑目無論其他寧恐母哭
罔等不依厠君石交疑變疑化謂龍謂蛟宜予
遐齡今死且客何物清流乃沈白璧深訝造化
永感幽明陳詞薦酒空憶交情

祭衛孝廉文

於戲慕位之夫傪三旌而薄一命貪生之士夭
殤子而壽彭年安知修短雖殊總成蘧廬之宿
崇卑何異皆是勞生之機釋氏平等之觀本無
爾我莊生齊物之論盍化低昂人所以獨申夫

衆人之巔而獨延夫衆人之後者唯是不朽之
名故有萬乘不如匹夫百齡不若一瞬者此唯
可與衛孝廉道也孝廉吾黨白眉士林紫電少
禀敏才長奮奇氣書無不讀指霄漢唾手而登
生無不攝謂耄耋跂足而到而沉謹厚寬仁心
無驕志鄉黨宗族口無間言莫不期孝廉垂雲
之翼飛必翀天追風之步奔將窮地而竟以數
奇阻其大物翼方側而鎩繼步方展而蹶從耿
耿生平僅得一令蕭蕭宦況將赴商河人謂此

官非孝廉肯爲而孝廉以爲何官非王之臣何地非王之土吾志克行吾責克盡即一令尊于三公一邑誥于九有温嶠之喜動乎顏色祖逖之響攬在澄清僕輩始意孝廉不戚戚于下位必綿綿于長年十室絃歌小割未止百年熊鳥大藥不如而孝廉竟溘焉先露賓客倏捐悲白駒以傷心感黃鳥而酸鼻於戲孝廉骨掩泉臺名留人代百千禩後骨與名香何勞高位安事大年同庸衆人之胸見哉且也天道猶酌挹彼

有餘注此不足孝廉未殫福澤留以遺其後人他日 温綸洊被慰孝廉于九地之下者何可限量孝廉達人知不以高位大年抱羡心而不瞑也於戲身殂京國魂返家園文章化作斷霞經濟委諸宿草僕輩與孝廉生死辭矣我哭孝廉陳辭酹斝我送孝廉素車白馬

祭閭母金太孺人文

夂道惟聖恒德惟貞母能克之施于守成閨閣所誇曰淑曰節孰有箕裘同志不滅式覲巨室不乏鬚眉桑田滄海變不踰時朔而朱門暮成白屋母儻見之不食其肉痛母蚤歲逮稱未亡孰不爲守戒深履霜捧玉持盈兢兢不止素業所留終不減始陰性宜嗇母又不然宜節者節宜捐者捐總領大綱務操弗失四十餘秋有如一日既善用箕亦善用明事無鉅細識定惟行人以巳清方母箕得陵母之明余擬其識淑節孝頌忠藎等臣譬母門戶社稷偉人稽母生平鞠躬盡瘁女中丈夫當之不媿母也自眎理得

心安怡然含笑足以盍棺列嗣賢人意更快足跡其所貽君子有穀母曰弗子英哲盈前麟兼趾定孫追曾玄母曰弗榮追褒旦夕 命服翟冠孫子之職母曰弗壽我有香名名之不朽孰與遐齡岡等侍教嗣君備聞母德母之云亡覩朋傪色有肉一豆有酒一壘嘆服賢母敬薦靈帷

祭從姑母朱孺人文 代季父作

嗟夫吾姊女吾家頌朱氏所見無非儒而孝而

廉故荆石丈忌孺慕而姊氏相之爲孝子丈忌績學而姊氏相之爲大儒丈忌惠愛而姊氏相之爲廉令彼其所修近世閨幃尠不讓德宜造物之俾之者罔弗厚而卒令丈不得與吾姊偕老令姊氏稱未亾人抱痛廿年此天之不可知者雖然丈之年嗇而姊之年益豐豈挹彼不足注此有餘之天乎夫以吾姊得壽而貴爲廉吏頒而五斗之祿又使其子若孫能守之至老死安而不乏養試觀里中閨閤丞欽自喜佐其夫

美撲滿者不少大抵非賈人婦卽墨吏之妻一涉清修未免至老死尚操力作名在井臼以今觀吾姊氏天之所與良多也吾先封公而下同祖兄姊凡十一人其居末其間不獲年不獲一命者不乏卽獲年獲一命矣及其老也又未必如姊氏之佚而康若姊氏可謂天地父母之所私而顧亦遭不幸于其子千里龍駒逸之廣莫之野至不可蹤迹人生洮痛孰有加於是者而吾姊以其身丁之固知天不以全與人也吾姊終其身呼號悗悼思而不得見者今將見之地下豈吾姊今日眞有南面之樂邪興言及此吾黨似不必爲吾姊潸潸淚矣姊靈有赫弗薄麼羞而格之

合葬先祖母張安人告墓文

天啓改元辛酉歲冬十二月六日癸酉不孝孫岡敢昭告于顯祖考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四川馬湖府同知宗四十府君　勅贈安人顯祖妣王氏　勅封安人顯祖妣張氏茲爲祖母張安

人寃雖久返室堂魄尚未歸窀穸靄滯淺土甲子將更痛愈岡父早世岡分又卑伯叔弟兄咸泥于堪輿氏之說衆志難調岡用是寢食不寧出入係念言之淚下想到心摧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無可自贖今年冬岡自燕歸山開向利不敢謀衆捐貲舉工敬奉祖母張安人柩合葬于祖父墓穴荎石封土事已告成地久天長幽宮永閉運回氣轉庇廕無疆凡我孫曾而下福履均綏螽斯緝緝多生忠孝之男瓜瓞綿綿永衍

縉紳之緒謹以醴齊牲肴用申虔告

告本塋司土文

年月日里人薛岡敢告于本塋司土之神岡顯祖妣　敕封安人張氏柩羈淺土五十餘秋築舍道傍難調衆志體魄弗安悲痛奚益茲者岡不自揆敢冒欺衆之罪獨力自肩卜期舉事山開向利日吉時良爰奉張安人柩合葬于先祖考郡丞府君墓穴伏冀尊神降祥錫福陰綏陽佑代茂人昌至于啟殯開穴動土伐茅術家禁

忌罔一不徇願以此身自當休咎陰則唯求永安我祖母陽則唯求無殃及本支併我家口薄陳清酌用告威靈

祭璞兒文

嗟乎璞竟至此邪詎不念吾與汝相倚爲命而棄我去也汝死吾則安能獨生汝遺書遺文與衣履之類甚衆吾從此安忍覩之爲子二十年汝最孝吾與汝母亦最愛汝然望汝一意誦讀不欲以吾生平萬苦聞之吾兒而今已矣吾生不辰幼喪汝祖屢世宦業無可立錐患難備嘗貧窶徹骨憂憤成疾幾死得生青雲之志一朝遂沮所望吾兒如農望歲見兒漸長則喜長而美秀善讀書則喜垂髫一出遂遊膠庠喜且不勝與母私慶汝匪枋榆之物再大吾門計日盼汝門戸亡幸若此之甚深可痛矣吾過多端應難子汝世世清白豈無陰德足以存汝而汝夭邪嗟乎蒼天既汝才汝賢汝露頭角而復汝夭折冥冥之心竟不可問豈育汝者先世之靈而

奪汝者吾之不德邪吾即不德以汝曲意事父母敬老重尊親愛姊弟睦處其宗謙接其友寬御其下而又能分人之苦痛人之疾周人之急息人之爭年少所爲大似長者有一於此可以少延其年而汝備衆善不足自活邪吾聞成家子不死敗家子亦不死汝在豈止能成家而竟死抑又何說汝既死奚不不我亍之爲愈即吾亍奚不蠢然愚懵忤逆怠傲之爲愈若然吾必汝戚而汝今大戚我柰之何哉西河喪目吾

昔非之今及其躬三號癡博大非人情人苟遭
此安得不爲有情癡也吾生好游兒與姊弟相
送必黯然下淚辛丑之役吾解維去聞汝入室
哭異平時吾身旣久于北汝疾旋作于家豈其
有所感觸乎吾寢燕寓夢汝娶婦得衣麻人竟
驚而醒是豈其兆乎艮可異也所可慰吾者汝
病之初吾卽還家傾家市藥展轉攻醫心罔弗
悉力罔弗殫凡若此者將及週歲冀得汝生寧
甘吾死爲汝和劑不避酷暑汝出眎我勞苦不

寧饑飽溫寒數問不置汝病如此安將何如汝
姊同病汝反爲憂藥餌饘粥不肯先姊步不徙
移猶亟入問汝病如此安將何如見人省試踊
躍動色時呼阿弟詰其工程手上一編病未嘗
置汝病如此安將何如悲哉吾兒今皆已矣汝
逝之際勢雖篤語殊有次猶能坐而進食不謂
汗渙如雨轉眼便瞑老親幼婦不作一語相訣
吾兒丈夫之氣至死不滅然汝知父母愛汝甚
無所事叮嚀也吾棄大聲與汝母討悉與其室

中所有圖書玩好爲汝治佳木美衣衾其爲吾
兒平生所愛盡以殉廼陳酒肉几筵爲文與汝
母汝妻汝弟慟哭而告之吾兒其聞之否

祭僕文

昨午孟秋汝來自齊問姓則李通名曰福旣皆
父兄亦鮮伯叔心則弗離髮巳蚤畜見謂庸奴
使作爨僕務節米鹽且儉口腹滌水器鮮掃地
塵撲事無精麤辨在不速汝貌若愚汝才可掬
駈使兩秋意其足育將拔諸庖反代我祝恐汝

肝腸非其面目故遺之金敕掃廝屋汝納以閉
不知隱伏試汝廼深知汝廼熟廼從廼公馬蹄
車轂南遵秣陵北抵黍谷西攀華巔東放岱麓
吾跡所經汝罔不逐知我絜人蘧廬必肅所適
薰除去而猶馥旣眎饔飧更奉櫛沐巨司閂爇
細察豆菽以其身先聽不我瀆曉而請書能誦
版牘不教而知其知自夙嘗遺存家歲三往復
命共盈持信以期覆咸舉木蔦來讚銀鹿我本
翁夫出遠親族屢病屢痊汝藥汝粥年來之游

戒嚴川陸夕恒不暇舒我頓憊午榻朋來有酒有肉宵館茶香候誦候讀小主青襟稍易魚服病色變歡起而匍匐但急公田不言私蓄事主以忠與衆以睦風爾諸奴使以功錄盡瘁鞠躬[illegible]廿年一宿汝志不移汝名已暴躁人難事我性喜扑機惟汝投刑不加竹億汝湖干暮夜拾麓檢其所藏還入于吳罥之以蕢手撣而縮市朝猶難何況幽獨衣冠猶難何况礤礤吾意汝心必如五穀美種一腔不剖而卜屆指侍燕爲

度者六偕出同還分寒獻燠思與汝歸不責耕牧佐我暮年種瓜栽菊詎意主人爲汝賦鵩五綠草頭露晞曷倐汝形忽銷汝力空勠天與善人胡不汝祿我殮汝軀有帛一幅我盛汝瘞有美其木南雲迢迢北風飀飀歸汝者我代汝者孰左右永辭悲聲在筑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二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三目錄

頌

清淮德政頌有敘

讚

小像自讚　陳明府讚
鮑元則釋子壽山像讚
元則醉顛像讚　王鴻臚像讚
周承明像讚　王伯艮像讚
謝君采廣文像讚貴陽人來自圍城中

吳仲晦像讚　謝長吉像讚
吳用卿像讚　亡女亡兒合寫像讚

銘

硯銘有叙　墨銘三首

厚之以白木製兩榻各系以銘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三

甬東薛　岡著

頌

淸淮德政頌 有敘

盖聞棟梁天挺大造之篤物因才瑚璉國珍淸廟之使人以器故經濟視辭章異軌而操觚與借箸殊能若夫才擅兼長不畏左輓猱而右格虎况乎器堪大受何難巨納海而細吞江恭惟汝用閻公宇內鴻儒天中駿士丰神灑落現

昔人一十七化士大夫身眉宇蕭疎種昭代二百餘年奇男子相古今來未窮之妙理無乎不探宇宙內所有之秘書無乎不讀入乂七步傳聞鄰亂之時繡口錦心取辦咄嗟之頃月旦名下評先重于汝南卯未科中犖遂空諸冀北語聰明則貫世聽而辨三豕渡河操學術以登朝志豈屑五羊干主起家民部只閑雞舌同香思報　君恩恒謂龍鱗不逆　璽書入手甫寄濟淮搜粟之司錢穀在躬再見暮夜却金之節法與恩而相濟無非爲富國寬商朝及夕之所圖總是欲愛人節用仁慈得諸天授貞介是其性生苟可開自訟之門雖匿課者不忍沒其絲臬儻能入自新之路卽違條者不欲加以蒲鞭旅願出塗垔甘受舍而公則志存文酒典屬登臨付吏人以持籌呼友生而授簡亭名寄林邊啓畵檻雕闌署本蕭蕭水上館騷人韵客四方之士從杖屨者如雲五斗之資散交游者若芥誰謂文人不善爲吏而吏事不免妨文也哉岡

猥以衰庸謬叨膠漆家鄉背越思一字于親朋蹤跡浮淮托孤舟之肝膽十年可以入座卜君於未入　闕之前一歲爲之九遷喜此是方晉階之始勉從屬吏之請聊申野老之辭廼作頌曰粤稽蔡疆在天中央遥嵩近汝獲秀分祥是生俊碩乃棟乃梁早呈國器玉質金相旣執赤幟號令辭場塵絕騏驥輝覽鳳凰高飛遠到身寘巖廊列爵計部起尚書郎爰奉　簡書督餉征商于淮之沛魚數鹽鄉厥輳維轂厥集維航

自南自北于橐于囊寡取薄斂喜貢樂將籌不緬頷帑不斂藏刑寬罰省政美法良既以扶善亦用化強俗因以阜民藉以康貞操素表廉名日芳使君悅目朝霞夕陽使君適志淪茗焚香鶴翻松露魚躍蓮塘使君與客游戲辭章日居月諸倏見三霜揖師讓保待贊需匡瞻彼淮水東流湯湯使君之澤與之俱長忽焉解纜攀送不遑我為民吏乞留衣裳

讚

小像自讚

我生於無爾肖于有疇智疇愚孰妍孰醜靜躁殊心語默異口閱厥形神我勞爾否度厥歲年我速爾久對爾蒼顏慚我白首我姓爾名幸同不朽

陳明府讚

五斗饔飧爾志不屑五柳怡悅爾腰不折爾愛爾潔我愛爾哲庶幾乎彭澤氏之節

鮑元則釋子尋山像讚

以為非元則者異冠異服以為是元則者此心此腹吾方喜其身在谿山而人奈何怪其狀兼僧俗子尋何山豈云北有王屋南有天目華岱嵩衡知子周之而尚嫌不足得無汗漫其蹤而之廣莫

元則醉顛像讚

子醉不醉子顛不顛子其人而仙者邪謂子顛者以形謂子醉者以色若求子以形色幾失其所謂元則

王鴻臚像讚

生市半百而修尚不逭九尺日吾心在永壺志在鐵畫集書法之大成而殫其精以探索意其為石隱獨往之夫不知其為金門大隱之客胡客能肖君之顏之朱而不能寫君之心之赤邪

周承明像讚

若短而小若假而真豐爾文釆嗇爾冠紳即非道侶亦是外臣夢中之夢身外之身恍兮惚兮子誠何人牝牡驪黃是子之質松風澗水是子

之神

王伯良像讚

謂似伯良而無其傲骨無其熱腸謂不似伯良而有其玉質又有其金相高樹之下曲水之旁可以賦詩可以流觴宜其听然舒者爲哄貌闇然發者爲文章

謝君釆廣文像讚 貴陽人來自閩城中

窺厥表顧方儀茂叩厥衷心錦腸繡道妙于隱顯之間身存于患難之後不能寫子之多聞寫

子之直諒徒傳其神於阿堵中而稱於人曰君釆在望此之謂皮相

吳仲晦像讚

朱衣皂帽危坐正襟安所寓目安所關心豈獨有得於蒲團之上而欲以其土苴布諸妙淡發諸長吟矣乎

謝長吉像讚

之何地也而松吼泉瀉之何人也而玩物觀化是嘗以研爲良田而以筆爲躬稼其所能者幾

黙而行其所不能者得時而駕豈非有慕乎李王孫以爲字而生其身於烏衣之謝者邪

吳用卿像讚

骨換神仙相慚公侯月營千載心含九州不知眉端之有憂喜亦不知皮裏之有春秋陸賈橐裝馮驩蒯緱皆非君之所講遊藏我彝鼎遊彼商周遠取諸物好古敏求二丈夫子能文好修自之爲難兄難弟君誠不愧於太丘

亡女亡兒合寫像讚

若生同胞若死同病若娶若歸也同姓慧而至孝若又同其性行憶若侍立吾之坐隅則然如璧人之映若姊若弟俱無可夭之理而同夭吾欲排天閽而問所以操死生之柄愛若父者相向而泣憎若父者相率而慶將若父母之積愆所招抑若兩人之宿因所證嗟嗟求其故而不可得則有強而諉之於命

銘

硯銘 有叙

與薛子遊者三人石處士松滋侯中書君而三人享年之久近唐子西識之詳矣若余之年固甚長於松滋中書苐於處士不知其孰長也爲之銘曰處士之年莊無底極苟誤墮諸地即不可以永今夕於戲處士所以示余立命之則

墨銘三首

守其黑惟老氏守其玄惟楊子吁嗟乎文史褒厥庸封爾桐祚厥土錫爾松滋之萬戶其俾爾羽翼鉛槧之流潤色圖書之府

毋曰非雲旱五彩文毋曰非金游千秋心爾伐足多爾名不可磨山可使礪人其如爾何

厚之以白木製兩槅各系以銘

一坐一臥毋荒毋惰坐則省躬臥則思過是惟管幼安之奇貨

塗無漆存爾質友烏皮親白室徐穉去懸其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三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四目錄

題跋

閻汝用晉稿題辭　八際山房集題辭
楊龍友七義題辭
吳國華移居集杜句題辭
效嚬草題辭　米氏四奇詩題辭
鶴書樓集題辭　許敬修詩稿題辭
蓮廬吟題辭　西山紀游題辭
題寤辭先生卷

題楊冷然所藏王荊公入細山水小畫
題家藏沈啟南先生古木寒巖圖
朱定國五嶽軒石記跋
宋搨瑞室卷跋
元人瑞室詩文墨蹟卷跋
朽木居士畫竹卷跋
文壽承小行書跋　文壽承千文卷跋
劉玄暉賣馬行跋　李乾修雁字詩跋
邵道卿臨十七帖跋

董仲籲刻趙文敏帖跋
吳用卿所藏孫虔禮書北山移文卷跋
郡丞俞公德政碑記跋
姚子雲九華山游籍跋
王巢父竹石卷跋　煙駕園題詠跋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四

亞貞薛　岡著

題跋

閻汝用晉稿題辭

吾友汝用罷呈瑚璉性契林皋羨老鶴之高飛身輕翮逸畏大鵬之遠徙海闊天高三載分曹頗幸簿書有暇一麾出守幾令胸臆無奇量移觀察之司猛動考槃之典于素心適矣如蒼生何哉而

璽書復臨叅知再晉晉陽尹鐸爲保

障者八年江東季鷹思蓴鱸于千里情之攸觸聲罔不隨義協國風篇題晉稿當君入　賀之日示余懷歸之人短什長謠紙上若二陵風雨抽章咀句案頭即三晉雲山若令簪組繫心安得煙霞滿口宦囊羞澀攜來當萬斛之珠璣客況悲秋唫罷助一庭之蕭爽迺知辭章亦是公事弗視丘壑重于官人可也

八際山房集題辭

洪都戴大圓在時嘗爲其鄉人董八際先生而

無從見也癸亥冬余賓白門先生儼然見過察其人政如冬日之日可親可愛及讀其文則又極千古之奇一字一句不屑作人間調大圓之言不虛余見士過好奇品與俱怪嘗使人不可近後世有述吾弗爲之八際奇于文而坦夷于人如此夫文生于人之心乃知冬日固有奇光可以重華可以吐咸池暘谷可以跳浴而必不作彗之掃電之掣也夫是之謂大奇雖謂繼檀弓爾雅考工之奇其誰曰不可

楊龍友七義題辭

龍友鬚眉丈夫賢青早領學術經濟咸有父風其西子七義獨于若耶山谷粉黛之流惓惓致意者何也豈眼中所見並無一箇是男兒邪與寄蓋深長矣士爲制義如畫師傳神難乎肖尤難乎西子之肖以其爲古今殊色非目送飛鴻之技不易描寫讀龍友此文纖雅淡潔越谿之西子嬌妍部娟吳宮之西子飄颻快朗五湖之西子誰見不憐何止越人而已也

吳國華移居集杜句題辭

國華公子骨相公侯性情林水鮮衣怒馬恥修楚楚之容畫戟朱門厭習潭潭之氣家風宗季子雅思就素而逃榮別業倣杜公頗好敲針而畫紙曲房小徑新開一畝之宮深竹高槐早樹百年之德所結構者惟是茅黃板白所臨造者不聞金紫銀青因厭移居遂成集句以官人之軀而起士人之見固難語語皆眞以今人之口而借古人之言尤難頭頭是道如合符節見作

聖而述明若斲梓材能用長而含短不弟縱橫五字遍蒐曲江老子之奇從此稍略三椽遂作成都草堂之觀君不斯草我懷其庭欣然序辭聊爾應命

效顰草題辭

制舉文至甲子有掩其題而不省作何語者入名省轂四方之士思一朝獲十咸宗嚮之文體一變爲氣運關凝之沈君少以此道雄飛兩浙生無媚骨浮沉仕路二十載而左遷濟南衛官

蕭然無案牘日弄文辭乃取東士與東士之所
所爲課題無當已意者撰以其意爲東士正鵠
文止數篇先輩典刑具在不謂今日復見漢儀
使泱泱大國之風終表東海不令與洪上下則
吏君之澤不可泯也效嚬自謙之辭士大夫憂
盛之日無人而不攢眉嚬奚足效不第詞章爲
然

米氏四奇詩題辭

往見仲詔勺園二大字點畫匀配筆自不俗問

之則鸞書也後三年繕部監陶清源過之值其
生旦余貧士不以貨財爲禮且意仲詔奇士因
取君家園與燈與石與歌童賦四詩壽之而未
及致會鸞師亦至仲詔即召入衙齋禱其邀鸞
有三千珠履空稱客天送江南伯起才之句仲
詔神之以告余余雖以爲神而未敢盡信以目
未見也次日鸞復降遂同友人翁壽承走而觀
見一虛室僅布香華楮筆闔其戶不入一人師
從戶外立若黙有所誦而手焚朱符二道室內

遂作響聲紙飛筆舉噏嗟淋漓頃刻書數丈卷
成則和余壽仲詔四詩也思奇語俊人想不到
而無韵不次余與壽承髮豎色改以爲宇宙間
有此大奇事世之稱才者每舉仙才乃知仙之
才眞非人所可望也仲詔取余詩及鸞語登諸
梨以博好奇同志者之和天下奇士有人毋曰
子不語怪

鶴書樓集題辭

君可生當九日志在四方華岱嵩衡總是詩囊

之物東西南北不乏友籍之人茲者複自吳門
來游燕市一時直諒旣咸集丹鳳城邊百歲光
陰又平分黃金臺下持螯把酒見方外之論交
作賦登高異人間之獻壽辭布韻開宛宛珠璧
之藏情見乎辭恍接芝蘭之臭膺遊因之以紀
嘉會藉以無忘云爾

許敬修詩稿題辭

難理者莫若兵與河兵之算人可操而河之行
聽諸天理河者以人挽天譴之變色雖歌可以

折衝而以之行水者寡矣敬修之于河也不廢吟詠而奏功獨先夫成功速用力少善後之方無所不周若無暇爲詩者及讀其詩長篇短什朗性逸情極風人之致又若無暇理河者兩難者而兩不得辭迺知其爲通才擅兼長也使敬修理軍旅豈復有難算哉惟敬修胸中有文武有天人故可行水亦可行兵能使人亦能回天況文章之道乎此足以見敬修而不足以盡敬修者也

蘧廬吟題辭

家叔父宗伯公恬澹遠心忠貞至性曰強而仕廿五載侍從之班欲置不能十二時．國家之念事必對天而告凊恐爲人所知經世文章陳賈長沙治安之策矯時志操追錢若水勇退之蹤衝寒出丹鳳城南一身是雪薄暮入蒼虬館北兩目啱松喜丈人不約而遭覿君子於其所忽人間得失了不介心林下風謠請從此始旨原夫感初不襲風雲月露之聲情見乎辭況且合溫厚和平之教病色消諸唫後藻思溢于行邊凍娭春蘇寧悵我行其野臘將暄負猶思自獻于　朝到看松立荒庭若送老臣于十畝歸望日升滄海堪祝　聖主之萬年退愈蕭然眞可稱無入而不自得生誠寄也顧安知何物之非儻來乃視舍館爲蘧廬以安信宿之萍跡罔久從遊宦習知公世法之疎不在還山始見公官情之淡敬弁吟草聊綴短辭云爾

西山紀游題辭

不佞好游天下名山每到峰巒窈窕林水翳然之間爲之咨嗟若謂山水幸而得名而爲人所競慕亦最不幸而得名而爲人所競題詠甚至刻石滿山爲烟霞之辱山靈恨之夫名山水猶名士名士而偶亦爲俗口所品題斯名士之大亡幸也西山之勝近於都門尤爲賢士大夫騷人墨客之所嘗眺而五方游食下至賈販胥徒亦無弗到而亦無弗題詠西山其如容何余與孺宗府亦題詠余才不敢望孺宗萬一恐山靈

亦以詫我匿其辭不以示人而孺宗刻之使天下名山水而皆如孺宗所詠斯幸之幸不佞則安所事惜矣

題寤醉先生卷

醉者寐寤者醒理之恒也醉而寤醒而寐者非理之恒也天下事非理之恒者舉目而是故唯見醒而寐者矣不意得見醉而寤者皮相者若謂世無不醉先生獨醒余求之以神雖謂世無不寐先生獨寤可也儻有味乎先生之寤醉則

世之久寐而未覺者庶幾乎躍然興矣

題楊冷然所藏王荊公入細山水小畫

萬曆戊午冬冷然懸此畫于京邸賞鑒家過者咸略而不睬余從冷然夜飲見之大驚異然不知何人手筆拭眼秉燭再三審觀乃得王荊公細書姓名于畫隅及余覽定而後之過者遂無不以爲神品夫然後知耳之貴于目也嗟嗟不獨此也荊公不以畫名畫亦不少概見可見豪傑之才無所不可但不欲以多能成名耳後五年爲天啓壬戌復見于武林司空分署如見故人因與署中芙蓉石同下拜併追其所見之始而書之敢告冷然寶而藏之出公知音毋令寒具油侵汚可也

題家藏沈啓南先生古木寒巖圖

余好沈啓南先生之畫如杜預癖左氏所藏不止一幅古木寒巖圖是萬曆戊子冬從里人購得者奇古蒼潤而筆力纖勁誠書法所稱如錐畫沙又啓南之拔萃者眞非尋常可學珍藏十

年歲戊戌余北上爲契友陳宣遠借觀久之未及歸而宣遠逝陳氏鬻于人易主四至天啓壬戌易年二十有五而復歸于余可見物固有主得失固有數不足患也偶攜至婺州爲米仲詔使君所見秉燭細觀極口稱羨以爲世無兩物大有欲炙之色予受使君殊遇遂不能割所愛以贈之深愧古人之以身報知己者

朱定國五嶽軒石記跋

嶽有五登其三余自以爲生平大快而不知世

有移置五嶽于籬落間如定國者山河元氣安知五嶽之非卷石又安知定國之卷石不大於世之所謂五嶽邪定國日坐臥此軒面檐前五片石當作如是觀余友北地米仲詔好石其壁立虎蹲于庭與起伏齋几上出入懷袖中者以百數討竟日覽之不終亦不倦千怪萬詭極人間嘉石之觀足稱南宮孫子定國稍遜然仲詔之遜定國政不若其得五嶽之真形耳或曰定國好古家多珍玩皆神物會須以五嶽之

余深以為然

宋搨瑞室卷跋

吾家瑞室自樓攻媿贈言而後宋元名公之繼作者當時遂摹勒上石及今數百年來墨蹟固無復存而石亦不知埋沒何地僅存此卷蓋宋時所搨也卷尾書附有元人墨蹟萬曆庚申夏余購得之攜至都門付善工裝潢因析宋元為兩卷聊記數語于宋刻之末乃其詳載元卷跋語中

元人瑞室詩文墨蹟卷跋

先世瑞室宋元以來至我嘉隆間諸公詩文連篇累牘先從伯霞川先生彙刻瑞室錄行于世而後先墨蹟無一見者岡生也晚髮未燥先君子早背遺家不造及弱而冠數十世之薄產已蕩然矣故每見先世一遺物不自知其涕之何從必求得之而後已萬曆庚申夏從都門歸客有以瑞室卷來售者見之躍然如見先人面目我先人數十世之靈若有神授于岡者不覺拜

下典衣購之焚香展覽宋元諸公合一大卷宋則摹諸石者而元人皆墨跡也腐爛剝脫不可卷舒岡特攜入都門命善手裝潢分宋元為兩卷寶而藏之誠與屢世之　恩綸無異也宋時世代久遠墨蹟或不及存不足怪　國朝如錄中所載文徵仲壽承休承雷古和彭孔嘉王元美敬美吳明卿徐子與王祿之黎惟敬歐楨伯陸子傳俞仲蔚康裕卿張常甫惟靜豐人翁周大卿王久徵呂中甫汪仲安諸先生墨蹟亦皆

無一存遺而宋時所刻石竟無從覓豈復見用公遭家大難此物俱同家業瘞邪良可慨也

枯木居士畫竹卷跋

古今畫竹者不乏人而獨文與可梅道人蘇長公最著筆端楮上略點數枝遂抵數倍琅玕之價不獨藝精亦以人重也近代嗣三公之響者唯枯木居士此老雖官冏卿歸徙四壁好種竹亦好畫竹一竿片葉必綴以詩以寄幽興身後清標令人可想至如此卷之縱横錯落如在淇

園嶰谷間者絕不易得此老有題畫竹詩云老夫寫竹不師古興來捉筆如捉虎兎起鶻落適睡愁始信平生用心苦余謂此卷足當此詩敬仲善藏之爲世寶可也

文壽承小行書跋

不佞平生於文壽承小行草書有好色之好以爲當代書家第一人此卷是西殿供奉董體仁所藏書此老自吳入燕道中所爲詩數十首筆法酷似孫虔禮體仁遂於護惜深匿笥中若數十載紙墨完好若新發于硎而今爲劉敬仲吏部得正如良馬經伯樂寶劍値張華物固有時有遇無終埋沒之理而余獨白首沈淪終無汲引無論不得同良馬寶劍且不得如此卷之遇主遭時自歎亦自愧

文壽承千文卷跋

壽承曾爲余先大夫書千文字頗小覺稍涙澤及見汝州張氏所藏内闕百餘字又稍柔媚具有文氏家風今得此本筆法獨纖妍圓勁結搆

入神當是此老最得意筆故知大令未必不如右軍余性雅好作極小行草書見之逸興遄飛矣

劉玄暉賣馬行跋

客無不詩玄暉以畫客以書法客而不稱詩意蓋深矣余偶過玄暉見几上賣馬行草讀未半問曰咄咄怪事少陵至此乎玄暉咲答曰少陵未嘗至此或是劉長卿耳余驚歎玄暉苟不暗斯篇幾失吾子文之以畫掩者顧虎頭以書法

掩者王逸少吾子兼而有之詩宜掩矣此天下馬也子之羣馬售矣而天下馬使人不知請爲于驪而之市以俟夫解紵衣而哭者

李乾修鴈字詩跋

寫百山川不描一眉目蓋肖之難也詠物詩描眉目矣眉目肖則失氣骨唐人袖手而近代盛爲雁字詩又莫盛于楚最著者三四家項得酒人李乾修民部和吳中顧太史俞布衣鴈字詩至三十有四首出天入泉張弛變化不可端倪

可謂極才人之致矣民部謂衆楚人咻之兩吳人當之勢不敵夫兵以律不患寡太史布衣猶以兩將分道並進夾敵楚師民部一人耳如大師淮陰侯才智蓋世所將又不勝多多横行海内八千子弟方且辟易况落落三四楚人漢業起泗上吾知其無楚矣

邵道卿臨十七帖跋

余好作書而不能作書好閱帖而不敢臨帖以其必不能肖也不特今日唐人之臨摹蘭亭者不乏得右軍之面目者幾人如邢子愿以十七帖臨極大字作挂幅則更失真矣道卿肯以此手見借何止十七帖卽蘭亭不難臨

董仲籲刻趙文敏帖跋

趙承旨書著吾鄉者僅七觀纖妍秀逸良足寶愛顧石刻諸府署藏護無方易于刓滅俗手從而整剔之遂不堪目雖謂郡無有七觀可也今得此刻承旨之精華巳在是雖謂郡不必七觀亦可也仲籲走西閣出以見示寒燈凍雨之下

老眼不覺豁然

吳用卿所藏孫虔禮書北山移文卷跋

余少習舉子時酷喜過庭書蓋書譜初刻于吾郡先人所遺舊本最精妙帖括之暇輒自臨摹至頭白而不得其秋毫彷彿良用爲媿及見用卿所藏北山移文筆機圓縱又似出書譜之上不覺自失乃知西施之顰固匪人可學而肖也

郡丞俞公德政碑記跋

江右俞公守北通州時余客長安民謳于野士

大夫頌于都者洋洋盈耳意公當晉六官郎署而以不習巧宦遂量移吾郡丞謳于民頌于士大夫者猶之乎守通乃知君子之過化其易地若斯之符也公之佐郡與其署藅篆善政殆千百端不可計士大夫與民恐久而遺忘撮其最大章明較著者急屬文臚諸石夫沒世不忘者公之政恐其忘者夫固士大夫與民德公深而用意亟也昔人非百里才謂處治中別駕始展驥足公文章稱才子治行稱才廉之吏豈丞郡

所能究旦夕使郎署六官而漸臻通顯其驥足大展矣公門下士陸生世程輩謂余以文字受公知不可無一言敬續足貂之末

姚子雲九華山游籍跋

十許年前曾遠望九子如九朵青蓮花湧出天表欲登之而以病不果至今思之以爲游屐一大闕典子雲不遠千里杖策躋攀乃知勝情勝具過于不佞遠矣子雲從九華得詩奇峭秀爽移山于筆時一取讀舉目見山何必登臨乃稱快也

王巢父竹石卷跋

王君巢父好奇石力不能致使吳君文仲繪之卷中兩君一好石一善寫石庶無忝米氏之客云或曰何以兼竹曰竹石之友也

煙駕園題詠跋

大漢使之槎天從西上列生之御風自下吹局既可以作鳧人安知其不鶴語徵載籍事豈荒唐彼英冠軍以公侯之軀藏神仙之骨志輕華

屋恨薜蘿不掛其門心戀幽蹤喜軒蓋尠臨其地欲致三山之侶因開十畝之園慕彼霞標題曰煙駕俛仰今昔棲遲歲時卜築于雲聆穆天子白雲之奏凌虛若鳥傳西王母青鳥之書望之飄飄如將沖舉即之稿稿自是長生乾坤一草亭所可容者杖屐錦繡萬花谷誠不過其篇章岡猥以凡庸叨經臺餠樂而忘返久不言歸渺渺靈源即非蓬萊舟中客行行迷路也作桃花洞裏游漫綴蕪辭用紀勝事

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五目録

表

擬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 上褒
納之謝表弘治元年
擬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諸王廷臣
賀表萬曆二十九年
擬 皇子百日命名廷臣賀表天啓六年

策

任將策

議

屯鹽議

對

對客問革除

說

艮齋說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五

甫東薛 岡著

表

擬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 上褒
納之謝表弘治元年

弘治元年月日具官臣某疏請 勤講學聽政
伏蒙 皇上褒納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周命維
新天地際從言之會商銘去舊 廟廊開洛德
之期苐令虛受而若咸何患交修之不泰蕩堯

拖媿魚水增歡 臣某 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
竊以詩書包千聖之精大抵往行前言具班班
而可考耳目周萬幾之冗即使夙興夜寐尚業
業而不遑蓋學是政之本根勤講則理效頓臻
不勤講則亂徵漸見而政乃學所究竟勤聽則
神奇俱化不勤聽則臭腐徒仍自 天子至于
庶人博學之力行之壹是豈容偏廢繇今茲邇
諸往古而 朝堂而 講席片時寧可蹔違如
使學之不講而盛德罔虧仲尼何以曰是吾憂

也又使政之不聽而丕業鮮累臯陶何以曰庶
事墮哉在後世未始不好文而志氣難專或作
或輟雖面命耳提秖奉作故常之套事據歷代
何常不圖理而身心易逸時怠時荒即宵衣旰
食總托爲侈美之空名易曰自强不息記曰雖
有嘉肴勤學貽箴于明訓詩之命彼倌人書之
所共無逸勤政致惕于格言端拱聞聲甲秦人
之稱朕森居辨色陋漢氏之疑神良繇上好諛
而下鮮進規是以學癈講而政亦厭聽聖與與

皇猷同軌未有樂聞性命而不樂辨經綸勵
精與晏安殊途未有能奏恭隆而不能承道統
似此立德立功之日斯聞獻芹獻曝之風學養
蒙功固不貲夫黽勉政修農畔巳無間于始終
顧 明王聖不自聖喜聆鍼砭之言而藎臣憂
所無憂故陳桑土之聰高宗作聖木惟不憚從
繩宣王中興袞亦不辭補綫事徵諸昔慶覩于
今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德配乾行位乘震出
重熙屢洽受命與 太祖相符明德新民初政

昕百王獨邁若蒼天之久覆不謂放勳殂而又
見重華若白日之方升却喜成康興而彌思文
武馳三驟五尚懷親賢自牖之思憐瞽容狂不
鄙忠 君爲國之請凡愚皆有一得每荷博收
而臣敢效三緘亦蒙兼蓄初疑止葦于納受見
海度之已寬既類轉圜于褒嘉戴山恩之尤重
半涓半滴本無益于滄濱一撮一卷更何加于
華岱若講學若聽政知無朝勤夕倦之時彼廣
厦彼細旃安有昨曝今寒之日正人賢士計畢

集于公車讜論危言將襍陳于前席 皇躬筵
膺 寶曆匪久而虛巳遂形 聖心重壓儒臣
自此而將來可卜洵未逢之異數而創見之芳
猷也伏念臣越國章縫儒林樗櫟名叨鼎甲被
四朝特達之知班厠宮僚與一代清華之選
每恨捐糜而難報或仗蒭菲之易陳謂齊治均
平學術端于講究而家國天下政本係于聽臨
勤惰一庸言欲以此廣衆思之益政學兩大計
將取而折羣議之衷不避斧鉞之加輙吐芻蕘

之見誠恐優容無地自甘寘朽骨于江湖詎意
降鑒有天竟得假溫辭于許可睎賈生宣室之
對不道鬼神方仲淹秘閣之陳見諸措注　恩
浮語外榮溢齒邊臣敢不竭此愚忠畢其素志
謀猷入告逾矢葵藿之誠溝壑未塡務狗犬馬
之力伏願學將時敏政以日新孳孳惟孔孟是
師無頃刻不遊神鄒魯汲汲以帝王爲法毋舉
措必考信典謨初克有終躋改元而窮萬禩採
而無擇自腐質以推百僚天道下濟所以光明

帝命永綏有其福履將臣妾億兆之口皆山
陵岡阜之聲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擬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諸王廷臣
賀表　萬曆二十九年
萬曆二十九年月日具官臣某等恭遇　皇上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　諸王謹奉表稱
賀者伏以政始正名分莫嚴于　元子衆子化
從敦族道莫先于君綱父綱人情鼎必欲安天
心復然後見蓋玄黃定位崇卑是以不淆乃兄
弟守經家邦因而克御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暴賢傳子故夏后之天下可家尚
齒貴親而周人之域中斯國思承　宗祧曷若
早建　元良欲大　天潢惟是分封同姓爰立
一氣之長用賁百足之扶過歷八百年根本纘
成康文武舊邦三十世枝柯衍晉鄭曹唐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交與泰符斷同乾健事未宜
輕舉寧必從諫如流時在所當行何難聞善則

拜隆大孝于　聖母體　母衷最所欲先昭至
敬于皇天揣天意更不容緩汗其大號尚于中
行乃建　儲而建侯奉　祖宗之成憲又展親
而展愛開　父母之公心茅可分情不妨于交
篤桐可翦禮自許其並行　錫命不同雖　命
之爲人君爲人子爲人弟寓敎不異總敎以止
于仁止于孝止于共館　帝子于仙都日下
青宮宛宛布　侯王于福地雲邊朱邸軒軒出
中之羽翼無煩海內之股肱有托動關骨肉自

難以口舌紛爭舉屬綱常知必有　聖明至計
雁分行序共雨露于九天龍在躍潛別聖凡于
六位　塤篪奏諧霄漢　兄惟睦　弟惟和
謨烈讚夫　廟堂武之承文之顯　璇源彌永
寶祚增長臣等身致　熙朝躬逢　盛典北面
而呼　萬歲胥舞蹈班東向以祝　千秋齊攀
鳳輦伏願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行家國而
天下以風樂樂利利賢賢親親有君子而小人
可卜、燕翼垂于有永　鴻祉慶乎無疆臣等

無任瞻　天仰　聖喜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擬　皇子百日命名廷臣賀表天啟六年

天啓六年正月日具官臣某等泰遇　皇子百
日命名謹奉　表稱賀者伏以南向明離帝王
之寶曰位東方出震天地之德曰生況乎衍
聖子神孫復爾屆命名剪髮地天正泰名壽方
臨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漱澣凮
典三月負而卜士書藏辯告百日還以授師非
龍鳳何得九子九雛故桑蓬必先六弧六矢克
岐克嶷天縱以實方苞無害無菑帝命之寧禋
祀出國不同世出名所以非常名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陽德御時冲資曠古振文而塤復振
武　功德集一代大成作之而適得述之宇宙
泰萬年恒　主若文武之後成王起而生康自
唐虞以來神禹興而爰啓生當頒歷之旦曆過
周稱名以升階之時階呈堯瑞不以官不以國
不以器幣山川謹之于始命以德命以生命從

象類假物擇其所宜　國家秉四德而逢貞氣
運再起再盛　子姓傳五行而至火文明愈熾
愈昌三輔達于遐荒詩陳降嶽千秋起自今日
頌擬如山具掌告　君既接之以盛禮執手咳
子爰錫之以嘉名親告　廟等告天字無敢諱
君前臣　父前子口有常稱覩侈多男頌尊
如日伏念臣等班叨簪笏蹟忝鵷縫當　彤庭
虎拜之期際華渚虹流之會快睹　虛事謳歌
何地無人欣厠　清朝歸踵吾　君有子舍家

國天下政本端係夫　元良而齊治均平身範
須先于襁褓顧而懸義就中求點畫之殊人不
敢同于此議臣民之陋伏願慮深繼遠弗存溺
愛之心養竢童蒙且盡誠求之道沐浴衣服請
具貴人訓誡銘箴使聞保母辟雍釋奠預開讀
書上庠之風　禁闥觀兵豈是學于東序之教
此其日是呱呱之日應使人知彼其名爲蕩蕩
之名必將天則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
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策

二　任將策

有謀將有勇將謀將將謀而不將勇思以謀申
勇將將勇而不將謀思以勇申不知謀也勇也
將之不可偏廢者也無論儒將大將用是物也
而將又有以儒稱者常考夏后殷周之際王宮
畿內以追要荒兵制具將於儲其法兵農合一
文武迭用比閭族黨州鄉之衆可爲伍兩卒徒
也分職天子之六卿可爲六軍之帥也秀論于
鄉子弟率育于六卿可爲王公擁衛也股肱之
寄不貳心之臣其舉不係他塗雖將之謀與勇
殊長將之偏與大殊任而要之將與儒非判然
兩物也自田不井而兵分於是章縫言文介胄
言武于是身介胄而口章縫者遂以儒將歸之
矣夫方叔元老文武吉甫尚矣其後如精壯從
王老弱守國之范蠡如縱馬解鞍意氣自如之
李廣如鋸斷門限鼓噪登山之臧宮如背水囊
沙多多益善之韓信謀將也勇將也偏將也大

將也千古無兩者也武子之戮宮嬪穰苴之殺
寵臣將之赫赫者也其書具在不必儒其名而
儒效已睹郤穀說詩書而敦禮樂晏平仲折衝
樽俎魯仲連譚笑却秦軍謂非儒將不可彼其
時文法不苛吏議未刻謀有可運勇有可奮有
一旅可以張弛有全師可以操縱有儒者氣象
可以優游指揮功成當時而聲施後世無惑也
唐宋以來任將不古然猶未盡失古人遺意我
國家重熙累洽　主上右文諱言戎事介冑

之士亶以武人目之既武之唯恐其豪恣跋扈
而不可測又思有以制之文法既拘于前吏議
又隨其後古者築壇而拜推轂而馳非徒重之
聽之也而今者非徒輕之抑且從而撓之三軍
之權寄于將即君命不受軍有眞將軍天子爲
之按轡而況于他邪權也者如物之有權衡也
亦事之有經權也舉勞逸萬衆之情乎之自我
使無低昂之謂權舉風雲萬變之情態之自我
使無凝滯之謂權將苟至于受制則權出非已

權非已出以其將予敵矣頃者[redacted]猖獗大將
張承胤受制撫臣勅率偏師追之塞外墮虜計
中全軍覆歿貽　國家羞循故諜勇鬪雖喪豈
不能爲潰圍自出計而思俛首對刀筆之吏不
如無生是受制之明驗已選將徵兵議守議勦
　廟堂之上至于無說愚以爲幷無說也夫人
而皆說也唯夫人而皆說則其說不必中何所
適從謂之無說可也武士庶矣豈遂之謀勇儒
將可爲大將偏將如蠡廣宦信孫馬鄧穀平仲

仲連諸人者乎吾見朝方舉而夕遂劾而嘗使
之手足無所措是豈使貪使過之道也愚聞閫
以外將軍爲政無若舉干城之將授之節鉞假
以便宜寬其文法略我吏議俾得相機宜而議
勦守若然必有桓桓赳赳者起而中國之氣何
患不申昔漢昭帝問趙充國度羌虜何如當用
幾人充國曰兵難隃度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建昭間陳子公憤郅支殺谷
吉欲滅之謂漢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奏

請不從遂矯詔發兵斬閼支太子名王千五百
一十八級生虜及降者稱是雪谷吉之恥萬夷
震伏宣帝賜子公爵關內侯不問矯制罪今日
之事正與此符任國事者宜存充國子公之見
而議國事者毋爲昭帝所嗤則邊事其庶幾乎
不獨邊也竦戎鉅帥揚於九塞之上輷輷讀列
命喩慘若秋霜之草而文墨之吏挾持浮說訾
其臧否銷英雄飛騰之氣阻豪傑効用之心鷹
隼貔貅至甘與輿臺下走胥史隷役比肩接踵

奔走文墨之吏王翦之伐楚多請田宅李牧之守鴈門租輸幕府為君也為卒也今之債帥何為哉繇此推之故罪臣可以不誅死士可以不恤綏王章者可以不問急首領者可以不懲吁何可聞于四夷也不獨邊也嘗觀太微中居紫垣外護環以鉤陳翼以羽林古之王者特嚴宮衛而執矛戟立階戺者即所謂六卿子弟故曰綴衣虎賁皆吉士也三代之所以為三代也今之為羽林虎賁名仍而實癈今之為錦衣名更

而實亦癈畿內所守王宮所衛僅有虛文聊應故事遂使往歲瘋狂之人直入　儲宮而不之覺何況要荒如[redacted]乎哉今誠能奮然復古嚴更之舍使諭鄉秀植鍛垂敝以澁之固非若稅畝之必不可為井田也何不為也而況任邊塞之重將乎哉承平君臣如處堂燕雀宮禁為安邊陲為安而一　當有事常歎無人於戲若使以人法吏議約束邊將是繫騂騮之足而驅之行吾不敢望諶將勇將偏將大將與夫儒將願得福將而心幸焉天下事付之仰屋而已

議

屯鹽議

國家所急者邊邊之相資而不相妨者兵之壘也農之畝也商之䌳載也皆所以為邊圉而重國計者也然有法焉法非人弗任也古者井有田與民守之未嘗別治旅也鹽有貢與民公之未嘗別有禁也世降而制失矣趙充國祖寓兵之意行屯田法朝荷鍤而夕持戈人以為便管

仲創鹽筴之制百世利賴桑孔禁煮海而人苦脊脊法亦漸弊至于今雖遠不逮古而鹽之課額猶存屯則空名已爾地力有餘而不得其利人力有餘而不教之耕壢塲㪉㪉自食無計日仰給于東南東南室十空九矣故屯田之[illegible]鹽法其廢弛之害尤甚而其舉行之效尤鉅亡論給餉西北即東南民力可藉以少蘇焉者也往者屯田從兵聚則耕散則罷已不作久長計　明興考古定制用其法而法獨善度要害設衛所

自畿甸至海隅七百餘處實以從征歸附戍謫之衆又即其處度開曠可耕之土分兵屯種守堡三之力田七之田者計人授畝除月糧十二石餘米積貯以充所在官奉及給城操者人得贍厥後膏腴之區或請乞于勳貴或兼幷于豪右或没入于皇莊又或邊事紛紜多抽屯軍補伍磽确雖存而耕已廢矣乃其徵入之數不移額定之糧仍在苦賠補者稍稍亡去向之膴畝掬爲荆蓁間有一二修故業者穟穢未具而戎

馬之蹂躪踵矣嗟嗟屯難言哉愚以爲請乞兼幷所從來久遠非法也當嚴飭功令稽其爲畝者與其爲年者率若干歲其田而追計其子粒償無赦凡在皇莊一如嘉靖間禁革弗存經界既正而屯不患地矣大抵農事務勤西北之農惰駈之耕非其習用力不如江南至其闕望歲而視甌窶好利之心未始不江南若也故邊當莫若用粟用粟則粟必貴而農可勸何者凡物之數聚于所則爭爭于所不足則貴受賞之家重困而蓋藏衆必有枵腹而拊控者彼不計粟之所以出而惟計糴之所以入則勢不能無貴彼又不計賞之所以入而惟咎耕之所以出則勢又不能無勸昔者管子鹽溢則上粟或以鹽一豆易米一釜粟溢則上鹽或以米一釜易鹽一升此轉惰爲勤之術也勤則斥鹵可膏而況西北地廣不止舊屯稍徙而内漠漠水田不下江浙蒙古用脫脫計倣虞集故議京師近境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

立分司農司握其事召江淮間能水田能修築圍堰者爲農師降名勑牒使募農耕得農多寡者官有差而即以領其所募每歲收粟至百萬餘石今諸處田頗有爲江浙人私佃得利頗倍爲今之計何不給償原值田仍入官法如昔則其所入寧止如諸邊故屯而已夫農也務本而商用鹽以逐末令甲産鹽之地通商辦鹽使輸錢穀入邊而支引行鹽洪武初始召開中每引價止八分永樂中止輸邊粟二斗五升蕭其鹽

征薄則商無厚費市價不高市無高價則罔利者少而私鹽不行無私鹽則正課不壅法流而無滯成化以來乃准折色引便至三錢有奇以漸加泒至七錢有奇行至今而且不勝其費正價之外豈無蠹耗與之俱長者乎費不貲而商困矣商困勢不得不取償於鹽由是而市價日湧由是而私鹽日增由是而正課日妨禁令愈嚴人愈犯而罪獄繁興矣蘇子瞻在杭見浙民以犯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迺曰榷鹽雖有

故事要非所爲王政子瞻葢有激乎其言之愚以爲鹽法之行務在禁遏私鹽而欲遏私鹽務在大輕官價人孰不鶩利亦孰不畏法我旣薄輸于官而豐收于閭閻誰復肯私挾私販而身蹈不寬之罪行且輦粟而致之塞久之或如

國初故事命儔結侶往集塞垣墾田藝稻自列亭部自立保伍自相守望不惟歲不闕供而所資于邊亦復不淺借箸而籌無出此者舍是而求所謂開屯聚屯行鹽重粟之法吾不知其說也然若此者屯與鹽之法耳法善矣而不問其人之行法者何在可乎故　皇祖之制鹽有司屯有督而必受成于巡行使者葢得百綏輯之臣不若得一風厲任事之臣風厲之臣法在必行上足以溥　一人之德意下足以悉不時之利弊是以神意灌輸而指臂相使今在事者或事已告竣而苦不得代在代者卽不乏經濟而苦不得命選舉久滯內臺之上落落晨星雖有法誰從而振飭之故必有武侯羊公而屯可修

有劉晏第五琦而鹽可榷欲復屯鹽之本制而修安攘之實政在當宁之加意焉

對

對客問華除

客問野史氏曰　國初之有華除也是邪非邪野史氏曰是也客曰余聞之君無不廟惟殤不廟惟廢不廟惟失國不廟不殤不廢不失國而不廟惟建文君遂使懿文無子　太祖無孫國家大宗之法一朝而斬惡在其爲是也野史氏

曰嗟嗟客知聖人執經而不知王者行權未爲通士也夫國莫重于禮禮莫大於祀祀莫先于宗廟宗廟之禮祀乎其先所以昭示聖子神孫以孝治天下者至深且遠一或不當將使子議父臣議君　文皇帝豈不此之念葢其所重者天下之公心而所輕者一人之私愛所愼者萬世之大防而所不恤者一人之小德藉使建文宜祀　文皇帝豈肯忽然不念一體之親而冒天下之忍名哉帝王廟號以象功德武功文德

如　文皇帝不獨卓越我明自顯承以來未之或兩以紹　高廟即　聖祖在天亦所嘉與假令廟建文則建文之帝在　文皇之先　文皇帝之分又居建文之上斯時也將信帝而詘分乎抑將信分而詘帝乎亡論建文得祀不得祀尚有難于祀者矣夫事介兩難有從其重從其重則建文自不得與　文皇並祀矣事久論定數傳之後其誰敢議之而又誰敢擧之客曰建文旣詘于名不得祀並　文皇矣懿文帝其天

子之體與獻王非天子也獻王旣得以　世廟祀則懿文獨不得以建文祀邪祀懿文祀　文皇帝以次祀建文可乎野史氏曰非然也生未稱帝沒焉廟之明之不順幽奚以寧君子非之獻王之祀也是後世之失也建文之不祀也是先皇之得也獨奈何以　先皇之得而狥後世之失哉萬世稱禮樂之祖莫若周官虎王可輔故周公卒安臣節生爲周親歿祀魯廟使周成運丁改革則　文皇帝之業周公當先創矣

萬一若然以彼其時爲周之後王與周之臣將安祀乎吾恐成王之廟是周公之靈所托也建文而誠周成　文皇帝將安公旦之節矣復無論廟祀也大抵議事者與任事者不同地亦不同心議事者多旁觀而任事者當局議事者多任意氣而任事者籌義理旁觀之說易而當局則必再三而後布子其布子也必安於所爲旁觀者之計任意氣其見偏而籌義理則必務求得中而後擧事其擧事也必任意氣者之所不

充勝明乎此而知建文之祀典非臣民所可輕議者矣客曰弗廟則吾既得聞教矣無以盍處以别室如錄靖難死節之臣夫既以君之故錄其臣獨不可因是而祀其君乎野史氏曰然是葢 文皇帝之所有心而未暇遑者也

説

艮齋説

艮陽上止其象山山止物也體易者思不出位而時行則行山又未始不動也凝然者天塊然

者地止之大者莫若天地乃無不生無不成乾坤豈幾乎息者邪真止不止惟人亦然故曰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山中之天言行識也山下之火庶政明也山之附地下厚而宅安也山而澤忿以懲慾以窒也山而雷言語以慎飲食以節也而振民育德則以山有風果行育德則以山出泉山所從來其裨人用至大推斯以謂山之理不見其止然則艮豈誠止者邪友人新安程君名巳曰至善字巳曰于止而充類至止之盡題其齋曰艮而恒止息于其中若以丘隅視齋者顧名思字可謂知所止矣惟知止夫然後漸底均平君之□亦□其非艮之止而不止也君少而博學倚馬□又年與才敢進進不止者奈之何其輕言止方將讀易此齋養其敦艮之業變而大畜之天衢賁之丘園剝之碩果損之遄往頤之虎視蠱之有子蒙之克家小大雖不同而總之未肯以其身爲眞止之身也君稱讀小雅緜蠻而雅慕其止葢止丘隅非常飛

其常也吾知君志在高飛矣即謂君之艮齋爲鶴之九皐可也爲鳳之陽阿亦可也君止哉若以君之年而一於止則世有功成詒首苦戀牛毛身不知退以取亢龍之悔者匪直不知天之道且不知艮其限矣何以施面目於于止之前也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五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尺牘

報張憲周大叅　報憲周
與江汝成武選　報憲周
奉報方伯叔父　與聞隱鱗社兄
與屠函叟太守　報李本寧先生
與李國徵學師　與陳宣遠文學
與長輿大弟　與葉鄭朗文學
與隱鱗　與本寧先生
奉大司馬六叔父　與劉恩徵方伯
奉孝廉廿一叔父　報莊仲扃孝廉
與劉震宇別駕　奉報司馬公
奉報司馬公　報董憲副
與王勤生尊輩　與隱鱗
與聞氏伯仲　與李學師
奉太史七叔父　報米仲詔繕部
奉報司馬公　與陳飛卿文學
奉報司馬公　與閻汝用憲副

報隱鱗　報朱定國郡丞
與鄭朗　與本寧先生
與胃伯麐文學　與李子敏
與隱鱗　與李公起
與陸敬身太學　與伯榮中尉
與仲詔　報仲詔
報王正所表兄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六

甬東薛　岡著

尺牘

報張憲周大叅

足下在西塞從貴屬陸君之爲别駕者一寓書反汝上又從貴州陸君之爲吏目者一寓書而來翰中語不及豈其浮沉耶丈夫雄飛雌伏遠處四隅霄壤茫茫縮地無術所藉以慰相思者惟是八行而江鯉雲鴻又不足憑洵不如魂夢

中繇得聆咲言而接顔色天下事庸有不若夢者乎僕年已四十蒲柳形骸漸欲向稿尚不能勒一家之言高自標顯忽忽悠悠亦如在夢差可送日若一㪅惺反思去日不大可畏乎足下嘗輯名言砭已僕未嘗去手而猶然故吾獨不許以砭我耶足下一代偉人今借作周召分陝而鎮誰謂西方半壁太華一柱足支哉嶽色當衙河聲遶郭大助文心恨無從攜足下驚人新句踏最高峰頂搔首問青天也近得佳兒否念之

報憲周

仲春望日兩得足下手箚及尊集時正臥犬馬之疾起色霍然僕則何幸得附名不朽也昨冬貴治文孝廉經潼關附致八行慰足下西河之慟書去而猶恐所聞者誤不意果然世寧有仁人如我憲周而難子者乎龍駒鳳雛匪可易得晩至者貴物理同之願足下待造物也僕于華嶽三峰興復不淺遠承見召逸興遄飛與足下

把酒吟詩其上春以爲期致緯眞集姑存笥中竢有便使當爲足下乞一言

與江汝成武選

往過清源足下郊居舟行又駛僅以筆扎相往復不及候瞻顔色可爲太悵追而數之寒暑七更雲間墓木一朝遂拱國士之淚灑無已時想足下悼雲間公當不減僕臨風憶舊何以爲懷僕自此公不起足下高臥東山禰生之刺無地可投業欲振衣越岑濯纓鑑沚而食指漸繁辯

嫁又逼尚平五嶽欲往無期世緣彌深耳目都
俗不知足下何以浣滌我也小力南下令訊足
下于長松深竹之間足下經濟實心當代無兩
而乃久戀丘壑當如蒼生何

報憲周

跡雖萬里心實一堂不意足下之於鄙人亦然
也屡分典俸何德以承三世錫　命足稱異數
即擬奉命播之風謠而會使者急返立索報音
不佞生無八乂七步之才未敢率意而就知足

下當以齋捧入京此時必有長言請教三都賦
成玄晏自宜有序當爲足下圖之曹將軍承盻
睞併謝

奉報方伯叔父

客歲叔父榮歸姪偶北上不得奉顏色于家園
京中日從七叔遊頻聞叔祖母及叔父母萬福
不異時承顏色殊慰遐悰叔父台鼎大業已在
目前而七叔翱翔金馬大尊父將繼之大是海
內衣冠盛事奚止增色吾里吾宗已也姪年當
四十了無所聞于天地之間人所不足畏而叔
父謬加獎借每過其儕雖骨肉之愛異于常情
而姪捧讀瑱函不覺汗下承念珠桂廉俸重分
惟有銘刻是月望後將圖兩歸爲長兒納婦婚
嫁相仍不知老至必叔父之所念也役還肅復

與聞隱鱗社兄

邇來意況何若氣體何若弟思人生最難兼事
生世族享清福對好兒孫不涉世路求之今日
惟尊兄當之天于尊兄可謂不薄尊前花下光

景足珍願弗生無故之戚弟碌碌馬牛竟忘年
歲昨喜兄齡始及巳齒弟甫游時曾與婦約當
以五十爲期刻集製棺杜門待死即安車不復
出今半百荏苒而至不但無可集之文且無買
棺之資而猶勞勞奔走足無寧晷況世情日薄
世路日欵安得吾蒼蠅稚子附賢郎驊騮之足
一日千里釋我重負耶華旦將臨拙詩雖就而
瀬淮荒浦苦無殘扇可書未敢致上先具一片
爲尊兄壽貧交清供殊不成享千萬哂存孟褁

陽夜歸鹿門歌爲新安友人羅伯倫所書附償宿諾玉几兄于楊子破舟人幸亡恙一疾甚篤今有起色矣

與暑幽安太守

前蒼頭倉卒回不及候訊得家書知道體康泰別時相期西閣對雪不意濡滯淮南日復一日寒風漸厲秣馬無期翁與隱鱗諸丈晤言里社定應見念不置也不佞有慨時事爲甫東農歌三十章此數年夙志意在諷刺而並存頌美欲

使人因美以求刺讀自知之第恐讀者不察作者之意旣作矣亦安計讀者今錄請教儻翁不忌諱而有同心乎幸和如其數

報李本寧先生

日與汝用念先生不置口手書至始知先生近有苦懷然猶不以筆札失信具見長者一諾重於萬鈞感激無已首段直敘交情中段謬賜獎許末段以淮上故實締之情文曲盡妙不容口然描畫不肖眉宇太妍恐非本來骨相自今以往使見者以西施視嫫母是先生莫大之惠也

與李國徵學師

人方梯山航海訪道尋眞僕有眞人至其里乃不能昕夕參侍而反以面目向風塵良以八口非硏田不餬吾鄉非餬口之地不得不移其身于河東而移其粟于河內先生之點文能使頑鐵成金若能以此法指西閣前之石岡且卷詩書而向閭里便可昕夕于先生之側也咲咲別後新篇想當日積高山流水鼓向何人偶遺小

力歸存敬訊道履有奉懷奉贈諸什此中無從覓佳楮未敢即致願以歸日

與長輿大弟

相期行不千里當歸吾弟十畝間聽秋潮聲乃今留滯天涯將十閱月詩篇酒盞雖不乏面目交歡回思家園父子叔姪昆弟之樂邈不可得安得城南五畝可鋤之田與西山一區葬骨之地使我屏跡不出安居樂業耶叔父上谷有書否請餉疏𦖃巳見之韓范所在應無他虞也致

去扇頭詩一字一淚吾弟義當和之無爲紫羅
囊所薄

與陳宣遠文學

初夏日從武林朱氏寓一劄併補送兄讀書嚴陵詩從此遂達任城日念兄補考事不知吾鄉今年秋闈竟作何狀主者以何時至試得如期否恐南畿閩楚江右及吾鄉皆不能如期矣此國家大異事也弟數日内暫有瑯琊之行瑯琊去任城四百里而近待兄得偕計吏至弟當與

俱

與葉鄭朗文學

人猶飛鳥也弟非也雖幾爲淮化今也鶺鴒復不踰濟濟有南池白樓李杜兩公之遺蹟在而思皇水部又今之奇士飛鳥願依弟以不得親仁兄爲苦春雨甫收又見秋露一年好景正在兄郊園橙橘中弟既遠適宣遠此時且折桂枝兄將與誰爲樂白雲紅樹應只與藻句絲毫相聯家園歲事奚若豐還憂卒歲是弟之詩是兄之同情也欲歸度歲恐未可期老奴還致問

與隱麟

弟之賓于濟也地非臨邛主人非令遂無卓王孫其人者來揖客惟是署齋蕭曠林水翳然風來樹響蘆葦盡披弟入與主人觀泉把酒商略古今況亦不惡但獨處蕭寺之時多地鄰互鄉人難與言即一禿子亦皆飲酒食肉赤面黃牙不可略對二三僮僕僅與相親晝夕碪晨燎增淒楚因思尊兄家居弟既不歸李蔡復出楓丹

霜白茶熟香清應當共此寂寥同其離索未審近來尊體起處何如弟雖無大恙頭目火升心脾痰注亦所時有近爲墮馬傷其左足每思與尊兄啜糜被褐曝背籬落閒如登七寶蓮臺何時可得不日將適沂若彼中有卓氏弟不願得文君得卒歲之資歸矣如其不然歸期未可計言之悵悵

與本寧先生

居瑯琊亡何復承思皇見邀任城度歲思皇一

片腸久而愈熱世不多見子謙至得間起居不肖時已將發爲子謙復作兩月留兩月間同起同處水部公杯水清供亦唯吾兩人共之良是一番快事今子謙行不肖亦相繼就道飄飄萍跡南北未期思之爲恨不肖侍先生二十餘年有不孝哀衷未敢擅瀆今尊集已成不得不吐竊念先王父墓木拱矣先君早世誌未納幽而使一二異政流播粤楚巴蜀間者不得永以貞石罔雖粉身何足以贖不孝之罪岡既得執鞭

于先生而先王父于貴座師小宗司空又有一日之長今代縉紳三尺墓土得先生一字相譽便可人同九鼎名永千秋先生卽不念岡之水木亦安得超然于劉司空屋上之烏行狀出自太史家叔手筆而行述則岡所自爲今以呈覽不但求先生慨然成文且欲求速附尊集儻蒙鑒不肖哀衷而錫先王父以華衮岡雖生不能報卽歿世敢忘高誼哉外致野人美芹以勞典記并以小集廿冊往伏惟炤存不備

奉大司馬六叔父

奉顏色歲籥又遷恭喜叔父花甲方週如東海杲杲之日漸中于天大弟走萬里捧觴而姪無能以其犢鼻褌易一物奉致竊思大人之壽與恒人不同而姪之爲大人壽亦異恒人之壽齒髮已耳故壽之者得擬麻姑之醴安期之棗東方先生之桃叔父大人之壽與帶礪事業同其長久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足以擬之因欲倣詩人天保之義撰長言爲壽草屢屬而屢更

經數月未就良以久照久成與大人之久道非語言所易名物言且不敢輕致而況物乎比者汗漫之蹤一浮于淮再放于瑯琊所見無非黃河泰山惟取以祝遐算與帶礪事業同其長久耳近刻三種附呈尊覽昨歲壽叔父 新命得一詩亦載集中媿老書生禿管無足仰佐籌邊之箸不勝主臣

與劉恩徵方伯

不佞弟受足下知遇有年往在 舒汴復明孫恩

極其隆渥年來飄零湖海雖無從奉致雙魚而一念嚮結之私無一寢食忘劉先生也昨至都門即圖走候閒靜攝玉體閽人謝客故先之以八行併以不腆之儀進必欲望見顏色詰旦當薰沐摳衣唯勅典閽爲我通刺

奉廿一孝廉叔父

昨歲春夏間從濟上得奉尊劄猶謀及傳符館穀以爲未即乞　恩得劄之次日即解維南歸至家暑氣方盛科頭箕踞無能見一客稍有餘

貲一新西閣前開軒館後布修廊粉壁朱闌搖曳川上落成之日正值中秋酒船簫鼓萍集簾幌之下姪支頤高坐如元龍在百尺樓覘地下人劃然長嘯忽能斗酒亦大奇事恨不與廿一叔同之聞老叔徑抵吳興不審果否若雪名區當有奇士伯樂今過必空其羣夫六月之息所以圖南老叔垂天之翼雖極豐滿然不慮更加修刷肆力風雅誠是佳事但不可使妨舉業姪少時頗患此疾今欲以醫他人幸弗以爲迂闊也冬間若作歸計當取道吳興與廿一叔大吐積緒苜蓿盤定可佐十日談耳

報莊仲肩孝廉

僕詩如其人哀殘面目茀可向白首糟糠婦若使對二八嬌娃有掩袖而走耳足下雖嬌娃爲我貧賤之交猶糟糠也願存老婦之心一咲新句大佳能選勝又能寫勝無如足下矣小作既承點鐵僕于尊稿安敢辭攻玉邪王丈未之晤讀其詩想見其人和則未可必也

與劉震宇別駕

南池邂逅殊出意外恨仙舟去駛閣悰未盡至聊城居蓼水園旬有餘日太史念足下不減弟也淸源彌陀寺見足下所題扁額如見丰采徘徊其下久之而去憶得十年以前弟與足下皆長安客子溷跡魚龍中無有識者而足下談咲遂躋雲霄上酬明時下寵故舊眞稱丈夫弟猶作此寂寂未由自見其奇財一想到西閣林泉便使清夢數飛游情頓冷而嗽嗽食指無地可

耕足下何以策我貴道尊李使君弟之鄉人弟于敝鄉諸公即事最切已未嘗以片楮相干今足下爲其屬吏安得如秦人視越特修一劄未封識奉足下覽過封而致之足下淸敏勤愼上下所孚不待曹丘而後信然以弟爲友熱腸不能自已盡其在我而已小刻三種呈李使君致書時倂往

奉報司馬公

書到時飲張太史歸寓開函滿已三下不及即

日作報罪甚姪伏臘長違骨肉久離道遇七叔得數晝夜侍喜色十日不散今復數奉老叔手書倍增欣慰伏承老叔論姪文辭惓惓勉策眞是對症藥石故人樂有賢父兄惟姪信然途雖暮矣心未盡灰敢不奉老叔之言爲繩尺力圖精詣而自外于大造之鈞陶哉姪念布衣白首涉世于人譬之老婦皮骨不除粉黛獻媚倚門或有好者而展鏡自照不免面赤若長安筆劄可售食雖不飽似覺有味不爾不得不作三晉之行行計若決自當奉聞領郵符也承問墳兒學業近亦大進受江父母深知敢以附告幸聞于大弟于萬

奉報司馬公

連奉書昨以相規今以相許所謂生我父母知我老叔姪蒯緱落落曾無獻將于尊者而尊惠見施反極隆腆尊者之賜誠不敢辭東望叩首附役致謝太原之行雖姪初念然硜硜素志不欲竭人之歡欲成其志此念遂消長途跋涉萬

不得已總之老布衣只合杜門千里康莊原非其志也五月終得大雨後想南旺以南山泉四集勢必沛然舟行無慮但七叔此番必宜從陸今時日稍延恐至閘中秋熱更甚車行爲苦耳

報董憲副

承儆上驅請以馬對驥服鹽車久矣惟有太行之步足下望其追風過矣

與王鄞生尊輩

不記何年何地別先生先生如青山白雲無時

不在我日也姚子雲言篤至急欲走晤知從者
館楊太史公貴人司閽往所畏見先生能過我
寓齋乎尊不空也

與隱鮮

半載而得數行家信家人與兄消息略略得聞
是日真如獲萬金方信古語不虛也初惠尊集
時家居冗冗未及細討今不但在弟目且在弟
腹不但今人不能道真有古人所未及發者如
詠鐵袈裟與如都綱泛舟哭伯翼悼城南松與

少君煮茶諸作弟誦以示海內同志諸公未有
不斂衽而敬服者漢魏三唐旣邈誰謂文不在
茲乎弟索集者如市恨兄所給不豈遂以弟所
批許者借與各錄數首可見世無權奇耳苟有
之何必伯樂刮目自有人也小序已成尚欲點
一二字未及呈到弟游情倦甚西關思甚正自
忖無歸老之計今讀兄數畝山田今欲盡百年
生計益無聊與久約同棲遲悠悠未有期諸何
不覺憮然浩歎諸郎讀書何許子行子斂教授
何許愍先生善飯否足下齋前松竹誰與同對
俱所念

與閻氏伯仲

武林苦勉之別白下又苦僧秠別計之已八閱
月矣日夕念昆玉不得一信見端叔始知尊公
善飯僧秠讀于鄉勉之季次讀于宅中鄉間不
聞家事可一意讀宅中旣讀又得侍老親皆是
兼然善讀無地不佳宅中西齋肯深閉是亦鄉
也惟家讀之心與鄉同則善矣鈎叢期近工不

容緩三兄自有大志弗謂余言可厭也小兒孤
陋惟弗借提挈別時以園中插樹托僧秠不相
忘否若忘今秋冬幸圖之

與李學師

一別經歲如沙邊野鳥身無定棲未及以數行
佈候先生文行卓然大用在即不知榮擢之期
當以何日不肖北首之騎又未得便南但恐雙
鳧遠舉花縣各天使不肖追攀無地如何如何
聞宗師臨近次兒此舉望其必獲凡可汲引惟

先生弗靳一臂侍先生靈寵得掇府庠尤幸先人皆從府庠發堂兄濟其美也小詩奉懷登箎致上情見乎辭

奉太史七叔父

得途次見懷詩如見七叔面此其喜比見而更勝閩中多佳山水未必止于九曲七叔此行可稱勝遊第念暑酷不便登臨然荔枝非久月不得食也得北來里人口云中秋日七叔已入里可謂神速若然則遊展必不廣矣有遊覽新詠

能寄示否奉答四絕呈上乞賜直教曾作六叔獻壽辭六百言不能即錄當續寄

報米仲詔繕部

蘭亭修禊一醼遊恒事耳弟以右軍文章書法遂號千古勝會今日文章書法兼而有之足振右軍既絕之響者惟足下承謀及上巳之會絕是佳事蓋詞人大會自張肖甫中丞開府敝省時僅一舉于西湖之上乃見英雄遊戲三昧時僕尚垂髫得于所聞此後詞人宦客未有聞西湖而興起者足下揖讓右軍不直連肩肖甫而勺園之勝又稱北地蘭亭一觴一詠列坐水次仰觀宇宙俯察品類正須今日足下標此勝情作此快事序蘭亭非足下手筆不可數言貂後不佞弟不敢不以尾續自居然詞不厭精人不厭廣足下交籍外如新安謝于楚晉陵陸君可四明屠表聖雲間宋賓之輩皆足以鼓吹騷人羽翼歡伯不可不致之祚承施僧為謝扇已致之計部君牋二幅乞乘間一書

奉報司馬公

年盡得一疾遍體骨節痛不可忍脉者云憂鬱勞思所致而藥又難效拜尊賜時正伏枕上不可展轉賴以重分參朮數劑投之痛稍定元旦強起沐櫛一切應酬遂不能避而疾又作坐此未及修片言奉謝知叔父必能見諒不加罪也頃念旅居已是感激况叨賑惠源源見施仰瞻天日敢忘覆照東望檀州唯有依戀

與陳飛卿文學

足下與僕比屋而居遂至數載不相見癸丑夏僕一返里中會有陳宣遠之變宣遠里中直諒多聞之友竟棄我輩去至今痛心聞足下處宣遠宿逋大有古道具見足下用情用心非里中樸滿豪兄可望敬服敬服張太史瑞石先生都人也欲為公子延壁經師客有以足下姓名聞者而太史質之于僕僕因言足下文章行誼是公子所宜亟師但恐足下高飛在即不能延致太史為江令公房師索僕八行托江令公致足

下併為勸駕書到正屆公車之期足下高捷後願從者早來藉太史三冬燈火以資春闈艮是大鵬之息不勝翹佇

奉報司馬公

遠念起居腸日九轉分俸之使不謂復臨此口雖百未能布其銘刻也姪自前歲離家客燕兩載饑渴者之思飲食不如姪之思家顧賤性不善干請況都門交游厚者多寒署不堪干請其非寒署而堪干請者又未必腹心之交難與言貧惟是研田戔戔之入強謀朝夕從者亦間有不能與之時近日諸僕復皆患時疫內姪陸生來京亦病姪寓日延醫診數人沽藥數劑黑貂裘併質參朮奚暇問珠桂叔父惠臨頓使饑者飽病者起豈直雪中之炭乎得璜兒入泮喜信後家書久絕聞江父母培植不遺餘力或徑以遺才送省試不可知七叔既以閏月行可計日而待若大弟能公車與偕未必早行耳浙榜報想閏月望始北達叔父得信必早得乞立刻遣

聞千萬承問吾鄉試北闈者計之不十人若朱生好禮余生詠見其文是彀中物然此事有命不得遂以此物懸斷也

與閻汝用憲副

往得仁兄都門將行書荒荒行色形諸筆端弟亦遂從濟上還越溲娑故園秋樹之下越歲始出擬尋太原守于汾水上巳聞仁兄案帷簿牘門鮮賓從弟遂望三晉雲山如蓬閬不能至仁兄乃儼然臬憲耶開府遠矣計日可望但借長

塅于吳越之區弟得私霑雨露更幸耳從張宫
諭周司勳聞仁兄有考滿使至無從蹤跡不及
附數行想仁兄亦不聞弟入都也曾照磨之官
附訊南池集西閣紀事各一冊小畫一幅併將

報隱鱗

從右仲得手書承念久客勸我還山肝膈之辭
津津在筆感激可勝弟之游跡未有久于此番
都城大疫老友相繼作古人者比比大可悲駭
密數弟齒花甲已週六十老翁更何所望不竢

兄言亦自媿其歸之不早顧弟性不能營絕少
儲蓄落落蒯緱裝無計趦進退維谷趑趄其足
不得已欲從水程理歸計秋仲或可解纜願掃
西齋落葉多覓黃花待我也弟非玄晏不當以
序集自任承尊兄見索遂不敢辭謂序不稱集
不妨擲之若謂稱許太過尊兄不必過謙弟此
筆授之董狐不能寬假一鄉先輩之田水月而
肯阿其所好之隱鱗哉吾鄉前代諸公潛方隱
韻足以標示海內者不一其人私心欲輯甬東

先賢傳一書此須稽之各縣掌故非他方可辦
傳鄞定者略備其餘必還山閉門方了公案此
亦思歸之一端也丹青曹君在都而弟無交當
托人求之以答尊委今尚未能

報朱定國郡丞

久于游非我常也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此
番爲然宜足下之見念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
舟自古爲然又不宜足下之見念小兒書來具
道足下時相存問而又貽我手劄勉我還山僕

有足下視少陵差可自慰矣都門貴交不乏徵
文之外不可與言貧乃不佞天性又羞言貧郎
中自給與分給家人之物皆取諸三寸斑管一
橐蕭然了無蓄積故不能飄然歸來不佞又謂
假使十年不蓄將十年不返乎思之每自發咲
隱鱗謂世間豈眞有揚州鶴可謂善發醯雞之
覆而足下復云云弟卽當買櫂潞河順秋水而
下也奉懷詩有庭中五嶽小于拳之句讀所教
新刻居然身在五嶽中何不自號五嶽長不佞

宗歸時恒衡華遠不易往當稍稍迂道爲足下
手拔三花五松來助庭畔幽奇足下須平分所
藏珍玩之半以勞我跛語容再致鄭朗不相聞
亦三年矣不知其何病今割旅中五日之奉以
佐其一匕貧交之力恨不能如其情足下于此
兄可謂世情之外古人之中非弟諛言

與鄭朗

往游一歲中相聞至再三今且三年彼此竟無
一字弟爲筆劄所苦宜其無乃足下閉戶安居

以筆劄爲事者亦卒無意作一字邪豈宣遠仙
逝無人于足下之側遂置鄙人度外邪弟每讀
足下見送一念閉關情之句不勝自歎我輩交
情三年若此更望何人念閉關哉昨得定國書
始聞兄病貧猶可病則何以自堪不可不善自
保攝晤言不遠弟有不得不歸者五事數載不
親供伏臘一也幹僕連喪身畔無人二也不及
以淚灑家岳及鴻臚家叔新土上三也西閣墻
屋當修四也次兒文藝不常見五也具此五者

歸計已決菊邊霜下是出新篇相訂時也宣遠
夫郎爾爾不審雷郎何若陳嫂何以自支弟自
給妻子亦恒不足故無能分餉足下與陳嫂大
是歉愧作書時偶有營墓之錢至敢移致足下
供一醉幸弗見嫌

與本寧先生

花在小春放一枝所習見未聞如此炎旱百物
焦枯而玉蘭盛芳可稱三花樹矣三花仙本足
徵先生百歲長生而蘭稱玉又類階前玉樹堪

作賢公子三桂齊芳之讖艮可喜也兩郎不敏
當與社中諸丈各賦一詩以紀其盛恐先生不
可無一言

與肙伯馨文學

張賓王選癸丑同門稿各序數語如良工巧手
酷肖眉目其選國策淮南韓管呂覽數種亦種
有序序有獨見弟甚愛之頃見兄選五子詩俱
人有弁語語無過情太似賓王甚當弟意故才
士貴識苟無其識何以區別羣言折衷正鵠今

天下布衣操觚之士才識所到舍兄誰歸南池
集以五冊往有佳序在序中有弟決不敢當語
恃知愛僭筆略刪能弗深罪乃見相成至誼

與李子敏

與兄別來毒熱異常遍地蝗旱行路爲憂本寧
先生尚在白門得依以度暑今于是月之廿八
日度江而北矣爲予述作移居詩四首雙柑樹
詩一首呈兄轉致柑詩中有祝其母夫人語定
有當于予述之意弟詩債償矣予述酒債未償

乞兄哂而達之

與隱鱗

不律久操雙眼都壞曾與兄言今歲當甓輟故
業尋故人餬口而不意其以艱去也不得已留
白下度暑暑中無所事得了詩文宿逋于陸體
文有壽章有長歌行于李予述有移居及雙柑
樹諸律于朱定國有五嶽軒石記題幷詩于李
公起有謝惠花三絕句今皆寄去兄不可不取
而觀也讀尊兄送殷仲詩旣清旣俊亦壯亦悲

大是輞川手筆詠不能去口弟北矣研田分定
食粟有方如何可言

與李公起

草草出門不及言別盛暑留白門見人家秋海
棠焦萎略盡想足下此時庭階花正爛熳唯報
恩寺一老僧房者差可彷彿餘則爲足下海棠
之婢不足也前許足下謝惠花詩在家冗冗不
及償今書一牋致去惟削教

與陸敬身太學

白門晤李先生首問足下弟言敬身無他狀惟
有閑門讀書賦詩而已而幷言足下南海勝遊
遊中記若詩如大士紅蓮浮動海水不作塵寰
之色足下有刻以一冊寄之可也弟慨今代大
雅之道日就庸俗俑作于越人而嚮成于楚人
思挽之而無計昔年曾選作俑詩而序之頗言
其乖謬不經之害李先生見以爲先得彼心即
爲弟序刻以公同志知我罪我皆不可必今以
寄覽李先生歸楚未有期今歲或尚留白下足

下不妨相聞

與伯榮中尉

從汝用淮署一寄訊于尊從從都門再寄訊于趙如葵想俱得達趙君久于汴竟作何狀若可挺携弗靳一臂塡走清源晤阮太沖丈得聞起居不佞之遊倦甚覼四海無欲之之地無欲見之人但不能忘足下于汴上未審何日得復修昔年吹臺文酒之歡然後東歸爲辟地辟人之計也足下大集已刻成未如成幸亟見寄風雅

道乖不可救藥挽回後進實藉同心惟足下力之奉題新園兼奉懷詩書牋以寄統惟賜教

與仲詔

讀遼疏隨以數行奉報未盡所懷遼事危如壘卵藿食之憂甚于肉食中外泄泄上下沓沓惟知守老生之常談以爲迂緩不可救然眉之論足下一疏揣摩情形布置方略語語可采而收實效雖浮讚者不乏其口而興指深憂致索解人不可得夫知管子必叔牙知淮陰必相國語云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曲直弟觀今之辨曲直者奚啻堂下直是身在大門外耳安望有知人之哲有拔人之力即使孫吳頗牧生于今日亦無自見之地何論仁兄來教云公論若何夫自門戶成而公論之不在世間久矣何論今日假道學眞功名六字最切今人膏肓之病天下國家大事獨不爲此六字所誤耶謝在杭彼此聞然名以令長安貴人無先造貧士之誼而貧士如弟既無所求亦不敢先見貴人故至今無

交承問極感弟以布衣賤士分當緘口退遯况在今日不隱何待所苦南還道里將及半萬又不能吸露御風掉臂有心裏足無策爲之柰何李行素過署過承推愛聆咏口不能謝惟有銘刻

報仲詔

承惠問感謝公儀行致批評報石書至否秋色漸高寒齋孤榻頗眷石交如冷思火恨無鴻鵠之翅可舉耳鸞師王君都門有欲見者不知其

人竟何往聞其南還今北来未石交紀牘刻如
改正幸多惠數冊盖有不得見而相索者

報王正所表兄

憶得去歲春夏間走一使候兄見報語字字俱淚弟一讀之亦不知其涕之何從是日聞解維北上不及一再唔慰念何能已忽從伯揆得手書淚又滿紙夫以兄之廣德宜天篤厚庇骨肉之慘頻頻相仍竊以為造化之報施人不應倒置至此弟哭余三泉業師詩有云禍是壬人物

突應善士招由兄觀之此言非浪語也弟往遭長子女之變五內割裂痛不停聲者數閱月幾乎舍生同病相憐固知兄老懷之惡非可以恒情寬譬者也吾祖身後先君丈夫子早世遺弟藐然煢煢之孤式微之狀至不忍言所幸吾姑後有兄橋梓克有其家略為吾祖生色今偏兄亦罹此殃豈寒家氣運否極乃以厄貽吾兄耶言之大痛又不能分兄之痛願兄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于必不可寬譬之中稍為自寬之策弗令白頭人日日在淚海中也弟自幼時家破之後以四方為家者將三十載賣文之資亦頗不乏第苦赤手自創無尺寸根基可恃至今尚是四壁然比之弱冠無立錐之地之時稍覺差勝顧無以為投老杜門之計望次兒如農望歲兒資稟極美亦知孝悌力學然不知其命運能勝父祖否耳伯揆兄秀雅而文讀其詩篇深以得交其人之為幸見之如見吾兄更幸耳弟業已從都門度歲明年南返當不遠百里買

溪船一葉造兄廬宿姜肱之被皤然鬢髮相見時不免相驚也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七

尺牘

報定國　報隱鱗
報翁詩承　報仲詔
報仲詔　與汝用
與錢仲舉水部　與伯麐
報隱鱗　與隱鱗
與紹與李節推公祖
報仲舉　報俞仲茅司馬
報河間徐春宇太守
與包叢交州倅　與聞僧祗文學
與周思皇文選　與本寧先生
與本寧先生　與思皇
與王季重比部　奉大宗伯七叔父
報俞郡丞公祖　與戴斐君司勳
報周寅翁大宗伯　與楊冷然水部
報冷然　與本寧先生
與文太清光祿　與仲茅光祿

與張聖標都督　與閔允修[illegible]
與斐君　與吳國華小侯
報韓孟郁國博　與南中幹太史
與焦涵一憲副　報陳公韜參戎
報李親翁　報范襟宇太親翁
報劉敬仲大參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七

甬東薛　岡著

尺牘

報定國

日懷丰采不啻天際真人賢郎來得細詢起居細讀珠玉又不啻如晤言五嶽軒中慰可知也足下功成身退蒼顏斑鬢屏居水石之間彝鼎圖書日與相狎是鄰里中全福之人所少者令郎取一第耳賢郎積學英才弟謂今秋必掇解

首而不意又有點額之歎然士患無具未有具如賢郎而長不遇者足下發于酉宜賢郎亦以酉興不必疑也弟望豚兒眼亦幾穿乃至今日小錄杳然不省何故豈吾浙試期如壬子故事耶君房詩有云昔時草澤人猶在今日　巖廊事轉新固宜場屋之事與之俱新也遼事大可憂上下恬如兒戲而當事者了無戰守萬全之算將來事不知究竟豐人翁字屢承教命心故許之今聞足下已肯置之度外乃付裴潢善手一盛飾之更使銀鉤增色歸而縣之西閣之上可作娛老一佳物足下頻過弟賞之猶在足下也天下物苟心意誠能領略即五嶽不異家物何必離落之間

報隱鱗

接尊兄一手書如得一對面然安得旦旦接手書也遊子思家懷舊故是恒情而老人特甚況又重之以遼陽烽火乎不肖弟苦無千里之糧不能向越而尊兄顧以馬前草檄相勉尊兄戲

言耶抑真言耶果有欲致弟塞上者里中傳說所繇起也弟一則思軍旅之事少未之學恐負所知二則思　國家斬金門一第棄我于草澤年已六十矣而復以其身爲金革之身死非所甘三則思弟未必死而妻子之涕何日乾乎所以視韋布之奉甘于茅土而不辭也遼事如沉痾難藥非得國手死不易起數月之間破大小數十城堡殺老少數十萬生靈羅四方名將悍卒縻帑藏無算金錢今僅稱拒藏[redacted]于境外

斬賊首七十餘級而卽以捷聞而中外上下俱卽以捷慶　國是若此足下其謂之何以是知足下高飛遠引大愈于弟之皇皇碌碌也令孫以童稺補諸生尊兄孝友之門子孫宜爾然弟之爲君家橋梓喜恐勝于君家橋梓也小詩志喜書一扇致文孫尊兄取而讀之可發一笑

報翁壽承

偶恙伏枕見敎劄而起足下只八行勝枚叟八月觀濤之筆遠矣繕部公憐才下士風流藹然

映人今代無兩足下妙品自應投轄而諄諄多之具見肝膽僕生平受人一飯不敢忘且痛惡人受人恩而掉臂去之而甚至操戈下石此輩卽繕部門下不少深可發歎而益見足下之爲足下也聊復不盡

報仲韶

除日書惠與春風並至寒谷爲之頓和承念筆劄耗神弟衣食于此物故此物無時去手頗以爲苦欲割此苦則有更苦于此者便無救之之策彭澤公所稱驅我去者信不欺也歲內所爲文計不下百數十首衣食餘資亦略購得一二佳玩深足娛弄恨不能縮地出與仁兄評而賞之黃中宜遂作古人樞從雲中至停都門外而妻子無依殊可矜惻此兄平日不讀書耳目心胸似皆未廣弟聞其稍負仁兄高誼然弟深知仁兄非爲德不終之人厚其死宜甚于厚其生也前和詩包丈名士瞻者弟石交小就州倅地得廣川以才士爲小吏而得依仁兄車下此千

載一時若可越境或圖謁見以展其廿年嚮慕之誠仁兄培植善類如四時之于五穀此兄官聲未起能弗惜齒牙餘論乎

報仲韶

寶藏種種獲覩其全快可知也石交紀牘刻字不精能更刻之甚妙見示險韻諸作大佳以瞿塘棧道布作平地信非仁兄手筆不能也思勺園不滅思主人每欲策蹇徑造幸囑守者爲弟開柴荊

與汝用

丙辰長安分手正在此時寒暑不覺三易弟在淮署中曾戲言貴人光陰惟恐不速以官可計日而大仁兄撫掌大咲尚記憶否此言不久仁兄開府六卿可待而至爲　熙朝黃髮之臣斫弟年齒徒增鬢毛涅白者何爲乎曹汾州與弟交最久且密文章政事不必問貞介自守亦是仁兄輩人仁兄爲監司而此兄爲太守汾陽之人何幸彼且深感仁兄爲知已不敢不告

與錢仲舉水部

足下入淮以來嘉事善政有裨漕儲者不知幾許矣但使都門辭壇無色士失所宗念仁兄者不獨弟一人也初與仁兄約秋日晤言今已暮矣而猶滯風塵疲神耗智徒有憂天之愚了無閉戶之算憶家園此日春雨一犁水田漠漠且不如力耕老牛艮足自歎嚴叜除半刺携家道經淮浦此兄服足下如七十子幸下縣榻

與伯麐

去冬與李先生八行相問并嵩山甫德懋翁子而不及仁兄謂兄已久離白下近晤顧默孫孝廉始知仁兄至今居秦淮人言秦淮難久客仁兄居之而安耶初見太泌山房集李先生爲弟作四文具刻無遺甚感雅誼至若先祖墓志不孝他日犬馬與溝壑欲藉此贖罪以見先大夫于地下比他文尤不同弟受李先生三十年骨肉之愛未有加于此文乞仁兄爲我先謝

報隱鱗

連得手書甚慰東事難端發于搶堡此古今時有之事但撫順係所城與尋常墩堡稍異而[redacted]一舉遂陷亦與尋常鹵掠不同然尚不至大損　國威可以從容討處不必張皇六師搖動心腹如今日也者其失在撫臣貪功避罪僨遣大將軍張承胤帥重兵遠出遇之全軍覆沒辱　國損威莫此爲甚勢不得不議撻伐于是起經略于是集重將于是募精兵于是竭司農水衡金錢又不足于是發太僕而济辯之毒中

我膏肓扁鵲倉公倅不可遇[redacted]收我叛將迺
兵以中國扼中國此中軍機未發而[redacted]必先知
譸算經年了無萬全之策及非者又奉嚴 旨
督進兵經略遂遣四大將將南北主客官兵十
萬餘人分四道進而喫緊要路屬之杜劉以精
兵往杜係榆林驍勇世將劉係故名將顯子亦
世將而以悍名者是時上垂天象種種見凶雪
消水泛地亦失利雲屯烏合人難語和而乃視
敵如嬰視兵如戲杜于二月晦日劉于三月四

日兩路先驅[redacted]以全力一面來抗王師杜軍全
覆誘劉深入伏兵四起盡覆劉軍兩軍死者五
萬餘人不返隻輪一矢而監軍潘兵憲轉餉董
通判皆死之戰器資虜者不可勝計自有 國
以來夷狄之狂逞得意者莫若此 國家之失
算誤事者亦莫若此[redacted]氣方銳復稱大舉今殘
兵懦卒守且不能何敢言戰萬一遼陽失守關
東立見剝膚可為寒心矧又發帑金四十萬募
精兵易經略東方事尚未可知此遼事之大略

也總之召昔年四月之禍貽中國不雪之恥殺
生靈無窮之命耗帑藏難計之財者誰也即懸
其首于國門尚不足贖誤 國大罪而今僨令
其回籍聽勘古今有此法乎 廟堂之上聚訟
如聚蚊以社稷為兒注無論無任事之人即有
其人而文法嚴束動稱無例及至 題請軍國
機宜十九不報輕大臣而多疑一敗也惜金錢
而嘗試社稷兩敗也賞罰不明三敗也議論繁
滋四敗也內外不同心五敗也將吏失職六敗

也示四夷以弱七敗也將卒倅辦八敗也邊人
苦夏而樂夷九敗也承平日久燕爵處堂而不
知兵十敗也有一于此不可禦敵而矧備此十
敗乎天下事之可危事之難為未有過于今日
者也事至今日矣無人不當憂大臣當憂小臣
憂局內當憂局外之人憂言及于此怒髮為之
衝冠思足下高飛鴻鵠之在天外遠勝弟之在
局外憤到語來忘其絮絮弟栖遲情濃謀生計
拙尊兄何以詔之

與隱鱗

半年以來深藉令郎二兄寬憂息憤差得展眉
令一別去如失手足悵惘不勝遼事前書略盡
錐孫吳復起恐難一旦收拾其病根又不全在
昨歲喪師而在年前棄地[redacted]擒俘以來東夷
雖魂驚膽破而時時不忘中國者垂四十年矣
邊臣知之不以聞廷臣聞之不以爲備苟且泄
泄偷旦夕之安而遂以數百里膏腴之土棄而
啗之啓其恣肆之端則當時棄地撫鎮之頭不

斬于在日而死可戮也[redacted]自得地之後逆謀萬
狀招我亡命充其寨中以圖必得中國之情即
如叛[redacted]李永芳遼士也[redacted]以貲爲永芳官遼之
官吏無不知之而乃授以守備而即令此人居
守撫順此何意也遼之撫按監司鎮守一味遮
掩百計粉飾以中國而將順夷狄安得不有今
日是向來撫按監司鎮守諸臣之罪當問也昨
撫受 命開府略不知備致[redacted]入犯又且貪功
飾罪逼令大將軍追不可追大軍盡覆開今日
無窮之禍是昨撫之頭當即斬也事至此而起
經略而經略又大壞之兵宜詭秘何以徵勦之
期上疏發抄使[redacted]先聞兵宜合何以十萬之衆
分作四路而四路之兵又先後發使[redacted]得以全
力敵一面厥罪誠不可逃 廟堂之上罪之是
已而獨不罪已往先後釀禍之人有是理乎有
是法乎今日之事總之無理無法眞如在貿易
市中騙其時刻而已遼左全疆莫重于遼陽城
次之則開原鐵嶺撫順清河鐵撫清河皆係衞

所而開原即自在州也總列東面以屏障遼陽
遼以障山海關關以障神京兄試思如此形勢
當如何要害昨歲陷撫順清河埧兩軍敗績之
後不數日又陷開原將卒官民又皆死之不數
日又破十方寺等堡[redacted]不費一矢賊從內應所
至即潰勢如拉朽[redacted]本女直之裔宋人謂女直
兵滿萬不可與敵今止萬而已哉狡兎未死而
能如劉杜馬璘輩皆盡獨一起家紈袴老不知
兵之債帥自帥一軍以當之且今遼人有死之

夷無戰之氣動則抱頭而竄以其城予敵能望其爲　國家作金湯乎鎬逮以熊侍御擢僉都御史兼少司馬賜尚方劍代爲經略熊雖請兵請餉不待報可遂單車出關弟謂賊可以單騎見可以賦詩退乎最可笑者寇至則喪氣伏闕爲龍爲蛇寇退則安心處堂如燕如爵最可虞者奸細往往得入關潛伏　輦轂下而近有[redacted]二十人自遼渡海徑走登州被獲視中國如無人之境腹裏如此何況邊塞兄爲隆中高臥之

客有何勝算可贊　廟謨解今日倒懸也知兄欲聞不憚詳語幸出示令郎與小兒令知　國家大事非咕嗶小儒所能料理欲取功名須早蓄三年之艾草莽之臣即瀝血碎首何濟于事弟真杞國愚人兄可急尋一片避世之地以遲我

與紹興李節推公祖

丁巳夏五走白下擬涉江上謁已聞明公以讀禮行故不果往而遂北又不及迂道一致生芻抱歉千萬留都下兩載餘日盼從者之北不意不肖渡易水而明公至及明公捧除書南下不數日而不肖還都浮生聚首如此乎不易得此昔人所以重晤言一室也所幸得借恂敝鄉而又極鄰近於越古之夷封盟會不通于中國句踐稱霸亦惟是功利表率種蠡之徒而君子六千未聞以魯人之文學先其智計自王右軍入越蘭亭翰墨價重連城山陰會稽之間遂赫然以文學雄視海內有如其國之霸業然右軍明

公鄉先賢也越人家絃戶誦雖藉右軍之遺而民俗漸漓士風亦變今明公以文章型范其士使之至道以風裁彈壓其民使之至魯是即今之右軍不腆越人何得徼惠于瑯琊之鉅公古今一轍可不謂非常之幸哉山陰會稽四明之喉舌出入必經明春返越當維舟雲門摳衣顓謁爲父老子弟慶福星也先命小兒代詣展賀兒名之璜郡庠生併操其帖括之業願執北面弟子禮于明　公之門所望明公念通家子又鄉

部士直示教言毋過奬借幸甚感甚野王兄諸
子學業何若深以爲念

報仲舉

頃以積勞抱恙敬仲問病譚正及足下而使翰
與佳集並至與敬仲略翻數篇不但弟霍然起
即敬仲亦躍然而去重分酒資弟不能酒空目
美名然塵甑藥爐一時舉火實受大惠春日南
歸若取道淮上未免與足下晤語而別佳集成
真海內一種鉅麗之書弟有詩云天下奇書誰

見廣今又得見一奇書矣據榿勒報容卒業謝
教

報俞仲茅司馬

僕交滿海內晚而得侍明公才品宦業在人耳
目者無俟僕言即此肝膽意氣海內不可多見
別後之思無日能已大雪中忽接手翰恍然如
對氷玉之姿殊慰去歲歸途阻滯不肖亦頗聞
之然抵府後秋色正佳園中白蘋紅蓼翠竹丹
楓逍遙想尚快明公身涉其間樂且不暇頋安所
得病哉僕業已趣歸裝仲詔將還都止僕一晤
故未得即發春夏之交必欲借明公名園爲我
下十日榻久則不敢望也宮詹無此女政府無
此子說鬼說夢無天無人正是二十年來局面
如此唯有仰空長吠宮詹體亦漸安譚間常及
明公足稱真相知舍親張司城書來云明公推
烏款接彼此感激此兄以貴公子孫而克家今
爲卑官不得不藉鉅公大人提挈背本負德雖
人情之常諒高天厚地司城豈敢忘也

報河間徐春宇太守

郡當孔道知太守必苦客故過而不相聞追者
到僕遠矣過門不入室足下得無見慽乎新刻
一種附往見其言如見其人

與包巖叟

七日夜譚不爲不快吾兩人之誼正如以膠投
漆不唯弟不能離兄兄亦自不能離我聚而散
安得不眷眷于懷別之前夕連環討無效左右
雜弄未及告兄頋兄無爲人所誤一吠頋翁年

七十有六喜談玄北與兄同調弟與同舍清源
者廿晝夜能盡豚肩斗酒而又善飯夕御女子
數人讀兄妄談思望兄顏色與之見當歡然
與聞僧祗文學
午日至江上正想致訊無其人會張氏叔姪來
訪貴東恐二千石尊重不易見欲以僕紹先之
于兄乞兄慫慂兄生平情多腸熱諒不惜此口
頰也急欲聞于兄者近有雌黃僕筆餘者丈夫
不得立功乃思立言言者載功業而不朽者也

于輿氏之功不在禹下非以言乎筆餘之言不
專在刺佳事懿行聞見最真者亦往往收而美
之間有一二不公不法之事憤世絕俗語嘗有
之亦是公論確論意到筆隨安知禍福至發人
之陰私旁有鬼神僕嘗以此訓戒子姪而肯以
其口蹈之刻從長安愛我者以為鴻寶而今以
為橫議夫言歸楊墨離經叛道故曰橫議僕所
言皆依經傍道謂之橫議可乎夫欲自稱儒者
而至不能解橫議二字足下其謂彼何僕年六
十更何所求卽緘口結舌難道無一死之日欲
憐欲殺聽諸其人
與周思皇文選
相別時以為越歲便得把臂不虞足下遂懽意
外且聞下石者卽本部中之鄉先達令尹子蘭
豈謂今日復見于楚耶方今邊疆多事時事可
虞雖忠義自奮之秋亦明哲自葆之日誰謂東
山高臥非保安晉室之人哉足下達人願言以
心自信矣天下公論昭明弗復介介下同衆人

之見也家刻三種請教
與本寧先生
都門以八行訊先生白下不意駕已南還矣已
覓衡陽鴈足杳不可得遂久闕展候懷念無已
不肖久滯都門去冬家遭子婦之變老妻稚子
月在淚海中不得已言歸存慰行至白下不得
見先生不勝悵惘聆仲茅聞先生不日有信使
且得詢知起居深慰遠念白下二三子莫不引
領而望先生能再續舊遊耶東歸心馳倘馬鼓

書托仲茅附致併以新刻三種往

與本寧先生

前歲過白下仲茅先生云即日有雲杜之郵遂以八行托仲茅附致兼致思皇皆有新刻在函中不審達否先生松栢之姿老而逾茂天相福履不問可知弟今之文武爲憲所賴以定王國者惟先生一人而久有豐草長林之戀世道政如危局國手安得旁觀也比者遼事大壞京國騷然不肖因歸甬江思教授生徒以代耕鑿今

不遑憂天下先憂里中里中海寇嘯聚無狀明目張膽刼留商旅令以賄贖而給商帖文稱有年號海民患之正如遼民之患[redacted]而官軍視之亦如遼兵之視[redacted]將來越中事體亦復難料太平之世尚苦饑寒遭時若然不知稅駕如何可言不肖雞肋之業已略詮次成書自知非不朽大業欲藉先生華衮之辭爲我總序以冀萬一之永其傳而苦叩請無地儻世路稍奠能褁千里之糧當造大泌山房頓首以乞先生豈無意乎舍親范君材水部謫杜始白今爲襄陽李官詩文雅稱作者登第垂廿年而貧與不肖等斯其人可知知其慕先生甚至必遣使致敬故得附候起居縷縷積衷非片楮能盡別函致思皇幸爲轉達

與思皇

都門一別遂得七載人生幾何時而可令七載之中音無聞問耶庚申夏以一書三刻致本寧先生轉達當必徹覽嘗詢楚中人知起居清勝

爲喜今天下南北皆有事而東南如越中海寇亦頗出沒大是隱憂足下文人而具有安攘之才豈得便忘天下危局急著計將安出耶不肖別足下後一再出入春明亡論夔龍難遘即求一廉藺不可得欲求廉藺起廢良是然不論爲忠爲佞有罪無罪盡四海之退休者羣然而進即如今之鄉賢祠不論賢不肖盡一鄉之仕宦紛然而列不亦可羞之甚哉豪傑之士柰何與憸壬同升蒲柳之榮立而待槁自有泰階茅彙

誒足下也足下試看向者抹殺足下之人何居視足下今日何若請付之一咲

與王季重比部

未到時想足下讀書佳山水既到面去想更甚焉安得縮地日與足下坐快閣對秦望讀禹穴之藏耶許足下詩必得佳句酬佳山水得句不佳故未敢獻春暮綰會稽擬造足下會帆風正飽飄然徑去而目唯耽耽越城東南隅也得仲詔書秋以為期謂足下于此時亦當相過儻果

能同作三洞之遊眞快事也屬承明兄士之文有行者從傳詔訪足下能使不寂寂于我土地否

奉大宗伯七叔父

從婺歸杭聞新 命兼讀兩劄兩序喜慰無量序冷然情從文生如山下出泉不知所來亦不知所止序姪文從情生見議處過愛即不免過情至寫好生平心曲眞知己之言焉私謂亡論他人不能為我作此序即諸父行猶爲一手斷不能若自岡口出不朽之業知無足傳得此序托以不朽或庶幾可望焉役渡錢塘一宇一拜先此鳴謝

報俞郡丞公祖

往從友人王曰常聞明公折節下士有虛左倒屣之風私心嚮往已非一日不謂徼天之幸得長士元驥足于海邦而野人固亦叨受宇下之壓也分當摳衣龍門上通野人之名姓顧田舍小民硜硜自守生平絕不敢趨叅本郡邑公祖

父母之門即勺原壺近兩海憲公皆明公鄉人頗辱下交終其任不敢造請何敢望明公重分廉奉而又將命駕而辱臨之下榻高風南州故實明公遂携而至吾鄉耶謹遣兒子之璜代詣于庭九頓稱謝兼辭命駕明公非久内召他日長安道上容不肖通刺踵門快瞻芝宇未晚也俚辭不足為名園重第以尊命不敢不勉臨楮竦息未罄所懷

與戴斐君司勳

行至廣川曾布數語浮沈皆不可必東平以北亢旱異常濟州以南雨霪河溢大浸稽天車代舟載錢塘以東至于吾郡亦苦恒暘舟代車行行路之難未有甚于此番者也聞遼左官軍復鎮江彈丸城子士紳相快弟獨相弔夫鎮江城之于遼陽腹心外之微肢細骸耳善理病者顧心腹未有腹心未寧而先一肢一骸之是攻以求生者遼之未易言克復憂在腹心則宜置肢骸于姑弗問遼幸而復則鎮江不復而自復遼

之未復而復區區鎮江以攘旦夕之功獨不思我能復楚彼獨不能覆楚耶儻復者與覆者相尋不已其如生靈之膏血何此弟愚生之見不知　廟堂公論謂此舉得失何如也乃今日腹心之當憂豈直遼哉吾鄉海上新舊兵之鼓譟未之前見牙可掣也關可斬也庭可辱也郡縣官司可嬰兒視也鄉縉紳名號賢否可通衢榜也市肆大小物郵店牛羊俱可徒手而攫也獨貰邑不逢彼怒而蕊谿震于其鄰若鄭定象所哉岌岌乎所未卽爲者斬木揭竿耳然已幾幾矣幸院道終之以法梟其兩兇境得安堵足下聞之得無重桑梓之念耶子厚兄初擬同冷然而南今遂不果何也冷然半舫行則子厚可仗故人漸少弟異鄉布衣骨肉之友唯子厚一人而此兄又耿介誠篤難投時好故不勝相念亦不勝望于仁兄也

報周寅翁大宗伯

秋日明公榮行僕以疾臥不能出送郊關至今

歉悵正思便羽仰候起居而德音先霈珍貺兼頒長者之施于後輩真可稱誼薄雲天者矣方今天下輿瓢而趨明公一代見龍爲　國利見當必有大破迷罔之識昔人云夔一足與明公今日正符　大拜之　命旦夕將下六代煙花不得久淹太平柱石也岡老伏巘壑所願雖大無驚柴荆不閉端有望于明公鄭朗承携今安之何許卽此便見明公不使一夫不獲之念人不易及包嚴變度日如年而瓜期將及仰青天聸

白日彼亦端有望于明公如何如何

與揚冷然水部

與足下相値眞如夢中先太宜人得安一抔之土子子孫孫啣結豈有涯涘抵家數日卽令小兒之擴赴長者之命然須念通家小子有休戚之誼凡所爲文必求直言規削俾斗筲之器得附令郞瑚璉並成固非常之幸亦非常之感也不肖年踰六十僅此一子而又頗孝順不免有舐犢之愛令郞討借後兒所居惟使傷內宅無

令晩間岑寂天氣漸寒更望多給炭火荊妻生且雖近業巳囑小兒姑安心文史竢臘盡還家補介眉壽小兒自當尊奉不必卽遣其歸也梅石歌再以一牋書上略覺勝前若欲災木須用今書一芹侑詩扇以進聊致欵欵萬弗以褻瀆見罪

報冷然

歲除兒子歸拜手書重以腆惠怳如面承喜與感集小兒極道賢橋梓相遇過分使兒不敢當通家小子蕒受長者敎益政須以子弟目之何至隆重若此小兒卩不能謝托僕謝以筆此之爲誼又豈筆劄所能謝哉燈夕後卽促兒赴署無柰兒以僕病眷眷不能離僕無巳昨姑強起櫛沐令兒安心就道然神情尚憒憒未爽也儀來驅我莫春之初祭掃畢思理北轅憶得宋布衣有詩老骨不知何處白爲之竦然道由武林當再索飮于怪石之次是時賢郞南宮捷書當至主人于客與更不淺也所恨千枝香雪巳殘

爲足下獨自呼賞耳叔氏亦聞梅石而與起會今正有尚平之累未得飄然涉江海寇大獚瀕海鄕鎭如遼人之畏奴敝鄕將來事不可知避地無計大可寒心足下抱賈生之悃敢附以聞病後不能搆思未得撰一言賀新舉孫願以異日米公祖有歸信否幸一相示

與本寧先生

夏日東還伏承先生送之馬首慰勞諄諄情在言表感刻感刻恭喜大宗伯新　命恩賀之以

言而操筆經肯不得片語願以大拜之日不肖生而骫髀不習造請今秋一徵于此中之客而知此事非人所爲客于此中者其猶釣乎主人多慾人爭餌之以其所好無之而不餌能使主人欣然就吾之綸竿而爲其所用又爭沾沾以明得意或曰若何以不文字餌不知此物非其所好腹中饑不得已而亦吞之吞之即悠然逝安望其與之遇也不肖謂士生今世不必讀萬卷書姓名若不題黃榜亡論不可以爲客併不

可以爲人不能不自悔自咎其少日之自暴自棄也瑞昌在萬山間有鳥道三百里力不能前且恐此時前而主人發所以躊躕耳

與文太淸光祿

數月金陵解衣推食而又每每先于所往廿年肝膽愈久愈真何敢忘也不佞弟賣文爲活是天所命不當逆天浪遊既鮮遊福亦短遊才頃奉命走彼地上人誠如葉公有好龍之癖門堂几席畫龍滿前而獨不好不佞弟以弟爲足下推轂是張僧繇所畫之龍試一點睛即便飛去不能爲其馴狎耳然不佞弟寧爲足下屋上之烏不願爲他人軒前之鶴而況肯以其身爲此君之畫龍乎兒下第歸弟亦將就北道兒年尚少需三年不妨但此三年間不知望七老人之容面何若也致所欲言不他及

與仲茅光祿

昨一聚首幾及半歲不令饑餓于此土者誰之賜也今秋酷熱異常衣難到體僕抵里門僅旬

日即携兒子入武林兒應舉僕以文光祿之故造一貴人此君以僕不習諂語面諛不能合人情如此不敢求其必合也奔走既疲羸劣亦病項鳳梧謂小兒星運大利先生熟精此理亦謂其言不謬而今竟不驗乃知此事誠有命固非智術所能推測僕冀此以釋風塵業債而不知此債竟在何時了償也世事方新今歲文體亦一大變遂至不可以常理論深爲文運憂所喜本寧先生轉大宗伯先生且將相繼而起猶有

拔茅彙征之望或一轉移世道之機也二東擊
行欲從中州北上必取道留都冬仲當與先生
册晤

、與張聖標社兄

去歲秋冬間從武林得足下手劄即作報書致
都門而從者行矣事出意外大可詫異人事變
遷古今恆事然不謂一至于此崑山玉石欲辨
無從徒有扼腕弟于端陽後一日從白下秣馬
治途雨水走二十有七日以六月三之日始入

都門過足下故宮而低回且訪庭前古槐不作
栖碧時榮潤物不遇主猶減氣韵而況士乎晤
馬眉白知貴邑受水足下府第皆作魚龍之穴
不知果否言出眉白諒非虛浪府第猶可得無
傷于先公之墓木乎竊爲足下深念之正思候
訊會敬仲使便托其寄將併以前所未達書上
小集承程于止兄始共事已付殺青先成五卷
附以請教俟全書成當續致

與閔允修吏部

別時歲在丁未弟與仁兄俱在丁年計今易春
秋者十有九度顧此十九年中川谷山陵曷可
云詰蘇卿皓首且也歸鄉而弟以皤皤雙鬓爲
貧所驅猶然爲是栖栖三徑荒蕪不遑寧處良
足悲嘆因思弟昔被風波橫及而不以弟爲風
波之民者唯仁兄一人衆皆欲殺我獨憐才此
誼至今在胸臆間也彼其之子遂同石火頓滅
可見無端禍人者未有不爲鬼神所禍可畏哉
越樹滇雲關山修阻亡論無從聚首即欲通一

郵筒不可得每一思到能無悵然然仁兄詩篇
綺麗如海上頳霞舉目便見即如瞻對光儀何
必覿面也入都門得交令公子人望庶常超宗
之有鳳毛洵非虛語及聞仁兄山中起居康勝
弱歲秋興詩奕奕神王足爲百歲之徵而一腔
忠憤時露筆下弟雖不敢談天下事而一見大
作心有戚戚以人望命僭爲仁兄敘數語謂謝
傳在東山時局中一着妙算胸中却有一片眞
憂雖子弟不得而知仁兄得無以弟爲知己之

言耶有人望在不患究竟無地矣弟長兒以垂髫補諸生可望長進而早世今止次兒一人能讀父書弟望其成名如農望歲而連困場屋成敗遲速皆未可知仁兄之有人望可稱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弟躬之亦復不減蓬閬神仙豔羨自不容口滇在黔南封疆多事仁兄能就大官之養乎若然弟固不敢辭長安紅塵與仁兄續曠昔之歡耳

與裴君

不相聞者三年于茲矣三年之中滄桑幸亡恙而滄桑之外耳目之前猶豈弟與兄別時玄黃乎一腔熱血無地可灑又恨反舌之鳥徒傳羽毛所不忍見唯有屏居遯世以詠先王之風千里歸腸一日而九廻也弟言至此則仁兄與半舫兄事在其中矣亦復何云半舫信使不絕此兄飄然怡然終是我輩安知失之不爲得仁兄品望朝野所推公論未始不在人口終非浮雲能蔽弟千巖萬壑中得坐今日一日勝于恒時十年何翅可當兩日況此時青精飯林爭江魚又豈薄福之吏所能消受仁兄得我意于言外當不以弟爲狂誕之辭也小集先成者先附請教能以一言弁其首乎秋日圖南當造山中問奇併九頓以請

與吳國華小侯

自衆人咻之而今之爲詩者無求意高辭新即格端調正門路不至錯走斯已幸矣足下詩如由禮門義路無一苟步而奇俊之辭呈露弗竭

眞海內難得之才況以少年得之他日才具漸老造詣漸深見聞漸擴升堂入室不知作何等觀也僕老矣深慨詞壇無人不意晚而得足下三復諸作豁目快心連宵以此爲下酒之物中間偶有率意處覺略淺近而少深沈之致承足下不恥下問不敢不仰體盛意據我一得稍刪潤于句字之間以石攻玉以鐵點金足下付之一哄不必以爲然努力精進是所望于有志之士

報韓孟郁國博

前有八行并小稿寄報惟恐浮沉而得達幸矣端陽後一日巳刻一再奉手教此刻正逢王恭廠異變萬家齏粉弟在病中微躬雖完而驚魂竟日不復于體軀則雖至而目不能覸次日晚神稍定始得發瑕函悉尊教自當有不腆之詞求附大集以不朽旋當圖之寄至白門更便也此堂非燕爵可處度暑月弟即南下當與足下携手于棲霞牛首之間耳彼中有佳士范漫翁

者名迂敝省人能詩畫爲人多情好客家有歌婢林茂之者名古度閩人能詩賦爲人俊爽可交家有快閣足延眺皆貧士中之孟嘗與弟最契善六代流風競趨浮靡而二兒盖出類拔萃之士所居皆與國學最近足下一至不可不訪二兒爲風雅之契也宗伯公潞河新草名篇適與尊集同以一冊附覽知足下所願見也

與南中幹太史

弟閒人自處不開之地致勞以成病日久思念而病轉深且病在心脾更有足慮首邱之念不能自彊即日買舟南矣不敢走別恐酷暑中煩足下修報施之禮耳弟昔遊二華有記及讀濟南公所爲記慚我形穢而毁之每思再遊補前闕略則與足下晤尚有期顧此老病微躬恐未必能遠策泰關之蹇若誠不能惟有高坐石牕之下想望足下太平相業而已幸毋相忘此以爲別

與焦涵一憲副

往從者發都門僕病甚不能勉強走送負罪萬千節近端陽稍有起色會五月六日地震屋覆幾葬于瓦礫中受驚病復竟不能爲雲中之行有孤明公雅意且聞彼中固非客所宜往也聞月末僕擬買舟而南歸程儻便當如明公所期一望顏色而去也托友人從南中覓巨細筆得二種各二十矢其一本色素毫不甚佳其一則染色者大佳盖巨細係羊毫所製俗工惡其質太素文之以五彩素之不宜于今日也如此可

發一哄因托貴屬泗州張守以進張守僕至親密友不知其卽爲明公屬吏故從者行時未及面托別後閱宦籍始知之此君行履端于孝友而兢兢守身擇地而蹈僕習知其數十年如一日有士如此居官臨民諒必不忍背棄其生平者明公人倫之鑒自當識之儻得更推僕故而大其字覆豈止泗州知感而已耶

報陳公顲癸戌

未入都時卽聞兄移師東塞不知在東方何塞

及讀手教始知爲灤灤故先高王父宦游之地先人守灤忤　先朝旨被逮有大功德于民社弟數十年來思瞻拜先人祠宇不獨弔孤竹氏之高風也有兄在不患地主無人今惜凝寒積凍不能策老人之蹇柰何分俸見存甚感高誼至極口讚弟力營近墓何從而知之非止營丘墓也弟思讀先人遺書老于韋布不能顯揚他日何以見先人于地下而弟又老矣無時日可需故不知爲兒孫作馬牛而甘爲先人作牛馬走連歲家食不暇顧畜無擔石凡有涉于吾之先者無不竭其單力而悉圖之先子而上世世皆有塋兆無埃弟營葬先王母爲命婦二十餘年生子四人先君早世伯季父皆以薄宦遠遊柩羈淺土者五十餘載弟今奉而共先王父之穴永安體魄仁兄所聞者此也幸所費不甚奢至板橋先隴創自元至正間弟族所共者族人之不肖者分耗其子粒而傾圮其享堂至無祭拜之所弟心恨而痛之捐貲盖葺費竟不貲而

弟之力遂竭矣寒家十數世以來詩文集生者不論計三十九部子孫向來視爲公物互相推諉無專理之者已成殘編弟思統刻則力太不給今略爲删採而合刻小集名曰世風删序之者則先司馬恭敏公與今大宗伯公也此數事或可藉手以見先人而冷靜衙宗祠與坊亦俱在禾黍中弟今歸必欲了此大事則有辦棺臿待盡耳約其費須三四百金今都門潤筆之資較昔時十不得五未審此貲出新何衙大爲憂

之次兒十年諸生屢舉而不得售然似不以阿爺面目終者兩孫幼而善讀兒孫事聽之兒孫而已但思兒早挂黃金印結英雄之局歸與弟皓首為田間樂而未可即得如何如何承語及弟乍來家居事故悉其所懷然此懷非知己如兄不敢悉也

報李親翁

僕不肖不能繩先人世武白首風塵無一日寧處里閈雖嚮慕如親翁亦且無從得御過蒙不

棄許締婚姻僕匪林宗深以得附元禮仙舟為幸而昨以荒荒就道尚未得一望龍門而登之以致其瞻謁之誠至今歉媿夏日在白下忽奉鼎翰盥手開緘如對色咲注存高誼具感不忘所以不即裁謝者思得必當以酬尊委不知目前人事大異昔年即僕向指為樂土者今且眎為畏途而大教所云更不易擇親翁與僕痛癢相關萬一有之自當竭其狗馬之力斷不敢置之度外而以口頰支吾也聞親翁連有子弟之變德門罹此更可驚念此痛僕昔以其身兼嘗之非人所可排解而亡弟亡兒又皆以美才早露頭角至今思及未有不割肉刻心而淚垂如雨惟同病者能相憐也小兒惟知守一卷書家事人事俱不知問恐府中有此大故而應舉禮節一切率略幸親翁曲賜寬慈弗以為罪呵凍率爾不盡欲言

報范太親翁

昨歲奉別謂當即歸聚首不意遂為金陵之行

又不意更為金臺之行既北便不能卒卒即南弟衰暮之軀而又食少不飲殊不堪筆劄之累耳夏日得書具感存注兼慰遠念弟不知令孫學業日精進否僕與太翁宅雖世講而今復托兒女之好氣味彌投情誼彌篤思得以老親為老友黃雞白酒修田社之歡而僕苦役役無息肩之日每一思之視太翁安居而課子姓者真天人矣老人在外思歸如望赦明春欲圖南歸然有所以聽命者未敢豫期耳知太翁念僕不

淺故以相聞家兄恒石先生起居奚若不審時
時晤對否思老兄弟亦猶思老親老友見時爲
道意不備

報劉敬仲大叅

前次聞蘧使卽歸以奉報劄授子厚時仁兄尚
未奉　新命不意久而始發小劄停閣遂經兩
旬此後遂杳無聞問不知旌旆何日入曹曹本
周封望國今遂成盜藪耶前歲亂後想當益甚
然以淑人君子臨而蒞之國人自正鳲鳩四章

若爲今日風仁兄不煩過爲弭盜慮也弟以爲
今日之慮不在一方一方之慮者而小不在一
方之慮伏而大人玩之且成之而惟天警之如
五月六日京師地震一變古今所經見者乎仁
兄得之邸報未若弟得之震躬請爲仁兄悉言
之是日弟以病初愈科頭起坐樹色滿目鶯聲
滿耳命童子懸新裝隹畫挿紅藥瓶水中怡然
自樂頗思仁兄共之時方巳刻日皎天青有聲
突然而奮霹靂未足擬其響王恭廠地埋火藥
藏匿數丈一時齊舉煙焰薰天白晝如夜一響
聲中四望官民大小房屋摧爲平地司坊官已
而計之得萬九百三十一間都城西南隅爲之
一空而櫚傾壁陷磚掀瓦揭者不與覆壓男婦
死者五百三十一人而火藥衝激遠墮無覈者
不與弟所居地若濤中之舟屋如飛蓋天幸不
仆而牕檽戶牖悉如虀粉弟不爲瓦礫中之鬼
者亦幾幾矣射所正稽營馬馬驚而奔象房塌
象狂而奔皆有傷人者遠居人家雞犬無不驚

擾飛鳴而死弟寓園鶯燕鵲鳩不知所往眞稱
獸駭鳥散不獨人魂飛魄戰也最可怪者死人
與道上聞變爭馳之人有身忽無衣者越數日
而朝天宮又盡付一炬炬又從鬬鎻無人跡殿
中發變至此毋謂杞國之天不足憂也弟此番
來前惕於見聞今惕於災異歸心正如矢發計
秋孟必出都當赴聊城相公夙約而過仁兄蓋
弟老而善病此歸之後再見便不可知郎仁兄
無召命亦思迂道取晤况辱此殷殷之命乎昔

年蔡人閭汝用備兵於曹此兄與弟亦最契善亦承相期而以白蓮賊起竟不及赴今又得仁兄爲地主曹於弟故有風緣哉聖標之來僅得以筆劄數相聞至今未能一面弟讀史每于解驂之人欣欣願爲執鞭今以貧老布衣無貲無位不能爲聖標出微力令人慚歎欲死但冀其早脫網羅與弟一握手而別未知得如所禱否仁兄新倖將在捐中則自贍不暇柰何復有以分弟耶所願自效於令先兄先生者唯有犬馬之役族過曹與仁兄商而圖之先此附謝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七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八目錄

襍著
評延篤仁孝論
讀耿弇列傳
辭人稱山人書
戲代房山奇石報米石隱書
戲擬寧遠道將勳[redacted]檄
鬬茶文
賀寧海令張君考最入 覲帳詞

代江右募建援遼陣亡大將軍劉公祠堂
疏
都下募貲買田收瘞白骨疏
舊教坊郝姬名節字冉冉說
書婁僧定慧請 賜龍藏永鎮護國淮雲
寺緣起册
國朝鄞獻表小敘十七首
宗告七條
婚書四首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八

甬東薛　岡著

襍著

許延篤仁孝論

嘗讀東漢書見延叔堅論仁孝二致同原總率百行無有前後之證又分其大較則謂仁人之有孝猶肢體之有心腹草木之有本根也又似有輕重緩急之殊夫論道德者必折衷於聖人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享祀

祀考必備山林田澤之味必潔籩豆簠簋之供而夫子禁妄伐戒妄殺必順天時無傷地利盖愛吾親而推以及物有如此者是仁也亦孝也惟孝為仁之本而仁為孝之推聖門二三賢哲若曾參氏子思氏孟軻氏皆宗其旨其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其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其曰親親仁也仁之於父子也是知仁者大心孝者真心是心人人皆具無偏全之別特施有先後之殊修身者詳内以及外審物者因本以洞末欲擴大心當自真心始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書言虞帝克諧以孝而後稱其德好生詩頌周王緝熙敬止而後贊其民樂利仁非外鑠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後世惟張載西銘大得聖人之指以乾坤為大父母以宇宙内事為家事是真能明仁孝之道者也真德秀亦衍祭義著仁孝同原之論以商紂秦二世漢武為濟惡不才惓惓于愛親愛物之勸又大人之學也男子始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大其志也

然乳而不食號而不嗄良知良能以漸而開其依依親仁百年如一日也故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繇此言之參賛位育不殊於唯命於變怙冐何間于溫凊頤養非崇錫類非廣順令非拘歸全非幸明乎孝之善經而仁道存矣立乎仁之大本而孝道終矣有天下國家者能仁廣孝則幽通神明明光四海地出玄符天降嘉瑞所謂至德要道孰有踰於是者哉其有阨于勢限於時拘于分而不得推且廣者如殷三仁孤

竹二仁孝巳閔損之儔亦自盡其心而巳何必以偏全病之

讀耿弇列傳

予讀耿弇列傳范曄謂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余謂以殺止殺中興諸將誰獨不然而累葉忠孝節義實諸將所無也夫臨淄大戰弇爲飛矢中股潛以佩刀截去時帝欲自來救弇陳俊亦謂劇虜兵盛可須上來弇云乘輿且到臣子

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縱擊悉定齊地此其忠勇爲何如及況疾病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國以先侯愛少子而讓爵于霸其一家孝友尤可想見至如耿恭疏勒之事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心力困盡至飲馬糞汁食鎧弩筋畢于許封爲白屋王而炙殺其使卒得生還不遺大漢恥眞可稱節過蘇武迄建安之末耿紀少有美名雅爲曹操所敬異乃以操將篡漢起兵誅之雖不克而被操族滅是其凛然義舉至今猶有生氣余故表而出之耿氏所以能獨隆而與東漢爲終始者非世德異常之報哉而曄以將家致疑則揣磨之說也

辭友人稱山人書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

老死曷嘗一日離箕潁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潁首陽非其倫矣況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簪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巳不遭青襟厭薄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雖爲堯舜之民巳食周家之粟四海馬蹄兩都車轍風塵有債近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惠投以佳什輿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爲無位者之通

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
無其位質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
曰布衣名副厥實誰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爲
重有志之士咸恥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爲山
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畢
陋難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涸衣冠以徼盼睞一
也既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議風騷詰
其所學茫無應聲二也薄操一藝襍處嘉賓月
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

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爲奇貨甫擅交
歡反謗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
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邂
逅退即造門懷刺逼投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
閽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淺深稱
皆知巳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畧
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厦侈庖馳騁國門以明得
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癰稍拂我情户常罵
座自取貴人署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
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
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畧人有此類殃
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巳死玉
石俱呈伯樂不興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
察以我平等之覩售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
士左席互居老鶴山雞廣庭共畜宜乎君侯稱
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所甘心君侯一
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面色莊君
子區别宜精孰跖孰夷弗爲所眩山人之名道

是美稱寔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
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槩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
于嵇生之不堪書以絶交請從此别不佞栖遯
情濃遊遨興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
侯貽書存問如是我稱不佞雲扃煙扉中不敢
不欣然拜受

戲代房山奇石報米石隱書

僕山中頑民賦質堅貞不能言動意有所契僅
知點頭孤眠獨立托處房山以爲我地莫尊我

計莫得我心莫靜我體莫寧千歲萬岫間確乎
其不可轉矣項者山靈失職不守藩籬俾我支
撐漫遭漢使遂承足下安車蒲輪從者數百厚
幣卑辭遠辱召命天壤可敝知已難逢昔秦皇
帝欲通三山遣僕入海賞斬帶礪虐以鞭笞僕
義不受辱身可流血足必不移今當足下拜使
即行幾不俟駕大夫之命重于王者何則知與
不知也拘攣之夫寡聞淺見見僕出山以為希
事物議蜂起毀言日滋行雖半途畏不可涉躊

躕四顧無復敢前矣嗟乎足下寔負雅懷略陳
岡陋僕生長幽區風蔓雨蕪陶然適也烟花臺
榭作陷穽觀竅若瓌瓏而器本窒礙圭角纖峭
不學磨皺原非世網之具又豈磬折之姿足下
不察謬賞為奇稱僕以支持乾象莫守坤維廣
大圓通卓哉國寶聞似過情美頗溢實恭聆斯
語惟有主臣僕纍纍族齒未琢未雕款居名山
不可數計其在靈璧者家聲尤重莫不鏞鏤鉅
訓懷寶懷刑往有不類不師至人後身持已為

天下先技逞一長法罹三尺以驚人服射刑以
補天服煉刑以砥中流服淬刑殆哉岌岌乎殷
鑒不遠足下愛僕甚知不令補天砥流此禍無
患然使僕正墻面而立備弄臣之員貽之以安
似非重徵僕之初意僕不屑也使僕展厥生平
豎峻任鉅不少貶巖巖之度足下能保人不驚
乎驚斯疑疑斯畏畏必有以中之淬煉可逃飲
羽不免足下仁慈涖衆蒲不濫施何忍一介之
士為知已者死耶里有喬松甘泉者松慕高而

高奔泉慕深而深汪僕猶然笑之不解我衷亦
若有慕竊恐今後松泉得反之矣僕聞人情胥
尚惟位與金多金高位自昔重之足下擅陳思
之敏才兼司空之博物文人慧性衆揣不如獨
奈何當官則計拙與僕則情投人藉位以營金
足下捐金而贍僕僕誠何奇好酷至此大非人
情愚不可及僕以足下永附廉吏之稱足下以
僕反蒙愚公之誚非所以奮清貺而安余心也
且足下家傍瓊林林中則十面偃郎為政自號

玄衣客卿既態既韻亦見亦隱五岳讓其秀聳八音爭其鏗鏘奇氣逼人不可一世臃腫之與游我形覺穢何以施面目于此君之前哉僕尚有虞焉足下與客卿遊有年矣館之以白玉之宮升之于紫霞之座窺彼所宜曲合其意行擬偕行止擬偕止而使耕在道無計相將軀質丘園貌登縑素邀人讚跋對客摩挲夢裏玄衣卷中斑管烏啼吏散悠悠我思假令僕儼然而至足下不勝其喜必袍笏迎拜晨夕與俱異日君

位漸高君途漸遠携之不去思之不來有如今日何以爲懷僕之累足下不淺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始見先人璧立公一卷處士雖與君家海岳老人定方外交晨星俱殞世遠澤亡足下拖紫紆青不挾其貴憐我子姓少即負奇或居侍從或掌圖書濟濟布列充滿下陳更惜老成復迎耆長世講隆情古今絕少況今售惟贋品鑒鮮真知物價長于宋人人羣久無卞氏足下書龍弗好旁采溪山務求邁種以僕硜硜均棠

推轂啓母若來可追十亂人之非常舉之達衆指示紛紛良有以也僕匪不知吐握再興閶風奔走而憎茲多口士有同情伏惟垂原勿加斧戮幸甚足下買骨高名遍徹厓谷龍門崇重人又願登一種不羈之子不顧一世之非求價急沽未必不有儻能畱意自入彀中望夫干時挂瓢辟世所志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歸吾完吾璧嗟乎足下夫復何言初遊塵界來路已迷導之使還願借力士古稱金銅僊人辭漢鉛水霑

襟僕既乏羊足亦鮮燕翎欲歸未能淚作時雨惟足下念之若足下膏肓有癖嗜果在痂請畢鍾鼎之才薄建山林之業地無虎豹鄉頗安恬俗子不來惡聲不入煑之則我即糧僱之則我即枕待君結隣同吾不老足下討不出此耶

戲擬寧遠道將勦[redacted]檄

蓋聞積憤難制閶闔有必奮之人心極屈易伸今古無不還之天道嘯徂技諭久則畢呈飛蛾識迷至罔不滅竹苟逆分而破節草應秉翦以

除根曩者[redacted]跳梁作姦窺堡瞯先撫順蹂及
淸河我武維揚輙下張皇之 命 王怒斯赫
爰整撻伐之師 召經畧于田問實精悍于塞
下負戈關外紛紛募死士材官推轂師中落落
覩丈人長子㫌利和之未備不思戰有三賁知
仁勇之罕覬擅以兵分四路全軍悉覆陣餘則
海血丘骸舉國皆狂竄處唯風聲鶴唳詎止以
兵借寇直是齎盜之糧開鐵再侵撮土巳看拉
朽瀋遼大舉雄鎭亦等摧枯降不宜降之犬羊

以要害爲嬉戲親不可親之蜂蠆視仇敵同嬰
兒望賊莫不披靡貽華夏以萬年深辱舉事動
皆乖謬釀釁輔以千里殊殃包禍心于 三朝
未授首者八載[redacted]茲小[redacted]頻厭有徒艮縣人謀
弗臧毋訶天誅未亟韓范旣往疇分疆土之憂
廉藺不興孰念 國家當急遂使肆而更肆尋
常測秋水而毗河西於是驕之又驕倉倅履春
氷而薄寧遠以爲犯必得志從來過卽蕩然圖
逞豺狼之凶殘貪犬豢豢之嗜欲唯孤城大洶

若斗大豈一丸可封而衆志固甚于山便中六
矢不動共等或以憲臣守土或以閫帥臨邊竊
慕賈生求屬國之遐蹤欣附終童請長纓之大
義盟以血指捐是肉身畫地授人法紀告之無
赦因才簡士號令出于唯行方夫張許之忠精
誠無改較諸孫吳之智增益不能相彼機宜布
在方略箭疑雨集耳邊驚鬼哭神呼火作電飛
尸裏枕焦頭爛額獲者弓刀牛馬不容返其隻
輪馘者[redacted]長子孫不勝數其庶類護城猶器幸

而藉之用茅奠域如磐何必危其累卵追亡逐
北幾陷罪魁于大澤之中飲至策勳顯示功首
于朗日之下戊午巳未以來之慚色薄洒一朝
高山潤海而外之捷音頓宣 九廟仰荷 祖
宗福澤豈誠付托之得人重以 皇上威靈克
保城隍于無恙茲焉漸露巳開厭亂之機何處
聞風不鼓滅胡之氣蓋有慧不如乘勢而臨事
又貴奸謀魑魅[redacted]氛鋒鍺少挫豁壑虜志厭足
何曾騎壯原靑能必其往而不復甲堅刃白敢

堪以逸而待勞所願者文武衷和永懲前覆之
轍所誓者死生念合常遊共濟之舟則 朝廷
奚啻克復全遼而巢穴且將掃蕩[redacted]種趙充國
之度羌虜一見而計決于百聞陳子公之斬郅
支長驅而務期于直擣敬遵律令咸使聞知

鬭茶文

王伯良方仲舉皆新安人各自任所畜松蘿茶
最精馬金部眉伯請于七月七日鬭之仲舉負
罰具酒同座客有蔣子厚汪遺民人皆賦詩余

得文其辭曰貪夫鬭積武人鬭剛諫家鬭略敵
國鬭强凡鬭之道殺機攸藏余不樂近殆與俱
觴歲維乙丑再詣都門金部眉伯爲余開樽余
不宜酒乞茗滌煩于是遣清風之使啓都統之
籠斥鳳髓與雀舌拔松蘿于伍中余方欲𥨊二
客文陳咸迷斯茶之甲拆我家山之春六班昔
著九難今聆王伯良巳稱換骨方仲舉自譽通
靈座如聚訟辯質罕停眉伯奮曰君且屏囂明
爲七夕鬭巧之宵易而鬭茗于我園焦請别以
口味于何逃吾將爲子陳兎甌煨榾柮汲冽井
除林樾宮時之壺具施成宣之杯畢發暹吾子
旗揺太白鎗揮綠沈火攻寔夫田氏水陣背以
淮陰勝者舉酒負者罰金二客唯唯謹識以心
是日溥脯秋燈未灼二茗俱臻衆客弗約伯良
旣悍仲舉不弱發茗接兵方氏頓却輸金取酒
以佐歡譙茶品鬭竟未較茶量余與諸子願一
命將分道而進無許退讓衆乃堅壁不敢仰望
縱余鯨吞形神欣暢爾輩釀王穰腸以釀盂吸

玉津一洗五臟余少病悸蟻鬬驚牛夫何老億
與鬭者游疇知嘻笑之鬭鬭雖力而無憂殺機
不起凶鋒亦收方托之以展懷舒額亦假是而
追朋隨儔眉伯玆舉豈將陟森伯而黜歡伯移
虎丘而易精丘法當賜若以餘甘之姓封若爲
不夜之侯因思文人好勝莫不鬬靡誇多未經
比試均一松蘿儻勑眉伯持衡而過操觚之人
其如爾何

賀寧海令張君考最入 覲帳詞

竊以花縣逶迤聊爲六月之息琴堂鼓舞待考
三年之成故　國家試爾之才無過一城南面
而臣子擔　君之爵敢辭萬里東洋顯陟在入
計　大廷盛譽起獨書上考恭惟君侯風塵仙
品霄漢郎星大酉小酉之書搜之腹內五年七
年之政運乎掌間神色鮮妍與赤城霞氣相映
胸襟灑落比石梁瀑布猶清發經濟于立　朝
風雨吼匣中之劍殫精神于作邑海嶽呈席上
之珍且也慕武城言偃之歌不直學勾漏葛洪

之煉下車立法一方狐鼠潛形入界觀風四境
桑麻遍地制田里而修墻屋還我流移教針砭
而施參苓分人疾痛大彰懲勸揭賢好于縣門
首務綱常表忠貞于閭巷褰裳不涉悅人豈事
乘輿安枕無驚禦暴何煩擊柝陂塘可水家家
戒雲漢之詩原野堪禾處處示豳風之什勿剪
勿伐之誦興于甘棠省耕省斂之心徵諸積粟
催科寧拙撫字惟勞延師儒于吏散烏啼談祆
事于堂開簾捲士風爲之力挽民俗斬然一新

山郭黔黎惟是相忘道術江郵草樹不知私占
陽春善政在綠水蒼山　寵命至天邊日下嚴
教慈教褒逭其親冠斯服斯榮如其子蓋人生
盛事莫如顯我所生而　主上寬恩不得濫予
殿吏頃者期當上計吏擬入　朝北指九閽踏
雙鳧于鵬海東辭十室翔孤鶴于鷄羣行且奏
卓異于司勳起功名于王爵三錫之光旣稱未
艾而九遷之慶自此方來者也某生受隣邑之
塵謬托君侯之契滄溟餘潤挹浸灌之有年天

闕長風念追攀之無路爲罄忡忡之臆用伸款
款之辭辭曰　海邑于家醉醇酒白板黃茆映
垂柳自報君侯皂蓋來歲歲豐穰舊稀有幾人
開笑口謳歌盡是康衢叟欲攀留何時能彀人
在長春候　浙藩課令誰居首七十一人都在
後不是河陽花下春天生絕代鹽梅手調羹應
不久清明月清風爲壽問吾侯公馳孤驟還憶
山城否　右調歸朝歡

代江右同省募建陣亡劉大將軍祠堂疏

竊惟人臣之義首稱君爾忘身祀法所崇亦曰
死以勤事故剛中男子不難捐軀以成仁俠烈
偉人寧惜割背而慕義是以表忠褒節恒情猶
紛若于都門而券地鳩材盛擧顧寂然于鄕曲
忠憤之氣安在邑井之誼何居故大將軍劉公
綎者衆正丈人元戎長子奉先公之紀律作當
代之金湯制閫家聲無忝江右禽胡將畧豈直
湟中胙者[redacted]倏狂遼師輕逐爰擧貔貅之隊
飽飼犬羊廼令疥癬之災毒移心腹將降吏誤

遂容戎馬蹂邊檄走符飛儼若風霆掣徼公則
目無東[redacted]身奮南陲顧眄據鞍自試能臣之力
澄清擊楫人高雅將之風推轂登壇賦詩横槊
候萬竈之至蜀命單騎而入遼熱血一腔念決
拯遼民之水火冷鐵三尺誓盡殲[redacted]如草菅
若 國家授專征之獨權必立克獻[redacted]俘于
闕下若 國家責共事以協力亦何至落將星
于原頭一旅斬關業已搗豺狼之深穴三寨破
竹悉將滅蟻蛭之微孽而亂未厭天輔軍之先
登者行且失利變生于陣援師之左次者坐而
僨機於戲輒使垂成之奇功竟作不洒之大耻
蜚蜂蠆于塞上是誰之愆放虎兕于柙中非戰
之罪雄標壯氣赴張許地下之遊鐵膽石心褫
陵律虜中之魄荷 一人之特命嘉爾死忠況
萬口之齊聲服公死長香花牲酒 勑自輦轂
之下以追要荒竹帛丹青書從耳目之前以昭
來禩 國典報蒸嘗于身後路人謀廐隻于祠
邊況乎休戚至情桑梓旣遠殊于四海而矢石

大節風化又重關乎一方者哉卜諸京師毉廟
貌上下交營而不得言過告夫人士卽血食雞
豚迭進而不可言私念我江藩本稱氣節之藪
以玆顯客多生忠義之夫蓋公之存亡係國之
輕重而亦係鄕之輕重故公之俎豆見 朝之
是非而亦見野之是非所願咸閔忠魂共襄義
擧能捐養廉之俸棟宇可以頓隆倘開作德之
心春秋因而不廢拜瞻赫赫固天下共願執鞭
想見赳赳在一鄕尤宜築室是擧雖云不小此

志毋謂甚迂助聽好施曷敢拘其奢儉工期必舉不能需以歲時謹疏

都下募貲買田收瘞白骨疏

葢聞銜花雀活澤被箱中羽毛編竹蟻登功遍橋邊性命髮膚況非異類憐憫務在同仁頒乞食滿途雖堯舜博施猶病而遺骸布野傷天地好生之和敗壞犬豕不如暴露烏鳶可畏釋氏之教雅訓焚軀王者之仁微及枯骨且京師五方襍湊飄零之魂魄尤多若郊原一骨亂撐怵

傷之肝腸可少仁人見而動色收之則無地可穿善士聞而傷心巳之則有情難遏思買一區荒草安得獨肩擬穴萬仞重泉須憑協力掩之誠是夫豈責報于天欲罷不能曷敢以難强衆任損貲之厚薄立爲善之根基世有千金能揮作輕肥侈費誰無一飯可省爲畚鍤微資願破慳貪成其慷慨寒煙白骨每以時埋細雨青燐永辭宵見但歸壤下莫道我不樹不封總納土中寧減他有棺有槨完慈祥之一念積福隱于

四端楊家感應難知未必果上公畯秩宋氏精誠易達或首題小弟香名以福聾人使之躍將仁待世望爾成全謹疏

舊教坊郝節字冉冉說

時序曰節早春首夏新秋初冬節之最妙者也于人爲少年士少年有文青樓之女少年有歌舞則又早春首夏新秋初冬中之景物變化足樂也范生仲因所歎郝姬名節年最少而精歌舞嘗覩其扮趙女煮藥令人一聲一淚一步一

淚而容姿婉孌情態委蛇辟之早春之嬌紅首夏之穉綠新秋之微颸初冬之淡日宜人時序冉冉可憐宜其名節范生友李君周生乞余字姬余遂字之曰冉冉不止顧厭名其歌扇舞衣登場綽約亦復如仙姝雲際冉冉下來

書婁僧定慧請 賜龍藏永鎮護國淮雲寺緣起冊

儒者所窮之經皆言修齊均平經世大物也僅六進之十三止矣其間羽翼鼓吹之者不乏

皆稱傳稱註疏而不敢當經二氏之經浩瀚至不可勝數老聃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稱經然亦得稱子而其言非經世非出世譚身與天下有間與儒似者佛氏大藏所載雖有律論然其得稱經者覩道經什伯千萬無之而非出世語夫出世者西方之教西來之旨盡空山河大地原不假文字既無文字白馬何以馱大藏何以積凡民憒董不察其以不言言而其所言迺正其所不言也不言之言其言妙天下細繹之固未

始無補于儒也儒者經世之書列學官者此誦彼讀家蓄戶積而佛氏書貯兩都南都板多魯魚不堪持捧北板非請不　賜其尊重若此寺苟不經　賜藏則披緇削髮之徒有終其身不窺百分之一此定慧之爲淮雲請藏有以也夫以衲子而請大藏其志足多其力未必能副不得不貲世法中人儒者知嚴佛老不知世法經世經世莫先於救世救世莫先于覺世儒書易覺而難動佛書難覺而易動惟動則生覺機覺機生而救度世人不淺余故以爲出世之言大有貲于經世余又願士大夫同具是心而共成定慧之願也況要之有淮雲寺石佛湧雲于梁放光于勝國及我　國朝靈區勝地是又不可不鎮之以藏經者

國朝鄞獻表小敘十七首

三相一門簡冊侈事代移人往名在鄞中無庸追矣　明興人文邁古若畤登庸其間或經邦不久駿業未究而至有孤身執政十有餘年盡

瘁燮理力安王器所稱定國一人見我州里在人耳目作宰輔表

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所從來遠矣周以三孤六官謂之九卿隋置吏禮兵刑戶工六部尚書貳以侍郎即周之六官今之六部也今合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而爲九卿不失三代設官遺意鄞士之以大理卿終者不概見若六卿都御史通政濟濟輩出況皆名公乎作九卿表

王之明暗臣之忠姦政之得失代之汚隆賴史以示萬世職何重也我　國家稽古設官論道三公非史官不得拜則史更重矣　永陵時議禮忤旨杖戍詞臣若干人而吾鄞遂得三人誰謂止文學侍從粉飾太平之職也作詞臣表

漢設九寺大卿而官未備北齊九寺置卿少卿丞而秩未甚尊隋唐獨隆太常而八寺卿階皆次之　國家設寺大理獨列于九卿尊極矣諸寺次之而尊有差等位九卿之下皆大僚也邑

人常爲太常太僕太官矣豈無夷夔伯冏孟宗杜林其人者乎作卿寺表

給事省也而爲科六垣糾駁六曹侍御史臺也而爲道十三主糾察郡國以今之制而用古之官皆事　君以言者非止如往代侍從左右主掌方書而已語有之明珠兼乘未若一言鄞人生長海濱氣禀質直以言事　君宜無不直然上殿敢爭下殿不失和氣先輩之風可想作臺省表

天地位四時行二十四序爲之分職而萬物始生始成六官之有子司猶夫是也郎中秦官隋置員外郎後魏置主事令史隋去令史而獨名主事　聖朝兼之古者八座受成事決于郎以其清美擬爲大臣之副浙人不得官戶部鄞鄉先生獨闕司徒大夫周禮闕冬官說者謂散見于五官之中吾邑闕地曹而五官之屬盛哉其陳之豈其有造于　國家者不必地曹其名而實固備耶作子司表

內僚多清高之秩夫語秩之清者莫清于掌經教士典掌　綸誥掌大賓客平決上詔獄四者而管轄蘭臺襍務要之亦清吏也先世國博公避元政隱居不仕及際　聖明而翻然應聘爲里人居清秩者之始可見清高之秩未必不與清修之士相宜耳作清秩表

任子授官尊卑貤先爵遷轉內外則又貤甲科制也人苟能不負　國恩不負世澤而自爲振擢不難致身通顯漢張安世以父任爲郎精勤

職事詔問亡書唯安世能識購得相校無所遺
失遂擢尚書令語云不習爲吏跡已成事安世
足法也作任子表

有志之士何必科第猶輿里有起霑一命而隱
金門者雖不若高飛之鴻鵠以跡懷瑾握瑜老
伏鄞江烟水無從自見其少壯之奇者足沾沾
喜矣毋謂腐鼠不足赫哉作庶職表

江都董生屈作侯王之相長沙賈傳虛蒙王上
之恩惟在藩僚益徵俊士考諸吾邑難盡其人

必科甲左遷與長史審理得載作藩僚表

今天下分之十有五區耳南北直隸而外爲省
凡十有三皆布政按察二司爲政而表率府州
縣位尊責重尚矣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鄞人
爲二司者如林盛不可謂無造于今日之域中
作藩臬表

自煑海法興而鹺政之利國不少人且跡鹺司
爲薌羶官此者可以觀守吾邑之官轉運者僅
數人而家皆蕭然不能自給則鄞士賭矣作鹽
官表

民社重寄無如州縣吏府則統數州縣大者統
數十州縣而重甚矣考政于鄞士大夫彼渤海
潁川中牟密令何比肩立乎府貳起家科第儼
然托於黃堂之上同臨州縣不可謂非守之亞
也作守令表

民不可逸居無教庠序之官所繇設也士用世
不得爲猶饑猶溺之政而爲政彝倫功不在禹
稷下鄞人生長文獻使之師表子衿是以藍爲

青不難漸染作教職表

世美之謂故家猶世臣之謂故國秦置鄞縣號
東南名邑數千百年非獨喬木茂也絃誦成俗
作述成風迨被我 祖宗壽考作人之化偉人
俊士門地于喁日光月大至有袍笏傳于一支
甲第萃諸一族而金紫銀青是其家物矣作世
家表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士各有志也鄞雖簪組之
區而帶索被裘尤足潤色文獻學稽高蹈得若

而人要皆文行卓然可光簡冊者嗟夫廟堂大業不敢望林壑之夫而巖穴幽光夫豈讓旂常之客作高士表

鄉舉里選之必不可復古猶田之必不可井也法窮則變變則通莫善於今之制科矣　國初無成期已而以子午卯酉年舉于鄉辰戌丑未年舉南宮而對大廷著爲令且也貢以選貢以歲彙征之途何廣哉吾鄞自開　國以至今日孝悌明經之士起備　廟堂器使者如滄海明

珠不勝收雖山川之靈乎而彪炳賢書足誇海內況干城之選者亦不乏名儒也作選舉表

宗告七條

板橋孝思祠不孝岡捐貲于天啓癸亥夏重葺竣工撰有記外復摘七事告諸父兄子弟務期永守罔分居卑尊之間而又無德無位不當告誡然其一念爲祠墓之心惟日戚戚不自知其僭越樂有賢父兄當不我罪也

一曰念根本

予宗自念二府君菟裘甬東傳世則六伯餘年仕宦則一十六世自予祖郡丞府君謝世之後門祚中衰將二十餘年而恭敏公始發宗伯水部兩公然後次第繼之蓋予家統宗根本之地則有新莊予本房根本之地陽宅則有冷靜街繼美第陰宅則有板橋先隴此皆與薛氏相終始者也爲薛氏一日子孫當無忘一日根本願我父兄子弟共識之

一曰謹伏臘

竭不孝一人之力以營饗堂者正不欲吾黨有折祭修祠之念耳而今而後恪供祭祀循環承辦周而復始務求腆潔俎豆按期舉禮不得草草褻瀆以塞已責敢有褻瀆塞責者即現承辦毋容收取祭田籽粒

一曰潔祠宇

孝思堂奉先之所非可停寄棺櫬敢有私將棺櫬擅自停寄即日白知宗長會同宗黨撤出堂門之外決無容縱

一曰愼殯厝

祖宗塋墓宗人同受其廕近代各房但從自利不顧公家每惑邪術非理之論遂將祖宗墓前橫殯直厝甚有推掘先世祭壇階石而自安宜板甚有十餘代之耳孫而敢與至尊鼻祖並行而塚種種非爲目不忍見以地理推之損祖塋卽不免自損以天理推之自損更甚于損人況本人之橫殯直措者未必皆善穴而殯厝之後未必果受福也除已前白知宗長會同宗黨督

令遷徙外若復有人蹈此狂轍定行告理以不孝罪罪之

一曰培竹木

藩籬遮闌塋域而廕木關係風水惟恐其不日茂本塋創自元至正間數百年墓木至今無恙大者圍丈餘次者圍八九尺最小者亦圍四五尺望之如山厥木雖喬不得與文獻並重然亦故家之一徵也曲禮曰爲宮室不斬于丘木卽一枝一葉幸勿輕取以開不肖者偸竊之端

一曰勤省視

祭掃至塋亭胙畢卽掉頭而去經年不復以祠墓關心者人之恒情卽父母之墓尚然何況遠祖所願吾黨共存仁孝之心不時省視毋徒藉手一人

一曰恤居守

守墓之人是祖宗父母體魄所寄卽當視同子姓休戚相關併力撫恤務宜使之安居樂業儻其人誠有過犯自當以法處分不得無端造揑

名色朝甲暮乙迭出更番以恣輸索

婚書

璞兒聘陳婦書 代世父

不佞從子岡昔有馬卿四壁而受知外氏家外氏者十餘年居甞咄咄爲不佞誦說外氏母夫人德無量外氏母夫人兩皆陳也而賢而不佞室亦陳于婦道不辱與從子所誦外氏母大似是爲姜山氏派姜山氏豈惟薦紳學士雄長里中儻亦窈窕河洲乎從子之子之璞十歲能文

令姪思巖先生見而奇之曰此子絕類坦腹兒是無忝吾姊氏外孫矣而遂謀所以婚令孫女者曰我願爲蹇脩氏從子自遜迺翁駑駘兒子豈渥洼種媿且謝乃心不免緦緦動也他日以語其外大人陸汝州公不意公遽請諸執事又不意執事謬以雅道定金蘭慨然許可也門祚則何幸矣夫憐其才而妻其子昕世之不問流品專擇豪兒者儵然不倫執事方寸中抑何其寥廓哉顧從子蜻蛉執事鸑鷟也從子斗筲執

事瑚璉也曾奚足以絜長短從子自媿與不佞之爲從子媿不獨附喬矣雖然而喬木枝隆緣之者衆況人道乎從子婦爲陳出於令孫女故中表女兄弟長兄有父道則姊年載倍固不難姑若不佞內子俱屬尊行是舉也足稱世講巳以昌我衙以起我宗自先大夫而下嘉執事之賜

璜兒聘陸婦書 代季父

詩書之家不寧子若弟多賢者而風之漸也閨門實賴焉閨門風化之始士大夫家咸知謹之而其後漸以膏粱易詩書夫世祿鮮禮則風化易藉令之烏衣子弟黜膏粱敦詩書者莫如先生不佞與家姪岡爲先生執鞭既有年所而思托婚姻不虞先生之不相鄙也里中門地莫亢於尊族莫故於寒家夫以故家覗亢族有衰盛則媿思齊而況從孫璜桑棬之習令孫女琬琰之姿有華素則媿好逑乃其望高門而思附家姪岡意實有在昔者國史公以其子妻岡蓋先

生女姪也岡之言曰自吾得內子而過知改善知遷自吾得內子而恭嘗益脩自吾得內子而家稍給吾得內子垂三十年矣而井臼如一日而閨中無厲色閫外不聞疾言凡若此者是君家之女余家之娟而嘗竊聞詩書之訓者也今令孫女又其女姪聆先生詩書之訓又親且密上無庸方姬姜下無庸方德曜知其所謂君家之女余家之娟竊聞詩書之訓者可矣寒門五百載青雲之緒家侄需夙夜努力圖所以振起

而未遂者賴此璜尉璜之贊雞鳴而襄鵬運者
頼是舉先生之嘉惠我宗廟豈淺哉

畣定邑陳氏聘長女書 代世父

夫蛟川爲郡東輔海濤激射黿豨屯聚之鄉其
間將種比肩至世授一經守周孔之說如高門
寥寥焉次則寒宗受廛海上亦竊以清白自附
往故得求淑女于高門然不期下執事之有意
箕帚女也有意箕帚自今日始則不佞請與執
事者申其說是舉也主之者玄朕居有事而作

成是者則俞氏兩先生俞之叔寔家姪岡總角
筆研交而俞之侄又令侄謨之傳是知令侄之
才與家侄之憐才無如俞氏兩先生故兩先生
一言而兩家之好若膠聯而漆合也非天耶執
事家滄海之曲不覩徙寘之魚于必其化而爲
鵬必其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必其水激三千
里而後人知其奇也乃令家姪之相令姪謨巳
得之在淵魚服之際矣夫鯤之運也必以六月
息則三冬之息士之六月也豈非令姪謨與其
傳俞先生者宜加之意不佞老矣名翁快壻願
拭目見之以無負今日兩姓之歡

爲長孫大昌聘李頎書

不佞少讀文獻志正學類編嚮往少司空董山
先生之爲人巳游兩都于北則太史比部國史
于南則孝廉皆君家奇偉士皆得接色笑而比
部最契善其在高蹈之士如我太親翁高飛之
士加我親翁名得而聞思一執鞭而人未得而
睹也乃若婚姻之好寔始我先封公之世後六

十餘年而家宗伯與君家太史公一再修之後
又四年而不佞輒徼寵于執事至是凡三舉矣
幸滋甚焉葢不佞款啓寡聞點先人青雲之緒
幾幾田舍翁膚骼其所奉與吾子若孫周旋昕
夕者唯是六經子史問其家則四壁而巳奈何
敢向亢宗鼎閥以婚請而又奈何敢冀執事之
惠然報可也無論衡門陋種難方繡閣姝姿而
氷清丈人慚非玉潔女壻幸何厚也吾令蹇修
以爲理執事得徼過信其辭蹇修氏葢常溢而

美人而詩書六藝或非其所稱訑執事之于悠父子孫若在聲氣臭味間故弗惜以令孫女下嫁而遂有意吾孫大昌耶夫兩姓婚姻之舉凡三可稱今之朱陳而愚父子孫得世侍賢橋梓側又似潁川之荀陳然則不佞與君家疇昔之雅自此更殷殷矣雝雝鳴雁旭日始旦敢再拜而歌于百兩末御之先伏惟炤鑒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八終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九目錄

襍著

丑寅聞見志

天爵堂文集卷之十九

甬東薛　岡著

襍著

丑寅聞見志

薛子曰余志在用世生于不辰襟賦青青少將飛而見沮髮雖種種老欲罷而不能故見他人之獵而輙有喜心及談逆璫之虎而不覺變色禍莫烈丙寅乙丑余旣熟得于見聞誅不勝賊子亂臣人敢剌之以筆扎非丑寅

非聞見者不能悉不暇及焉

○先一年八月朔太陽在翼九度太陰翼十七度木翼三度火翼一度金翼八度水翼十九度唯土在張五度而張翼又並在巳午之間七政所躔頗異是年爲下元甲子之始余私意天下鄉闈必得不世出之人戡定禍亂亡何傳聞太史奏星變主斯文大厄大臣灾時余昕兒輩入棘闈居省下急覔邸報不可得亦竟不詳是何星變而止撤棘不久吏部尚書趙公南星都御史楊公漣左公光斗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等皆忽被逐局之翻從此始璫之驕橫放肆略無顧忌從此始舉國之無敢發一言從此始而逮殺縉紳遂無虛日矣斯文之厄大臣之灾不旋踵輙應今

皇上乘龍赫怒首殛逆璫與天下更始而莫國家于泰山萬年之固豈七政之呈祥者早而天官之推測者未敢顯言于三載之前乎

○洪武初嘗令吏部定内侍諸司官制諭之曰

朕觀周禮所載未及百人後世踰至數千卒爲大患可酌其數毋令過多此輩善良者少若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豈宜預政典兵宦官不得預政典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聖祖嚴宦官之禁如此又嚴禁民間不許私自淨身成弘以來自宮求用者處極刑永樂間遣李進採天花洪熙間遣馬騏使交阯兩闕

即狂縱生事而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之徒
遂接踵起雖皆恃勢不法有釀成大禍者然
未見有今日魏賊忠賢之無天無君無朝無
野而萬口頌德萬方建祠洵古今絕無僅有
之事不第近代所未經見逆賊之罪上通于
天亡庸論已彼開稱頌之端作尸祝之俑者
誰予即與忠賢同懸其首不足當厥辜也
○先是都御史楊公漣劾璫二十四罪狀時聞
璫亦微有懼心及以逐趙楊左魏諸公嘗試

之而忠賢遂渾身是膽隻手障天乙丑夏賊
臣崔呈秀廉耻首喪明目張膽上疏褒璫極
其諂佞疏中至有不敢沒人之善及笑罵從
人等語以乂斥甫起之御史一歲九遷忽至
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嗣是而稱功頌德者不
可勝記
朝廷援成化間宦者劉永成姪左都督聚以軍
功封寧晉伯例封璫姪良卿為肅寧伯絕無
一人執諍猶曰出自

上意而工部大臣亟上媚疏謂良卿既伯當
賜府第當列朝房得
旨遂為良卿營府第及朝房吮癰舐痔自污其
口頰足矣而柰何以
朝廷之名器為癰痔邪伯未已而侯侯未已而
公而良卿之滅亡至矣
○逆璫殺手至丑寅而劇憶得禍機寔早發于
壬戌刑部尚書王公紀太僕卿滿公朝薦一
言立削是其究端而禮部尚書孫公愼行都

御史鄒公元標副都御史馮公從吾皆相繼
去國翰林修撰文公震孟疏論朝講及之留
中十二日不得
旨庶吉士鄭公鄤遂專疏論留中疏引
武廟權璫事時傳處分不測幸是日值講筵蒲
州相公偕講官吏部侍郎盛公以弘禮部尚
書鄭公以偉力爭之得奪級調外
○本朝冉元建言羅公倫楊公愼舒公芬羅公
洪先及文公震孟而五庶吉士建言鄒忠介

公智及鄭公鄤而二文任修撰止八月鄭改
庶吉士止三月又前所未見也
○乙丑夏五月余從白下北上至臨淮驛吏僕
夫會左公光斗以逮至余亟欲謁之驛吏云
緹騎防禁嚴密不容人近遂止
○楊左諸公下
詔獄百法慘酷拷掠招贓輔臣魏廣微上言追
贓當付法司如此則朝政日亂璫憤遂跡廣
微翌日降別

旨責及亂政語輔臣不能安求去許之
○漣在獄著二千餘長言將絕有血書八十字
皆從獄吏傳聞不知是何語今亦不知所在
○楊左初下獄獄抽黃芝六莖吏聞于璫璫以
爲妄使人勘之果芝也命鋤而去之及魏顧
周袁逮至合楊左正得六人與芝符異哉
○芝之生也鄭吉士家居聞之作黃芝歌人聞
于璫且言文修撰將爲六君子傳璫之義子
斥文鄭爲黨魁不殺不可文同鄉編修陳公
仁錫適值辭撰肅寧
誥劵遂共羅織入顧同寅獄案
駕帖已傳緹騎束裝而待幸陳編修見任在京
諸大老力爲救解于是文鄭陳俱得削奪
○楊左骸骨從錦衣衛西墻下獄門出余走觀
之不但無完膚且無完骨慘不忍言余不覺
竊歎供事卒子遂提棍向余余趨而避之首
幾受棍洪武初官民以重罪逮至京者或有
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

凌虐
太祖聞之大怒曰訊鞫法司事令衛審者冀得
其情耳詎令若鍛鍊邪悉取刑具焚之
聖祖之閔卹重囚如此而逆璫之罪死何足贖
余所恨者不令璫屍爪分蛆集亦從此門出
以謝諸公耳
○逆瑾時忤瑾者輒下錦衣衛窘辱之指揮牟
斌獨善視所下人瑾怒杖斌
闕下勅令致仕今日錦衣之劉僑吳孟明徐本

高是大有牟斌風者而惜不皆若人也殺人
者徒以自殺而已
○廷杖職官皆著底衣刑加于重氊厚纊之上
制也逆瑾用事杖始去衣而遂有死杖下者
忠賢今日豈但去衣之辱而已哉
○萬歷中東宮不立中外危疑中書舍人黃公
正賓疏請建儲語切直且深咎執政
神廟震怒下鎮撫司訊鞫拷掠已廷杖之百削
其籍

光廟御極始賜環予原官天啓甲子陞尚寶少
卿賊臣崔呈秀誤以私事憾之密令理刑許
顯純設爲欽犯汪文言口供稱正賓薦文言
交通宦者王安遂與趙尚書等十五人同削
奪提問懸坐贓銀千兩遣戍雲中一符卿而
杖戍凡兩見吾鄉比部郎葉公應驄諫南巡
跪五日諫大禮杖鞫陳洸獄忤
旨戍鐵嶺其揆一也
○錦衣張公懋忠名臣張公學顏之孫具文武

才負俠氣漣逐時忠祖之道左璫緬而知之
恨忠遂矯
旨罪其側目視
上得褫斥恨猶未釋囑忠堂官田爾耕以軍政
察之逮繫廷尉獄懸坐贓銀千餘兩而中丞
公所遺之廉産遂破
○賊璫籍原籍邑城工竣屬内閣爲碑文進
御覽閣臣皆躊躇曰未奉
命不敢撰聊城相公獨曰即奉

命亦不敢撰璫乃令中貴人稍通文理者爲之
出示内閣文中稱璫爲宗臣聊城曰宗臣非
中貴得稱遂取筆改宗臣爲親臣璫憾圖去
聊城
○家宗伯公以少宰陞大宗伯上疏陳仕途壅
滯不便陞除爲疏通之法其法甚善然多犯
時忌非人所喜而併極言大功之破格加恩
者大非法時賊璫與其姪輩及義子乾孫輩
方挾營建之功數數加恩見之大怒禍將加

公公遂以病告璫傳初
旨重譴公輔臣救解得閒住
○文華殿中書闕人當禮部考選賦璫屬家宗
伯公多取員數于奉
旨之外公堅執不從及請試期遂不下而併選
駙馬餘生法當禮部考送儒學者皆一槩禁
弗許考以令甲爲喜怒之資而恣意驕逞法
至此已秋毫無復顧矣
○弘治時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命輔臣改補

進呈大學士徐公溥上言學士以謀議政事
講論經史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從唯其
言而莫之違也臣等讀儒書崇聖道道家邪
妄之說未嘗究心不敢奉
命徐公之忠方如此當是時若使撰金石文頌
司禮功德不知公又將何以對之公宜與人
嘗捐已祿置義田若干畝歲收籽粒以助族
人婚葬之費
○成化三年冬以明年上元燈詞命詞臣撰編
修章公懋黃公仲昭檢討莊公㫤上疏言灾
變頻仍不宜張燈爲樂且詞臣雖以文字供
奉而鄙褻不經之辭豈宜進于
君父固不敢曲引朱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
取佞慢不敬之罪
上怒杖之出懋爲臨武知縣仲昭爲湘潭知縣
㫤爲桂陽州判官已上二事以其爲朱聊城
家宗伯二公之流故及之
○余入都門數日微聞逆璫深憾江西叅政米

公萬鍾余屢遺書囑之早爲計而逆璫遂以
趙綱事如迅雷加公得削奪趙綱者萬曆間
豪璫也逆璫未見用時與綱有睚眥之嫌至
是發綱南京亡何召綱令自盡而謂米與綱
善米氏家世雖燕未嘗交閹豎余所習知逆
璫嘗徵米書畫弗與又貪得勺園又弗與璫
遂切齒乘綱事文致之
○逆璫緝事腹心人遍布寰宇充塞京師京師
各衙門班皂優人歌兒廚役裁縫篦頭剃脚

之屬皆受璫重賞爲璫用故一時密狀私書與密語私事往往得洩于璫苟不幸而所洩者犯璫所諱其人立死骸骨無蹤無論民間重足側目而士大夫無一夕敢舒眉歡醼坐談間無一語敢稍及時事余方寓張宗伯沙窩園居極其幽偏亦秖覺針刺在體卧不貼席至今思之令人毛骨猶竦

○士大夫出京逆璫必使人尾其後受何祖餞攜何行李著何冠服一一報知其用心于無

用之地至于如此而又嘗遣人從中途要截往來書扎一失記姓名大老去國後從良鄉遺故相書一巡撫從吳下致要路書數函皆爲璫得遺故相皆私語語且及璫致要路所言公且無包苴故大老竟受禍而巡撫得免

○宦者掌兵

聖祖業有嚴禁況今遼兵不專防守期以克復非他時他地行伍可比璫遣心腹宦官數人開府山海關以挈行師者之肘此時微言宦官不宜遣者除兵部尚書王公永光而外僅二三人而亦未有極言苦諍之疏浙兵號天下勁卒璫使其心腹至親郭欽爲大將軍鎮守兩浙幸其人賢不倚璫勢浙得無擾及欽陞而即以呈秀之弟凝秀代之兩淮何地漕運何事亦使宦者叅之而又其爲紅丸之崔文升璫凡若此意將何爲都人盛傳璫議以良卿掌團營未必無此心或有所族耳

○余觀正統以前守

聖祖宦官掌兵之訓不勝其嚴内操之制余無及考以理與法推之前此蓋萬萬必無而使金華鈸砲軍馬之聲日震撼于

九廟側忠賢自有深心乃上下安之而不爲懼何哉

○法者天下之所信使人疑而法行難矣封疆失守封疆之吏罪同死同無庸再議經筵究書不辨真僞四輔齊出諸袖中而奏之而廷弼宜其獨不免然死而傳其首與不死而保

共首者相去太徑庭無等使天下疑用法之不公非法之幸也蓋廷弼爲朝瑞所薦璫恐黨人而甚朝瑞恐朝瑞而又甚廷弼展轉苛求株連無已故殺人如草耳

○逆璫生祠突起于吾浙織造之機戶蓋無賴小人欲以歡璫而微恩澤豈意爲之撫者遂慨然媚而請之

朝而四方之人又羣然尤而效之野所在官司無弗建祠動費金錢十數萬甚至割裂宣聖

宮墻之地以擴祠地日脅天下若狂而恬不爲怪以余所知璫像送祠之日除以不揖取禍人所共聞如耿公如杞而外大同巡撫王公點以不與送閒住廣陵監司來公復趨泰州而避之幸無恙杭州鄉縉紳故學憲黃公汝亨過璫祠微歎其僣侈而璫之兇役數十人持梃逐公毀其車蓋公憤疽發于胸而死

○初福唐見朝政日亂官府輩謀計無所出于是題璫甥傅應星爲內閣中書以冀調停宮府之萬一心良苦而忠亦愚矣胡錦衣應騶者素以義俠自許窺知福唐意嘗爲慫恿應星使極力匡救故應星亦嘗不惜爲福唐効力久之璫知其故怒應星遂擢應星都督使與內閣離而捕應騶禁于廠擄其家

○魏良卿封拜之日諸司無不賀以文都門市肆間美綺華縑凡可爲軸以載文者一時都盡後需者至無從覓尺寸一人厚齎潤筆錢屬余代爲賀文且囑余善諛璫及良卿余曰

若諛不但誤璫叔姪而公且自誤不如以言規之余當爲公代其人遂携錢而走

○良卿濟惡不才不可屈指試舉其一聞吳舍人懷賢買婢而美即挾婢母索還以爲己妾及懷賢不予遂以厚貲賂懷賢左右程遠德竊其批點楊公漣劾璫章疏進璫而死之獄無以名其人則曰黨無以定其罪則曰謗訕朝政詳載余所撰舍人外傳中然則良卿之罪孰謂在逆璫下也

○百官陞擢
國有常格無擅輒加銜功令惟運長常加銜以
其難于遷轉藩史與舊時曲阜令常加銜以
其不得遷轉此外加銜必有功地方萬口籲
闕攀留久任不得已然後加銜逆璫最得意處
是大工一節故百司庶府凡稍可附會于大
工者不論資俸應否俱得一槩超加美銜而
清卿無員矣
○魏璫固至酷虐初不省東林爲何物惡得與

之爲讐吾知其必無此成心士大夫即不左
袒東林然須顧惜縉紳大體與
國家難得之才何至盡以東林講解于閹豎而
籍其姓名以示之而又語以楊左輩皆東林
之人其誤甚矣是時逆璫恨不寢楊左之皮
而食其肉能不推怒于東林而思所以除之
使逆璫當時不解東林禍從楊左止矣未必
株連至此東林之是非姑置不問然以局外
野老之公論未嘗見東林殺一人命破一人

家辱一人之父母妻子而璫則殺其身破其
家追奪之辱及其父母鞭撻縲絏囹圄之辱
及其妻子處之以極重無加之法而辱之究
也遍及于天下之爲士大夫者而使縉紳氣
短是誰之過與向使其得晏然存榮名於身
後何以謂之天何以謂之好還
○相君進退其心跡昭然于天下萬世不得執
其所以退而掩其所以進天下萬世惟求其
所以進而畧其所以退如見肺肝則何益矣

○逆璫滿腹機械于其用好惡微之忽而親之
昵之一不當意而亟踈之而擯斥隨之使其
人恒凜凜然求以身免威福自作必不容人
作我威福蓋其天性有狠之貪有虎之猛而
又有狙之詐不可捉摸獨一崔呈秀能爲狙
公務以悅狙而使墮于朝三暮四之中故得
假璫威福與璫相終始可稱璫之大宗嫡長
餘皆庶孽不足方也
○賊璫不識一丁嘗聞其令人從旁誦解

本朝典故璫毀天下書院幾盡余謂書院何負
于璫按昔郎中周木言常熟有學道書院祠
言偃今頹廢請修葺
孝廟云
祖宗亡書院之制不許修豈璫亦聞之邪
○得之不得曰有命此物匪可以奸詐取人亦
孰不欲富貴而以禍駕國舅而復以語侵
中宮中宮者萬方臣民之所共母逆璫以萬方
之共母爲取富貴之資逆理喪心莫甚于此

天地不容鬼神必殛雖有富貴吾得而享諸
璫乎璫乎柰何以誤已者誤人邪
○自遼難作而都城姦細之禁嚴甚御史巡視
禁城擒拿異言異服聚衆諠閙之人罪及守
門武弁法也職也于守門羣璫何與何至誣
愬于逆璫辱御史于道登其門毀其座執其
班役禁諸廠幾成主事萬公璟之變人方憂
御史必得禍而須臾之間輒轉禍而爲福其
機如此卽嚴君欲不愛之子未必能轉移矩

是身腐而名香萬主事之禍固未嘗非福也
○丙寅清明日余與聞勉之張伯駕季臻爲高
梁橋遊從西城下行至阜成門見數百人持
水器遍灑城内外地勿令塵起而守者急驅
余輩馬疾行無許立余恠而詰之知璫從祭
掃回將入城時城外迎之者數萬人其間禁
兵親軍無一不至塡塞衢陌人無行路數萬
人半被錦繡衣執戈矛弓矢或騎或步蔽天
旌旗五色璀璨少選聞鉦砲連響報璫至乘

小歀肩輿張小黃蓋擁簇于後者又數千人
錦繡戈矛弓矢如迎者璫揚揚坐輿中矜色
滿面輿行如飛遠而望之眞如蟻擁蟲屍而
趨密帀無罅隙可笑也已見縉紳數人迎於
道左不知爲誰然必璫子若孫如呈秀也者
余謂同遊曰近見傀儡棚中演播間有人扮
有王驩祭墓今日之舉殆是此戲正印其妻
妾不相泣于中庭者未之見耳衆皆大笑最
可駭者見璫前駈有大騾車五輛頂以青幔

卑甚精潔而虛無人坐余詢道傍居人云是
璫載賞人金錢實往而虛來者嗟乎十年以
來竭四海之力以供大征伐大土木而又供
逆璫如此屑越暴殄恨此日無張子房博浪
之物正中璫車耳
○丙寅春逆璫誘
乘輿遊西苑泛龍舟水邊失足霑濕御衣外庭
無不知之而無敢言之則將焉用彼相矣
○五月六日巳刻王恭廠火藥異變都城西南

萬家虀粉古今未見非
朝有大逆之賊天安得降異常之災而相繼于
一月內者朝天宮火起鎖殿地一夕兩震新
殿陛石將湊砌而中忽斷裂主器殤可畏若
此璫畧不為之動心余因作王恭廠異變紀
事及磨劒行紀事文已刻小集中不復載磨
劒行曰歲在丙寅撼地軸月方在午日屆六
有聲突震霆不如虀粉都城萬家屋萬家比
屋一聲中忽焉都市為之空一聲歇今萬聲
起號哭上與天聽通巷陌間無雞犬蹤骸骨
亂撐瓦礫同震鄰直徹三百里岡也幸不于
其躬於戲此難何可蒙欲求其故誰敢窮坤
元已失安貞性姤勢幾微兆將盛太陰有位
居西南動搖夫豈陰為政願得
明王知此意自有禎祥華災異修省恐懼惟此
時素衣角帶何兒戲太史不奏黑獄寃天地
怒氣何必言火攻秘藥瘞尋丈安得姦人從
地掀（時有疏言[redacted]奸細入地舉火者）今日

朝廷貴聾啞仰天長嘆思董賈請看我家宗伯
王司馬兩疏可以慚天下我亦將劒磨手中
欲為
國家除伏戎見者吐舌戒弗示人余悔不以示
人也
○歙人吳榮貲郎吳養春家奴性本梟獍誣其
主借黃山訟于廠逆璫使人逮養春父子鞫
之下
詔獄斃其一家數命乃遣主事呂下問經歷許

志吉先後勘追黃山無影懸坐贓私誣攀展
轉破欲人萬家之產新安富室爲之一空而
染竟得官
○黃山羅織殃及無故徽民猶曰地同殃及相
門諸客猶曰跡同于茅培何與培淸士多才
性亦耿介僑居京城之東北隅而以賣畫賣
詩賣字餬其口余見其在京二十載猶一貧
如洒則培之不走權門不作非爲可知培不
謹言嘗向人憤璫不法爲璫聞而處之無名

遂將黃山案附會培下培獄有是天理乎良
可痛恨璫如此舉不勝其多不遑悉記
○宦官無稱臣之體自稱曰奴婢稱
上曰萬歲爺人之稱之曰內官中官內監內使
數年來佞倖滿
朝始稱逆璫爲厰臣而併不名璫遂自稱曰臣
詔旨下璫亦嘗厰臣之而不名及奉
中旨讚璫往往用四六語與下奉上者同總之
矯發于閹人之手而本經

御覽者也
○二朝要典逆璫威劫史館而爲之冠以
聖諭故非
帝意也據所指爲梃擊之姦則王公之寀翟公
鳳翀何公士晉魏公光緒魏公大中張公雲
鵬所指爲紅丸之姦則孫公愼行張公問達
薛公文周張公愼言周公希令沈公惟炳所
指爲移宮之姦則楊公漣左公光斗惠公世
揚周公朝瑞周公嘉謨高公攀龍諸公璫于

文理全然不解作者止取三事奏章三芟而
臚列之是非渾然圭角不露第求以成璫之
志而塞史之責固是諸公千秋公案而非今
日罪案也史臣之斷無乃畫足于蛇乎
○昭德宮內使汪直得寵橫行誹謗大臣不拘
京官藩臬動輒拘繫西厰太學士商輅等上
疏條列直不法事極言罪狀
憲廟爲罷西厰責直退處本監御史戴縉以九
年考不得陞遷知直退而

上不釋然于懷乃上疏極稱直功德不當擯斥先以疏草托直所善錦衣千戶吳綬示直令直先言于
帝而後奏之疏上
帝大悅于是令直復開西廠詗察益苛破家殺命臣民不堪縉望陞都御史乃得尚寶少卿嗟夫若縉者遂爲今日呈秀輩稱頌功德之千百化身也邪

○寺人爲人中異類良心嘗與陽氣同滅無論君子正人惡而絕之苟令任事卽鬼神亦厭嫉之

孝廟時太監李興等奏
命濬張秋河道甫至祭河神是日天氣陰潤帛不能盡焚似焚不焚之處宛然露人頭面耳目口鼻皆具副使楊茂元以
聞洵大恠也

○王恭廠變後過其地者無不涕泗恨璫酷虐干天所致而陳言者鋪叙一二災異套語虛文以應故事並無直糾時政請按逆賊夷戮之罪者而直犯窛鋒僅兵部尚書王公永光一疏有痛哭流涕之風自逆璫咆哮以來王公此疏與家宗伯公論選法加恩疏稍爲縉紳吐氣恐無愧足矣

○家宗伯公尚有論京師建祠及時政獻俘三疏大攖璫鋒皆具本將上余方見楊左之慘未免骨肉情深英雄氣滅向宗伯公再三泣沮而公亦勉爲余強而止愛人之身而不成人之名致使公至今相怨可謂太傅知玄玄不知太傅余亦至今悔之

○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則萬骨誠可憫而一將之功固自不可泯也遼事喪氣十年近稍克振發縱指示則撫臣袁公崇煥而良弓走狗寔大帥趙率教滿桂諸臣叙功宜莫先于諸君近見首推鎮守閹監紀用劉應坤孫茂霖等而附趙滿于後又云能用鎮守諸臣則厰臣魏忠賢授之方略事事定謀刻刻修備

建此奇功而厰臣遂爲中興之元功嗟夫逆賊遂爲今之光弼子儀耶夫稱璫以宮殿營繕之功猶云是其主宰于戢守機宜何與而推尊之若此使出于昬夜乞哀之口則可而竟出于任事豪傑之口吾誠不得其解古人有言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成功于外任事者或成功之心重不得已故爲是言以結璫而安之即如前建祠之意不可知雖然岳武穆寧死寧事無成而未嘗以一言逢迎賊

檜此千古豪傑之榜樣也

○余以丙寅遂離京不及目擊丁卯年事丁卯冬十一月從天台聞璫收不勝其喜焚香謝

天拜祝

聖主萬萬壽爲詩十首志快憶討逆璫之侍

先帝雖七年而快意縱恣寔甲子場後始典常酷暴僅足三年閹宦亂政必無久長之理士大夫有識當引身暫退以待天下之清何至以其身爲閹宦用甚而父璫祖璫鷹犬已

以博旦夕之功名富貴而略無顧惜卒之身敗名損爲天下萬世笑罵孽孫自作惡得可活

○傳聞魏良卿赴法司鞫主者欲加刑良卿曰吾生長田舍得負耒耜足矣何知富貴今日稱功明日頌德功德巍巍自當封拜吾不合爲璫姪遂以袍帶加身是稱功頌德者以富貴倡我我何罪也良卿白丁何其言之有味

○先高祖諱穰中天順壬午南畿鄉試屢上春

官不第謁選人得涿州知州汪直家奴横行涿州公寘之法直怒欲逮公時屠襄惠公滽在吏部力救解得調灤州亡何直復有奴横行灤州庭辱太守公怒縛奴杖之幾死直遂逮公繫

詔獄錦衣千戶吳綬直鷹犬也至繫所索公厚賄嘗生公否者拷掠無縱公略不介意叱綬去然備受楚毒亦幾不免虎口矣賴救者力得釋被復原官公遂致仕同邑尚書楊公

阯爲公作墓碑詳其事余見魏忠賢肆惡今日不媢之者鮮矣況與相抗如我灤州公者乎庶幾吾宗伯公猶有家法焉夫直雖驕橫不立置灤州公于死地而猶使解釋復官直又賢于忠賢遠矣吾郡鄉賢祠貴人如林立而灤州公至今稱闕典雖子孫之罪亦徵吾鄉之久無公道也余屢與吾兒之璜議欲追舉其事顧舉須厚費而力之不逮無如柰何安得今日官浙明公秉公道而具熱腸者爲

灤州公發一言于其俎豆何難也

○自逆璫不法以來任其喜怒爲癈置數年間之陞加兼官與削奪閒住者至不可以功令

論

國家名器眞如草芥矣

祖宗敬禮臣工異數殊榮往往弗惜然必有節制必無濫予之理而衮鉞之嚴又不容假借

一字余得

先朝數事因痛逆璫之亂政而併識于此大學士楊士奇贈祖公榮爲少傅祖母胡氏爲一品夫人奇父子將寔伯祖公辰伯祖母嚴氏所出爲公榮後于是乞將士奇本身及妻官

誥移贈公辰及嚴氏

英廟命併予之此大臣移贈本生祖父母之例也副都御史屠滽歷三品俸二年餘四月陞右都御史又歷二品俸八月乞以前後所歷合計三年足俸給三品誥以封父母許之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稱臣先以子欽貴得

封主事今子進秩郎中臣例得加封竊念臣父用禎年已九十無孫需

恩願乞免加臣封移封臣父

英廟曰此人子至情予之移封不爲例三品誥

命無兩給之制成化時王槩爲大理卿得給

誥命及歷副都御史品秩相同不當再給乃

上疏乞

恩許之三品兩給誥自槩始三四品官妻死無

祭弘治間兵部侍郎李介妻林氏大理卿王一

霽妻曹氏卒伊子各陳請俱
予祭三四品官妻有祭自兩家始博士孟元八
品官無封贈例違例請封父母
孝廟特予之近年行人亦以八品官得封贈父
及母八品封自元始贈官無贈兩官舊制
英廟中侍郎馬愉卒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贈兩官自愉始
國朝不賜蟒弘治十六年特賜輔臣各大紅蟒
衣一襲賜蟒自劉健李東陽謝遷始太子少

保戶部尚書楊鼎乞致仕
憲廟許之仍命給月米二石歲夫四名大臣致
仕給夫米自鼎始又按
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路費知府五十兩知州
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
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判經歷州判
視州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典史
十兩著爲令又量予文綺羅絹布疋及其父
母妻子皆有差凡此皆

歷朝優待內外大小臣工破格曠典之章明較
著者何其厚也而未聞其濫及也及嘉靖間
工部尚書李鐩以營求得謚不協公論
世宗命併其贈官俱奪因禁大臣子弟行賄求
給贈謚廕官者一字之榮不得叨冒
先朝之重恩典又如此夫謚廕之濫謚法之溢
美而不稱其人其來有日不止逆璫時爲然
也

西墅草堂遺集五卷

〔明〕吴沛撰

清康熙十二年吴國對刻本

西墅草堂逸稿序

君子無以自表見亦無事表見然著述足當之無以使天下後世表見爲之行其版布其書足以不泯也古者天子有作太史輯焉士有言儒者述焉矧在子之於先人意不忍泯者乎天下大矣子之爲父致其書於世亦見不鮮矣然或沿故習爾重時名爾其衷無有大不能釋然者也吳子玉鉉輩刻其先尊人遺稿以質予予見其悱悱若有痛傷者起而唁曰先君子抱才轗志賫以沒茫茫宇宙知己少徒願得鑒言一字先君子死可不恨且使天下知有先君子者則先君子雖死之年猶生之日噫是何衷之大不能釋然者哉予知其先尊人海若先生久矣讀書茅屋中商酌今曩于曩人必核其究千曩事必撮其曲始末

微著胸中全部釐釐于今人今事無天下人逼我無天下事困我知不可菰蘆老而蹇乃逸之氷雪阻于魚封虹雲紓此桂笥斗酒萬言自憤自喜予亦傷之矣夫有才無命古今所哀不使潤沐國典徒俾後昆捧其殘篋詠其遺毫烏得不重傷之也雖然無傷也生前爵何如身後名也屬吏頌何如守經子圖不朽也且更有難言者通

名危藉時棘路榛一步千慮一行千顧回念擁編據甕跛人抄物灑焉自諭咯然自遺其何能得其何能得予嘗擊節往史曰士不爲官真自在家惟課子極清平者也諸吳子痛尊人之不復返併痛遺集之不多貯得其片楮隻字如得親見顏唾夫時事依然山川未改筆墨所散神氣攸存行得裒其全而此亦可見其全也天下後世

讀其先尊人文知其先尊人人高而不避曠而不散深遠而不曲遜以此自治以此治諸子行於筆墨間見之然得是編知眉山有老泉益以知有子瞻子繇輩也予又爲之擊節曰生前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以餉尊人尊人可不恨矣以餉諸子諸子可不傷矣

癸未秋中朔日友人姜曰廣題於金陵署中

西墅草堂遺集序

予先以冏政駐滁上較乘冊之暇得晤雨吳子孝廉玉鉉玉林者自喜復見機雲也環滁坐南北咽車續馬釋不少大夫士間惠而顧予予嘗慮天下事亦樂親諸有道罄其緒以爲圖治助然少雨吳君其人者私心竊慕之君子固自賢乎其先世必淵雅能廸者也無何簡予膺喉舌越贊機務幸微一時無事予每懷龍門高宇發幽光哀遺志以爲不負南遊之一乃一日吳子刺舟造白下叩予因出其先尊人海若先生逸集相質讀其所編古文詞如周秦間物不寄籬不傍戶不詭崕獨舒性音與山水清知其于此道中能自成一家言者也其文不可一世其人不可一世矣想楚居墅牖自擬大銓長進姚黃以下諸古羅薦

而許隲之目異也氣虹也家壁立耳不復
問㢘経事心百間屋也腸西嶺氷雪也以
是形之筆稍皆非經人意中而吳子復歎
歎曰先人七振叄矣止如武侯祁山故事
間已善撃又誤中副車年來文章半坐不
煖不屑聽家嫌喔喔聲載酒携笈長眺山
川問經世事座間十尺動成方丈有所撰
製爲門生執友持去其屬草倚囊立就從

無副本茲特崑檀一片耳予固解曰蠏陰
之籊修一矢可召丹山防風釀術剤其一
勺冉其百里固不在多也而多者愈可知
已予爲海若先生幸矣海若先生當年左
持螯右叱毫嘯歌天門睐身前浮物正不
下秋風黃獐耳而亦知有孝廉公輩敬行
逸集爲不朽乎予又爲孝廉公幸矣譙江
之北建江之南踉蹌野浦之外不惜輿僕

而惟先人逸集是念以爲逸集傳則先人
傳矣先人傳則區區孺慕之私以是少見
矣其爲志過越等夷當何如也抑孝廉昆
季皆煒煒彥選兄東頭弟西頭書聲滿墅
文思積薪翕然自爲師叉由樹于秋賦詩
報國籌策定疆先人志未酧者酧之先人
欲一得當于而事者卒銳優豫而盡之則
海若先生之不朽者固不盡也而孝廉昆

季爲其先人圖不朽者亦不盡也

壬午春暮慈谿馮元飈題

引言

木有寄梃雲有支豚益氣之起也氣從其本專本則久輔本則大道言曰莫大乎孝孝者效也效效生于本也士之翺名迹者卲徒垂字鮮不自詡無師自詨無前噫鑿矣我棓其本不效其可效以不效效歟兮倏焉曦兮促焉吾恫聖人之教日以軼割譙北五吳子吾同序之二同講難者二風

及而高之者一繹其文而心知之者一紫楮下袍黃雲上郁奚爲而至是五者一之一者五之夫因有所效效厥考先大夫也甞從吾夫子之相遊者深佩其人內秉冲滙外發烋杰畢世測識不可得今讀其文峭如嶧夷如原光如星深如滇輕以上如清風入人如醞至哉字從雪梳學從石倉無惑乎爲五吳子者效乎恂恂木木爲恭人爲吾同序者效乎剛毅多英爲才人爲吾同講難者效乎軒遠爲曠人爲吾風及而高之者效乎嗜三十乘不厭爲學人爲吾繹其文而心知之者既身之曷又言曰是先君子所以在也至于今口言不去籍手言不下佩矧當年筆汁花夕酒夕皆神意所旅以是如對吾又信聖人之教也在知本也無天不讐讐之惟僕亂無國不報

報之惟僨命上下亦效之效其效以致效之至官諸生長萬物者莫大乎孝故曰可以起孝

豫章年家子楊廷麟頓首題

引言

庚午幸與玉鉉同門卬其　尊公老伯先生色甚壯也輒復自弔不及逮其覯以俛倖之牘一奏爲解顧資既而辛未予先玉鉉售乃復自慰可以　綸誥相闡幽也不謂筮仕七年身擁數十城比于古之大諸侯而此事揺揺如池萍風絮何如玉鉉兄弟爲　老伯先生刻逸集不朽乎先生集

與日俱嘯咏天妙醉乎而奴太史夢乎而兒滌園推敲在嬉笑中滄溟瑯琊以及公安竟陵皆有習性不足御也惜其奇諸門生野老淮山舟輿轉轉相去者多茲僅家篋中殘絹敝版耳因思蝸之壁蠹之箋没却古今來才人腑咳何限且先生幼擅書法時作鍼雄書時蘸丈絹潑墨如斗大揮萬軍落孤石不過也嘗不事生人產家封

三十乘不下南面而日進玉鉉兄弟勵清節攻苦業日雕虫不豪我輩寄之耳入則評而百古出則樹而千秋奚營營乎乃今先生冉冉矣逸集之刻蹲蹲矣廻念烏紗白漚耳紫麻青燐耳一編千曆視它壁計爲自榮與計爲先人榮者賢美當何如也先生存時酒酣浩歌長嘯天地何心問世上得失抑玉鉉兄弟異日之業具在橫槊點

筆各有勝槩夫區區以一第爲重者眞井鼃之見也

晉陵年侄薛寀頓首拜題

先君逸稿小引

先君子負姿穎慧倜儻多材讀書王大意一切詮詁悉屛去每發聖賢蘊奧得所未有為制義尊性靈宗先輩咀嚼經史清真神逸軋茁娟佻絕不掛筆端試輒冠軍丙午南闈見拔于詩五房闈　先生擬第一卷進以一二字為大主裁所摘力爭弗得曰是定當發元遲三年耳嗣六戰未獲

輒咄咄曰我不做兒子輩必做也生平博涉諸書靡不究過目即不忘為古文辭每燒燭引滿漏不下二刻即就少增易數字而已為釋子說法即青蓮舌為羽流攤妙即柱下解向計種類不減千百首出之不大難故置之亦不大惜不肖鼎輩幼愚攻舉子業未遑哀集　先君子復講學四方近履寇變苦散燬之即歷陽及門諸子手

錄卷部亦被兵焚則他所可知已茲謹簡笥中不啻十之一姑梓以誌其槩云至先君子為人頎偉不羣矯矯雲中鶴胸襟洒落內無關楗而信義風裁復不肯假借事　王大父以孝聞友與毋弟析而復收者至三家徒四壁諸姑之無歸者養之殯之遇四方貧士輒解衣推食毫不作德色時損贄買生物活之客居勿論知與不知

出囊中錢沽酒高唱不治生產殊不戚戚也喜獎進後學而不肯嚅睨貴介時關先生守寧國每介札相召不肯造撫案曰大丈夫不能生致青雲有負知己何面目效侯門曳裾哉嘗引李九我先生語謂豐殖于潟最足令人粗心汝輩絕勿為也故不肖鼎兢兢奉之猶憶鼎庚午倖雋訓之曰男子事不止此無作呵擁態甚無以勢凌

人里有富家腴田數畝久在吾產中忽向售　先君子曰而以吾兒獲售恐侵而乎何薄視吾父子耶堅却之行事大抵類此以故吾仲弟器彷行之鄉里有善人稱鼎幼愚而弱叔弟鼐穎而栗當鼎售喜曰鉛刀售况于將乎每逢人嘖嘖曰吾兩季尤差强人意嗚呼大才弗伸祿養不逮教子未報傷哉痛也其他方技曲藝亦悉旁通之尤善二王書法秦晉篆隸季弟對酉往其一絕譓因述文而并識行事將以求太史公表章焉

壬午春王正月男國鼎百拜謹識

先太史遺集重刻引言

先太史生四歲從外傅十四歲即入博士員天性超敏莫能比匹目可十行筆不加點語殆爲　先太史寫照也對尚憶六七歲時見　先太史爲文每多腹藁及詩歌樂府等篇于酒酣鼻熱或稠人廣坐談笑煩劇時口占輒盡致而去不存副本者十之八九亦以出之易故不復自愛對嵩初事帖括惟奉制義之訓朝夕揣摩古文辭每斥不與經目未幾　先太史捐館舍追求遺稿十無一存其間如四書口授眞解讀史論略以及名法兵墨校卜經串諸說多寄他郡館所不可復見徒切悼恨後有云　先太史館於和州多所著撰門人嘗有抄本會寇作盡焚去對恨不知早爲什襲以至於此惟詩經刪補增解手錄成帙

者對珍藏二十有餘年復歸長兄所將致梓以行世玆詩古文僅于書尾藥裹餘紙中收拾斷爛得有零殘片錦爲對髫年所藏者於壬午春兄弟輩謀付剞劂後稿板散失不全對當日所藏印本及　先太史筆稿雜秘本他經書數百卷封貯兩大櫃中藏于家後侍　先安人避兵江南化爲烏有每一追念五內皆熱今年問醫日與

叔兄謀補梓之叔兄以爲誠不可緩矣爲先人圖不朽亦惟此流傳遺集一事而已予幸存印本有其一因以授對併得倪文正公爲　先安人七十壽序一帙對既欣喜如得所未有盥手展誦復不禁淚涔涔瑩几上不獨如見我　先太史　先安人於楮墨中且痛我　先太史生平著作幾克棟後僅存對髫年所收之稿業謂無幾

及謀梓行世無何又散失不完憶梓時兄弟爭相較訂各有引跋以申痛慕今惟叔兄與對存緬思往事能不悲哉予是較讐魚魯刻期竣工　先太史遺集今獲再見完本　先安人令德懿徽約略見之壽序併得合刻焉嗚呼生百世之下得知百世之上亦惟遺書是憑況父母語言文字心聲所在掌血見之一爲展誦恍乎有開宛

可接語豈僅如桮棬器物爲之想像耶然罔極難酧抱書愈慟是慰之在一日眞不足以抵痛之在終身也叨遇

皇上親政覃恩得贈　先太史如兩子官

先安人兩受　貤封一日兩拜

恩綸誠不世之遇也對以例遷葬得

請克舉焚　黃龍以遷葬祖墓不幸賫哀而没命其孤行所未行如建饗堂其一也

叔兄與對修整祠堂更迹　先太史遺念報祖睦族有祭田義田之舉　先安人願縣之西澗每時雨洪濤渡者苦無舟楫志欲建橋行將次第圖之或可報　先太史先安人遺訓之萬一而不識果能克副否也此亦以敬梓遺稿推致云爾　兩先人生平內行純備具載家乘茲不敢盡惟敍述重梓遺集緣起如此不知一再傳後爲子若孫者能什襲善藏勿再散失以思衍先澤永永也哉

康熙癸丑二月朔

季男國對百拜敬述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一

古詩

長短句古

希聖吟八首

自題小像

五言古

西墅草堂初夏

戒族人傷伐塋松

觀獲四首

七言古

性命解示諸生

楊瓊翁八十

歷陽行

大雪歌

與張子

壽林老人七十

五言律
贈浙許千夫長九台畱別
擬出塞二首
螢
三星感友人事
別友
題仕女雙璧馬圖
賦得何處難忘酒三十首

大兒登賢書喜拈成語二句卒成
二首
七言律
看鳳而作
和友人畱別
千耀齋五十
金陵同古宣張上舍登甫寓
姚愛山令嗣入泮

余順吾令嗣入泮
鞠怡亭令嗣入泮
輓謝甥景乾
贈友人恭運椽
贈門人林氏昆仲
賀友人六十友隱于農樂善九月
初度
賀孫健寰五十

贈歷陽蘇守公
接待寺對月
謝上人點眼
贈古宣心寰周文學
代友賀禮曹
贈古歷陽盧守公
泉水山房寄子 時家寄新釀至即付奴子回
贈醫者

五十歲自作
五言絶句
攲几
北窓
夏日雜興二首
見禿筆有感
問店
取松蘿六安兩茗和入一罌

畫夢人送牡丹圖
六言
自扇
自爐
自硯
自燈
節憶二首
七言絶

醉題
歷陽夜渡河
閱臥遊樓史
贈友別二首
贈管邑侯
蛛集
醉閱窻集
贈某上人爲親刺血寫經

讀古歷禪堂不知清明之至
苦心 口占示門人
好心 口占示門人
百福寺齋居謝飲
病中擬往湖上不果
臨去留題 辛未閏十有一月念六日以手畫授而逝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一終

西墅草堂遺集卷之一

全椒吳　沛宗一父著
男國鼎恭輯

詩部

長短句古

希聖吟

閱許敬庵先生希聖吟六章可謂
克舉至要不揣志而效之併增湯

武共得八章廣心傳也

希聖學希陶唐仁昭義立德溥化光允執
厥中心傳迺倡希聖學希陶唐
希聖學希有虞夔夔齋慄恭己若虛危微
精一心傳迺儲希聖學希有虞
希聖學希夏后克勤克儉平成績奏敬勝
義勝心傳遙受希聖學希夏后
希聖學希成湯智勇天錫顯忠遂良聖敬
日躋心傳載光希聖學希成湯
希聖學希周文生有聖德日昃其寧仁敬
慈孝心傳易承希聖學希周文
希聖學希武王彌篤忠貞仁義是常洪範
丹書心傳孔彰希聖學希武王
希聖學希周公仁孝異羣金縢示忠禮明
樂備心傳在中希聖學希周公
希聖學希孔子學如不及心不踰矩六經

萬世心傳不已希聖學希孔子

病中自題小像

伊是誰吳海若我在伊是假我去看伊却

詩

五言古

西墅草堂初夏

結茆在西墅差遠塵市喧漠漠天宇接迢
青納短垣榆柳當窻搖清陰罩几痕鎮日
少過客不知接送煩家貧饒藜藿一飽腹
自捫高低五男兒暇即與討論千古在目
前絶學垂憲言浮榮何足慕潛心味義根

我愛夏初長寸陰當思存

戒族人傷伐塋松

我考求善壤爲妥祖與妣地非容萬馬不
忍族櫃棄纍纍穴左右考不膜外視考手
種老松留僅十之二猶望勢葱鬱隹城托
以閟何忍聞族子毅與莽竊施薪爨能幾
何孝義實已墜我聞甘棠愛弗剪再三喟
又聞桑與梓敬止無容昧况復藏先骨藉
松爲衣被將禁樵蘇侮不信支孫厲傷哉
余食貧館遠百里地時時念掃松一夜驚
榻寐遡歸遶墓哭松折垂脂淚手摩族子
膚剝膚汝能貴膚破可再合松死復誰庇
嗟哉語族子寧剝我膚逞汝意弗傷塋松
荒祖隧

觀穫

秋事告方及萬寶已觀成高下盡垂頴但

祝秋常晴婦子腰鎌集老稚曳車行相顧
樂相笑飽飯不欲爭有叟頗好飲分旋在
香秔力田苦終歲賭飲腹易盈

其二

向午睡初足駕言陟前岡刈歌互相答因
風與之長菓實何纍纍雜間梨與棠田叟
具壺榼相飲已夕陽不覺城市遠仰見歸
鳥翔

其三

篝車亦巳滿還入此室廬牛羊下日夕煙火生柴墟隣叟無兼累樗奕何軒渠將以娛村夜濁醪與之俱人生百年幾憂患胡爲紆

其四

秋凉入林薄四壁蛩聲傳稚子還讀書時對兒侄莊居青燈西牖偏六經乃菑畬寸陰良足

專先世鮮中產骿胝資遺編言睠彼良農逢年在力田

七言古

性命解示諸生

思云人性天之命孟云命也而有性河洛圖書經緯正等閒干支終模糊靈臺湛徹開渾沌

楊瓊翁八十

美翁八十富春秋欲傚靈椿敵羽倸長庚輝耀竟天浮豈是虹光遶渚流栽厚基培

識有由惡盈忌上嘗傴僂燕山昏夜應人求用君善散馮客收不疑償金弘失牛坦夷應可羣沙鷗更欽慷慨植委裘義氣還須姬思謀十二郎去愈獨留撫孤淮海齊恒緜蒼蒼會有好相酧簪袍雖未宰皇州仁義底事投華滬骯髒世味不入喉窈窕尋壑崎嶇丘曉捧茗盂暮泛艈滌灑朝朝飫美糈有嗣琳瑯稱天球多教嗶嵘角與

頭人倫冠冕文章旒㝢誇阿家德祖修大德必壽舜可謳有後能述復何憂愉愉恬恬滋天休從今君有百祿酉仲叔生來天佐周森森寶樹安玄倅文戰區區展半籌聯鑣應向帝京遊須臾封馳　闕下投矯歟何處是滄洲消子箋經不足儔

歷陽行

歷陽行牢騷磊落多風軒懷中刺字欲明

滅瞶瞶皆然青幾睛噫嘻古來常不偶東西南北栖栖走會稽太守何賣薪文園渴士何酤酒莫笑淮陰老婦惛綠波垂鈎哀王孫薛文任俠仍彈鋏至今却憶是平原嗟乎士患不爲玄晏耳莫愁宇內無皇甫嘗何豈望　士能令鳶肩遇真主丈夫遇合應有時休將明月暗投之即今前路逢知已漢際扶搖莫可期

大雪歌

大雪歌皓皓晶晶如銀河天姬翦練人不識鸘鸘裘上冷偏多晚來況對老禪宿彼既苦空我寂戚彼言雹泡盡灰冷儂發意氣益心熱誰無孫家映讀力誰無梁園作賦才三冬學足與天下侍立不去無有哉嗟乎且自殭卧莫干人霜雪之後多陽春一朝與得鄒生律吸嘘能令溫谷煩

與張子

黃石老人期有誠青蓮居士擲有聲大手能令西崑體昭代猶傳北地名豚犬紛紛何爲爾齧齕英俊獨推子隨口駢語落九天汗血霜蹄自千里嗟夫君不見李長吉高軒一過人稱奇而今慨慷無過是誰識而今韓退之

壽林老人七十

金風颯颯夜生涼銀漢昭回監有光起視長庚星倍彩虹流電繞老人祥云是林翁際初度天開石室輝偏注世間甲子方一周海上籌添應無數我欲壽翁無所從遥持一杯效呼嵩安期巨棗如瓜大東方丹實遍賜紅三老得翁四可綴五福畀翁時億計南山北斗兩無窮此圖年年草堂繫

五言律

贈浙許千夫長九台留別

東越推專閫南譙屬世家雎陽敢節古天水擅才華士感平原俠奇垂曲逆賒漢庭猶未徙衛霍正無涯

擬出塞

志已僉爾遠任當首樹幾山陰全一羽清海動千幃定石垂秋滿傳鐃過夕肥終家

能意氣何事誓從歸

又

沙中雄上陣風外靖支戣莫謂懸門矢誰堪展轂幃金貂從不計寶布立當肥蚤夕烏孫拜無家亦可歸

螢

胎古文形質衷明顯納微當陽權墊沒愛月倣燐煇飄漢驚星落撩窻覺貫垂青藜

原有照敢近請書帷

三星感友人事

三星頻顧矜寫月是眉青冷語氷遊冶嬌
羞刺俠傳初盟期栁合庭事與花馨孤影
悲鷙日白頭空自惺

別友

天涯為地通譚心便與同久甘轅下足猥
擬燹餘桐氣爽龍為友機忘鷗狎翁那堪

分袂速曷禁淚縈戎

題仕女雙墮馬圖

風流僥羽客粉艷共乘駉縱轡憐飄栁停
鞭悅散花馭駒三峽近引鳳九天斜錢陣
凌鶯卸蒼苔點髮鴉

賦得何處難忘酒三十首

何處難忘酒朝昏抱膝居牛龕搖影隻千
卷到心虛浩浩乾坤大悠悠今古餘此時
無一觥何以灑温舒

其二

何處難忘酒新書得未曾開函便欲盡覆
卷還相仍商畧捺燒燭鈔傳費制滕此時
無一觥何以快披承

其三

何處難忘酒抽毫得意時矢鳴能的破斛
寫是珠隨語出千人廢書成百代垂此時

無一觥何以起沈思

其四

何處難忘酒蓬居慮世艱物均康濟急道
獨獻酬慳宵旰勞當宁馳驅望入關此時
無一觥何以負材開

其五

何處難忘酒隨時強卜居短垣燈火出幽
巷雨風俱寂寞隣無問蕭條盜轉徒此時

無一盞何以對清虛

其六

何處難忘酒蕭然客路重風霜常試鐵虎豹自披茸長鋏歌偏少空囊胆可封此時

無一盞何以敵長衝

其七

何處難忘酒家居柰若何青山貧不改白眼傲偏多劍在搖星斗庭空掩薜蘿此時

無一盞何以發高歌

其八

何處難忘酒淒淒客臥情故圜心事集孤榻旅魂驚葉落秋聲減鍾搖夜漏平此時

無一盞何以到餘更

其九

何處難忘酒他鄉節序看團圞兒女合酩酊主賓殘我豈無家別人因在客酸此時

無一盞何以下征鞍

其十

何處難忘酒扁舟路自遙沙平明遠雪浪湧接通潮漁市紅燈出酤帘綠樹招此時

無一盞何以謝征橈

其十一

何處難忘酒年年蕭寺東鍾聲清寐破禪想苦吟通辨難無私外參研有會中此時

無一盞何以破頑空

其十二

何處難忘酒空齋薄暮侵論文饒解席問字正歸林暝色青燈轉天風畫角陰此時

無一盞何以壯孤岑

其十三

何處難忘酒皐比鎮日勞談經周鹿角辨理析牛毛治鑄消凡鐵裁扶化野蒿此時

無一觴何以罷心忉

其十四

何處難忘酒嚴程策舉忙篝燈看夜店席帽闘秋坊天地心何盡風霜色屢嘗此時

無一觴何以鼓名場

其十五

何處難忘酒秋風此浪遊蛾眉從棄置雞肋任淹留尺璧寧深秘明珠肯暗投此時

無一觴何以托閑愁

其十六

何處難忘酒遊人正到家風塵辭面目兒女聚喧譁壁貼前歲句園開舊種花此時

無一觴何以接周遮

其十七

何處難忘酒平居有盍簪蓬蒿常掩映風雨自招尋衆惑微言解高懷妙詠深此時

無一觴何以結苔岑

其十八

何處難忘酒人生有別言當歌雙墮淚把袂一銷魂芳草春風遠垂楊細雨翻此時

無一觴何以釋憂煩

其十九

何處難忘酒凄然念昔遊故人如雨散勝地共雲浮生死存交道文章寄世謀此時

無一觴何以酒沉憂

其二十

何處難忘酒涔涔雨一天高齋鶯落葉石砌響流泉槧影搖孤坐書聲破短眠此時

無一觴何以度如年

其二十一

何處難忘酒炎炎暑逼時赤雲飛郡院紅日拂山池揮汗翻經史科頭進論規此時

無一觴何以退蒸炊

其二十二

何處難忘酒年除又此辰舊書搜稚子春帖應隣人婚嫁催經眼風雲望際身此時

無一觴何以到朝春

其二十三

何處難忘酒青天明月圓空山搖玉樹高舘濯氷壺淒柝千家動寒鍾一寺孤此時

無一觴何以答清徂

其二十四

何處難忘酒華封楚步遒高衙睒爵貴悽畧彙葭莩歌哭羣情雜哀榮一字枯此時

無一觴何以謝追呼

其二十五

何處難忘酒偏當病痛煎篝燈那解坐伏枕不成眠結慮勞心繭埋憂損血田此時

無一觴何以冀中痊

其二十六

何處難忘酒時與五岳懷盧敖惟策杖康樂嗜擔鞵撰盡名山記諳多異土諳此時

無一觴何以壯磨厓

其二十七

何處難忘酒莊行蹇不肥偏風吹短褐細雨浥輕衣隔澗人煙斷橫塘野雀飛此時

無一觴何以遣村歸

其二十八

何處難忘酒曰歸且學農槿籬徧十尺茆屋覆三重田薄須增犢秋陰教蓄蜂此時

無一觴何以視高春

其二十九

何處難忘酒辭勞且避喧機閒看抱甕地僻聽關門禮法寬從懶音書寂不煩此時

無一錢何以守荒村

其三十

何處難忘酒脩然學養生名關曾透脫世網已分明服玉留真色餐雲行道榮此時無一錢何以駕蒼精

大兒登賢書喜拈成語二句卒成二首

一子登科日雙親未老時榮知稽古力遇合破天奇我自懷三釜兒當發衆宼壯心殊未已吾道自無私

其二

一子登科日雙親未老時趍懷酧祖德努力達師知干謁羞人累輕肥恥俗移致身須及早康濟正相期

七言律

有思而作

父母恩如天地真人生何以報劬辛善養可能該祿養榮身畢竟是榮親仲繇悲在重裀動毛義情爲捧檄伸都緣愛日情無已可柰堂前菽水貧

和友人留別

自是凌霄漫說鳩年來郭甜獨顓留不輕湖海能青眼已重山川肯黑頭報我秋風彈去劍倩他明月送行舟無愁料應前途好藉有文光射斗牛

干耀齋五十

南豫人豪自軼羣廣陵玉葢正堪分明心善解西來偈好客偏移隴上雲麗野家聲稱米力徐卿美嗣會書筋逍遥三百春如水知是祥光何遠雯

金陵同古宣張上舍登甫寓

黃花自昔擅風流白下于今聒壯遊詞賦如雲披滿座肝腸似月徹空秋曲江作鏡時逾重燕國爲椽志易两媿我龍鍾無所似願言提挈赤螭頭

姚愛山令嗣入泮

天帨八字網羅長昂首清時盡得當合浦光生應有見豐城氣燭豈能藏宮芹先映

琳瑯色苑杏旋聯棨戟芳坐看綸音飛壽域　龍章鶴髮慶交翔

余順吾令嗣入泮

萬里雲程發軔長千秋事業許誰當風雲玄對眉山老造化明噓潙水藏堂植三槐知有後家傳累葉應流芳黃麻更自來丹詔鳩杖從容接鳳翔

徵怡亭令嗣入泮

多君世德發祥長鼎鼎明時一得當有種書香應蚤茂天生俊骨自昂藏先鞭甫着宮芹美接踵旋聯玉樹芳指日飛黃交奏捷　紫泥前後美翱翔

輓謝惕景乾

乘虬何處竟爲遊既信還疑可勝愁有壽仁人占永寘無知天道詐相仇池塘長夢青春草霄漢應題白玉樓起望靈巖秋色

迥西風落日淚悠悠

贈友人黍運椽

阜國泉源賦海殷墾梅相業試微分宏施未磬屠龍技薄試耶窺起豹文漢代勞臣標陝谷燕山佳氣會星雲聯翩濟美尋常事長發遥知定屬君

贈閩人林氏昆仲

八閩海上推才藪九牧家清定胄袍經濟

風雲雙壁峙鼎彝日月並霞巢開誠盃酒
驩知巳俠烈絺袍盡故交愧我迂疎成傲
骨感君青眼作人旃

賀友人六十友隱於農樂善九月初
度

祖來巢許是生涯世業穰穰羨滿車德重
太丘堪範俗慶垂堯叟足傳家齊眉荆布
眞爲樂遠勝斑斕景更香我忝同人何所

祝年年壽斝對黃花

賀孫徙寰五十

風期灑落遠超繁座接芝蘭待綺言玉立
績書光雪映金聲作賦老雲捫麗人時集
東山墅好客嘗開北海尊五十服官稱舊
誼肯令思邈老蘇門

贈古歷陽蘇守公

從來百粵饒瓌異桂海多君屬大家汎瀾

文津迴紫氣琳瑯耕圃絢丹霞壯遊驥足
方餐蕉快試牛刀正茁芽指日明光宮奏
最爐香接武望令睬

接待寺對月

僧居無事對淸光暑夜迢迢漸覺凉不數
沉瓜誇勝品何知折桂有奇香生憎疊疊
浮雲蔽好把晶晶皓魄藏彈指中秋端正
日團圞萬里任飛翔

謝上人點眼

六根愧我未淸凉賴爾慈悲說大方什襲
捧來優鉢味開緘點處祗檀香頓教舍利
還眞相倏見摩尼放大光怪道世人常頂
禮法王原是大醫王

贈古宣心寰周文學

蘿月金飈大火流秣陵汗漫幸同遊傾人
玄屑飛朝爽懷古淸狂對碧秋光霽範垂

吾道重縱横劍售世知爾相逢愁别還重
訂再聚黄公壚上頭

代友賀禮曹

有客乗驄紫玉羈椰垂花艶拂鞭遲瑯琊
物色風塵外豊樂八文霜雪時漢代求賢
三序啓周才造俊百胥奇從茲頴脱參何
見牛鼎旋看接鳳池

贈古歷陽盧守公

古言天府屬三秦九鼎神金逗俊人薄海
宏施看頴監横江先試著猷新雙鳧纔近
萑苻遠五馬初回日井寧增秩璽書闕内
爵漢庭報典故分明

泉水山房寄子 時家寄新釀至即付奴子同

雨餘山寺正凄然隹客過臨遂我緣幸有
宿醒供酌久何多薄鹵到尊前心期諸子
成模樣夢入清庭亦幻顛欲寫離悰因不
便紙長話短自相牽

贈醫者

千里神交素有期何緣傾盖睹光儀風標
挺挺乗驄日意氣般般薦管時宾黙立珠
歸罔象刀圭玉液貯瓊巵慙余俗障兼多
病半接而今悟息斯

五十歳自作

碌碌蜉蝣未計年奔營分敢怨緣顛雞聲

頻喚三更月馬首偏懸六臘天半世頭顱
徒自笑千秋事業向誰憐而今偶悟黄粱
夢不信清閑不是僊

五言絕句

敝几

月紙可當椽施擨可當漆但使能讀書何用烏皮力

北窗

橫開二尺窗無風凉似水一編手未休高臥果何以

夏日雜典

長夏果何愛茅屋復無暑一卷傍槐陰蟬聲催過午

又

乍可抛書睡西窗已夕陽喚兒閑課句先與辨宮商

見禿筆有感

不辭摩頂勞還起免冠謝辛苦多文章溺冠仍慢駡

問店

停鞭試借問炊錢能否少餘錢酤醉眠也有邯鄲道

取松蘿六安兩茗和入一罌

北蒔蘇花香南茗蘭芽氣清聖與幽人一破南北謎

畫夢人送牡丹圖

天香入畫圖猶有香欲醉老去不知春任人說富貴

六言

年來爐扇硯燈親執其事豈日克勤小物實類太丘行藏然故耐之古人多從磨厲中出則安逸所不齒也

自扇

揮汗翻書不輟飯居午日當空那得白龍皮水更想紫石松風

自爐

夜深手然榾柮有時坐亦忘煨但取點他片雪何須撥盡寒灰

自硯

我生無田食此人世有鐵鑄之要使君苗焚却捨書而嘆何爲

自燈

獨向琉璃分照誰司菡萏餘光已伴十年風雨看他太乙劉郎

節憶

記得那年端午家家門懸艾虎麥熟叢裡笙歌茴香中間簫鼓

其二

蒼鵝肥只計隻白酒賤不論觔歲歲會逢節令人人幾遇年登

七言絶

醉題

肚皮知不合時宜自有千秋大業垂富貴
功名等閒事可知汗血在羣兒

歷陽夜渡河

夜午村村鴉亂啼扁舟月載藕灣西隔田
早有耕夫起莫道行人慣拂壁

閱卧遊樓史

卧遊樓史何爲者亦在當年著述中何事
早留方寸地不留著述也春風

贈友别

尊酒相逢即弟兄知君任俠慣多情圍爐
卻好談心密何事扁舟促去程

其二

北國南燕天一開邗江瞬息可徘徊林宗
叔度原稱契莫厭音書寄往來

贈管邑侯

福星燦燦引天關琴曲文聲始計綸夜深
村犬吠明月溪上兒童捕蟹還

觀珠集

燈下翻書二鼓稀忽看嬉子集人衣憑伊
報甚功名事往往來來遠四圍

醉閱窻集

午夜歸來醉似渾呼燈觀取舊詩論怪他

光耀冲天極少不工夫不可言

贈某上人爲親刺血寫經

木有根兮水有源在三重誼莫名言古今
多少幸斯道誰謂頭陀解報恩

讀古歷禪室不知清明之至

近來課業覺辛勤底事春消客邸情忽見
老僧賜垂柳方知今日是清明

苦心卩古示門人

皇天不負苦心人心苦由來入道真相業
儒功原一致歲寒他日滿林春

好心 口占示門人

皇天不負好心人心好由來處處親濟困
啓蒙成已事漫言作受是餘因

百福寺齋居謝飲

東坡不信苦黃州剎豕須知累應酧暫領
維摩居士戒清腸留與講堂收

病中擬往湖上不果

西湖原不在天上老病思遊不得遊羨煞
孤山林處士千年猶得壟湖頭

臨去留題 辛未閏十有一月念六日以手畫授而逝

一堆黃土葢文章五十年來志未償忠孝
綱常千古事後人努力肯相將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二

文部

壽序

姚隱君愛山七十壽序
葉封公東溪暨胡孺人偕壽序
孫仰泉暨胡碩人六十壽序
魯介賓六十壽序
童亦泉八十壽序

呂龍川七十壽序
菱陽李母七十壽序
張母七十壽序
孫母六十壽序
謝母王孺人九十壽序
孫母滕孺人七十壽序
思泉上人六十壽序
孫覺寰膺來邑禮椽考滿序

胡少峯叅邑椽序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二終

西墅草堂遺集卷之二

全椒吳　沛宗一父著

男國器恭輯

文部

壽敘

姚隱君愛山七十壽序

嘗聞之氣清爲精人清爲賢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能致精

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久噫此其尊生之經脩身之旨匙乎似矣要以判之可言合之亦可言大造所爐二氣所炭緒紛遝藉能無領清之滴味及其食酎或什百或千萬夫惟爲谿爲壑爲末孩爲衆母爲渾沌帝罔距物物附之罔仇陰陽陰陽不得消長之則仁賢之所事精所趨也奚以明其然也古歷陽姚翁然也翁氏愛

山爲邑甲裔自高曾迄茲節槩潛誼先生
尤篤于善敝而肆不律値會觧釋去稍稍
習陶白業用而夆庚眥蓀行誼仆水嬉堂
㒸毳秘饋菽茅順而翔之長枕聚歡謝產
示孺姜薛友而房之解軾下里門恂恂不
口折折不衣祖萬石君惟一意醇謹義晦
儲賑使血胤罔勢素發弗恤解推希文志
不倦周故遊則石父之繇拯原明之所嘆

也而活窮涸則三黨之繇全百家之火之
以舉也踢周道險坦以航津路無骼霜無
髀水無澘骨橇空廣虹梁蜿蜒好修果笠
如來山居士古云善登德滋其斯矣乎而
先生方嗛嗛不勝日討諸嗣君而義方之
琳琳玉亢雍円膠誦寔姓逹膝槩纍起莫
不負頭角繼龍刹鳳雪藕冰桃指日可摩
天去而且續之而且爾之而且光之大之

繇前而觀則所稱太丘彥方或多弗備繇
後而觀則吉祥善事諸福可致者葢亦罕
儷已江都傅之謂早謙而虛靜者不其券
符也哉嗟夫龍亢者悔之柔弱者生之高
明者瞰之虛挹者注之故夫禍害槩益之
義彰乎瞻矣先生躋從心而神官君卒蘊
然弗頽髮駸逾上壽而上之不以此夫

葉封公東溪暨胡孺人偕壽序

余嘗横襟而窺蒼宙凡縱生横生之屬紛紛莫計而神奇腐臭兩兩嬗化若陰陽寒暑之有定且誰椿誰菌云乎哉乃曰小年不及大年又何以稱焉夫惟無以年爲也者乃其無以爲年者也其有以爲年也者乃其有以年爲者也洪範不云乎壽考康寧而首德厥吉可知已吾爲莫驗于葉封

公東溪封公爲新安世家幼習鉛槧業數奇弗售飄然曰范大夫以計然之策半用以霸越半以雄魯且好行其德不愈于徒急人而赤掌者乎矧人負卓犖擅奇偉何事不可稱祭酒而斤斤毛頴爲乃去爲積著雖游于賈人乎坦夷豁達慷慨有大度周人之急急人之難有請未嘗少恡亦無計昏暮凡梵宇神宫橋梁之屬以一手植之者無能覼縷孺人胡爲助弁子嬪于封公閫政克嫺卽既稱奓滋尤身先績紉至于周恤貧窘左右稱封公封公性率直閒一二引繩批根而孺人以和濟無齮齕後安其以厚誼相成如此此舉丈夫者一卽今大理君云大理冲年緝學工文詞烜烜有聲藉甬以成均上等授待班當以歲祲往賑豫章所全活不下富青州緣以累勳晉

階大理大理爲古廷尉佐此者難其人而君多所平反人稱仁厚　神廟時以敬成素著稱最得覃恩封封公孺人如其官是龍章焜燿青紫繽紛固世所稱榮慶幸而不可得者都哉盛歟大理舉丈夫者五皆嶄嶄有頭角琳瑯玉圃芬郁芝堦指日可脫穎去而摩天翔其封公孺人厚德之遺矣今偕稱七袠皆矍鑠清明初度之辰封

公與孺人峩冠博帶珠霞鸞珮于堂上大理以朱緋銀黄代斑襴舞于下諸孫濟楚羅列于傍稱拜進膝遞前爲壽而封公與孺人坐觀其盛非所謂吉祥善事書之所爲福德者哉傳曰皇天無親常與善人語云魯縞以日莘華以世然則人世修短之數豈繫大力者赴之而趨亦醇釀敦固自培其根自握其勝已耳然則封公孺人因

是而期頤大年固可燭照數計矣此非予謏文大理嘗問奇于不佞誼爲通家東華鞠君帶川趙君與封公爲兒女姻予三人咸知其世有厚德而不佞于鞠趙兩君又世講爲莫逆交亦不敢以儞說而處此遂次其語爲修瀡之佐云

孫仰泉曁胡碩人六十壽序

余嘗觀古誼總于祖晃執爵饋酳詳哉具備未嘗不覼然曰都哉先王敎天下以尊高年敬有德而即以高年有德者敎天下余每慕太史公之爲人時於採風貢俗之際每致意焉今游白下締一大社于秦淮渡頭遷人墨客山翁詩叟時時過從其有高人逸致潛德幽光亟表章之而吾鄉阜

陵距白下僅一衣帶于中吏治民風旣稔聞之其一二者碩夙儒間以奚囊郵筒相商金飈薦爽淋雨初霽靜坐社中有故人自鄉來因其里中仰泉孫隱君曁厥配偕六袠謀以一言代滫瀡爲余誦言之曰君爲阜陵地著先世編爲都鄙伯其先人古泉翁宿有隱德恂恂如萬石君君幼習周孔弗售俛而嗣故業色奉兩尊人愉愉欵

欵志勞備之中處誾誾如光風冬日坦然開胸見臆毫不作齗齗態舉丈夫者一殊弗暱而課以滿篋項地方多事廼旋其指曰男子當建侯萬里胡弗從事于龍虎魚鶴之筴乃器亦駸駸儲胥陸絳灌略因字曰斌葢欲惟其所用也吾鄉之俗凡爲編戶伯者率借公家之務漁獵閭左君絶不染指乃家政亦隆隆素封總之以寬厚質

行與世相徜徉邇江政直指傳公留心于化民成俗故輶鈴所經每敦崇父老立之條約而邑令公楊役鄭重其事必望合輿情行孚素著者俾董其任仰泉君以衆推預焉歳時伏臘諄諄以　聖祖六言爲人持說桃李之蹊早有以典刑之矣故循循而薫其德爲善良內子胡碩人亦以望族適君鷄鳴熊丸有相之道於今偕躋六袠

精神體澤彌王而未艾並坐堂上子婿稱觴諸孫遶膝意古所謂福德而考寧引翼而維祺者歟余曰傳稱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彼太丘敦行鹿門偕隱而俗隨以善不信然乎蘇文忠之銘三槐堂也曰仁者有壽仁者有後則所謂自食其報者耳方今我國家講黃耉乞言之典而聞竿聽鞞急有用之士君之榮名于人貌者又

寧僅僅以耄耋足福哉書以畀諸君子而往壽焉

魯介寰六十壽序

魯君介寰歷陽世家也　高皇帝舜歷陽渡采石定鼎金陵魯之先人有扈大駕功而紹鈐典談世其傳久矣代有聞人發跡賢科者肩背相望五馬三鰸累累若若君之尊人裕吾翁嘗一再振某某鐸音家學淵源抵今不衰君少而穎異日誦數千言下筆頃刻不加點郡人每擬一當適　神

廟時滇峒倡亂一時豪爽有志者咸奮臂思建奇勛君毅然曰士生天壤當勒燕然之詩豎虎頭之績建侯萬里與古祭征虜郭汾陽並有聲于世宙柰何日事毛穎俯首作佔俾爲而本兵時急闖帥日討山林隱逸奇謀秘計之士在在推轂君以故奉檄而往有抖狠背居意會兵事就艾而弗果行居家事兩尊志色雙到撫弱弟殷殷

厲厲有伯淮風中處親友白心赤意飲人以醇醪及有大是非大關係侃侃挺挺即百折不可奪葢忠厚正直其天性然也故郡中事無鉅細咸取衷焉至有望廬而返者郡中月旦以爲其醇厚似石家父子其重望似陳仲弓其正俗似王彥方而其取先之風雲魚鶴之略而肄習焉又似劉子羽今雖優游林下而係朝野之重尤勤者

義方舉丈夫子者一爲文學堯甫云堯甫生而汗血蕲蕲有頭角君課之愛而能勞齠年即遣就外傅日誦先人所藏之書將冠補郡博士弟子員有聲場屋頃食公餼指可摩天去乃堯甫更篤于行誼居恒然諾不侵步趨不苟擇言而道擇地而蹈如輓俗之蠅營狗苟態薄弗屑也今督學使者大器識之舉爲士風之則其素範于庭

訓者至也君今稱六袠矣而尊人裕吾翁始捐館君子一時上承于耄耋之親而稱順子復下臨于冠帶之胤而稱慈父可謂吉祥善事人所罕覯者矣行將為我國家上金城方略為公干城為朝柱石與古趙充國等而尭甫旋冲舉去侯恩綸寵褒不亦都哉此非不佞諛之也諸君子歸為介賓壽曰積善餘慶可進一觴曰仁者有後

可進一觴曰人貌榮名可進一觴

童亦泉八十壽序

余偶策下西墅毎喜與諸父老較晴雨話桑麻問有年詒雙懋者雅敬重之謂其一鄉典型所係也葢已知西墅有隱君子亦泉童君矣今茲七月念七日乃其八十始度之辰厥姻暨厥婿走幣徵予言為滲灕之佐縷陳隱君以戎績起家世有隱德君幼習竹汗弗售遂頫首嗣世業日從事于

柳塢溪隈以自徜徉生平正直明朗里中事無鉅細無不就質于君君至即立剖然與人諄諄藹藹如春風冬日人遇之如飲醇酒性尤嗜善凡焚修寘果崇奉信受既有成蹟今雖八十精神猶如壯年五官之用不衰而嗣君兩人咸志力勤養以若其顏色舉諸孫如立竹已稱可慰俄舉雲孫復二人是古今所稱嘉美善事不易備者

皆備于君一身矣寧不當稱觴賀耶嘗謂尚書五福並稱而尤首德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似又重養以諸君所稱述奚啻并隆執爵執酳之典所先及杖于朝者矣况由是而期未之或已者哉

呂龍川七十壽序

吾椒西北皆山層嵐疊岫列障送青不一而足其蜿蜒紆回直走而西則爲五龍山氣勢聳削望之葱蘢吾故相其中必有異物焉如茗名天池參稱河淺尤必有異人焉如東海之羨期夢雲之黄角輩咸鍾其靈厚而產焉者也居無何文學呂延之扣予以言壽其從父龍川君七袠訊其所則

家世龍山者嗟夫吾故知其必壽矣而未悉也延之氏曰愚諸季醇樸人也素業農於治秫灌蔬外無宅腸足跡不多至城市至公室尤希邁焉處宗黨恂恂默默無裂眥露齦劣態並無虛憍習氣穮蓘之暇岩玩川觀時而約一二父老問桑課麻野田草逕時而縱目于五龍之巔嘗以酒德聞而又嗜局戲故手談浮白間多累日熙如

也葢吾叔隱于農故所得趣于農最多抵今壽至古稀而精神矍鑠如昨日也予其任俠有為嘗一任里正而諸公私事無鉅細咸措無咎則又釋吾叔後人之慮矣予曰噫嘻壽受也所取精者厚故壽也雖然天葢當受而人損則不必宜受有綿吾算者宜受之以增有促吾算者宜受之以減吾聞之天池之茖以久霪而變遼河之參以亢暵而惡物固有以自成矣而矧人乎羡期不受變于祖龍之舟商皓不受變于馬上之詔則在夫人耳予于諸父也若而言則龍川君之鍾靈毓厚所受于五龍之氣者信不誣矣而凡所謂宜益宜損以與祿其元精者意者其亦有所以耶

菱陽李母七十壽序

客有從菱陽來道其邑中諸長吏悉甚固稱其少尹李君賢且材余曰菱陽畿輔股肱繁劇倍他郡鉛刀效割不折則缺李君能于其職諸務畢舉四境肅清為當路所器葢出其所挾必有以得當于時明敏練達其性質然乎當有所自成也居無何棠之友人輩謂李母徐孺人以是月為七袠履揆謀稱觴為壽徵予一言用代滫瀡余以業知少尹君弗獲辭茀士夫之行表于鄉國女士之德弗逾閫閾余不習孺人然試臚列可乎諸君子曰孺人以甲族早歸翁蘆江公有伯鸞德耀風承事兩尊人色養備至中處伯仲戚里無不曲盡自倍蘆江翁即甘潛守樸以課讀含飴為事先是少尹君伯仲葢兩人伯氏早㧞孺人撫少

尹倍摯然弗罷也篝火和熊機織洴澼以佐攻苦而少尹用是種學績譽爲世名士迄用奮迹術興治行稱最諸孫英爽絶倫嶄嶄有頭角摩天指日且友恭藹藹孺人嘗遘和少尹君厥配刲股和湯藥卒報可則皆孺人闔訓厚德所釀也今躋七袠精神無踦向時五官之用不衰項就蓐養少尹君日侍顔色甘膬以鼎餗爲斑襴以組

袚爲繞膝效順而孺人優游享之庶幾哉福至已先生何以華袞之也余曰陶士行爲典午名臣致厥自湛夫人令慧教有素故並稱至今孺人與少尹其媲美哉少尹日益勉效其所得爲將菱水灘邊鴻鵠兩兩而下行將見璽書贈秩顯擢榮褒焜燿北堂而少尹之政聲愈崇以隆孺人之福履正未艾矣予且以青簡形管爲左券

張母七十壽序

張君心萬歷陽膠彦也世有隱德其先大父南川公父事伯兄子視孤姪一時長厚之風義氣之槩嘖嘖人口其尊人爲少川公友愛厥鄉里中稱厚誼指不多屈往州大夫高其義敦請飲於澤宮固知忠厚慕義爲萬石君父子埒云心萬嘗問字于不佞初面之循循若不勝衣吶吶不出口及

與話朝家政治邊境要害若懸河義形于色尤篤于行誼生平所口履率忠孝醇謹事而敦睦之道彌厚又知以義世其家矣以四月四日爲其北堂孺人七袠初慶友人謀佐稱觴徵言于不佞乃不佞焉得以固陋辭第士行滿天下女德不踰閫惟登堂之拜之餘知孺人者必習盍悉言之友人曰孺人誕自 門勲弁子自日嬪于張

奉事兩尊人日烝滫隨孝養備至後姑以老失明事之四十餘年恭順如一日未嘗少犯其諱相少川翁鷄唱矢警家政日隆聿並計陶房帷新其人者三莫不人咏樛木公篤于手足與季某自齒年迄没齒驩愛無間凡朘産華棟皆所手剏皆中分之無恡容亦無德色孺人以宜家助之亦于妯娌間終身無間言舉丈夫者一即心萬

也愛而弗暱遣就外傳時有熊丸之佐以故績學工文辭炳炳有聲有侄某亦撫如已出心萬領尊人指凡處族屬悉用是道底今七袠矣五官之用不衰而莚滕含飴迭進爲壽可不謂斂時五福者耶余曰跡所稱述張氏先後可謂義門矣聞其先大毋某以道相其間今孺人踵其高誼所謂貽之深貽之遠者非耶夫爲人臣與爲人室者其道同臣以義事君義在無成即循默非苟義在有爲即挺直非激要于成就一是即人未必諒之而天下後世有體之者矣以義宜家保無不義者交鬪其中抑以成吾心之所謂安而已矣且義于五行爲火有文明之象于四時爲夏夏大也然則天之所報施孺人更自有在不獨以年而已也

孫母六十壽序

嘗讀漢武外傳王母觴於瑤池命王子登阮靈華韮彈八音之璈拊五雲之石吹雲龢之笙作九天之鈞爾時青鶴下翔碧桃上狃心竊異之詞爲怪誕不經見事既而思之董江都曰氣清爲精能致精則合明而壽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詩曰樂只君子福履將之然則世之包陰負陽者苟

能含弘貞固造化小兒不敢天其天年而靳其數果爾誰云方內外不相及也吾鄉介江淮間稟凝厚之氣爲多中多饒名士偉人亦復逗龐眉碩德其治西爲巨鎮鎮之著姓爲孫賓賓磊磊丈夫而卓特者固難更僕數闇德而以壽特聞者徽音不絕邇復得孺人王王爲譙士著姓世有隱德誕孺人少車愛岡君釋弭瀑布侍乃尊人盥櫛甘脆克媚婦儀敬友伯孺人孫唯唯若若捆以內無間言也亡何愛岡君棄賓客捐館舍貽藐諸孤尚在懷抱無不爲孺人危孺人憤然自矢曰所不翼若子成立大乃家聲者有如此日于是早起夜息持籌握算華而居廣而畛實而室視愛岡君不翅倍蓰云噫自歲不穰者再四書富翁大賈鮮不匱其篋胠而孺人獨隆隆起郎

奇男子蔑以過矣且撫愛嗣君君繹慈誠倍至然煦而弗暱遣就外傅君繹亦遜志懋于學斬斬有頭角行可拭目以俟至孺人家政肅然馭臧獲以法而友愛如孺人欣欣有古樛木小星風以今年六月十四日爲甲子初覆五官不衰而神愈王而期而頤固其所也曾縞膏火所由來矣意附腹刃不折則鈌何則其積薄也以孺人衆

嬍畢萃有先達者行將聞之朝而旌焉又
何難長視霄壤西王母之足奇也哉

謝母王孺人九十壽序

謝母王孺人者思橋謝君繼室也思橋先娶于我吳舉丈夫者一是爲文學功也繼娶于王舉丈夫者亦一是爲仲氏勛也孺人以是月廿三辰爲九袠是宜稱觴祝也作圖以祝者誰余從兄易軒也易軒于前孺人爲鴒原而于王繪圖祝者圖不朽也曷爲乎圖不朽德王感王思有以當也曷

爲乎德而感之也以伯子幼而哀未幾而功皆鞠于王也迄後以博士弟子員首邑中皆王贊翼力也此或吾兄意也若夫孺人之閫政正未悉也少佐君子雞鳴礪焉職也迨事尊人盥櫛瀡滫順也謝甲諸姓同泡湢者數百指而無間言宜也戚里臧獲咸飲和德淑也猶子有不逞者至形詬誶瞷眦而寘不較度也其它繲洗布瀑綺

綮縠製種種細弗殫也皆孺人之㭬儀可紀形管而示女誡者也吾聞之和以迎和正也以淑德而徵福德前見者也以和召和理也以女則而未獲女士事之不可知也嗟夫修短化也則遲速多寡亦數也數不足以勝正理其終卜多男可必也此又稱觴者不盡之意而予推言之也若然則孺人之可賀者政未止以耄耋也

孫母滕孺人七十壽序

歲壬寅孫君少岡以其里中事公家命爲正大都老成練達慷慨磊落無骫度亦無納岷蓋里中一偉人也事亂時予有成言爲榮還賀復聞其季氏愛岡稱是予故輿之以爲天之生材若東南竹箭不削自直固多益羽金而造就之犀利倍之夫固有所成之也居無何戊申秋孟友人以其北

堂壽七袠徵不佞言不佞曰是固然哉予固知其有是也予業習二難狀矣女士之德不踰于梱非諸君子疇表章焉諸君子曰孺人生于滕爲大姓女紅女誡蚤克嫺之迨嘉止日嬪于松岡翁矢雞鳴懃湒斷雅有伯鸞德耀風梱政遂駸駸以素封擬已而翁捐館舍孺人益憤憤然思有以成其後也日不睨玩口不誤華日夜課兩君

事緜曾不獲乃嗣先人業肯堂肯搆振裘拓箕㢠㢠然勝于疇曩兩人亦奉君惟謹人趨堂上則怡怡聚百順無少螯繆出急公役孺人叮叮不休誨以無敗乃公事兩君亦奉若惟謹以故善其職榮施到今如先達所云也者底今碩人七袠矣而精神清爽不見有蹣躚怳惚態佳婦日進飴奉鮮腆養咸備諸孫羅立供色喜皆錚錚有

頭角將蜚聲標異克閭顯先非吉祥善事耶先生其何以華袠之也余曰噫嘻是固然哉予固知其有是也昔東漢袁功曹見器于郭人倫心竊異之後聞其太夫人有令德迺益心醉焉夫固有所成之也以孺人衆媺畢萃則難老永錫其又何惑焉傳有之視履考祥孺人之謂矣迹諸君子所醞列寧直爲慈謹率先已耶女德母道之

型閭閻里閈之范卽與古袁母比烈奚譾哉是足對南山矣

思泉上人六十壽序

爾時世尊以一大因緣出世諸法空相以無我相故四大五蘊究竟烏有以無夭相故殤子菌根究竟烏有以無壽相故百千萬億究竟烏有能如是將修短相亦弗計較不不也諸法空相是證上乘登彼岸後幻耶諸無盡意塵纏直現在永年政以故不能墮劫不得失身意云何修短相亦弗

計較如是我聞釋迦佛八十有二歲阿羅漢眉修頰華何以故實積蘭若思泉沙彌六七歲即願出家披剃為佛大弟子即斷諸苦煩惱障三千大千凡吉凡善無不解脫如一無有日捧西來一派瞿曇大藏誦過罔數而皆得譯皈依老僧處衆大比丘人俱如父兄弟有小沙門可六七衆求其衣鉢此六七人亦皈依之難其雅練傾諸

檀越每勤募化為人持說諸經勸人布施諸凡如來殿大士殿天王殿奕奕爾鏤花金相巍巍爾峩峩爾寶樹森森爾是營繕者是粧飾者是鼎造者如是等等善果種種法念而皆遂其願今生受持今生受之以甲辰年壽六十歲若手若足若目若耳若齒牙若意識精明強固異六十歲蒲團趺跏觀定入靜萬緣都息松下清風山門

白日圖蔬山茗鉢水盂羹殘經斜月長燈大龕逍遙自在快樂無邊半果圓果大乘小乘月白月白未　必解如是清淨離諸凡劫何名極樂即是極樂雖無夭相以何得夭雖無壽相而自得壽八十二歲長眉阿羅指唾頓至能仁金剛常住不壞亦可漸證何知究竟得長壽願僧非僧等皆大歡喜作偈讚曰

如來原是空　何以願長壽
眞身得常在　貴此血肉爲
但此天人間　廻轉如一瞬
何以得常壽　金剛不壞身
幻身若常住　方以盛眞身
若無此幻身　金剛體何著
有如是長年　而可覔密諦
得此眞諦脉　快樂無老死

惟願加修持　永却涅槃道
極樂眼前是　云何登西方

孫覺寰膺來邑禮掾考滿序

蓋嘗讀尚書閱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而繼之以庶績咸熙曰都哉大法小廉綱擧紀理豈非以此也乎若姬秉籙官之以九品計之以六弊用能庭過師濟野返淳和可與姒氏媲美矣故國家稽古定制官人無方考成惟時一時以功曹起家至卿貳如徐萬公輩然例皆

從省臬長令入覲之例率以三年爲期以察其殿最其間卑卑不及格者置不論而有所負者輒舞智扞罔祈能有爲有守善作善成鮮乎覯矣覺寰孫君少事博士家言已乃頫首就掾事得來邑禮曹大來斗邑耳索敝賦賦金車者無寧日君故材且賢能井井布置無少窘且時出囊金佐之無所涸入至于祀秩贊政諸巨務率練達

稱上意旨葢出所特主與諸餘故靡不迎
刃解也今以禮曹滿秩而歸其婣人徵予
言以爲贈予因嘉孫君之進退有據身名
俱泰而又嘉諸君子之善成禮也諗于諸
君子曰傳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夫孫君之成績可自
卓前第者來邑是已惟其有之故也異日
盡其底蘊以張布于天下且將駕徐萬之

上以致虞周之盛奚謝哉行且爲孫君更
酌矣

胡少峯黎邑刑椽序

國家倣周官立制列以六卿天地四時莫
不具備下逮郡國功曹亦推其制署爲椽
以襄厥事幹若局葢功令也然六卿之秩
望雖埒而司農司寇之屬視他局獨倍夫
亦其務較他局獨夥耳豈以郡國之瑣細
鹽鐵爰書獨不然耶此其煩且難可知也
當其事者惟是老成練達之才明敏愷悌

之行庶可勝任而愉快阜陵爲畿輔股肱
諸所統轄無不旁午而於戶刑兩曹爲甚
長邑者要難其人豫章起華吳侯以名進
士令吾土下車之後心誌其務而思得長
才淳謹者克其任首以少峯胡君上之僉
報可於是叅其邑之刑曹其友人曰君少
事周孔屢弗售强而就蕭曹雖游于刀筆
乎孝友之風篤厚之行遐邇觀麗按其生

平行無躓步居無煩言被無華飾出無僑
態葢淳淳悶悶篤行長者也以是道性當
兹事局有卯必好爲寛恕多所平反矣是
役也可以見君且君昔嘗糸本邑吏曹矣
値令公致齋丘公爲長政尚綜核而君每
以寛簡濟之一筦庫鏹出納惟謹時有坐
私宰者例當上牛皮錢而君肫肫義形于
色代爲申雪竟得不寃嗟乎此其一念郎

局外之事尚介介乃爾而況今者以局中
人商切身事其有不勝任者乎予聞其言
日自呂刑之意既衰而治獄者尚溪欽簿
書案牘往來文移一切以慎刑標諸凡督
視催追者亦一切以慎刑曾緩之則懼皋
操之則惜德非胡君其奚勝哉聞君有兩
嗣蔪蔪頭角方績學工文君以長才當盤
錯以厚德一脉留于不熄行將接武徐萬

而昌後大家共在斯耶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三

文部

說

題神六秘

監

翻

尋

抉

描

疏

作法六秘

逆

離

原

鬆

高

入

乾新居說勉諸生作

論

處身四五之間

用韓休爲社稷計

銘

研匣銘

疏

代歷陽庠友祭文昌疏

戊午應試祭神疏

送寶積寺大殿金題疏

募疏引

西菴施茶諷經疏

和州百福寺修造禪堂齋僧疏

楚僧見初募緣書金字法華經疏

淨土菴募齋僧田疏

祈雨僧搆住菴疏

西墅草堂遺集目卷之三終

西墅草堂遺集卷之三

全椒吳 沛宗一父著
男國縉恭輯

說部

題神六秘

竪

竪者斷一是之說也聖賢立言之意有若在此又若在彼者混帳說去便無把柄我却就中孤拈出一義極冠冕極卓越任横說竪說不能滅倒此一說如居高唱義莫不聳若聞者雖坐陋中亦能一見稱雄

翻

翻者洗衆案之說也聖賢立言之意有可在此不妨亦在彼者依樣說去便覺嘈囋我却就中另開出一義極新色極異味任前說後說不能雷同此一說如堂宇重開

莫不希訝閱者雖出庸中亦能一見稱異

尋

尋者求言前之説也聖賢立言之意有若在此實不在此者執板説去便失本領我却細思此段話説因從何起必有原始獨將此意一眼認定再不迷亂至題之形勢不必一一布設如覓龍得祖峰嶂皆歸我用閱者雖坐憒中亦能一見稱悟

抉

抉者逗言下之説也聖賢立言之意有若在此實不曾露出于此者膚皮説去便隔關竅我却細剎此段話説着從何歸必有結局獨將此意一口喝破再不糊塗至題之聲容不必一一摹擬如入暗得燈耳目皆有光明閱者雖坐暗中亦能一見稱爽

描

描者善寫題趣而婉折以出之之説也聖賢立言之意有隨出一語須待後人發抒者直頭説去便沒意味我却盡態極變工百術以窮之俾題中委曲深情躍躍活現如寫容得神天性畢肖閱者雖坐悶中亦能一見稱快

疏

疏者善劃題蘊而排宕以出之之説也聖

賢立言之意有渾説一語須待後人辨晰者囫圇説去便沒條理我却分塗別目設數項以解之俾題中夾雜衆説井井詳列如解棼得緒毫末畢清閱者雖坐冗中亦能一見稱捷

作法六秘

逆

逆者順之反也凡人作文平平取勢便無

奇觀異狀令人悚怖無他順而已山以逆者貴文以逆者奇其法不一可以總用一逆可以先逆後順可以忽順忽逆理有輕重以重舉上意有緩急以急呼前總之步步求險節節求艱欲擊先伏欲起先蟄前輩作者有不循本題位武純以倒法單法側法成一家者是也置之儔中突兀陟峭迥非常徑閱者自將色慄

離

離者合之反也凡人作文叨叨說着便無遠神曠致令人玄穆無他合而已人能離則僊文能離則逸其法不一可以通篇全離可以先離後合先合後離可以離合互用或離題形自作一形或離題意自作一意總之對照而明反觀而白將近故遠將執故放前輩作者有不泥本題口吻獨以已意行文說此但說彼者是也置之儔中渺窈浩忽絕無近調閱者自將神遠

原

原者原其故而斷之也凡人作文鋪張題面便如添字講章不見裁割無他一于演而已不知文有體勢貴博又貴要博者見吾之才要者見吾之識其法不一大抵扼一主意可以先立後斷可以隨立隨斷篇

中用斷則氣能截股中用斷則響能堅前輩作者以我辨題不從題辨以我制題不爲題制是也置之儔中人惑我了如片言決獄閱者自將心折

鬆

鬆者鬆其勢而迂之也凡人作文拍定題氣便如熟讀死書不見靈動無他一于緊而已不知文有風韻貴束又貴活束者成

吾之體活者成吾之趣其法不一大抵放開思緒可以徐徐漸入可以落落遠取不外正解却不沾正解不違本意却不犯本意前輩作者客言多于正言淺言多于切言是也置之儔中人忙我閒如拈花微笑閱者自將意令

高

高者過乎人之謂也凡人作文千家一律

便如矮人觀場不能出一頭地無他一于平而已文家有品第一人言之百人遜之則高乎百人矣一人言之千萬人遜之則高乎千萬人矣其法不一可以我識見高可以我格見高大抵如立千仞之上視人所能言者皆賤視人所能知者皆鄙遜而後出不驚不休前輩作者有創一藝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置之儔中爲大文爲絕調閱者自將膽破

入

入者深乎人之謂也凡人作好文走輕熟便是家常茶飯不能久供咀嚼無他一于浮而已文家有三昧人及其膚毛我及其骨則及骨者深矣人及其骨我及其髓則及髓者又深矣其法不一可以一入一出可以層入後出大抵如遊深道之洞進一

級又有一級轉一曲又有一曲窮而後工不盡不止前輩作者有造一二語令人作數日思且以爲可補經傳者是也置之儔中爲輿書爲秘笈閱者自將思永

綰 不肖一再罹放譸乖顛近已又自眩汗其寐耶其未蔣耶其溺于他耶又自或捧喝　先爽不遠遠之卒底弗類入山枕石夜半松聲有唔唔呼歸盥啓篋

伸引我入闈言洸貌堂曌濬云爾哉天氣所揖感心入微記闈前一夕　先爽咄立日技詛甚嗟嗟予偕伯季同役知工其拙不知通其溢而射分君此予何言溢也通拙也工通也溢工也拙玉白市滿白金赤市滿赤人日食見異香餂鮮不詑化石人目衣見牖蚕籐藁寧郝而湅是白玉赤金也不斯琢斯冶烏乎

匠斁牙鋸舌攻一家譬如張弓非乎世法效將之　國家惜然者去傲然者亦去　我師豈欺艱入蓋夷苟褒薦其編淵徹雲閑神將遇之十二字固炳炳也

甲申春半中男國縉拜識

論部

處身四五之間

士君子立身函蓋之內其何所取則乎論人者提衡當世之林其何所取衷乎立身者不能勉爲一流人而謭焉自處于中下則其品不尊論人者不實見爲何如人而漫焉肆雌黃逞月旦則其品人者不當故夫當世之末流而有一人焉周旋其間迹

近于沉浮而尚論者處其地論其世政未可過爲低昂也何以明其然也吳士薛瑩咸擬爲第一而陸喜評之曰處身四五之間嗟嗟是則然矣要未可一二槩也且喜之所稱以爲難者何如乎曰沉默其體潛而弗耀者一也辭尊居卑祿以代耕者二也至于侃然體國不懼執政者次之隨時斟酌時有微益溫恭愼終不爲謟首者又

次之獨不思士者任天下之事而濟天下之事者也天生君子豈使自有餘而況士人一身未以質委則隨所自處可耳一以身許國則身非已之身而國之身矣安得擇自便之地而處之也非不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士生斯世惟以之一身毫無益于世處身之謂何是故不爲犧雞自斷其尾身則

全矣何如補天浴日之見吾才也不入廟門何取衣繡迹則晦矣何如掀天揭地之章吾伐也曳尾泥中逍遥自得已則逸矣何如轉危爲安之足顯爲妙用也且非獨此也食人食者憂人之憂乘人車者載人之難係士于吳其不得秦越吳也明矣而況孫皓之時何時乎江南半壁危如壘卵紫髯餘氣殆若懸纓外有强隣內有昏主

荒淫之習日甚鑿面刖目之刑日恣爲吳之士者正宜捐軀許國委身事君而安得介介乎以高尚吏隱之士爲尊而以殉國任事之臣爲不足重也視君之危而不扶則怒視民之溺而不拯則忍安所取于無益緩急之士而尊稱之然則論士于吳論吳于季世公忠體國不畏疆禦者上也而斟酌時宜時有微益者既非無補于時溫

恭慎終不爲諂首者又非從主于昏抑其次矣所慮者薛瑩于斯二者未必有當焉于斯二者合而柰何以四五之間置瑩乎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蹇蹇屬之躬而屬之于王則其處身者何如也詩亦有言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夫不以自寬爲敬而以朝于夙夜爲敬則其處身又何如也甯武子之仕衛也邦無道則愚孔子

曰懸不可及然則可及者難乎不可及者難乎此非貢諛于堂也且國家無事亦士競功名之會而一當有道反卑任事之臣其何以勵士也兩晉之士以宅心事外爲高以曠達淸談爲賢東山高望以養望徵辟屢辭以邀名其後虛無陸沉摧風敗俗所關不小矣未必非此論爲之祟也安以四五之間處薛也嗟嗟與吳鼎立者蜀也

蜀有一士集衆思廣忠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其處身何如雖不敢謂三代一人而三國之士一人而已

用韓休爲社稷計

人君之於直臣莫患乎名用之而實不用夫用不用惟兩途耳用之則爲楨爲棟不用則爲具器用之則如石投水不用則如水投石當其用之也謂非爲計安社稷不可而當其不用也謂惟以自便其身亦可然用與不用非兩事也亦非兩時也當其陳謨則諒其忠揆事則然其信兩相向慕

之中而不勝畏憚不勝齟齬之私已伏于共事之時而不覺眞情之畢見何以明其然也於唐之玄宗知之玄之用韓休也曰相韓休殊瘦帝曰貌瘦天下肥又曰朕用韓休爲社稷計非爲身也夫人君無所謂貌天下而已矣亦無所謂身社稷是也帝既以天下與貌而二之身與社稷而二之已非家天下人邦國之義且用賢而奚以

瘦也從古賡歌喜起之朝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德業兼隆形神並暢用賢而奚以瘦也惟漢之宣帝用子孟驂乘如芒刺在背後用少翁而安之雖休之才品遠過居寵利者乎亦以見世主之憚方正與憚威權者埒也如曰古有焦心勞身以愁天下者帝豈瘠其身以圖社稷乎則試問唐之社稷何如開元時之社稷又何如一搖于

太白經天矣再斲于牝氏司晨矣三汚于斜封墨勅矣而開元雖盛然豐則致蠱豫則基變驕之萌矣侈之兆矣南詔之伏矣社稷之釁種種伏于此時帝誠能一一向休請長計乎或謂休之立朝不久旋踵而亡一以見休之未竟于用一以見帝之未能大用乎休然而自休而外如宋如姚皆休匹也爲一倖倖之毛仲而屈致乎璟有一九齡而遠之曲江其他可知已則休又可知已然則所謂用休者不過名用之而實不用也名用之則雖以峭直如休不得不和顏受之而實不用之也則雖改容禮之而其中有大不安者矣漢之武帝謂汲長孺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可爲社稷臣而乃疎之淮陽是武之有憚于長孺名尊之而實踈之也不然誠知其有裨于社稷

乃與公孫杙卜輩相膠漆哉故有名美而實踈之前之武後之玄是也雖然一社稷耳用韓休輩則爲開元用楊李輩則爲天寶故人君爲社稷計名用賢猶勝于明棄賢也

說

乾新居說 勉諸生作

古歷陽爲闕乾重地歲在甲子取更新之義故曰乾新也乃其說不盡于是易曰乾爲天天行健而歲功日新是知乾有强義强斯作作斯新新無窮推之擧業何莫不然非乾無新也審矣然乾曰朝夕惕若敬之敬之又竦不之貴無放思故無蒙思故無惰思與于是居者宜何如焉

銘

研匣銘

靜爲體也有以襲其體敬內也鈍爲用也有以久其用直外也有闔也有闢也靜中動也時闔也時闢也鈍能利也卷而懷之舍則藏也出而試之用則行也君子曰類是情也可以尊生可以養心可以觀理可以涉世吾有動于爾故耶爲之銘

疏

代歷陽庠友祭文昌疏

某等謹秉丹忱共攄赤意爇香燃燭酌水獻花昭告于九天開化司祿文昌梓潼帝君聖前曰恭惟　帝君代天弘化協帝彰靈濟哲無疆不枉人者十有七世銜杓有王司祿籍者於萬斯年勤垂訓以醒迷令率土灑然易慮廸多士而惜字俾學人精

白承休佳亂錫麒麟閥閱獲多男之慶巍科登龍虎風雲濟聯雋之榮偉矣神功既無遠之弗屆巍然盛德亦有感之必通言念某等念切承前志叨向上荷箕裘之托每思燕翼之圖效詩禮之功未遂雄飛之願第虞凉脆全仗匡扶兼慮乖違敬期申命是以九人因事五體投誠洗滌身心芹曝俯攄于積念披瀝肝膽血忱上達于真聰華筵載啓敢云殫水陸之珍奇勝會當開聊以盡涓涯之祈報伏願洋洋來格赫赫有臨鑒茲悃到之微衷錫以弘敷之大德蘭芽蕙茁琳琳階砌長新標桂馥桃香濟濟上林誇得意

戊午應試祭神疏

竊惟清寧位奠非英喆孰與彌綸光嶽氣鍾惟　神聖廼能培植故地靈始爲人傑非陰騭敢望明揚尸祝嘗尊錫慶隆一方之氣運嗣居特重發祥興百代之人文仰惟明神職代天工靈襄大造歲陳考廢作帝庭耳目之司世掌監臨係人世身命之主建侯守土保障重于皇家福善禍淫彰

癉佐乎明法闔四境之黍麻雞犬賴覆庇以俱寧遡歷世之桃李鼓龍叨匡扶而競爽前當卯歲惠徼謁起賢書預識丁年益懋蟬聯科第茲者歲逢戊午照爲重離文明之運正隆扶植之靈較捷敢祈神功默施于啓牖三場得意人人頭點朱衣大化顯相于縱橫兩花驢聲濟濟臚傳黃甲日造士日俊士日進士咸快覩乎風雲爲霖雨爲舟楫爲鹽梅一增光于帶礪

送寶積寺大殿金題疏

金天高照普垂萬象之能仁寶月懸華遍徹九幽之深闇是以人天頂禮各攄供養之心半滿布施曲盡表崇之磬言念某者鼎新修建已分助乎囊金離煥標儀欲創成夫頹額緣以連祲未遂加以事鉅匪輕今幸值大豐登謹共完斯勝事命工如制令匠善爲緑地開霞映飛甍畫棟而並彩

金章照日聯青蓮紫炬而生輝由是特卜仲秋涓取吉旦虔僃信香明燭彩仗多儀恭奉殿前永爲張列高懸通碧落庶仰鑒卜慈雲弘署表丹衷亦俯叩于法澍伏冀慈靡不周法一切攝過去者愿銷註簿早生鸑鷟之宮未來者瑞接庭階並毓麒麟之種年年登八蜡世慶春臺士士躋三垣人書秋塔

募疏引

西菴施茶諷經疏

瓊漿濟衆儆玉種于藍田寶筏渡人布金沙于赤縣是以因之於果如響應聲受之視施猶穫以種事㫖列昔報覺到今苟有利益人天莫不勉收終始茲惟程市亦號輿區水陸交衝通五方之茀蓋舟車并至萃八宇之珠襦時當赤帝颺權界在紅塵

滿蹉匪施利濟何令渴消比丘某早習慈悲深知眞實菴堂鼎搆茶液渙施不必大死匍匐已灑紫岩楊枷勸信善共成半果必回向于佛天賴檀越再贊圓成如益登乎聖塔鳩孱濵侶課誦最上之文狐聚能仁廠播甚深之秘伏望雲輿善檝大捐久積貫陳霆破悋城樂助不堅金帛着這禪和子了茲一片熱腸佇見衆道人彈指無

方受用

和州百福寺修造禪堂齋僧疏

證佛者必緣心得佛出家者賴到處爲家故接衆法門實資聖利事非曇種夙植徒嗟禪室深深課欲貝葉新翻須伏香厨苾苾茲惟歷陽故郡百福名區爲朔炎相集之衝多凡聖交參之侶華筵曩缺梵譯誰參法食久停鬧鍾莫具以故雲緇踵至未聞汗發曹溪水笠偕來難免篪吹吳市有

大檀越與諸宰官體身前有身處世中濟世金碧鼎新瓢衆萃聚豐干登上座參學人甫知繫衣有珠天女散花厨禪和子豈效沿門持鉢依稀久斷海潮音護持莫墜徙倚莫延雲水客飄泊堪憐大闡宗風低頭皆聞善智識重來好願遊脚亦念衆菩薩敢冀鳩僝愈崇象教不牢一切破有善萬法爲本伐南山幸徹庄翁千金谷泉流

北海惠沭賈主於珠舟同起恭敬心大發
歡喜願不望翬朱華翠莊嚴高出兜天無
使爨玉炊珠厭飫囍同法露將擊石雨花
人人咸登不退地且開盂折栁世世永食
玉田粱

楚僧見初募緣書金字法華經疏

瓊華發藻大千迸露楞嚴貝葉翻靈一切
普登大覺故三乘大法今曩皈依而半字
眞詮人天頂禮欲勤攝授不憚抄謄雖大
地當文洋瀾富池無如難盡此中理惟析
骨爲筆瀝血爲墨是則名爲報佛恩第裒
累匪緊一片而鼎鎰必資衆金有楚中僧
號見初者慧根夙植意蕋時開教領西來

毎爲衆人持說法成東土業將畢世奉行
謂滿藏雄文均是無生上諦而法華香偈
尤爲有漏超乘奇裡鏤奇相外設相帙分
纔七卷卷度世眞符字記數千言言牖人
奧義念妣口傳宣須什襲如玉簡旣虔心
謄繕必重用以金泥爰持短疏徧謁大檀
伏望發方便心生歡喜念或金錢或米粟
件件皆緣以松汁以管城頭頭是道寧敢

謂銀爲鈎鐵爲畫筆下走蚊螭但願得投
以李報以瓊榜上登龍虎

淨土菴募齋僧田疏

奉佛者即心是佛出家者到處爲家佛既
在心當使慈悲之在念家無來處須問衣
米之來頭此齋僧者稱無漏之因乎乃接
衆人苦難繼之力矣南譙巖邑介在江淮
淨土叢秋衝當南朔行募如壽懇見如來
二六課焚已香燈之常續絲毫捐竭亦它
已之不殊故水衲雲瓢無不穰穰而至乃

金錢玉粲那得源源而來思儲源于不涸
之倉豈冀貲于不耕之穫菴鄰鄭氏秀有
閒田半售半施出就此中好事多黍多稌
廣資若者在人第一時價實不敷惟萬望
妙行其德思襄成純雪豈但取于一孤即
臺就干雲抑所累于衆難誰是罷居士先
捐平布地金沙敢告慈道人隨給乎益區
玉袷爰持短疏遍叩大檀伏願生歡喜心

打破慳城種種作圓滿願傾開寶藏如如積少成多與人爲善着幾禪和子實地修持令彼倘來人如常受用人天雙利僧俗兼資將見修德動天好施食報植福果于三生籌上蓮緒綿長載心花千八識田中名同遠達

祈雨僧搆任菴疏

妙術演金仙呪鉢則蓮花出水空堂揮玉塵講經則山石點頭維虛靈超悟于上乘故品物皈依于聖道會傳杯渡更美錫飛茲爾報恩寺僧某般若身心如來性識楞嚴相伴透三車之奧義頻入精微魔障不生契五蘊之眞機永離執着一瓢明月半榻白雲浴慧日以照昏衡直解衆生煩惱

張慈帆以航苦海普施四大神通邇者本縣屢有旱魃之災緊我椒民共啓舞雩之禱獲本僧之妙偈致甘雨之來蘇屛翳蔽空百姓慰雲霓之望滂沱連陌四郊免蜥蜴之呼禹甸無虞寧知多黍多稌宋苗不閔奚啻而玉而珠雖彼蒼不棄吾民功德當歸于造物而大塊仰賴天澤感格亦賚于慈尊茲贈片言用彰善念爾其宏宣衆

致大振禪風了相歸空徑證無生之果即心作佛益開不二之門廣作法橼同登覺岸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四

文部

碑記

全椒胡學博懷遠先生去思碑記

仰劉橋碑記

傳

阜陵孫隱君小溪傳并贊

晏理齋傳

書

賀約正接受不孝呈嗣書

與范學博老師

與鞠東華

啓

請邑侯蔡公啓代兒鼎

雜著

櫽括歌句

易卦
六十四卦次第歌
六十四卦定位分宮歌
六十四分月數
脉絡
左右手脉定位歌
手足陰陽分屬歌
手足陰陽十二經臟腑傳送歌

題聯
除夕題門二
西墅草堂
書齋
上元二
泉水寺請藏聯二
百福寺聯
歷陽春日病中題書窻

西墅草堂遺集卷之四

全椒吳　沛宗一父著
男國對恭輯

文部

碑記

全椒胡學博懷遠先生去思碑記

學博胡先生之署學篆者歷五載餘茲當計偕之期驪歌在道鴈題在邇去有日矣

諸生戀不能釋勒石志思而乞言于余余謂父母孔邇名伯廿宗施于有政徵于庶民師也垂思士也志思此足稱奇靚矣昔陽城刺道州都人士伏闕涕留今諸生豈志伏　闕哉留之無從而思思且與石俱永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乃諸生所以思先生者何故之以曰思先生範型冷苜淡先生處之怡然也檢軌雅飭端坐高談

士必修容滌躬而後敢見稍有越軼未加誚讓先自忸顏夫範立故信信故思曰思先生誨先生謂擁皐約束惟行誼是修屛氛斜一心志篤乃在學今諸生彬彬然文行哉卯午連翩伊誰之功夫誨行故畏畏故思曰思先生惠先生恬于道德淡于聲利贄脯束修寘不問也而議賑議功貧寠藉以起色夫惠溢故愛愛故思噫嘻果爾

而父師奉也直以父師臨之義方顧復不啻也六年于懷滿腔孺慕孔邇之歌何必不興于膠庠廿棠之咏何能遽讓于師帥哉夫諸生之事先生有日矣而余不佞承之茲土始獲事先生覩其貌玉立而余形爲穢聆其言高論而余談爲常陳利病商因革外未嘗旁及一事而諸生之言範徵余課士蓺先生憑軾余寓目余第士文先

生揚榷余署等余修學宮竪講堂先生慫慂盡議余事竟成不至築舍之搖而諸生之言誨徵歲大祲先生捐俸資士併賚及于民而諸生之言惠徵凡百諮諏余稟而行藉以無隕譬希舵于河問長年而先生余之長年也先生去而余將憒憒焉思何獨諸生雖然毋以思爲也先生掇巍科起家于滇皇路康莊任所馳驟而匽席怡息

此日奮飛不亦發軔伊始而渉畱亦虛顧也乎今且脂秣南征翺翔霄漢矣彼其及談天下利病若指掌對　大廷列交戟以盡抒胸中之蘊自纚纚適用而要以陶鑄寰宇爲先諸生其能私有乎先生况德化滲漉總在範圍極目瞻斗翹首沐波是先生罔未嘗去君也無以思爲也乃諸生思若不可解者而余無能爲諸生之帥又安

能解諸生之思

記

仰劉橋碑記

官壩橋距縣西里六十許董横木而杠雨漲輒圮毁𧺢病涉有溺顚者歲癸卯里人族謀易之石業有緒而會扼于不逞之徒以止𧺢病涉豫章劉侯涖吾邑之明年爬搔洵沬民以太龢折節諮諏百廢具飭士民乃白橋狀侯愀然曰茲余責弗可逭也

已首捐鍰若干金庀材鳩工役寘中格者于理覩檄向義者俾響應𧺢感侯誼羣嬉而遂富者貲貧者力錙不帑費工不農病丁丁登登不日而就經始于乙巳某月竣于丙午某月高若干丈濶若干丈計費若干金負襄衣障泥今馬並軏車方轂矣𧺢不病涉矣旣成里士夫父老易其名曰仰劉橋乞余記余逭讀國語王使單子聘于

楚過陳火覯道茀澤不陂川不梁歸而語
王謂有咎不則亡而子產乘輿濟溱洧孟
氏譏其不知政溺氓病疾用氓亦病先王
之制辰角見除道天根見成梁毋瀆而場
功以急畚挶故曰不用財賄廣施德于天
下世而衰也有司率郵駐官旦夕歧徙釋
負去其于澤衡之政以爲氓細故闕不講
矣侯一聞奏記慨然爲問左倡撤木而石

山峙虹蜒萬世永賴蓋嘗鏡之往事白公
名渠邵伯名湖蘇軾于西湖陳堯佐于滑
州皆因而名之彼亡異故以能爲氓貽永
利茂畏壘之户奚覯于庚桑子顧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爲能燠休我也茲橋成奚不
爾爾侯政不區區橋梁一事爾免淪溺經
久遠亦必非侯力祀典有利於民則祀之
氓不病涉題曰仰劉志之也侯名是字圭

非南昌人辛丑進士令椒有惠政氓猶祠
余不具述述橋始末云

文部

傳

阜陵孫隱君小溪傳并贊

隱君諱某字某別號小溪吾阜陵著姓也國初令甲地著公直不阿撓者得署為編戶正隱君先人與焉世有潛德傳至隱君不衰隱君少習舉子業從里中卓望山人遊下帷折節思得一當久之弗售浩然曰

丈夫當豎勛名垂竹帛奈大力者何携卷長逝歸其世業然時時與人曰某不敏兒子輩必徼也事翁暨碩人殫志儀以能子稱翁寢疾祝天代不獲執翁喪哀毀如禮奉碩人甚發時倍嚴時悃款畢生如一日也君碩人喪如翁狀伯仲四人隱君序三叩敬頫友怡怡如伯淮風處族屬無疎戚長幼情聯而恭交戚執里閈藹然如春閒

誠任樸凡炎冰于中吞吐于吻而叢隙隙無有也阜陵戶正率挾其力可制物以猾計濟之用其惆惕漁所轄雞犬逋略盡公不一事此阜陵豪右勉出餘糈營什一收子母息吞食下戶弗得則以勢逮隱君亦漫不之及里人以所詒產粥于隱君詎佐無宅也粥者弗類以逋閭人責亡出謬言所粥產故質閭人者而誣之理受理刺史

隱君心知其謬也難于閩人所丐諸貴人刺陽威懾之中解以明語隱君不較第徐曰是其貧無抵可異亦可矜也復與其直半前直阜陵故植業家率謀減直而粥者苟且一切佚取償于質成殊纍纍隱君自完家政膺腹手犁句句罔所侮用是道也性好施困厄不獲濟者不吝引手之里中起津梁必捐鏹塗旣大雄氏居為人持誦

出貲增所未有尤雅嗜學其仲兄早逝遺孤某隱君嘗勸其卒業日終不令以先人物而落厥事阜陵補博士員者費稱鉅從子某貲當第二隱君佐之無少恡即再從子猶爾也再從子某復當貲如從子隱君一日袖數金至其處從容出之無德色人亦無知者蓋其性樂觀詩禮尤篤于義哉舉丈夫二長曰某少有頭角弗靡也遠遣

就外傳給甚腆某亦領公指攻苦不少休說者謂爲門戶映雪後身得補博士員擬遠翮而竟以苦早折惜矣次曰某駸駸爲血駒亦弗靡遣就外傳所給如曩時將見其有成而公以不疾卒得年七十卒之日中外訝而惜久之而無不仰慕

贊曰余讀漢書觀所謂王彦方益一布衣也平心率物篤行化俗隱君子之風類然隱君其若儔乎世衰誼微所艷道者咸學士大夫不即貴介勢爍無一言及潛德幽光失衡甚矣嗚呼失衡寧獨一隱君列傳哉

晏理齋傳

往耿楚侗先生督學南畿因倡道東南一時從之遊者若白下焦子弱侯居巢孫子竹墟暨含山晏子理齋皆其高足云于時大江南北執經衙相難者皆虛往實歸而理齋尤多所得竹墟故善形家言理齋遂以故得與聞之憫世之棄親于壑多所矯止蓋緒餘耳居無何楚侗先生弟叔臺先

生詰戎南畿復表章乃兄舊緒益思與南中諸間人夙締孔李之好者左提右挈狎主齊盟而顧舊碩無恙者唯弱侯理齋二三人而已弱侯以宦成重望簡出會客而理齋愈益大進較前得之楚侗先生者覺有會心加以竹墟亡去以故和含諸境知理齋之深者宗理學家言而知其識者僅以爲形家人而已嗟乎古之人抱長才碩

蘊不得志而隱于湖海者何可勝窮第未有得當耳歲丁巳余以年䄂過含境因拜祖友李仁所家仁所肅客款余維時孝廉蔣孚初文學周思大諸英彥咸與最後理齋始至至則髮皤然而眸星然望之若僊人地上行也余以老瞶兼之久別一時牀諗何許人及詢而知嗟乎數年皆老矣因道及楚侗叔臺竹墟諸先生事甚悉予與

相論議者久之已而夜酒既罷孚初諸君子與予對榻而詢及鄉中父老盛德君古陳太丘王彥方輩蓋指不多屈云云莫如理齋者矣戊午春仁所從子萬卷茂材從予游因話及理齋事萬卷曰卷舅氏也先生得其大略耳卷爲童子時時知其細行且熟咸云今人中古人不可無言予因著其梗槩如此

書

賀約正接受不孝呈詞書

連旬不晤聞少違和知弗藥有喜也但以未及問候爲歉又聞里中有呈不孝於足下者不知有無何如果有之則足下深有可賀者矣夫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毆母之辠埒于拒父而賊父之辟同于弑君人而有此人倫爲異類矣鄉而有

此中地爲殊域矣爲約正者方惴惴以不克嘿化而潛移之之爲愧何賀之有說者曰若而人固家溫而貲厚者也先以法言恐愒于前而徐以甘言調停于後彼既服其辜而復銜其惠於重將豈有變焉說者又曰非也約正者正乎一鄉者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鄉有逆母之子奚其正惟是正言曲諭感而服之一而含之用以安人

子之母而成人母之子於約正之責塞耳子曰咸不然由前言之鄙而不足存矣由後之言似矣而未得足下之心者也夫足下之心何心哉足下之子足下居嘗所爲云者也已乃嗚之于族嗚之于親于執而時無處公斷直之人每以爲恨屢道及之而或見于他事舊冬在郡城閭里中有呈黑天事足下急欲得而治之事雖不及而

後以爲失事機今幸而有此所謂事同類病同憐者矣吾意足下必明目張膽仗義執言明人之大倫章國之律令寘此逆子于法以曉一鄉之爲人子者莫不變齋栗循循守禮因以使足下之子悔于厥心曰母之不可歐也如是歐母之必罹于網也又如是其不改絃易轍者非情矣且以使族人親執輩曰處之公也如此斷之直

也乃在此亦莫不知所以化民正俗而爲人謀矣此則成人子之孝而因以成已子之孝表已之公直能處斷而還以繩一鄉之不公不直不能處斷者舉平昔所冀望而不可得抱疚而不獲伸者一旦渙然氷釋歡然無間豈非吉祥善事哉昔周公欲抗世子法于成王而日撻伯禽曰君不可以法加借已子以悟之足下欲正已子而

悼于傷恩借人子以悟之不尤愈乎是則所以爲可賀也若夫甜言軟語良醞豐殺煦煦然若媒妁之聯二姓而冀得無黃泉不相見之事曰融融洩洩母子如初必其無病病相同者也不然則其漫無可否者也又不然則其親暱不可以直道者也足下必不出此至于借義潤囊飫物尤非所望于足下僕非饒舌也忝在葭莩之末而目擊足下之事不知所謂公直而處斷之每用爲愧屬有此舉深幸足下成子之有機故因以致賀易曰嗃嗃終吉足下其實圖利之

與范學博老師

某以孤寒得蒙賞鑒大開奬借感也何如後微恩庇溢與升斗此固造就鴻衍而某不自揣以爲可借資肄業益大淬礪不負作養至意遽遭折足之凶命也如此夫復何言亦嘗自以大力者負而趨有志者事竟成勉爲排遣恐過鬱抑有所損折孤尊師屬望獨念士人求名得卽得耳未遽失

也卽求之不得亦無益已矣無大損也孰有得而旋失無益而反損如某者乎計自立春得補以來文錢釐錙咸出借貸加以邀會厚顏欸語百計始得就先抵白下復至泗上間關跋踄因自甘之亦以爲勞費日前取償于後耳而幸廼有大謬不然者費不償而裁革至勞未酬而百痛積公則有補帑之無償私則有還債之無出外則有催索之艱內則有號寒之苦兼以背春涉夏霖雨爲災柴桂米珠幾生釜塵乎豈繄匪人何辜于天人生以不能進取已矣乃更因而重罹此咎耶嗟夫人非木石能堪對此是以吾忽忽如有所失出不知所往雖不敢效書空之事而抑鬱誰語腸日九廻春抱一痾嘔赤縷縷幾不食新後以戚執勸勉賴尊師福庇少得痊可始稍

稍就盥櫛親筆研獨無柰此時之索債收會者坐逼何矣素荷尊師肉骨慨許提拔溺者竿拯非仁人將誰望哉倘得曲賜矜憫是成我者且與生我者等也感且不朽具得有詩律以盡稱報臨楮嗚嗚如訴如慕

與鞠東華

不奉星標倏易裘葛每起眺天門恍片帆
日邊來者我丈翩翩者神邪僕舊有同筆
研數人因以家居應冗恐妨肄業因而稍
稍謝去之正學叙適啓𤾶首捧誦既獲晤
心復叨翩口非厚存遠及何以有此卽擬
趨侍乃一以家務未及處分一以慮令弟
行長才偉器自分非劣未識能堪乎否幸

再示教命隨登龍晉謁矣臨楮翹企不一

啓

請邑侯蔡公啓 代兒鼎

伏以化雨天敷尊叢葳植桃李薫風野扇
香冉旬蘘蓬茅恪蕺鴻呼歡形爵躍恭惟
老父母台臺渤海世家彭湖偉望道燈抉
汲室之秘元定後身功繩浴帝閣之光端
明嫡派琴臺小試從五袴騰歌金鏡高懸
看千英集冶自劉公子以降史筆莫先有

阜陵封而還壘神恐後玉璽來日邊循吏
已名殿上錦帆遷宿內列侯貯簡屏間某
穀落檀圜璞隱荊石轂推甕牖之中振蝥
南國穀入銀榜之末濫竽前茅在鉛刀難
試金牛乃銅符先介半虎纏筐榮額拜卓
徵而神呼芙幞遥臨想衮帷而夢忭談轉
玉麈而泛金螺匪特樞戶甕町六依龍友
抑且車旌歷轆一慰鷄羣

檃括歌句

易卦

六十四卦次第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足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賁剝復無妄大畜順大過坎離咸恒遯壯續晉夷家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妹豐旅巽兌渙節孚幷小過旣濟與未濟六十四

卦次第整

六十四卦定位分宮歌

乾宮垢遯否相連觀剝晉與大有粘坎內節屯和旣濟革豐明夷師卽兼艮裏賁加大畜損睽履中孚漸在焉震中豫解恒爲定升井大過隨與傳巽府小畜家人益無妄噬嗑頤蠱添離位旅鼎又未濟蒙渙訟與同人延坤處復臨泰之上大壯需夬比之前兌門困萃咸成象蹇謙小過歸妹全有能牿記歌一首可識先天與後天

六十四分月歌

正月大有咸旣濟恒泰同人蠱漸是二月大壯晉無妄大小過革訟睽繼三月井夬渙履焉四月艮離乾巽矣五月旅困豫姤逢六月家人遯屯萃七月歸妹損比隨師比否益與未濟八月井蒙蹇明夷中孚needs

噬觀皆至九月噬嗑剝豐謙十月兌坤坎震氣十一小畜賁復節大畜臨鼎解臘意

脉絡

左右手脉定位歌

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命
三焦

手足陰陽分廚歌

肺經心經包絡行手太少陰與厥陰小腸
三焦大腸臨手太少陰與陽明脾腎肝經
俱屬足太少厥陰三者續膀胱膽部與胃

土足太少陽陽明數

手足陰陽十二經臟腑傳送歌

肺大胃脾心與小胱腎絡焦膽肝了豈知
肝又與脾連流通環復陰陽妙

手足陰陽傳送歌

手太陰兮手陽明足陽明與足太陰手少
陰兮手太陽足太陽與足少陰手厥陰兮
手少陽足少陽與足厥陰兩手兩足相間

運三陰三陽顛倒尋兩陰裏位兩陽位先
手先陰足後跟陰從太少厥來數陽向陽
明太少論

題聯

除夕題門

與我遙青樞外納　聽他淡墨榜頭題

又

風塵莫辨龍蛇發　人世隨呼牛馬應

西墅草堂

畱益要撐持須向澹寧求魄力
生平憎詭故耶將粗懶適形神

書齋

君子蒙養作聖功須向此中求建白
秀才天下爲己任還期不朽著勛名

上元

爆竹一聲好似春雷起蟄
放花千點猶如秋月聯奎

又

高列攙千峯火樹銀花光映霞城天不夜
新翻調六律雲凝風動景同化國物長春

泉水寺請藏聯

老道人一片熱腸叩鷲嶺索千城從此山門長作鎮
禪和子戮力饒舌翻龍宮傾萬顆願教大乘盡皈依

又

試問主人翁合下妙明可使一切掃除纖

教疋馬馱來入透悟中煞似紅爐點雪
還夥善智識如何解脫須是多方持說從此三車衍出在棒喝後猶如大地驚雷

百福寺聯

大千風火歷何如一切聲聞成解脫
不二衣珠覩自在爾時商主復莊嚴

歷陽春日病中題書窻

等閒白日青春沒奈何偏有許多病痛

消受明窓淨几堪笑殺漫無些子工夫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五

文部

祭文

祭章先生
祭黄文學文海
祭孫松坡暨配於孺人
祭陳慶宇
祭汪思川
祭謝雙塘配陳孺人
祭謝甥景乾
代屬吏祭徐萬戶
祭敬菴長老
祭某孺人
祭李孺人

祝詞

戊午再領告祖考詞

代孫某祭告兩尊人安葬

代某入泮告祖考詞

西墅草堂遺集目錄卷之五終

西墅草堂遺集卷之五

全椒吳　沛宗一父著

男國龍恭輯

文部

祭

祭章

祭章先生

天地有勁直不撓之氣人得之以爲生大者以綱維世道次亦以善成其身不以數爲修短弗以運爲升沉葢有慕乎先生當齠齓而不犖皆擬爲皎皎而錚錚迨尊人見背益勃勃而漸盈用能堂構愈侈膏腴日增然而事慈闈之孺慕爲協氣之蒸遇親裁意氣之眞當大事風氣之主義方課後可立見飛黄千里瑞氣充庭無何而速爲厭世勝爲上賓豈盛者漸趨于謝榮者必抵于成也耶某等感正氣之不在佩和

氣之猶溫言不盡而若嗳每於邑而難勝
嘗聞之天地之氣亦賦以形亦潛爲神滋
華爲木反質爲磬人貌榮名不見而行況
乎五衮并夭素封非貧息感歸室後亦有
聲先生且將磅礴于大浩之表彌滿于不
貲之濱

祭黃文學文海

嗟嗟先生嘗聞篤論造化忌才文章憎命
始嘗疑之于今而信維君之先青緗世業
繡介望隆文衡聲藉鯉庭時趨雁序奕奕
維君之學罔不搜括上自姚姒下逮勝國
惠子墨莊陸氏書簏提稱倚馬大可食牛
碎律磅礴凌岳襟洲維君之才世罕所猶
深笑雕刻彩陋纂組自成一家的可千古

維君之文世罕所覯緬維曩時僑居吾里
遇雖坎壈志益豪舉揣摩既工咿唔不已
每重友朋亦慎交與畸挺而拒畸菲而許
投分論心白首不渝後以喬遷相見維艱
君面雖濶君念彌堅偶一見焉驚來自天
促膝聯床縷縷肺腸屬有甘辛君以身當
解紛排難百鍊之剛粗豪少文書生不俠
維君侃侃兼斯二者劍氣與雲灰腸浣雪

賦與狗監小有所售劍出厲焚大有所受
位未配才抱浮于壽嗚呼噫嘻誰爲爲之
山鬼失句故人遺芻吾儕知已涕隕心摧
嗟夫嗟夫維君之駒生而汗血維君之遺
牙籤萬帙維君之筆鳳毛白雪君之未展
後必磬之君之門閭後必大之君在九京
亦其慰之

祭孫松坡暨配於孺人

嗟嗟翁與孺人竟偕逝耶將偕歸于大化
耶維翁毓自望族而孺人嬪以名楣所謂
偕生者耶惟翁孝友公直而孺人和婉慈
仁所謂偕德者耶惟翁家道聿隆而孺人
梱政克佐所謂偕作者耶惟翁年既躋耄
而孺人亦幾古稀所謂偕壽者耶惟翁方
欲委蛻而孺人先爾息機所謂偕老者耶

翁與孺人擬享優游之算旋乘島嶼之駕
豈所謂休與悔偕域者耶親執方上用詩
之頌條陳楚些之辭所謂慶與吊偕行者
耶某等姻忝兒女誼深骨肉旣痛母儀之
去復悼典刑之亡將毋不勝其偕悲者耶
嗟嗟葢嘗思之夫人自始至終有所謂偕
止者耶由人及天有所謂偕福者耶況兩
嗣箕裘克紹堂構大光又所謂偕臧者耶

指日天衢齊驤皇路又所謂偕飛者耶黃
麻下賁丘隧皆榮翁與孺人不將轉偕憂
而偕樂者耶

祭陳慶宇

嗚呼先生竟上賓耶抑將返于眞耶嘗聞
大塊有勁氣人得之爲生大以維世道次
以成其身數不能修短運弗因升沉謂事
不足定今古其有憑謂爲天可問而有意
于先生豁而具昂藏已握久視根尊人雖
見背勃勃彌兢盈堂構日以美膏腴駢乎
增慈闈篤色養協而常蒸蒸族黨俯仰間

和而藹若春親執終身交意氣胡其殷時
過盤節事風期見之生義方愛而勞負笈
敎一經飛黃頃佇看瑞靄旋克庭無何遽
栩栩一夢奠兩楹窆移原以嬗榮華必趨
成耶其等感偉烈之在望惘氤氳之猶溫
傷悼曷其已於邑何能勝嗟乎嗟乎氣賦
爲德形亦潛爲明神木殭味自馨人貌而
榮名況乎五袠不稱夭有後即徵仁先生

可自慰舒卷于冥冥

祭汪思翁

嗚呼噫嘻能不痛哉書稱維舊詩重老成謂其碩望隱操足以維世鎮俗而恩誼周浹為戚里末屬所仰庇者也此同素景我翁者而今竟逝乎緬維我翁之生平也儲精靈秀賦性高明而忠厚誠慤絕無機心械事之險明白洞達毫無城府町畦之艱即奉嚴慈志養色順備至中處昆季因心

友于常恭親友推誠莫不如抱春風飲醇酒家庭整肅一惟外耕鑿內桑麻庭無間言雍雍睦睦則我翁之教也詩器嗣其世業出無紈態居無窳容則我翁之訓也以茲厚德謂宜享百齡之上壽食報于大年聞之早歲亦嘗違和方慶中道之見遺而竟以多方調攝得有今日是胡報者可堅而堅反致脆耶嗟嗟彼蒼其眞不可問耶

芸等誼切骨肉分屬內姻賴左右提挈之備篤憶絲蘿依附之相綿一旦而典刑失望積庇劇心嗚呼噫嘻能不痛哉能不痛哉雖然彭殤一視夢蝶生之達觀出入二機猶龍子之篤論大力者負之而走躍冶則謂之不祥獨幸從心之算既謂古之所稀素封之貲復屬後之詒燕況和風之及幽光之垂爾久而思在在而是則我翁固

自有往而未嘗往者存矣人貌榮名仁者有後自古記之以質我翁不其符合耶我翁且將縹緲于無何有之鄉逍遙于汗漫遊之野其又以之而戚戚焉

祭謝雙塘配陳孺人

緊靈鍾扶輿之淑秀兮媛嬋兹乎坤黃帝日誕降其母易兮迺檻陟乎姬姜儀棣棣而忐娟娟兮惟德從之是營毖嘉止而弭節兮桃夭蓁而射芳聲鑫侶琴蒸兩尊人兮盤礴乎河東薛氏之堂裂蕙紉而矢雞鳴兮堪奴隸乎伯鸞之光翼輿鵲雛而雙飛兮戚可摩天而翔家君別駕乎涪邑兮叱

九折而王陽勒景曜于劍閣兮飛湛露于曲江祿諸黔首而挺挺兮訝寶樹迎風之揚人挹東山之蘊藉兮池塘春草之章匪溺詒而孰安兮濟自發其祥將長視而祝嬀兮胡際白而遊玉台之鄉豈可物之莫究兮何罹此殃也抑修短大力者負而趨兮心亦胡能不傷也嗶啐兮靈巖色以霾而蒼黃淜湃兮治浦勢爲靈而澎湃附煙

軿兮冉冉會瑤島兮茫茫叫閶闔而質帝兮恢虎豹之莫當共何以慰憩弱兮聊以問乎巫陽巫陽兮致詞親折兮何傷有椿羽兮有菌羽列三壽兮亦數三殤所爭者寧在七尺兮亦惟不朽之名豹既蛻兮蔚然爾文木既殭兮杳然而萌刻年之既踰八袞兮豈曰匪長一索纍纍若若兮惟靈之光惠連靈運兮厥珪厥璋指日來木鳳兮

相給拜黃

祭謝甥景乾

聞訃之日不勝震悼即欲匍匐赴臨柰以長途未將不獲所念乃遣蒼頭以牲醴庶羞之儀往告于吾景乾賢甥之輀曰噫嘻悲哉噫嘻景乾能不悲哉始吾聞若之恙也既而聞若之差也孰意再而聞若之化也噫嘻景乾能不悲哉蓋若之齠年嶄嶄有頭角以爲大若閭者又將在子矣及補

博士弟子員已而補上舍且駸駸有干霄摩天之致將鑒無不讐矣孰意有今日耶嘗聆裴行儉以浮沉躁靜定祿命之豐嗇吾兒若之深渾不輕以浮也意有受者也又見若之鎮靜不躁以率也意有壽者也孰意竟不然耶噫嘻就弗副望年不配質其謂之何耶仰若高堂椿萱斑矣中若鴈行鶺鴒鳴矣俯若凡庶弱息娟矣甌甌煢

矣噫嘻景乾能不悲哉所猶幸者血駒具超乘之材素封饒負郭之盛高堂善飰而未衰荊棠同心而好義必將成君之志以慰君之心噫嘻景乾其知否耶吾以爲然否耶臨風遣奠能不悲耶

代屬吏祭徐萬戶

恭惟台靈兩浙偉人四明望族青緗世業邇積泒于文河彩筆新葩蜚英聲于蔴苑展抒碩抱將晉鼎呂之司歷試諸艱耶就方面之任吳公文學且小試乎牛刀龎令長才正大展其驥足張弛交協和衷補于贊勷謀斷兼資寅嚴成乎率化建牙江上貔虎增百倍之雄樹幟域中鼠狐遁萬里

之遠乃弋鋋指之公饒慮逾朝衣牟兜賜自囊金感深挾纊一方賴其庶定萬姓頌乎高深允矣保障之奇展也循良之選正擬　璽書增秩不次擢乎中樞方謂國內賜侯大拜恭乎叅座何期二豎遽奪百齡豈大塊實電泡之隨莊原是蝶將斯須乘風雲而去李亦猶龍長江悲咽而波騰龍岫聚鷗而色慘某等誼承鄉翼感切瞻依

痛哲人之日遙悲父母之不在顧呼無應
涕泗何從

祭敬菴長老

吾聞之佛者覺也無夢無覺也何知夫覺
不即在于夢也色即空也無色無空也何
知夫空不即在于色也嗚呼則無異于師
之逝也而猶不能已已也則緬懷乎吾師
之人也木直喬松智辯飈輪定性成也肆
力客諦曉覺宗旨慧根夙也爲人持說曲
暢支分誘善殷也名雖出家而慈幃孝養

一本篤也祝度雖異姓而能使雲孫割膚
療恙劬勗深也楞嚴讀罷一枕黑甜收逸
早也白日少年春雲破漉得趣眞也道行
具也小果滿也謂宜超車復之外也登彼
岸也謂宜脫橋瞓之趣也訶上乘也而胡
爲乎遽嚈庭椰也則凡接法派之娳娳幡
幢之指點者烏能恝然也嗚呼吾師其謂
証覺者也悟空者也證佛之覺也則一夕

終古也萬劫旦暮也有寄必有歸也悟色之空也則金仙龍沙浮漚也大千大藏石火也不生亦不滅也安知夫吾師之奄奄也非化化也抑淼淼也吾師方蕭蕭乎影影也吾儕猶着着也亦不見乎脫脫也吾師且然然也

祭某孺人

恭惟孺人賁婺儲精金木畀形日維誕毓尹吉之秀盧崔之英瑩降不易實維蒼姬派衍寔仍緜紺燦燦衿鞶棣棣氷雪亭亭高堂拜悅克瞿克藹無斁侯烝中處庭際仰事俛接協氣如春相我親翁德合鸞耀譬矢鷄鳴梱政克操朔氷辦洗夜月斷砧素封就縻以斐為參胥閱聿與茲舉諸器

愛而弗暱義方勖殷既荷稱褘尤嘉鉛槧弗子不勤惓惓勉勵編衣和丸篝火帷燈謹受戒命稱饒大姓競爽詞林諸孫挺挺含飴切切勸誨諄諄頭角玉立汗血千里孺人之仁元方滿眼惠迪遐勝福吉駢臻年雖踰期神猶強健古今所珍百歲瞬接正擬長視永作母型胡乎太虛遽迴小玉遂逐雙成嗟嗟噫嘻能永遺締綱不涕零

人亦有言不久者形不朽者神以算則緜
以後則裕以德則馨靈何抱歉求多造物
遺忌宾宾靈素夙慧俞兹蘋詞來格來歆

祭李孺人

維孺人性有其仁習無乎哲寬宏誠實柔
順温和德厚言從禮恭貌靜仰事兩尊人
也中饋之供承順之志無不克盡孺人之
孝中處妯娌也真情藹藹協氣穆穆無不
得其歡心孺人之和交接族屬也無論遠
邇疏戚咸飲以醇德庭無間言孺人之賢
卽撫接子姪也温辭悅色時周匱乏孺人

之仁下逮僕婢至于相我親家也關睢合
德雞鳴示勤井臼不辭勸淬瀑不言勞用
能鵲起家政若中外之有侮于我親家也
孺人又婉詞諫解之無暴孺人之宜家乃
撫訓厥嗣也愛而能勞篝火幃燈熊丸佐
讀孺人之敎子孺人有子不佞有女天作
之合既遂厥好然弱息孱孱愚以未嗣雁
之也孺人愛之若已女乃孺人自不豫以

至易簀弱息實晝夜左右焉又見孺人流恩以致之也循子國瑞以負笈奇公孺人愛之若已子久不見則思形于口以此厚德當食厚報而乃一旦仙逝也侄兒侄婦稚而未立某等誼深骨肉能不悲哉吾嘗聞之修短者數不朽者德孺人感在人心素封可擬令厥嗣讀禮之餘勤渠肄業則所以榮顯孺人者未艾而孺人之心庶乎

慰矣

祝詞

戊午再餼告祖考詞

恭惟吾祖世有隱德毓慶于冥食報于赫培植既厚發源自長閥閱顯績詩禮流芳維某不肖既拙且劣雖事鉛槧場屋久厄往叨食餼幾幸得之乃值數蹇復旋褫之仰賴福庇茲復倖得非某之才咸祖之澤謹陳菲奠用申昭告愧攄鄙私敢言覺報

更希先霛黙相陰隲惠徼行義松楸生色

代孫某祭告兩尊人安塋

嗚呼痛哉人生之恩莫父母厚人子之喜莫父母壽即不能相安于具慶之天亦或得徼乎嚴侍慈侍之候何不肖之伊何並罹大椿折萱枯之咎嗚呼噫嘻能不痛哉緬維吾父之生剛方正直益挺如也吾母以柔順濟之聿興家道益鼎如也吾母以雞鳴肄之訓廸不肖孤益凛如也吾母以

熊丸甘臑繼之且也甲于公飲于黌共冥修于金檢玉匣之封吾父吾母可謂君子有終淑人與同矣獨不肖孤不能伸一日之養何以釋終天之恫嗚呼噫嘻能不悲哉雖然年躋古稀逖陟殤矣業躋素封家道昌矣吾父吾母可含笑于玄冥之鄉矣尚何不懌而爲此快快者耶謹以某月某日奉吾父之靈輴卜窀于某氏之原以某月某日奉吾母之靈輴卜穸于某氏之陽敬陳菲奠來格來嘗

代某入泮告祖考詞

鄧林蔽雲厥根維深溟渤浴星厥源維湛有苞必實得孕斯榮始脩畢鉅盡諸受生員頂方趾造物秘英發祥食報振古于今維吾得姓遠溯虞廷神明之後宜有達人維吾祖考積功累仁代有醇厚綿綿相承惟德天眷相于冥冥篤生賢喆用錫簪纓有孫某某曰采宮芹甫奮天路發軔雲程

鵠立蘭茁振振繩繩揆厥所由祖庇之靈何以酧報莫展厥心有酒既清有餚既馨于以奠之惠徵來歆更祈默佑恢啓門庭蟬聯鵲起永大家聲後先躋美闡閎雲仍能章寵賁丘隴光新

先君逸稿跋言

先君嘗曰才德兼全者也不則寧德餘十才我　先君才德兼卻者矣　先君之德醇醇莊莊如漢如岱莫能稱述其鐫之都人心者固不朽也　先君之才四部萬軸不足方斯而筆下無一點塵茲之鐫其一耳然即一可見萬也昔討諸子訓之曰若輩姿好不一能讀書固善不然做一積陰

德平民勝做一喪元氣進士以故予兄弟善屬文者相爲砥礪予性苦雕纂　命執家人產以襄兄及弟燈籌筆牀之用復不敢自棄茹蔬浣鶉庸所寡過諸子不肖咸靡厚副　嚴命是懼伯兄鼎甫雋而　先君頓厭棄塵世嗚呼傷哉養我教我不與我事之傷哉夫德者壽根才者名根維德與才孰踰　先君而壽及名竟如此也器

茸復何爲最切逃世想今加篤焉日且取
筆札記功過求無負德誨也未知能克副
否尙鐫遺集故敬書之如此
次男國器百拜寅識

先君遺稿跋

大江以北年來紜異流氛驚耳諸有不計
籤軸委燼何限吾椒差靖不肖兄弟持
先澤勿敢少忽時奉 北堂遠駐行李蕭
然唯 先秉滿載耳一日發其笥謀所以
傳于世者殊片翠零琲也吾 先君足跡
嘗多歷聲名徧矣著作行焉然記室寥甚
有經史諸評之稿亦復不存因念曩課讀

時草帶滿庭書座如雪篠壁凉凉神與豪
上上下皇禰之餘飲必酌酌必醉不肖兄
弟唯縮稍解鈙得从侍立每耳䞇風爽命
筆疾書無不如意其樂未央曩坐不覺令
縮偟倖奏一牘而不及逮奈何每慮南北
事不知所爲焉得起 夜臺一經營哉值
春霽秋朗一人高田聽空山松嘯如濤如
雷牛是文咳急取清醅澆助吟思視麥光

數墨猶如親聆謦咳雖然 先德繩績尤
莫能盡殷殷是刻者亦孺思之一耳

中男國絺百拜敬識

先君遺稿跋言

西墅草堂爲 先君舊居也對垂髫依侍
於此草堂僅兩棟上覆以茅土垣周之外
皆野隙地古人云陋巷殆不過是 先君
惟讀書課子怡然也 先君諷誦百氏上
自羲軒下及近代顯而會通典禮隱而璇
璣律氣靡所不貫著撰古今文縱橫無不
如意不下數十萬言授之副墨者俱爲友

生持去惟有一二詩古文詞雜見於書尾
藥簍中者對檢藏不失耳至如爲 先祖
考妣行狀墓石誌先塋祭掃約序漢魏詩
說蘇文評等作又有所爲冷山義籍等傳
奇 先君不以對蒙幼時時稱說後皆不
見 先君平生發於性情寓於忠孝歸於
道德者僅於此一二遺稿之餘將以見我
先君之爲人焉嗚呼悲哉

壬申三月己日　季男國對百拜敬識

先君逸稿小跋

先集曷鐫也志不忘也　先顔不可見見文如見　先顔也　先君之才灝灝爾學林林爾二三詩文烏能殫未能殫而曷鐫也猶祭海先河得桂觀天也憶生平所著述其異古也爲書解爲經解爲史斷爲古今文評箋說醫說不勝載也其著文也爲制義爲課兒義爲論策爲詩賦爲敘引疏

傳爲碑銘尺牘下及聲曲不勝載也而先刻此二三詩文者曷居也以諸本爲同人持去間有不留副本故也然　先君以文長也不以文長也倫之敦也里之德也困難之濟也後進之掖也而溫夷而廉正而慈恕而皷傳又不勝述也即擬之集中言大則類也小則法也類與法聖人也　先君不以言見亦可以言見也故敬梓之也

曷曰逸存于十一者也大平恭輯之也

不孝季男國龍百拜恭識